水经注

北魏·郦道元

目　录

前言.....5
原序.....7
【卷一】河水.....8
【卷二】河水.....14
【卷三】河水.....24
【卷四】河水.....30
【卷五】河水.....38
【卷六】汾水、浍水、涑水、文水、原公水、洞过水、晋水、湛水...48
【卷七】济水.....57
【卷八】济水.....63
【卷九】清水、沁水、淇水、荡水、洹水.....71
【卷十】浊漳水、清漳水.....81
【卷十一】易水、滱水.....89
【卷十二】圣水、巨马水.....96
【卷十三】漯水.....99
【卷十四】湿余水、沽河、鲍丘水、濡水、大辽水、小辽水、浿水..107
【卷十五】洛水、伊水、瀍水、涧水.....115
【卷十六】谷水、甘水、漆水、泸水、沮水.....123
【卷十七】渭水.....132
【卷十八】渭水.....137
【卷十九】渭水.....139
【卷二十】漾水、丹水.....149
【卷二十一】汝水.....154
【卷二十二】颍水、洧水、溱水、潧水、渠沙水.....160
【卷二十三】阴沟水、汳水、获水.....172
【卷二十四】睢水、瓠子河、汶水.....178

【卷二十五】泗水、沂水、洙水.....187
【卷二十六】沭水、巨洋水、淄水、汶水、潍水、胶水.....195
【卷二十七】沔水.....204
【卷二十八】沔水.....209
【卷二十九】沔水、潜水、湍水、均水、粉水、白水、比水.....216
【卷三十】淮水.....222
【卷三十一】濛水、淯水、隐水、濯水、亲水、无水、溳水.....229
【卷三十二】漻水、蕲水、决水、沘水、泄水、肥水、施水、沮水、漳水、夏水、羌水、涪水、梓潼水、涔水.....236
【卷三十三】江水.....242
【卷三十四】江水.....251
【卷三十五】江水.....256
【卷三十六】青衣水、桓水、若水、沫水、延江水、存水、温水.....261
【卷三十七】淹水、叶榆水、夷水、油水、澧水、沅水、浪水.....270
【卷三十八】资水、涟水、湘水、漓水、溱水.....278
【卷三十九】湟水、深水、钟水、耒水、洣水、漉水、浏水、水、赣水、庐江水.....285
【卷四十】渐江水、斤江水.....291

《水经注》简介

《水经注》，中国古代地理名着，北魏郦道元撰。旧传三国时人桑钦着《水经》，郦道元为之作注，名《水经注》。原四十卷，北宋初已亡佚五卷，后人分割三十五卷以足四十卷之数。道元（469?—527），字善长，范阳涿县（今属河北）人。历仕宣武帝、孝明帝两朝，先后出任冀州刺史于劲镇东将军府长史、鲁阳太守、东荆州刺史、河南尹，后迁御史中尉。在地方和中央，都以为政严猛着称。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，忌恨道元的朝贵奏请派他为关右大使，进行安抚。萧宝夤害怕道元之来不利于己，在他将要到达长安时派兵围攻，加以杀害。

道元好学博闻，广览奇书。足迹所至，大至从长城以南，到秦岭、淮河以北。他在书中征引的前代和当时地理着作，即达三百七十余种，包括一些南朝人的着述。自序说“访渎搜渠，缉而缀之”，所以很多材料是实际调查所得。《水经》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，而郦注却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，增加八倍多，注文共约三十万字，也比经文增多二十倍。

该书以水道为纲，连带叙述流经地区的山陵、湖泊、郡县、城池、关塞、名胜、亭障，以及土壤、植被、气候、水文和社会经济、民俗风习等各方面，还记载了各地有关的历史故事。书中记录作者所见的碑刻，共三百余块，利用它们作为帮助确定水道流经的依据。道元注意到水道源头的伏流，和故河道之下还有相当多的地下水等现象，对于水源的大小、湖泊的盈竭、水色的清浊、泥沙的堆积、洪水的涨落等水文变化，都很重视。他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考察地理现象，对每条水道都追溯到可能追溯的最早时期。还记载了各地水利设施近三十处，称颂了许多伟大工程。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都未能弄清的问题，道元采取谨慎态度，表示“未知所从”、“非所详也”，这样的存疑有七十余处。《水经注》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，在中国以至世界地理学史上，都占有重要地位，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资料。《水经注》中山川景物的描写，作为文学作品，也得到很高评价。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，关于南方水系的记录不免简略，时有错误。

旧本《水经注》经文与注文混淆在一起，字句脱误甚多。清朝学者全祖望（1705—1755）、赵一清（1711 一 1764）、戴震（1724 一 1777）分别进行了区分经注的整理校订工作，各自取得良好成绩。后来有人因赵、戴两家整理校订的结果很多相同，因而认为戴震盗窃了赵一清的学术成果，是没有根据的。清末，扬守敬集以往研究之大成，撰《水经注疏》，弟子熊会贞续加补修，极为详尽，是《水经注》研究最为完备之书，已由科学出版社刊印，极便参览。

前言

《玄申记》曰：天下之多者水焉，浮天载地，高下无不至，万物无不润。盖江河海洋，占地球表面面积十分之七以上。如无载水之江河海洋，即不成其为地球；地球如果无水，一切生物和人类即无法生存；自古及今，水乃不可须臾离者。固然水之为害也，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漂没生命财产，数以亿计。然若禾苗无水，必至枯槁；厂矿无水，必将停产；土地无水，沃壤亦将成为沙漠。是则对于水，务在治之得法，去害为利而已。所以古今中外，莫不以治水为经国大计。职是之故，关于水之记载，不绝于书。

我国古有桑钦之《水经》，载水流一百三十七条，注之者有郭璞、郦道元两家。郭注久佚。郦之《水经注》载水一千二百五十二条，抑且沿流之山陵川泽，城池关隘，名胜古迹，莫不备载。览郦注者不仅可以知水流之支分派别，亦且可以兼知该处之人文史地，鉴住知今，乡所裨益。因此，斯书自宋版以来，有多种版本，笺校讨论者颇不乏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史部地理类收有郦氏《水经注》三种版本：一为《永乐大典》本。二为清朝沈炳巽所撰《水经注集释订讹》四十卷本，沈氏据明朝嘉靖时黄省曾本加以注释厘订。三为情朝赵一清所撰《水经注释》四十卷、《刊误》十二卷本，赵氏采全祖望氏之说撰成。

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二，载有郦注多种刊本跋文：一、《宋刊水经注残本跋》，此为南宋初刊本，残存十一卷有奇。二、《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》，王氏唯见河水至丹水二十卷，虽知有张穆所校《大典》本全书，而未及见。三、《明抄本水经注跋》，此本为海盐朱氏所藏，与宋残本及吴门顾氏所藏明影宋抄本行款并同。四、《朱谋水经注笺跋》，为明代朱谋所校笺，王氏谓朱用吴《古今逸史》本为底本而校笺者。五、《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》。六、《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》，略言戴震校本奄有诸家之胜，而尽掠诸家厘订之功为己功，语婉而责深。王氏在诸种版本跋语中还言及柳大中本、归震川本、赵清常本，全谢山本等，就不列举。

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史部地理类，载有郦氏《水经注》八种版本：一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宋刊本，仅存十二卷，其中还有缺页。案此即王国维所言宋刊残本十一卷有奇者。二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明嘉靖十三年黄省曾刊本。三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明崇祯二年武林严忍公刊本。四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。清康熙时项絪刊本，有何焯校记。五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明写本，韩泷卿应陛手校，据朱谋本。六、《水经注笺》四十卷，明朱谋撰，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度刊本。七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明朱谋撰，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刊本，孙潜、袁廷梼手校并跋。八、《水经注释》四十卷，首一卷、附录二卷、《水经注笺刊误》十二卷，清赵一清撰，乾隆五十一年赵一清小山堂刊本。案此当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载之第三种刊本。

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史部地理类，载有郦注明刊本四种。一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明吴琯校刻本。此即《古今逸史》本。二、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明崇祯时刻本，有评阅者姓氏页，载钟惺伯敬、朱之臣无易、谭元春友夏等人。案此即傅增湘所言崇祯二年武林严忍公刊本。三、《水经注笺》四十卷，明万历间（四十三年)刻本，明李长庚订，朱谋㙔笺，孙汝澄、李克家同校，有李长庚、黄省曾及朱谋㙔诸人之序。四、《水经住笺》四十卷，订、笺、校者皆同上，唯仅载李长庚序。案此三、四两种版本，与上述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六、七两种版本同出一源，即为朱谋㙔笺校本。

合以上诸书所载，宋刊残本以下，郦氏《水经注》旧本有《永乐大典》本、明吴琯《古今逸史》本、明黄省曾本、明朱谋㙔本、明抄本（抄自宋本)、明严忍公刊本、清沈炳巽本（承明黄省曾本而来)、清赵一清本、清全祖望本、清聚珍版戴震本等，此皆当时所称善本。惟宋刊残本仅十一卷有奇，王国维所见《永乐大典》本仅二十卷，孙潜夫、袁寿阶校本亦只存十五卷，皆为残缺不全之本。而聚珍版戴氏本又有掠人之美之嫌，故王国维氏以为不得不推明抄本为旧本第一。朱谋㙔《水经注笺》有大功于郦书，亦其次也。

及至近代，有王先谦之《水经注》合校本，有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之《水经注疏》及《水经注图》，近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以明朱谋㙔《水经注笺》为底本之王国维《水经注校》，是则致力于郦注者，盖时有人在。而王先谦之《合校水经注》，吸取诸家之长，集其大成，岂非善之善者乎！岳麓书社以王先谦合校本之善也，即据此本为底本，将郦注原文校点出版，收入《古典名着普及文库》，管巧灵编辑属书数言于卷首。我闻之而欣然命笔。盖岳麓书社出版本地学者手校之古典名着，光大学术，实为盛世盛举，孰曰不宜！不仅此也，即此新出善本，再览一遍古代水道变迁与沿流城垒盛衰之迹及其所以然，鉴往思来，岂不大有助于地平天成之道乎！故略举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来诸书所载《水经注》之若干版本，以见古籍传布之非易，亟求所以珍惜与应用之方，则《水经注》历世校订者之功为不虚费，抑亦重版此书莫大之幸焉。

甲戌年孟夏之月韩国磐志于老榕书屋。(韩国磐)

原序

《序》曰：《易》称天以一生水，故气微于北方，而为物之先也。《玄中记》曰：天下之多者水也，浮天载地，高下无所不至，万物无所不润。及其气流届石，精薄肤寸，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，神莫与并矣。是以达者不能恻其渊冲，而尽其鸿深也。昔《大禹记》着山海，周而不备；《地理志》其所录，简而不周；《尚书》、《本纪》与《职方》俱略；都赋所述，裁不宣意；《水经》虽粗缀津绪，又阙旁通。所谓各言其志，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。今寻图访赜者，极聆州域之说，而涉土游方者，寡能达其津照，纵仿佛前闻，不能不犹深屏营也。余少无寻山之趣，长违问津之性，识绝深经，道沦要博，进无访一知二之机，退无观隅三反之慧。独学无闻，古人伤其孤陋；捐丧辞书，达士嗟其面墙。默室求深，闭舟问远，故亦难矣。然毫管窥天，历筒时昭，饮河酌海，从性斯毕。窃以多暇，空倾岁月，辄述《水经》，布广前文。《大传》曰：大川相间，小川相属，东归于海。脉其枝流之吐纳，诊其沿路之所躔，访渎搜渠，缉而缀之。《经》有谬误者，考以附正文所不载，非经水常源者，不在记注之限。但绵古芒昧，华戎代袭，郭邑空倾，川流戕改，殊名异目，世乃不同。川渠隐显，书图自负，或乱流而摄诡号，或直绝而生通称，在诸交奇，洄湍决濮，躔络枝烦，条贯系夥。《十二经》通，尚或难言，轻流细漾，固难辨究，正可自献径见之心，备陈舆徒之说，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所以撰证本《经》，附其枝要者，庶备忘误之私，求其寻省之易。

【卷一】河水

仑墟在西北，三成为昆仑丘。《昆仑说》曰：昆仑之山三级：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桐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阆风；上曰层城，一名天庭；是为太帝之居。

去嵩高五万里，地之中也。

《禹本纪》与此同。高诱称河出昆山，伏流地中万三千里，禹导而通之；出积石山。案《山海经》：自昆仑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。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，准《地志》可五千余里。又案《穆天子传》：天子自昆山入于宗周，乃里西土之数。自宗周瀍水以西，至于河宗之邦、阳纡之山，三千有四百里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，合七千四百里。《外国图》又云：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，得昆仑之墟，诸仙居之。数说不同，道阻且长，经记绵褫，水陆路殊，径复不同，浅见末闻，非所详究，不能不聊述闻见，以志差违也。

其高万一千里，《山海经》称方八百里，高万切。郭景纯以为自上二千五百余里。《淮南子》称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。

河水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河之为言荷也，荷精分布，怀阴引度也。《释名》曰：河，下也，随地下处而通流也。《考异邮》曰：河者，水之气，四渎之精也，所以流化。《元命苞》曰：五行始焉，万物之所由生，元气之腠液也。《管子》曰：水者，地之血气，如筋脉之通流者，故曰水具财也。五害之属，水最为大。水有大小，有远近，水出山而流入海者，命曰经水；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，命曰枝水；出于地沟，流于大水，及于海者，又命曰川水也。《庄子》曰：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经流之大。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河者，水之伯，上应天汉。《新论》曰：四读之源，河最高而长，从高注下，水流激峻，故其流急。徐干《齐都赋》曰：川读则洪河洋洋，发源昆仑，九流分逝，北朝沧渊，惊波沛厉，浮沫扬奔。《风俗通》曰：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。渎，通也，所以通中国垢浊。《白虎通》曰：其德着大，故称渎。《释名》曰：渎，独也。各独出其所而入海。

出其东北陬，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虚在西北，河水出其东北隅。《尔雅》曰：河出昆仑虚，色白；所渠并千七百一川，色黄。《物理论》曰：河色黄者，众川之流，盖浊之也。百里一小曲，千里一曲一直矣。汉大司马张仲议曰：河水浊，清澄一石水，六斗泥。而民竞引河溉田，令河不通利。至三且，桃花水至则河决，以其噎不泄也。禁民勿复引河，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。《述征记》曰：盟律、河津恒浊，方江为狭，比淮、济为阔。寒则冰厚数丈，冰始合，车马不敢过，要须狐行，云此物善听，冰下无水乃过。人见狐行，方渡。余案《风俗通》云：里语称狐欲渡河，无如尾何。且狐性多疑，故俗有狐疑之说，亦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。

屈从其东南流，入渤海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南即从极之渊也，一曰中极之渊，深三百仞，惟冯夷都焉。《括地图》曰：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。河水又出于阳纡陵门之山，而注于冯逸之山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西征，至阳纡之山，河伯冯夷之所都居，是惟河宗氏。天子乃沉圭璧礼焉。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，以观天子之宝器、玉果、璇珠、烛银、金膏等

物，皆《河图》所载，河伯以礼，穆王视图，方乃导以西迈矣。粤在伏羲，受龙马图于河，八卦是也。故《命历序》曰：《河图》，帝王之阶，图载江河、山川、州界之分野。后尧坛于河，受《龙图》，作《握河记》。逮虞舜、夏、商，咸亦受焉。李尤《盟津铭》：洋洋河水，朝宗于海，径自中州，《龙图》所在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昔禹治洪水，具祷阳纡。盖于此也。高诱以为阳纡秦薮，非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阿褥达太山，其上有大渊水，宫殿楼观甚大焉。山，即昆仑山也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升于昆仑，观黄帝之宫，而封丰隆之葬。丰隆，雷公也。黄帝宫，即阿褥达宫也。其山出六大水，山西有大水，名新头河。郭义恭《广志》曰：甘水也，在西域之东，名曰新陶水，山在天竺国西，水甘，故曰甘水。有石盐，白如水精，大段则破而用之。康泰曰：安息、月氏、天竺至伽那调御，皆仰此盐。释法显曰：度葱岭，已入北天竺境。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，其道艰阻，崖岸险绝，其山惟石，壁立于仞，临之目眩，欲进则投是无所。下有水，名新头河。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，凡度七百梯，度已，蹑悬絙过河，河两岸，相去咸八十步。九译所绝，汉之张骞、甘英皆不至也。余诊诸史传，即所谓罽宾之境，有盘石之隥，道狭尺余，行者骑步相持，絙桥相引，二十许里，方到悬度，阻险危害，不可胜言。敦义恭曰：乌秅之西，有悬度之国，山溪不通，引绳而度，故国得其名也。其人山居，佃于石壁间，累石为室。民接手而饮，所谓猿饮也。有白草、小步马，有驴无牛，是其悬度乎？释法显又言：度河便到乌长国。乌长国即是北天竺，佛所到国也。佛遗足迹于此，其迹长短在人心念，至今犹尔，及晒衣石尚在。新头河又西南流，屈而东南流，径中天竺国。两岸平地，有国名毗荼，佛法兴盛。又径蒲那般河。河边左右，有二十僧伽蓝。此水径摩头罗国，而下合新头河。自河以西，天竺诸国，自是以南，皆为中国，人民殷富。中国者，服食与中国同，故名之为中国也。泥洹已来，圣众所行，威仪法则，相承不绝。自新头河至南天竺国，迄于南海，四万里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新头河经罽宾、犍越、摩诃剌诸国，而入南海是也。阿耨达山西南有水，名遥奴；山西南小东有水，名萨罕；小东有水，名恒伽。此三水同出一山，俱入恒水。

康泰《扶南传》曰：恒水之源，乃极西北，出昆仑山中，有五大源，诸水分流，皆由此五大源。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，东南注大海。枝扈黎，即恒水也，故释氏《西域记》有恒曲之目。恒北有四国，最西头恒曲中者是也。有拘夷那竭国。《法显传》曰：恒水东南流，径拘夷那竭国南，城北双树间，有希连禅河。河边，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，分舍利处。支僧载《外国事》曰：佛泥洹后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，以香花供养，满七日，盛以金棺，送出王宫，度一小水，水名醯兰那，去王宫可三里许，在宫北。以栴檀木为薪，天人各以火烧薪，薪了不燃，大迦叶从流沙还，不胜悲号，感动天地，从是之后，他薪不烧而自然也。王敛舍利，用金作斗，量得八斛四斗，诸国王、天龙神王各得少许。赍还本国，以造佛寺。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，双树及塔，今无复有也。此树名婆罗树，其树花名婆罗佉也。此花色白如霜雪，香无比也。竺枝《扶南记》曰：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，车马行，无水道。举国事佛，有一道人命过烧葬，烧之数千束樵，故坐火中，乃更着石室中，从来六十余年，尸如故不朽，竺枝目见之。夫金刚常住，是明永存，舍利刹见，毕天不朽，所谓智空罔穷，大觉难测者矣。其水乱流注于恒。恒水又东径毗舍利城北。

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毗舍利，维邪离国也。支僧载《外国事》曰：维邪离国去

王舍城五十由旬，城周圆三由旬，维诘家在大城里宫之南，去宫七里许，屋宇坏尽，惟见处所尔。释怯显云：城北有大林重阁，佛住于此，本奄婆罗女家施佛起塔也。城之西北三里，塔名放弓仗。恒水上流有一国，国王小夫人生肉胎，大夫人妒之，言汝之生，不祥之征，即盛以木函，掷恒水中。下流有国王游观，见水上木函，开看，见千小儿端正殊好，王取养之，遂长大，甚勇健，所往征代，无不摧服。次欲伐父王本国，王大愁忧。小夫人问：何故愁忧？王曰：彼国王有千子，勇健无比，欲来伐吾国，是以愁尔。小夫人言：勿愁，但于城西作高楼，贼来时，上我置楼上，则我能却之。王如是言。贼到，小夫人于楼上语贼云：汝是我子，何故反作逆事？贼曰：汝是何人，云是我母？小夫人曰：汝等若不信者，尽张口仰向。小夫人即以两手捋乳，乳作五百道，俱坠千子口中。贼知是母，即放弓仗。父母作是思惟，皆得辟支佛。今其塔犹在，后世尊成道，告诸弟子，是吾昔时放弓仗处。后人得知，于此处立塔，故以名焉。千小儿者，即贤劫千佛也。

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恒曲中次东，有僧迦扇奈揭城，佛下三道宝阶国也。《法显传》曰：恒水东南流，径僧迦施国南。佛自忉利天东下三道宝阶，为母说法处。宝阶既没，阿育王于宝阶处作塔。后作石柱，柱上作师子像，外道少信，师子为吼，怖效心诚。恒水又东径罽宾饶夷城。城南接恒水，城之西北六七里，恒水北岸，佛为诸弟子说法处。恒水又东南径沙祇国北。出沙祇城，南门道东，佛嚼杨枝刺土中，生长七尺，不增不减，今犹尚在。恒水又东南，径迦维罗卫城北。故净王宫也，城东五十里有王园，园有池水，夫人入池洗浴，出北岸二十步，东向举手，扳树生太子。太子堕地，行七步，二龙吐水浴太子，遂成井池，众僧所汲养也。太子与难陀等扑象角力，射箭入地。今有泉水，行旅所资饮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城北三里恒水上，父王迎佛处，作浮图，作父抱佛像。

《外国事》曰：边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。城池荒秽，惟有空处，有优婆塞姓释，可二十余家，是昔净王之苗裔，故为四姓，住在故城中，为优婆塞，故尚精进，犹有古风。彼日俘图坏尽，条王弥更修治一浮图，私河条王送物助成，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。太子始生对，妙后所扳树，树名须诃。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。昔树无复有，后诸沙门取昔树栽种之，展转相承到今，树枝如昔，尚荫石像。又太子见行七步足迹，今日文理见存。阿育王以青石挟足迹两边，复以一长青石覆上。国人今日恒以香花供养，尚见足七形，文理分明。今虽有石覆无异，或人复以数重吉贝，重覆贴着石上，逾更明也。太子生时，以龙王夹太子左右，吐水浴太子，见一龙吐水暖，一龙吐水冷，遂成二池。今尚一冷一暖矣。太子未出家前十日，出往王田阎浮树下坐，树神以七宝奉太子，太子不受，于是思惟欲出家也。王田去宫一据。据者，晋言十里也。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，四天王来迎，各捧马足。尔时诸神天人侧塞，空中散天香花。此时以至河南摩强水，即于此水边作沙门。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，相去十由旬。此水在罗阅祇瓶沙国，相去三十由旬。菩萨于是暂过，瓶沙王出见菩萨，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，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。半达，晋言白也；钵愁，晋言山也。白山北去瓶沙国十里，明旦便去，暮宿昙兰山，去白山六由旬。于是径诣贝多树，贝多树在阅祇北，去昙兰山二十里。太子年二十九出家，三十五得道，此言与经异，故记所不同。竺法维曰：迦维卫国，佛所生天竺国也。三千日月、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

康泰《扶南传》曰：昔范旃时，有嘾杨国人家翔梨，尝从其本国到天竺，展转

流贾至扶南，为旃说天竺土俗，道法流通，金宝委积，山川饶沃，恣所欲，左右大国，世尊重之。旃问云：今去何时可到，几年可回？梨言：天竺去此，可三万余里，往还可三年逾。及行，四年方返，以为天地之中也。恒水又东径蓝莫塔。塔边有池，池中龙守护之。阿育王欲破塔，作八万四千塔，悟龙王所供，知非世有，遂止。此中空荒无人，群象以鼻取水洒地，若苍梧、会稽，象耕、鸟耘矣。恒水又东至五河口，盖五水所会，非所详矣。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利，欲般泥洹，诸天告阿阇世王，王追至河上，梨车闻阿难来，亦复来迎，俱到河上。阿难思惟，前则阿阇世王致恨，却则梨车复怨，即于中河，入火光三昧，烧具两般泥洹。身二分，分各在一岸，二王各持半舍利，还起二培。渡河南下一由巡，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。邑，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。城中宫殿皆起墙阙，雕文刻镂，累大石作山，山下作石室，长三丈，广二丈，高丈余，有大乘婆罗门子，名罗汰私婆，亦名文殊师利，住此城里、爽悟多智，事无不达，以清净自居，国王宗敬师事之。赖此一人，宏宣佛法，外不能陵。凡诸国中，惟此城为大，民人富盛，竞行仁义。阿育王坏七塔，作八万四千塔。最初作大塔，在城南二里余，此塔前有佛迹，起精舍，北户向塔，塔南有石柱，大四五围，高三丈余，上有铭，题云：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。僧还以钱赎塔。塔北三百步，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，城中有石柱，亦高三丈余，上有师子柱，有铭记，作泥犁城因缘，及年数日月。恒水又东南径小孤石山。山头有石室，石室南向，佛昔坐其中，天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，佛一一以指画石，画迹故在。恒水又西径王舍新城。是阿阇世王所造，出城南四里，入谷至五山里，五山周围，状若城郭，即是薜沙王旧城也。东西五六里，南北七八里，阿阇世王始欲害佛处。其城空荒，又无人径，入谷傅山，东南上十五里，到耆阇崛山，未至顶三里，有石窟南向，佛坐禅处。西北四十步，复有一石窟，阿难坐禅处。天魔波旬化作雕鹫恐阿难，佛以神力，隔石舒手摩阿难肩，怖即得止。鸟迹、手孔悉存，故曰雕鹫窟也。其山峰秀端严，是五山之最高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云：耆阇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，西望其山，有两峰双立，相去二三里，中道鹫鸟，常居其岭，土人号曰耆阇崛山。胡语耆阇，鹫也。又竺法维云：罗阅祇国有灵鹫山，胡语云耆阇崛山。山是青石，石头似鹫鸟。阿育王使人凿石，假安两翼两脚，凿治其身，今见存，远望似鹫鸟形，故曰灵鹫山也。数说不同，远迩亦异，今以法显亲宿其山，诵《首楞严》，香华烘养，闻见之宗也。又西径迦那城南。三十里，到佛苦行六年坐树处，有林木。西行三里，到佛人水洗浴、天王按树枝得扳出池处。又北行二里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。从此北行二里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处，树石悉在，广长六尺，高减二尺。国中寒暑均调，树木或数千岁，乃至万岁。从此东北行二十里，到一石窟，菩萨人中，西向结跏趺坐，心念若我成道，当有神验。石壁上即有佛影见，长三尺许，今犹明亮。时天地大动，诸天在空言，此非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，去此西南行，减半由旬，贝多树下，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。诸天导引菩萨起行，离树三十步，天授吉祥草，菩萨受之，复行十五步，五百青雀飞来，绕菩萨三匝西去。菩萨前到贝多树下，敷吉祥草，东向而坐。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菩萨。魔王自从南来，菩萨以足指按地，魔兵却散，三女变为老姥，不自服。佛于尼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，梵天来诣佛处，四天王捧钵处皆立塔。

《外国事》曰：毗婆梨佛在此一树下六年，长者女以金钵盛乳糜上佛，佛得乳糜，住足尼连禅河浴。浴竟，于河边啖糜竟，掷钵水中，逆流百步，钵没河中，迪

梨郊龙王接取在宫供养，先三佛钵亦见。佛于河傍坐摩诃菩提树，摩诃菩提树去贝多树二里，于此树下七日，思惟道成，魔兵试佛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尼连水南注恒水，水西有佛树，佛于此苦行，日食糜六年。西去城五里许，树东河上，即佛入水浴处。东上岸尼拘律树下坐修，舍女上糜于此。于是西度水，于六年树南贝多树下坐，降魔得佛也。佛图调曰：佛树中枯，其来时更生枝叶。竺法维曰：六年树去佛树五里，书其异也。法显从此东南行，还已连弗邑，顺恒水西下，得一精舍，名旷野，佛所住处。复顺恒水西下，到迦尸国波罗奈城。竺法维曰：彼罗奈国在迪维罗卫国南千二百里，中间有恒水，东南流，佛转法轮处，在国北二十里，树名春浮，维摩所处也。法显曰：城之东北十里许，即鹿野苑，本辟支佛住此，常有野鹿栖宿，故以名焉。法显从此还，居巴连弗邑。又顺恒水东行，其南岸有瞻婆大国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恒曲次东有瞻婆国城，南有卜佉兰池，恒水在北，佛下说戒处也。恒水又径波丽国。即是佛外祖国也。法显曰：恒水又东到多摩梨轩国，即是海口也。

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大秦一名梨靬。康泰《扶南传》曰：从迦那调洲西南人大湾，可七八百里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，度江径西行，极大秦也。又云：发拘利口，入大湾中，正西北入，可一年余，得天竺江口，名恒水。江口有国，号担袂，属天竺。遣黄门字兴为担袂王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恒水东流入东海。盖二水所注，两海所纳，自为东西也。释氏论佛图调列《山海经》曰：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，名昆仑。又曰：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，所出五水，祖以《佛图调传》也。又近推得康泰《扶南传》，《传》昆仑山正与调合。如《传》，自交州至天竺最近。泰《传》亦知阿褥达山是昆仑山。释云赖得调《传》，豁然为解，乃宣为《西域图》，以语法汰。法汰以常见怪，谓汉来诸名人，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，而不知昆仑所在也。释云，复书曰案《穆天子传》。穆王于昆仑侧瑶池上觞西王母，云去宗周瀍涧，万有一千一百里，何得不如调言？子今见泰《传》，非为前人不知也。而今以后，乃知昆仑山为无热丘，何云乃胡国外乎？余考释氏之言，未为佳证。《穆天子》、《竹书》及《山海经》，皆埋缊岁久，编韦稀绝，书策落次，难以缉缀。后人假合，多差远意，至欲访地脉川，不与经符，验程准途，故自无会。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，陈其细趣，以辨其非，非所安也。今案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墟在西北，帝之下都，昆仑之墟，方八百里，高万仞，上有木禾，面有九井，以玉为槛，面有九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郭璞曰：此自别有小昆仑也。又案《淮南》之书，昆仑之上，有木禾、珠树、玉树、玻树，不死树在其西，沙棠、琅玕在其东，绛树在其南，碧树、瑶树在其北。旁有四百四十门，门间四里，里间九纯，纯丈五尺。旁有九井，玉横维其西北隅，北门开，以纳不周之风，倾宫、旋室、县圃、凉风、樊桐，在昆仑阊阖之中，是其疏圃，疏圃之池，浸之黄水，黄水三周复其源，是谓丹水，饮之不死。河水出其东北陬，赤水出其东南陬，洋水出其西北陬，凡此四水，帝之神泉，以和百药，以润万物。昆仑之丘或上倍之，是谓凉风之山，登之而不死。或上倍之，是谓玄圃之山，登之乃灵，能使风雨。或上倍之，乃维上天，登之乃神，是谓太帝之居。禹乃以息土填鸿水，以为名山，掘昆仑虚以为下地。高诱曰：地或作池。则以仿佛近佛图调之说。阿耨达六水，葱岭、于阗二水之限，与经史诸书，全相乖异。

又案《十洲记》，昆仑山在西海之戌地，北海之亥地。去岸十三万里，有弱水，周匝绕山，东南接积石圃，西北接北户之室，东北临大阔之井，西南近承渊之谷。

此四角大山，实昆仑之支辅也。积石圃南头，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，去咸阳四十六万里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，上有三角，面方，广万里，形如偃盆，下狭上广。故曰昆仑山有三角。其一角正北，干辰星之辉，名曰阆风巅；其一角正西，名曰玄圃台；其一角正东，名曰昆仑宫。其处有积金，为天塘城，面方千里，城上安金台五所，玉楼十二。其北户山、承渊山又有墉城，金台玉楼，相似如一。渊精之阙，光碧之堂，琼华之室，紫翠丹房，景烛日晖，朱霞九光，西王母之所治，真官仙灵之所宗。上通旋机，元气流布，玉衡常理，顺九天而调阴阳，品物群生，希奇特出，皆在于此。天人济济，不可具记。其北海外，又有钟山，上有金台玉阂，亦元气之所含，天帝居治处也。考东方朔之言，及《经》五万里之文，难言佛图调、康泰之《传》是矣。六合之内，水泽之藏，大非为巨，小非为细，存非为有，隐非为无，其所苞者广矣。于中同名异域，称谓相乱，亦不为寡。至如东海方丈，亦有昆仑之称，西洲铜柱，又有九府之治。东方朔《十洲记》曰：方丈在东海中央，东西南北岸，相去正等。方丈面各五千里，上专是群龙所聚，有金玉琉璃之宫，三天司命所治处，群仙不欲升天者，皆往来也。张华叙东方朔《神异经》曰：昆仑有铜柱焉，其高入天，所谓天柱也。围三千里，圆周如削，下有回屋，仙人九府治。上有大鸟，名曰希有，南向，张左翼覆东王公，右翼覆西王母，背上小处无羽，万九千里，西王母岁登翼上，之东王公也。故其柱铭曰：昆仑铜柱，其高入天，圆周如削，肤体美焉。其鸟铭曰：有鸟希有，绿赤煌煌，不鸣不食，东覆东王公，西覆西王母，王母欲东，登之自通，阴阳相须，惟会益工。《遁甲开山图》曰：五龙见教，天皇被迹，望在无外，柱州昆仑山上。荣氏注云：五龙治在五方，为五行神。五龙降天皇兄弟十二人，分五方为十二部，法五龙之迹，行无为之化，天下仙圣治。在柱州昆仑山上，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，五龙、天皇皆出此中，为十二时神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之丘，实惟帝之下都，其神陆吾，是司天之九部，及帝之囿时。然六合之内，其苞远矣，幽致冲妙，难本以情，万像遐渊，思绝根寻。自不登两龙于云辙，骋八骏于龟途，等轩辕之访百灵，方大禹之集会计。儒、墨之说，孰使辨哉！又出海外，南至积石山下，有石门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河水入渤海，又出海外，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。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羌中。余考群书，咸言河出昆仑，重源潜发，沦于蒲昌，出于海水。故《洛书》曰：河自昆仑，出于重野。谓此矣。径积石而为中国河，故成公子安《大河赋》曰：览百川之宏壮，莫尚美于黄河；潜昆仑之峻极，出积石之嵯峨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河自蒲昌，潜行地下，南出积石。而《经》文在此，似如不比积石，宜在蒲昌海下矣。

【卷二】河水

又南入葱岭山，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。

河水重源有三，非惟二也。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葱岭之上。西去休循二百余里，皆故塞种也。南属葱岭，高千里。《西河旧事》曰：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，其山高大，上生葱，故曰葱岭也。河源潜发其岭，分为二水，一水西径休循国南，在葱岭西。郭义恭《广志》曰：休循国居葱岭，其山多大葱。又径难兜国北，北接休循，西南去厨宾国三百四十里。河水又西径罽宾国北。月氏之破，塞王南君罽宾，治循鲜城。土地平和，无所不有，金银珍宝，异畜奇物，逾于中夏，大国也。山险，有大头痛、小头痛之山，赤土，身热之阪，人畜同然。河水又西径月氏国南。治监氏城，其俗与安息同。匈奴冒顿单于破月氏，杀其王，以头为饮器。国遂分，远过大宛，西居大夏，为大月氏；其余小众不能去者，共保南山、羌中，号小月氏，故有大月氏、小月氏之名也。又西径安息国南，城临妫水，地方数千里，最大国也。有商贾车船行旁国，画革旁行为书记也。河水与蜺罗跋嘶水同注雷翥海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蜺罗跋嘶出阿耨达山之北，西径于阗国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曰：于阗之西，水皆西流，注西海。又西径四大塔北。释法显所谓糺尸罗国，汉言截头也。佛为菩萨时，以头施人，故因名国。国东有投身饲饿虎处，皆起塔。又西径揵陀卫国北。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。佛为菩萨时，亦于此国以眼施人，其处亦起大塔。又有弗楼沙国，天帝释变为牧牛小儿，聚土为佛塔，法王因而成大塔，所谓四大塔也。

《法显传》曰：国有佛钵，月氏王大兴兵众，来伐此国，欲持钵去，置钵象上，象不能进；更作四轮车载钵，八象共牵，复不进。王知钵缘未至，于是起塔留钵供养。钵容二斗，杂色而黑多，四际分明，厚可二分，甚光泽。贫人以少花投中便满；富人以多花供养，正复百千万斛，终亦不满。佛图调曰：佛钵，青玉也，受三斗许，彼国宝之。供养时，愿终日香花不满，则如言；愿一把满，则亦便如言。又案道人竺法维所说，佛钵在大月支国，起浮图，高三十丈，七层，钵处第二层，金络络锁县钵，钵是青石。或云悬钵虚空。须菩提置钵在金机上，佛一足迹与钵共在一处，国王、臣民，悉持梵香、七宝、壁玉供养。塔迹、佛牙、袈裟、顶相舍利，悉在弗楼沙国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揵陀越王城西北有钵吐罗越城，佛袈裟王城也，东有寺。重复寻川水，西北十里有河步罗龙渊。佛到渊上浣衣处，浣石尚存。其水至安息，注雷翥海。又曰：握陀越西，西海中有安息国。竺枝《扶南记》曰：安息国去私诃条国二万里，国土临海上，即《汉书》天竺安息国也。户近百万，最大国也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又云：梨靬、条支临西海。长老传闻，条支有弱水，西王母亦未尝见。自条支乘水西行，可百余日，近日所入也。或河水所通西海矣。故《凉土异物志》曰：葱岭之水，分流东西，西入大海，东为河源，《禹记》所云昆仑者焉。张骞使大宛而穷河源，谓极于此，而不达于昆仑也。河水自葱岭分源，东径边舍罗国。

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有国名伽舍罗逝。此国狭小，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。城南有水，东北流，出罗逝西山。山即葱岭也。径岐沙谷，出谷分为二水。一水东流，径无雷国北。治卢城，其俗与西夜、子合同。又东流径依耐国北。去无雷五百四十

里，俗同子合。河水又东径蒲犁国北。治蒲犁谷，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，俗与子合同。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。治皮山城，西北去莎车三百八十里。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，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，又东注蒲昌海。河水又东与于阗河合。南源导于阗南山，俗谓之仇摩置，自置北流，径于阗国西。治西城，土多玉石，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，东去阳关五千余里。释法显自乌帝西南行，路中无人民，沙行艰难，所径之苦，人理莫比。在道一月五日，得达于阗。其国殷庶，民笃信，多大乘学，威仪齐整，器钵无声。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，中有石靴，石上有足迹，彼俗言是辟支佛迹。法显所不传，疑非佛迹也。又西北流，注于河，即《经》所谓北注葱岭河也。南河又东径于阗国北，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河水东流三千里，至于阗，屈东北流者也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曰：于阗已东，水皆东流。南河又东北径杆弥国北。治扜弥城，西去于阗三百九十里。南河又东径精绝国北。西去阗弥四百六十里。南河又东径且末国北，又东，右会阿耨达大水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，北流注牢兰海者也。其水北流径且末南山，又北径旦未城西。国治且末城，西通精绝二千里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，种五谷，其俗咯与汉同。又曰：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未北，又流而左会南河，会流东逝，通为注滨河。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。治伊循城，故楼兰之地也。楼兰王不恭于汉，元凤四年，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之，更立后王。汉又立其前王质子尉屠耆为王，更名其国为鄯善。百官祖道横门，王自请天子曰：身在汉久，恐为前王子所害，国有伊循城，土地肥美，愿遣将屯田积粟，令得依威重。遂置田以镇抚之。敦煌索励，字彦义，有才略。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，将酒泉、敦煌兵千人，至楼兰屯田。起白屋，召鄯善、焉耆、龟兹三国兵各千，横断注滨河，河断之日，水奋势激，波陵冒堤。励厉声曰：王尊建节，河堤不溢，王霸精诚，呼沱不流，水德神明，古今一也。励躬祷祀，水犹未减，乃列阵被杖，鼓噪欢叫。且刺且射，大战三日，水乃回减，灌浸沃衍，胡人称神。大田三年，积粟百万，威服外国。其水东注泽，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。其俗谓之东故城，去阳关于六百里，西北去乌垒千七百八十五里，至墨山国千八百六十五里，西北去车师干八百九十里。土地沙卤少田，仰谷旁国。国出玉，多蔥苇、柽柳、胡桐、白草。国在东垂，当白龙堆，乏水草，常主发导，负水担粮，迎送汉使。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。

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。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，即释氏《西域记》所谓二支北流，径屈茨、乌夷、禅善，入牢兰海者也。北河又东北流，分为二水，枝流出焉，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曰：葱岭以东，南北有山，相距千余里，东西六千里，河出其中。暨于温宿之南，左合枝水，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东；西北流径疏勒国南，又东北与疏勒北山水合；水出北溪，东南流径疏勒城下。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，有市列，西当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道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国有佛浴床，赤真檀木作之，方四尺，王于宫中供养。汉永平十八年，耿恭以戊己校尉，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，恭以此城侧涧傍水，自金蒲迁居此城，匈奴又来攻之，壅绝涧水。恭于城中穿井，深一十五丈，不得水，吏士渴乏，笮马粪汁饮之。恭乃仰天叹曰：昔贰师拔佩刀刺山，飞泉涌出，今汉德神明，岂有穷哉？整衣服，向井再拜，为吏士祷之。有顷，水泉奔出，众称万岁。乃扬水以示之，虏以为神，遂即引去。后车师叛，与匈奴攻恭，食尽穷困，乃煮铠弩，食其筋革。恭与士卒同生死，咸无二心。围恭不能下，关宠上书求救，建初元年，章帝纳司徒鲍昱之言，遣兵救之。至柳中，以校尉关宠分兵入高昌壁，

攻交河城，车师降，遣恭军吏范羌将兵二千人迎恭。遇大雪丈余，仅能至，城中夜闻兵马，大恐，羌遥呼曰：我范羌也。城中皆称万岁，开门相持涕泣。尚有二十六人，衣屡穿决，形容枯槁，相依而还，枝河又东径莎车国南。治莎车城，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。汉武帝开西域，屯田于此。有铁山，出青玉。枝河又东径温宿国南。治温宿城，土地物类，与鄯善同。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。于此，枝河右入北河。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，姑墨川水注之，水导姑墨西北，历赤沙山，东南流径姑墨国西。治南城，南至于阗，马行十五日，土出铜铁及雌黄。其水又东南流，右注北河。北河又东径龟兹国南，又东，左合龟兹川水，有二源，西源出北大山南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屈茨北二百里有山，夜则火光，昼日但烟，人取此山石炭，冶此山铁，恒充三十六国用。故郭义恭《广志》云：龟兹能铸冶。其水南流径赤沙山。

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国北四十里，山上有寺，名雀高大清净。又出山东南流，枝水左派焉。又东南，水流三分，右二水俱东南流，注北河。东川水出龟兹东北，历赤沙、积梨南流，枝水右出，西南入龟兹城。音屈茨也，故延城矣，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。川水又东南流径于轮台之东也。昔汉武帝初通西域，置校尉，屯田于此。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：故轮台以东，地广，饶水草，可溉田五千顷以上，其处温和，田美，可益通沟渠，种五谷，收获与中国同。时匈奴弱，不敢近西域，于是徙莎车，相去千余里，即是台也。其水又东南流，右会西川枝水，水有二源，俱受西川，东流径龟兹城南，合为一水。水间有故城，盖屯校所守也。其水东南注东川，东川水又东南径乌垒国南。治乌垒城，西去龟兹三百五十里，东去玉门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，与渠犁田官相近，土地肥饶，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。汉使持节郑吉，并护北道，故号都护，都护之起，自吉置也。其水又东南注大河。大河又东，右会敦薨之水，其水出焉耆之北，敦薨之山，在匈奴之西，乌孙之东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敦薨之山，敦亮之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泑泽。出于昆仑之东北隅，实惟河源者也。二源俱道，西源东流，分为二水，左水西南流，出于焉耆之西，径流焉耆之野，屈而东南流，注于敦薨之渚。右水东南流，又分为二，左右焉耆之国。城居四水之中，在河水之洲，治员渠城，西去乌垒四百里。南会两水，同注敦薨之浦。东源东南流，分为二水，涧澜双引，洪湍濬发，俱东南流，径出焉耆之东，导于危须国西。国治危须城，西去焉耆百里。又东南流，注于敦薨之薮。川流所积，潭水斯涨，溢而为海。《史记》曰：焉耆近海多鱼鸟；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。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。国治尉犁城，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，北去焉耆百里。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，又西南流，径连城别注，裂以为田。桑弘羊曰：臣愚以为连城以西，可遣屯田，以威西国，即此处也。其水又屈而南，径渠犁国西。故《史记》曰：西有大河，即斯水也。又东南流，径渠犁国。治渠犁城，西北去乌垒三百三十里。汉武帝通西域，屯渠犁，即此处也。南与精绝接，东北与尉犁接。又南流注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敦薨之水，西流注于泑泽。盖乱河流自西南注也。河水又东径墨山国南。治墨山城，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。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。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。盖垡田士所屯，故城禅国名耳。河水又东注于泑泽，即《经》所谓蒲昌海也。水积鄯善之东北，龙城之西南。龙城，故姜赖之虚，胡之大国也。蒲昌海溢，荡覆其国，城基尚存而至大。晨发西门，暮达东门。法其崖岸，余溜风吹，稍成龙形，西面向海，因名龙城。地广千里，皆为盐而刚坚也。行人所径，畜产皆布毡卧之，掘发其下，有大盐，方如

巨枕，以次相累，类雾起云浮，寡见星日，少禽，多鬼怪。西接鄯善，东连三沙，为海之北隘矣。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不周之山，北望诸毗之山，临彼岳崇之山，东望泌泽，河水之所潜也，其源浑浑泡泡者也。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里，广轮四百里。其水澄渟，冬夏不减，其中洄湍电转，为隐沦之脉。当其澴流之上，飞禽奋翮于霄中者，无不坠于渊波矣。即河水之所潜，而出于积石也。

又东入塞，过敦煌、酒泉、张掖郡南，河自蒲昌，有隐沦之证，并间关入塞之始。自此，《经》当求实致也。

河水重源，又发于西塞之外，出于积石之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积石之山，其下有石门，河永冒以西流，是山也，万物无不有。《禹贡》所谓导河自积石也。山在西羌之中，烧当所居也。延熹二年，西羌烧当犯塞，护羌校尉段颎讨之，追出塞，至积石山，斩首而还。司马彪曰：西羌者，自析支以西，滨于河首左右居也。河水屈而东北流，径析支之地，是为河曲矣。应劭曰：《禹贡》，析支属雍州，在河关之西，东去河关于余里，羌人所居，谓之河曲羌也。东北历敦煌、酒泉、张掖南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敦煌，酒泉，其水甘若酒味故也；张掖，言张国臂掖，以威羌狄。《说文》曰：郡制，天子地方千里，分为百县，县有四郡。故《春秋传》曰：上大夫县，下大夫郡。至秦，始置三十六郡，以监县矣。从邑，君声。《释名》曰：郡，群也，人所群聚也。黄义仲《十二州记》曰：郡之言君也，改公侯之封而言，君者，至尊也。郡守专权，君臣之礼弥崇。今郡字，君在其左，邑在其右，君为元首，邑以载民，故取名于君，谓之郡。《汉官》曰：秦用李斯议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凡郡，或以列国，陈、鲁、齐、吴是也；或以旧邑，长沙、丹阳是也；或以山陵，太山、山阳是也；或以川原，西河、河东是也；或以所出，金城城下得金，酒泉泉味如酒，豫章樟树生庭，雁门雁之所育是也；或以号令，禹合诸侯，大计东冶之山，因名会稽是也。河径其南而缠络远矣。河水自河曲，又东径西海郡南。汉平帝时，王莽秉政，欲耀威德，以服远方，讽羌献西海之地，置西海郡，而筑五县焉，周海亭隧相望。莽篡政纷乱，郡亦弃废。河水又东径允川，而历大榆、小榆谷北。羌迷唐、钟存所居也。永元五年，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，攻迷唐，斩获八百余级，收其熟麦数万斛，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，且作大船，于河峡作桥渡兵，迷唐遂远依河曲。永元九年，迷唐复与钟存东寇而还。十年，谒者王信、耿谭，西击迷唐，降之，诏听还大、小榆谷。迷唐谓汉造河桥，兵来无时，故地不可居，复叛，居河曲，与羌为仇，种人与官兵击之。允川去迷唐数十里，营止，遣轻兵挑战，因引还，迷唐追之，至营因战，迷唐败走。于是西海及大、小榆谷，无复聚落。隃麋相曹凤上言：建武以来，西戎数犯法，常从烧当种起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居大、小榆谷，土地肥美，又近塞内，与诸种相傍，南得钟存，以广其众，北阻大河，因以为固，又有西海鱼盐之利，缘山滨河，以广田畜，故能强大，常雄诸种。今党援沮坏，亲属离叛，其余胜兵，不过数百，宜及此时，建复西海郡县，规固二榆，广设屯田，隔塞羌胡交关之路，殖谷富边，省输转之役。上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，遂开屯田二十七部，列屯夹河，与建成相首尾，后羌反，遂罢。案段国《沙州记》，吐谷浑于河上作桥，谓之河厉，长百五十步，两岸累石作基陛，节节相次，大木从横更镇压，两边俱平，相去三丈，并大材以板横次之，施钩栏甚严饰。桥在清水川东也。

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，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。

河水右径沙州北。段国曰：浇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，沙南北百二十里，东西

七十里，西极大杨川。望黄沙，犹若人委于糒于地，都不生草木，荡然黄沙，周回数百里，沙州于是取号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汉宣帝神爵二年，置河关县，盖取河之关塞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百里曰同，总名为县。县，玄也，首也，从系倒首，举首易偏矣。言当玄静，平谣役也。《释名》又曰：县，悬也，悬于郡矣。黄义仲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县，弦也，弦以贞直，言下体之居，邻民之位，不轻其誓，施绳用法，不曲如弦，弦声近县，故以取名，今系字在半也。汉高帝六年，令天下县邑城。张晏曰：令各自筑其城也。河水又东北流，入西平郡界，左合二川，南流入河。又东北，济川水注之，水西南出滥读，东北流入大谷，谓之大谷水。北径浇河城西南，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浇河故城北，有二城东西角倚，东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。宋少帝景平中，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、浇河公，即此城也。河水又东北径黄川城，河水又东径石城南，左台北谷水。昔段颎击羌于石城，投河坠坑而死者八百余人，即于此也。河水又东北径黄河城南，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。河水又东北径广违城北，右合乌头川水，水发远川，引纳支津，北径城东而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邯川城南。城之左右，历谷有二水，导自北山，南径邯亭，注于河。河水又东，临津溪水注之，水自南山，北径临津城西而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临津城北、白土城南。

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，城在大河之北，而为缘河济渡之处。魏凉州刺史郭淮破羌，遮塞于白土，即此处矣。河水又东，左会白土川水，水出白土城西北下，东南流径白土城北，又东南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北会两川，右合二水，参差夹岸连壤，负险相望。河北有层山，山甚灵秀，山峰之上，立石数百丈，亭亭桀竖，竞势争高，远望，若攒图之托霄上。其下层岩峭举，壁岸无阶，悬岩之中，多石室焉。室中若有积卷矣，而世士罕有津达者，因谓之积书岩。岩堂之内，每时见神人往还矣，盖鸿衣羽裳之士，练精饵食之夫耳。俗人不悟其仙者，乃谓之神鬼。彼羌目鬼曰唐述，复因名之为唐述山。指其堂密之居，谓之唐述窟，其怀道宗玄之士，皮冠净发之徒，亦往栖托焉。故《秦川记》曰：河峡崖傍有二窟，一曰唐述窟，高四十丈；西二里有时亮窟，高百丈，广二十丈，深三十丈，藏古书五笥。亮，南安人也。下封有水，导自是山溪水，南注河，谓之唐述水。河水又东得野亭南，又东北流，历研川，谓之研川水。又东北注于河，谓之野亭口。河水又东历凤林北。凤林，山名也，五峦俱峙。耆彦云：昔有凤乌，飞游五峰，故山有斯目矣。《秦州记》曰：枹罕原北名凤林川，川中则黄河东流也。河水又东与漓水合，水导源塞外羌中，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其水出西塞外，东北流，历野虏中，径消铜城西，又东北径列城东。考《地说》无目，盖出自戎方矣。左合列水，水出西北溪，东北流径列城北，右入漓水，城居二水之会也。漓水又北径可石孤城西，西戎之名也。又东北，右合黑城溪水。水出西北山下，东南流径黑城南，又东南，枝水左出焉。又东南入漓水。漓水又东北径榆城东，榆城溪水注之。水出素和细越西北山下，东南流径细越川，夷俗乡名也。又东南出狄周峡，东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，津水上承溪水，东北径黑城东，东北注之榆溪，又东南径榆城南，东北注漓水。漓水又东北径石门口，山高险峻绝，对岸若门，故峡得厥名矣。疑即皋兰山门也。汉武帝元狩三年，骠骑霍去病出陇西，至皋兰，谓是山之关塞也。应劭《汉书音义》曰：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，河名也。孟康曰：山关名也。今是山去河不远，故论者疑目河山之间矣。漓水又东北，皋兰山水自山左右翼注漓水。漓水又东，白石川水注之，

水出县西北山下，东南流，枝津东注焉。白石川水又南径白石城西而注漓水。漓水又东径白石县故城南，王莽更曰顺砾。阚骃曰：白石县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，漓水径其北。今漓水径其南，而不出其北也。漓水又东径白石山北。应劭曰：白石山在东。罗溪水注之。水出西南山下。东入漓水。漓水又东，左合罕南溪水。水出罕西，东南流径罕南注之。《十二州志》曰：广大贩在枹罕西北，罕在焉。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，而创居于此。漓水又东径枹罕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故枹罕侯邑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枹罕县在郡西二百一十里。漓水在城南门前东过也。漓水又东北，故城川水注之，水有二源，南源出西南山下，东北流径金纽大岭北，又东北径一故城南，又东北与北水会。北源自西南径故城北，右入南水。乱流东北注漓水。漓水又东北，左合白石川之枝津，水上承白石川，东径白石城北，又东绝罕溪，又东径枹罕城南，又东入漓水，漓水又东北出峡，北流注于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漓水出白石县西塞外，东至枹罕入河。河水又径左南城南。

《十二州志》曰：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，津亦取名焉。大河又东径赤岸北，即河夹岸也。《秦州记》曰：枹罕有河夹岸，岸广四十丈，义熙中，乞佛于此河上作飞桥，桥高五十丈，三年乃就。河水又东，洮水注之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出塞外羌中。《沙州记》曰：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嵸台山，山南即垫江源，山东则桃水源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白水出蜀。郭景纯注云：从临桃之西倾山东南流入汉，而至垫江，故段国以为垫江水也。洮水同出一山，故知嵸台，西倾之异名也。洮水东北流，径吐谷浑中。吐谷浑者，始是东燕慕容之枝庶，因氏其字，以为首类之种号也，故谓之野虏。自洮嵸南北三百里中，地草遍是龙须，而无樵柴。洮水又东北流径洮阳曾城北。《沙州记》曰：嵸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，城临洮水者也。建初二年，羌攻南部都尉于临洮，上遣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救之，诸羌退聚洮阳，即此城也。洮水又东径洪和山南，城在四山中。洮水又东径迷和城北，羌名也。又东径甘枳亭，历望曲。在临洮西南，去龙桑城二百里。洮水又东径临跳县故城北。禹治洪水，西至洮水之上，见长人，受黑玉书于斯水上。洮水又东北流，屈而径索西城西。建初二年，马防、耿恭从五溪祥谷出索西，与羌战，破之，筑索西城，徙陇西南部都尉居之，俗名赤水城，亦曰临洮东城也。《沙州记》曰：从东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。洮水又屈而北，径龙桑城西而西北流。马防以建初二年，从安故五溪出龙桑，开通旧路者也，俗名龙城。洮水又西北径步和亭东，步和川水注之。水出西山下，东北流出山，径步和亭北，东北注洮水。洮水又北出门峡，历求厥川，蕈川水注之。水出桑岚西溪，东流历桑岚川，又东径蕈川北，东入洮水。洮水又北历峡，径偏桥，出夷始梁，右合蕈垲川水。水东南出石底横下，北历蕈垲川，西北注洮水。洮水又东北径桑城东，又北会蓝川水。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，东北流径蓝川，历桑城北，东入洮水。洮水又北径外羌城西，又北径和博城东，城在山内，左合和博川水。水出城西南山下，东北径和博城南，东北注于洮水。洮水北径安故县故城西。《地理志》，陇西之属县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县在郡南四十七里，盖延转击狄道安故五溪反羌，大破之，即此也。洮水又北径狄道故城西。阚骃曰：今曰武始也。洮水在城西北流。又北，陇水注之，即《山海经》所谓滥水也。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，西径陇坻。其山岸崩落者，声闻数百里，故扬雄称响若坻颓是也。又西北历白石山下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狄道东有白石山。滥水又西北径武街城南，又西北径狄道故城东。

《百官表》曰：县有蛮夷谓之道，公主所食曰邑。应劭曰：反舌左衽，不与华

同，须有译言，乃通也。汉陇西郡治，秦昭王二十八年置。应劭曰：有陇堆在其东，故曰陇西也。《神仙传》曰：封君达，陇西人，服炼水银，年百岁，视之如年三十许，骑青牛，故号青牛道士。王莽更郡县之名，郡曰厌戎，县曰操虏也。昔马援为陇西太守，六年，为狄道开渠，引水种杭稻，而郡中乐业，即此水也。滥水又西北流，注于洮水。洮水右合二水，左会大夏川水。水出西山，二源合舍而乱流，径金纽城南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，去县四十里，本都尉治。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王莽之顺夏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县有禹庙，禹所出也。又东北出山，注于洮水。洮水又北，翼带三水，乱流北入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洮水北至枹罕，东入河是也。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，金城，郡治也。汉昭帝始元六年置，王莽之西海也。莽又更允吾为修远县。河水径其南，不在其北，南有湟水出塞外，东径西王母石室、石釜、西海盐池北，故阚骃曰：其西即湟水之源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湟水所出。湟水又东南流径龙夷城，故西零之地也，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城在临羌新县西三百一十里。王莽纳西零之献，以为西海郡，治此城。湟水又东南径卑禾羌海北，有盐池。阚骃曰：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，世谓之青海，东去西平二百五十里。湟水东流径湟中城北，故小月氏之地也。《十二州志》曰：西平、张掖之间，大月氏之别，小月氏之国。范晔《后汉书》曰：湟中月氏胡者，其王为匈奴所杀，余种分散，西逾葱岭，其弱者南入山，从羌居止，故受小月氏之名也。

《后汉·西羌传》曰：羌无弋爰剑者，秦厉公时，以奴隶亡入三河，羌怪为神，推以为豪。河、湟之间多禽兽，以射猎为事，遂见敬信，依者甚众。其曾孙忍，因留湟中，为湟中羌也。湟水又东，右控四水，导源四溪，东北流注于湟。湟水又东径赤城北，而东入经戎峡口，右合羌水。水出西南山下，径护羌城东，故护羌校尉治。又东北径临羌城西，东北流，注于湟。湟水又东径临羌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封元年，以封孙都为侯国，王莽之监羌也。谓之绥戎城，非也。湟水又东，卢溪水注之。水出西南卢川，东北流，注于湟水。湟水又东径临羌新县故城南。阚骃曰：临羌新县在郡西百八十里，湟水径城南也。城有东、西门，西北隅有子城。湟水又东，右合溜溪、伏溜、石杜、蠡四川，东北流注之。左会临羌溪水。水发新县西北，东南流，历县北，东南入湟水。湟水又东，龙驹川水注之。水右出西南山下，东北流径龙驹城，北流注于湟水。湟水又东，长宁川水注之。水出松山，东南流径晋昌城，晋昌川水注之。长宁水又东南，养女川水注之。水发养女北山，有二源，皆长湍远发，南总一川，径养女山，谓之养女川。阚骃曰：长宁亭北有养女岭，即浩亹山，西平之北山也。乱流出峡，南径长宁亭东。城有东、西门，东北隅有金城，在西平西北四十里。《十三州志》曰六十里，远矣。长宁水又东南与一水合，水出西山，东南流。水南山上，有风伯祠，春秋祭之。其水东南径长宁亭南，东入长宁水。长宁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湟水。湟水又东，牛心川水注之，水出西南远山，东北流，径牛心堆东，又北径西平亭西，东北入湟水。湟水又东径西平城北。东城，即故亭也。汉景帝六年，封陇西太守北地公孙浑邪为侯国。魏黄初中，立西平郡，凭倚故亭，增筑南、西、北三城以为郡治。湟水又东径土楼南。楼北依山原，峰高三百尺，有若削成。楼下有神祠，雕墙故壁存焉。阚骃曰：西平亭北有土楼神祠者也。今在亭东北五里。右则五泉注之，泉发西平亭北，雁次相缀，东北流至土楼南，北入湟水。湟水又东，右合葱谷水。水有四源，各出一溪，乱流注于湟。湟水又东径东亭北，东出漆峡，山峡也。东流，右则漆谷常溪注之，左则甘夷川水入焉。湟水又东，安

夷川水注之。水发远山，西北流，控引众川，北屈径安夷城西北，东入湟水。湟水又东径安夷县故城。城有东、西门，在西平亭东七十里。阚骃曰四十里。湟水又东，左合宜春水。水出东北宜春溪，西南流至安夷城南，入湟水。湟水又东，勒且溪水注之。水出县东南勒且溪，北流径安夷城东，而北入湟水。湟水有勒且之名，疑即此号也。阚骃曰：金城河初与浩亹河合，又与勒且河合者也。湟水又东，左则承流谷水南入，右会达扶东、西二溪水，参差北注，乱流东出，期顿、鸡谷二水北流注之。又东，吐那孤、长门两川，南流入湟水。六山，名也。湟水又东径乐都城南，东流，右合来谷、乞斤二水，左会阳非、流溪、细谷三水，东径破羌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汉宣帝神爵二年置，城省南门。

《十二州志》曰：湟水河在南门前东过。六谷水自南，破羌川自北，左右翼注。湟水又东南径小晋兴城北，故都尉治。阚骃曰：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。湟水又东与阁门河合，即浩亹河也。出西塞外，东入塞，径敦煌、酒泉、张掖南，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，又东南与湛水合。水有二源，西水出白岭下，东源发于白岸谷，合为一川。东南流至雾山，注阁门河。阁门河又东径养女北山东南，左合南流川水，水出北山，南流入于阁门河。阁门河又东径浩亹县故城南。王莽改曰兴武矣。阚骃曰：浩，读阁也。故亦曰阁门水，两兼其称矣，又东流注于湟水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，浩亹水东至允吾入湟水。湟水又东径允吾县北为郑伯津，与涧水合，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，南流径其县故城西。汉武帝元鼎二年置，王莽之罕虏也。又南径永登亭西，历黑石谷南流，注郑伯津。湟水又东径允街县故城南。汉宣帝神爵二年置，王莽之修远亭也。县有龙泉，出允街谷，泉眼之中，水文成交龙，或试挠破之，寻平成龙。畜生将饮者，皆畏避而走，谓之龙泉，下入湟水。湟水又东径枝阳县，逆水注之。水出允吾县之参街谷，东南流径街亭城南，又东南径阳非亭北，又东南径广武城西，故广武都尉治。郭淮破叛羌，治无戴，于此处也。城之西南二十许里，水西有马蹄谷。汉武帝闻大宛有天马，遣李广利伐之，始得此马，有角为奇。故汉武帝《天马之歌》曰：天马来兮历无草，径千里兮循东道。胡马感北风之思，遂顿羁绝绊，骤首而驰，晨发京城，夕至敦煌北塞外，长鸣而去，因名其处曰候马亭。今晋昌郡南及广武马蹄谷盘石上，马迹若践泥中，有自然之形，故其俗号曰天马径，夷人在边效刻，是有大小之迹，体状不同，视之便别。逆水又东径枝阳县故城南，东南入于湟水。

《地理志》曰：逆水出允吾东，至枝阳入湟。湟水又东流，注于金城河，即积石之黄河也。阚骃曰：河至金城县，谓之金城河，随地为名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牢兰海东伏流龙沙堆，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于，鲜卑山。东流至金城为大河。河出昆仑，昆仑即阿耨达山也。河水又东径石城南，谓之石城津。阚骃曰：在金城西北矣。河水又东南径金城县故城北。应劭曰：初筑城得金，故曰金城也。《汉书集注》，薛瓒云：金者，取其坚固也，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。王莽之金屏也。《世本》曰：鲧作城。《风俗通》曰：城，盛也，从土，成声。《管子》曰：内为之城，城外为之郭，郭外为之土阆。地高则沟之，下则堤之，命之曰金城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大河在金城北门。东流，有梁泉注之，出县之南山。案耆旧言：梁晖，字始娥，汉大将军梁冀后。冀诛，入羌。后其祖父为羌所推，为渠帅而居此城。土荒民乱，晖将移居枹罕，出顿此山，为群羌围迫，无水，晖以所执榆鞭竖地，以青羊祈山，神泉涌出，榆木成林。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。又东过榆中县北，昔蒙恬为秦北逐戎人，开榆

中之地。案《地理志》，金城郡之属县也，故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榆中在金城，即阮嗣宗《劝进文》所谓榆中以南者也。

又东过天水北界，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，东北流，历此成川，世谓之子城川。又北径牧师苑，故汉牧苑之地也。羌豪迷吾等万余人，到襄武、首阳，平襄、勇士，抄此苑马，焚烧亭驿，即此处也。又曰：苑川水地，为龙马之沃土，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。有东、西二苑城，相去七十里。西城，即乞佛所都也。又北入于河也。

又东北过武威姐围县南，河水径其界东北流，县西南有泉源，东径其县南，又东北入河也。

又东北过天水勇士县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满福也，属国都尉治，王莽更名之曰纪德。有水出县西，世谓之二十八渡水。东北流，溪涧萦曲，途出其中，径二十八渡，行者勤于溯涉，故因名焉。北径其县而下注河。又有赤晔川水，南出赤蒿谷，北流径赤晔川，又北径牛官川。又北径义城西北，北流历三城川，而北流注于河也。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。

河水东北流径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。汉武帝元鼎三年，幸雍，遂逾陇登空同，西临祖厉河而还，即于此也。王莽更名之曰乡礼也。李斐曰：音赖。又东北，祖厉川水注之。水出祖厉南山，北流径祖厉县而西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城西，又北与麦田泉水合，水出城西北，西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山西谷，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。河水又东北径于黑城北，又东北，高平川水注之，即苦水也。水出高平大陇山苦水谷。建武八年，世祖征隗嚣，吴汉从高平第一城苦水谷人，即是谷也。东北流径高平县故城东。汉武帝元鼎三年置，安定郡治也。王莽更名其县曰铺睦。西十里有独阜，阜上有故台，台侧有风伯坛，故世俗呼此阜为风堆。其水又北，龙泉水注之，水出县东北七里龙泉。东北流，注高平川。川水又北出秦长城，城在县北一十五里。又西北流径东、西二土楼故城门，北合一水。水有五源，咸出陇山西。东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，渊在四山中。湫水北流，西北出长城北，与次水会，水出县西南四十里长城西山中，北流径魏行宫故殿东。又北，次水注之。出县西南四十里山中，北流径行宫故殿西。又北合次水，水出县西南四十八里，东北流，又与次水合。水出县西南六十里酸阳山，东北流，左会右水，总为一川。东径西楼北，东注苦水。段颎为护羌校尉，于安定高平苦水讨羌零，斩首八千级于是水之上。苦水又北与石门水合。水有五源，东水导源高平县西八十里，西北流，次水注之。水出县西百二十里如州泉，东北流，右入东水，乱流左会三川，参差相得，东北同为一川，混涛历峡，峡，即陇山之北垂也，谓之石门口，水曰石门水，在县西北八十余里。石门之水又东北注高平川。川水又北，自延水注之。水西出自延溪，东流历峡，谓之自延口，在县西北百里。又东北径延城南，东入高平川。川水又北径廉城东。按《地理志》，北地有廉县。阚骃言，在富平北。自昔匈奴侵汉，新秦之土，率为狄场，故城旧壁，尽从胡目。地理沦移，不可复识，当是世人误证也。川水又北，苦水注之。水发县东北百里山，流注高平川。川水又北，径三水县西，肥水注之。水出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牵条山西，东北流，与若勃溪合。水有二源，总归一读，东北流入肥。肥水又东北流，违泉水注焉。泉流所发，导于若勃溪东，东北流入肥。肥水又东北出峡，注于高平川，水东有山，山东有三水县故城。本属国都尉治，王莽之广延亭也，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。议郎张矣为安定属国都尉，

治此。羌有献金马者，矣召主簿张祁入于羌前，以酒酹地曰：使马如羊，不以入厩;使金入粟，不以入怀。尽还不受，威化大行。县东有温泉，温泉东有盐池。故《地理志》曰县有盐官。今于城之东北有故城；城北有三泉，疑即县之盐官也。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。河水又东北径胸卷县故城西。《地理志》曰河水别出为河沟，东至富平，北入河。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。

【卷三】河水

北过北地富平县西，河侧有两山相对，水出其间，即上河峡也，世谓之为青山峡。河水历峡北注，枝分东出。河水又北径富平县故城西。秦置北部都尉，治县城，王莽名郡为威戎，县曰持武。建武中，曹凤字仲理，为北地太守，政化尤异，黄龙应于九里谷高冈亭，角长三尺，大十围，梢至十余丈。天子嘉之，赐帛百匹，加秩中二千石。河水又北，薄骨律镇城。在河诸上，赫连果城也。桑果余林，仍列洲上。但语出戎方，不究城名。访诸耆旧，咸言故老宿彦云，赫连之世，有骏马死此，取马色以为邑号，故目城为白口骡韵之谬，遂仍今称，所未详也。河水又径典农城东，世谓之胡城。又北径上河城东，世谓之汉城。薛瓒曰：上河在西河富平县，即此也，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。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，俗名之为吕城，皆参所屯，以事农旷。河水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。王莽之西河亭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卑移山在西北。河水又北与枝津合。水受大河，东北径富平城，所在分裂，以溉田圃，北流入河，今无水。《尔雅》曰：灉反入。言河决复入者也。河之有灉，若汉之有潜也。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。《地理志》，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。太和初，二齐平，徙历下民居此，遂有历城之名矣。南去北地三百里。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，去北地五百里。山石之上，自然有文，尽若虎马之状，粲然成着，类似图焉，故亦谓之画石山也。

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，河水东北径三封县故城东。汉武帝元狩三年置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在临戎县西百四十里。河水又北径临戎县故城西。元朔五年立，旧朔方郡治，王莽之所谓推武也。河水又北，有枝渠东出，谓之铜口，东径沃野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狩三年立，王莽之绥武也，伎渠东注以溉田，所谓智通在我矣。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。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开朔方郡县，即西部都尉治。有道，自县西北出鸡鹿塞，王莽更郡曰沟搜，县曰极武。其水积而为屠申泽，泽东西百二十里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屠申泽在县东。即是泽也。阚骃谓之窳浑泽矣。

屈从县北东流，河水又屈而东流，为北河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大将军卫青绝梓岭，梁北河是也。东径高阙南。《史记》，赵武灵王既袭胡服，自代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。山下有长城，长城之际，连山刺天，其山中断，两岸双闭，善能云举，望若阙焉。即状表目，故有高阙之名也。自闭北出荒中，阙口有城，跨山结局，谓之高阙戍。自古迄今，常置重扞，以防塞道。汉元朔四年，卫青将十万人，败右贤王于高阙。即此处也。河水又东径临河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代恭王子刘贤为侯国，王莽之监河也。

至河目县西，河水自临河县东径阳山南。《汉书注》曰：阳山在河北。指此山也。东流径石迹阜西。是阜破石之文，悉有鹿马之迹，故纳斯称焉，南屈径柯目县，在北假中。地名也。自高阙以东，夹山带河，阳山以往，皆北假也。《史记》曰秦使蒙恬将十万人，北击胡，度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。北河又南合南河。南河上承西河，东径临戎县故城北，又东径临河县南，又东径广牧县故城北。东部都尉治，王莽之盐官也。径流二百许里，东会于河。河水又南径马阴山西。《汉书音义》曰：

阳山在河北，阴山在河南。谓是山也，而即实不在河南。《史记音义》曰：五原安阳县北有马阴山。今山在县北，言阴山在河南，又传疑之，非也。余案南河、北河及安阳县以南，悉沙阜耳，无他异山。故《广志》曰：朔方郡北移沙七所，而无山以拟之，是义、志之僻也，阴山在河东南则可矣。河水又东南径朔方县故城东北，《诗》所谓城彼朔方也。汉元朔二年，大将军卫青取河南地为朔方郡，使校尉苏建筑朔方城，即此城也。王莽以为武符者也。案《地理志》云：金连盐泽、青盐泽并在县南矣。又案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县有大盐池，其盐大而青白，名曰青盐。又名戎盐，入药分，汉置典盐官。池去平城宫千二百里，在新秦之中。服虔曰：新秦，地名，在北方千里。如淳曰：长安以北，朔方以南也。薛瓒曰：秦逐匈奴，收河南地，徙民以实之，谓之新秦也。

屈南过五原西安阳县南，河水自朔方东转，径渠搜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，朔方有渠搜县，中部都尉治，王莽之沟搜亭也。《礼三朝记》曰：北发渠搜，南抚交趾。此举北对南。《禹贡》之所云析支、渠搜矣。河水又东，径西安阳县故城南，王莽更之曰漳安矣。河水又东，径田辟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西部都尉治也。屈东过九原县南，河水又东径成宜县故城南，王莽更曰文虏也。河水又东径原亭城南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曰：中部都尉治。河水又东径宜梁县之故城南。阚骃曰：五原西南六十里，今世谓之石崖城。河水又东径稒阳城南，东部都尉治。又径河阴县故城北，又东径九原县故城南。秦始皇置九原郡，治此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更名五原也。王莽之获降郡、成平县矣。西北接对一城，盖五原县之故城也，王莽之填河亭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魏襄王十七年，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，又命将军大夫通子戍吏，皆貉服矣。其城南面长河，北背连山，秦始皇逐匈奴，并河以东，属之阴山，筑亭障为河上塞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阴山在五原北。即此山也。始皇三十三年，起自临洮，东暨辽海，西并阴山，筑长城及开南越地，昼警夜作，民劳怨苦，故杨泉《物理论》曰：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，死者相属，民歌曰：生男慎勿举，生女哺用，不见长城下，尸骸相支拄。其冤痛如此矣。蒙恬临死曰：夫起临洮，属辽东，城堑万余里，不能不绝地脉，此固当死也。

又东过临沃县南，王莽之振武也。河水又东，枝津出焉。河水又东流，石门水南注之，水出石门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北出石门障。即此山也。西北趣光禄城。甘露三年，呼韩邪单于还，诏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，车骑都尉韩昌等，将万六千骑，送单于居幕南，保光禄徐自为所筑城也，故城得其名矣。城东北，即怀朔镇城也。其水自障东南流，径临沃城东，东南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稠阳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固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自县北出石门障，河水决其西南隅。又东南，枝津注焉，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，东流七十里，北溉田，南北二十里，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塞泉城南而东注。又东过云中桢陵县南，又东过沙南县北，从县东屈南，过沙陵县西，大河东径咸阳县故城南。王莽之贲武也。河水屈而流，白渠水注之。水出塞外，西径定襄武进县故城北。西部都尉治，王莽更曰伐蛮，世祖建武中，封赵虑为侯国也。白渠水西北径成乐城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成乐，故属定襄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。今云中郡治，一名石卢城也。白渠水又西径魏云中宫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云中宫在云中县故城东四十里。白渠水又西南径云中故城南。故赵地。《虞氏记》云：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，东至阴山。又于河西造大城，一箱崩不就，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祷焉。昼见群鹄游于云中，徘徊经日，见大光在其下。武侯

曰：此为我乎？乃即于其处筑城，今云中城是也。秦始皇十三年，立云中郡，王莽更郡曰受降，县曰远服矣。白渠水又西北径沙陵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希恩县也。其水西注沙陵湖。又有芒干水出塞外，南径钟山。山即阴山。故郎中侯应言于汉口阴山东西千余里，单于之苑圃也，自孝武出师，攘之于漠北，匈奴失阴山，过之，未尝不哭。谓此山也。其水西南径武皋县，王莽之永武也。又南径原阳县故城西，又西南与武泉水合，其水东出武泉县之故城西南，县即王莽之所谓顺泉者也。水南流又西屈，径北舆县故城南。按《地理志》，五原有南舆县，王莽之甫利也，故此加北。旧中部都尉治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广陵有舆，故此加北。疑太疏远也。其水又西南入芒干水。芒干水又西南径白道南谷口。有城在右，萦带长城，背山面泽，谓之白道城。自城北出有高阪，谓之白道岭。沿路惟土穴。出泉，挹之不穷。余每读《琴操》见琴慎相和，《雅歌录》云：饮马长城窟。及其跋涉斯途，远怀古事，始知信矣，非虚言也。顾瞻左右，山椒之上，有垣若颓基焉。沿溪亘岭，东西无极，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。芒干水又西南，径云中城北，白道中溪水注之，水发源武川北塞中，其水南流，径武川镇城。城以景明中筑，以御北狄矣。其水西南流，历谷，径魏帝行宫东。世谓之阿计头殿。宫城在白道岭北阜上，其城圆角而不方，四门列观，城内惟台殿而已。其水又西南历中溪，出山西南流，于云中城北，南注芒干水。芒干水又西，塞水出怀朔镇东北芒中，南流径广德殿西山下。余以太和十八年，从高祖北巡，届于阴山之讲武台，台之东，有高祖《讲武碑》，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。自台西出南上山，山无树木，惟童阜耳，即广德殿所在也。其殿四注两夏，堂字绮井，图画奇禽异兽之象。殿之西北，使得焜煌堂，雕楹镂桷，取状古之温室也。其时，帝幸龙荒，游弯朔北。南秦王仇池杨难当舍着委诚，重译拜阙，陛见之所也。故殿以广德为名。魏太平真君三年，刻石树碑，勒宣时事，碑颂云：肃清帝道，振慑四荒。有蛮有戎，自彼氏羌，无思不服，重译稽颡。恂恂南秦，敛敛推亡，峨峨广德，奕奕焜煌。侍中、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辞也。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、尚书卢遐等从巨姓名，若新镂焉。其水历谷南出山，西南入芒干水。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，湖水西南入于河。河水南入桢陵县西北，缘胡山，历沙南县东北，两山、二县之间而出。余以太和中为尚书郎，从高祖北巡，亲所径涉。县在山南，王莽之桢陆也，北去云中城一百二十里。县南六十许里。有东、西大山，山西枕河，河水南流，脉水寻《经》，殊乖川去之次，似非关究也。

又南过赤城东，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，定襄郡，汉高帝六年置，王莽之得降也。桐过县，王莽更名椅桐者也。河水于二县之间，济有君子之名。皇魏桓帝十一年，西幸榆中，东行代地，洛阳大贾，赍金货随帝后行，夜迷失道，往投津长曰：子封送之。渡河，贾人卒死，津长埋之。其子寻求父丧，发冢举尸，资囊一无所损。其子悉以金与之，津长不受。事闻于帝，帝曰：君子也。即名其津为君子济。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。河水又东南，左合一水，水出契吴东山，西径故里南，北俗谓之契吴亭。其水又西流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树颓水注之，水出东山西南流，右合中陵川水，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，北俗谓之大浴真山，水亦取名焉。东北流，径中陵县故城东，北俗谓之北右突城。王莽之遮害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，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。其水又西北，右合一水，水出东山，北俗谓之贷敢山，水又受名焉。其水西北流，注于中陵水。中陵水又西北流，径善无县故城西。王莽之阴馆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旧定襄郡治。《地理志》，雁门郡治。其水又西北流，

右会一水。水出东山下，北俗谓之吐文水，山又取名焉。北流径锄亭南，又西流径土壁亭南，西出峡，左入中陵水，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北流，谓之沃水。又东径沃阳县故城南，北俗谓之可不逞城，王莽之敬阳也。又东北径沃阳城东，又东合可不逞水，水出东南六十里山下，西北流注沃水。沃水又东，径参合县南。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。北俗谓之仓鹤陉。道出其中，亦谓之参合口。陉在县之西北，即《燕书》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，三军奔溃，即是处也。魏立县以隶凉城郡，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。县北十里，有都尉城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沃阳县西部都尉治者也。北俗谓之阿养城。其水又东合一水，水出县东南六十里山下，北俗谓之灾豆浑水。西北流，注于沃水。沃水又东北流，注盐池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盐泽在东北者也。今盐池西南去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，池水徵渟，渊而不流，东西三十里，南北二十里。池北七里，即凉城郡治。池西有旧城，俗谓之凉城也，郡取名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泽有长丞。此城即长丞所治也。城西三里有小阜，阜下有泉，东南流注池，北俗谓之大谷北堆，水亦受目焉。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，右合一水于连岭北。水出沃阳县东北山下，北俗谓之乌伏真山，水曰诰升袁河。西南流径沃阳县，左合中陵川，乱流西南与一水合，北俗谓之树颓水。水出东山下，西南流，右合诰升袁水，乱流西南注，分谓二水。左水枝分南出，北俗谓之太罗河；右水西径故城南，北俗谓之昆新城。其水自城西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大罗水注之，水源上承树颓河，南流西转，径武州县故城南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武州县在善无城西南百五十里。北俗谓之太罗城，水亦藉称焉。其水西南流，一水注之。水导故城西北五十里，南流径城西，北俗名之曰故盘回城。又南流注太罗河。太罗河又西南流，注于河。河水又左得滹水口。水出西河郡美稷县，东南流。《东观记》曰：郭汲，字细侯，为并州牧。前在州，素有恩德，老小相携道路，行部到西河美稷，数百小儿各骑竹马迎拜，汲问：儿曹何自远来？曰：闻使君到，喜，故迎。汲谢而发去，诸儿复送郭外。问：使君何日还？汲计日告之。及还，先期一日，念小儿，即止野亭，须期至乃往。其水又东南流，羌人因水以氏之。汉冲帝时，羌滇狐奴归化，盖其渠帅也。其水，俗亦谓之为遄波水，东南流入长城东。咸水出长城西咸谷，东入滹水。滹水又东南，浑波水出西北穷谷，东南流注于滹水。滹水又东径西河富昌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富成也。滹水又东流入于河。河水左合一水，出善无县故城西南八十里，其水西流，历于吕梁之山，而为吕梁洪。其山岩层岫衍，涧曲崖深，巨石崇竦，壁立千仞，河流激荡，涛涌波襄，雷济电泄，震天动地。昔吕梁未辟，河出孟门之上，盖大禹所辟，以通河也。司马彪曰：吕梁在离石县西。今于县西历山寻河，并无过峘，至是乃为河之巨险，即吕梁矣，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有余里也。

又南过西河圁阳县东，西河郡，汉武帝元朔四年置，王莽改曰归新。圁水出上郡白土县圁谷，东径其县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圁水出西，东入河。王莽更曰黄土也。东至长城，与神衔水合，水出县南神衔山，出峡，东至长城，入于圁。圁水又东径鸿门县。县，故鸿门亭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圁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、天封苑、火井庙，火从地中出。圁水又东，梁水注之，水出西北梁谷，东南流，注圁水。圁水又东径圁阴县北。汉惠帝五年立，王莽改曰方阴矣。又东，桑谷水注之，水出西北桑溪，东北流，入于圁。圁水又东径圁阳县南，东流注于河，河水又东，端水入焉。水西出号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其木多漆棕，其草多穹穷，是多圁石，端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诸次之水入焉，水出上郡诸次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诸次之山，

诸次之水出焉。是山多木无草，鸟兽莫居，是多象蛇。其水东径榆林塞，世又谓之榆林山，即《汉书》所谓榆溪旧塞者也。自溪西去，悉榆柳之薮矣。缘历沙陵，届龟兹县西北。故谓广长榆也。王恢云：树榆为塞。谓此矣。苏林以为榆中在上郡，非也。案《始皇本纪》，西北逐匈奴，自榆中并河以东。属之阴山。然榆中在金城东五十许里，阴山在朔方东，以此推之，不得在上郡。《汉书音义》，苏林为失是也。其水东入长城，小榆水合焉。历涧西北，穷谷其源也。又东合首积水，水西出首积溪，东注诸次水，又东入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诸次之水，东流注于河，即此水也。河水又南，汤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水出上申之山，上无草木，而多硌石，下多榛楛，汤水出焉。东流注于河也。

又南离石县西，奢延水注之。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，东北流，《山海经》所谓生水出孟山者也。郭景纯曰：孟或作明。汉破羌将军段颎破羌于奢延泽，虏走洛川。洛川在南，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，又谓之朔方水矣。东北流，径其县故城南。王莽之奢节也。赫连龙升七年，于是水之北，黑水之南，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，名曰统万城。蒸土加功，雉堞虽久，崇墉若新，并造五兵，器锐精利，乃咸百炼，为龙雀大鐶，号曰大夏龙雀。铭其背曰：古之利器，吴，楚湛卢，大夏龙雀，名冠神都，可以怀远，可以柔逋，如风靡草，威服九区。世甚珍之。又铸铜为大鼓，及飞廉、翁仲，铜驼、龙虎，皆以黄金饰之，列于宫殿之前。则今夏州治也。奢延水又东北与温泉合。源西北出沙溪，而东南流注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，黑水入焉。水出奢延县黑涧，东南历沙陵，注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台交兰水。水出龟兹县交兰谷，东南流注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北流与镜波水合，水源出南邪山南谷，东北流注于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径肤施县，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，东南流。县因处龟兹降胡着称。又东南注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，径肤施县南。秦昭王三年置，上郡治。汉高祖并三秦，复以为郡。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，归，世祖以为上郡太守。司马彪曰：增山者，上郡之别名也。东入五龙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五龙山、帝原水。自下亦为通称也。历长城东，出于白翟之中。又有平水，出西北平溪东南入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，走马水注之。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，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。王莽更名上陵畤，山上有黄帝冢故也。帝崩，惟弓剑存焉，故世称黄帝仙矣。其水东流，昔段颎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，闻羌在奢延泽，即此处也。门，即桥山之长城门也。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，起自临洮，至于碣石，即是城也。其水东北流入长城，又东北注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，与白羊水合，其水出于西南白羊溪，循溪东北，注于奢延水。奢延水又东入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生水东流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陵水注之。水出陵川北溪，南径其川，西转入河。河水又南得离石水口，水出离石北山，南流径离石县故城西。《史记》云：秦昭王伐赵取离石者也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代共王子刘绾为侯国，后汉西河郡治也。其水又南出西转径隔城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代共王子刘忠为侯国，王莽之慈平亭也。胡俗语讹，尚有千城之称。其水西流，注于河也。

又南过中阳县西，中阳县故城在东，东翼汾水，隔越重山，不滨于河也。

又南过土军县西，吐京郡治，故城，即土军县之故城也，胡、汉译言，音为讹变矣。其城圆长而不方，汉高帝十一年，以封武侯宣义为侯国。县有龙泉，出城东南，道左山下，牧马川上多产名驹骏，同滇池天马。其水西北流，至其城东南，土军水出道左高山，西南注之。龙泉水又北屈径其城东，西北入于河。河水又南合契

水，傍溪东入穷谷，其源也。又南至禄谷水口，水源东穷此溪也。河水又南得大蛇水。发源溪首，西流入河。河水又南，右纳辱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辱水出鸟山，其上多桑，其下多楮，阴多铁，阳多玉，其水东流，注于河。俗谓之秀延水。东流得浣水口，傍溪西转，穷溪便即浣水之源也。辱水又东会根水西南溪下。根水所发，而东北注辱水。辱水又东南，露跳水出西露溪东流，又东北入辱水，乱流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左合信支水，水发源东露溪，西流入千河。河水又南，左会石羊水，循溪东人，导源穷谷，西流注于河。

又南过上郡高奴县东。

域谷水东启荒原，西历长溪，西南入于河。河水又南合孔溪口。水出孔山南，历溪西流，注于河。孔山之上有穴，如车轮三所，东西相当，相去各二丈许，南北直通，故谓之孔山也。山在蒲城西南三十余里。河水又右会区水。《山海经·西次四经》之首曰阴山，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，其上多谷、柞，其下多杻、橿，其阳多金、玉，区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河。世谓之清水，东流入上郡长城。径老人山下，又东北流。至老人谷，傍水北出，极溪便得水源。清水又东得龙尾水口，水出北地神泉障北山龙尾溪，东北流注清水。清水又东会三湖水，水出南山三湖谷，东北流入清水。清水又东径高奴县，合丰林水，《地理志》谓之洧水也。故言高奴县有洧水，肥可，水上有肥，可接取用之。《博物志》称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，大如筥，注地为沟，水有肥如肉汁，取着器中，始黄后黑，如凝膏，然极明，与膏无异，膏车及水碓缸甚佳，彼方人谓之石漆。水肥亦所在有之，非止高奴县洧水也。项羽以封董翳为翟王，居之三秦，此其一也。汉高祖破以县之，王莽之利平矣。民俗语讹，谓之高楼城也。丰林川长津泻注，北流会清水。清水又南，奚谷水注之，水西出奚川，东南流入清水。清水又东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蒲川水出石楼山，南径蒲城东。即重耳所奔之处也。又南历蒲子县故城西，今大魏之汾州治。徐广《晋纪》称，刘渊自离石南移蒲子者也。阚骃曰：蒲城在西北，汉武帝置。其水南出，得黄卢水口，水东出蒲子城南，东北入谷，极溪便水之源也。蒲水又南合紫川水，水东北出紫川谷，西南合江水，江水出江谷，西北入紫川水。紫川水又西北入蒲水，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水。河水又南合黑水，水出定阳县西山，二源奇发，同泻一壑，东南流径其县北，又东南流，右合定水，俗谓之白水也。水西出其县南山定水谷，东径定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县在定水之阳也。定水又东注于黑水，乱流东南入于河。

【卷四】河水

又南过河东北屈县西，河水南径北屈县故城西，西四十里有风山，上有穴如轮，风气萧瑟，习常不止，当其冲飘也，略无生草，盖常不定，众风之门故也。风山西四十里，河南孟门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孟门之山，其上多金玉，其下多黄垩、涅石。《淮南子》曰：龙门未辟，吕梁未凿，河出孟门之上，大溢逆流，无有丘陵，高阜灭之，名曰洪水。大禹疏通，谓之孟门。故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北登孟门，九河之隥。孟门，即龙门之上口也，实为河之巨厄，兼孟门津之名矣。此石经始禹凿，河中漱广，夹岸崇深，倾崖返扞，巨石临危，若坠复倚。古之人有言，水非石凿，而能入石，信哉！其中水流交冲，素气云浮，往来遥观者，常若雾露沾人，窥深悸魄。其水尚崩浪万寻，悬流千丈，浑洪怒，鼓若山腾，浚彼颓叠，迄于下口。方知慎子下龙门，流浮竹，非驷马之追也。又有燕完水注之，异源合舍，西流注河。河水又南得鲤鱼，历涧东入，穷溪首便其源也。《尔雅》曰：鳣，鲔也。出巩穴，三月则上渡龙门，得渡为龙矣，否则，点额而还。非夫往还之会，何能便有兹称乎？河水又南，羊求水入焉。水东出羊求川，西径北屈县故城南。城，即夷吾所奔邑也，王莽之朕北也。《汲郡古文》曰：翟章救郑，次于南屈。应劭曰：有南，故加北。《国语》曰：二五言于献公曰：蒲与二屈，君之疆也。其水西流，注于河。河又南为采桑津。《春秋》僖公八年，晋里克败狄于采桑是也。赤水出西北罢谷川东，谓之赤石川，东入于河。河水又南合蒲水。西则两源并发，俱导一山，出西河阴山县，王莽之山宁也。阴山东麓，南水东北与长松水合，水西出丹阳山东，东北流，左入蒲水，蒲水又东北与北溪会，同为一川，东北注河。河水又南，丹水西南出丹阳山，东北径冶官东。俗谓之丹阳城，城之左右，犹有遗铜矣。其水东北会白水口，水出丹山东，而西北注之，丹水又东北入河。河水又南，黑水西出丹山东，而东北入于河。河水又南至崤谷，傍谷东北穷涧，水源所导也，西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南，洛水自猎山枝分东派，东南注于河。昔魏文侯筑馆洛阴，指谓是水也。

又南过皮氏县西，皮氏县，王莽之延平也，故城在龙门东南，不得延径皮氏，方届龙门也。又南出龙门口，汾水从东来注之。

昔者大禹导河积石，疏决梁山，谓斯处也。即《经》所谓龙门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梁山北有龙门山，大禹所凿，通孟津河口，广八十步，岩际镌迹，遗功尚存。岸上并有庙祠，祠前有石碑三所，二碑文字紊灭，不可复识，一碑是太和中立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昭公元年，河赤于龙门三里。梁惠成王四年，河水赤于龙门三日。京房《易妖占》曰：河水赤，下民恨。河水又南，右合畅谷水，水自溪东南流，径夏阳县西北，东南注于河。河水又南径梁山原东。原自山东南出至河，晋之望也，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，临于河上。山崩，壅河三日不流，晋侯以问伯宗，即是处也。《春秋谷梁传》曰：成公五年，梁山崩，遏河水，三日不流。召伯尊遇辇者不避，使车右鞭之。辇者曰：所以鞭我者，其取道远矣。伯尊因问之，辇者曰：君亲缟素，率群臣哭之，斯流矣。如其言而河流。河水又南，崤谷水注之，水出县西北梁山，东南流，横溪水注之。水出三累山，其山层密三成，故俗以三累名山。案《尔雅》，山

三成为昆仑丘。斯山岂亦昆仑丘乎？山下水际，有二石室，盖隐者之故居矣。细水东流，注于崲谷。侧溪山南有石室，西面有两石室，北面有二石室，皆因阿结牖，连扃接闼，所谓石室相距也。东厢石上，犹传杵臼之迹，庭中亦有旧宇处，尚仿佛前基；北坎室上，有微涓石溜，丰周瓢饮，似是栖游隐学之所。昔子夏教授西河，疑即此也，而无以辨之。溪水又东南径夏阳县故城北，故少梁也。秦惠文王十一年，更从今名矣。王莽之冀亭也。其水东南注于河。昔韩信之袭魏王豹也，以木罂自此渡。河水又南，右合陶渠水，水出西北梁山，东南流径汉阳太守殷济精庐南，俗谓之子夏庙。陶水又南径高门南，盖层阜堕缺，故流高门之称矣。又东南径华池南。池方三百六十步，在夏阳城西北四里许。故司马迁《碑文》云：高门华池，在兹夏阳。今高门东去华池三里。溪水又东南径夏阳县故城南。服虔曰：夏阳，虢邑也，在太阳东三十里。又历高阳宫北，又东南径司马子长墓北。墓前有庙，庙前有碑。永嘉四年，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，大其功德，遂建石室，立碑树桓。《太史公自叙》曰：迁生于龙门。是其坟墟所在矣。溪水东南流入河。昔魏文侯与吴起浮河而下，美河山之固，即于此也。河水又南，徐水注之。水出西北梁山，东南流径汉武帝登仙宫东，东南流，绝强梁原。右径刘仲城北，是汉祖兄刘仲之封邑也。故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 阳，国名也，高祖八年，侯刘仲是也。其水东南径子夏陵北，东入河。河水又南径子夏石室东，南北有二石室，临侧河崖，即子夏庙室也。

又南过汾阴县西，河水东际汾阴脽。县故城在脽侧，汉高帝六年，封周昌为侯国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河东郡北八十里有汾阴城，北去汾水三里，城西北隅曰脽丘，上有后土祠。《封禅书》曰元鼎四年，始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丘是也。又有万岁宫，汉宣帝神爵元年幸万岁宫，东济大河，而神鱼舞水矣。昔赵简子沉栾徵于此，曰：吾好声色，而是子致之；吾好士，六年不进一人，是长吾过而黜吾善，君子以为能谴矣。河水又径阳城东。周威烈王之十七年，魏文侯伐秦至郑，还筑汾阴脽阳，即此城也。故有莘邑矣，为太姒之国。《诗》云：在之阳，在渭之涘。又曰：缵女维莘，长子维行。谓此也。城北有灅水，南去二水各数里，其水东径其城内，东入于河。又于城内侧中，有灅水东南出城，注于河。城南又有灅水，东流注于河。水南犹有文母庙，庙前有碑，去城十五里。水，即水也，县取名焉。故应劭曰：在水之阳也。河水又南，灅水入焉。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，西去河三里，平地开源，潨泉上涌，大几如轮，深则不测，俗呼之为灅魁。古人壅其流以为陂水，种稻，东西二百步。南北百余步，与阳灅水夹河，河中渚上，又有一灅水，皆潜相通。故吕忱曰：《尔雅》，异出同流为灅水。其水西南流，历蒲坂西，西流注于河。河水又南径陶城西。舜陶河滨，皇甫士安以为定陶，不在此也。然陶城在蒲坂城北，城，即舜所都也。南去定山不远，或耕或陶，所在则可，何必定陶，方得为陶也？舜之陶也，斯或一焉。孟津有陶河之称，盖从此始之。南对蒲津关。汲冢《竹书纪年》，魏襄王七年，秦王来见于蒲坂关，四月，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，始罔及舟三百，箭五百万，犀角、象齿焉。

又南过蒲坂县西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县，故蒲也。王莽更名蒲城。应劭曰：秦始皇东巡，见有长坂，故加坂也。孟康曰：晋文公以赂秦。秦人还蒲于魏，魏人喜，曰：蒲反矣，故曰蒲反也。薛瓒注《汉书》曰：《秦世家》以垣为蒲反。然则本非蒲也。皇甫谧曰：舜所都也。或言蒲坂，或言平阳及潘者也。今城中有舜庙，魏秦州刺史治。太和迁都罢州，置河东郡，郡多流杂，谓之徙民。民有姓刘名堕者，宿擅工酿，

采挹河流，酝成芳酎，悬食同枯枝之年，排于桑落之辰，故酒得其名矣。然香醑之色，清白若滫浆焉，别调氛氲，不与他同，兰薰麝越，自成馨逸，方土之贡，选最佳酌矣。自王公庶友，牵拂相招者，每云：索郎有顾，思同旅语。索郎反语为桑落也，更为籍征之隽句，中书之英谈。郡南有历山，谓之历观。舜所耕处也，有舜井。妫、汭二水出焉，南曰妫水，北曰妫水，西径历山下，上有舜庙。周处《风土记》曰：旧说，舜葬上虞。又《记》云：耕于历山。而始宁、剡二县界上，舜所耕田，于山下多柞树，吴、越之间，名柞为栎，故曰历山。余案周处此志为不近情，传疑则可，证实非矣。安可假木异名，附山殊称，强引大舜，即比宁壤，更为失志记之本体，差实录之常经矣。历山、妫、汭，言是则安，于彼乖矣。《尚书》所谓厘降二女于妫汭也。孔安国曰：居妫水之内。王肃曰：妫汭，虞地名。皇甫谧曰：纳二女于妫水之汭，马季长曰：水所出曰汭。然则汭似非水名，而今见有二水异源同归，浑流西注入于河。河水南径雷首山西，山临大河，北去蒲坂三十里，《尚书》所谓壶口雷首者也。俗亦谓之尧山，山上有故城，世又曰尧城。阚骃曰：蒲坂，尧都。按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尧山、首山祠，雷首山在南。事有似而非，非而似，千载吵邈，非所详耳。又南，涑水注之，水出河北县雷首山。县北与蒲坂分，山有夷齐庙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山，一名独头山，夷齐所隐也。山南有古冢，陵柏蔚然，攒茂丘阜，俗谓之夷齐墓也。其水西南流，亦曰雷水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壬戌，天子至于雷首，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，乃献良马四六，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于是也。昔赵盾田首山，食祁弥明翳桑之下，即于此也。涑水又西南流，注于河，《春秋左传》谓之涑川者也，俗谓之阳安涧水。

又南至华阴潼关，渭水从西来注之。

汲郡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晋惠公十五年，秦穆公帅师送公子重耳，涉自河曲。《春秋左氏》僖公二十四年，秦伯纳之，及河，子犯以璧授公子曰：臣负羁纵，从君巡于天下，臣之罪多矣，臣犹知之，而况君乎？请由此亡。公子曰：所不与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。投璧于此。子推笑曰：天开公子，子犯以为功，吾不忍与同位，遂逃焉。河水历船司空，与渭水会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旧京兆尹之属县也。左丘明《国语》云：华岳本一山当河，河水过而曲行，河神巨灵，手荡脚踏，开而为两，今掌足之迹，仍存华岩。《开山图》曰：有巨灵胡者，遍得坤元之道，能造山川，出江河，所谓巨灵赑屭，首冠灵山者也。常有好事之士，故升华岳而观厥迹焉。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，东回三里，至中祠，又西南出五里，至南祠，谓之北君祠，诸欲升山者，至此皆祈请焉。从此南入谷七里，又届一祠，谓之石养父母，石龛、木主存焉。又南出一里，至天井，井裁客人，穴空，迂回顿曲而上，可高六丈余。山上又有微涓细水，流入井中，亦不甚沾人。上者皆所由陟，更无别路，欲出井望空，视明如在室窥窗也。出井东南行二里，峻坂斗上斗下，降此坂二里许，又复东上百丈崖，升降皆须扳绳挽葛而行矣。南上四里，路到石壁，缘旁稍进，径百余步。自此西南出六里，又至一祠，名曰胡越寺，神像有童子之容，从祠南历夹岭，广裁三尺余，两箱悬崖数万仞，窥不见底，祀祠有感，则云与之平，然后敢度，犹须骑岭抽身，渐以就进，故世谓斯岭为搦岭矣。度此二里，便届山顶。上方七里，灵泉二所：一名蒲池，西流庄于涧；一名太上泉，东注涧下。上宫神庙近东北隅，其中塞实杂物，事难详载。自上富东北出四百五十步，有屈岭，东南望巨灵手迹，惟见洪崖、赤壁而已。都无山下上观之分均矣。河在关内南流，潼激关山，因谓之潼关。濩水

注之，水出松果之山。北流径通谷，世亦谓之通谷水，东北注于河，《述征记》所谓潼谷水者也。或说因水以名地也。河水自潼关东北流，水侧有长坂，谓之黄巷坂。坂傍绝涧，陟此坂以升潼关，所谓溯黄巷以济潼矣。历北出东崤，通谓之函谷关也。邃岸天高，空谷幽深，涧道之峡，车不方轨，号曰天险。故《西京赋》曰：岩险周固，衿带易守，所谓秦得百二，并吞诸侯也。是以王元说隗嚣曰：请以一丸泥，东封函谷关，图王不成，其弊足霸矣。郭缘生《记》曰：汉末之乱，魏武征韩遂、马超，连兵此地。今际河之西，有曹公垒。道东原上，云李典营。义熙十三年，王师曾据此垒。《西征记》曰：沿路逶迤，入函道六里，有旧城，城周百余步，北临大河，南对高山。姚氏置关以守峡，宋武帝入长安，檀道济、王镇恶，或据山为营，或平地结垒，为大小七营，滨带河险，姚氏亦保据山原陵阜之上，尚传故迹矣。关之直北，隔河有层阜，巍然独秀，孤峙河阳，世谓之风陵。戴延之所谓风堆者也。南则河滨姚氏之营，与晋对岸。河水又东北，玉涧水注之，水南出玉溪，北流径皇天原西。《周固记》：开山东首上平博，方可里余，三面壁立，高千许仞，汉世祭天于其上，名之为皇天原。上有汉武帝思子台。又北径闃乡城西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宏农湖县有闃乡。世谓之闃乡水也。魏尚书仆射闃乡侯河东卫伯儒之故邑。其水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闃乡城北，东与全鸠涧水合，水出南山，北径皇天原东。《述征记》曰：全节，地名也。其西名桃原，古之桃林，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。《西征赋》曰：咸征名于桃原者也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桃林在闃乡南谷中。其水又北流注于河。

又东过河北县南，县与湖县分河。蒙水出襄山蒙谷，西南注于河。河水又东，永乐涧水注之，水北出于薄山，南流径河北县故城西。故魏国也。晋献公灭魏，以封毕万。卜偃曰：魏大名也，万后其昌乎？后乃县之，在河之北，故曰河北县也。今城南、西二面并去大河可二十余里，北去首山十许里，处河山之间，土地迫隘，故《魏风》着《十亩》之诗也，城内有龙泉，南流出城，又南，断而不流。永乐溪水又南入于河。余按《中山经》，即渠猪之水也。太史公《封禅书》称，华山以西名山七，薄山其一焉。薄山，即襄山也。徐广曰：薄坂县有襄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蒲山之首，曰甘枣之山，共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河。东则渠猪之山，渠猪之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河。如准《封禅书》，二水无西南注河之理。今诊蒙水，川流所趣，与共水相扶，永乐溪水导源注于河，又与渠猪势合。蒲山统目总称，亦与襄山不殊。故扬雄《河东赋》曰：河灵矍踢，掌华蹈襄。注云：襄山在潼关北十余里。以是推之，知襄山在蒲坂溪水，即渠猪之水也。河水自河北城南，东径芮城。二城之中，有段干木冢。于木，晋之贤人也，魏文侯过其门，式其庐，所谓德尊万古，芳越来今矣。汲冢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晋武公元年，尚一军芮人乘京，荀人、董伯皆叛。匪直大荔，故芮也，此亦有焉。《纪年》又云：晋武公七年，芮伯万之母芮姜逐万，万出奔魏。八年，周师、虢师围魏，取芮伯万而东。九年，戎人逆芮伯万于郊。斯城亦或芮伯之故画也。河水右会盘涧水，水出湖县夸父山，北径汉武帝思子宫归来望恩台东，又北流入于河。河水又东径湖县故城北。昔范叔入关，遇穰侯于此矣。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，广圆三百仞。武王伐纣，天下既定，王巡岳渎，放马华阳，散牛桃林，即此处也。其中多野马，造父于此得骅骝、绿耳、盗骊之乘，以献周穆王，使之驭以见西王母。湖水又北径湖县东，而北流入于河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宏农湖县有轩辕黄帝登仙处。黄帝采首山之铜，铸鼎于荆山之下，有龙垂胡于鼎，黄帝登龙，从登者七十人，遂升于天。故名其地为鼎胡。荆山在冯翊，首山在蒲坂，与湖县相连。

《晋书地道记》、《太康记》并言胡县也。汉武帝改作湖。俗云黄帝自此乘龙上天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，故曰胡，不言黄帝升龙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，其木多棕、柟，多竹箭，其阳多玉，其阴多铁，其北有林焉，名曰桃林，其中多马，湖水出焉，北流注于河。故《三秦记》曰：桃林塞在长安东四百里，若有军马经过，好行则牧华山，休息林下；恶行则决河漫延，人马不得过矣。河水又东合柏谷水，水出宏农县南石堤山，山下有石堤祠。铭云：魏甘露四年，散骑常侍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领宏农太守、南平公之所经建也。其水北流，径其亭下。晋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，卜适齐、楚，狐偃曰：不如之翟。汉武帝尝微行此亭，见馈亭长妻。故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长征客于柏谷，妻睹貌而献餐。谓此亭也，谷水又北流入于河。河水又东，右合门水，门水，即洛水之枝流者也。洛水自上洛县东北于拒阳城西北，分为二水。枝渠东北出，为门水也。门水又东北历阳华之山，即《山海经》所谓阳华之山，门水出焉者也。又东北历峡，谓之鸿关水。水东有城，即关亭也，水西有堡，谓之鸿关堡，世亦谓之刘、项裂地处，非也。余按上洛有鸿胪围池，是水津渠沿注，故谓斯川为鸿胪涧，鸿关之名，乃起是矣。门水又东北历邑川，二水注之。左水出于阳华之阴，东北流，径盛墙亭西，东北流，与右水合。右水出阳华之阳，东北流，径盛墙亭东，东北与左水合。即《山海经》所谓姑之水出于阳华之阴，东北流注于门水者也。又东北，烛水注之，水有二源，左水南出于衙岭，世谓之石城山，其水东北流，径石城西，东北合右水；右水出石城山，东北径石城东，东北入左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烛水出衙岭下谷。《开山图》曰：衙山在函谷山西南。是水乱流，东注于姑之水。二水悉得通称矣。历涧东北出，谓之开方口。水侧有阜，谓之方伯堆。宋奋武将军鲁方平、建武将军薛安都等，与建威将军柳元景北入，军次方伯堆者也。堆上有城，即方平所筑也。又东北径邑川城南，即汉封窦门之故邑，川受其名，亦曰窦门，城在函谷关南七里。又东北，田渠水注之。水出衙山之白石谷，东北流径故丘亭东，是薛安都军所从城也。其水又径鹿蹄山西，山石之上有鹿蹄，自然成着，非人功所刊。历田渠川，谓之田渠水，西北流注于烛水。烛水又北入门水。水之左右，即函谷山也。门水又北径宏农县故城东。城即故函谷关校尉旧治处也，终军弃繻于此。燕丹、孟尝亦义动鸡鸣于其下，可谓深心有感，志诚难夺矣。昔老子西入关，尹喜望气于此也。故赵至《与嵇茂齐书》曰：李叟入秦，及关而叹。亦言《与嵇叔夜书》及关尹望气之所，异说纷纶，并未知所定矣。汉武帝元鼎四年，徙关于新安县，以故关为弘农县、弘农郡治。王莽更名右队。刘桓公为郡，虎相随渡河，光武问而善之。其水侧城北流而注于河。河水于此，有浥津之名。说者咸云，汉武微行柏谷，遇辱窦门，又感其妻深识之馈，既返玉阶，厚赏赍焉，赐以河津，令其鬻渡。今窦津是也。故潘岳《西征赋》云：酬匹妇其已泰，胡厥夫之谬官，袁豹之徒，并以为然。余案河之南畔，夹侧水濆有津，谓之浥津。河北县有浥水，南入于河，河水故有浥津之名，不从门始，盖事类名同，故作者疑之。

《竹书》、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自寘軨，乃次于浥水之阳，丁亥，入于南郑。考其沿历所踵，路直斯津，以是推之，知非因门矣，俗或谓之偃乡涧水也。河水又东，左合一水，其水二源疏引，俱导薄山，南流会成一川。其二水之内，世谓之闲原。言虞芮所争之田，所未详矣。又南注于河。河之右，曹水注之，水出南山，北径曹阳亭西。陈涉遣周章入秦，少府章邯斩之于此。魏氏以为好阳。《晋书地道记》

曰：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。其水西北流，入于河。河水又东，菑水注之。水出常烝之山，西北径曲沃城南，又屈径其城西，西北入河。诸注述者，咸言曲沃在北，此非也。魏司徒崔浩以为曲沃地名也。余案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，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，处此以备秦。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，曲沃之名，遂为积古之传矣。河水又东得七里涧，涧在陕城西七里，故因名焉。其水自南山通河，亦谓之曹阳坑。是以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行于漫渎之口，憩于曹阳之墟。袁豹、崔浩亦不非其地矣。余按《汉书》，昔献帝东迁，逼以寇难，李傕、郭汜追战于弘农涧，天子遂露次曹阳。杨奉、董承，外与傕和，内引白波、李乐等破傕，乘舆于是得进。复来战，奉等大败，兵相连缀四十余里，方得达陕。以是推之，似非曹阳。然以《山海经》求之，菑、曹字相类，是或有曹阳之名也。河水又东合漅水，水导源常烝之山。俗谓之为于山，盖先后之异名也。山在陕城南八十里。其川二源双导，同注一壑，而西北流注于河。

又东过陕县北，橐水出橐山，西北流。又有崖水出南山北谷，径崖峡，北流与干山之水会。水出于山东谷，两川合注于崖水。又东北注橐水，橐水北流出谷，谓之漫涧矣。与安阳溪水合，水出石崤南，西径安阳城南。汉昭帝封上官桀为侯国。潘岳所谓我徂安阳也。东合漫涧水。水北有逆旅亭，谓之漫口客舍也。又西径陕县故城南，又合一水，谓之渎谷水，南出近溪，北流注橐。橐水又西北径陕城西，西北入于河。河北对茅城。故茅亭，茅戎邑也。《公羊》曰晋败之大阳者也。津亦取名焉。《春秋》文公三年，秦伯伐晋，自茅津济，封崤尸而还是也。东则咸阳涧水注之，水出北虞山南，至陕津注河。河南即陕城也。昔周、召分伯，以此城为东、西之别，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，虢仲之所都，为南虢，三虢，此其一焉。其大城中有小城，故焦国也，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。王莽更名黄眉矣。戴延之云：城南倚山原，北临黄河，悬水百余仞，临之者咸悚惕焉。西北带河，水涌起方数十丈，有物居水中，父老云，铜翁仲所没处。又云，石虎载经于此沉没，二物并存，水所以涌，所未详也。或云：翁仲头髻常出，水之涨减，恒与水齐。晋军当至，髻不复出，今惟见水异耳，嗟嗟有声，声闻数里。案秦始皇二十六年，长狄十二见于临洮，长五丈余，以为善祥，铸金人十二以象之，各重二十四万斤，坐之宫门之前，谓之金狄。皆铭其胸云：皇帝二十六年，初兼天下，以为郡县，正法律，同度量，大人来见临洮，身长五丈，足六尺，李斯书也。故卫恒《叙篆》曰：秦之李斯，号为工篆，诸山碑及铜人铭，皆斯书也。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，俗谓之翁仲矣。地皇二年，王莽梦铜人泣，恶之，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，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。后董卓毁其九为钱。其在者三，魏明帝欲徙之洛阳，重不可胜，至霸水西停之。《汉晋春秋》曰：或言金狄泣，故留之，石虎取置邺宫。苻坚又徙之长安，毁二为钱，其一未至而苻坚乱，百姓推置陕北河中，于是金狄灭。余以为鸿河巨渎，故应不为细梗踬湍；长津硕浪，无宜以微物屯流。斯水之所以涛波者，盖《史记》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，虢山崩，壅河所致耳。献帝东迁，日夕潜渡，坠坑争舟，舟指可掬，亦是处矣。

又东过大阳县南，交涧水出吴山，东南流入河，河水又东。路涧水亦出吴山，东径大阳城西，西南流入于河。河水又东径大阳县故城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晋献公十有九年，献公会虞师伐虢，灭下阳；虢公丑奔卫，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北虢也，有天子庙，王莽更名勤田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城在大河之阳也。河水又东，沙涧水注之，水出北虞山，东南径傅岩，历傅说隐室前。俗名之为圣人窟。孔安国《传》，傅说隐于虞、虢之间。即此处也。傅岩东北十余里，即

巅軨坂也，《春秋左传》所谓入自巅軨者也。有东、西绝涧，左右幽空穷深，地壑中则筑以成道，指南北之路，谓之为軨桥也。傅说佣隐，止息于此，高宗求梦得之是矣。桥之东北有虞原，原上道东，有虞城。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。周武王以封太伯后虞仲于此，是为虞公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所谓北虞也。城东有山，世谓之五家冢，冢上有虞公庙。《春秋谷梁传》曰：晋献公将伐虢，荀息曰：君何不以屈产之乘，垂棘之璧，假道于虞。公曰：此晋国之宝也。曰：是取中府置外府也。公从之。及取虢灭虞，乃牵马操璧，璧则犹故，马齿长矣。即宫之奇所谓虞，虢其犹辅车相依，唇亡则齿寒，虢亡，虞亦亡矣。其城北对长坂二十许里，谓之虞坂。戴延之曰：自上及下，七山相重。《战国策》曰：昔骐骥驾盐车上于虞坂，迁延负辕而不能进。此盖其困处也。桥之东北山溪中，有小水西南庄沙涧，乱流径大阳城东。河北郡治也。沙涧水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，左合积石、土柱二溪。并北发大阳之山，南流入于河。是山也，亦通谓之为薄山矣。故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自监，己丑，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，乃宿于虞是也。

又东过砥柱间，砥柱，山名也。昔禹治洪水，山陵当水者凿之，故破山以通河。河水分流，包山而过，山见水中若柱然，故曰砥柱也。三穿既决，水流疏分，指状表目，亦谓之三门矣。山在虢城东北、大阳城东也。《搜神记》称齐景公渡于江、沈之河，黿衔左骖，没之，众皆惕。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，邪行五里，逆行三里，至于砥柱之下，乃黿也。左手待黿头，右手挟左骖，燕跃鹄踊而出，仰天大呼，水为逆流三百步，观者皆以为河伯也。亦或作江、沅字者也，若因地而为名，则宜在蜀及长沙。案《春秋》，此二土井景公之所不至，古冶子亦无因而骋其勇矣。刘向叙《晏子春秋》，称古冶子曰：吾尝济于河，黿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，当是时也，从而杀之，视之乃黿也。不言江、沅矣。又考史迁记云：景公十二年，公见晋平公；十八年，复见晋昭公。应轩所指，路直斯津。从黿砥柱事或在兹。又云观者以为河伯，贤于江、沉之证。河伯本非江神，又河可知也。河之右侧，崤水注之。水出河南盘崤山，西北流，水上有梁，俗谓之鸭桥也。历涧东北流，与石崤水合，水出石崤山。山有二陵：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北陵，文王所避风雨矣。言山径委深，峰阜交荫，故可以避风雨也。秦将袭郑，蹇叔致谏而公辞焉，蹇叔哭子曰：吾见其出，不见其入，晋人御师必于崤矣，余收尔骨焉。孟明果覆秦师于此。崤水又北，左合西水，乱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，干崤之水注焉。水南导于干崤之山，其水北流，缠络二道。汉建安中，曹公西讨巴、汉，恶南路之险，故更开北道，自后行旅，率多从之。今山侧附路有石铭云：晋太康三年，宏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。太崤以东，西崤以西，明非一崤也。西有二石，又南五十步，临溪有恬漠先生《翼神碑》，盖隐斯山也。其水北流注于河。河水翼岸夹山，巍峰峻举，群山叠秀，重岭干霄。郑玄案《地说》，河水东流，贯砥柱，触阚流，今世所谓砥柱者，盖乃阚流也。砥柱当在西河，未详也。余案，郑玄所说非是，西河当无山以拟之。自砥柱以下，五户已上，其间百二十里，河中竦石桀出，势连襄陆，盖亦禹凿以通河，疑此阚流也。其山虽辟，尚梗湍流，激石云洄，澴波怒溢，合有十九滩，水流迅急，势同三峡，破害舟船，自古所患。汉鸿嘉四年，杨焉言从河上下，患砥柱隘，可镌广之。上乃令焉镌之，裁没水中，不能复去，而令水益湍怒，害甚平日。魏景初二年二月，帝遣都督沙丘部、监运谏议大夫寇慈，帅工五千人，岁常修治，以平河阻。晋泰始三年正月，武帝遣监运大中大夫赵国、都匠中郎将河东乐世，帅众五千余人，修治河滩，事见《五户祠铭》。

虽世代加功，水流湍济，涛波尚屯。及其商舟是次，鲜不踟蹰难济，故有众峡诸滩之言。五户，滩名也，有神祠，通谓之五户将军，亦不知所以也。

又东过平阴县北，清水从西北来注之。

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岭，世亦谓之清营山。其水东南流，出峡，峡左有城，盖古关防也。清水历其南，东流径皋落城北。眼虔曰：赤翟之都也。世谓之倚毫城，盖读声近转，因失实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者也。与倚毫川水合，水出北山矿谷，东南流注于清。清水又东径清廉城南，又东南流，右会南溪水，水出南山而东注清水。清水又东合干枣涧水，水出石人岭下，南流，俗谓之扶苏水。又南历奸苗北马头山，亦曰白水原，西南径垣县故城北。《史记》，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，即是县也。其水西南流，注清水。水色白浊，初会清流，乃有玄素之异也。清水又东南径阳壶城东，即垣县之壶亭丘。晋迁宋五大夫所居也。清水又东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与教水合，水出垣县北教山，南径辅山。山高三十许里，上有泉源，不测其深，山顶周圆五六里，少草木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孟门东南有平山，水出于其上，潜于其下。又是王屋之次，疑即平山也。其水南流，历鼓钟上峡，悬洪五丈，飞流注壑，夹岸深高，壁立直上，轻崖秀举，百有余丈，峰次青松，岩悬赪石，于中历落，有翠柏生焉，丹青绮分，望若图绣矣。水广十许步，南流历鼓钟川，分为二涧：一涧西北出，百六十许里，山岫回岨，才通马步。今闻喜县东北谷口，犹有于河里，故沟存焉，今无复有水。一水历冶官西，世人谓之鼓钟城。城之左右，犹有遗铜及铜钱也。城西阜下有大泉，西流注涧，与教水合，伏入石下，南至下峡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鼓钟之山，帝台之所以觞百神。即是山也。其水重源又发，南至西马头山东截坡下，又伏流南十余里，复出，又谓之伏流水，南入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教山，教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河。是水冬于夏流，实惟于河也，今世人犹谓之为干涧矣。河水又与畛水合。水出新安县青要山，今谓之疆山，其水北流入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青要之山，畛水出焉。即是水也。河水又东，正回之水入焉，水出騩山，疆山东阜也。东流，俗谓之疆川水，与石瓜畴川合。水出西北石涧中，东南流注于疆川水。疆川水又东径疆冶铁官东，东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合庸庸之水，水出河东垣县宜苏山，俗谓之长泉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水多黄贝，伊洛门也。其水北流，分为二水，一水北入河，一水又东北流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平阴县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河南平阴县，故晋阴地，阴戎之所居。又曰：在平城之南，故曰平阴也，三老董公说高祖处，陆机所谓皤皤董叟，谟我平阴者也。魏文帝改曰河阴矣。河水又会濛水，水出垣县王屋山西濛溪，夹山东南流，径故城东，即濛关也。汉光武建武二年，遣司空王梁北守濛关、天井关，击赤眉别濛，皆降之。献帝自陕北渡安邑，东出濛关，即是关也。濛水西屈，径关城南，历轵关南，径苗亭西。亭，故周之苗邑也。又东流注于河。《经》书清水，非也。是乃濛水耳。又东至邓。

洛阳西北四十二里，故邓乡矣。

【卷五】河水

又东过平县北，湛水从北来注之。

河水又东径河阳县故城南。《春秋经》书天王狩于河阳，王申，公朝于王所，晋侯执卫侯归于京师，《春秋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，冬，会于温，执卫侯。是会也，晋侯召襄王以诸侯见，且使王狩。仲尼曰：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。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，言非其狩地。服虔、贾逵曰：河阳，温也。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司马彪、袁山松《郡国志》，《晋太康地道记》，《十二州志》：河阳别县，非温邑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陈涓为侯国，王莽之河亭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治河上，河，孟津河也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曰：践土，今冶坂城。是名异《春秋》焉，非也。今河北见者，河阳城故县也，在冶坂西北，盖晋之温地，故群儒有温之论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冶坂城旧名汉祖渡，城险固，南临孟津河。河水右径临平亭北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光武葬临平亭南，西望平阴者也。河水又东径洛阳县北，河之南岸有一碑，北面题云：洛阳北界，津水二渚，分属之也。上旧有河平侯祠，祠前有碑，今不知所在。郭颁《世语》曰：晋文王之世，大鱼见孟津，长数百步，高五丈，头在南岸，尾在中渚，河平侯祠即斯祠也。河水又东径平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济北贞王子刘遂为侯国，王莽之所谓治平矣，俗谓之小平也。有高祖讲武场，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，置北中郎府，徙诸徒隶府户，并羽林虎贲领队防之。河水南对首阳山。《春秋》所谓首戴也，《夷齐之歌》所以曰登彼西山矣。上有夷齐之庙，前有二碑。并是后汉河南尹广陵陈导、洛阳令徐循与处士平原苏腾、南阳何进等立，事见其碑。又有周公庙，魏氏起玄武观于芒垂，张景阳《玄武观赋》所谓高楼特起，竦跱迢峣，直亭亭以孤立，延千里之清飙也。朝廷又置冰室于斯阜，室内有冰井。《春秋左传》曰：日在北陆而藏冰。常以十二月采冰于河津之隘，峡石之阿，北阴之中，即《邠诗》二之日凿冰冲冲矣。而内于井室，所谓纳于凌阴者也。河南有钩陈垒，世传武王伐纣，八百诸侯所会处，《尚书》所谓不期同时也。紫微有钩陈之宿主，斗讼兵阵，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，与钩陈并气下制，所临之辰，则决禽敌，是以垒资其名矣。河水子斯，有盟津之目。《论衡》曰：武王伐纣，升舟，阳侯波起，疾风逆流，武王操黄钺而麾之，风波毕除，中流，白鱼入于舟，燔以告天，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。《尚书》所谓不谋同辞也。故曰孟津，亦曰盟津。《尚书》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。又曰富平津。《晋阳秋》曰：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。所谓造舟为梁也。又谓之为陶河。魏尚书仆射杜畿，以帝将幸许，试楼船，覆于陶河，谓此也。昔禹治洪水，观于河，见白面长人，鱼身，出曰：吾河精也。授禹《河图》而还于渊。及子朝篡位，与敬王战，乃取周之宝玉沉河以祈福。后二日，津人得之于河上，将卖之，则变而为石；及敬王位定，得玉者献之，复为玉也。河水又东，溴水入焉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和山，上无草木，而多瑶碧，实惟河之九都。是山也，五曲，九水出焉，合而北流，注于河。其阳多苍玉，吉神泰逢司之，是于葨山之阳，出入有光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夏后氏孔甲，田于东阳葨山，遇大风雨，迷惑，人于民室。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以为即东首阳山也，盖是山之殊目矣。今于首阳东山，无水以应之，当是今古世悬，川域改状矣。昔帝

尧修坛河、洛，择良议沈，率舜等升于首山，而遵河渚，有五老游焉，相谓：《河图》将来告帝，以期知我者，重瞳也。五老乃翻为流星而升于昴，即于此也。又东，济水注焉。又东过巩县北，河水于此有五社渡，为五社津。建武元年，朱鲔遣持节使者贾强、讨难将军苏茂，将三万人，从五社津渡，攻温。冯异遣校尉与寇恂合击之，大败，追至河上，生擒万余人，投河而死者数千人。县北有山临河，谓之崟原丘，其下有穴，谓之巩穴，言潜通淮浦，北达于河。直穴有渚，谓之鲔渚。成公子安《大河赋》曰：鳣鲤王鲔，春暮来游。《周礼》，春荐鲔。然非时及他处则无。故河自鲔穴已上，又兼鲔称。《吕氏春秋》称武王代纣至鲔水，纣使胶鬲候周师，即是处矣。

洛水从县西北流注之。

洛水于巩县东径洛汭，北对琅邪渚，入于河，谓之洛口矣。自县西来，而北流注河，清浊异流，皦焉殊别。应玚《灵河赋》曰：资灵川之遐源，出昆仑之神丘，涉津洛之阪泉，播九道于中州者也。

又东过成皋县北，济水从北来注之。

河水自洛口又东，左径平皋县南，又东径怀县南，济水故道之所入，与成皋分河，河水右径黄马坂北，谓之黄马关。孙登之去，杨骏作书与洛中敌人处也。河水又东径旋门坂北，今成皋西大坂者也。升陟此坂，而东趣成皋也。曹大家《东征赋》曰：望河洛之交流，看成皋之旋门者也。河水又东径成皋大伾山下，《尔雅》曰：山一成谓之伾。许慎、吕忱等并以为丘一成也。孔安国以为再成曰怔，亦或以为地名，非也。《尚书·禹贡》曰过洛伾，至大伾者也。郑康成曰：地喉也，沇出伾际矣。在河内修武、武德之界，济沇之水与荥播泽出入自此。然则大伾即是山矣。伾北，即《经》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。今济水自温县入河，不于此也。所入者，奉沟水耳，即济沇之故渎矣。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，萦带伾阜，绝岸峻周，高四十许丈，城张翕险，崎而不平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。即东虢也。鲁襄公二年七月，晋成公与诸侯会于戚，遂城虎牢以逼郑求平也。盖修故耳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射鸟猎兽于郑圃，命虞人掠林。有虎在于葭中，天子将至，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献之天子，命之为柙言之东虢，是曰虎牢矣。然则虎牢之名，自此始也。秦以为关，汉乃县之。城西北隅有小城，周三里，北面列观，临河迢迢孤上。景明中，言之寿春，路值兹邑，升眺清远，势尽川陆，羁途游至，有伤深情。河水南对玉门。昔汉祖与滕公潜出，济于是处也。门东对临河，侧岸有土穴，魏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，战经二百日，不克。城惟一井，井深四十丈，山势峻峭，不容防扞，潜作地道取井。余顷因公至彼，故往寻之，其穴处犹存。河水又东合汜水，水南出浮戏山，世谓之曰方山也。北流合东关水。水出嵩渚之山，泉发于层阜之上，一源两枝，分流泻注，世谓之石泉水也。东为索水，西为东关之水。西北流，杨兰水注之，水出非山，西北流注东关水。东关水又西北，清水入焉。水自东浦西流，与东关水合，而乱流注于汜。汜水又北，右合石城水，水出石城山。其山复涧重岭，敧叠若城，山顶泉流，瀑布悬泻，下有滥泉，东流泄注。边有数十石畦，畦有数野蔬。岩侧石窟数口，隐迹存焉，而不知谁所经始也。又东北流注于汜水。汜水又北合鄗水，水西出娄山，至冬则暖，故世谓之温泉。东北流径田鄗谷，谓之田鄗溪水，东流注于汜水。汜水又北径虎牢城东。汉破司马欣、曹咎于是水之上。汜水又北流注于河。《征艰赋》所谓步汜口之芳草，吊周襄之鄙馆者也。余案昔儒之论，周襄所居在颍川襄城县，是乃城名，非为水目，原夫致谬之由，俱以汜郑为名故也，是为爽矣。

又案郭缘生《述征纪》，刘澄之《永初记》，并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阳，今不复知旧坛所在，卢谌、崔云，亦言是矣。余案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汜水，不在此也。于是求坛，故无仿佛矣。河水又东径板城北，有律，谓之板城渚口。河水又东径五龙坞北，坞临长河。有五龙祠。应劭云：昆仑山庙在河南荥阳县。疑即此祠，所未详。又东过荥阳县北，蒗渠出焉。

大禹塞荥泽，开之以通淮、泗，即《经》所谓蒗渠也。汉平帝之世，河、汴决坏，未及得修，汴渠东侵，日月弥广，门闾故处，皆在水中。汉明帝永平十二年，议治渠，上乃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。景陈利害，应对敏捷，帝甚善之，乃赐《山海经》、《河渠书》、《禹贡图》及以钱帛。后作堤，发卒数十万，诏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渠。筑堤防修塌，起自荥阳，东至于乘海口，千有余里。景乃商度地势，凿山开涧，防遏冲要，疏决壅积，十里一水门，更相回注，无复渗漏之患。明年渠成，帝亲巡行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，如西京旧制。景由是显名，王吴及诸从事者，皆增秩一等。顺帝阳嘉中，又自汴口以东，缘河积石，为堰通渠，咸曰金堤。灵帝建宁中，又增修石门，以遏渠口。水盛则通注，津耗则辍流。河水又东北径卷之扈亭北。《春秋左传》曰：文公七年，晋赵盾与诸侯盟于扈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出公十二年，河绝于扈，即于是也。河水又东径八激堤北。汉安帝永初七年，令谒者太山于岑，于石门东积石八所，皆如小山，以扞冲波，谓之八激堤。河水又东径卷县北。晋、楚之战，晋军争济，舟中之指可掬，楚庄祀河告成而还，即是处也。河水又东北径赤岸固北，而东北注。又东北过武德县东，沁水从西北来注之。

河水自武德县，汉献帝延康元年，封曹叡为侯国，即魏明帝也。东至酸枣县西，濮水东出焉。汉兴三十有九年，孝文时，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，大发卒塞之。故班固云：文堙枣野，武作《瓠歌》。谓断此口也。今无水。河水又东北，通谓之延津。石勒之袭刘曜，途出于此，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，号是处为灵昌津。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壁渡河，阳侯波起，两蛟挟舟，子羽曰：吾可以义求，不可以威劫。操剑斩蛟，蛟死波休。乃投壁于河，三投而辄跃出，乃毁璧而去，示无吝意。赵建武中，造浮桥于津上，采石为中济，石无大小，下辄流去，用工百万，经年不就。石虎亲阅作工，沉璧于河，明日，壁流渚上，波荡上岸，遂斩匠而还。河水又径东燕县故城北，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，亦谓之石济津，故南津也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八年，晋将伐曹，曹在卫东，假道于卫，卫人不许，还自南河济，即此也。晋伐陆浑，亦于此渡。宋元嘉中，遣辅国将军萧斌率宁朔将军王玄谟北入，宣威将军垣护之，以水军守石济，即此处也。河水又东，淇水入焉。又东径遮害亭南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曰：在淇水口东十八里，有金堤，堤高一丈。自淇口东，地稍下，堤稍高，至遮害亭，高四五丈。又有宿胥口，旧河水北入处也。河水又东右径滑台城北。城有三重，中小城谓之滑台城，旧传滑台人自修筑此城，因以名焉。城即故郑廪延邑也。下有延津。《春秋传》曰孔悝为蒯聩所逐，载伯姬于平阳，行于延津是也。廪延南故城，即卫之平阳亭也。今时人谓此津为延寿津。宋元嘉中，右将军到彦之，留建成将军朱修之守此城。魏军南伐，修之执节不下，其母悲忧，一旦乳汁惊出，母乃号踊，告家人曰：我年老，非有乳时，今忽如此，吾儿必没矣，修之绝援，果以其日陷没。城，故东郡治。《续汉书》曰：延熹九年，济阴、东郡、济北、平原河水清。襄楷上疏曰：《春秋》注记未有河清，而今有之。《易乾凿度》曰：上天将降嘉应，河水先清。京房《易传》曰：河水清，天下平，天垂异，地吐妖，民厉疾，三者并作而有

何清。《春秋》麟不当见而见，孔子书以为异。河者，诸侯之象，清者，阳明之征，岂独诸侯有窥京师也？明年，宫车宴驾，征解渎侯为汉嗣，是为灵帝。建宁四年二月，河水又清也。

又东北过黎阳县南，黎，侯国也。《诗·式微》，黎侯寓于卫是也。晋灼曰：黎山在其南，河水径其东。其山上碑云：县取山之名，取水之阳，以为名也。王莽之黎蒸也。今黎山之东北故城，盖黎阳县之故城也。山在城西，城凭山为基，东阻于河。故刘桢《黎阳山赋》曰：南荫黄河，左覆金城，青坛承祀，高碑颂灵。昔慕容玄明自邺率众南徙滑台，既无舟楫，将保黎阳，昏而流澌，冰合于夜中，济讫，旦而冰泮，燕民谓是处为天桥津。东岸有故城，险带长河。戴延之谓之逯明垒，周二十里，言逯明，石勒十八骑中之一，城因名焉。郭缘生曰：城，袁绍时筑。皆非也。余案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一年，郑董侯使许息来致地，平丘、户牖、首垣诸邑，及郑驰道，我取枳道与郑鹿，即是城也。今城内有故台，尚谓之鹿鸣台，又谓之鹿鸣城。王玄谟自滑台走鹿鸣者也。济取名焉，故亦曰鹿鸣津，又曰白马济。津之东南有白马城，卫文公东徙，渡河都之，故济取名焉。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，关羽为曹公斩良以报效，即此处也。白马有韦乡、韦城，故津亦有韦津之称。《史记》所谓下修武，渡韦津者也。河水旧于白马县南泆通濮、济、黄沟，故苏代说燕曰：决白马之口，魏无黄济阳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二年，楚师出河水，以水长垣之外者也。金堤既建，故渠水断，尚谓之白马渎，故渎东径鹿鸣城南，又东北径白马县之凉城北。《耆旧传》云：东郡白马县之神马亭，实中层峙，南北二百步，东西五十许步，状丘斩城也。自外耕耘垦斫，削落平尽，正南有躔陛陟上，方轨是由。西南侧城有神马寺，树木修整。西去白马津可二十许里，东南距白马县故城可五十里，疑即《开山图》之所谓白马山也。山下常有白马群行，悲鸣则河决，驰走则山崩。《注》云：山在郑北，故郑也，所未详。刘澄之云：有白马塞，孟达登之长叹。可谓于川土疏妄矣。亭上旧置凉城，县治此。白马渎又东南径濮阳县，散入濮水，所在决会，更相通注，以成往复也。河水自津东北径凉城县。河北有般祠。《孟氏记》云：祠在河中，积石为基，河水涨盛，恒与水齐。

戴氏《西征记》曰：今见祠在东岸，临河累石为壁，其屋宇容身而已。殊似无灵，不如孟氏所记，将恐言之过也。河水又东北，径伍子胥庙南，祠在北岸顿丘郡界，临侧长河，庙前有碑，魏青龙三年立。河水又东北为长寿津。《述征记》曰：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，河之故渎出焉，《汉书·沟洫志》曰：河之为中国害尤甚，故导河自积石，历龙门二渠以引河。一则漯川，今所流也；一则北渎，王莽时空，故世俗名是渎为王莽河也。故渎东北径戚城西。《春秋》哀公二年，晋赵鞅率师，纳卫太子蒯聩于戚，宵迷，阳虎曰：右河而南必至焉。今顿丘卫国县西戚亭是也，为卫之河上邑。汉高帝十二年，封将军李必为侯国矣。故渎又径繁阳县故城东。《史记》，赵将廉颇代魏取繁阳者也。北径阴安县故城西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卫不疑为侯国。故渎又东北径乐昌县故城东。《地理志》，东郡之属县也，汉宣帝封王稚君为侯国。故渎又东北径平邑郭西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烈公二年，赵城平邑；五年，田公子居恩伐邯郸，围平邑；九年，齐田肹及邯郸韩举，战于平邑，邯郸之师败。逋获韩举，取平邑新城。又东北径元城县故城西北，而至沙丘堰。《史记》曰：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，故县氏焉。郭东有五鹿墟，墟之左右多陷城。《公羊》曰：袭，邑也。说曰：袭，陷矣。

《郡国志》启：五鹿，故沙鹿，有沙亭，周穆王丧盛姬，东征舍于五鹿，其女叔届此思哭，是曰女之丘，为沙鹿之异名也。《春秋左传》僖公十四年，沙鹿崩。晋史卜之曰：阴为阳雄，土火相乘，故有沙鹿崩。后六百四十五年，宜有圣女兴，其齐田乎？后王翁孺自济南徙元城，正直其地，日月当之。王氏为舜后，土也，汉火也。王禁生政君，其母梦见月入怀，年十八，诏入太子宫，生成帝，为元后。汉祚道污，四世称制，故曰火土相乘而为雄也。及崩，大夫扬雄作讳曰：太阴之精，沙鹿之灵，作合于汉，配元生成者也。献帝建安中，袁绍与曹操相御于官渡，绍逼大司农郑玄载病随军，届此而卒。郡守已下受业者，衰绖赴者千余人。玄注《五经》、谶纬、候历、天文经通于世，故范晔《赞》曰：孔书遂明，汉章中辍矣，县北有沙丘堰，堰障水也。《尚书·禹贡》曰：北过降水。不遵其道曰降，亦曰溃，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。《风俗通》曰河播也，播为九河自此始也。《禹贡》沇州，九河既道，谓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、洁、句盘、鬲津也，同为逆河。郑玄曰：下尾合曰逆河。言相迎受矣。盖疏润下之势，以通河海。及齐桓霸世，塞广田居，同为一河。故自堰以北，馆陶、廮陶、贝丘、鬲般、广川、信都、东光、河间、乐成以东，城地并存，川渎多亡。汉世河决，金堤南北离其害，议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，未知其所。是以班固云：自兹距汉北，亡八枝者也。河之故渎，自沙丘堰南分，屯氏河出焉。河水故渎东北径发于县故城西，又屈径其北。王莽之所谓戢楯矣。汉武帝以大将军卫青破右贤王功，封其子登为侯国。大河故渎又东径贝丘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《左氏传》，齐襄公田于贝丘是也。余案京相璠、杜预并言在博昌，即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所谓贝中聚者也。应《注》于此事近违矣，大河故渎又东径甘陵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之所谓盾也，王莽改曰厝治者也。汉安帝父孝德皇，以太子被废为王，薨于此，乃葬其地，尊陵曰甘陵，县亦取名焉。桓帝建和二年，改清河曰甘陵。是周之甘泉市地也。陵在渎北，丘坟高巨，虽中经发坏，犹若层陵矣，世谓之唐侯冢。城曰邑城，皆非也。昔南阳文叔良，以建安中为甘陵丞，夜宿水侧，赵人兰襄梦求改葬，叔良明循水求棺，果于水侧得棺，半许落水。叔良顾亲旧曰：若闻人传此，吾必以为不然。遂为移殡，馘而去之。大河故渎又东径艾亭城南，又东径平晋城南。今城中有浮图五层，上有金露盘，题云：赵建武八年，比释道龙和上竺浮图澄，树德劝化，兴立神庙。浮图已坏，露盘尚存，炜炜有光明。大河故渎又东北径灵县故城南。王莽之播亭也。河水于县别出为鸣犊河。河水故渎又东径鄃县故城东。吕后四年，以父婴功，封子佗袭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善陆。大河故渎又东径平原县故城西，而北绝屯氏三渎，北径绎幕县故城东北，西流径平原鬲县故城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鬲，津也。王莽名之曰河平亭，故有穷后羿国也。应劭曰：鬲，偃姓，咎繇后。光武建武十三年，封建义将军朱祐为侯国。大河故渎又北径修县故城东，又北径安陵县西。本修之安陵乡也。

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修县东四十里有安陵乡，故县也。又东北至东光县故城西，而北与漳水合。一水分大河故渎，北出为屯氏河，径馆陶县东，东北出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曰：自塞宣防，河复北决于馆陶县，分为屯氏河，广深与大河等。成帝之世，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，上使河堤谒者王延世塞之，三十六日堤成，诏以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，以延世为光禄大夫。是水亦断。屯氏故渎水之又东北，屯氏别河出焉。屯氏别河故渎又东北径信成县，张甲河出焉。《地理志》，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于信成县者也。张甲河故渎北绝清河于广宗县，分为二渎，左渎径广宗县故城西，又北

径建始县故城东。田融云：赵武帝十二年，立建兴郡，治广宗，置建始，兴德五县隶焉。左渎又北径经城东、缭城西，又径南宫县西，北注绛渎。右渎东北径广宗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界城亭北，又东北径长乐郡枣强县故城东。长乐，故信都也，晋太康五年，改从今名，又东北径广川县，与绛渎水故道合。又东北径广川县故城西，又东径棘津亭南。徐广曰：棘津在广川。司马彪曰：县北有棘津城，吕尚卖食之困，疑在此也。刘澄之云：谯郡酂县东北有棘津亭，故邑也，吕尚所困处也。余案《春秋左传》，伐巢、克棘、入州来，无津字。杜预《春秋释地》又言，棘亭在酂县东北，亦不云有津字矣。而竟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说？然天下以棘为名者多，未可咸谓之棘津也。又《春秋》昭公十七年，晋侯使荀吴帅师涉自棘津，用牲于洛，遂灭陆浑。杜预《释地》阙而不书。服虔曰：棘津，犹孟津也。徐广《晋纪》又言，石勒自葛陂寇河北，袭汲人向冰于枋头，济自棘。棘津在东郡、河内之间，田融以为即石济南津也。虽千古茫昧，理世玄远，遗文逸句，容或可寻，沿途隐显，方土可验。司马迁云：吕望，东海上人也，老而无遇，以钓干周文王。又云：吕望行年五十，卖食棘津；七十，则屠牛朝歌；行年九十，身为帝师。皇甫士安云：欲隐东海之滨，闻文王善养老，故入钓于周。今汲水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。起自东海，迄于酆雍，缘其径趣，赵、魏为密，厝之谯、宋，事为疏矣。张甲故渎又东北至修县东会清河。

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张甲河东北至修县入清漳者也。屯氏别河又东，枝津出焉，东径信成县故城南，又东径清阳县故城南，清河郡北，魏自清阳徙置也。又东北径陵乡南，又东北径东武城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东阳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王莽更之曰胥陵矣，俗人谓之高黎郭，非也。应劭曰：东武城东北三十里有阳乡，故县也。又东散绝，无复津径。屯氏别河又东北径清河郡南，又东北径清河故城西。汉高帝六年，封王吸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甘陵郡东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，世谓之鹊城也。又东北径绎幕县南，分为二渎：屯氏别河北渎东径绎幕县故城南，东绝大河故渎，又东北径平原县，枝津北出，至安陵县遂绝。屯氏别河北渎又东北径重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重合县西南八十里有重平乡，故县也。又东北径重合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定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齐孝王子刘越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饶安县东南三十里有定乡城，故县也。屯氏别河北渎又东入阳信县，今无水。又东为咸河，东北流径阳信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，渤海之属县也。东注于海。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东绝大河故渎，又径平原县故城北，枝津右出，东北至安德县界，东会商河。屯氏别河南渎又东北于平原界，又有枝渠右出，至安德县遂绝。屯氏别河南读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渎，东出，亦通谓之笃马河，即《地理志》所谓平原县有笃马河，东北入海，行五百六十里者也，东北径安德县故城西，又东北径临齐城南。始东齐未宾，大魏筑城以临之，故城得其名也。又屈径其城东，故读广四十步，又东北径重丘县故城西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五年，秋，同盟于重丘，伐齐故也。应劭曰，安德县北五十里有重丘乡，故县也。又东北径西平昌县故城北。北海有平昌县，故加西。汉宣帝元康元年，封王长君为侯国。故渠川派，东入般县为般河。盖亦九河之一道也。《后汉书》称公孙瓒破黄巾于般河，即此渎也。又东为白鹿渊水，南北三百步，东西千余步，深三丈余。其水冬清而夏浊，渟而不流，若夏水洪泛，水深五丈，方乃通注。般渎又径般县故城北，王莽更之曰分明也。东径乐陵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都尉治。伏琛、晏谟言平原邑，今分为郡。又东北径阳信县故城南，东北入海。屯氏河故渎自别河东径甘陵之信乡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安帝更名安

平。应劭曰：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，故县也。屯氏故渎又东径甘陵县故城北，又东径灵县北，又东北径鄃县，与鸣犊河故渎合，上承大河故渎于灵县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者也。东北径灵县东，东入鄃县，而北合屯氏渎。屯氏渎兼鸣犊之称也。又东径鄃县故城北，东北合大河故渎，谓之鸣犊口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鸣犊河东北至修入屯氏，考渎则不至也。

又东北过卫县南，又东北过濮阳县北，瓠子河出焉。河水东径铁丘南。

《春秋左氏传》哀公二年，郑罕达帅师，邮无恤御简子，卫太子为右，登铁上，望见郑师，卫太子自投车下，即此处也。京相璠曰：铁，丘名也。杜预曰：在戚南河之北岸，有古城，戚邑也。东城有子路冢，河之西岸有竿城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卫县有竿城者也。河南有龙渊宫，武帝元光中，河决濮阳、汜郡十六，发卒十万人塞决河，起龙渊宫。盖武帝起宫于决河之傍，龙渊之侧，故曰龙渊宫也。河水东北流而径濮阳县北，为濮阳津。故城在南，与卫县分水。城北十里有瓠河口，有金堤、宣房堰。粤在汉世，河决金堤，涿郡王尊，自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。河水盛溢，泛浸瓠子，金堤决坏，尊躬率民吏，投沉白马，祈水神河伯，亲执圭璧，请身填堤，庐居其上，民吏皆走，尊立不动而水波齐足而止，公私壮其勇节。河水又东北径卫国县南，东为郭口津。河水又东径鄄城县北。故城在河南十八里，王莽之鄄良也，沇州旧治。魏武创业始自于此。河上之邑最为峻固。《晋八王故事》曰：东海王越治鄄城，城无故自坏七十余丈，越恶之，移治濮阳。城南有魏使持节、征西将军、太尉、方城侯邓艾庙，庙南有艾碑。秦建元十二年，广武将军、沇州刺史、关内侯安定彭超立。河之南岸有新城。宋宁朔将军王玄谟前锋入河所筑也。北岸有新台。鸿基层广高数丈，卫宣公所筑新台矣，《诗》齐姜所赋也。为卢关津。台东有小城，崎岖颓侧，台址枕河，俗谓之邸阁城。疑故关津都尉治也，所未详矣。河水又东北径范县之秦亭西。《春秋经》书筑台于秦者也。河水又东北径委粟津，大河之北，即东武阳县也。左会浮水故渎，故渎上承大河于顿丘县而北出，东径繁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县在繁水之阳。张晏曰：县有繁渊，《春秋》襄公二十年，《经》书公与晋侯、齐侯盟于澶渊。杜预曰：在顿丘县南，今名繁渊。澶渊，即繁渊也，亦谓之浮水焉。昔魏徙大梁，赵以中牟易魏。故《志》曰：赵南至浮水繁阳。即是渎也。故渎东绝大河，故渎东径五鹿之野。晋文公受块于野人，即此处矣。京相璠曰：今卫县西北三十里，有五鹿城，今属顿丘县。浮水故渎又东南径卫国邑城北。故卫公国也，汉光武以封周后也。又东径卫国县故城南。古斟观。应劭曰：夏有观扈，即此城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二年，齐田寿率师伐我，围观，观降。浮水故渎又东径河牧城而东北出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卫本观故国，姚姓，有河牧城。又东北入东武阳县，东入河，又有漯水出焉，戴延之谓之武水也。河水又东径武阳县东、范县西，而东北流也。

又东北过东阿县北，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。《述征记》曰：仓亭津在范县界，去东阿六十里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。津，河济名也。河水右历柯泽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四年，卫孙文子败公徒于阿泽者也。又东北径东阿县故城西，而东北出流注。河水枝津东出，谓之邓里渠也。

又东北过茌平县西，河自邓里渠东北径昌乡亭北，又东北径碻磝城西。《述证记》曰：碻磝，津名也，自黄河泛舟而渡者，皆为津也。其城临水，西南崩于河。宋元嘉二十七年，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，前锋入河，平碻磝，守之。都督刘义恭以沙城不堪守，召玄谟令毁城而还，后更城之。魏立济州，治此也。河水冲其西南隅，又

崩于河，即故茌平县也。应劭曰：茌，山名也。县在山之平地，故曰茌平也，王莽之功崇矣。《经》曰大河在其西，邓里渠历其东。即斯邑也。昔石勒之隶师欢，屯耕于茌平，闻鼓角碑铎之声，于是县也。西与聊城分河。河水又东北与邓里渠合，水上承大河于东阿县西，东径东阿县故城北。故卫邑也。应仲瑗曰，有西，故称东。魏封曹植为王国。大城北门内西侧，皋上有大井，其巨若轮，深六七丈，岁尝煮胶，以贡天府。《本草》所谓阿胶也。故世俗有阿井之名。县出佳缯缣，故《史记》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剑，阿缟之衣也。又东北径临邑县，与将渠合。又北径茌平县东，临邑县故城西，北流入于河。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，津西侧岸，临河有四渎祠，东对四渎口。河水东分济，亦曰济水受河也。然荥口石门水断不通，始自是出东北流，径九里与清水合。故济渎也。自河入济，自济入淮，自淮达江，水径周通，故有四渎之名也。昔赵杀鸣犊，仲尼临河而叹。自是而返曰，丘之不济，命也。夫《琴操》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。曰：狄水衍兮风扬波，船揖颠倒更相加。余案临济，故狄也。是济所径，得其通称也。河水又径杨墟县之故城东，俗犹谓是城曰阳城矣。河水又径茌平城东，疑县徙也。城内有故台，世谓之时平城，非也。盖在、时音相近耳。

又东北过高唐县东，河水于县，漯水注之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漯水出东武阳。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阳县东南，西北径武阳新城东。曹操为东郡所治也。引水自东门石窦北注于堂池，他南故基尚存。城内有一石甚大，城西门名冰井门，门内曲中，冰井犹存。门外有故台，号武阳台，匝台亦有隅雉遗迹。水自城东北径东武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，县在武水之阳，王莽之武昌也，然则漯水亦或武水矣。臧洪为东郡太守，治此。曹操围张超于雍丘，洪以情义，请袁绍救之，不许，洪与绍绝。绍围洪，城中无食，洪呼吏士曰：洪于大义，不得不死，诸君无事，空与此祸。众泣曰：何忍舍明府也。男女八千余人，相枕而死。洪不屈，绍杀洪。邑人陈容为丞，谓曰：宁与臧洪同日死，不与将军同日生。绍又杀之，士为伤叹。今城四周，绍围郭尚存。水匝隍堑，于城东北合为一渎，东北出郭，径阳平县之冈成城西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阳平县有冈成亭。又北径阳平县故城东。汉昭帝元平元年，封丞相蔡义为侯国。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。北有莘亭。《春秋》桓公十六年，卫宣公使汲使诸齐，令盗待于莘，汲、寿继殒于此亭。京相璠曰：今平原阳平县北十里，有故莘亭，厄限蹊要，自卫适齐之道也。望新台于河上，感二子于夙龄，诗人乘舟，诚可悲矣。今县东有二子庙，犹谓之为孝祠矣。漯水又东北径乐平县故城东。县，故清也。汉高帝八年，封窒中同于清，宣帝封许广汉少弟翁孙于乐平，并为侯国。王莽之清治矣，汉章帝建初中，更从今名也。漯水又北径聊城县故城西。城内有金城，周匝有水，南门有驰道，绝水南出，自外泛舟而行矣。东门侧有层台，秀出云表，鲁仲连所谓还高唐之兵，却聊城之众者也。漯水又东北径清河县故城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甘陵，故清河。清河在南十七里，今于甘陵县故城东南，无城以拟之。直东二十里有艾亭城，东南四十里有此城，拟即清河城也。后蛮居之，故世称蛮城也。漯水又东北径文乡城东南，又东北径博平县故城南。城内有层台秀上，王莽改之曰加睦也。右与黄沟同注川泽。黄沟承聊城郭水，水泛则津注，水耗则辍流。自城东北出，径清河城南，又东北径摄城北。《春秋》所谓聊摄以东也。俗称郭城，非也。城东西三里，南北二里，东西隅有金城，城卑下，墟郭尚存，左右多坟垅。京相璠曰：聊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故摄城，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、六里许，即摄城者也。又东径文乡城北，又

东南径王城北。魏太常七年，安平王镇平原所筑，世谓之王城。太和二十三年，罢镇立平原郡，治此城也。黄沟又东北流，左与漯水隐覆，势镇河陆，东出于高唐县，大河右边，东注漯水矣。桑钦《地理志》曰：漯水出高唐。余按《竹书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称，丁卯，天子自五鹿东征，钓于漯水，以祭淑人，是曰祭丘；己巳，天子东征，食马于漯水之上。寻其沿历径趣，不得近出高唐也。桑氏所言，盖津流所出，次于是间也。俗以是水上承于河，亦谓之源河矣。漯水又东北径援县故城西。王莽之东顺亭也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济南祝阿县西北有援城。漯水又东北径高唐县故城东。昔齐威王使肸子守高唐，赵人不敢渔于河，即鲁仲连子谓田巴曰：今楚军南阳，赵伐高唐者也。《春秋左传》哀公十年，赵鞅帅师伐齐，取犁及辕，毁高唐之郭。杜预曰：辕即援也。祝阿县西北有高唐城。漯水又东北径漯阴县故城北。县，故犁邑也，汉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，王莽更名翼成。历北漯阴城南。伏琛谓之漯阳，城南有魏沇州刺史刘岱碑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平原漯阴县，今巨漯亭是也。漯水又东北径着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崔氏城北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二十七年，崔成请老于崔者也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。漯水又东北径东朝阳县故城南。汉高帝七年，封都尉宰寄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南阳有朝阳县，故加东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之修治也。漯水又东径汉征君伏生墓南。碑碣尚存，以明经为秦博士。秦坑儒士，伏生隐焉。汉兴，教于齐、鲁之间，撰《五经》、《尚书大传》，文帝安车征之。年老不行，乃使掌故欧阳生等受《尚书》于征君，号曰伏生者也。漯水又东径邹平县故城北。古邹侯国，舜后姚姓也。又东北径东邹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，千乘郡有东邹县。漯水又东北径建信县故城北。汉高帝七年，封娄敬为侯国。应劭曰：临济县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，都尉治故城者也。漯水又东北径千乘县二城间。汉高帝六年，以为千乘郡，王莽之建信也。章帝建初四年为王国，和帝永元七年，改为乐安郡。故齐地。伏琛曰：千乘城在齐城西北百五十里，隔会水，即漯水之别名也。又东北为马常坑，坑东西八十里，南北三十里，乱河枝流而入于海。河、海之饶，兹焉为最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，河盛则通津委海，水耗则微涓绝流。《书》浮于济、漯，亦是水者也。

又东北过杨虚县东，商河出焉。

《地理志》：杨虚，平原之隶县也。汉文帝四年，以封齐悼惠王子将闾为侯国也。城在高唐城之西南，《经》次于此，是不比也。商河首受河水，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。渊而不流，世谓之清水。自此虽沙涨填塞，厥迹尚存。历泽而北，俗谓之落里坑。径张公城西，又北，重源潜发，亦曰小漳河。商、漳声相近，故字与读移耳。商河又北径平原县东，又径安德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平昌县故城南，又东径般县故城南，又东径乐陵县故城南。汉宣帝地节四年，封侍中史子长为侯国。商河又东径枏县故城南。高后八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张乡。应劭曰：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枏乡城，故县也。沙沟水注之，水南出大河之阳，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，其水北流注商河，商河又东北流径马岭城西北，屈而东注南转，径城东。城在河曲之中，东海王越斩汲桑于是城。商河又东北径富平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也。王莽曰乐安亭。应劭曰：明帝更名厌次。阚骃曰：厌次县本富平侯、车骑将军张安世之封邑。非也。案《汉书》，昭帝元凤六年，封右将军张安世为富平侯。薨，子延寿嗣国，在陈留别邑，在魏郡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陈留尉氏县安陵乡，故富平县也，是乃安世所食矣。岁入租千余万，延寿自以身无功德，何堪久居先人大国，

上书请减户。天子以为有让，徙封平原，并食一邑，户口如故，而税减半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明帝水平五年，改曰厌次矣。案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高帝六年，封元顷为侯国。徐广《音义》曰：《汉书》作爰类。是知厌次旧名，非始明帝，盖复故耳。县西有东方朔冢，冢侧有祠，祠有神验。水侧有云城，汉武帝元封四年，封齐孝王子刘信为侯国也。商河又分为二水，南水谓之长丛沟，东流倾注于海。沟南海侧，有蒲台，台高八丈，方二百步。《三齐略记》曰：鬲城东南有蒲台，秦始皇东游海上，于台上蟠蒲系马，至今每岁蒲生，萦委若有系状，似水杨，可以为箭。今东去海三十里。北水世又谓之百薄渎，东北流注于海水矣。大河又东北径高唐县故城西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九年，齐灵公废太子光而立公子牙，以夙沙卫为少傅。齐侯卒，崔杼逆光，光立，杀公子牙于句渎之丘，卫奔高唐以叛。京相璠曰：本平原县也，齐之西鄙也。大河径其西而不出其东，《经》言出东，误耳。大河又北径张公城。临侧河湄，卫青州刺史张治此，故世谓之张公城。水有津焉，名之曰张公渡。河水又北径平原县故城东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原，博平也，故曰平原矣。县，故平原郡治矣。汉高帝六年置，王莽改曰河平也。晋灼曰：齐西有平原。河水东北过高唐，高唐，即平原也。故《经》言，河水径高唐县东。非也。按《地理志》曰：高唐漂水所出，平原则笃马河导焉，明平原非高唐，大河不得出其东审矣。大河右溢，世谓之甘枣沟。水侧多枣，故俗取名焉。河盛则委泛，水耗则辍流。故沟又东北历长堤，径漯阴里北，东径着城北，东为陂淀渊潭相接，世谓之秽野薄。河水又东北径阿阳县故城西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郎中万欣为侯国。应劭曰：漯阴县东南五十里有阿阳乡，故县也。

又东北过漯阳县北，河水自平原左径安德城东，而北为鹿角津。东北径般县、乐陵、枏乡至厌次县故城南，为厌次河。汉安帝永初二年，剧贼毕豪等数百乘船寇平原，县令刘雄，门下小吏所辅，浮舟追至厌次津，与贼合战，并为贼擒。求代雄，豪纵雄于此津。所辅可谓孝尽爱敬，义极君臣矣。河水右径漯阴县故城北，王莽之巨武县也。河水又东北为漯沃津，在漯沃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延亭者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，河北有漯沃城，故县也。魏改为后部亭，今俗遂名之曰右辅城。河水又东径千乘城北。伏琛之所谓千乘北城者也。

又东北过利县北，又东北过甲下邑，济水从西来注之。又东北入于海。

河水又东分为二水，枝津东径甲下城南，东南历马常坑注济。《经》言济水注河，非也。河水自枝津东北流，径甲下邑北，世谓之仓子城。又东北流，入于海。《淮南子》曰：九折注于海，而流不绝者，昆仑之输也。《尚书·禹贡》曰：夹右碣石入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碣石之山，绳水出焉，东流注于河。河之入海，旧在碣石，今川流所导，非禹渎也。周定王五年，河徙故渎。故班固曰：商竭，周移也。又以汉武帝元光二年，河又徙东郡，更注渤海。是以汉司空掾王璜言曰：往者，天尝连雨，东北风，海水溢，西南出侵数百里。故张折云：碣石在海中。盖沦于海水也。昔燕、齐辽旷，分置营州，今城届海滨，海水北侵，城垂沦者半。王璜之言，信而有征；碣石入海，非无证矣。

【卷六】汾水、浍水、涑水、文水、原公水、洞过水、晋水、湛水

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《北次二经》之首，在河之东，其首枕汾，曰管涔之山，其上无木，而下多玉，汾水出焉，西流注于河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出武州之燕京山。亦管涔之异名也。其山重阜修岩，有草无木，泉源导于南麓之下，盖稚水蒙流耳。又西南，夹岸连山，联峰接势。刘渊族子曜尝隐避于管涔之山，夜中忽有二童子入，跪曰：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。献剑一口，置前，再拜而去。以烛视之，剑长二尺，光泽非常，背有铭曰：神剑御，除众毒。曜遂服之，剑随时变为五色也。后曜遂为胡王矣。汾水又南，与东、西温溪合。水出左右近溪，声流翼注，水上杂树交荫，云垂烟接。自是水流潭涨，波襄转泛。又南径一城东。凭墉积石，侧枕汾水，俗谓之代城。又南出二城间。其城角倚，翼枕汾流，世谓之侯莫干城。盖语出戎方，传呼失实也。汾水又南径汾阳县故城东，川土宽平，峘山夷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汾水出汾阳县北山，西南流者也。汉高帝十一年，封靳强为侯国，后立屯农，积粟在斯，谓之羊肠仓。山有羊肠坂，在晋阳西北，石隥萦行，若羊肠焉，故仓坂取名矣。汉永平中，治呼沱、石臼河。案司马彪《后汉郡国志》，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，盖资承呼沱之水，转山东之漕，自都虑至羊肠仓，将凭汾水以漕太原。用实秦、晋，苦役连年，转运所经，凡三百八十九隘，死者无算。拜邓训为谒者，监护水功。训隐括知其难，立具言肃宗，肃宗从之，全活数千人。和熹邓后之立，叔父陔以为训积善所致也。羊肠即此仓也。又南径秀容城东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秀容，胡人徙居之，立秀容护军治。东去汾水六十里。南与酸水合，水源西出少阳之山，东南流注于汾水。汾水又南出山，东南流，洛阴水注之。水出新兴郡，西流径洛阴城北，又西径盂县故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，分祁氏七县为大夫之邑，以盂丙为盂大夫。洛阴水又西，径狼孟县故城南。王莽之狼调也。左右夹涧幽深，南面大壑，俗谓之狼马涧，旧断涧为城，有南、北门，门闉故壁尚在。洛阴水又西南径阳曲城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阳曲，胡寄居太原界，置阳曲护军治。其水西南流，注于汾水。汾水又南径阳曲城西南注也。

东南过晋阳县东，晋水从县南东流注之。

太原郡治晋阳城。秦庄襄王三年立。《尚书》所谓既修太原者也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高平曰太原。原，端也，平而有度。《广雅》曰：大卤，太原也。《释名》曰：地不生物曰卤。卤，鑪也。《谷梁传》曰：中国曰太原，夷狄曰太卤。《尚书大传》曰：东原底平，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，郡取称焉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东有汾水南流，水东有晋使持节、都督并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太原成王之碑。水上旧有梁，青荓殒于梁下，豫让死于津侧，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。汾水西径晋阳城南。旧有介子推词，

祠前有碑，庙宇倾颓，惟单碑独存矣。今文字剥落，无可寻也。

又南，洞过水从东来注之。汾水又南径梗阳县故城东。故榆次之梗阳乡也。魏献子以邑大夫魏戊也。京相璠曰：梗阳，晋邑也。今太原晋阳县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阳城。汾水又南，即洞过水会者也。

又南过大陵县东，昔赵武灵王游大陵，梦处女鼓琴而歌，想见其人，吴广进孟姚焉，即于此县也。王莽改曰大宁矣。汾水于县左迤为邬泽。《广雅》曰：水自汾出为汾陂。其陂东西四里，南北十余里，陂南接邬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九泽在北，并州薮也。《吕氏春秋》谓之大陆。又名之曰泜洩之泽，俗渭之邬城泊。许慎《说文》曰：潟水出西河中阳县北沙，南入河。即此水也。潟水又会婴侯之水，《山海经》称谒戾之山，婴侯之水出于其阴，北流注于祀水。水出祀山，其水殊源共舍，注于婴侯之水，乱流径中都县南，俗又谓之中都水，侯甲水注之。水发源祁县胡甲山，有长坂，谓之胡甲岭，即刘歆《遂初赋》所谓越侯甲而长驱者也。蔡邕曰：侯甲，亦邑名也，在祁县。侯甲水又西北历宜岁郊，径太谷，谓之太谷水。出谷西北流，径祁县故城南，自县连延，西接邬泽，是为祁薮也。即《尔雅》所谓昭余祁矣。贾辛邑也。辛貌丑，妻不为言，与之如皋射雉，双中之则笑也。王莽之示县也。又西径京陵县故城北。王莽更名曰致城矣。于《春秋》为九原之地也。故《国语》曰：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，曰：死者若可作也，吾谁与归？叔向曰：其阳子乎？文子曰：夫阳子行并植于晋国，不免其身，智不足称。叔向曰：其舅犯乎？文子曰：夫舅犯见利不顾其君，仁不足称。吾其随会乎？纳谏不忘其师，言身不失其友，事君不援而进，不阿而退。其故京尚存。汉兴，增陵于其下，故曰京陵焉。侯甲水又西北径中都县故城南，城临际水湄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年，晋侯执陈无宇于中都者也。汉文帝为代王，都此。武帝元封四年，上幸中都宫，殿上见光，赦中都死罪以下。侯甲水又西，合于婴侯之水，径邬县故城南，晋大夫司马弥牟之邑也。谓之邬水，俗亦曰虑水。虑、邬声相近，故因变焉。又西北入邬陂，而归于汾流矣。

又南过平陶县东，文水从西来流注之。

汾水又南与石桐水合，即绵水也。水出界休县之绵山，北流径石桐寺西。即介子推之祠也。昔子推逃晋文公之赏，而隐于绵上之山也。晋文公求之不得，乃封绵为介子推田。曰：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因名斯山为介山。故袁山松《郡国志》曰：界休县有介山、绵上聚、子推庙。王肃《丧服要记》曰：昔鲁哀公祖载其父，孔子问曰：宁设桂树乎？哀公曰：不也。桂树者，起于介子推。子推，晋之人也。文公有内难，出国之狄，子推随其行，割肉以续军粮。后文公复国，忽忘子推，子推奉唱而歌，文公始悟，当受爵禄。子推奔介山，抱木而烧死，国人葬之，恐其神魂霣于地，故作桂树为。吾父生于宫殿，死于枕席，何用桂树为？余按夫子尚非璠玙送葬，安能问桂树为礼乎？王肃此证，近于诬矣。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。汾水又西南径界休县故城西，王莽更名之曰界美矣。城东有征士郭林宗、宋子浚二碑。宋冲以有道司徒征，林宗县人也。辟司徒，举太尉，以疾辞。其碑文云：将蹈洪崖之遐迹，绍巢由之逸轨，翔区外以舒翼，超天衢以高峙，禀命不融，享年四十有二，建宁二年正月丁亥卒。凡我四方同好之人，永怀哀痛，乃树碑表墓，昭铭景行云。陈留蔡伯喈、范阳卢子干、扶风马日磾等，远来奔丧，持朋友服。心丧期年者如韩子助、宋子浚等二十四人，其余门人着锡衰者千数。蔡伯喈谓卢子干、马日磾曰：吾为天下碑文多矣，皆有惭容，惟郭有道，无愧于色矣。汾水之右有左部城，侧临汾

水，盖刘渊为晋都尉所筑也。

又南过冠爵津，汾津名也，在界休县之西南，俗谓之雀鼠谷，数十里间道险隘，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，累石就路，萦带岩侧，或去水一丈，或高五六尺，上戴山阜，下临绝涧，俗谓之为鲁般桥。盖通古之津隘矣，亦在今之地险也。又南入河东界，又南过永安县西，故彘县也，周厉王流于彘，即此城也。王莽更名黄城，汉顺帝阳嘉三年，改曰永安。县，霍伯之都也。

历唐城东，薛瓒注《汉书》云：尧所都也，东去彘十里。汾水又南与彘水合，水出东北太岳山，《禹贡》所谓岳阳也。即霍太山矣。上有飞廉墓，飞廉以善走事纣，恶来多力见知。周武王伐纣，兼杀恶来。飞廉先为纣使北方，还无所报，乃坛于霍太山而致命焉。得石棺，铭曰：帝令处父，不与殷乱，赐汝石棺以葬。死，遂以葬焉。霍太山有岳庙，庙甚灵，鸟雀不栖其林，猛虎常守其庭，又有灵泉以供祭祀，鼓动则泉流，声绝则水竭。湘东阴山县有侯昙山，上有灵坛，坛前有石井深数尺，居常无水，及临祈祷，则甘泉涌出，周用则已，亦其比也。彘水又西流径观阜北，故百邑也。原过之从襄子也，受竹书于王泽，以告襄子。襄子斋三日，亲自剖竹，有朱书曰：余霍太山山阳侯天使也，三月丙戌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，汝亦立我于百邑。襄子拜受三神之命，遂灭智氏，祠三神于百邑，使原过主之，世谓其处为观阜也。彘水又西流径永安县故城南，西南流，注于汾水。汾水又甫径霍城东，故霍国也。昔晋献公灭霍，赵夙为御，霍公求奔齐。晋国大旱，卜之曰，霍太山为祟。使赵夙召霍君奉祀。晋复穰。盖霍公求之故居也。汾水又径赵城西南。穆王以封造父，赵氏自此始也。汾水又南，霍水入焉，水出霍太山，发源成潭，涨七十步而不测其深。西南径赵城南，西流注于汾水。

又南过杨县东，涧水东出谷远县西山，西南径霍山南，又西径杨县故城北。晋大夫僚安之邑也。应劭曰：故杨侯国。王莽更名有年亭也。其水西流入于汾水。汾水径杨城西，不于东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平阳郡治杨县，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。

西南过高梁邑西，黑水出黑山，西径杨城南，又西与巢山水会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牛首之山，劳水出焉，西流注干潘水。疑是水也。潘水，即巢山之水也。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，北径浮山东，又西北流与劳水合，乱流西北径高梁城北，西流入于汾水。汾水又南径高梁故城西，故高梁之墟也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四年，秦穆公纳公子重耳于晋，害怀公于此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出公十三年，智伯瑶城高梁。汉高帝十二年以为侯国，封恭侯郦疥于斯邑也。

又南过平阳县东，汾水又南径白马城西。魏刑白马而筑之，故世谓之白马城。今平阳郡治。汾水又南径平阳县故城东，晋大夫赵晁之故邑也。应劭曰：县在平河之阳，尧舜并都之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晋烈公元年，韩武子都平阳。汉昭帝封度辽将军范明友为侯国，王莽之香平也。魏立平阳郡，治此矣。水侧有尧庙，庙前有碑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平阳城东十里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，台上有尧神屋石碑。永嘉三年，刘渊徙平阳，于汾水得白玉印，方四寸，高二寸二分，龙纽。其文曰：有新宝之印，王莽所造也。渊以为天授，改永凤二年为河瑞元年。汾水南与平水合，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，《尚书》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。其水东径狐谷亭北，春秋时，狄侵晋，取狐厨者也。又东径平阳城南，东入汾。俗以为晋水，非也。汾水又南历襄陵县故城西，晋大夫郤犨之邑也，故其地有犨氏乡亭矣。西北有晋襄公陵，县，盖即陵以命氏也，王莽更名曰干昌矣。

又南过临汾县东，天井水出东阨山西南，北有长岭，岭上东西有通道，即鈃隥也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乙酉，天子西绝鈃隥，西南至盬是也。其水三泉奇发，西北流，总成一川，西径尧城南，又西流入汾。

又屈从县南西流，汾水又径绛县故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梁武王二十五年，绛中地，西绝于汾。汾水西径虒祁宫北，横水有故梁，截汾水中，凡有三十柱，柱径五尺，裁与水平，盖晋平公之故梁也。物在水，故能持久而不败也。又西径魏正平郡南，故东雍州治。太和中，皇都徙洛，罢州立郡矣。又西径王泽，浍水入焉。

又西过长修县南，汾水又西与古水合，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，其大若轮，西南流，故沟横出焉，东注于汾，今无水。又西南径魏正平郡北，又西径荀城东。古荀国也。《汲郡古文》，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也。古水又西南入于汾。汾水又西南径长修故城南，汉高帝十一年以为侯国，封杜恬也。有修水出县甫，而西南流入汾。汾水又西径清原城北，故清阳亭也。城北有清原，晋侯蒐清原，作三军处也。汾水又径冀亭南。昔臼季使过冀野，见郤缺耨，其妻饁之，相敬如宾，言之文公，文公命之为卿，复与之冀。京相璠曰：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，古之冀国所都也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，即此亭也。汾水又西与华水合，水出北山华谷，西南流径一故城西。俗谓之梗阳城，非也。梗阳在榆次不在此。案《故汉上谷长史侯相碑》云：侯氏出自仓颉之后，逾殷历周，各以氏分，或着楚、魏，或显齐、秦，晋卿士斯，其胄也，食采华阳，今蒲坂北亭，即是城也。其水西南流注于汾。汾水又径稷山北，在水南四十许里，山东西二十里，南北三十里，高十三里，西去介山十五里。山上有稷祠，山下稷亭。《春秋》宣公十五年，秦桓公伐晋，晋侯治兵于稷，以略狄土是也。

又西过皮氏县南，汾水西径郑丘北，故汉氏之方泽也。贾逵云：汉法，三年祭地。汾阴方泽，泽中有方丘，故谓之方泽丘。即郑丘也。许慎《说文》称从邑，癸声。河东临汾地名矣，在介山北，山即汾山也。其山特立，周七十里，高三十里。文颖言在皮氏县东南，则可三十里，乃非也。今准此山可高十余里，山上有神庙，庙侧有灵泉，祈祭之日，周而不耗，世亦谓之子推祠。扬雄《河东赋》曰：灵舆安步，周流容与，以览于介山，嗟文公而愍推兮，勤大禹于龙门。《晋太康记》及《地道记》与《永初记》，并言子推所逃隐于是山，即实非也。余案介推所隐者，绵山也。文公环而封之，为介推田，号其山为介山。杜预曰：在西河界休县者是也。汾水又西径耿乡城北，故殷都也。帝祖乙自相徙此，为河所毁，故《书》叙曰：祖乙圮于耿。杜预曰：平阳皮氏县东南耿乡是也。盘庚以耿在河北，迫近山川，乃自耿迁亳。晋献公灭耿，以封赵夙，后襄子与韩、魏分晋，韩康子居平阳，魏桓子都安邑，号为三晋，此其一也。汉武帝行幸河东，济汾河，作《秋风辞》于斯水之上。汾水又西径皮氏县南。《竹书纪年》：魏襄王十二年，秦公孙爰率师伐我，围皮氏，翟章率师救皮氏围，疾西风。十三年，城皮氏者也。汉河东太守潘系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县，故渠尚存，今无水也。又西至汾阴县，北西注于河。水南有长阜，背汾带河，阜长四五里，广二里余，高十丈，汾水历其阴，西入河。《汉书》谓之汾阴脽。应劭曰：脽，丘类也。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，宝物之精上见，祥言之于武帝，武帝于水获宝鼎焉。迁于甘泉宫，改其年曰元鼎，即此处。

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，浍水东出绛高山，亦曰河南山，又曰浍山。西径翼城南。案《诗谱》言：晋穆侯迁都于绛，暨孙孝侯，改绛为翼，翼为晋之旧都

也。后献公北广其城，方二里，又命之为绛。故司马迁《史记年表》称：献公九年，始城绛都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六年，晋士城绛以深其宫是也。其水又西南合黑水，水导源东北黑水谷，西南流径翼城北，右引北川水，水出平川，南流注之，乱流西南入浍水。浍水又西南与诸水合，谓之浍交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庄伯十二年，翼侯焚曲沃之禾而还，作为文公也。又有贺水，东出近川，西南至浍交入浍。又有高泉水，出东南近川，西北趣浍交注浍。又南，紫谷水东出白马山白马川。《遁甲开山图》曰：绛山东距白马山。谓是山也。西径荧庭城南，而西出紫谷，与乾河合，即教水之枝川也。《史记·白起传》称涉河取韩安邑，东至乾河是也。其水西与田川水合，水出东溪，西北至浍交入浍。又有于家水出于家谷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庄伯以曲沃叛，伐翼，公子万救翼，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。有范壁水出于壁下，并西北流，至翼广城。昔晋军北入，翼广筑之，因即其姓以名之。二水合而西北流，至浍交入浍。浍水又西南与绛水合，俗谓之白水，非也。水出绛山东，寒泉奋涌，扬波北注，悬流奔壑，一十许丈。青崖若点黛，素湍如委练，望之极为奇观矣。其水西北流注于浍。应劭曰：绛水出绛县西南，盖以故绛为言也。《史记》称：智伯率韩、魏引水灌晋阳，不没者三版。智氏曰：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，今乃知之。汾水可以浸安邑，绛水可以浸平阳。时韩居平阳，魏都安邑，魏桓子肘韩康子，韩康子履魏桓子，时足接于车上，而智氏以亡。鲁定公问：一言可以丧邦，有诸？孔子以为几乎，余睹智氏之谈矣，汾水灌安邑，或亦有之；绛水灌平阳，未识所由也。

西过其县南，《春秋》成公六年，晋景公谋去故绛，欲居郇瑕。韩献子曰：土薄水浅，不如新田，有汾、浍以流其恶。遂居新田，又谓之绛，即绛阳也，盖在绛、浍之阳。汉高帝六年，封越骑将军华无害为侯国。县南对绛山，面背二水。《古文琐语》曰：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，见乘白骖八驷以来，有大狸身而狐尾，随平公之车，公问师旷，对首阳之神，有大狸身狐尾，其名曰者，饮酒得福，则徼之，盖于是水之上也。

又西南过虒祁宫南，宫在新田绛县故城西四十里，晋平公之所构也。时有石言于魏榆，晋侯以问师旷，旷曰：石不能言，或凭焉。臣闻之，作事不时，怨动于民，则有非言之物言也。今宫室崇侈，民力雕尽，石言不亦宜乎！叔向以为子野之言，君子矣。其宫也，背汾面浍，西则两川之交会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晋出公五年，浍绝于梁。即是水也。

又西至王泽，注于汾水。

晋智伯瑶攻赵襄子，襄子奔保晋阳，原过后至，遇三人于此泽，自带以下不见，持竹二节与原过，曰，为我遗无恤。原过受之于是泽，所谓王泽也。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，涑水所出，俗谓之华谷，至周阳与洮水合，水源东出清野山，世人以为清襄山也。其水东径大岭下，西流出谓之啥口。又西合涑水。郑使子产问晋平公疾，平公曰：卜云台骀为祟。史官莫知，敢问。子产曰：高辛氏有二子，长曰阏伯，季曰实沈，不能相容。帝迁阏伯于商丘，迁实沈于大夏。台骀，实沈之后，能业其官，帝用嘉之，国于汾川。由是观之，台骀，汾、洮之神也。贾逵曰：汾、洮，二水名。司马彪曰：洮水出闻喜县。故王莽以县为洮亭也。然则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乎？

西过周阳邑南，其城南临涑水，北倚山原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，翟人伐晋，周有白兔舞于市。即是邑也。汉景帝以封田胜为侯国。涑水西径董泽陂

南，即古池，东西四里，南北三里。《春秋》文公六年，蒐于董，即斯泽也。涑水又与景水合，水出景山北谷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景山南望盐贩之泽，北望少泽，其草多薯、秦椒，其阴多赭，其阳多玉。郭景纯曰：盐贩之泽即解县盐池也。案《经》不言有水，今有水焉。西北流，注于涑水也。

又西南过左邑县南，涑水又西径仲邮北，又西径桐乡城北。《竹水纪年》曰：翼侯伐曲沃，大捷。武公请成于翼，至桐乃返者也。《汉书》曰：武帝元鼎六年，将幸缑氏，至左邑桐乡，闻南越破，以为闻喜县者也。涑水又西与沙渠水合，水出东南近川，西北流注于涑水。涑水又西南径左邑县故城南，故曲沃也。晋武公自晋阳徙此，秦改为左邑县，《诗》所谓从子于鹄者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下国有宗庙，谓之国。在绛曰下国矣，即新城也。王莽之洮亭也。涑水自城西注，水流急浚，轻津无缓，故诗人以为激扬之水，言不能流移束薪耳。水侧，即狐突遇申生处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秋，狐突适下国，遇太子，太子使登仆曰：夷吾无札，吾请帝以畀秦，对曰：神不歆非类，君其图之，君曰诺，请七日见我于新城西偏。及期而往，见于此处。故《传》曰：鬼神所凭，有时而信矣。涑水又西径王官城北，城在南原上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三年四月，晋侯使吕相绝秦曰：康犹不悛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，俘我王官。故有河曲之战是矣。今世人犹谓其城曰王城也。

又西南过安邑县西。

安邑，禹都也。禹娶涂山氏女，思恋本国，筑台以望之，今城南门，台基犹存。余案《礼》，天子诸侯，台门隅阿相降而已，未必一如《书》传也。故晋邑矣，春秋时，魏绛自魏徙此。昔文侯悬师经之琴于其门，以为言戒也。武侯二年，又城安邑，盖增广之。秦始皇使左更、白起取安邑，置河东郡。王莽更名洮队，县曰河东也。有项宁都，学道升仙，忽复还此，河东号曰斥仙。汉世又有闵仲叔，隐遁市邑，罕有知者，后以识瞻而去。涑水西南径监盐县故城，城南有盐他，上承盐水。水出东南薄山，西北流径巫咸山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山在安邑县南。《海外西经》曰：巫咸国在女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蛇，在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《大荒西经》云：大荒之中有灵山，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十巫，从此升降，百药爰在。郭景纯曰：言群巫上下灵山，采药往来也。盖神巫所游，故山得其名矣。谷口岭上，有巫咸祠。其水又径安邑故城南，又西流注于盐池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盐池在安邑西南。许慎谓之盬。长五十一里，广七里，周百一十六里，从盐省古声。吕忱曰：夙沙初作煮海盐，河东盐池谓之盬。今池水东西七十里，南北十七里，紫色澄渟，潭而不流。水出石盐，自然印成，朝取夕复，终无减损。惟山水暴至，雨潮潢潦奔泆，则盐池用耗。故公私共竭水径，防其淫滥，谓之盐水，亦谓之为堨水。《山海经》谓之盐贩之泽也。泽南面层山，天岩云秀，地谷渊深，左右壁立，间不容轨，谓之石门，路出其中，名之曰径，南通上阳，北暨盐泽。池西又有一池，谓之女盐泽，东西二十五里，南北二十里，在猗氏故城南。《春秋》成公六年，晋谋去故绛，大夫曰：郇、瑕，地沃饶近盬。服虔曰：土平有溉曰沃，盬，盐池也。土俗裂水沃麻，分灌川野，畦水耗竭，土自成盐，即所谓咸鹺也，而味苦，号曰盐田，盐盬之名，始资是矣。本司盐都尉治，领兵千余人守之。周穆王、汉章帝并幸安邑而观盐池。故杜预曰：猗氏有盐池。后罢尉司，分猗氏、安邑，置县以守之。

又南过解县东，又西南注于张阳池。

涑水又西径猗氏县故城北。《春秋》文公七年，晋败秦于令狐，至于刳首，先蔑奔秦，士会从之。阚骃曰：令狐即猗氏也。刳首在西三十里，县南对泽，即猗顿之故居也。《孔丛》曰：猗顿，鲁之穷士也，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，闻朱公富，往而问术焉。朱公告之曰：子欲速富，当畜五牸。于是乃适西河，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，十年之间，其息不可计，赀拟王公，驰名天下，以兴富于猗氏，故曰猗顿也。涑水又西径郇城，《诗》云郇伯劳之，盖其故国也。杜元凯《春秋释地》云：今解县西北有郇城。服虔曰：郇国在解县东，郇瑕氏之墟也。余按《竹书纪年》云：晋惠公十有四年，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，围令狐，桑泉、臼衰皆降于秦师，狐毛与先轸御秦，至于庐柳，乃谓秦穆公，使公子挚来，与师言退，舍次于郇，盟于军。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曰：桑泉、臼衰并在解东南，不言解，明不至解。可知《春秋》之文，与《竹书》不殊。今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有故城，在猗氏故城西北，乡俗名之为郇城，考服虔之说，又与俗符，贤于杜氏单文孤证矣。涑水又西南径解县故城南。《春秋》，晋惠公因秦返国，许秦以河外五城，内及解梁，即斯城也。涑水又西南径瑕城，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。《春秋》僖公三十年，秦、晋围郑，郑伯使烛之武谓秦穆公曰：晋许君焦瑕，朝济而夕设版者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。涑水又西南径张阳城东。《竹书纪年》，齐师逐郑太子齿，奔张城南郑者也。《汉书》之所谓东张矣。高祖二年，曹参假左丞相，别与韩信东攻，魏将孙遬军东张，大破之。苏林曰：属河东，即斯城也。涑水又西南属于陂，陂分为二，城南面两陂，左右泽渚。东陂世谓之晋兴泽，东西二十五里，南北八里，南对盐道山。其西则石壁千寻，东则碾溪万仞，方岭云回，奇峰霞举，孤标秀出，罩络群山之表，翠柏荫峰，清泉灌顶。郭景纯云：世所谓鸯浆也。发于上而潜于下矣。厥顶方平，有良药。《神农本草》曰：地有固活、女疏、铜芸、紫菀之族也。是以缁服思元之士，鹿裘念一之夫，代往游焉。路出北，势多悬绝，来去者咸援萝腾崟，寻葛降深，于东则连木，乃陟百梯方降岩侧，縻锁之迹，仍今存焉，故亦曰百梯山也。水自山北流五里而伏，云潜通泽渚，所未详也。西陂即张泽也，西北去蒲坂十五里，东西二十里，南北四五里，冬夏积水，亦时有盈耗也。文水出大陵县西山文谷，东到其县，屈南到干陶县东北，东入于汾。

文水径大陵县故城西而南流，有泌水注之。县西南山下，武氏穿井给养，井至幽深，后一朝水溢平地，东南注文水。文水又南径平陶县之故城东，西径其城内，南流出郭，王莽更曰多穰也。文水又南径县，右会隐泉口，水出谒泉山之上顶，俗云：旸雨愆时，是谒是祷。故山得其名，非所详也。其山石崖绝险，壁立天固，崖半有一石室，去地可五十余丈，爰有层松饰岩，列柏绮望，惟西侧一处得历级升陟，顶上平地十许顷，沙门释僧光表建二刹。泉发于两寺之间，东流沥石，沿注山下，又东，津渠隐没而不恒流，故有隐泉之名矣。雨泽丰谢，则通入文水。文水又南径兹氏县故城东，为文湖，东西十五里，南北三十里，世谓之西湖，在县直东十里；湖之西侧，临湖又有一城，谓之潴城。水泽所聚谓之都，亦曰潴，盖即水以名城也。文湖又东径中阳县故城东。案《晋书地道记》、《太康地记》，西河有中阳城，旧县也。文水又东南流，与胜水合，水西出狐岐之山，东径六壁城南，魏朝旧置六壁于其下，防离石诸胡，因为大镇。太和中罢镇，仍置西河郡焉。胜水又东合阳泉水，水出西山阳溪，东径六壁城北，又东南流注于胜水。胜水又东径中阳故城南，又东合文水。文水又东南，入于汾水也。

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，东过其县北，县，故秦置也，汉高帝更封沂阳侯婴为侯国，王莽之兹同也。魏黄初二年，分太原，复置西河郡。晋徙封陈王斌于西河，故县有西河缪王司马子政庙。碑文云：西河旧处山林，汉末扰攘，百姓失所。魏兴，更开疆宇，分割太原四县，以为邦邑，其郡带山侧塞矣。王以咸宁三年，改命爵上，明年十二月丧国。臣大农阎崇、离石令宗群等二百三十四人，刊石立碑，以述勋德。碑北庙基尚存也。又东入于汾。

水注文湖，不至汾也。

洞过水出沾县北山，其水西流，与南溪水合，水出南山，西北流注洞过水，洞过水又西北，黑水西出山，三源合舍，同归一川，东流南屈，径受阳县故城东。案《晋太康地记》，乐平郡有受阳县，卢谌《征艰赋》所谓历受阳而总辔者也。其水又西南入洞过水。洞过水又西，蒲水南出蒲谷，北流注之。洞过水又西与原过水合，近北便水源也。水西阜上有原过祠，盖怀道协灵，受书天使，忧结宿情，传芳后日，栋宇虽沦，攒木犹茂，故水取名焉。其水南流，注于洞过水也。

西过榆次县南，又西到晋阳县南，榆次县，故涂水乡，晋大夫智徐吾之邑也。《春秋》昭公八年，晋侯筑虒祁之宫，有石言晋之魏榆。服虔曰：魏，晋邑：榆，州里名也。《汉书》曰榆次，《十三州志》以为涂阳县矣。王莽之太原亭也。县南侧水有凿台，韩、魏杀智伯瑶于其下，刳腹绝肠，折颈招颐处也。其水又西南流，径武灌城西北。卢谌《征艰赋》曰：径武馆之故郛，问厥途之远近。洞过水又西南为淳湖，谓之洞过泽。泽南，途水注之，水出阳邑东北大嵇山涂谷，西南径萝蘑亭南，与蒋谷水合，水出县东南蒋溪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晋阳城东南百一十里至山有蒋谷大道，度轩车岭，通于武乡。水自蒋溪西北流，西径箕城北。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三年，晋人败狄于箕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城在阳邑南，水北即阳邑县故城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九年，与邯郸、榆次、阳邑者也。王莽之繁穰矣。蒋溪又西合涂水，乱流西北入洞过泽也。西入于汾，出晋水下口者也。

刘琨之为并州也，刘曜引兵邀击之，合战于洞过，即是水也。

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，县，故唐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称唐叔未生，其母邑姜梦帝谓己曰：余名而子曰虞，将与之唐，属之参。及生，名之曰虞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叔虞与成王居，王援桐叶为圭，以授之曰：吾以此封汝。虞以告周公，周公请曰：天子封虞乎？王曰：余戏耳。公曰：天子无戏言。时唐灭，乃封之于唐。县有晋水，后改名为晋。故子夏叙《诗》称此晋也，而谓之唐，俭而用礼，有尧之遗风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及《十三州志》并言晋水出龙山，一名结绌山，在县西北，非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悬瓮之山，晋水出焉，今在县之西南。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，其川上溯，后人踵其遗迹，蓄以为沼，沼西际山枕水，有唐叔虞祠。水侧有凉堂，结飞梁于水上，左右杂树交荫，希见曦景，至有淫朋密友，羁游宦子，莫不寻梁契集，用相娱慰，于晋川之中，最为胜处。又东过其县南，又东入于汾水。

沼水分为二派，北读即智氏故渠也。昔在战国，襄子保晋阳，智氏防山以水之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与韩、魏望叹于此，故智氏用亡。其渎乘高，东北注入晋阳城，以周灌溉。汉未赤眉之难，郡椽刘茂负太守孙福匿于城门西下空穴中，其夜奔孟。即是处也。东南出城流，注于汾水也。其南渎于石塘之下伏流，径旧溪东南出，径晋阳城南，城在晋水之阳，故曰晋阳矣。《经》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。杜预曰：大卤，晋阳县也，为晋之旧都。《春秋》定公十三年，赵鞅以晋阳叛，后乃为赵矣。其

水又东南流入于汾。

湛水出河内轵县西北山，湛水出轵县南原湛溪，俗谓之堪水也。是盖声形尽邻，故字读俱变，同于三豕之误耳。其水自溪出南流。

东过其县北，又东过波县之北，湛水南径向城东而南注。

又东过毋辟邑南，原《经》所注，斯乃溴川之所由，非湛水之间关也，是乃《经》之误证耳。湛水自向城东南径湛城东。时人谓之椹城，亦或谓之隰城矣。溪曰隰涧，隔城在东，言此非矣。《后汉郡国志》曰河阳县有湛城是也。

又东南当平县之东北，南入于河。

湛水又东南径邓，南流注于河，故河济有邓津之名矣。

【卷七】济水

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，为沇水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王屋之山联水出焉，西北流，注于秦泽。郭景纯云：联、沇声相近，即沇水也。潜行地下，至共山南，复出于东丘。今原城东北有东丘城。孔安国曰：泉源为沇，流去为济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济，齐也；齐，度也，贞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济出常山房子县赞皇山，庙在东郡临邑县。济者，齐也，齐其度量也。余按二济同名，所出不同，乡原亦别，斯乃应氏之非矣。今济水重源出轵县西北平地。水有二源：东源出原城东北，昔晋文公伐原以信，而原降，即此城也。俗以济水重源所发，因复谓之济原城。其水南径其城东故县之原乡。杜预曰：沁水县西北有原城者是也。南流与西源合，西源出原城西，东流水注之。水出西南，东北流注于济。济水又东径原城南，东合北水，乱流东南注，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南流，俗谓之为衍水，即沇水也。衍、沇声相近，转呼失实也。济水又东南，径絺城北而出于温矣。其一水枝津南流，注于溴。溴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勋掌谷，俗谓之为白涧水，南径原城西。《春秋》，会于溴梁，谓是水之坟梁也。《尔雅》曰：梁莫大于溴梁。梁，水堤也。溴水又东南径阳城东，与南源合，水出阳城南溪。阳亦樊也。一曰阳樊。《国语》曰：王以阳樊赐晋，阳人不服，文公围之。仓葛曰：阳有夏、商之嗣典，樊仲之官守焉。君而残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公乃出阳人。《春秋》，樊氏叛，惠王使虢公伐樊，执仲皮归于京师。即此城也。其水东北流，与漫流水合，水出织关南，东北流，又北注于溴，谓之漫流口。溴水又东合北水，乱流东南，左会济水枝渠。溴水又东径钟繇坞北，世谓之钟公垒。又东南，涂沟水注之。水出轵县西南山下，北流东转，入轵县故城中，又屈而北流出轵郭。汉文帝元年，封薄昭为侯国也。又东北流注于溴。溴水又东北径波县故城北。汉高帝封公上不害为侯国。溴水又东南流，天浆涧水注之。水出轵南皋向城北，城在皋上。俗谓之韩王城，非也。京相璠曰：或云今河内织西有城，名向，今无。杜元凯《春秋释地》亦言是矣。盖相袭之向，故不得以地名而无城也。阚駰《十三州志》曰：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，即周向国也。《传》曰，向姜不安于莒而归者矣。汲郡《竹书纪年》曰：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及向。二月，城阳、向，更名阳为河雍，向为高平。即是城也。其水有二源俱导，各出一溪，东北流，合为一川，名曰天浆溪。又东北径一故城，俗谓之冶城，水亦曰冶水。又东流注于溴。溴水又东南流，右会同水，水出南原下，东北流径白骑坞南。坞在原上，为二溪之会，北带深隍，三面阻险，惟西版筑而已。东北流径安国城西，又东北注溴水。溴水东南径安国城东，又南径毋辟邑西，世谓之无比城，亦曰马髀城，皆非也。朝廷以居废太子，谓之河阳庶人。溴水又南注于河。

又东至温县西北，为济水。又东过其县北，济水于温城西北与故渎分，南径温县故城西。周畿内国，司寇苏忿生之邑也。《春秋》僖公十年，狄灭温，温子奔卫，周襄王以赐晋文公。济水南历貌公台西。《皇览》曰：温城南有虢公台，基趾尚存。济水南流注于河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曰：济水河内温县注于河，盖沿历之实证，非为谬说也。济水故渎于温城西北东南出，径温城北，又东径虢公冢北。《皇览》曰：

虢公冢在温县郭东，济水南大冢是也。济水当王莽之世，川渎枯竭，其后水流径通，津渠势改，寻梁脉水，不与昔同。

屈从县东南流，过隤城西，又南当巩县北，南入于河。济水故渎东南合奉沟水，水上承朱沟于野王城西，东南径阳乡城北，又东南径李城西。秦攻赵，邯郸且降，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胜，分家财飨士，得敢死者三千人，李同与赴秦军，秦军退。同死，封其父为李侯。故徐广曰：河内平旱县有李城。即此城也。于城西南为陂水，淹地百许顷，兼葭萑苇生焉，号曰李陂。又径隤城西，屈而东北流，径其城北，又东径平皋城南。应劭曰：邢侯自襄国徙此。当齐桓公时，卫人伐邢，邢迁于夷仪，其地属晋，号曰邢丘。以其在河之皋，势处平夷，故曰平皋。瓒性《汉书》云：《春秋》，狄人伐邢，邢迁夷仪，不至此也。今襄国西有夷仪城，去襄国百余里，平皋是邢丘，非国也。余案《春秋》宣公六年，赤狄伐晋，围邢丘。昔晋侯送女于楚，送之邢丘，即是此处也，非无城之言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三年，郑城邢丘。司马彪《后汉郡国志》云：县有邢丘，故邢国，周公子所封矣。汉高帝六年，封砀郡长项佗为侯国，赐姓刘氏，武帝以为县。其水又南注于河也。与河合流，又东过成皋县北，又东过荥阳县北，又东至砾溪南，东出过荥泽北。

《释名》曰：济，济也，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，《晋地道志》曰：济自大伾入河，与河水斗，南洑为荥泽。《尚书》曰：荥波既猪。孔安国曰，荥泽波水已成遏猪。阚骃曰：荥播，泽名也。故吕忱云：播水在荥阳。谓是水也。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，东南以通淮、泗，济水分河东南流。汉明帝之世，司空伏恭荐乐浪人王景，字仲通，好学多艺，善能洽水。显宗诏与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，吴用景法，水乃不害，此即景、吴所修故渎也。渠流东注，浚仪故复，谓之浚仪渠。明帝永平十五年，东巡至无盐，帝嘉景功，拜河堤谒者。灵帝建宁四年，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，以遏渠口，谓之石门，故世亦谓之石门水。门广十余丈，西去河三里，石铭云：建宁四年十一月，黄场石也，而主吏姓名，磨灭不可复识。魏太和中，又更修之，撤故增新，石字沦落，无复在者。水北有石门亭，戴延之所云新筑城，城周三百步，荥阳太守所镇者也。水南带三皇山，即皇室山，亦谓之为三室山也。济水又东径西广武城北。《郡国志》，荥阳县有广武城，城在山上，汉所城也。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语，责羽十罪，羽射汉祖中胸处也。山下有水，北流入济，世谓之柳泉也。济水又东径东广武城北，楚项羽城之。汉破曹咎，羽还广武，为高坛，置太公其上，曰：汉不下，吾烹之。高租不听，将窖之。项伯曰：为天下者不顾家，但益怨耳。羽从之。今名其坛曰项羽堆。夹城之间，有绝洞断山，谓之广武涧。项羽叱娄烦于其上，娄烦精魄丧归矣。济水又东径敖山北，《诗》所谓薄狩于敖者也。其山上有城，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。

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曰仲丁自亳徙嚣于河上者也。或曰敖矣。秦置仓于其中，故亦曰敖仓城也。济水又东合荥渎，渎首受河水，有石门，谓之为荥口石门也，而地形殊卑，盖故荥播所导，自此始也。门南际河，有故碑云：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，使河堤谒者王海，疏达河川，遹荒庶土，往大河冲塞，侵啮金堤，以竹笼石葺土而为堨，坏隤无已，功消亿万，请以滨河郡徒，疏山采石垒以为障，功业既就，徭役用息，未详诏书，许诲立功府卿，规基经始，诏策加命，迁在沇州，乃简朱轩授使司马登，令缵茂前绪，称遂休功，登以伊、洛合注大河，南则缘山，东过大伾，回流北岸，其势郁，涛怒湍急激疾，一有决溢，弥原淹野，蚁孔之变，害起不测，盖

自姬氏之所常蹙。昔崇鲧所不能治，我二宗之所劬劳于是。乃跋涉躬亲，经之营之，比率百姓，议之于臣，伐石三谷，水匠致治，立激岸侧，以扞鸿波，随时庆赐说以劝之，川无滞越，水土通演，役未逾年，而功程有毕，斯乃元勋之嘉课，上德之宏表也。昔禹修九道，《书》录其功；后稷躬稼，《诗》列于《雅》。夫不惮劳谦之勤，夙兴厥职，充国惠民，安得湮没而不章焉。故遂刊石记功，垂示于后。其辞云云：使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，字伯志；代东莱曲成王海，字孟坚；河内太守宋城向豹，字伯尹；丞汝南邓方，字德山；怀令刘丞，字季意；河堤椽匠等造。陈留浚仪边韶字孝先颂。石铭岁远，字多沦缺，其所灭，盖阙如也。荥渎又东南流，注于济，今无水。次东得宿须水口，水受大河，渠侧有扈亭水，自亭东南流，注于济，今无水。宿须在河之北，不在此也，盖名同耳。自西缘带山隰，秦、汉以来，亦有通否。济水与河浑涛东注，晋太和中，桓温北伐，将通之，不果而还。义熙十二年，刘公西征；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，始有激湍东注，而终山崩壅塞，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。今则南渎通津，川涧是导耳。济水于此，又兼邶目。

《春秋》宣公十三年，晋、楚之战，楚军于邲。即是水也。音卞。京相璠曰：在敖北。济水又东径荥阳县北。曹太祖与徐荣战，不利，曹洪授马于此处也。济水又东，砾石溪水注之。水出荥阳城西南李泽，泽中有水，即古冯池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荥阳县，冯池在西南是也。东北流，历敖山南。《春秋》，晋、楚之战，设伏于敖前，谓是也。径虢亭北，池水又东北径荥阳县北断山，东北注于济，世谓之砾石涧，即《经》所谓砾溪矣。《经》云济出其南，非也。济水又东，索水注之，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，与东关水同源分流，即古胸然水也。其水东北流，器难之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少陉之山，器难之水出焉，而北流注于侵水。即此水也。其水北流径金亭，又北径京县故城西，入于旃然之水。城，故郑邑也。庄公以居弟段，号京城太叔。祭仲曰：京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城北有坛山冈。《赵世家》成侯二十年，魏献荥阳，因以为坛。台冈也。其水乱流，北径小索亭西。京相璠曰，京有小索亭。《世语》以为本索氏兄弟居此，故号小索者也。又为索水。索水又北径大栅城东。晋荥阳民张卓、董迈等遭荒，鸠聚流杂保固，名为大栅坞。至太平真君八年，豫州刺史崔白自虎牢移州治此，又东开广旧城，创制改筑焉。太和十七年，迁都洛邑，省州置郡。索水又屈而西流，与梧桐涧水合，水出西南梧桐谷，东北流注于索。斯水亦时有通塞，而不常流也。索水又北屈，东径大索城南。《春秋传》曰：郑子皮劳叔向于索氏。即此城也。《晋地道志》所谓京有大索、小索亭。《汉书》京、索之间也。索水又东径虢亭南。应劭曰：荥阳，故虢公之国也，今虢亭是矣。

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县有虢亭，俗谓之平桃城。城内有大冢，名管叔冢。或亦谓之为号咷城，非也。盖号、虢字相类，字转失实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、索，遁于薄中。羽追求之，时鸠止鸣其上，追之者以为必无人，遂得脱。及即位，异此鸠，故作鸠杖以扶老。案《广志》，楚鸠一名嗥啁，号眺之名，盖因鸠以起目焉，所未详也。索水又东北流，须水右入焉。水近出京城东北二里榆子沟，亦曰柰榆沟也，又或谓之为小索水。东北流，木蓼沟水注之，水上承京城南渊，世谓之车轮渊。渊水东北流，谓之木蓼沟。又东北入于须水。须水又东北流，于荥阳城西南北注索。索水又东径荥阳县故城南。汉王之困荥阳也，纪信曰：臣诈降楚王，宜间出。信乃乘王车出东门，称汉降楚。楚军称万岁，震动天地，王与数十骑出西门得免楚围。羽见信大怒，遂烹之。信冢在城西北三里。故蔡伯喈《述征赋》

曰：过汉祖之所隘，吊纪信于荥阳。其城跨倚冈原，居山之阳，王莽立为祈队，备周六队之制。魏正始三年，岁在甲子，被癸丑诏书，割河南郡县，自巩阙以东，创建荥阳郡，并户二万五千，以南乡筑阳亭侯李胜，字公昭，为郡守。故原武典农校尉，政有遗惠，民为立祠于城北五里，号曰李君祠。庙前有石跗，跗上有石的，《石的铭》具存。其略曰：百族欣戴，咸推厥诚。今犹祀祷焉。索水又东径周苛冢北。汉祖之出荥阳也，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，项羽拔荥阳获苛，曰：吾以公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侯，能尽节乎？苛瞋目骂羽，羽怒，烹之。索水又东流，北屈西转，北径荥阳城东，而北流注济水。杜预曰：旃然水出荥阳成皋县，东入汳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楚伐郑，右师涉颍，次于旃然，即是水也。济渠水断汳沟，惟承此始，故云汳受旃然矣。亦谓之鸿沟水，盖因汉、楚分王，指水为断故也。

《郡国志》曰：荥阳有鸿沟水是也。盖因城地而变名，为川流之异目。济水又东径荥泽北，故荥水所都也。京相璠曰：荥泽在荥阳县东南，与济隧合。济隧上承河水于卷县北河，南径卷县故城东，又南径衡雍城西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一年，诸侯伐郑，西济于济隧。杜顶阙其地，而曰水名也。京相璠曰：郑地也。言济水荥泽中北流，至衡雍西，与出河之济会，南去新郑百里，斯盖荥播、河、济，往复径通矣。出河之济即阴沟之上源也，济隧绝焉。故世亦或谓其故道为十字沟。自于岑造八激堤于河阴，水脉径断，故渎难寻，又南会于荥泽。然水既断，民谓其处为荥泽。《春秋》，卫侯及翟人战于荥泽，而屠懿公宏演报命纳肝处也。有垂陇城，济渎出其北。《春秋》文公二年，晋士榖盟于垂陇者也。京相璠曰：垂陇，郑地。今荥阳东二十里有故垂陇城，即此是也。世谓之都尉城，盖荥阳典农都尉治，故变垂陇之名矣。渎际又有沙城，城左佩济读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九年，工会郑厘侯于巫沙者也。渎际有故城，世谓之水城。《史记》：秦昭王三十二年，魏冉攻魏，走芒卯，入北宅。即故宅阳城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惠成王十三年，王及郑厘侯盟于巫沙，以释宅阳之围，归厘于郑者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晋出公六年，齐、郑伐卫，荀瑶城宅阳。俗言水城，非矣。济水自泽东出，即是始矣。王隐曰：河决为荥，济水受焉，故有济堤矣，谓此济也。济水又东南径厘城东。《春秋经》书，公会郑伯于时来，《左传》所谓厘也。京相瑶曰：今荥阳县东四十里有故厘城也。济水右合黄水，水发源京县黄堆山，东南流，名祝龙泉，泉势沸涌，状若巨鼎扬汤。西南流，谓之龙项口，世谓之京水也。又屈而北注，鱼子沟水入焉，水出石暗涧，东北流，又北与瀌瀌水合。水出西溪东流，水上有连理树，其树，柞栎也，南北对生，凌空交合，溪水历二树之间，东流注于鱼水，鱼水又屈而西北注黄水。黄水又北径高阳亭东，又北至故市县，重泉水注之。水出京城西南少陉山，东北流，又北流径高阳亭西，东北流注于黄水。又东北径故市县故城南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阎泽赤为侯国，河南郡之属县也。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，分为二水：一水北入荥泽，下为船塘，俗谓之郑城陂，东西四十里，南北二十里。《竹书》、《穆天子传》曰：甲寅，天子浮于荥水，乃奏《广乐》是也。一水东北流，即黄雀沟矣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王寅，天子东至于雀梁者也。又东北与靖水枝津合，二水之会为黄渊，北流注于济水。又东过阳武县南，济水又东南流入阳武县，历长城东南流，蒲渠出焉。济水又东北流，南济也，径阳武县故城南。王莽更名之曰阳桓矣。又东为白马渊，渊东西二里，南北百五十步，渊流名为白马沟。又东径房城北。《穆天子传》曰天子里甫田之路，东至于房，疑即斯城也。郭《注》以为赵郡房子也。余谓穆王里郑甫而郭以赵之房邑为疆，更为非矣。济水又东径封

丘县南，又东径大梁城北，又东径仓垣城，又东径小黄县之故城北。县有黄亭，说济又谓之曰黄沟。县，故阳武之东黄乡也，故水以名县。沛公起兵野战，丧皇妣于黄乡，天下平定，乃使使者以粹宫招魂幽野于是。丹蛇自水濯洗，入于梓宫，其浴处有遗发焉。故谥曰昭灵夫人，因作寝以宁神也。济水又东径东昏县故城北。阳武县之户牖乡矣，汉丞相陈平家焉。平少为社宰，以善均肉称，今民祠其社。平有功于高祖，封户牖侯，是后置东昏县也，王莽改曰东明矣。济水又东径济阳县故城南，故武父城也。城在济水之阳，故以为名，王莽改之曰济前者也。光武生济阳宫，光明照室，即其处也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济阳县，是岁有嘉禾生，一茎九穗，大于凡禾，县界大熟，因名曰秀。

又东过封丘县北，北济也。自荥泽东径莱阳卷县之武修亭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年，郑子然盟于修泽者也，郑地矣。杜预曰：卷东有武修亭。济水又东径原武县故城南，《春秋》之原圃也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祭父自圃郑来谒天子，夏，庚午，天子饮于洧上，乃遣祭父如圃郑是也。王莽之原桓矣。济渎又东径阳武县故城北，又东绝长城。案《竹书纪年》梁惠成王十二年，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，自亥谷以南，郑所城矣。《竹书纪年》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筑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长城自卷径阳武到密者是矣。济读又东径酸枣县之乌巢泽，泽北有故市亭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泽在酸枣之东南，昔曹太祖纳许攸之策，破袁绍运处也。济读又东径封丘县北，南燕县之延乡也，其在《春秋》为长丘焉。应劭曰：《左传》，宋败狄于长丘，获长狄，缘斯是也。汉高帝封翟盱为侯国。濮水出焉。济渎又东径大梁城之赤亭北而东注。

又东过平丘县南，北济也。县，故卫地也。《春秋》鲁昭公十三年，诸侯盟于平丘是也。

县有临济亭，田儋死处也。又有曲济亭，皆临侧济水者。

又东过济阳县北，北济也，自武父城北。阚骃曰：在县西北，郑邑也。东径济阳县故城北。圈称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，故宋地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济阳。汉景帝中六年，封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。应劭曰：济川，今陈留济阳县是也。

又东过冤朐县南，又东过定陶县南，南济也。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，东径戎城北。《春秋》隐公二年，公会戎于潜。杜预曰：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是也。济水又东北，菏水东出焉。济水又东北径冤朐县故城南。吕后元年，封楚元王子刘执为侯国，王莽之济平亭也。济水又东径秦相魏冉家南。冉，秦宣太后弟也，代客卿寿烛为相，封于穰，益封于陶，号曰穰侯，富于王室。范雎说秦，秦王悟其擅权，免相，就封出关，辎车千乘，卒于陶，而因葬焉，世谓之安平陵，墓南崩碑尚存。济水又东北径定陶恭王陵南。汉哀帝父也，帝即位，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，上曰：宜起陵于恭皇之园，送葬定陶贵震山东。王莽秉政，贬号丁姬，开其椁户，火出炎四五丈，吏卒以水沃灭，乃得入，烧燔椁中器物，公卿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十余万人，操持作具，助将作掘平共王母傅太后坟及丁姬家，二旬皆平。莽又周棘其处，以为世戒云。时有群燕数千，衔土投于丁姬窴中，今其坟冢，巍然尚秀，隅阿相承，列郭数周，面开重门，南门内夹道有崩碑二所，世尚谓之丁昭仪墓，又谓之长隧陵。盖所毁者，傅太后陵耳。丁姬坟墓，事与书违，不甚过毁，未必一如史说也。坟南，魏郡治也。世渭之左城，亦名之曰葬城，盖恭王之陵寝也。济水又东北径定陶县故城南，侧城东注。县，故三鄙国也，汤追桀，伐三鄙，即此。周武王封弟叔振铎之邑，故曹国

也。汉宣帝甘露二年，更济阴为定陶国，王莽之济平也。战国之世，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乃变姓名寓于陶，为朱公。以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之所交易也。治产致千金，富好行德，子孙修业，遂致巨万。故言富者，皆曰陶朱公也。又屈从县东北流。

南济也。又东北右合菏水，水上承济水于济阳县东，世谓之五丈沟。又东径陶丘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《禹贡》，陶丘在定陶西南。陶丘亭在南，墨子以为釜丘也。《竹书纪年》魏襄王十九年，薛侯来会王于釜丘者也。《尚书》所谓菏水自陶丘北，谓此也。菏水东北出于定陶县北，屈左合菏水，菏水西分济渎，东北径济阴郡南。《尔雅》曰，济别为潨。吕忱曰：水决复入为泛，广异名也。泛水又东合于菏渎。昔汉租既定天下，即帝位于定陶汇水之阳。张晏曰：泛水在济阴界，取其泛爱弘大而润下也，沮水之名，于是乎在矣。菏水又东北，径定陶县南，又东北，右合黄水枝渠，渠上承黄沟，东北合菏而北注济渎也。

【卷八】济水

又东至乘氏县西，分为二，《春秋左传》傅公三十一年，分曹地东傅，于济。济水自是东北流，出巨泽。

其一水东南流，其一水从县东北流，入巨野泽。南为菏水，北为济读，径乘氏县与济渠、濮渠合。北济自济阳县北，东北径煮枣城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冤朐县有煮枣城。即此也。汉高祖十二年，封革朱为侯国。北济又东北径冤朐县故城北，又东北径吕都县故城南，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。又东北径定陶县故城北。汉景帝中六年，以济水出其北，东注分梁于定陶，置济阴国，指北济而定名也。又东北与濮水合。水上承济水于封丘县，即《地理志》所谓濮渠水首受济者也。阚骃曰：首受别济，即北济也。其故渎自济东北流，左迤为高梁陂，方三里。濮水又东径匡城北。孔子去卫适陈，遇难于匡者也。又东北，左会别濮，水受河于酸枣县。故杜预云：濮水出酸枣县，首受河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魏襄王十年十月，大霖雨疾风，河水溢酸枣郛。汉世塞之，故班固云文堙枣野，今无水。其故读东北径南、北二棣城间。《左传》襄公五年，楚子囊伐陈，公会于城棣以救之者也。濮渠又东北径酸枣县故城南，韩国矣。圈称曰：昔天子建国名都，或以令名，或以山林，故豫章以树氏郡，酸枣以棘名邦，故曰酸枣也。《汉官仪》曰：旧河堤谒者居之城西，有韩王望气台，孙子荆《故台赋叙》曰：酸枣寺门外，夹道左右有两故台，访之故老云：韩王听讼观台，高十五仞，虽楼榭泯灭，然广基似于山岳。召公大贤，犹舍甘棠，区区小国，而台观隆崇，骄盈于世，以鉴来今，故作赋曰：蔑丘陵之逦迤，亚五岳之嵯峨。言壮观也。城北韩之市地也。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韩相侠累，遂皮面而死，其姊哭之于此。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。濮水北积成陂，陂方五里，号曰同池陂。又东径胙亭东注。故胙国也。富辰所谓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。濮渠又东北径燕城南。故南燕始姓之国也。有北燕，故以南氏县。东为阳青湖，陂南北五里，东西三十里，亦曰燕城湖，径桃城南，即《战国策》所谓酸枣、虚桃者也。汉高帝十二年，封刘襄为侯国。而东注于濮，俗谓之朝平沟。濮渠又东北，又与酸水故渎会。酸渎首受河于酸枣县，东径酸枣城北、延津南，谓之酸水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秦苏胡率师代郑，韩襄败秦苏胡于酸水者也。酸渎水又东北径燕城北，又东径滑台城南，又东南径瓦亭南。《春秋》定公八年，公会晋师于瓦，鲁尚执羔，自是会始也。又东南会于濮，世谓之百尺沟。濮渠之侧有漆城。《竹书纪年》梁惠成王十六年，邯郸伐卫，取漆富丘城之者也。或亦谓之宛濮亭。《春秋》：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。杜预曰：长垣西南，近濮水也。京相璠曰：卫地也，似非关究，而不知其所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梁惠成王五年，公子景贾率师伐郑，韩明战于阳，我师败遭。泽北有坛陵亭。亦或谓之大陵城，非所究也。又有桂城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梁惠成王十七年，齐田期伐我东鄙，战于桂阳，我师败逋。亦曰桂陵。案《史记》：齐威王使田忌击魏，败之桂陵，齐于是强，自称为王，以今天下。濮渠又东径蒲城北，故卫之蒲邑。孔子将之卫，子路出于蒲者也。《韩子》曰：鲁以仲夏起长沟，子路为蒲宰，以私粟馈众。孔子使子贡毁其器焉。余按《家语》，言仲由为邱宰，修沟读，与之箪食瓢饮，夫子令赐止之，无鲁字。又人其境，三称

其善，身为大夫，终死卫难。濮渠又东径韦城南，即白马县之韦乡也。史迁记曰：夏伯豕韦之故国矣。城西出而不方，城中有六大井，皆隧道下，俗谓之江井也。有驰道，自城属于长垣。濮渠东绝驰道，东径长垣县故城北。卫地也，故首垣矣。秦更从今名，王莽改为长固县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有防垣，故县氏之。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为侯国。县有祭城，濮渠径其北。郑大夫祭仲之邑也。杜预曰：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者也。圈称又言长垣县有罗亭，故长罗县也，汉封后将军常惠为侯国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更长罗为惠泽，后汉省并。长垣有长罗泽，即吴季英牧猪处也。又有长罗冈、蘧伯玉冈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长垣县有蘧伯乡，一名新乡，有蘧亭伯玉祠、伯玉冢。曹大家《东征赋》曰：到长垣之境界兮，察农野之居民；睹蒲城之丘墟兮，生荆棘之蓁蓁。蘧氏在城之东南兮，民亦向其丘坟；惟令德之不朽兮，身既没而名存。昔吴季札聘上国，至卫，观典府宾亭父畴，以卫多君子也。濮渠又东分为二渎，北濮出焉。濮渠又东径须城北。《卫诗》云：思须与曹也。毛云：须，卫邑矣。郑云：自卫而东径邑，故思。濮渠又北径襄丘亭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襄王七年，韩明率师伐襄丘。九年，楚庶章率师来会我，次于襄丘者也。濮水又东径濮阳县故城南。昔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，武王伐纣，师延东走，自投濮水而死矣。后卫灵公将之晋，而设舍于濮水之上，夜闻新声，召师涓受之于是水也。濮水又东径济阴离狐县故城南，王莽之所谓瑞狐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故属东郡。濮水又东径霞密县故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：元公三年，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，取葭密，遂城之。濮水又东北径鹿城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济阴乘氏县有鹿县乡，《春秋》僖公二十一年，盟于鹿上。京、杜并谓此亭也。濮水又东与句渎合，读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阳县东南，径句阳县故城南。《春秋》之谷丘也。《左传》以为句渎之丘矣。县处其阳，故县氏焉。又东入乘氏县，左会濮水与济同入巨野，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濮水自濮阳南入巨野，亦《经》所谓济水自乘氏县两分，东北人于巨野也。济水故渎又北，右合洪水。水上承巨野薛训渚，历泽西北，又北径阚乡城西。《春秋》桓公十有一年，《经》书公会宋公于阚。《郡国志》曰：东平陆有阚亭。《皇览》曰：量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，冢高七尺，常十月祠之，有赤气出如绛，民名为蚩尤旗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寿张有蚩尤祠。又北与济渎合，自渚迄于北口百二十里，名曰洪水。桓温以太和四年率众北人，掘渠通济。至义熙十二年，刘武帝西入长安，又广其功。自洪口已上，又谓之桓公渎，济自是北注也。《春秋》庄公十八年，《经》书夏公追戎于济西。京相瑶曰：济水自巨野至济北是也。

又东北过寿张县西界，安民亭南，汶水从东北来注之。济水又北，汶水注之，戴延之所谓清口也。郭缘生《述证记》曰：清河首受洪水，北注济。或谓清即济也。《禹贡》：济东北会于汶。今枯渠注巨泽，巨泽北则清口，清水与汶会也。李钦曰：汶水出太山莱芜县，西南入济是也。济水又北径梁山东，袁宏《北征赋》曰：背梁山，截汶波。即此处也。刘澄之引是山以证梁父，为不近情矣。山之西南有吕仲悌墓。河东岸有石桥，桥本当河，河移，故厕岸也。古老言，此桥东海吕母起兵所造也。山北三里有吕母宅，宅东三里即济水。济水又北径须朐城西，城临侧济水，故须朐国也。《春秋》傅公二十一年，子鱼曰：任、宿、须朐、颛臾，风姓也。实司太皞，与有济之祀。杜预曰须朐在须昌县西北，非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寿张西北有朐城者是也。济水西有安民亭，亭北对安民山，东临济水，水东即无盐县界也。山西有冀州刺史工纷碑，汉中平四年立。济水又北径微乡东。《春秋》庄公二十八年，《经》

书冬筑郿。京相瑶曰：《公羊传》谓之微。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，有故微乡，鲁邑也。杜预曰：有微子冢。济水又北分为二水，其枝津西北出，谓之马颊水者也。

又北过须昌县西，京相璠曰：须朐，一国二城两名。盖迁都须昌，朐是其本。秦以为县，汉高帝十一年，封赵衍为侯国。济水于县，赵沟水注之。济水又北径鱼山东，左合马颊水。水首受济，西北流，历安民山北，又西流，赵沟出焉，东北注于济。马颊水又经桃城东。《春秋》桓公十年，《经》书公会卫侯于桃丘，卫地也。社预曰：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，即桃丘矣。马颊水又东北流径鱼山南。山，即吾山也。汉武帝《瓠子歌》所谓吾山平者也。山上有柳舒城，魏东阿王曹子建每登之，有终焉之志。及其终也，葬山西，西去东阿城四十里。其水又东注于济，谓之马颊口也。济水自鱼山北径清亭东。《春秋》隐公四年，公及宋公遇于清。京相瑶曰：今济北东阿东北四十里有故清亭，即《春秋》所谓清者也。是下济水，通得清水之目焉。亦水色清深，用兼厥称矣。是故燕王曰：吾闻齐有清济，浊河以为固。即此水也。

又北过谷城县西，济水侧岸有尹卯垒，南去鱼山四十余里，是谷城县界。故《春秋》之小谷城也。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城之，邑管仲焉，城内有夷吾井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县有谷城山，山出文石，阳各之地。《春秋》，齐侯、宋公会于阳谷者也。县有黄山台。黄石公与张子房期处也。又有狼水，出东南大槛山狼溪，西北径谷城西。又北有西流泉，出城东近山，西北径谷城北，西注狼水，以其流西，故即名焉。又西北人济水。城西北三里，有项王羽之冢，半许毁坏，石碣尚存，题云项王之墓。《皇览》云冢去县十五里，谬也。今彭城谷阳城西南，又有项羽冢，非也。余按史迁记，鲁为楚守，汉王示羽首，鲁乃降，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，宁得言彼也。济水又北径周首亭西。《春秋》文公十有一年，左丘明云：襄公二年，王子成父获长狄侨如弟荣如，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，即是邑也。今世谓之卢子城，济北郡治也。京相瑶曰：今济北所治卢子城，故齐周首邑也。

又北过临邑县东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济水祠。王莽之谷城亭也。水有石门，以石为之，故济水之门也。《春秋》隐公五年，齐、郑会于石门，郑车赋济即于此也。京相璠曰：石门，齐地。今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六十里，有故石门，去水三百步，盖水渎流移，故侧岸也。济水又北径平阴城西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晋侯沉玉济河，会于鲁济，寻溴梁之盟，同伐齐，齐侯御诸平阴者也。杜预曰城在卢县故城东北，非也。京相璠曰：平阴，齐地也。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十里。平阴城南有长城，东至海，西至济，河道所由，名防门，去平阴三里。齐侯堑防门，即此也。其水引济，故渎尚存。今防门北有光里，齐人言广，音与光同，即《春秋》所谓守之广里者也。又云，巫山在平阴东北，昔齐侯登望晋军，畏众而归。师旷、邢伯闻鸟乌之声，知齐师潜遁。人物咸沦，地理昭着，贤于杜氏东北之证矣。今巫山之上有石室，世谓之孝子堂。济水右迤，遏为湄湖，方四十余里。济水又东北径垣苗城西，故洛当城也。伏韬《北征记》曰：济水又与清河合流，至洛当者也。宋武帝西征长安，令垣苗镇此，故俗又有垣苗城之称。河水自四渎口东北流而为济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盟津河别流十里与清水合，乱流而东，径洛当城北，黑白异流，泾渭殊别，而东南流注也。

又东北过卢县北，济水东北与湄沟合，水上承湄湖，北流注济。《尔雅》曰：水草交曰湄，通谷者微。犍为舍人曰：水中有草木文合也。郭景纯曰：微，水边通谷

也。《释名》曰：湄，眉也，临水如眉临目也。济水又径卢县故城北，济北郡治也。汉和帝永元二年，分泰山置，盖以济水在北故也。济水又径什城北。城际水湄，故邸阁也。祝阿人孙什，将家居之，以避时难，因谓之什城焉。济水又东北与中川水合，水东南出山在县之分水岭，溪一源两分，泉流半解，亦谓之分流交。半水南出大山人位，半水出山在县，西北流径东太原郡南，郡治山炉固，北与宾溪水合。水出南格马山宾溪谷，北径卢县故城北、陈敦戍南，西北流与中川水合，谓之格马口。其水又北径卢县故城东，而北流入济，俗谓之为沙沟水。济水又东北，右会玉水。水导源太山朗公谷，旧名琨瑞溪。有沙门竺僧朗，少事佛图澄，硕学渊通，尤明气纬，隐于此谷，因谓之朗公谷。故车频《秦书》云：符坚时，沙门竺僧朗，尝从隐士张巨和游，巨和常穴居，而朗居琨瑞山，大起殿舍，连楼累阁，虽素饰不同，并以静外致称。即此谷也。水亦谓之琨瑞水也。其水西北流径玉符山，又曰玉水。又西北径猎山东，又西北枕祝阿县故城东，野井亭西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，《经》书齐侯唁公于野井是也。《春秋》襄公十九年，诸侯盟于祝柯，《左传》所谓督阳者也。汉兴，改之曰阿矣。汉高帝十一年，封高邑为侯国，王莽之安成者也。故俗谓是水为祝阿涧水，北流注于济。建武五年，耿弇东击张步，从朝阳桥济渡兵，即是处也。济水又东北，泺水入焉。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，泉源上奋，水涌若轮。《春秋》桓公十八年，公会齐侯于泺是也。俗谓之为娥姜水，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。城南对山，山上有舜祠，山下有大穴，谓之舜井，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。《书》，舜耕历山，亦云在此，所未详也。其水北为大明湖，西即大明寺，寺东北两面侧湖，此水便成净他也。池上有客亭，左右楸桐，负日俯仰，目对鱼鸟，水木明瑟，可谓濠梁之性，物我无违矣。湖水引渎，东入西郭，东至历城西而侧城北注，陂水上承东城，历把下泉，泉源竞发。其水北流径历城东，又北，引水为流杯池，州僚宾燕，公私多萃其上。分为二水，右水北出，左水西径历城北，西北为陂，谓之历水，与泺水会。又北，历水枝津。首受历水于历城东，东北径东城西而北出郭，又北注泺水。又北，听水出焉。泺水又北流注于济，谓之泺口也。济水又东北，华不注山单椒秀泽，不连丘陵以自高；虎牙桀立，孤峰特拔以刺天。青崖翠发，望同点黛。山下有华泉，故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曰：华泉，华不注山下泉水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二年，齐顷公与晋郤克战于鞍，齐师败绩，逐之，三周华不注，逢丑父与公易位，将及华泉，骖絓于木而止。丑父使公下，如华泉取饮，齐侯以免。韩厥献丑父，郤子将戮之。呼曰：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，有一于此，将为戮矣。郤子曰：人不难以死免其君，我戮之不祥，赦之以劝事君者。乃免之。即华水也。北绝听渎二十里，注于济。

又东北过台县北，巨合水南出鸡山西北，北径巨合故城西。耿弇之讨张步也，守巨里。即此城也。三面有城，西有深坑，坑西即弇所营也，与费邑战，斩邑于此。巨合水又北合关卢水，水导源马耳山，北径博亭城西，西北流至平陵城，与武原水合。水出谭城南平泽中，世谓之武原渊。北径谭城东，俗谓之布城也。又北径东平陵县故城西。故陵城也，后乃加平，谭国也。齐桓之出过谭，谭不礼焉，鲁庄公九年即位，又不朝，十年灭之。城东门外有乐安任照先碑，济南郡治也，汉文帝十六年，置为王国，景帝二年为郡，王莽更名乐安。其水又北径巨合城东，汉武帝以封城阳顷王子刘发为侯国。其水合关卢水，西出注巨合水。巨合水西北径台县故城南。汉高帝六年，封东郡尉戴野为侯国，王莽之台治也。其水西北流，白野泉水注之，

水出台城西南白野泉北，径留山西北流，而右注巨合水。巨合水又北，听水注之；水上承泺水，东流北屈，又东北流，注于巨合水，乱流又北入于济。济水又东北，合芹沟水，水出台县故城东南，西北流，径台城东，又西北入于济水。

又东北过管县南。

济水东径县故城南。汉文帝四年，封齐悼惠王子罢军为侯国。右纳百脉水，水出土鼓县故城西，水源方百步，百泉俱出，故谓之百脉水。其水西北流，径阳丘县故城中。汉孝文帝四年，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，世谓之章丘城，非也。城南有女郎山，山上有神祠，俗谓之女郎祠，左右民祀焉。其水西北出城，北径黄巾固。盖贼所屯，故固得名焉。百脉水又东北流注于济。济水又东，有杨渚沟水，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，西北径土鼓城东，又西北径章丘城东，又北径宁戚城西，而北流注于济水也。

又东过梁邹县北，陇水南出长城中，北流至般阳县故城西，南与般水会，水出县东南龙山，俗亦谓之为左阜水，西北径其城南。王莽之济南亭也。应劭曰：县在般水之阳，故资名焉。其水又南屈，西人陇水。陇水北径其县，西北流至萌水口，水出西南甲山，东北径萌山西，东北入于陇水。陇水又西北至梁邹东南，与鱼子沟水合，水南出长白山东柳泉口。山，即陈仲子夫妻之所隐也。《孟子》曰：仲子，齐国之世家，兄戴禄万钟，仲子非而不食，避兄离母，家于於陵，即此处也。其水又径於陵县故城西，王莽之於陆也。世祖建武十五年，更封则乡侯侯霸之子昱为侯国。其水北流注于陇水，陇水，即古袁水也。故京相瑶曰：济南梁邹县有袁水者也。陇水又西北径梁邹县故城南，又北屈径其城西。汉高祖六年，封武虎为侯国，其水北注济。城之东北，又有时水西北注焉。

又东北过临济县南，县，故狄邑也，王莽更名利居。《汉记》，安帝永初二年，改从今名，以临济故。《地理风俗记》云：乐安太守治。晏谟《齐记》曰：有南北二城隔济水，南城即被阳县之故城也，北枕济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也。如淳曰：一作疲，音罢，军之罢也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》曰：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齐孝上子敬侯刘燕之国也。今渤海侨郡治。济水又东北，迤为渊诸，谓之平州。漯沃县侧有平安故城，俗谓之会城，非也。按《地理志》，千乘郡有平安县，侯国也，王莽曰鸿睦也。应劭曰：博昌县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，故县也。世尚存平州之名矣。济水又东北径高昌县故城西。案《地理志》，千乘郡有高昌县，汉宣帝地节四年，封董忠为侯国。世谓之马昌城，非也。济水又东北径乐安县故城南。伏琛《齐记》曰：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、北二城，相去三十里，隔时、济二水。指此为博昌北城，非也。乐安与博昌、薄姑分水，俱同西北，薄姑去齐城六十里，乐安越水差远，验非尤明。班固曰：千乘郡有乐安县。应劭曰：取休令之名矣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李蔡为侯国。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，光是宛县人，不得为博昌明矣。济水又径薄姑城北。《后汉郡国志》曰：博昌县有薄姑城。《地理书》曰：吕尚封于齐郡薄姑。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，近济水。史迁曰：献公徙薄姑。城内有高台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年，齐景公饮于台上，曰：古而不死，何乐如之。晏平仲对曰：昔爽鸠氏始屠之，季荫因之，有逢伯陵又因之，薄姑氏又因之，而后太公因之。臣以为古若不死，爽鸠氏之乐，非君之乐。即于是台也。济水又东北径狼牙固西而东北流也。

又东北过利县西，《地理志》，齐郡有利县，王莽之利治也。晏谟曰：县在齐城北五十里也。

又东北过甲下邑，入于河。

济水东北至甲下邑南，东历琅槐县故城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博昌东北八十里有琅槐乡，故县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济水绝巨野注渤海，入齐琅槐东北者也。又东北，河水枝津注之，《水经》以为入河，非也。斯乃河水注济，非济入河。又东北入海。郭景纯曰：济自荥阳至乐安博昌入海。今河竭，济水仍流不绝，《经》言入河，二说并失。然河水于济、漯之北，别流注海。今所辍流者，惟漯水耳，郭或以为济注之，即实非也。寻经脉水，不如《山经》之为密矣。

其一水东南流者，过乘氏县南，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，东南右合黄沟枝流，俗谓之界沟也。北径已氏县故城西，又北径景山东。《卫诗》所谓景山与京者也。毛公曰：景山，大山也。又北径楚丘城西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成武县有楚丘亭。杜顶云，楚丘在成武县西南，卫懿公为狄所灭，卫文公东徙渡河，野处曹邑，齐桓公城楚丘以迁之。故《春秋》称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即《诗》所谓升彼虚矣，以望楚矣，望楚与堂，景山与京。故郑玄言，观其旁邑及山川也。又东北径成武城西，又东北径郜城东。疑郜徙也，所未详矣。又东北径梁丘城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昌邑县有梁丘乡。《春秋》庄公三十二年，宋人、齐人会于梁丘者也。杜预曰：高平昌邑县西南有梁丘乡。又东北于乘氏县西而北注菏水，菏水又东南径乘氏县故城南。县，即《春秋》之乘丘也。故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济阴乘氏县，故宋乘丘邑也。汉孝景中五年，封梁孝王子买为侯国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乘氏县，泗水东南至唯陵入淮。《郡国志》曰：乘氏有泗水。此乃菏泽也。《尚书》有导菏泽之说，自陶丘北，东至于菏，无泗水之文。又曰：导菏泽，被孟猪。孟猪在睢阳县之东北。阚骃《十三州记》曰：不言入而言被者，明不常入也。水盛，方乃覆被矣。泽水淼漫，俱钟淮泗，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，以通苞泗名矣。然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，可以终归泗水，便得擅通称也。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，所未详也。

又东过昌邑县北，菏水又东径昌邑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，故梁也。汉景帝中六年，分梁为山阳国，武帝天汉四年，更为昌邑国，以封昌邑王髆，贺废，国除，以为山阳郡，王莽之巨野郡也。后更为高平郡，后汉沇州治。县令王密，怀金谒东莱太守杨震，震不受，是其慎四知处也。大城东北有金城，城内有杭州刺史河东薛季像碑，以郎中拜判令，甘露降园。熹平四年迁州，明年甘露复降殿前树，从事冯巡、主簿华操等相与褒树，表勒棠政。次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杨叔恭碑，从事孙光等以建宁四年立，西北有东太山成人班孟坚碑，建和十年，尚书右丞拜沇州刺史从事秦闰等，刊石颂德政，碑咸列焉。

又东过金乡县南，《郡国志》曰：山阳有金乡县。菏水径其故城南，世谓之故县城北有金乡山也。

又东过东绢县北，菏水又东径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。墓北有石庙。菏水又东径东缯具故城北，故宋地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三年，齐侯伐宋围缯。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山阳有东缯县，邹衍曰：余登缯城以望宋都者也。后汉世祖建武十一年，封冯异长子璋为侯国。

又东过方与县北，为菏水。

菏水东径重乡城南，《左传》所谓臧文仲宿于重馆者也。菏水又东径武棠亭北，《公丰》以为济上邑也。城有台，高二丈许，其下临水，昔鲁侯观鱼于棠，谓此也。在方与县故城北十里。《经》所谓菏水也。菏水又东径泥母亭北。《春秋左传》僖公

七年，秋，盟于宁母，谋伐郑也。菏水又东与巨野黄水合，菏泽别名也。黄水上承巨泽诸陂，泽有蒙淀、盲陂。黄湖水东流，谓之黄水，又有薛训诸水，自渚历薛村前，分为二流，一水东注黄水，一水西北入泽，即洪水也。黄水东南流，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。刚字叔毅，山阳高平人，裹平元年卒。见其碑。有石阙、祠堂、石室三间，椽架高丈余，镂石作椽瓦屋，施平天造，方井侧荷梁柱，四壁隐起，雕刻为君臣、官属，龟龙、鳞凤之文，飞禽、走兽之像，作制工丽，不甚伤毁。黄水又东径巨野县北。何承天曰，巨野湖泽广大，南通洙、泗，北连清、济，旧县故城正在泽中，故欲置戍于此城，城之所在，则巨野泽也。衍东北出为大野矣，昔西狩获鳞于是处也。《皇览》曰：山阳巨野县有肩髀冢，重聚大小，与髀冢等。传言蚩尤与黄帝战，克之于涿鹿之野，身体异处，故别葬焉。黄水又东径咸亭北。《春秋》桓公七年，《经》书焚咸丘者也。水南有金乡山，县之东界也。金乡数山，皆空中穴口，谓之隧也。戴延之《西征记》曰：焦氏山北数里，汉司隶校尉鲁峻穿山得白蛇、白兔，不葬，更葬山南，凿而得金，故曰金乡山。山形峻峭，篆前有石祠、石庙，四壁皆青石隐起，自书契以来，忠臣、孝子、贞妇、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，像边皆刻石记之，文字分明，又有石床，长八尺，磨莹鲜明，叩之声闻远近。时太尉、从事中郎傅珍之咨议参军周安穆拆败石床，各取去，为鲁氏之后所讼，二人并免官。焦氏山东即金乡山也，有冢，谓之秦王陵，山上二百步得冢口，堑深十丈，两壁峻峭，广二丈，入行七十步，得埏门，门外左右皆有空，可容五六十人，谓之白马空，埏门内二丈，得外堂，外堂之后，又得内堂，观者皆执烛而行，虽无他雕镂，然治石甚精，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，所未详也。东南有范巨卿冢，名件犹存。巨卿名式，山阳之金乡人，汉荆州刺史，与汝南张劭、长沙陈平子石交，号为死友矣。黄水又东南径任城郡之亢父县故城西，夏后氏之任国也。汉章帝元和元年，别为任城在北，王莽之延就亭也。县有诗亭，《春秋》之诗国也，王莽更之曰顺父矣。《地理志》，东平属县也。世祖建武二年，封刘隆为侯国。其水谓之桓公沟，南至方与县，入于菏水。菏水又东径秦梁，夹岸积石一里，高二丈，言秦始皇东巡所造，因以名焉。菏水又东过湖陆县南，东入于泗水。

泽水所钟也。《尚书》曰：浮于淮、泗，达于菏是也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苏茂杀淮阳太守，得其郡，营广乐，大司马吴汉围茂，茂将其精兵突至湖陵，与刘永相会，济阴山阳济兵于此处也。

又东南过沛县东北，济与泗乱，故济纳互称矣。《东观汉记·安平侯盖延传》曰：延为虎牙大将军，与永等战，永军反走，溺水者半，复与战，连破之，遂平沛、楚，临淮悉降。延令沛修高祖庙，置啬夫、祝宰、乐人，因斋戒祠高庙也。

又东南过留县北，留县故城，翼佩泗、济，宋邑也，《春秋左传》所谓侵宋吕留也。故繁休伯《避地赋》曰：朝余发乎泗洲，夕余宿于留乡者也。张良委身汉祖，始自此矣，终亦取封焉。城内有张良庙也。

又东过彭城县北，获水从西来注之。

济水又南径彭城县故城东北隅，不东过也。获水自西注之，城北枕水湄。济水又南径彭城县故城东，不径其北也，盖《经》误证。

又东南过徐县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临淮郡，汉武帝元狩五年置，治徐县，王莽更之曰淮平，县曰徐调，故徐国也。《春秋》昭公三十年，吴子执钟吾子，遂伐徐，防山以水之，遂灭徐。徐子奔楚，楚救徐弗及，遂城夷以处之。张华《博物志》录着

作令史茅温所为送。刘成国《徐州地理志》云：徐偃王之异言，徐君宫人娠而生卵，以为不祥，弃之于水滨。孤独母有犬，名曰鹄仓，猎于水侧，得弃卵，衔以来归，孤独母以为异，覆暖之，遂成儿，生时偃，故以为名。徐君宫中闻之，乃更录取，长而仁智，袭君徐国。后鹄仓临死，生角而九尾，实黄龙也。僵王葬之徐中，今见有狗垄焉。偃王治国，仁义着闻，欲舟行上国，乃通沟陈、蔡之间。得朱弓矢，以得天瑞，遂因名为号，自称徐偃王，江、淮诸侯服从者三十六国。周王闻之，遣使至楚，令伐之，偃王爱民不斗，遂为楚败，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，百姓随者万数。因名其山为徐山，山上立石室庙，有神灵，民人请祷焉。依文即事，似有符验，但世代绵远，难以详矣。今徐城外有徐君墓，昔延陵季子解剑于此，所谓不违心许也。

又东至下邳睢陵县南，入于淮。

济水与泗水，浑涛东南流，至角城，同入淮。《经》书睢陵，误耳。

【卷九】清水、沁水、淇水、荡水、洹水

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，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，清水所出也，上承诸陂散泉，积以成川。南流西南屈，瀑布乘岩，悬河注壑二十余丈，雷赴之声，震动山谷。左右石壁层深，兽迹不交，隍中散水雾合，视不见底。南峰北岭，多结禅栖之士，东岩西谷，又是刹灵之图，竹柏之怀，与神心妙远，仁智之性，共山水效深，更为胜处也。其水历涧飞流，清冷洞观，谓之清水矣。溪曰瑶溪，又曰瑶涧。清水又南，与小瑶水合，水近出西北穷溪，东南流注清水。清水又东南流，吴泽陂水注之，水上承吴陂于修武县故城西北。修武，故宁也，亦曰南阳矣。马季长曰：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，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。故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云：河内殷国也，周名之为南阳。又曰：晋始启南阳。今南阳城是也。秦始皇改曰修武，徐广、王隐并言始皇改。瓒注《汉书》云：案《韩非书》，秦昭王越赵长平，西代修武，时秦未兼天下，修武之名久矣。余案《韩诗外传》言，武王伐纣，勒兵于宁，更名宁曰修武矣，魏献子田大陆还，卒于宁是也。汉高帝八年，封都尉魏遬为侯国，亦曰大修武。有小，故称大。小修武在东，汉祖与滕公济自玉门津，而宿小修武者也。大陆即吴泽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吴泽水。陂南北二十许里，东西三十里，西则长明沟入焉。水有二源，北水上承河内野王具东北界沟，分枝津为长明沟。东径雍城南，寒泉水注之，水出雍城西北，泉流南注，径雍城西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四年，王将以狄伐郑，富辰谏曰：雍，文之昭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河内山阳西有故雍城。又东南注长明沟，沟水又东径射犬城北。汉大司马张扬为将杨丑所害，眭固杀丑屯此，欲北合袁绍。《典略》曰：眭固字白菟。或戒固曰：将军字菟，而此邑名犬，菟见大，其势必惊，宜急去，固不从。汉建安四年，魏太祖斩之干此。以魏种为河内太守，守之。沇州叛，太祖曰：惟种不弃孤。及走，太祖怒曰：种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汝置也。射犬平，禽之。公曰：惟其才也。释而用之。长明沟水东入石涧，东流，蔡沟水入焉，水上承州县北，白马沟东分，谓之蔡沟。东会长明沟水，又东径修武县之吴亭北，东入吴陂。次北有苟泉水入焉，水出山阳县故修武城西南，同源分派，裂为二水。南为苟泉，北则吴渎，二渎双导，俱东入陂。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，南有皇母、马鸣二泉，东南合注于吴陂也。次陆真阜之东北，复覆釜堆，堆南有三泉，相去四五里，参差次合，南注于陂。泉在浊鹿城西，建安二十五年，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。浊鹿城，即是公所居也。陂水之北际泽，侧有隤城。《春秋》隐公十一年，王以司寇苏忿生之田，攒茅、隤十二邑与郑者也。京相瑶曰：河内修武县北有故隤城，实中。今世俗谓之皮垣，方四百步，实中，高八丈。际陂，北隔水十五里，俗所谓兰丘也，方二百步。西十里又有一丘际山，世谓之敕丘，方五百步，形状相类，疑即古攒茅也。杜预曰：二邑在修武县北，所未详也。又东，长泉水注之，源出白鹿山东南，伏流径十三里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，世亦谓之重泉水也。又径七贤祠东。左右筠篁列植，冬夏不变贞萎，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，中散大夫谯国嵇康，晋司徒河内山涛，司徒琅邪王戎，黄门郎河内向秀，建威参军沛国刘伶，始平太守阮咸等，同居山阳，结自得之游，时人号之为竹林七

贤。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，后人立庙于其处。庙南又有一泉，东南流注于长泉水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所云，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，以居时有遗竹焉，盖谓此也。其水又南径邓城东，名之为邓渎，又谓之为白屋水也。昔司马懿征公孙渊还达白屋，即于此也。其水又东南流径隤城北，又东南历泽注于陂。陂水东流，谓之八光沟，而东流注于清水，谓之长清河，而东周永丰坞，有丁公泉发于焦泉之右。次东得焦泉，泉发于天门之左、天井固右。天门山石自空，状若门焉，广三丈，高两匹，深丈余，更无所出，世谓之天门也。东五百余步，中有石穴西向，裁得客人，东南入，径至天井，直上三匹有余，扳蹑而升，至上平，东西二百步，南北七百步，四面险绝，无由升陟矣。上有比丘释僧训精舍，寺有十余僧，给养难周，多出下平，有志者居之。寺左右杂树疏颁，有一石泉，方丈余，清水湛然，常无增减，山居者资以给饮。北有石室二口，旧是隐者念一之所，今无人矣。泉发于北阜，南流成溪，世谓之焦泉也。次东得鱼鲍泉，次东得张波泉，次东得三渊泉，梗河参连，女宿相属，是四川在重门城西并单川南注也。重门城，昔齐王芳为司马师废之，宫于此，即《魏志》所谓送齐王于河内重门者也。城在共县故城西北二十里。城南有安阳陂，次东又得卓水陂，次东有百门陂，陂方五百步，在共县故城西。汉高帝八年，封卢罢师为共侯，即共和之故国也。共伯既归帝政，逍遥于共山之上。山在国北，所谓共北山也，仙者孙登之所处，袁彦伯《竹林七贤传》，嵇叔夜尝采药山泽，遇之于山，冬以被发自覆，夏则编草为裳，弹一弦琴，而五声和。其水三川南合，谓之清川。又南径凡城东。司马彪、袁山松《郡国志》曰：共县有凡亭，周凡伯国。《春秋》隐公七年，《经》书，王使凡伯来聘是也。杜预曰：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。今在西南。其水又西南与前四水总为一渎，又谓之陶水，南流注于清水。清水又东周新丰坞，又东注也。

东北过获嘉县北，《汉书》称越相吕嘉反，武帝元鼎六年，巡行于汲郡中乡，得吕嘉首，因以为获嘉县。后汉封侍中冯石为侯国。县故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，冢北有碑。越字彦善，县人也。累迁桂阳郡、五官将、尚书仆射，遭忧服阕，守河南尹，建宁中卒。碑东又有一碑，碑北有石柱、石牛、羊、虎俱碎，沦毁莫记。清水又东周新乐城，城在获嘉县故城东北，即汲之新中乡也。

又东过汲县北，县，故汲郡治，晋太康中立。城西北有石夹水，飞湍浚急，人亦谓之磻溪，言太公尝钓于此也。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，庙前有碑，碑云：太公望者，河内汲人也。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：太公本生于汲，旧居犹存。君与高、国同宗，太公载在《经》《传》，今临此国，宜正其位，以明尊祖之义。于是国老王喜，廷掾郑笃，功曹邠勤等，咸曰：宜之。遂立坛祀，为之位主。城北三十里，有太公泉。泉上又有太公庙，庙侧高林秀木，翘楚竞茂，相传云：太公之故居也。晋太康中，范阳卢无忌为汲令，立碑于其上。太公避纣之乱，屠隐市朝，遁钓鱼水，何必渭滨，然后磻溪？苟愜神心，曲渚则可，磻溪之名，斯无嫌矣。清水又东径故石梁下，梁跨水上，桥石崩褫，余基尚存。清水又东与仓水合。水出西北方山，山西有仓谷，谷有仓玉、珉石，故名焉。其水东南流，潜行地下，又东南复出，俗谓之雹水。东南历坶野，自朝歌以南，南暨清水，土地平衍，据皋跨泽，悉坶野矣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朝歌县南有牧野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，败之于坶野。《诗》所谓坶野洋洋，檀车煌煌者也。有殷大夫比于冢，前有石铭，题隶云：殷大夫比于之墓。所记惟此。今已中折，不知谁所志也。太和中，高祖孝文皇

帝南巡，亲幸其坟，而加吊焉，刊石树碑，列于墓隧矣。雹水又东南入于清水。清水又东南径合城南，故三会亭也，似淇、清合河，放受名焉。清水又屈而南径凤皇台东北南注也。

又东入于河。

谓之清口，即淇河口也，盖互受其名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清河水出内黄县南，无清水可来，所有者惟钟是水耳。盖河徒南注，清水渎移，汇流径绝，余目尚存。故东川有清河之称，相嗣不断，曹公开白沟，遏水北注，方复故渎矣。

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，沁水即涅水也。或言出谷远县羊头山靡谷，三源奇注，径泻一隍。又南会三水，历落出左右近溪，参差翼注之也。

南过谷远县东，又南过绮氏县东，谷远县，王莽之谷近也。沁水又南径绮氏县故城东，刘聪以詹事鲁繇为冀州，治此也。沁水又南历绮氏关，又南与水合，水出东北巨骏山，乘高泻浪，触石流响，世人因声以纳称。西南流注于沁。沁水又南与秦川水合，水出巨骏山东，带引众溪，积以成川，又西南径端氏县故城东。昔韩、赵、魏分晋，迁晋君于端氏县，即此是也。其水南流，入于沁水。

又南过阳阿县东，沁水南径阳阿县故城西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建兴郡治阳阿县。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。沁水又南与濩泽水合，水出濩泽城西白涧岭下，东径濩泽。《墨子》曰：舜渔濩泽。应劭曰：泽在县西北，又东径濩泽县故城南，盖以泽氏县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九年，晋取玄武、濩泽者也。其水际城东注，又东合清渊水，水出其县北，东南径濩泽城东，又南入于泽水。泽水又东得阳泉口，水出鹿台山。山上有水，渊而不流，其水东径阳陵城南，即阳阿县之故城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卞欣为侯国。水历嶕峣山东，下与黑岭水合，水出西北黑岭下，即开瞪也。其水东南流径北乡亭下，又东南径阳陵城东，南注阳泉水。阳泉水又南注濩泽水。泽水又东南，有上涧水注之，水导源西北辅山，东径铜于崖南，历析城山北，山在濩泽南，《禹贡》所谓砥柱、析城，至于王屋也。山甚高峻，上平坦。下有二泉，东浊西清，左右不生草木，数十步外多细竹。其水自山阴东入濩泽水。濩泽水又东南注于沁水。沁水又东南，阳阿水左入焉，水北出阳阿川，南流径建兴郡西，又东南流径午壁亭东，而南入山。其水沿波漱石，湖涧八丈，环涛毂转，西南流入于沁水。沁水又南五十余里，沿流上下，步径裁通，小竹细笋，被于山渚，蒙茏茂密，奇为翳荟也。

又南出山，过沁水县北，沁水甫径石门，谓之沁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有沁水，左径沁水城西，附城东南流也。石门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为魏野王典农中郎将之所造也。按其表云：臣孚言，臣被明诏，兴河内水利。臣既到，检行沁水，源出铜鞮山，屈曲周回，水道九百里，自太行以西，王屋以东，层岩高峻，天时霖雨，众谷走水，小石漂迸，木门朽败，稻田泛滥，岁功不成。臣辄按行，去堰五里以外，方石可得数万余枚。臣以为累方石为门，若天旸旱，增堰进水，若天霖雨。陂泽充溢，则闭防断水，空渠衍涝，足以成河。云雨由人，经国之谋，暂劳永逸，圣王所许，愿陛下特出臣表，敕大司农府给人工，勿使稽延，以赞时要。臣孚言。诏书听许。于是夹岸累石，结以为门，用代木门枋，故石门旧有枋口之称矣。溉田顷亩之数，间二岁月之功，事见门侧石铭矣。水西有孔山，山上石穴洞开，穴内石上，有车辙、牛迹。《耆旧传》云：自然成着，非人功所就也。其水南分为二水，一水南出，为朱沟水。沁水又径沁本县故城北，盖藉水以名县矣。《春

秋》之少水也。京相璠曰：晋地矣。又云：少水，今沁水也。沁水又东径沁水亭北，世谓之小沁城。沁水又东，右合小沁水，水出北山台淳渊，南流为台淳水，东南入沁水。沁水又东，倍涧水注之，水北出五行之山，南流注于沁水。

又东过野王县北，沁水又东，邗水注之，水出太行之阜山，即五行之异名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武王欲筑宫于五行之山，周公曰：五行险固，德能覆也，内贡回矣，使吾暴乱，则伐我难矣。君子以为能持满。高诱云：今太行山也，在河内野王县西北上党关。《诗》所谓徒殆野王道，倾盖上党关。即此由矣。其水南流径邗城西，故邗国也。城南有邗台，《春秋》值公二十四年，王将伐郑，富辰谏曰：邗，武之穆也，京相璠曰：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邗城，邗台是也。今故城当太行南路，道出其中，汉武帝封李寿为侯国。邗水又东南径孔子庙东。庙庭有碑，魏太和元年，孔灵度等以旧字毁落，上求修复。野王令范众爱、河内太守元真、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，立碑于庙。抬中刘明、别驾吕次文、主簿向班虎、荀灵龟，以宣尼大圣，非碑颂所称，宜立记焉。云仲尼伤道不行，欲北从赵鞅，闻杀鸣铎，遂旋车而反，及其后也，晋人思之，于太行岭南为之立庙，盖往时回辕处也。余按诸子书及史籍之文，并言仲尼临河而叹曰：丘之不济，命也。夫是非太行回辕之言也。碑云：鲁国孔氏，官于洛阳，因居庙下，以奉蒸尝。斯言是矣。盖孔氏迁山下，追思圣祖，故立庙存飨耳。其犹刘累迁鲁，立尧祠于山矣，非谓回辕于此也。邗水东南径邗亭西。京相璠曰：又有亭在台西南三十里，今是亭在邗城东南七、八里，盖京氏之谬耳。或更有之，余所不详。其水又南流注于沁，沁水东径野工县故城北。秦昭王四十四年，白起攻太行，道绝而韩之野王降。始皇拔魏东地，置东郡，卫元君自濮阳徙野王，即此县也。汉高帝无年，为殷国，二年为河内郡，王莽之后队，县曰平野矣。魏怀州刺史治，皇都迁洛，省州复郡。水北有华岳庙，庙侧有攒柏数百根，对郭临川，负冈荫诸，青青弥望，奇可玩也。怀州刺史顿丘李洪之之所经构也。庙有碑焉，是河内郡功曹山阳荀灵龟以和平四年造，天安元年立。沁水又东，朱沟枝津入焉。又东与丹水合，水出上党高都具故城东北阜下，俗谓之源源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沁水之东有林焉，名曰丹林，丹水出焉。即斯水矣。丹水自源东北流，又屈而东注，左会绝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高都县有莞谷，丹水所出，东南入绝水是也。绝水出泫氏县西北杨谷，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杨谷，绝水所出。东南流，左会长平水，水出长平县西北小山，东南流径其县故城。泫氏之长平亭也。《史记》曰：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，取上党，上党民走赵，赵军长平，使廉颇为将，后遣马服君之子赵括代之。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，括四十万众降起，起坑之于此。《上党记》曰：长平城在郡之南，秦垒在城西，二军共食流水，涧相去五里。秦坑赵众，收头颅筑台于垒中，因山为台，崔嵬桀起，今仍号之曰白起台。城之左右沿山亘隰，南北五十许里，东西二十余里，悉秦、赵故垒，遗壁旧存焉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以封将军卫青为侯国。其水东南流，注绝水。绝水又东南流径泫氏县故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晋烈公元年，赵献子城泫氏。绝水东南与泫水会，水导源县西北该谷，东流径一故城南，俗谓之都乡城。又东南径泫氏县故城南，世祖建武六年，封万普为侯国。而东会绝水，乱流东南入高都县，右入丹水。《上党记》曰：长平城在郡南山中，丹水出长平北山，南流。秦坑赵众，流血丹川，由是俗名为丹水，斯为不经矣。丹水又东南流注于丹谷，即刘越石《扶风歌》所谓丹水者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县有太行关，丹溪为关之东谷，途自此去，不复由关矣。丹水又径二石人北，而各在一山，角倚相望，南为河内，北

曰上党。二郡以之分境。丹水又东南历西岩下，岩下有大泉涌发，洪流巨输，渊深不测，濒藻茭芹，竟川含绿，虽严辰肃月，无变暄萋。丹水又南，白水注之，水出高都县故城西，所谓长平白水也，东南流历天井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高都县有天井关。蔡邕曰：太行山上有天井关，在井北，遂因名焉。故刘歆《遂初赋》曰：驰太行之险峻，入天井之高关，太元十五年，晋征虏将军朱序破慕容永于太行，遣军至白水，去长子百六十里。白水又东，天井溪水会焉。水出天井关，北流注白水，世谓之北流泉。白水又东南流入丹水，谓之白水交。丹水又东南出山，径郯城西。城在山际，俗谓之期城，非也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山阳有郯城。京相璠曰：河内山阳西北六十里有郯城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元年，赵成侯偃、韩懿侯若伐我葵。即此城也。丹水又南屈而西转，光沟水出焉。丹水又西径苑乡城北，南屈东转，径其城南，东南流注子沁，谓之丹口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晋出公五年，丹水三日绝不流；幽公九年，丹水出相反击。即此水也。沁水又东，光沟水注之，水首受丹水，东南流，界沟水出焉，又南人沁水。沁水又东南流径成乡城北，又东径中都亭南，左合界沟水，水上承光沟，东南流，长明沟水出焉。又南径中都亭西，而南流注于沁水也。

又东过州县北，县，故州也。《春秋左传》隐公十有一年，周以赐郑公孙段。韩宣子徙居之。有白马沟水注之，水首受白马湖，湖一名朱管陂，陂上承长明沟。湖水东南流，径金亭西，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出为蔡沟，一水南注于沁也。

又东过怀县之北，《韩诗外传》曰：武王伐纣到邢丘，更名邢丘曰怀。春秋时，赤翟伐晋围怀是也。王莽以为河内，故河内郡治也。旧三河之地矣。韦昭曰：河南、河东、河内为三河也。县北有沁阳城，沁水径其甫而东注也。

又东过武德县甫，又东南至荥阳县北，东入于河。

沁水于县南，水积为陂，通结数湖，有朱沟水注之，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县西北，自枋口东南流，奉沟水右出焉。又东南流，右泄为沙沟水也。其水又东南，于野工城西，枝渠左出焉，以周城溉，东径野工城南，又屈径其城东而北注沁水。朱沟自枝渠东南，径州城南，又东径怀城南，又东径殷城北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曰：河之北岸，河内怀县有殷城。或谓楚、汉之际，殷王印治之，非也。余案《竹书纪年》云：秦师伐郑，次于怀，城殷。即是城也，然则殷之为名久矣，知非从印始。昔刘曜以郭默为殷州刺史，督缘河诸军事，治此。朱沟水又东南注于湖。湖水右纳沙沟水，水分朱沟南派，东南径安昌城西。汉成帝河平四年，封丞相张禹为侯国。今城之东南有古冢，时人谓之张禹墓。余按《汉书》，禹，河内轵人，徒家莲勺，鸿嘉元年，禹以老乞骸骨，自治冢奎，起祠堂于平陵之肥牛亭，近延陵，奏请之，诏为徒亭，哀帝建平二年薨，遂葬于彼，此则非也。沙沟水又东径隰城北。《春秋》值公二十五年，取太叔于温，杀之于隰城是也。京相璠曰：在怀县西南。又径殷城西，东南流入于陂，陂水又值武德县，南至荥阳县北，东南流入于河。先儒亦咸谓是沟为济渠。故班固及阚骃并言济水至武德入河。盖济水枝渎条分，所在布称，亦兼丹水之目矣。

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，《山海经》曰：淇水出沮枷山。水出山侧，颓波湍注，冲激横山。山上合下开，可减六七十步，巨石磊砢，交积隍涧，倾澜涝荡，势同雷转，激水散氛，暖若雾合。又东北，沾水注之。水出壶关县东沾台下，石壁崇高，昂藏隐天，泉流发于西北隅，与金谷水合，金谷即沾台之西溪也。东北会沾水，又东流注淇水。淇水又径南罗川，又历三罗城北，东北与女台水合，水发西北三女

台下，东北流注于淇。淇水又东北历淇阳川，径石城西北，城在原上，带涧枕淇。淇水又东北，西流水注之，水出东大岭下，西流径石楼南，在北陵石上，练垂禁立，亭亭极峻。其水，西流水也。又东径冯都垒南，世谓之淇阳城，在西北三十里。淇水又东出山，分为二水，水会立石堰，遏水以沃白沟，左为菟水，右则淇水，自元甫城东南径朝歌县北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定公十八年，淇绝于旧卫，即此也。淇水又东，右合泉源水，水有二源，一水出朝歌城西北，东南流。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，纣问其故，左右曰：老者髓不实，故晨寒也。纣乃于此斫胫而视髓也。其水南流东屈，径朝歌城南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本沫邑也。《诗》云：爰采唐矣，沫之乡矣。殷王武丁始迁居之，为殷都也。纣都在《禹贡》冀州大陆之野。即此矣。有糟丘、酒池之事焉，有新声靡乐，号邑朝歌，晋的曰：《史记·乐书》，纣作朝歌之音，朝歌者，歌不时也。故墨子闻之，恶而回车，不径其邑。《论语比考谶》曰：邑名朗歌，颜渊不舍，七十弟子掩目，宰予独顾，由蹙堕车。来均曰：子路患宰予顾视凶地，故以足蹙之使堕车也。今城内有殷鹿台，纣昔自投于火处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武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，遂分天之明。南单之台，盖鹿台之异名也。武王以殷之遗民封纣子武庚于兹邑，分其地为三，曰邶、鄘、卫，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辅之，为三监。叛，周讨平以封康叔为卫。箕子佯狂自悲，故《琴操》有《箕子操》，径其墟，父母之邦也，不胜悲，作《麦秀歌》。后乃属晋。地居河、淇之间，战国时皆属于赵，男女淫纵，有纣之余风。汉以虞诩为令，朋友以难治致吊，诩曰：不遇盘根错节、何以别利器乎？又东与左水合，谓之马沟水，水出朝歌城北，东流南屈，径其城东。又东流与美沟合，水出朝歌西北大岭下，东流径骆驼谷，于中透迤九十曲，故俗有美沟之目矣。历十二崂崂流相承，泉响不断，返水扞注，卷复深隍，隍间积石千通，水穴万变，观者若思不周，赏情乏图状矣。其水东径朝歌城北，又东南流注马沟水，又东南注淇水，为肥泉也。故《卫诗》曰：我思肥泉，兹之永叹。《毛注》云：同出异归为肥泉。《尔雅》曰；归异出同曰肥。《释名》曰：本同出时，所浸润水少，所归枝散而多，似肥者也。犍为舍人曰：水异出流行，合同曰肥。今是水异出同归矣。《博物志》谓之澳水。《诗》云：瞻彼淇澳， 竹猗猗。毛云： ，王刍也；竹，编竹也。汉武帝塞决河，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。寇询为河内，伐竹淇川，治矢百余万，以输军资。今通望淇川，无复此物。惟王刍编草不异毛兴。又言，澳，限也。郑亦不以为津源，而张司空专以为水流入于淇，非所究也。然斯水即《诗》所谓泉源之水也。故《卫诗》云：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，卫女思归。指以为喻淇水左右，盖举水所人为左右也。淇水又南历枋堰，旧淇水口，东流径黎阳县界，南入柯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淇水出共，东至黎阳入河。《沟洫志》曰：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。汉建安九年，魏武王千水口下大坊木以成堰，遏淇水东人白沟以通漕运，故时人号其处为仿头。是以卢湛《征艰赋》曰：后背洪枋巨堰，深渠高堤者也。自后遂废。魏熙平中复通之，故渠历仿城北，东出今读，破故竭。其堰，悉铁柱木石参用，其故渎南径仿城西，又南分为二水，一水南注清水，水流上下更相通注，河清水盛，北入故渠自此始矣。一水东流，径妨城南，东与菟口合。菟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，自石堰东、菟城西，屈径其城南，又东南流历土军东北，得旧石逗。故五水分流，世号五穴口，今惟通并为二水，一水西注淇水，谓之夭井沟，一水径土军东分为蓼沟，东入白祀陂。又南分东入同山陂，溉田七十余顷。二陂所结，即台阴野矣。菟水东南入淇水。淇水右合宿胥故渎，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、黎山西，

北会淇水处立石堰，遏水令更东北注。魏武开白沟，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。故苏代曰：决宿胥之口，魏无虚顿丘。即指是渎也。淇水又东北流，谓之白沟，径雍榆城南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三年，叔孙豹救晋，次于雍榆者也。淇水又北径其城东，东北径同山东，又东北径帝喾冢西。世谓之顿丘台，非也。《皇览》曰：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，台阴野中者也。又北径白祀山东，历广阳里，径颛顼冢西。俗谓之殷王陵，非也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颛顼葬东郡顿丘城南，广阳里大冢者是也。淇水又北屈而西转，径顿丘北，故阚骃云：顿丘在淇水南。《尔雅》曰：山一成谓之顿丘，《释名》谓一顿而成丘，无高下小大之杀也。《诗》所谓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者也。魏徙九原、西河、土军诸胡，置土军于丘侧，故其名亦曰土军也。又屈径顿丘县故城西。《古文尚书》以为观地矣。盖太康弟五君之号曰五观者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走公三十一年城顿丘。《皇览》曰：顿丘者，城门名，顿丘道，世谓之殷。皆非也。盖因丘而为名，故曰顿丘矣。淇水东北径在人山东、牵城西。《春秋左传》定公十四年，公会齐侯、卫侯于牵者也。杜预曰：黎阳东北有牵城。即此城矣。淇水又东北径石柱冈，东北注矣。

东过内黄县南，为白沟。

淇水又东北径并阳城西。世谓之辟阳城，非也，即《郡国志》所谓内黄县有并阳聚者也。白沟又北，左合荡水。又东北流径内黄县故城南，县右对黄泽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县有黄泽者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陈留有外黄，故加内，《史记》曰赵廉颇伐魏取黄，即此县。

屈从县东北，与洹水合。

白沟自县北径戏阳城东，世谓之羲阳聚。《春秋》昭公十年，晋荀盈如齐逆女，还，卒戏阳是也。白沟又北径高城亭东，洹水从西南来注之。又北径问亭东，即魏界也，魏县故城。应劭曰：魏武侯之别都也。城内有武侯台，王莽之魏城亭也。左与新河合，洹水枝流也。白沟又东北径铜马城西，盖光武征铜马所筑也，故城得其名矣。白沟又东北径罗勒城东，又东北，漳水注之，谓之利漕口。自下清漳、白沟、淇河，咸得通称也。

又东北过馆陶县北，又东北过清渊县西，白沟水又东北径赵城西，又北，阿难河出焉。盖魏将阿难所导，以利衡渎，遂有阿难之称矣。白沟又东北径空陵城西，又北径乔亭城西，东去馆陶县故城十五里。县，即《春秋》所谓冠氏也，魏阳平郡治也。其水又屈径其县北，又东北径平恩县故城东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县，故馆陶之别乡也。汉宣帝地节三年置，以封后父许伯为侯国。《地理志》，王莽之延平县矣。其水又东过清渊县故城西，又历县之西北为清渊，故县有清渊之名矣。世谓之鱼池城，非也。其水又东北径榆阳城北，汉武帝封太常江德为侯国。文颖曰：邑在魏郡清渊。世谓之清渊城，非也。

又东北过广宗县东，为清河。

清河东北径广宗县故城南。和帝永元五年，封皇太子万年为王国。田融言，赵立建兴郡于城内，置临清县于水东，自赵石始也。猜河之右有李云墓，云字行祖，甘陵人，好学，善阴阳，举孝廉，迁白马令。中常侍单超等，立掖庭民女亳氏为后，后家封者四人，赏赐巨万。云上书移副三府曰：孔子云，帝者，谛也，今尺一拜用，不经御省，是帝欲不谛乎？帝怒，下狱杀之。后冀州刺史贾琼使行部过柯云墓，刻石表之，今石柱尚存，俗犹谓之李氏石柱。清河又东北径界城亭东。水上有大梁，

谓之界城桥。《英雄记》曰：公孙瓒击青州黄中贼，大破之，还屯广宗。袁本初自往征瓒，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，绍将麴义破瓒于界城桥，斩瓒。冀州刺史严纲又破瓒殿兵于桥上，即此梁也。世谓之鬲城桥，盖传呼失实矣。清河又东北径信乡西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，故县也。清河又北径信成县故城西。应劭曰：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，故县也。赵置水东县于此城，故亦曰水东城。清河又东北径清阳县故城西。汉高祖置清河郡，治此。景帝中三年，封皇子乘为王国，王莽之平河也。汉光武建武二年，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，作公廨未就而亡，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，五官黄秉、功曹刘适言：四百万钱。于是冀乃鬼见白日，道从入府，与高及秉等对，共计校定，为适、秉所割匿，冀乃书表自理其略，言高贵不尚节，亩垄之夫，而箕踞遗类，研密失机，婢妾其性，媚世求显，偷窃很鄙，有辱天官，易讥负乘，诚高之谓，臣不胜鬼言。谨因千里驿闻，付高上之。便西北去三十里，车马皆灭不复见，秉等皆伏地物故。高以状闻，诏下，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。兼为差代，以弭幽中之讼。汉桓帝建和三年，改清河为甘陵王国，以王妖言，徙，其年立甘陵郡，治此焉。

又东北过东武城县西，清河又东北径陵乡西。应劭曰：东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乡，故县也。后汉封太仆梁松为侯国，故世谓之梁侯城，遂立侯城县治也。清河又东北径东武城县故城西。《史记》，赵公子胜，号平原君，以解邯郸之功，受封于此。定襄有武城，故加东矣。清河又东北径复阳县故城西。汉高祖七年，封右司马陈胥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乐岁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东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复阳亭，故县也。世名之曰槛城，非也。清河又东北流，径枣强县故城西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》云：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广川惠王子晏为侯国也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东武城县西北五十里，有枣强城，故县也。又北过广川县东，清河北径广川县故城南。阚骃曰：县中有长河为流，故曰广川也。水侧有羌垒，姚氏之故居也。今广川县治。清河又东北径历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，信都之属县也，王莽更名曰历宁也。应劭曰：广川县西北三十里有历城亭，故县也。今亭在县东如北。水济尚谓之为历口渡也。

又东过修县南，又东北过东光县西，清河又东北，左与张甲屯绛故渎合，阻深堤高鄵，无复有水矣。又径修县故城南，屈径其城东。修音条，王莽更名之曰修治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故属信都。清河又东北，左与横漳枝津故渎合，又东北径修国故城东。汉文帝封周亚夫为侯国，故世谓之北修城也。清河又东北径邸阁城东，城临侧清河。晋修县治，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。清河又东至东光县西，南径胡苏亭。《地理志》，东光有胡苏亭者也。世谓之羌城，非也。又东北，右会大河故渎，又径东光县故城西。后汉封耿纯为侯国。初平二年，黄巾三十万人入渤海，公孙瓒破之于东光界，追奔是水，斩首三万，流血丹水。即是水也。

又东北过南皮县西，清河又东北，无棣沟出焉。东径南皮县故城南，又东径乐亭北。《地理志》之临乐县故城也，王莽更名乐亭。《晋书地道志》、《太康地记》：乐陵国有新乐县。即此城矣。又东径新乡城北。即《地理志》高乐故城也，王莽更之曰为乡矣。无棣沟又东分为二渎，无棣沟又东径乐陵郡北，又东屈而北出，又东转径苑乡县故城南，又东南径高成县故城南，与枝渎合。枝渎上承无棣沟，南径乐陵郡西，又东南径千童县故城东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》曰：故重也，一作千钟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河间献王子刘阴力侯国。应劭曰：汉灵帝改曰饶安也，

沧州治。枝渎又南东屈，东北注无棣沟。无棣沟又东北径一故城北，世谓之功城也。又东北径盐山东北入海。《春秋》僖公四年，齐、楚之盟于召陵也，管仲曰：昔召康公赐命先君太公履，北至于无棣，益四履之所也。京相璠曰：旧说无棣在辽西孤竹县。二说参差，未知所定，然管仲以责楚无棣在此，方之为近，既世传已久，且以闻见书之。清河又东北径南皮县故城西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章武有北皮亭，故此曰南皮也，王莽之迎河亭。《史记·惠景侯者年表》云：汉景帝后七年，封孝文后兄子彭祖为侯国，建安中，魏武擒袁谭于此城也。清河又北径北皮城东，左会滹沱别河故渎，谓之合口。城谓之合城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，即是城矣。

又东北过浮阳县西，清河东北流，浮水故渎出焉。按《史记》，赵之南界有浮水焉，浮水在南，而此有浮阳之称者。盖浮水出入，津流同逆，混并清漳二读，河之旧道，浮水故迹，又自斯别，是县有浮阳之名也。首受清河于县界，东北径高成县之苑乡城北，又东径章武县之故城北。汉景帝后七年，封孝文后弟窦广国为侯国，王莽更名桓章。晋太始中立章武郡，治此。浮水故渎又东径篪山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高成东北五十里有篪山，长七里。浮渎又东北径柳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齐孝王子刘阳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高成县东北五十里有柳亭，故县也。世谓之辟亭，非也。浮渎又东北径汉武帝望海台，又东注于海。应劭曰：浮阳县，浮水所出入海，朝夕往来，日再。今沟无复有水也。清河又北分为二渎，枝分东出，又谓之浮渎。清河又北径浮阳县故城西，王莽之浮城也。建武十五年，更封骁骑将军平乡侯刘歆为侯国，浮阳郡治。又东北，滹沱别渎注焉，谓之合口也。

又东北过邑北，水出焉。

又东北过乡邑南，清河又东，分为二水，枝津右出焉。东径汉武帝故台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章武县东百里有武帝台，南北有二台，相去六十里，基高六十丈，俗云，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。又东注于海。清河又东北径纡姑邑南。俗谓之新城，非也。又东北过穷河邑南，清河又东北径穷河邑南。俗谓之三女城，非也。东北至泉州县，北入滹沱。《水经》曰：笥沟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，自下为派河尾也，又东，泉州渠出焉。

又东北过漂榆邑，入于海。

清河又东径漂榆邑故城南，俗谓之角飞城。《赵记》云：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，即城异名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高城县东北百里，北尽漂榆，东临巨海，民咸煮海水，藉盐为业。即此城也。清河自是入于海。

荡水出河内荡阴县西山东，荡水出县西石尚山，泉流径其县故城南，县因水以取名也。晋伐成都王颖，败帝于是水之南。卢谌《四王起事》曰：惠帝征成都王颖，战败时，举辇司马八人，辇犹在肩上，军人竞就杀举辇者，乘舆顿地，帝伤三矢，百僚奔散，唯侍中秘绍扶帝，士将兵之，帝曰：吾吏也，勿害之。众曰：受太弟命，惟不犯陛下一人耳。遂斩之，血污帝袂。将洗之，帝曰：嵇侍中血，勿洗也。此则嵇延祖殒命之所。

又东北至内黄县，入于黄泽。

羑水出荡阴西北韩大牛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之西山，羑水所出也。羑水又东径韩附壁北，又东流径羑城北，故羑里也。《史记音义》曰：牖里在荡阴县。《广雅》：牖，狱犴也。夏曰夏台，殷曰羑里，周曰囹圄，皆圜土。昔殷纣纳崇侯虎之言，囚

西伯于此。散宜生、南宫括见文工，乃演《易》用明否泰始终之义焉。羑城北，水积成渊，方十余步，深一丈余。东至内黄与防水会，水出西山马头涧，东径防城北，卢湛《征艰赋》所谓越防者也。其水东南流注于羑水，又东历黄泽入荡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羑水至内黄入荡者也。荡水又东与长沙沟水合，其水导源黑山北谷，东流径晋鄙故垒北。谓之晋鄙城，名之为魏将城，昔魏公子无忌矫夺晋鄙军于是处。故班叔皮《游居赋》曰：过荡阴而吊晋鄙，责公子之不臣者也。其水又东，谓之宜师沟，又东径荡阴县南，又东径枉人山，东北至内黄县，右入荡水，亦谓之黄雀沟。是水，秋夏则泛，春冬则耗。荡水又径内黄城南。陈留有外黄，故称内也。东注白沟。

洹水出上党泫氏县，水出洹山，山在长子县也。

东过隆虑县北，县北有隆虑山，昔帛仲理之所游神也。县因山以取名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周灶为侯国。应助曰：殇帝曰隆，故改从林也。县有黄华水，出于神园之山黄华谷北崖上。山高十七里，水出木门带，带即山之第三级也，去地七里，悬水东南注壑，直泻岩下，状若鸡翘，故谓之鸡翘洪。盖亦天台，赤城之流也。其水东流至谷口，潜入地下，东北十里复出，名柳渚，渚周四五里，是黄华水重源再发也。东流，苇泉水注之，水出林虑山北泽中，东南流，与双泉合，水出鲁般门，东下流入苇泉水。苇泉水又东南，流注黄华水，谓之陵阳水。又东，入于洹水也。

又东北出山，过邺县南，洹水出山，东径殷墟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盘庚即位，自奄迁于北蒙，曰殷。昔者项羽与章邯盟于此地矣。洹水又东，枝津出焉，东北流径邺城南，谓之新河。又东，分为二水，一水北径东明观下。昔慕容隽梦石虎啮其臂，寤而恶之，购求其尸，而莫之知。后宫劈妾言，虎葬东明观下，于是掘焉，下度三泉，得其棺，剖棺出尸，尸僵不腐，隽骂之曰：死胡，安敢梦生天子也！使御史中尉阳约数其罪而鞭之。此盖虎始葬处也。又北径建春门，石梁不高大，治石工密，旧桥首夹建两石柱，螭矩趺勒甚佳。乘舆南幸，以其作制华妙，致之平城东侧西阙，北对射堂，绿水平潭，碧林侧浦，可游憩矣。其水西径魏武玄武故苑。苑旧有玄武池，以肄舟楫，有鱼梁、钓台、竹木、灌丛，今池林绝灭，略无遗迹矣。其水西流注于漳。南水东北径女亭城北，又东北径高陵城南，东合坳沟，又东径鸱鹚陂，北与台陂水合。陂东西三十里，南北注白沟河，沟上承洹水，北绝新河，北径高陵城东，又北径斥丘县故城西。县南角有斥丘，盖因丘以氏县，故乾侯矣。《春秋经》书，昭公二十八年，公如晋，次于乾侯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唐厉为侯国，王莽之利丘矣。又屈径其城北，东北流注于白沟。洹水自邺东径安阳县故城北。徐广《晋纪》曰：石遵自李城北入，斩张豺于安阳是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邺城南四十里有安阳城，城北有洹水东流者也。洹水又东至长乐县，左则枝沟出焉。洹水又东径长乐县故城南。按《晋书·地理志》曰：魏郡有长乐县也。

又东过内黄县北，东入于白沟。

洹水径内黄县北东流，注于白沟，世谓之洹口也。许慎《说文》、吕忱《字林》，并云洹水出晋、鲁之间。昔声伯梦涉洹水，或与己琼瑰而食之，泣而又为琼瑰，盈其怀矣。从而歌曰：济洹之水，赠我以琼瑰，归乎，归乎，琼瑰盈吾怀乎！后言之，之暮而卒。即是水也。

【卷十】浊漳水、清漳水

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，漳水出鹿谷山，与发鸠连麓而在南。《淮南子》谓之发苞山，故异名互见也。左则阳泉水注之，右则伞盖水入焉。三源同出一山，但以南北为别耳。东过其县南，又东，尧水自西山东北流，径尧庙北，又东径长子县故城南。周史辛甲所封邑也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，即是县也。秦置上党郡，治此。其水东北流入漳水。漳水东会于梁水，梁水出南梁山，北流径长子县故城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十二年，郑取屯留、尚子、涅。尚子，即长子之异名也。梁水又北入漳水。

屈从县东北流，陶水南出陶乡，北流径长子城东，西转径其城北，东注于漳水。

又东过壶关县北，又东北过屯留县南，漳水东径屯留县南，又屈径其城东，东北流，有绛水注之。水西出谷远县东发鸠之谷，谓之为滥水也。东径屯留县故城南。故留吁国也，潞氏之属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晋人执孙蒯于纯留是也。其水东北流入于漳。故桑钦云：绛水出屯留西南，东入漳，漳水又东，冻水注之，水西出发鸠山，东径余吾县故城南。汉光武建武六年，封景丹子尚为侯国。冻水又东径屯留县故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元年，韩共侯、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。《史记》，赵肃侯夺晋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。其水又东流注于漳。故许慎曰：水出发鸠山入漳，从水，东声也。漳水又东北径壶关县故城西，又屈径其城北。故黎国也，有黎亭，县有壶口关，故曰壶关矣。吕后元年，立孝惠后宫子武为侯国。汉有壶关三老公乘兴上书讼卫太子，即色人也。县在屯留东，不得先壶关而后屯留也。漳水历鹿台山与铜鞮水合，水出铜鞮县西北石瞪山，东流与专池水合，水出八特山，东北流入铜鞮水。铜鞮水又东南合女谏水，水西北出好松山，东南流，北则苇池水与公主水合而右往之；南则榆交水与皇后水合而左入焉。乱流东南，注于铜鞮水。铜鞮水又东径李憙墓，墓前有碑，碑石破碎，故李氏以太和元年立之。其水又东径故城北，城在山阜之上，下临岫壑，东、西、北三面，阻袤二里，世谓之断梁城，即故县之上虒亭也，铜鞮水又东径铜鞮县故城北，城在水南山中，晋大夫羊舌赤铜鞮伯华之邑也。汉高祖破韩王信于此县。铜鞮水又东南流径顷城西，即县之下虒聚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土虒亭，下虒聚者也。铜鞮水又南径胡邑西，又东屈径其城南，又东径襄垣县，入于漳。漳水又东北流径襄垣县故城南，王莽之上党亭。潞县北，县，故赤翟潞子国也。其相丰舒有俊才，而不以茂德，晋伯宗数其五罪，使荀林父灭之。阚骃曰：有潞水，为冀州浸，即漳水也。余案《燕书》，王猛与慕容评相遇于潞川也。评障锢山泉，鬻水与军，入绢匹，水二石，无他大川，可以为浸，所有巨浪长湍，惟漳水耳。故世人亦谓浊漳为潞水矣。县北对故台壁，漳水径其南。本潞子所立也，世名之为台壁。慕容垂伐慕容永于长子，军次潞川，永率精兵拒战，阻河自固，垂阵台壁，一战破之，即是处也。漳水于是左合黄须水口，水出台壁西张讳岩下。世传岩赤则土罹兵害，故恶其变化无常，恒以石粉污之令白，是以俗目之为张讳岩。其水南流，径台壁西，又南入于漳。漳水又东北历望夫山，山之南有石人仁于山上，状有怀于云表，因以名焉。有涅水西出覆甑山，而东流与西汤溪水合，水出涅县西

山汤谷，五泉俱会。谓之五会之泉，交东南流，谓之西汤水，又东南流注涅水。涅水又东径涅县故城南，县氏涅水也。东与白鸡水合，水出县之西山，东径其县北，东南流入涅水。涅水又东南，武乡水会焉，水源出武山西南，径武乡县故城西，而南得清谷口。水源出东北长山清谷，西南与鞞鞊、白壁二水合，南入武乡水，又南得黄水口，黄水三源，同注一壑，东南流与隐室水合，水源西北出隐室山，东南注黄水。又东入武乡水。武乡水又东南注于涅水。涅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樟水。漳水又东径磻阳城北，仓谷水入焉。水出林虑县之仓谷溪，东北径鲁班门西。双阙昂藏，石壁霞举，左右结石修防，崇基仍存。北径偏桥东，即林虑之娇岭抱犊固也。石隥西陛，陟踵修上五里余，隥崿路中断四五丈，中以木为偏桥，劣得通行，亦言故有偏桥之名矣。自上犹须攀萝们葛，方乃自津，山顶，即庾衮眩坠处也。仓谷溪水又北合白木溪。溪水出壶关县东白木川，东径百晦城北，盖同仇池百顷之称矣。又东径林虑县之石门谷，又注于仓溪水。仓溪水又北径磻阳城东而北流，注于漳水。漳水又东径葛公亭北而东注矣。

又东过武安县，漳水于县东，清漳水自涉县东南来注之，世谓决入之所为交漳口也。

又东出山，过邺县西，漳水又东径三户峡为三户津。张晏曰：三户，地名也，在梁期西南。孟康曰：津，峡名也，在邺西四十里。又东，汗水注之，水出武安县山，东南流径汗城北。昔项羽与蒲将军英布济自三户，破章邯于是水。汗水东注于漳水。漳水又东径武城南，世谓之梁期城。梁期在邺北，俗亦渭之两期城，皆为非也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邺县有武城，武城即期城矣。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。祠东侧有碑，隐起为字，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：赵建武中所修也。魏文帝《述征赋》曰：羡西门之嘉迹，忽遥睇其灵字。漳水右与枝水合。其水上承漳水于邯会西，而东别与邯水合，水发源邯山东北，径邯会县故城西，北注枝水，故曰邯会也。张晏曰：漳水之别，自城西南与邯山之水会，今城旁犹有沟渠存焉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赵敬肃王子刘仁为侯国。其水又东北入于漳。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，引漳以溉邺，民赖其用。其后至魏襄王，以史起为邺令，又堰漳水以灌邺田，咸成沃壤，百姓歌之。魏武王又堨漳水，回流东注，号天井堰。二十里中，作十二墱，墱相去三百步，令互相灌注，一源分为十二流，皆悬水门。陆氏《邺中记》云：水所溉之处，名曰堰陵泽。故左思之赋魏都，谓墱流十二，同源异口者也。魂武之攻邺也，引漳水以围之。《献帝春秋》曰：司空邺城围周四十里，初浅而狭，如或可越，审配不出争利，望而笑之，司空一夜增修，广深二丈，引漳水以注之，遂拔邺。本齐桓公所置也，故《管子》曰：筑五鹿、中牟、邺，以卫诸夏也。后属晋，魏文侯七年，始封此地，故曰魏也。汉高帝十二年，置魏郡，治邺县，王莽更名魏城。后分魏郡，置东、西部都尉，故曰三魏。魏武又以郡国之旧，引漳流自城西东入，径铜雀台下，伏流入城东注，谓之长明沟也。渠水又南径止车门下。魏武封于邺为北宫，富有文昌殿。沟水南北夹道，枝流引灌，所在通溉，东出石窦堰下，注之隍水。故魏武《登台赋》曰：引长明，灌街里。谓此渠也。石氏于文昌故殿处，造东、西太武二殿于济北谷城之山，采文石为基，一基下五百武直宿卫。屈柱跌瓦，悉铸铜为之，金漆图饰焉。又徙长安、洛阳铜人，置诸宫前，以华国也。城之西北有三台，皆因城为之基，巍然崇举，其高若山，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，平坦略尽。《春秋古地》云：葵丘，地名，今邺西三台是也。谓台已平，或更有见，意所未详、中曰铜雀台，高十

丈，有屋百一间，台成，命诸子登之，并使为赋。陈思王下笔成章，美捷当时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处也，昔严才与其属攻掖门，修闻变，车马未至，便将宫属步至宫门，太祖在铜雀台望见之曰：彼来者必王叔治也。相国钟繇曰：旧京城有变，九卿各居其府，卿何来也？修曰：食其禄，焉避其难，居府虽旧，非赴难之义。时人以为美谈矣。石虎更增二丈，立一屋，连栋接榱，弥覆其上，盘回隔之，名曰命子窟。又于屋上起五层楼，高十五丈，去地二十七丈，又作铜雀于楼巅，舒翼若飞。南则金虎台，高八丈，有屋百九间。北曰冰井台，亦高八丈，有屋百四十五间，上有冰室，室有数井，井深十五丈，藏冰及石墨焉。石墨可书，又然之难尽，亦谓之石炭。又有粟窖及盐窖，以备不虞。今窖上犹有石铭存焉。左思《魏都赋》曰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。城有七门，南曰凤阳门，中曰中阳门，次曰广阳门，东曰建春门，北曰广德门，次曰厩门，西曰金明门，一曰白门。凤阳门三台洞开，高三十五丈，石氏作层观架其上，置铜凤，头高一丈六尺。东城上，石氏立东明观，观上加金博山，谓之骆天。北城上有齐斗楼，超出群榭，孤高特立。其城东西七里，南北五里，饰表以砖，百步一楼，凡诸宫殿，门台、隅雉，皆加观榭。层甍反宇，飞檐拂云，图以丹青，色以轻素。当其全盛之时，去邺六七十里，远望苕亭，巍若仙居。魏因汉祚，复都洛阳，以谯为先人本国，许昌为汉之所居，长安为西京之遗迹，邺为王业之本基，故号五都也。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。漳水自西门豹祠北径赵阅马台西，基高五丈，列观其上，石虎每讲武于其下，升观以望之，虎自台上放鸣镝之矢，以为车骑出入之节矣。漳水又北径祭陌西。战国之世，俗巫为河伯取妇，祭于此陌。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，约诸三老曰：为河伯娶妇，幸来告知，吾欲送女。皆曰：诺。至时，三老、廷掾，赋敛百姓，取钱百万，巫觋行里中，有好女者，祝当为河伯妇，以钱三万聘女，沐浴脂粉如嫁状。豹往会之，三老、巫、掾与民咸集赴观。巫妪年七十，从十女弟子。豹呼妇视之，以为非妙，令巫妪入报河伯，投巫于河中。有顷曰：何久也，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，并投于河。豹磬折曰：三老不来，奈何？复欲使廷掾、豪长趣之，皆叩头流血，乞不为河伯取妇。淫祀虽断，地留祭陌之称焉。又慕容俊投石虎尸处也。田融以为紫陌也。赵建武十一年，造紫陌浮桥于水上，为佛图澄先造生墓于紫陌，建武十五年卒，十二月葬焉，即此处也。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。宫在桑梓苑，多桑木，故苑有其名。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，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。今地有遗桑，塘无尺雉矣。漳水又北，滏水入焉。漳水又东径梁期城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邺北五十里有梁期城，故县也。汉武帝元鼎五年，封任破胡为侯国。晋惠帝永兴元年，骠骑王浚遣乌丸渴末径至梁期，候骑到邺，成都王颖遣将军石超讨末，为末所败于此也。又径平阳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元年，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者也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邺有平阳城。即此地也。

又东过列入县南，漳水又东，右径斥丘县北，即裴县故城南。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列入县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，故县也。漳水又东北径列入县故城南，王莽更名之为列治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；梁惠成王八年，惠成王伐邯郸取列入者也。于县右合白渠故渎，白渠水出魏郡武安县钦口山，东南流径邯郸县南，又东与拘涧水合。水导源武始东山白渠，北俗犹谓是水为拘河也。拘涧水又东，又有牛首水入焉，水出邯郸县西堵山，东流分为二水，洪湍双逝，澄映两川。汉景帝时，七国悖逆，命曲周侯郦寄攻赵，围邯郸，相扞七月，引牛首拘水灌城，城坏，王自杀，其水东入邯郸城，径温明殿南。汉世祖擒王郎、幸邯郸昼卧处也。其水又

东径丛台南。六国时，赵王之台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邯郸有丛台。故刘劭《赵都赋》曰：结云阁于南宇，立丛台于少阳者也。今遗基旧墉尚在。其水又东历邯郸阜，张晏所谓邯山在东城下者也。曰单，尽也，城郭从邑，故加邑，邯郸之名，盖指此以立称矣。故赵郡治也，《长沙耆旧传》称，桓楷为赵郡太守，尝有遗囊粟于路者，行人挂囊粟于树，莫敢取之，即于是处也。其水又东流出城，又合成一川也。又东，澄而为渚，渚水东南流，注拘涧水，又东入白渠，又东，故渎出焉。一水东为泽渚，曲梁县之鸡泽也。《国语》所谓鸡丘矣。东北通澄湖，白渠故渎南出所在，枝分右出，即邯沟也。历邯沟县故城东，盖因沟以氏县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即裴城，西北二十里有邯沟城，故县也。又东径肥乡县故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八年，伐邯郸取肥者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太康中，立以隶广平也。渠道交径，互相缠魔，与白渠同归，径列人右会漳津，今无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白渠东至列人入漳是也。

又东北过斥漳县南，应劭曰：其国斥卤，故曰斥漳。汉献帝建安十八年，魏太祖凿渠，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，名曰利漕渠。漳津故渎水断，旧溪东北出，涓流漫注而已。《尚书》所谓覃怀底绩，至于衡漳者也。孔安国曰：衡，横也，言漳水横流也。又东北径平恩县故城西。应劭曰：县，故馆陶之别乡，汉宣帝地节三年置，以封后父许伯为侯国，王莽更曰延平也。

又东北过曲周县东，又东北过巨鹿县东，衡漳故渎东北径南曲县故城西。《地理志》，广平有南曲县。应劭曰：平恩县北四十里有南曲亭，故县也。又径曲周县故城东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汉武帝建元四年置，王莽更名直周。余按《史记》，大将军郦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县为侯国，又考《汉书》同。是知曲周旧县，非始孝武。啸父冀州人，在县市补履数十年，人奇其不老，求其术而不能得也。衡漳又北径巨桥邸阁西，旧有大梁横水，故有巨桥之称。昔武王伐纣，发巨桥之粟，以赈殷之饥民。服虔曰：巨桥，仓名。许慎曰：巨鹿水之大桥也。今临侧水湄，左右方一二里中，状若丘墟，盖遗囤故窖处也。衡水又北径巨鹿县故城东。应劭曰：鹿者，林之大者也。《尚书》曰：尧将禅舜，纳之大麓之野，烈风雷雨不迷，致之以昭华之玉。而县取目焉，路温舒，县之东里人，父为里监门，使温舒牧羊泽中，取蒲牒用写书，即此泽也。巨鹿郡治。秦始皇二十五年灭赵以为巨鹿郡。汉景帝中元年，为广平郡，武帝征和二年，以封赵敬肃王子为平于国。世祖中兴，更为巨鹿也。郑玄注《尚书》引《地说》云：大河东北流，过绛水千里，至大陆为地腹，如《志》之言大陆在巨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在安平信都巨鹿。与信都相去不容此数也。水土之名变易，世失其处，见降水则以为绛水，故依而废渎，或作绛字，非也。今河内共北山，淇水出焉，东至魏郡黎阳入河，近所谓降水也。降读当如郧，降于齐师之降，盖周时国于此地者，恶言降，故改云共耳。又今河所从去大陆远矣，馆陶北屯氏河，其故道与？余按郑玄据《尚书》，有东过洛油，至于大伾，北过降水至于大陆。推次言之，故以淇水为降水，共城为降城，所未详也。稽之群书，共县本共和之故国，是有共名，不因恶降而更称。禹着《山经》，淇出沮洳。淇澳《卫诗》，列目又远，当非改绛，革为今号。但是水导源共北山，玄欲成降义，故以淇水为降水耳。即如玄引《地说》，黎阳巨鹿，非千里之径，直信都于大陆者也。惟屯氏北出馆陶，事近之矣。按《地理志》云：绛水发源屯留，下乱漳津。是乃与漳俱得通称，故水流间关，所在着目，信都复见绛名，而东入于海。寻其川脉，无他殊渎，而衡漳旧道，与屯氏相乱，乃《书》有过降之文，与《地说》千里之志，即之途致与《书》相邻，河之过

降，当应此矣，下至大陆，不异《经》说，自宁迄于巨鹿，出于东北，皆为大陆。语之缠络，厥势眇矣。九河既播，八枝代绝。遗迹故称，往往时存，故鬲、般列于东北，徒骇浚联漳、绛，同逆之状粗分，陂障之会犹在。按《经》考浚，自安故目矣。漳水又历经县故城西，水有故津，谓之薄落津。昔袁本初还自易京，上已届此，率其宾从，禊饮于斯津矣。衡漳又径沙丘台东。纣所成也，在巨鹿故城东北七十里，赵武灵王与秦始皇并死于此矣。又径铜马祠东，汉光武庙也。更始三年秋，光武追铜马于馆陶，大破之，遂降之。贼不自安，世祖令其归营，乃轻骑行其垒，贼乃相谓曰：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遂将降人分配诸将，众数十万人，故关西号世祖曰铜马帝也，祠取名焉。庙侧有碑，述河内修武县张导，字景明，以建和三年为巨鹿太守，漳津泛滥，土不稼穑，导披按地图，与丞彭参、掾马道嵩等，原其逆顺，揆其表里，修防排通，以正水路，功绩有成，民用嘉赖。题云：《漳河神坛碑》。而俗老耆儒，犹揭斯庙为铜马刘神寺，是碑顷因震裂，余半不可复识矣。又径南宫县故城西。汉惠帝元年，以封张越人子买为侯国，王莽之序中也。其水与隅醴通为衡津。又有长芦淫水之名，绛水之称矣。今漳水既断，绛水非复缠络矣。又北，绛渎出焉，今无水，故渎东南径九门城南，又东南径南宫城北，又东南径缭城县故城北。《十三州志》召：经县东五十里有缭城，故县也。左径安城南，故信都之安城乡也。更始二年，和戎卒正邳彤与上会信都南安城乡，上大悦，即此处也。故渎又东北径辟阳亭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审食其为侯国，王莽之乐信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广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阳亭，故县也。绛渎又北径信都城东，散入泽渚，西至于信都城，东连于广川县之张甲故渎，同归于海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《禹贡》，绛水在信都东入于海也。又北过堂阳县西，衡水自县，分为二水，其一水北出，径县故城西。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阳降水者也。水上有梁，谓之旅津渡，商旅所济故也。其右水东北注，出石门。门石崩褫，余基殆在。谓之长芦水，盖变引葭之名也。长芦水东径堂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县在堂水之阳。《谷梁传》曰：水北为阳也。今于县故城南，更无别水，惟是水东出，可以当之，斯水盖包堂水之兼称矣。长芦水又东径九门城北，故县也。又东径抉柳县故城南。世祖建武三十年，封寇恂子损为侯国。又东屈北径信都县故城西，信都郡治也，汉高帝六年置。景帝中二年，为广川惠王越国，王莽更为新博，县曰新博亭，光武自蓟至信都是也，明帝水平十五年，更名乐成，安帝延光中，改曰安平。城内有汉冀州从事安平赵征碑，又有魏冀州刺史陈留丁绍碑，青龙三年立。城南有献文帝《南巡碑》。其水侧城北注，又北径安阳城东，又北径武阳城东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抉柳县东北有武阳城，故县也。又北为博广池，池多名蟹佳虾，岁贡王朝，以充膳府。又北径下博县故城东，而北流注于衡水也。又东北过扶柳县北，又东北过信都县西。

扶柳县故城在信都城西，衡水径其西。县有扶泽，泽中多柳，故曰扶柳也。衡水又北径昌城县故城西。《地理志》，信都有昌城县。汉武帝以封城阳顷王子刘差为侯国。阚骃曰：昌城本名阜城矣。应劭曰：堂阳县北三十里有昌城，故县也。世祖之下堂阳，昌城人刘植率宗亲子弟据邑以奉世祖是也。又径西梁县故城东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扶柳县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，故县也。世以为五梁城，盖字状致谬耳。衡漳又东北径桃县故城北。汉高祖十二年，封刘襄为侯国，王莽改之曰桓分也。合斯洨故渎，斯洨水首受大白渠，大白渠首受绵蔓水，绵蔓水上承桃水，水出乐平郡之上艾县，东流，世谓之曰桃水，东径靖阳亭南，故关城也。又北流，径井陉关下，

注泽发水，乱流东北径常山蒲吾县西，而桃水出焉，南径蒲吾县故城西，又东南流径桑中县故城北。世谓之石勒城，盖赵氏增城之，故擅其目，俗又谓之高功城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也。桃水又东南流，径绵蔓县故城北，王莽之绵延也。世祖建武二年，封郭况为侯国。自下通谓之绵蔓水。绵蔓水又东流，径乐阳县故城西，右合并陉山水，水出井陉山，世谓之鹿泉水，东北流，屈径陈余垒西，俗谓之故壁城。昔在楚、汉，韩信东入，余拒之于此，不纳左车之计，悉众西战，信遣奇兵自间道出，立帜于其垒，师奔失据，遂死泜上。其水又屈径其垒南，又南径城西，东注绵蔓水。绵蔓水又屈从城南，俗名曰临清城，非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矣。王莽更之曰畅苗者也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光武使邓禹发房子兵二千人，以铙期为偏将军，别攻真定宋子，余贼拔乐阳禀肥垒者也。绵蔓水又东径乌子堰，枝津出焉。又东，谓之大白渠，《地理志》所谓首受绵蔓水者也。白渠水又东南径关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，常山之属县也。又东为成郎河，水上有大梁，谓之成郎桥。又东径耿乡南，世祖封前将军耿纯为侯国，世谓之宜安城。又东径宋子县故城北，又谓之宋子河。汉高帝八年，封许瘛为侯国，王莽更名宜子。昔高渐离击筑佣工，自此入秦。又东径敬武县故城北。按《地理志》，巨鹿之属县也。汉元帝封女敬武公主为汤沐邑。阚骃《十三州记》曰：杨氏县北四十里有敬武亭，故县也。今其城实中，小邑耳，故俗名之曰敬武垒，即古邑也。白渠水又东，谓之斯洨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大白渠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洨者也。东分为二水，枝津右出焉，东南流，谓之百尺沟，又东南径和城北。世谓之初丘城，非也。汉高帝十一年，封郎中公孙昔为侯国。又东南径贲城西，汉高帝六年，封吕博为侯国。百尺沟东南散流，径历乡东而南入泜湖，东注衡水也。斯洨水自枝津东径贲城北，又东积而为陂，谓之阳縻渊。渊水左纳白渠枝水，俗谓之洨水，水承白渠于藁城县之乌子堰。又东径肥累县之故城南，又东径陈台南，台甚宽广，今上阳台屯居之。又东径新丰城北。按《地理志》云：巨鹿有新市县，侯国也。王莽更之曰乐市，而无新丰之目，所未详矣。其水又东径昔阳城南。世谓之曰直阳城，非也，本鼓聚矣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十五年，晋荀吴帅师伐鲜虞，围鼓三月，鼓人请降，穆子曰：犹有食色，不许。军吏曰：获城而弗取，勤民而顿兵，何以事君？穆子曰：获一邑而教民怠，将焉用邑也。贾怠无卒，弃旧不祥，鼓人能事其君，我亦能事吾君，率义不爽，好恶不愆，城可获也。有死义而无二心，不亦可乎？鼓人告食竭力尽，而后取之。克鼓而返，不戮一人，以鼓子鸢鞮归，既献而返之。鼓子又叛，荀吴略东阳，使师伪，负甲息于门外，袭而灭之。以鼓子鸢鞮归，使涉佗守之者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今其城，昔阳亭是矣。京相璠曰：白狄之别也。下曲阳有鼓聚，故鼓子国也。白渠枝水又东径下曲阳城北，又径安乡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也。又东径贲县，入斯洨水。斯洨水又东径西梁城南，又东北径乐信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，巨鹿属县，侯国也。又东入衡水。衡水又北为袁谭渡，盖谭自邺往还所由，故济得厥名。

又东北过下博县之西，衡水又北径邬县故城东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三十年，秦封卫鞅于邬，改名曰商。即此是也。故王莽改曰秦聚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县北有邬阜，盖县氏之。又右径下博县故城西，王莽改曰闰博。应劭曰：太山有博，故此加下。汉光武自滹沱南出，至此失道，不知所以。遇白衣老父曰：信都为长安守，去此八十里。世祖赴之，任光开门纳焉，汉氏中兴始基之矣。寻求老父不得，议者以为神。衡漳又东北历下博城西，逶迤东北注，谓之九。西径乐乡县故城南，王莽

更之曰乐丘也。又东，引葭水注之。

又东北过阜城县北，又东北至昌亭，与滹沱河会。《经》叙阜城于下博之下，昌亭之上。考地非比，于事为同。勃海阜城又在东昌之东，故知非也。漳水又东北径武邑郡南，魏所置也。又东径武强县北，又东北径武隧县故城南。按《史记》秦破赵将扈辄于武隧，斩首十万，即于此处也。王莽更名桓隧矣。白马河注之，水上承滹沱，东径乐乡县北，饶阳县南，又东南径武邑郡北，而东入衡水，谓之交津口。衡漳又东径武邑县故城北，王莽之顺桓也。晋武帝封子于县以为王国，后分武邑、武隧、观津为武邑郡，治此。衡漳又东北，右合张平口，故沟上承武强渊，渊之西南，侧永有武强县故治，故渊得其名焉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光武拜王梁为大司空，以为侯国。耆宿云：邑人有行于途者，见一小蛇，疑其有灵，持而养之，名曰担生。长而吞噬人，里中患之，遂捕系狱，担生负而奔，邑沦为湖，县长及吏咸为鱼矣。今县治东北半里许落水。渊水又东南结而为湖，又谓之郎君渊。耆宿又言：县沦之日，其子东奔，又陷于此，故渊得郎君之目矣。渊水北通，谓之石虎口，又东北为张平泽。泽水所泛，北决堤口，谓之张刀沟，北注衡漳，谓之张平口，亦曰张平沟。水溢则南注，水耗则辍流。衡漳又径东昌县故城北，《经》所谓昌亭也。王莽之田昌也，俗名之曰东相，盖相、昌声韵合，故致兹误矣。西有昌城，故目是城为东昌矣。衡漳又东北，左会滹沱故渎，谓之合口。衡漳又东北，分为二川，当其水泆处，名之曰李聪涣。

又东北至乐成陵县北别出，衡漳于县无别出之渎，出县北者，乃滹沱别水，分滹沱故渎之所缠络也。衡漳又东，分为二水，左出为向氏口，渎水自此决入也。衡漳又东，径弓高县故城北。汉文帝封韩王信之子韩隤当为侯国，王莽之乐成亭也。衡漳又东北，右合柏梁涖，水上承李聪涣，东北为柏梁涖，东径蒲领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广川惠王子刘嘉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云：修县西北八十里有蒲领乡，故县也。又东北会桑社枝津，又东北径弓高城北，又东注衡漳，谓之柏梁口。衡漳又东北，右会桑社沟，沟上承从陂，世称卢达从薄，亦谓之摩诃河。东南通清河，西北达衡水。春秋雨泛，观津城北方二十里，尽为泽薮，盖水所钟也。其渎径观津县故城北，乐毅自燕降赵，封之于此，邑号望诸君，王莽之朔定亭也。又南屈东径窦氏青山南，侧堤东出。青山，即汉文帝窦后父少翁冢也，少翁是县人，遭秦之乱，渔钓隐身，坠渊而死。景帝立，后遣使者填以葬父，起大坟于观津城东南，故民号曰青山也。又东径董仲舒庙南。仲舒，广川人也，世犹谓之董府君祠，春秋祷祭不辍。旧沟又东径修市县故城北。汉宣帝本始四年，封清河纲王子刘寅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居宁也。俗谓之温城，非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修县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，故县也。又东会从陂，陂水南北十里，东西六十步，子午潭涨，渊而不流，亦谓之桑社渊。从陂南出，夹堤东派，径修县故城北，东合清漳。漳泛则北注，泽盛则南播，津流上下，互相径通。从陂北出，东北分为二川，一川北径弓高城西面北注柏梁涖，一川东径弓高城南。又东北，杨津沟水出焉。衡水东径阜城县故城北、乐成县故城南，河间郡治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赵也。汉文帝二年，别为国。应劭曰：在两河之间也。景帝九年，封子德为河间王，是为献王。王莽更名，郡曰朔定，县曰陆信。褚先生曰：汉宣帝地节三年，封大将军霍光兄子山为侯国也。封子开于此，桓帝追尊祖父孝王开为孝穆王，以其邑奉山陵，故加陵曰乐成陵也。今城中有故池，方八十步，旧引衡水北入城注池。池北对层台，基隍荒芜，示存古意也。

又东北过成平县南。

衡漳又东径建成县故城南。按《地理志》，故属勃海郡。褚先生曰，汉昭帝元凤三年，封丞相黄霸为侯国也。成平县故城在北，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河间献王子刘礼为侯国，王莽之泽亭也。城南北相直。衡漳又东右会杨津沟水，水自陂东径阜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，勃海有阜城县，王莽更名吾城者，非《经》所谓阜城也。建武十五年，世祖更封大司马王梁为侯国。杨津沟水又东北径建成县，左入衡水，谓之杨津口。衡漳又东，左会滹沱别河故渎，又东北入清河，谓之合口，又径南皮县之北皮亭，而东北径浮阳县西，东北注也。

又东北过章武县西，又东北过平舒县南，东入海。清漳径章武县故城西，故邑也。枝渎出焉，谓之水。东北径参户亭，分为二渎。应劭曰：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，故县也。世谓之平虏城。枝水又东注，谓之蔡伏沟。又东积而为淀。一水径亭北，又径东平舒县故城南。代郡有平舒城，故加东。《地理志》，勃海之属县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章武郡治，故世以为章武故城，非也。又东北分为二水，一右出为淀，一水北注滹沱，谓之口。清漳乱流而东注于海。

清漳水出上党沾县西北少山大要谷，南过县西，又从县南屈，《淮南子》曰:清漳出谒戾山。高诱云：山在沾县。今清漳出沾县故城东北，俗谓之沾山。后汉分沾县为乐平郡，治沾县。水出乐平郡沾县界。故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乐平县旧名沾县。汉之故县矣。其山亦曰鹿谷山，水出大要谷，南流径沾县故城东，不历其西也。又南径昔阳城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，晋荀吴伪会齐师者，假道于鲜虞，遂入昔阳。杜预曰：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者是也。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，水出梁榆城西大嵫山，水有二源，北水东南流，径其城东南，注于南水。南水亦出西山，东径文当城北，又东北径梁榆城南，即阙与故城也。秦伐赵阙与，惠文王使赵奢救之，奢纳许历之说，破秦于阙与，谓此也。司马彪、袁山松《郡国志》并言涅县有阙与聚。卢谌《征艰赋》曰：访梁榆之墟郭，吊阙与之旧都。阚骃亦云：阙与，今梁榆城是也。汉高帝八年，封冯解散为侯国。其水左台北水，北水又东南入于清漳。清漳又东南与轑水相得。轑水出轑阳县西北轑山，南流径轑阳县故城西南，东流至粟城，注于清漳也。

东过涉县西，屈从县南，按《地理志》，魏郡之属县也。漳水于此有涉河之称，盖名因地变也。东至武安县南黍窖邑，入于浊漳。

【卷十一】易水、滱水

易水出涿郡故安县阎乡西山，易水出西山宽中谷，东径五大夫城南。昔北平侯王谭，不从王莽之政，子兴生五子。并避时乱，隐居此山，故其旧居，世以为五大夫城，即此。《岳赞》云：五王在中，庞葛连续者也。易水又东，左与子庄溪水合，水北出子庄关，南流径五公城西，屈径其城南。五公，即王兴之五子也。光武即帝位，封为五侯：元才北平侯，益才安憙侯，显才蒲阴侯，仲才新市侯，秀才为唐侯。所谓中山五王也，俗又以五公名居矣。二城并广一里许，俱在冈阜之上，上斜而下方。其水东南入于易水。易水又东，右会女思谷水，水出西南女思涧，东北流注于易，谓之三会口。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，即燕之长城门也。与樊石山水合，水源西出广昌县之樊石山，东流径覆釜山下，东流注于易水。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，又东径渐离城南，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。易水又东径武阳城南，盖易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，是兼武水之称。故燕之下都，擅武阳之名。左得濡水枝津故渎。武阳大城东南小城，即故安县之故城也，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为侯国。城东西二里，南北一里半。高诱云：易水径故安城南城外东流。即斯水也。诱是涿人，事经明证。今水被城东南隅，世又谓易水为故安河。武阳，盖燕昭王之所城也，东西二十里，南北十七里。故傅逮《述游赋》曰：出北蓟，历良乡，登金台，观武阳，两城辽廓，旧迹冥芒。盖谓是处也。易水东流而出于范阳。

东过范阳县南，又东过容城县南，易水径范阳县故城南。秦末，张耳、陈余为陈胜略地，燕、赵命蒯通说之，范阳先下是也。汉景帝中二年，封匈奴降王代为侯国，王莽之顺阴也。昔慕容垂之为范阳也，戍之即斯。意欲图还上京，阻于行旅，造次不获，遂中。易水又东与濡水合，水出故安县西北穷独山南谷，东流与源泉水合，水发北溪，东南流注濡水。濡水又东南径樊于期馆西，是其授首于荆轲处也。濡水又东南流径荆轲馆北，昔燕丹纳田生之言，尊轲上卿，馆之于此。二馆之城，涧曲泉清，山高林茂，风烟披薄，触可栖情，方外之士，尚凭依旧居，取畅林木。濡水又东径武阳城西北，旧堨濡水，枝流南入城径柏冢西，冢垣城侧，即水塘也。四周茔域深广，有若城焉。其水侧有数陵，坟高壮，望若青丘，询之古老，访之史籍，并无文证，以私情求之，当是燕都之前故坟也，或言燕之坟茔，斯不然矣。其水之故渎南出，屈而东转，又分为二渎。一水径故安城西，侧城南注易水，夹塘崇峻，邃岸高深。左右百步，有二钓台，参差交峙，迢递相望，更为佳观矣。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，陂东西六七里，南北五里。侧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，方可四十步，陂北十余步有金台，台上东西八十许步，南北如减。北有小金台，台北有兰马台，并悉高数丈，秀峙相对，翼台左右，水流径通，长庑广宇，周旋被浦，栋堵咸沦，柱础尚存，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访。诸耆旧咸言，昭王札宾，广延方士，至于郭隗、乐毅之徒，邹衍、剧辛之俦，宦游历说之民，自远而届者多矣。不欲令诸侯之客，伺隙燕邦，故修连下都馆之南垂，言燕昭创之于前，子丹踵之于后，故雕墙败馆，尚传镌刻之石，虽无经记可凭，察其古迹，似符宿传矣。濡水自堰又东径紫池堡西，屈而北流，又有浑塘沟水注之，水出遒县西白马山南溪中，东南流入濡水。濡水又

东至塞口，古累石堰水处也。濡水旧枝分南入城东大陂，陂方四里，今无水。陂内有泉，渊而不流，际池北侧，俗谓圣女泉。濡水又东得白杨水口，水出道县西山白杨岭下，东南流入濡水，时人谓之虎眼泉也。濡水东合檀水，水出遒县西北檀山西南，南流与石泉水会，水出石泉固东南隅，水广二十许步，深三丈。固在众山之内，平川之中，四周绝涧阻水，八丈有余。石高五丈，石上赤土，又高一匹，壁立直上，广四十五步，水之不周者，路不容轨，仅通人马，谓之石泉固。固上宿有白杨寺，是白杨山神也。寺侧林木交荫，丛柯隐景，沙门释法澄建刹于其上，更为思玄之胜处也。其水南流注于檀水，故俗有并沟之称焉。其水又东南流，历故安县北而南注濡水。濡水又东南流，于容城县西北大利亭东南合易水而注巨马水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故安县阎乡，易水所出，至范阳入濡水。阚駰亦言是矣，又曰濡水合渠。许慎曰：濡水入涞。涞、渠二号，即巨马之异名。然二易俱出一乡，同入濡水，南濡。北易至涿郡范阳县会北濡，又并乱流入涞，是则易水与诸水互摄通称，东径容城县故城北，浑涛东注，至勃海平舒县与易水合。阚駰曰：涿郡西界代之易水。而是水出代郡广昌县东南郎山东北燕王仙台东。台有三峰，甚为崇峻，腾云冠峰，高霞翼岭，岫壑冲深，含烟罩雾，耆旧言：燕昭王求仙处。其东谓之石虎冈，范晔《汉书》云：中山简王焉之冢也。厚其葬，采涿郡山石，以树坟茔，陵隧碑兽，并出此山，有所遗二石虎，后人因以名冈。山之东麓，即泉源所导也，《经》所谓阎乡西山。其水东流，有毖水南会，浑波同注，俗谓之为雹河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，雹水出故安县。世祖令耿况击故安西山贼吴耐蠡符雹上十余营，皆破之。即是水者也。易水又东径孔山北，山下有钟乳穴，穴出佳乳，采者篝火寻沙，入穴里许，渡一水，潜流通注，其深可涉，于中众穴奇分，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，每于疑路，必有历记，返者乃寻孔以自达矣。上又有大孔，豁达洞开，故以孔山为名也。其水又东径西故安城南，即阎乡城也。历送荆阨北，耆旧云：燕丹饯荆轲于此，因而名焉，世代已远，非所详也。遗名旧传，不容不诠，庶广后人传闻之听。易水又东流屈径长城西，又东流南径武隧县南，新城县北。《史记》曰：赵将李牧伐燕，取武隧方城是也。俗又谓是水为武隧津，津北对长城门，谓之汾门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云：孝成王十九年，赵与燕易土，以龙兑，汾门与燕，燕以葛城，武阳与赵。即此也。亦曰汾水门，又谓之梁门矣。易水东分为梁门陂，易水又东，梁门陂水注之，水上承易水于梁门，东入长城，东北入陂。陂水北接范阳陂，陂在范阳城西十里，方十五里，俗亦谓之为盐台陂。陂水南通梁门淀，方三里，淀水东南流，出长城注易，谓之范水，易水自下，有范水通目。又东径范阳县故城南，即应劭所谓范水之阳也。易水又东径樊舆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条为侯国，王莽更名握符矣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北新城县东二十里有樊舆亭，故县也。易水又东径容城县故城南，汉高帝六年，封赵将夜于深泽，景帝中三年，以封匈奴降王唯徐卢于容城，皆为侯国，王莽更名深泽也。易水又东，逕水注之，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东南，谓之大逕淀、小逕淀。其水南流注易水，谓之逕洞口，水侧有浑逕城，易水径其南，东合滋水。故桑钦曰：易水出北新城西北，东入滋，自下滋，易互受通称矣。易水又东径易京南。汉末，公孙瓒害刘虞于蓟下，时童谣云：燕南垂，赵北际，惟有此中可避世。瓒以易地当之，故自蓟徙临易水，谓之易京城，在易城西四五里。赵建武四年，石虎自辽西南达易京，以京障至固，令二万人废坏之。今者，城壁夷平，其楼基尚存，犹高一匹，余基上有井，世名易京楼，即瓒所保也。故瓒《与子书》云：袁氏之攻，

状若鬼神，冲梯舞于楼上，鼓角鸣于地中。即此楼也。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，昔燕文公徙易，即此城也。阚骃称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，与宾客知谋者，祖道于易水上。《燕丹子》称，荆轲入秦，太子与知谋者，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，荆轲起为寿，歌曰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高渐离击筑，宋如意和之，为壮声，士发皆冲冠；为哀声，士皆流涕。疑于此也。余按遗传旧迹，多在武阳，似不饯此也。汉景帝中三年，封匈奴降王仆为侯国也。

又东过安次县南，易水径县南，鄚县故城北，东至文安县与滹沱合。《史记》，苏秦曰：燕长城以北，易水以南。正谓此水也。是以班固、阚骃之徒，咸以斯水谓之南易。

又东过泉州县南，东入于海。

《经》书水之所历，沿次注海也。

滱水出代郡灵丘县高氏山，即沤夷之水也，出县西北高氏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高氏之山，滱水出焉，东流注于河者也。其水东南流，山上有石铭，题言冀州北界，故世谓之石铭陉也。其水又南径候塘，川名也。又东合温泉水，水出西北暄谷，其水温热若汤，能愈百疾，故世谓之温泉焉。东南流径兴豆亭北，亭在南原上，敧倾而不正，故世以敧城目之。水自原东南注于滱。滱水又东，莎泉水注之，水导源莎泉南流，水侧有莎泉亭，东南入于滱水。滱水又东径灵丘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，故县氏之。县，古属代，汉灵帝光和元年，中山相臧旻上请别属也。瓒注《地理志》曰：灵丘之号，在武灵王之前矣。又按司马迁《史记》,赵敬侯九年，败齐于灵丘，则名不因武灵王事，如瓒《注》。流水自县南流入峡，谓之隘门，设隘于峡，以讥禁行旅。历南山，高峰隐天，深溪埒谷，其水沿涧西转，径御射台南，台在北阜上，台南有御射石碑，南则秀嶂分霄，层崖刺天，积石之峻，壁立直上，“车驾沿溯，每出是所游艺焉。滱水西流，又南转东屈径北海王详之石碣南，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。

东南过广昌县南，滱水东径嘉牙川，有一水南来注之，水出恒山北麓，稚川三合，径嘉牙亭东而北流，注于滱水。水之北山，行即广昌县界。滱水又东径倒马关，关山险隘，最为深峭，势均诗人高冈之病良马，傅险之困行轩，故关受其名焉。关水出西南长溪下，东北历关注滱。滱水南，山上起御坐于松园，建祇洹于东圃。东北二面，岫嶂高深，霞峰隐日，水望澄明。渊无潜甲，行李所径，鲜不徘徊忘返矣。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，恒水从西来注之。

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，水出山西南大岭下，东北流出峡，峡右山侧，有祇洹精庐，飞陆陵山，丹盘虹梁，长津泛澜，萦带其下。东北流注于滱。滱水又屈而东合两岭溪水，水出恒山北阜，东北流历两岭间，北岭虽层陵云举，犹不若南峦峭秀，自水南步远峰，石隥逶迤，沿途九曲，历睇诸山，咸为劣矣，抑亦羊肠、邛崃之类者也。齐宋通和，路出其间。其水东北流，注于滱水。又东，左合悬水，水出山原岫盘谷，轻湍浚下，分石飞悬，一匹有余，直灌山际，白波奋流，自成潭渚。其水东南流，扬湍注于滱。滱水又东流历鸿山，世谓是处为鸿头，疑即《晋书地道记》所谓鸿上关者也。关尉治北平而画塞于望都东北，去北平不远，兼县土所极也。滱水于是，左纳鸿上水，水出西北近溪，东南流注于滱水也。

又东过唐县南。

滱水又东径左人城南。应劭曰：左人城在唐县西北四十里。县有雹水，亦或谓

之为唐水也，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。城内有小山，在城西侧而锐上，若委粟焉，疑即《地道记》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。俗以山在邑中，故亦谓之中山城；以城中有唐水，因复谓之为广唐城也。《中山记》以为中人城，又以为鼓聚，殊为乖谬矣。言城中有山，故曰中山也，中山郡治。京相璠曰：今中山望都东二十里有故中人城。望都城东有一城名尧姑城，本无中人之传，璠或以为中人，所未详也。《中山记》所言中人者，城东去望都故城十余里，二十里则减，但苦其不东，观夫异说，咸为爽矣。今此城于卢奴城北如西六十里。城之西北，泉源所导，西径郎山北，郎、唐音读近，实兼唐水之传。西流历左人亭注滱水。滱水又东，左会一水，水出中山城北郎阜下，亦谓之唐水也。然于城非在西，俗又名之为雹水，又兼二名焉。西南流入滱，并所未详，盖传疑耳。滱水又东，恒水从西来注之。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焉。即《禹贡》所谓恒、卫既从也。滱水又东，右苞马溺水，水出上曲阳城东北马溺山，东北流径伏亭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望都县有马溺关。《中山记》曰：八渡马溺。是山曲要害之地，二关势接，疑斯城即是关尉宿治，异目之来，非所详矣。马溺水又东流注于滱。滱水又东径中人亭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，晋荀吴率师侵鲜虞及中人，大获而归者也。滱水又东径京丘北，世谓之京陵，南对汉中山顷王陵，滱水北对君子岸，岸上有哀王子宪王陵，坎下有泉源，积水亦曰泉上岸。滱水又东径白土北，南即靖王子康王陵，三坟并列者是。滱水又东径乐羊城北，《史记》称魏文侯使乐羊灭中山，盖其故城中山所造也，故城得其名。滱水又东径唐县故城南，此二城俱在滱水之阳，故曰滱水径其南。城西又有一水，导源县之西北平地，泉涌而出，俗亦谓之为唐水也。东流至唐城西北隅，堨而为湖，俗谓之唐池。莲荷被水，嬉游多萃其上，信为胜处也。其水南入小沟，下注滱水，自上历下，通禅唐川之兼称焉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唐县西四十里得中人亭。今于此城取中人乡，则四十也。唐水在西北入滱，与应符合，又言尧山者，在南则无山以拟之为非也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曰：中山治卢奴，唐县故城在国北七十五里。骃所说北则非也。《史记》曰：帝喾氏没，帝尧氏作，始封于唐。望都县在南，今此城南对卢奴故城，自外无城以应之。考古知今，事义全违，俗名望都故城则八十许里，距中山城则七十里，验途推邑，宜为唐城。城北去尧山五里，与七十五里之说相符。然则俗谓之都山，即是尧山，在唐东北望都界。皇甫谧曰：尧山亦名豆山。今山于城北如东，崭绝孤峙，虎牙桀立，山南有尧庙，是即尧所登之山者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尧山在南。今考此城之南，又无山以应之，是故先后论者，咸以《地理记》之说为失。又即俗说以唐城为望都城者，自北无城以拟之，假复有之，途程纡远，山河之状全乖，古证传为疏罔。是城西北豆山西足，有一泉源，东北流径豆山下合苏水，乱流转注东入滱，是岂唐水平？所未详也。又于是城之南如东十余里，有一城，俗谓之高昌县城，或望都之故城也。县在唐南，皇甫谧曰：相去五十里。稽诸城地，犹十五里，盖书误耳。此城之东，有山孤峙，世以山不连陵，名之曰孤山，孤、都声相近，疑即所谓都山也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尧母庆都所居，故县目曰望都。张晏曰：尧山在北，尧母庆都山在南，登尧山见都山，故望都县以为名也。唐亦中山城也，为武公之国，周同姓。周之衰也，国有赤狄之难，齐桓霸诸侯，疆理邑土，遣管仲攘戎狄，筑城以固之。其后，桓公不恤国政，周王问太史余曰：今之诸侯，孰先亡乎？对曰：天生民而令有别，所以异禽兽也。今中山淫昏康乐，逞欲无度，其先亡矣。后二年果灭。魏文侯以封太子击也，汉高祖立中山郡，景帝三年为王国，王莽之常山也。魏皇始

二年，破中山，立安州，天兴三年，改曰定州，治水南卢奴县之故城。昔耿伯昭归世祖于此处也。滱水之右，卢水注之，水上承城内黑水池。《地理志》曰卢水出北平，疑为疏阔；阚駰、应劭之徒，咸亦言是矣。余按卢奴城内西北隅有水，渊而不流，南北百步，东西百余步水，色正黑，俗名曰黑水池。或云水黑曰卢，不流曰奴，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。池水东北际水，有汉中山王故宫处，台殿观榭，皆上国之制，简王尊贵，壮丽有加，始筑两宫，开四门，穿北城，累石为窦，通池流于城中，造鱼池、钓台、戏马之观，岁久颓毁，遗基尚存，今悉加土，为利刹灵图。池之四周。居民骈比。填褊秽陋，而泉源不绝。暨赵石建武七年，遣北中郎将始筑小城，兴起北榭，立宫造殿，后燕因其故宫，建都中山小城之南，更筑隔城，兴复宫观，今府榭犹传故制，自汉及燕。池水径石窦，石窦既毁，池道亦绝，水潜流出城，潭积微涨，涓水东北注于滱。滱水又东径汉哀王陵北。冢有二坟，故世谓之两女陵，非也。哀王是靖王之孙，康王之子也。滱水又东，右会长星沟，沟出上曲阳县西北长星渚，渚水东流又合洛光水，水出洛光沟，东入长星水，乱流东径恒山下庙北。汉末丧乱，山道不通，此旧有下阶神殿，中世以来，岁书法族焉。晋、魏改有东西二庙，庙前有碑阙，坛场列柏焉。其水又东径上曲阳县故城北，本岳牧朝宿之邑也。古者，天子巡狩，常以岁十一月至于北岳，侯伯皆有汤沐邑，以自斋洁。周昭王南征不还，巡狩礼废，邑郭仍存。秦罢井田，因以立县。城在山曲之阳，是曰曲阳，有下，故此为上矣。王莽之常山亭也。又东南流，胡泉水注之，水首受胡泉，径上曲阳县南，又东径平乐亭北，左会长星川，东南径卢奴城南，又东北，川渠之左有张氏墓，冢有汉土谷太守议郎张平仲碑，光和中立。川渠又东北合滱水，水有穷通，不常津注。

又东过安憙县南，县，故安险也。其地临险，有井涂之难，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应为侯国，王莽更名宁险，汉章帝改曰安憙，《中山记》曰：县在唐水之曲，山高岸险，故曰安险；邑丰民安，改曰安憙。秦氏建元中，唐水泛涨，高岸崩颓，城角之下有大积木，交横如梁住焉。后燕之初，此木尚在，未知所从。余考记稽疑，盖城地当初，山水济荡，漂沦巨栰，阜积于斯，沙息壤加，渐以成地，板筑既兴，物固能久耳。滱水又东径乡城北，旧卢奴之乡也。《中山记》曰：卢奴有三乡，斯其一焉，后隶安吝。城郭南有汉明帝时孝子王立碑。

又东过安国县北，滱水历县东分为二水，一水枝分，东南流径解渎亭南。汉顺帝阳嘉元年，封河间孝王子淑于解渎亭为侯国，孙宏，即灵帝也。又东南径任丘城南，又东南径安郭亭南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传富为侯国。其水又东南流，入于滹沱。滱水又东北流径解渎亭北而东北注。

又东过博陵县南，滱水东北径蠡吾县故城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县，故饶阳之下乡者也，自河间分属博陵。汉安帝元初七年，封河间王开子翼为都乡侯，顺帝永建五年，更为侯国也。又东北径博陵县故城南，即古陆成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贞为侯国者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博陵县，《史记》蠡吾故县矣。汉质帝本初元年，继孝冲为帝，追尊父翼陵曰博陵，因以为县，又置郡焉。汉末，罢还安平，晋太始年复为郡，今谓是城为野城。滱水又东北径侯世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陵阳亭东，又北，左会博水，水出望都县，东南流径其县故城南，王莽更名曰顺调矣。又东南，潜入地下。博水又东南循渎，重源涌发。东南径三梁亭南，疑即古勺梁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燕人伐赵，围浊鹿，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浊鹿，败燕师于勺梁者也。今广昌东岭之东有山，俗名之曰浊鹿逻。城地不远，土势相邻，以此推之，

或近是矣，所未详也。博水又东南径谷梁亭南，又东径阳城县，散为泽渚。诸水潴涨，方广数里，匪直蒲笋是丰，实亦偏饶菱藕，至若娈婉丱童，及弱年崽子，或单舟采菱，或叠舸折芰，长歌阳春，爱深绿水，掇拾者不言疲，谣咏者自流响，于时行旅过瞩，亦有慰于羁望矣。世谓之为阳城淀也。阳城县故城近在西北，故陂得其名焉。《郡国志》曰：蒲阴县有阳城者也。今城在县东南三十里。其水又伏流循渎，届清梁亭西北，重源又发。博水又东径白堤亭南，又东径广望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忠为侯国。又东合堀沟，沟上承清梁陂。又北径清凉城东，即将梁也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朝平为侯国。其水东北入博水。博水又东北，左则濡水注之，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。《中山记》曰：郭东有舜氏甘泉，有舜及二妃祠。稽诸传记，无闻此处，世代云远，异说之来，于是乎在矣。其水自源东径其县故城南，在渚回湍，率多曲复，亦谓之为曲逆水也。张晏曰：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，是受此名，故县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。《春秋左传》哀公四年，齐国夏伐晋，取曲逆是也。汉高帝击韩王信，自代过曲逆，上其城，望室字甚多，曰：壮哉！吾行天下，惟洛阳与是耳。诏以封陈平为曲逆侯。王莽更名顺平。濡水又东与苏水合，水出县西南近山，东北流径尧姑亭南，又东径其县入濡。濡水又东，得蒲水口，水出西北蒲阳山，西南流，积水成渊，东西百步，南北百余步，深而不测。蒲水又东南流，水侧有古神祠，世谓之为百祠。亦曰蒲上祠，所未详也。又南径阳安亭东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蒲阴县有阳安关，盖阳安关都尉治。世俗名斯川为阳安扩。蒲水又东南历扩，径阳安关下，名关皋为唐头坂。出关北流，又东流径夏屋故城，实中险绝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魏殷臣、赵公孙裒伐燕，还取夏屋，城曲逆者也。其城东侧，因阿仍塘筑一城，世谓之寡妇城，贾复从光武追铜马、五幡于北平所作也。世俗音转，故有是名矣。其水又东南流径蒲阴县故城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城在蒲水之阴。汉章帝章和二年，行巡北岳，以曲逆名不善，因山水之名，改曰蒲阴焉。水右合鱼水，水出北平县西南鱼山，山石若巨鱼，水发其下，故世俗以物色名川。又东流注于蒲水，又东入濡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蒲水、苏水，并从县东入濡水。又东北径乐城南，又东入博水，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称矣。《春秋》昭公七年，齐与燕盟于濡上。杜预曰：濡水出高阳县东北，至河间鄚县入易水，是濡水与滹沱、滱、易互举通称矣。博水又东北，徐水注之，水西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。世谓之广昌岭，岭高四十余里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，方得达其上岭，故岭有五回之名，下望层山，盛若蚁蛭，实兼孤山之称，亦峻竦也。徐水三源奇发，齐泻一涧，东流北转径东山下，水西有御射碑。徐水又北流西屈径南崖下，水阴又有一碑。徐水又随山南转径东崖下，水际又有一碑。凡此三铭，皆翼对层峦，岩障深高，壁立霞峙。石文云：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，车驾东巡，径五回之险邃，览崇岸之竦峙，乃停驾路侧，援弓而射之，飞矢逾于岩山，刊石用赞元功。夹碑并有层台二所，即御射处也。碑阴皆列树碑官名。徐水东北屈径郎山，又屈径其山南，众岑竞举，若竖鸟翅，立石嵚岩，亦如剑秒，极地险之崇峭。汉武之世，戾太子以巫蛊出奔，其子远遁斯山，故世有郎山之名。山南有《郎山君碑》，事具其文。徐水又径郎山君中子触锋将军庙南，庙前有碑，晋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；发诏锡君父子，法祠其碑。刘曜光初七年，前顿丘太守郎宣，北平太守阳平邑振等，共修旧碑，刻石树颂焉。徐水又径北平县，县界有汉熹平四年幽、冀二州以戊子诏书，遣冀州从事王球，幽州从事张昭，郡县分境，立石标界，具揭石文矣。徐水又东南流历石门中，世俗谓之龙

门也。其山上合下开，开处高六丈，飞水历其间，南出乘崖，倾涧泄注，七丈有余，济荡之音，奇为壮猛，触石成井，水深不测，素波自激，涛襄四陆，瞰之者惊神，临之者骇魄矣。东南出山径其城中，有故碑，是太白君碑，郎山君之元子也。其水又东流，汉光武追铜马、五幡于北平破之于顺水北，乘胜追北，为其所败，短兵相接，光武自投崖下，遇突骑王丰，于是授马退保范阳。顺水，盖徐州之别名也。徐水又东径蒲城北，又东径清苑城。又东南与卢水合，水出蒲城西，俗谓之泉头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北平县有卢水，即是水也。东径其城，又东南，左入徐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东至高阳入博，今不能也。徐水又东，左合曹水，水出西北朔宁县曹河泽，东南流，左合岐山之水，水出岐山，东径邢安城北，又东南入曹河。曹水又东南径北新城县故城南，王莽之朔平县也。曹水又东人于徐水。徐水又东南径故城北，俗谓之祭隅城，所未详也。徐水又东注博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徐水出北平，东至高阳入于博，又东入滱、《地理志》曰：博水自望都，东至高阳入于滱是也。

又东北入于易。

滱水又东北径依城北，世谓之依城河。《地说》无依城之名，即古葛城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高阳有葛城，燕以与赵者也。滱水又东北径阿陵县故城东，王莽之阿陆也。建武二年，更封左将军任光为侯国。滱水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者也。

【卷十二】圣水、巨马水

圣水出上谷，故燕地，秦始皇二十三年，置上谷郡。王隐《晋书地道志》曰：郡在谷之头，故因以上谷名焉。王莽更名朔调也。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，东南流径大防岭之东首，山下有石穴，东北洞开，高广四五丈，入穴转更崇深，穴中有水。耆旧传言，昔有沙门释惠弥者，好精物隐，尝篝火寻之，傍水入穴三里，有余穴分为二：一穴殊小，西北出，不知趣诣；一穴西南出，入穴经五六日方还，又不测穷深。其水夏冷冬温，春秋有白鱼出穴，数日而返，人有采捕食者，美珍常味，盖亦丙穴嘉鱼之类也。是水东北流入圣水。圣水又东径玉石山，谓之玉石口，山多珉玉、燕石，故以玉石名之。其水伏流里余，潜源东出，又东。颓波泻涧，一丈有余，屈而南流也。

东过良乡县南，圣水南流，历县西转，又南径良乡县故城西，王莽之广阳也，有防水注之，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，而东南流径羊头阜下，俗谓之羊头溪。其水又东南流，至县东入圣水。圣水又南与乐水合，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，东南流，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。圣水又东径其县故城南，又东径圣聚南，盖藉水而怀称也。又东与侠河合，水出良乡县西甘泉原东谷，东径西乡县故城北，王莽之移风也，世谓之都乡城。案《地理志》，涿郡有西乡县而无都乡城，盖世传之非也。又东径良乡城南，又东北注圣水，世谓之侠活河，又名之曰非理之沟也。

又东过阳乡县北，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，水首受涞水于徐城东南良乡，西分垣水，世谓之南沙沟，即桃水也。东径遒县北，又东径涿县故城下与涿水合，世以为涿水，又亦谓之桃水，出涿县故城西南奇沟东八里大坎下，数泉同发，东径桃仁墟北，或曰因水以名墟，则是桃水也，或曰终仁之故居，非桃仁也。余案《地理志》，桃水上承涞水，此水所发，不与《志》同，谓终为是。又东北与乐堆泉合，水出堆东，东南流注于涿水。涿水又东北径涿县故城西注于桃。应劭曰：涿郡，故燕，汉高帝六年置，其南有涿水郡，盖氏焉。阚骃亦言是矣。今于涿城南无水以应之，所有惟西南有是水矣。应劭又云：涿水出上谷涿鹿县，余案涿水自涿鹿东注漯水。漯水东南径广阳郡与涿郡分水，汉高祖六年，分燕置涿郡，涿之为名；当受涿水通称矣，故郡、县氏之。但物理潜通，所在分发，故在匈奴为涿耶水，山川阻阔，并无沿注之理，所在受名者，皆是经隐显相关，遥情受用，以此推之，事或近矣，而非所安也。桃水又东径涿县故城北，王莽更名垣翰，晋大始元年，改曰范阳郡。今郡理涿县故城，城内东北角有晋康王碑，城东有范阳王司马虓庙碑。桃水又东北与垣水会，水上承涞水，于良乡县分桃水，世谓之北沙沟。故应劭曰：垣水出良乡，东径垣县故城北。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河间有武垣县，涿有垣县。汉景帝中三年，封匈奴降王赐为侯国，王莽之垣翰亭矣，世渭之顷城，非也。又东径顷，亦地名也，故有顷上言，世名之顷前河。又东，洛水注之，水上承鸣泽渚，渚方十五里。汉武帝元封四年，行幸鸣泽者也。服虔曰：泽名，在遒县北界。即此泽矣。西则独树水注之，水出遒县北山，东入渚。北有甘泉水注之，水出良乡西山，东南径西乡城西，而南注鸣泽渚。渚水东出为洛水，又东径西乡城南，又东径垣县而南入垣水。垣水又东

径涿县北，东流注于桃。故应劭曰：垣水东入桃。阚駰曰：至阳乡注之。今案经脉而不能届也。桃水东径阳乡，东注圣水。圣水又东，广阳水注之，水出小广阳西山，东径广阳县故城北；又东，福禄水注焉。水出西山，东南径广阳县故城南，东入广阳水，乱流东南至阳乡县，右注圣水。圣水又东南径阳乡城西，不径其北矣。县，故涿之阳亭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涿县东五十里有阳乡亭，后分为县。王莽时，更名章武，即长乡县也。案《太康地记》，涿有长乡而无阳乡矣。圣水又东径长兴城南，又东径方城县故城北。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，魏封刘放为侯国。圣水又东，左会白祀沟，沟水出广阳县之娄城东，东南流，左合娄城水，水出平地。导源东南流，右注白祀水，乱流东南径常道城西。故乡亭也，西去长乡城四十里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。又东南入圣水。圣水又东南径韩城东。《诗·韩奕章》曰：溥彼韩城，燕师所完，王锡韩侯，其追其貊，奄受北国。郑玄曰：周封韩侯，居韩城为侯伯，言为猃夷所逼，稍稍东迁也。王肃曰：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，世谓之寒号城，非也。圣水又东南流，右会清淀水，水发西淀，东流注圣水，谓之刘公口也。

又东过安次县南，东入于海。

圣水又东径勃海安次县故城南。汉灵帝中平三年，封荆州刺史王敏为侯国。又东南流注于巨马河而不达于海也。

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，即涞水也，有二源，俱发涞山，东径广昌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广屏矣，魏封乐进为侯国。滦水又东北径西射鱼城东南而东北流；又径东射鱼城南，又屈径其城东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。穷、射字相类，疑即此城也，所未详矣。涞水又径三女亭西，又径楼亭北，左属白涧溪，水有二源，合注一川，川石皓然，望同积雪，故以物色受名。其水又东北流，谓之石槽水，伏流地下，溢则通津委注，谓之白涧口。涞水又东北，桑谷水注之，水南发桑溪，北注涞水。涞水又北径小黉东，又东径大黉南，盖霍原隐居教授处也。徐广云：原隐居广阳山，教授数千人，为王浚所害，虽千古世悬，犹表二黉之称，既无碑颂，竟不知定谁居也。涞水又东北历紫石溪口与紫水合，水北出圣人城北大亘下，东南流，左会磊砢溪水，盖山崩委涧，积石沦隍，故溪涧受其名矣。水出东北，西南流注紫石溪水。紫石溪水又径圣人城东，又东南，右会檐车水，水出檐车硎，东南流径圣人城南，南流注紫石水，又南注于涞水。涞水又东南径榆城南，又屈径其城东，谓之榆城河。涞水又南径藏刀山下，层岩壁立，直上干霄，远望崖侧，有若积刀，镮镮相比。咸悉西首。涞水东径徐城北，故渎出焉，世谓之沙沟水。又东，督亢沟出焉。一水东南流，即督亢沟也；一水西南出，即涞水之故渎矣。水盛则长津宏注，水耗则通波潜伏，重源显于遒县，则旧川矣。

东过遒县北，涞水上承故渎于县北垂，重源再发，结为长潭，潭广百许步，长数百步，左右翼带涓流，控引众水，自成渊渚。长川漫下十许里，东南流径遒县故城东。汉景帝中三年，以封匈奴降王隆疆为侯国，王莽更名遒屏也。谓之巨马河，亦曰渠水也。又东南流，袁本初遣别将崔巨业攻固安不下，退还，公孙瓒追击之于巨马水，死者六七千人，即此水也。又东南径范阳县故城北，易水注之。

又东南过容城县北，巨马水又东，郙亭沟水注之，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，东南流，历紫渊东。余六世祖乐浪府君，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，西带巨川，东翼兹水，枝流津通，缠络墟圃，匪直田渔之赡可怀，信为游神之胜处也。其水东南流，又名之为郙亭沟。其水又西南转，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。又东径容城县故城北。又

东，督亢沟水注之，水上承涞水于涞谷，引之则长津委注，遏之则微川辍流，水德含和，变通在我。东南流径遒县北，又东径涿县郦亭楼桑里南，即刘备之旧里也。又东径督亢泽，泽苞方城县，县故属广阳，后隶于涿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县有督亢亭。孙畅之《述画》有《督亢地图》，言燕太子丹使荆轲赍入秦，秦王杀轲，图亦绝灭。《地理书上古圣贤冢地记》曰，督亢地在涿郡。今故安县南有督亢陌，幽州南界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沆，潦也。言乎淫淫潦潦，无崖际也。沆泽之无水，斥卤之谓也。其水自泽枝分，东径涿县故城南，又东径汉侍中卢植墓南，又东，散为泽渚，督亢泽也。北屈注于桃水。督亢水又南，谓之白沟水，南径广阳亭西，而南合枝沟，沟水西受巨马河，东出为枝沟，又东注白沟，白沟又南，入于巨马河。巨马河又东南径益昌县，护淀水右注之，水上承护陂于临乡县故城西，东南径临乡城南，汉封广阳顷王千云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方城南十里有临乡城，故县也。淀水又东南径益昌县故城西，南入巨马水。巨马水东径益昌县故城南，汉封广阳顷王子婴为侯国，王莽之有秩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方城县东八十里有益昌城，故县也。又东，八丈沟水注之，水出安次县东北平地，东南径安次城东，东南径泉州县故城西，又南，右合滹沱河枯沟，沟自安次西北，东径常道城东、安次县故城西，晋司空刘琨所守以拒石勒也。又东南至泉州县西南，东入八丈沟，又南入巨马河，乱流东注也。

又东过勃海东平舒县北，东入于海。

《地理志》曰：涞水东南至容城入于河。河，即濡水也，盖互以明会矣。巨马水于平舒城北，南入于滹沱，而同归于海也。

【卷十三】漯水

漯水出雁门阴馆县，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，漯水出于累头山，一曰治水。泉发于山侧，沿波历涧，东北流出山，径阴馆县故城西。县，故楼烦乡也。汉景帝后三年置，王莽更名富臧矣。魏皇兴三年，齐平，徙其民于县，立平齐郡。漯水又东北流，左会桑乾水，县西北上平，洪源七轮，谓之桑乾泉，即漯涪水者也。耆老云：其水潜通，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之大池，池在山原之上，世谓之天池，方里余，澄渟镜净，潭而不流，若安定朝那之湫渊也。清水流潭，皎焉冲照，池中尝无斥草，及其风箨有沦，辄有小鸟翠色，投渊衔出，若会稽之耘鸟也。其水阳燠不耗，阴霖不滥，无能测其渊深也。古老相传，言尝有人乘车于池侧，忽过大风，飘之于水，有人获其轮于桑乾泉，故知二水潜流通注矣。池东隔阜又有一石池，方可五六十步，清深镜洁，不异大池。桑乾水自源东南流，右会马邑川水，水出马邑西川，俗谓之磨川矣。盖狄语音讹，马、磨声相近故尔。其水东径马邑县故城南。于宝《搜神记》曰：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，城将成而崩者数矣。有马驰走一地，周旋反覆，父老异之，因依以筑城，城乃不崩，遂名之为马邑。或以为代之马城也，诸记纷竞，未识所是。汉以斯邑封韩王信，后为匈奴所围，信遂降之。王莽更名之曰章昭。其水东注桑乾水，桑乾水又东南流，水南有故城，东北临河，又东南，右合漯水，乱流枝水南分。桑乾水又东，左合武州塞水，水出故城，东南流出山，径日没城南，盖夕阳西颓，戎车所薄之城故也。东有日中城，城东又有早起城，亦曰食时城，在黄爪阜北曲中。其水又东流，右注桑乾水。桑乾水又东南径黄瓜阜曲西，又屈径其堆南。徐广曰：猗卢废嫡子曰利孙于黄瓜堆者也。又东，右合枝津，枝津上承桑乾河，东南流径桑乾郡北，大魏因水以立郡，受厥称焉。又东北，左合夏屋山水，水南出夏屋山之东溪，西北流径故城北，所未详也。又西北入桑乾枝水，桑乾枝水又东流，长津委浪通结两湖，东湖西浦，渊潭相接，水至清深，晨凫夕雁，泛滥其上，鲨甲素鳞，潜跃其下，俯仰池潭。意深鱼鸟，所寡惟良木耳。俗谓之南池，池北对陶县之故城，故曰南池也。南池水又东北注桑乾水，为漯水，自下并受通称矣。漯水又东北径石亭西，盖皇魏大赐三年之所经建也。漯水又东北径白狼堆南，魏烈祖道武皇帝于是遇白狼之瑞。故斯阜纳称焉。阜上有故宫，庙楼榭基雉尚崇，每至鹰隼之秋，羽猎之日，肆阅清野，为升眺之逸地矣。漯水又东流四十九里，东径巨魏亭北，又东，嶂川水注之，水南出嶂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嶂张也。县南面玄岳，右背嶂山，处二山之中，故以嶂张为名矣。其水又西出山。谓之嶂口，北流径繁畤县故城东，王莽之当要也。又北径巨魏亭东，又北径剧阳县故城西，王莽之善阳也。按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。其水又东注于漯水，漯水又东径班氏县南，如浑水注之，水出凉城旋鸿县西南五十余里，东流径故城南，北俗谓之独谷孤城，水亦即名焉。东合旋鸿池水，水出旋鸿县东山下，水积成池，北引鱼水，水出鱼溪，南流注池。池水吐纳川流，以成巨沼，东西二里，南北四里，北对凉川城之南池，池方五十里，俗名乞伏袁池。虽隔越山阜，鸟道不远，云霞之间常有。西南流径旋鸿县南，右合如浑水。是总二水之名矣。如浑水又东南流径永固县，县以太

和中，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。右会羊水，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，北出东转，径燕昌城南。按《燕书》，建兴十年，慕容垂自河西还，军败于参合，死者六万人。十一年，垂众北至参合，见积骸如山，设祭吊之礼，死者父兄皆号泣，六军哀恸，垂惭愤呕血，因而寝疾焉。舆过平城北四十里，疾笃，筑燕昌城而还，即此城也。北俗谓之老公城。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，乱流径方山南，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，陵之东北有高祖陵。二陵之南有永固堂，堂之四周隅雉，列榭阶栏及扉户、梁壁、椽瓦，悉文石也。檐前四柱，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，雕镂隐起，以金银间云矩，有若锦焉。堂之内外。四侧结两石跌，张青石屏风，以文石为缘，并隐起忠孝之容，题刻贞顺之名。庙前镌石为碑兽，碑石至佳，左右列柏，四周迷禽暗日。院外西侧，有思远灵图，图之西有斋堂，南门表二石阙，阙下斩山，累结御路，下望灵泉宫池，皎若圆镜矣。如浑水又南至灵泉池，枝津东南注池，池东西百步，南北二百步。池渚旧名白杨泉，泉上有白杨树，因以名焉，其犹长杨、五柞之流称矣。南面旧京，北背方岭，左右山原，亭观绣峙，方湖反景，若三山之倒水下。如浑水又南径北宫下，旧宫人作薄所在。如浑水又南，分为二水，一水西出南屈，入北苑中。历诸池沼，又南径虎圈东，魏太平真君五年，成之以牢虎也。季秋之月，圣上亲御圈上。敕虎士效力于其下，事同奔戎，生制猛兽，即《诗》所谓袒裼暴虎，献于公所也。故魏有《扞虎图》也。又径平城西郭内，魏太常七年所城也。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坛，坛之东侧有《郊天碑》，建兴四年立。其水又南屈，径平城县故城南。《史记》曰：高帝先至平城。《史记音义》曰在雁门，即此县矣。王莽之平顺也。魏天兴二年，迁都于此，太和十六年，破安昌诸殿，造太极殿东、西堂及朝堂，夹建象魏、乾元、中阳、端门、东、西二掖门、云龙、神虎、中华诸门，皆饰以观阁。东堂东接太和殿，殿之东阶下有一碑，太和中立，石是洛阳八风谷之缁石也。太和殿之东北，接紫宫寺，南对承贤门，门南即皇信堂，堂之四周，图古圣、忠臣、烈士之容，刊题其侧，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、乐安蒋少游笔。堂南对白台，台甚高广，台基四周列壁，阁道自内而升，国之图箓秘籍，悉积其下。台西即朱明阁，直侍之官，出入所由也。其水夹御路，南流径蓬台西。魏神瑞三年，又建白楼，楼甚高谏，加观榭于其上，表里饰以石粉，皜曜建素，赭白绮分，故世谓之白楼也。后置大鼓于其上，晨昏伐以千椎，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，谓之戒晨鼓也。又南径皇舅寺西，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，有五层浮图，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，加以金、银、火齐，众彩之上，炜炜有精光。又南径永宁七级浮图西，其制甚妙，工在寡双。又南，远出郊郭，弱柳荫街，丝杨被浦，公私引裂，用周园溉，长塘曲池，所在布濩，故不可得而论也。一水南径白登山西，服虔曰：白登，台名也，去平城七里。如淳曰：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。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，即白登台也，台南对冈阜，即白登山也。故《汉书》称上遂至平城，上白登者也。为匈奴所围处，孙畅之《述画》曰：汉高祖被围七日，陈平使能画作美女，送与冒顿，阏氏恐冒顿胜汉，其宠必衰，说冒顿解围于此矣。其水又径宁先宫东，献文帝之为太上皇，所居故宫矣。宫之东次，下有两石柱，是石虎邺城东门石桥柱也。按柱勒赵建武中造，以其石作工妙，徙之于此。余为尚书祠部，与宜都王穆罴同拜北郊，亲所经见，柱侧悉镂云矩，上作蟠螭，甚有形势，信为工巧，去《子丹碑》则远矣。其水又南径平城县故城东，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阳，以为恒州。水左有大道坛庙，始光二年，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。兼诸岳庙碑，亦多所署立，其庙阶三成，四周栏槛上阶之上，以木为圆基，令互相

枝梧，以版砌其上，栏陛承阿上圆，制如明堂，而专室四户，室内有神坐，坐右列玉磬，皇舆亲降，受箓灵坛，号曰天师，宣扬道式，暂重当时。坛之东北，旧有静轮宫，魏神四年造，抑亦柏梁之流也。台榭高广，超出云间，欲令上延霄客，下绝嚣浮。太平真君十一年，又毁之。物不停固，白登亦继褫矣。水右有三层浮图，真容鹫架悉结石也。装制丽质，亦尽美善也。东郭外，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，立祇洹舍于东皋，椽瓦梁栋，台壁棂陛，尊容圣像，及床坐轩帐，悉青石也。图制可观，所恨惟列壁合石，疏而不密。庭中有《祇洹碑》，碑题大篆，非佳耳。然京邑帝里，佛法丰盛，神图妙塔，桀跱相望，法轮东转，兹为上矣。其水自北苑南出，历京城内。河干两湄，太和十年累石结岸，夹塘之上，杂树交荫，郭南结两石桥，横水为梁。又南径藉田及药圃西、明堂东，明堂上圆下方，四周十二堂九室，而不为重隅也。室外柱内，绮井之下，施机轮，饰缥碧，仰象天状，画北道之宿焉，盖天也。每月随斗所建之辰，转应天道，此之异古也。加灵台于其上，下则引水为辟雍，水侧结石为塘，事准古制，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。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会，水出县西南山下，二源翼导，俱发一山，东北流，合成一川，北流径武州县故城西，王莽之桓州也。又东北，右合黄水，水西出黄阜下，东北流，圣山之水注焉，水出西山，东流注于黄水。黄水又东注武州川，又东历故亭北，右合火山西溪水，水导源火山，西北流，山上有火井，南北六七十步，广减尺许，源深不见底，炎势上升，常若微雷发响，以草爨之，则烟腾火发。东方朔《神异传》云：南方有火山焉，长四十里，广四、五里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，昼夜火然，得雨猛风不灭。火中有鼠，重百斤，毛长二尺余，细如丝，色白，时时出外，以水逐而沃之则死，取其毛绩以为布，谓之火浣布。是山亦其类也，但卉物则不能。然其山以火从地中出，故亦名荧台矣。火井东五六尺，又东有汤井，广轮与火井相状，热势又同，以草内之，则不然，皆沾濡露结，故俗以汤井为目。井东有火井祠，以时祀祭焉。井北百余步有东、西谷，广十许步，南崖下有风穴，厥大容人，其深不测，而穴中肃肃，常有微风，虽三伏盛暑，犹须裘裘，寒吹陵人，不可暂停。而其山出雏乌，形类雅乌，纯黑而姣好，音与之同，缋采绀发，觜若丹砂，性驯良而易附，卯童幼子，捕而执之，赤觜乌亦曰阿雏乌，按《小尔雅》，纯黑反哺，谓之慈乌；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，谓之雅乌；白脰而群飞者，谓之燕乌；大而白脰者，谓之苍乌。《尔雅》曰：斯，卑居也。孙炎曰：卑居，楚乌。犍为舍人以为壁居。《说文》谓之雅。雅，楚乌。《庄子》曰：雅，贾矣。马融亦曰：贾，乌也。又案《瑞应图》，有三足乌、赤乌、白乌之名，而无记于此乌，故书其异耳。自恒山已北，并有此矣。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，武州川水又东南流，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，比丘尼所居也。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，凿石开山，因岩结构，真容巨壮，世法所希，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，林渊锦镜，缀目新眺。川水又东南流出山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。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，溉诸园池。苑有洛阳殿，殿北有宫馆。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，火山水注之，水发火山东溪，东北流出山，山有石炭火之，热同樵炭也。又东注武州川，径平城县南，东流注如浑水。又南流径班氏县故城东，王莽之班副也。阚駰《十二州志》曰：班氏县在郡西南百里，北俗谓之去留城也。如浑水又东南流注于漯水。漯水又东径平邑县故城南，赵献侯十三年，城平邑。《地理志》属代，王莽所谓平胡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。北俗谓之丑寅城。漯水又东径沙陵南，魏金田之地也，事同曹武邺中走矣。漯水又东径狋氏县故城北，王莽更名之

曰狉聚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县在高柳南百三十里，俗谓之苦力干城矣。漯水又东径道人县故城南，《地理志》，王莽之道仁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初筑此城，有仙人游其地，故因以为城名矣。今城北有渊，潭而不流，故俗谓之为平湖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道人城在高柳东北八十里，所未详也。漯水又东径阳原县故城南，《地理志》，代郡之属县也，北俗谓之比狉州城。漯水又东，安阳水注之，水出县东北潭中，北俗谓之太拔回水，自潭东南流注于漯水。又东径东安阳县故城北。赵惠文王三年，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，此即章封邑，王莽之竟安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五原有西安阳，故此加东也。漯水又东径昌平县，温水注之，水出南坟下，三源俱导，合而南流，东北注漯水。漯水又东径昌平县故城北，王莽之长昌也。昔牵招为魏鲜卑校尉，屯此。漯水又东北径桑乾县故城西，又屈径其城北，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。城西渡桑乾水，去城十里，有温汤，疗疾有验，《经》言出南，非也，盖误证矣。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代乌丸，入涿郡，逐北遂至桑乾，正于此也。漯水又东流，祁夷水注之，水出平舒县，东径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。《史记》，赵孝成王十九年，以汾门予燕易平舒。徐广曰：平舒在代，王莽更名之曰平葆，后汉世祖建武七年，封扬武将军马成为侯国。其水控引众泉，以成一川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，西南五里，代水所出，东北流，言代水非也。祁夷水又东北径兰亭南，又东北径石门关北，旧道出中山故关也。又东北流，水侧有故池。按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鱼池，池西北有代王台，东去代城四十里。祁夷水又东北得飞狐谷，即广野君所谓杜飞狐之口也。苏林据郦公之说，言在上党，即实非也。如淳言在代，是矣。晋建兴中，刘琨自代出飞狐口，奔于安次，即于此道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，关水西北流径南舍亭西，又径句琐亭西，西北注祁夷水。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，卢植言：初筑此城，板干一夜自移于此，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，结苇为九门。于是就以为治城。圆匝而不方，周四十六里，开九门，更名其故城曰东城。赵灭代，汉封孝文为代王。梅福上事曰：代谷者，恒山在其南，北塞在其北，谷中之地。上谷在东，代郡在西，是其地也。王莽更之曰厌狄亭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内有二泉，一泉流出城西门，一泉流出城北门，二泉皆北注代水。祁夷水又东北，热水注之，水出绫罗泽，泽际有热水亭。其水东北流，注祁夷水。祁夷水又东北，谷水注之，水出昌平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入祁夷水。祁夷水右会逆水，水导源将城东，西北流径将城北。在代城东北十五里，疑即东代矣，而尚传将城之名。卢植曰：此城方就而板于自移。应劭曰：城徙西南，去故代五十里，故名代曰东城。或传书倒错，情用疑焉，而无以辨之。逆水又西，注于祁夷之水，逆之为名，以西流故也。祁夷水东北径青牛渊，水自渊东注之。耆彦云：有潜龙出于兹浦，形类青牛焉，故渊潭受名矣。潭深不恻，而水周多莲藕生焉。祁夷水又北径一故城西，西去代城五十里，又疑是代之东城，而非所详也。又径昌平郡东，魏太和中置，西南去故城六十里。又北，连水入焉，水出瞀瞀县东，西北流，径瞀瞀县故城南，又西径广昌城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南二百里有广昌城，南通大岭。即实非也。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平舒城东九十里有广平城，疑是城也。寻其名状，忖理为非。又西径王莽城南，又西，到刺山水注之，水出到刺山西。山甚层峻，未有升其巅者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城东五十里有到刺山，山上有佳大黄也。其水北流径一故亭东，城北有石人，故世谓之石人城，西北注连水。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，高祖十二年，周勃定代，斩

陈稀于当城，即此处也。应劭曰：当桓都山作城，故曰当城也。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。祁夷水西有随山，山上有神庙，谓之女郎祠，方俗所祠也。祁夷水又北径桑乾故城东。而北流注于漯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祁夷水出平舒县，北至桑乾入漯是也。漯水又东北径石山水口，水出南山，北流径空侯城东，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代城东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也。其水又东北流注漯水。漯水又东径潘县故城北，东合协阳关水，水出协溪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，关道西通代郡。其水东北流，历笄头山，阚駰曰：笄头山在潘城南。即是山也。又北径潘县故城，左会潘泉故渎，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，或云，舜所都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，城西北三里，有历山，山上有虞舜庙。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广平城东北百一十里有潘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更名树武。其泉从广十数步，东出城，注协阳关水，雨盛则通注，阳旱则不流，惟洴泉而已。关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漯水。漯水又东径雍洛城南，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，桑乾水在城南东流者也。漯水又东径下洛县故城南，王莽之下忠也，魏燕州广宁县广宁郡治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去平城五十里，城南二百步有尧庙。漯水又东径高邑亭北，又东径三台北，漯水又东径无乡城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燕语呼毛为无，今改宜乡也。漯水又东，温泉水注之，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，山下有温泉，泉上有祭堂，雕檐华字，被于浦上，石池吐泉，汤汤其下，炎凉代序，是水灼焉，无改能治百疾，是使赴者若流。池水北流，人于漯水。漯水又东，左得于延水口，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梁渠之山，无草木，多金玉，修水出焉。东南流径且如县故城南，应劭曰：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，故县也。代称不拘名号变改。校其城郭，相去远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中部都尉治。于延水出县北塞外，即修水也。修水又东南径马城县故城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东部都尉治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马城在高柳东二百四十里，俗谓是水为河头，河头出戎方。土俗变名耳。又东径零丁城南，右合延乡水，水出县西山，东径延陵县故城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当城西北有延陵乡，故县也。俗指为琦城。又东径罗亭，又东径马城南，又东注修水，又东南于大宁郡北，右注雁门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雁门之水，出于雁门之山。雁出其门，在高柳北，高柳在代中，其山重峦叠，霞举云高，连山隐隐，东出辽塞。其水东南流径高柳县故城北，旧代郡治。秦始皇二十三年虏赵王，迁以国为郡，王莽之所谓厌狄也。建武十九年，世祖封代相堪为侯国，昔牵招斩韩忠于此处。城在平城东南六七十里，于代为西北也。雁门水又东南流，屈径一故城，背山面泽，北俗谓之叱险城。雁门水又东南流，屈而东北，积而为潭，其陂斜长而不方，东北可二十余里，广十五里，蒹葭蓼生焉。敦水注之，其水导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，东流径参合县故城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参合乡，故县也。敦水又东，　水注之，水出东阜下，西北流径故城北，俗谓之和堆城，又北合敦水，乱流东北注雁门水。故《山海经》曰：少咸之山，敦水出焉，东流注于雁门之水。郭景纯曰：水出雁门山。谓斯水也。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，谓之阳门水，与神泉水合，水出苇壁北，水有灵焉，及其密云不雨，阳旱愆期，多祷请焉。水有二流，世谓之比连泉，一水东北径一故城东，世谓之石虎城，而东北流注阳门水，又东径三会亭北，又东径西伺道城北，又东，托台谷水注之。水上承神泉于苇壁北，东径阳门山甫托台谷，谓之托台水，汲引泉溪，浑涛东注，行者间十余渡，东径三会城南，又东径托台亭北，又东北径马头亭北，东北注雁门水。雁门水又东径大宁郡北，魏太

和中置，有修水注之，即《山海经》所谓修水东流注于雁门水也。《地理志》有于延水而无雁门、修水之名，《山海经》有雁门之目，而无说于延河，自下亦通谓之于延水矣。水侧有桑林，故时人亦谓是水为蘗桑河也。斯乃北土寡桑，至此见之，因以名焉。于延水又东径冈城南，按《史记》，蔡泽，燕人也，谢病归相，秦号冈成君。疑即泽所邑也，世名武冈城。于延水又东，左与宁川水合，水出西北，东南流径小宁县故城西，东南流注于延水。于延水又东，径小宁县故城南，《地理志》宁县也。西部都尉治，王莽之博康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大宁城西二十里有小宁城，昔邑人班丘仲居水侧，卖药于宁百余年，人以为寿。后地动宅坏，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，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，收其药卖之，仲被裘从而诘之，此人失怖，叩头求哀。仲曰：不恨汝，故使人知我耳，去矣！后为夫余王驿使来宁，此方人谓之谪仙也。于延水又东，黑城川水注之，水有三源，出黑土城西北。奇源合注，总为一川，东南径黑土城西，又东南流径大宁县西而南入延河。延河又东径大宁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云：广宁也，王莽曰广康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宁城。于延水又东南径茹县故城北，王莽之谷武也，世谓之如口城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在鸣鸡山西十里，南通大道，西达宁川。于延水又东南径鸣鸡山西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延河东流，北有鸣鸡山。《史记》曰：赵襄子杀代王于夏屋而并其土，襄子迎其姊于代。其姊，代之夫人也，至此曰：代已亡矣，吾将何归乎？遂磨等于山而自杀。代人怜之，为立祠焉，因名其山为磨笄山。每夜有野鸡，群鸣于祠屋上，故亦谓之为鸣鸡山。《魏土地记》云：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，其侧有钟乳穴，赵襄子既害代王，迎姊，姊代夫人，夫人曰：以弟慢夫，非仁也；以夫怨弟，非义也。磨笄自刺而死。使者自杀，民怜之，为立神屋于山侧，因名之为磨笄之山。未详孰是。于延水又南径且居县故城南，王莽之所谓久居也。其水东南流，注于漯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于延水东至广宁入沽。

又东过涿鹿县北，涿水出涿鹿山，世谓之张公泉，东北流径涿鹿县故城南，王莽所谓拓陆也。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留其民于涿鹿之阿，即于是也。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，水导源县之东泉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，城东一里有阪泉，泉上有黄帝祠。《晋太康地理记》曰：阪泉亦地名也。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，水出蚩尤城，城无东面。《魏土地记》称，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。泉水渊而不流，霖雨并则流注，阪泉乱流，东北入涿水。涿水又东径平原郡南，魏徙平原之民置此，故立侨郡，以统流杂。涿水又东北径祚亭北，而东北入漯水。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，谓之涿邪水。地理潜显，难以究昭，非所知也。漯水又东南，左会清夷水，亦谓之沧河也。水出长亭南，西径北城村故城北，又西北，平乡川水注之，水出平乡亭西，西北流注清夷水。清夷水又西北径阴莫亭，在居庸县南十里。清夷水又西会牧牛山水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，下有九十九泉，即沧河之上源也。山在县东北三十里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。耆旧云，山下亦有百泉竞发，有一神牛驳身，自山而降，下饮泉竭，故山得其名。今山下导九十九泉，积以成川。西南流，谷水与浮图沟水注之，水出夷舆县故城西南，王莽以为朔调亭也。其水俱西南流，注于沧水。沧水又西南，右合地裂沟，古老云，晋世地裂，分此界间成沟壑。有小水，俗谓之分界水，南流入沧河。沧河又西径居庸县故城南，魏上谷郡治。昔刘虞攻公孙瓒不克，北保此城，为瓒所擒。有粟水入焉。水出县下城西，枕水又屈径其县南，南注沧河。沧河又西，右与阳沟水合，水出县东北，西南流径

居庸县故城北，西径大翮、小翮山南，高峦截云，层陵断雾，双阜共秀，竞举群峰之上，郡人王次仲，少有异志，年及弱冠，变苍颉旧文为今隶书。秦始皇时官务烦多，以次仲所易文简便，于事要奇而召之，三征而辄不至。次仲履真怀道，穷数术之美。始皇怒其不恭，令槛车送之。次仲首发于道，化为大鸟，出在车外，翻飞而去，落二翮于斯山，故其峰峦有大翮、小翮之名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、小翮山，山上神名大翮神，山屋东有温汤水口。其山在县西北二十里，峰举四十里，上庙则次仲庙也。右出温汤，疗治万病，泉所发之麓，俗谓之土亭山。此水炎热倍甚诸汤，下足便烂人体。疗疾者要须别引消息用之耳，不得言。大翮山东，其水东南流，左会阳沟水，乱流南注沧河。沧河又左得清夷水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牧牛泉西流，与清夷水合者也。自下二水互受通称矣。清夷水又西，灵亭水注之，水出马兰西泽中，众泉泻溜归于泽，泽水所钟，以成沟渎。渎水又左与马兰溪水会，水导源马兰城，城北负山势，因阿仍溪，民居所给，惟仗此水，南流出城，东南入泽水。泽水又南径灵亭北，又屈径灵亭东，次仲落鸟翮于此，故是亭有灵亭之称矣。其水又南流，注于清夷水。清夷水又西与泉沟水会，水导源川南平地，北注清夷水。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，盖齐桓公霸世，北伐山戎，过孤竹西征，束马悬车，上卑耳之西极，故水受斯名也。水源出沮阳县东，而西北流入清夷水。清夷水又西径沮阳县故城北，秦上谷郡治此，王莽改郡曰朔调，县曰沮阴。阚骃曰：涿鹿东北至上谷城六十里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。其水又屈径其城西，南流注于源水。漯水南至马陉山，谓之落马洪。又东南出山，漯水又南出山，瀑布飞梁，悬河注壑，湖湍十许丈，谓之落马洪，抑亦孟门之流也。漯水自南出山，谓之清泉河，俗亦谓之曰干水，非也。漯水又东南径良乡县之北界，历梁山南，高梁水出焉。

过广阳蓟县北，漯水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。谢承《后汉书》曰：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，欲南行，即此城也，谓之小广阳。漯水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，《魏土地记》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，而不径其北，盖《经》误证矣。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，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，因丘以名邑也。犹鲁之曲阜、齐之营丘矣。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，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，以为广阳郡，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，更名燕国，王莽改曰广有，县曰代戎。城有万载宫、光明殿，东掖门下，旧慕容俊立铜马像处。昔慕容廆有骏马，赭白有奇相，逸力至俊，光寿元年，齿四十九矣，而骏逸不亏。俊奇之，比鲍氏骢，命铸铜以图其像，亲为铭赞，镌颂其旁，像成而马死矣。大城东门内道左，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。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，功加于民，宜在祀典，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刻石建碑，扬于后叶矣。漯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，水上承蓟水，西注大湖。湖有二源，水俱出县西北平地，导源流结西湖，湖东西二里，南北三里，盖燕之旧池也。绿水澄澹，川亭望远，亦为游瞩之胜所也。湖水东流为洗马沟，侧城南门东注，昔铫期奋戴处也。其水又东入漯水，漯水又东径燕王陵南，陵有伏道，西北出蓟城中。景明中造浮图建刹，穷泉掘得此道，王府所禁，莫有寻者。通城西北大陵，而是二坟，基趾磐固，犹自高壮，竟不知何王陵也。漂水又东南，高梁之水注焉，水出蓟城西北平地，泉流东注，径燕王陵北，又东径蓟城北，又东南流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。其水又东南入漯水。又东至渔阳雍奴县西，入笥沟。

汉光武建武二年，封颖川太守寇恂为雍奴侯。魏遣张、乐进围雍奴，即此城矣。

笥沟，潞水之别名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清泉河上承桑乾河，东流与潞河合。漯水东入渔阳，所在枝分，故俗谚云：高梁无上源，清泉无下尾。盖以高梁微涓浅薄，裁足津通，凭藉涓流，方成川畎。清泉至潞，所在枝分，更为微津，散漫难寻故也。

【卷十四】湿余水、沽河、鲍丘水、濡水、大辽水、小辽水、浿水

湿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，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，故关名矣。更始使者入上谷，耿况迎之于居庸关，即是关也。其水导源关山，南流历故关下。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，其户牖扇扉，悉石也，盖故关之候台矣。南则绝谷，累石为关垣，崇墉峻壁，非轻功可举，山岫层深，侧道褊狭，林鄣邃险，路才容轨，晓禽暮兽，寒鸣相和，羁官游子，聆之者莫不伤思矣。其水历山南径军都县界，又谓之军都关。《续汉书》曰：尚书卢植隐上谷军都山是也。其水南流出关，谓之下口，水流潜伏十许里也。

东流过军都县南，又东流过蓟县北，湿余水故渎东径军都县故城南，又东，重源潜发，积而为潭，谓之湿余潭。又东流，易荆水注之，其水导源西北千蓼泉，亦曰丁蓼水，东南流径郁山西，谓之易荆水。公孙瓒之败于鲍丘也，走保易荆，疑阻此水也。易荆水又东，左合虎眼泉水，出平川，东南流入易荆水。又东南与孤山之水合，水发川左，导源孤山，东南流入易荆水，谓之塔界水。又东径蓟城，又东径昌平县故城南，又谓之昌乎水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，城西有昌平河，又东流注湿余水。湿余水又东南流，左合芹城水，水出北山，南径芹城，东南流注湿余水。湿余水又东南流径安乐故城西，更始使谒者韩鸿北徇承制，拜吴汉为安乐令，即此城也。

又北屈东南至狐奴县西，入于沽河。

昔彭宠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，起兵自是县矣。湿余水于县西南东入沽河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湿余水自军都县东至潞南入沽是也。

沽河从塞外来，沽河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，东南流，大谷水注之，水发镇北大谷溪，西南流，径独石北界，石孤生，不因阿而自峙。又南，九源水注之，水导北川，左右翼注。八川共成一水，故有九源之称，其水南流，至独石注大谷水。大谷水又南径独石西，又南径御夷镇城西。魏太和中，置以扞北狄也。又东南，尖谷水注之，水源出镇城东北尖溪，西南流径镇城东，西南流注大谷水，乱流南注沽水。又南出峡，夹岸有二城，世谓之独固门，以其藉险凭固，易为依据，岩壁升耸，疏通若门，故得是名也。沽水又南，左合乾溪水，引北川西南径一故亭东，又西南注沽水。沽水又酒南径赤城东，赵建武年，并州刺史王霸为燕所败，退保此城。城在山阜之上，下枕深隍，溪水之名，藉以变称，故河有赤城之号矣。沽水又东南与鹊谷水合，水有二源，南即阳乐水也，出且居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出县东南流径大翮山、小翮山北，历女祁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东部都尉治。王莽之祁县也。世谓之横水，又谓之阳田河。又东南径一故亭，又东，左与候卤水合，水出西北山，东南流径候卤城北，城在居庸县西北二百里，故名云候卤，太和中，更名御夷镇。

又东南流注阳乐水。相乐水又东南傍狼山南，山石白色特上，亭亭孤立，超出群山之表。又东南径温泉东，泉在山曲之中。又径赤城西，屈径其城南，东南入赤城河。河水又东南，右合高峰水，水出高峰戍东南，城在山上，其水西南流，又屈而东南，入沽水。沽水又西南流出山，径渔阳县故城西，而南合七度水，水出北山黄颁谷，故亦谓之黄颁水，东南流注于沽水。沽水又南，渔水注之，水出县东南平地泉流，西径渔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在渔水之阳也。考诸他说，则无闻，脉水寻川，则有自。今城在斯水之阳，有符应说，渔阳之名当属此，秦发闾左戍渔阳。即是城也。渔水又西南入沽水。沽水又南与螺山之水合，水出渔阳城南小山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南五里有螺山，其水西南入沽水。沽水又南径安乐县故城东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晋封刘禅为公国。俗谓之西潞水也。南过渔阳狐奴县北，西南与湿余水合，为潞河；沽水西南流径狐奴山西，又南径狐奴县故城西。渔阳太守张堪，于县开稻田，教民种殖，百姓得以殷富。童谣歌曰：桑无附枝，麦秀两歧，张君为政，乐不可支。视事八年，匈奴不敢犯塞。沽水又南，阳重沟水注之，水出狐奴山，南转径狐奴城西，王莽之所谓举符也。侧城南注，右会沽水。沽水又南，湿余水注之。沽水又南，左会鲍丘水，世所谓东潞也。沽水又南径潞县为潞河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。

又东南至雍奴县西，为笥沟；漯水入焉，俗谓之合口也。又东，鲍丘水于县西北而东出。又东南至泉州县，与清河合，东入于海。清河者，派河尾也。沽河又东南径泉州县故城东，王莽之泉调也。沽水又东南合清河，今无水。清、淇、漳、洹、滹、易、涞、濡、沽、滹沱，同归于海。故《经》曰派河尾也。

鲍丘水从塞外来，南过渔阳县东，鲍丘水出御夷北塞中，南流径九庄岭东，俗谓之大榆河。又南径镇东南九十里西密云戍西，又南，左合道人溪水，水出北川，南流径孔山西，又历密云戍东，左合孟广水，水出下， 甚层峻，峨峨冠众山之表。其水西径孔山南，上有洞穴开明，故土俗以孔山流称。水又西南至密云戍东，西注道人水，乱流西南径密云戍城南，右会大榆河。有东密云，故是城言西矣。大榆河又东南流，白杨泉水注之，北发白杨溪望离，右注大榆河。又东南，龙刍溪水自坎注之，大榆河又东南出峡，径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，左合县之北溪水，水出县北广长堑南。太和中，掘此以防北狄。其水南流径滑盐县故城东，王莽更名匡德也，汉明帝改曰盐田，右承治，世谓之斛盐城，西北去御夷镇二百里。南注鲍丘水，又南径奚县故城东，王莽更之曰敦德也。鲍丘水又西南径犷平县故城东，王莽之所谓平犷也。又南合三城水，水出臼里山，西径三城，谓之三城水。又径香陉山，山上悉生槁本香，世故名焉。又西径石窟南，窟内宽广，行者依焉；窟内有水，渊而不流，栖薄者取给焉。又西北径伏凌山南与石门水合，水出伏凌山，山高峻，岩鄣寒深，阴崖积雪，凝冰夏结，事同《离骚》峨峨之咏，故世人因以名山也。一水西南流注之，是水有桑谷之名，盖沿出桑溪故也。又西南径犷平城东南，而右注鲍丘水。鲍丘水又东南径渔阳县故城南，渔阳郡治也。秦始皇二十二年置，王莽更名通潞，县曰得渔。鲍丘水又西南流，公孙瓒既害刘虞，乌丸思刘氏之德，迎其子和，合众十万，破瓒于是水之上，斩首一万。鲍丘水又西南历狐奴城东，又西南流注于沽河，乱流而南。

又南过潞县西，鲍丘水入潞，通得潞河之称矣。高梁水注之，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，水北有梁山，山有燕刺王旦之陵，故以戾陵名堰。水自堰枝分，东径梁山南，

又东北径刘靖碑北。其词云：魏使持节、都督河北道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建城乡侯沛国刘靖，字文恭，登梁山以观源流，相漯水以度形势，嘉武安之通渠，羡秦民之殷富。乃使帐下丁鸿，督军士千人，以嘉平二年，立遏于水，导高梁河，造戾陵遏，开车箱渠，其遏表云：高梁河水者，出自并州，潞河之别源也。长岸峻固，直截中流，积石笼以为主遏，高一丈，东西长三十丈，南北广七十余步。依北岸立水门，门广四丈，立水十丈。山水暴发，则乘遏东下，平流守常，则自门北人，灌田岁二千顷。凡所封地，百余万晦。至景元三年辛酉，诏书以民食转广，陆费不赡，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，限田千顷，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，出给郡县，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，水流乘车箱渠，自蓟西北径昌平，东尽渔阳潞县，凡所润含，四五百里，所灌田万有余顷。高下孔齐，原隰底平，疏之斯溉，决之斯散，导渠口以为涛门，洒漉池以为甘泽，施加于当时，敷被于后世。晋元康四年，君少子骁骑将军、平乡侯宏，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，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，遏立积三十六载，至五年夏六月，洪水暴出，毁损四分之三，剩北岸七十余丈，上渠车箱，所在漫溢，追惟前立遏之勋，亲临山川，指授规略，命司马关内侯逢恽，内外将士二千人，起长岸，立石渠，修主遏，治水门，门广四丈，立水五尺，兴复载利通塞之宜，准遵旧制，凡用功四万有余焉。诸部王侯，不召而自至，襁负而事者，盖数千人。《诗》载经始勿亟，《易》称民忘其劳，斯之谓乎。于是二府文武之士，感秦国思郑渠之绩，魏人置豹祀之义，乃遇慕仁政，追述成功。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，刊石立表，以纪勋烈，并记遏制度，永为后式焉。事见其碑辞。又东南流，径蓟县北，又东至潞县，注于鲍丘水。又南径潞县故城西，王莽之通潞亭也。汉光武遣吴汉、耿弇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，谓是县也。屈而东南流，径潞城南。世祖拜彭宠为渔阳太守，治此。宠叛，光武遣游击将军邓隆伐之，军于是水之南，光武策其必败，果为宠所破，遗壁故垒存焉。鲍丘水又东南入夏泽，泽南纡曲淆十余里，北佩谦泽，眇望无垠也。

又南至雍奴县北，屈东入于海。

鲍丘水自雍奴县故城西北，旧分笥沟水东出，今笥沟水断，众川东注，混同一渎，东径其县北，又东与洵河合，水出右北平无终县西山白杨谷，西北流径平谷县，屈西南流，独乐水入焉。水出北抱犊固南，径平谷县故城东。后汉建武元年，光武遣十二将追大枪五幡及平谷，大破之于是县也。其水南流入于洵。洵水又左合盘山水，水出山上，其山峻险，人迹罕交，去山三十许里，望山上水，可高二十余里，素湍皓然，颓波历溪，沿流而下，自西北转注于洵水。洵水又东南径平谷县故城，东南与洳河会，水出北山，山在俪奚县故城东南，东南流径博陆故城北，又屈径其城东。世谓之平陆城，非也。汉武帝玺书，封大司马霍光为侯国。文颖曰：博大陆平，取其嘉名而无其县，食邑北海、河东。薛瓒曰：按渔阳有博陆城，谓此也。今城在且居山之阳，处平陆之上，匝带川流，面据四水，文氏所谓无县目，嘉美名也。洳水又东南流径平谷县故城西，而东南流注于洵河。洵河又南径泱城东，而南合五百沟水，水出七山北，东径平谷县之泱城南，东入于洵河。洵河又东南径临洵城北，屈而历其城东，侧城南出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六年，齐师及燕战于洵水，齐师遁，即是水也。洵水又南入鲍丘水。鲍丘水又东合泉州渠口，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，故以泉州为名。北径泉州县东，又北径雍奴县东，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，自滹沱北入其下，历水泽百八十里，入鲍丘河，谓之泉州口。陈寿《魏志》曰：曹太祖以蹋顿扰边，将征之，从洵口凿渠径雍奴、泉州以通河海者也。今无水。鲍丘

水又东，庚水注之，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，而南流历徐无山得黑牛谷水，又得沙谷水，并西出山，东流注庚水。昔田子泰避难居之，众至五千家。《开山图》曰：山出不灰之木，生火之石。按注云：其木色黑似炭而无叶，有石赤色如丹，以二石相磨，则火发，以然无灰之木，可以终身，今则无之。其水又径徐无县故城东，王莽之北顺亭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右北平城东北百一十里有徐无城。其水又西南与周卢溪水合，水出徐无山，东南流注庚水。庚水又西南流，沟水注之，水出右北平俊靡县，王莽之俊麻也。东南流，世谓之车沟水。又东南流与温泉水合，水出北山温溪，即温源也。养疾者不能澡其炎漂，以其过的故也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徐无城东有温汤。即此也。其水南流百步，便伏流入于地下，水盛则通注。沟水又东南径石门峡，山高崭绝，壁立洞开，俗谓之石门口。汉中平四年，渔阳张纯反，杀右北平太守刘政、辽东大守阳纮。中平五年，诏中郎将孟益率公孙瓒讨纯，战于石门，大破之。沟水又东南流，谓之北黄水，又屈而为南黄水，又西南径无终山，即帛仲理所合神丹处也。又于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，山有阳翁伯玉田，在县西北有阳公坛社，即阳公之故居也。《搜神记》曰：雍伯，洛阳人，至性笃孝，父母终殁，葬之于无终山，山高八十里，而上无水，雍伯置饮焉，有人就饮，与石一斗，令种之，玉生其田。北平徐氏有女，雍伯求之，要以白壁一双，媒者致命，伯至玉田求得五双，徐氏妻之，遂即家焉。《阳氏谱叙》言，翁伯是周景王之孙，食采阳樊，春秋之末，爰宅无终，因阳樊而易氏焉。爰人博施，天祚玉田，其碑文云，居于县北六十里翁同之山，后潞徙于西山之下，阳公又迁居焉，而受玉田之赐，情不好宝，玉田自去。今犹谓之为玉田阳。于宝曰：于种石处，四角作大石柱，各一丈，中央一顷之地，名曰玉田，至今相传云。玉田之揭，起于此矣，而今不知所在，同子《谱叙》自去文矣。蓝水注之，水出北山，东流屈而南，径无终县故城东。故城，无终子国也。《春秋》襄公四年，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，因魏绛纳虎豹之皮，请和诸戎是也，故燕地矣。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，置右北平郡，治此，王莽之所谓北顺也。汉世李广为郡，出遇伏石，谓虎也，射之饮羽，即此处矣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。其水又南入水， 水又西南入于庚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 水出俊靡县南，至无终东入庚水。庚水，世亦谓之为水也。南径燕山下，悬岩之侧有石鼓，去地百余丈，望若数百石国，有石梁贯之，鼓之东南，有石援桴，状同击势。耆旧言，燕山石鼓，鸣则土有兵。庚水又南径北平城西，而南入鲍丘水，谓之口。鲍丘水又东径右北平郡故城南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。鲍丘水又东，巨梁水注之，水出土垠县北陈宫山，西南流径观鸡山，谓之观鸡水。水东有观鸡寺，寺内起大堂，甚高广，可容千僧，下悉结石为之，上加涂塈，基内疏通，枝经脉散，基侧室外，四出爨火，炎势内流，一堂尽温，盖以此土寒严，霜气肃猛，出家沙门，率皆贫薄，施主虑阙道业，故崇斯构，是以志道者多栖托焉。其水又西南流，右合区落水，水出县北山，东南流入巨梁水。巨梁水又南径土垠县故城西，左会寒渡水，水出县东北，西南流至县，右注梁河。梁河又南，涧于水注之，水出东北山，西南流径土垠县故城东，西南流入巨梁水。巨梁水又东南，右合五里水，水发北平城东北五里山，故世以五里名沟，一名田继泉，西流南屈，径北平城东，东南流注巨梁河，乱流入于鲍丘水。自是水之南，南极滹沱，西至泉州雍奴，东极于海，谓之雍奴薮。其泽野有九十九淀，枝流条分，往往径通，非惟梁河、鲍丘归海者也。

濡水从塞外来，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，濡水出御夷镇东南，其水二源双引，夹山西北流，出山，合成一川。又西北径御夷故城东，镇北百四十里，北流，左则连渊水注之，水出故城东，西北流径故城甫，又西北径绿水池南，池水渊而不流。其水又西屈而北流，又东径故城北，连结两沼，谓之连渊浦。又东北注难河，难河右则汗水人焉，水出东坞南，西北流径沙野南，北人名之曰沙野，镇东北二百三十里，西北入难河，濡、难声相近，狄俗语讹耳。濡水又北径沙野西，又北径箕安山东，屈而东北流，径沙野北，东北流径林山北，水北有池，潭而不流。濡水又东北流径孤山南，东北流，吕泉水注之，水出吕泉坞西，东南流，屈而东，径坞南东北流，三泉水注之，其源三泉雁次，合为一水，镇东北四百里，东南注吕泉水。吕泉水又东径孤山北，又东北，逆流水注之，水出东南，导泉西流，右屈而东北注，木林山水会之，水出山南，东注逆水，乱流东北注濡河。濡河又东，盘泉入焉，水自西北，东南流，注濡河。濡河又东南，水流回曲，谓之曲河。镇东北三百里。又东出峡入安州界，东南流径渔阳白檀县故城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濡水出县北蛮中，汉景帝诏李广曰：将军其帅师东辕，弧节白檀者也。又东南流，右与要水合，水出塞外，三川并导，谓之大要水也。东南流径要阳县故城东，本都尉治，王莽更之曰要术矣。要水又东南流，径白檀县而东南流，人于濡。濡水又东南，索头水注之，水北出索头川，南流径广阳侨郡西，魏分右北平，置今安州治。又南流，注于濡。濡水又东南流，武列水入焉，其水三川派合，西源右力溪水，亦曰西藏水，东南流出溪，与幡泉水合。泉发州东十五里，东流九十里，东注西藏水。西藏水又西南流，东藏水注之，水出东溪，一口东藏水，西南流出谷，与中藏水合，水导中溪，南流出谷，南注东藏水。故目其川曰三藏川，水曰三藏水。东藏水又南，右入西藏水，乱流右会龙泉水，水出东山下，渊深不测，其水西南流，注于三藏水。三藏水又东南流，与龙刍水合，西出于龙刍之溪，东流入三藏水。又东南流径武列溪，谓之武列水。东南历石挺下，挺在层峦之上，孤石云举，临崖危峻，可高百余仞，牧守所经，命选练之士，弯张弧矢，无能届其崇标者。其水东合流入濡。濡水又东南，五渡水注之，水北出安乐县丁原山，南流径其县故城西，本三会城也。其水南入五渡塘，于其川也，流纡曲，溯涉者频济，故川塘取名矣。又南流注于濡。濡水又与高石水合，水东出安乐县东山，西流历三会城南，西入五渡卅，下注濡水。濡水又东南径卢龙塞。塞道，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，向林兰陉，东至清陉。卢龙之险，峻坂索折，故有九缘之名矣。燕景昭元玺二年，遣将军步浑治卢龙塞道，焚山刊石，令通方轨，刻石岭上，以记事功，其铭尚存。而庾杲之注《扬都赋》言，卢龙山在平冈城北，殊为孟浪，远失事实。余按卢龙东越清陉，至凡城二百许里，自凡城东北出，趣平冈故城可百八十里，向黄龙则五百里，故陈寿《魏志》，田畴引军出卢龙塞，堑山堙谷，五百余里径白檀，历平冈，登白狼，望柳城。平冈在卢龙东北远矣。而仲初言在南，非也。濡水又东南径卢龙故城东，汉建安十二年，魏武征蹋顿所筑也。濡水又南，黄洛水注之，水北出卢龙山，南流入于濡。濡水又东南，洛水合焉，水出卢龙塞西，南流注濡水。濡水又屈而流，左得去润水，又合敖水，二水并自卢龙西注濡水。濡水又东南流径令支县故城东，王莽之令氏亭也。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，辽西郡令支隶焉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，南流径孤竹城西，右合玄水。世谓之小濡水，非也。水出肥如县东北玄溪，西南流径其县东，东屈南转，西回径肥如县故城甫，俗又谓之肥如水。故城，肥子国。应劭曰：晋灭肥，肥子奔燕，燕封于

此，故曰肥如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蔡寅为侯国。西南流，右会卢水，水出县东北沮溪，南流，谓之大沮水。又南，左合阳乐水，水出东北阳乐县溪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阳乐，故燕地，辽西郡治，秦始皇二十二年置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海阳城西南有阳乐城。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，谓之阳口。沮水又西南，小沮水注之，水发冷溪，世谓之冷池。又南得温泉水口，水出东北温溪，自溪西南流，入于小沮水。小沮水又南流与大沮水合，而为卢水也。桑钦《说卢子之书》言：晋既灭肥，迁其族于卢水。卢水有二渠，号小沮、大沮，合而入于玄水。又南与温水合，水出肥如城北，西流注于玄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卢水南入玄。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，西入濡水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玄水东入濡，盖自东面注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令支有孤竹城，故孤竹国也。《史记》曰：孤竹君之二于伯夷、叔齐，让国于此，而饿死于首阳。汉灵帝时，辽西太守廉翻梦人谓己曰：余，孤竹君之子，伯夷之弟，辽海漂吾棺椁，闻君仁善，愿见藏覆。明日视之，水上有浮棺，吏嗤笑者皆无疾而死，于是改葬之。《晋书地道志》曰：辽西人见辽水有浮棺，欲破之，语曰：我孤竹君也，汝破我何为？因为立祠焉。祠在山上，城在山侧。肥如县南十二里，水之会也。

又东南过海阳县西，南入于海。

濡水自孤竹城东南径西乡北，瓠沟水注之，水出城东南，东流注濡水。

濡水又径故城南，分为二水，北水枝出，世谓之小濡水也。东径乐安亭北，东南入海。濡水东南流，径乐安亭南，东与新河故渎合，渎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，谓之盐关口。魏太祖征蹋顿，与沟口俱导也，世谓之新河矣。陈寿《魏志》云：以通海也。新河又东北绝庚水，又东北出，径右北平，绝洵渠之水，又东北径昌城县故城北，王莽之淑武也。新河又东分为二水，枝渎东南入海。新河自枝渠东出合封大水，谓之交流口。水出新安平县，西南流径新安平县故城西，《地理志》，辽西之属县也。又东南流，龙鲜水注之，水出县西北，世谓之马头水，二源俱导，南合一川，东流注封大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龙鲜水东入封大水者也。乱流南会新河，南注于海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封大水于海阳县南入海。新河又东出海阳县与缓虚水会，水出新安平县东北，世谓之大笼川，东南流径令支城西，西南流与新河合，南流注于海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缓虚水与封大水，皆南入海。新河又东与素河会，谓之白水口，水出令支县之蓝山，南合新河，又东南入海。新河又东至九口，枝分南注海。新河又东径海阳县故城南，汉高祖六年，封摇毋余为侯国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者也。新河又东与清水会，水出海阳县，东南流径海阳城东，又南合新河，又南流十许里，西人九挝注海。新河东绝清水，又东，木究水出焉，南入海。新河又东，左迤为北阳孤淀，淀水右绝新河，南注海。新河又东会于濡。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，文颖曰：碣石在辽西絫县，王莽之选武也。絫县并属临渝，王莽更临渝为冯德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，王莽改曰揭石也。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，而勒其石于此。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，往往而见，立于巨海之中，潮水大至则隐，及潮波退，不动不没，不知深浅，世名之天桥柱也。状若人造，要亦非人力所就，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。《三齐略记》曰：始皇于海中作石桥，海神为之竖柱。始皇求与相见，神曰：我形丑，莫图我形，当与帝相见。乃入海四十里，见海神，左右莫动手，工人潜以脚画其状。神怒曰：帝负约，速去。始皇转马还，前脚犹立，后脚随崩，仅得登岸，画者溺死于海，众山之石皆倾注，今犹发发东趣，疑即是也。濡水于此南入海，而不径海阳

县西也。盖《经》误证耳。又按《管子》，齐桓公二十年，征孤竹，未至卑耳之溪十里，闟然止，瞠然视，援弓将射，引而未发，谓左右曰：见前乎？左右对曰：不见。公曰：寡人见长尺而人物具焉，冠，右袪衣，走马前，岂有人若此乎？管仲对曰：臣闻岂山之神有偷儿，长尺人物具，霸王之君兴，则岂山之神见。且走马前，走，导也；袪衣，示前有水；右袪衣，示从右方涉也。至卑耳之溪，有赞水者，从左方涉，其深及冠，右方涉，其深至膝，已涉大济，桓公拜曰：仲父之圣至此，寡人之抵罪也久矣。今自孤竹南出，则巨海矣，而沧海之中，山望多矣，然卑耳之川若赞溪者，亦不知所在也。昔在汉世，海水波襄，吞食地广，当同碣石，苞沦洪波也。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，东南入塞，过辽东襄平县西，辽水亦言出砥石山，自塞外东流，直辽东之望平县西，王莽之长说也。屈而西南流径襄平县故城西。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，置辽东郡，治此。汉高帝八年，封纪通为侯国，土莽之昌平也，故平州治。又南径辽队县故城西，王莽更名之曰顺睦也。公孙渊遣将军毕衍拒司马懿于辽队，即是处也。

又东南过房县西，《地理志》：房，故辽东之属县也。辽水右会白狼水，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，北流西北屈，径广成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平虏也，俗谓之广都城。又西北，石城川水注之，水出西南石城山，东流径石城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，右北平有石城县。北屈径白鹿山西，即白狼山也。《魏书国志》曰：辽西单于蹋顿尤强，为袁氏所厚，故袁尚归之。数入为害，公出卢龙，堑山堙谷五百余里，未至柳城二百里，尚与蹋顿将数万骑逆战，公登白狼山望柳城，卒与虏遇，乘其不整，纵兵击之，虏众大崩，斩蹋顿，胡、汉降者二十万口。《英雄记》曰：曹操于是击马鞍干马上作十片。即于此也。《博物志》曰：魏武于马上逢狮子，使格之，杀伤甚众，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，狮子吼呼奋越，左右咸惊，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，超上王车轭上，狮子将至，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，狮子即伏不敢起。于是遂杀之，得狮子而还。未至洛阳四十里，洛中鸡狗皆无鸣吠者也。其水又东北入广成县，东注白狼水。白狼水北径白狼县故城东，王莽更名伏狄。白狼水又东，方城川水注之，水发源西南山下，东流北屈，径一故城西，世谓之雀目城，东屈径方城北，东入白狼水。白狼水又东北径昌黎县故城西，《地理志》曰：交黎也，东部都尉治，王莽之禽虏也。应劭曰：今昌黎也。高平川水注之，水出西北平川，东流径倭城北，盖倭地人徒之。又东南径乳楼城北，盖径戎乡，邑兼夷称也。又东南注白狼水。白狼水又东北，自鲁水注之，水导西北远山，东南注白狼水。白狼水又东北径龙山西，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、龙山之南，福地也，使阳裕筑龙城，改柳城为龙城县十二年，黑龙、白龙见干龙山，皝亲观，龙去二百步，祭以大牢二，龙交首嬉翔，解角而去。皝悦，大赦，号新宫曰和龙宫，立龙翔祠于山上。白狼水又北径黄龙城东，《十二州志》曰：辽东属国都尉治昌辽道有黄龙亭者也，魏营州刺史治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，东北流附城东北下，即是也。又东北，滥真水出西北塞外，东南历重山，东南入白狼水。白狼水又东北出，东流分为二水，右水，疑即渝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渝水首受白狼水，西南循山，径一故城西，世以为河连城，疑是临渝县之故城，王莽曰冯德者矣。渝水南流东屈，与一水会，世名之曰伦水，盖戎方之变名耳。疑即《地理志》所谓侯水北入渝者也。《十二州志》曰：侯水南入渝。《地理志》盖言自北而南也。又西南流注于渝。渝水又东南径一故城东，俗曰女罗城，又南径营丘城西。营丘在齐而名之于辽、燕之间者，盖燕、齐辽迥，侨分所在。其

水东南入海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渝水自塞外南入海。一水东北出塞为白狼水，又东南流至房县注于辽。《魏土地记》曰：白狼水下人辽也。又东过安市县西，南入于海。

《十三州志》曰：大辽水自塞外西南至安市入于海。又玄菟高句丽县有辽山，小辽水所出，县，故高句丽，胡之国也。汉武帝元封二年，平右渠，置玄菟郡于此，王莽之下句丽。水出辽山，西南流径辽阳县与大梁水会，水出北塞外，西南流至辽阳人小辽水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县，故属辽东，后入玄菟。其水西南流，故谓之为梁水也。小辽水又西南径襄平县为淡渊，晋永嘉三年涸。小辽水又径辽队县人大辽水。司马宣王之平辽东也，斩公孙渊于斯水之上者也。

西南至辽队县，入于大辽水也。

浿水出乐浪镂方县，东南过临浿县，东入于海。

许慎云：浿水出镂方，东入海。一曰出浿水县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浿水县在乐浪东北，镂方县在郡东。盖出其县南径镂方也。昔燕人卫满自浿水西至朝鲜。朝鲜，故箕子国也。箕子教民以义，田织信厚，约以八法，而下知禁，遂成礼俗。战国时，满乃王之，都王险城，地方数千里，至其孙右渠。汉武帝元封二年，遣楼船将军杨朴、左将军荀彘讨右渠，破渠于浿水，遂灭之。若浿水东流，无渡浿之理，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，余访蕃使，言城在浿水之阳。其水西流径故乐浪朝鲜县，即乐浪郡治。汉武帝置。而西北流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浿水西至增地县入海。又汉兴，以朝鲜为远，循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。考之今古，于事差谬，盖《经》误证也。

【卷十五】洛水、伊水、瀍水、涧水

洛水出京兆上洛县遭举山，《地理志》曰：洛出冢岭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出上洛西山。又曰：讙举之山，洛水出焉。东与丹水合，水出西北竹山东，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尸水注之，水北发尸山，南流入洛。洛水又东得乳水，水北出良余山，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会于龙余之水，水出蛊尾之山，东流入洛。洛水又东至阳虚山，合玄扈之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洛水东北流，注于玄扈之水是也。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，凡九山，玄扈亦山名也，而通与讙举，为九山之次焉。故《山海经》曰：此二山者洛间也。是知玄扈之水，出于玄扈之山，盖山水兼受其目矣。其水径于阳虚之下。《山海经》又曰：阳虚之山，临于玄扈之水，是为洛汭也。《河图玉版》曰：仓颉为帝，南巡，登阳虚之山，临于玄扈洛汭之水。灵龟负书，丹甲青文以授之，即于此水也。洛水又东历清他山，东合武里水，水南出武里山，东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门水出焉。《尔雅》所谓洛别为波也。洛水又东，要水入焉，水南出三要山，东北径拒阳城西，而东北流入于洛。洛水又东与获水合，水南出获舆山，俗谓之备水也。东北径获舆川，世名之为舆川，东北流，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径熊耳山北，《禹贡》所谓导洛自熊耳。《博物志》曰：洛出熊耳，盖开其源者是也。东北过卢氏县南，洛水径陼渠关北，陼渠水南出陼渠山，即荀渠山也。其水一源两分，川流半解，一水西北流，屈而东北，入于洛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熊耳之山，浮豪之水出焉，西北流注于洛。疑即是水也。荀渠，盖熊耳之殊称，若太行之归山也。故《他说》曰：熊耳之山，地门也，洛水出其间。是亦总名矣。其一水东北径陼渠城西，故关城也。其水东北流，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径卢氏县故城南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出公十九年，晋韩龙取卢氏城。王莽之昌富也。有卢氏川水注之，水北出卢氏山，东南流径卢氏城东，东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翼合三川，并出县之南山，东北注洛。《开山图》曰：卢氏山宜五谷，可避水灾，亦通谓之石城山。山在宜阳山西南，千名之山，咸处其内，陵阜原隰，易以度身者也。又有葛蔓谷水，自南山流注洛水。洛水又东径高门城南，即《宋书》所谓后军外兵庞季明入卢氏进达高门木城者也。洛水东与高门水合，水出北山，东南流合洛水枝津，水上承洛水，东北流径石勒城北，又东径高门城北，东入高门水，乱流南注洛。洛水又东，松阳溪水注之，水出松阳山，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径黄亭南，又东合黄亭溪水，水出鹈鹕山。山有二峰，峻极于天，高崖云举，亢石无阶，猿徒丧其捷巧，鼯族谢其轻工，及其长霄昌岭，层霞冠峰，方乃就辨优劣耳，故有大，小鹈鹕之名矣。溪水东南流历亭下，谓之黄亭溪水，又东南入于洛水。洛水又东得荀公溪口，水出南山荀公涧，即庞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。其水历谷东北流，注于洛水。洛水又东径檀山南，其山四绝孤峙，山上有坞聚，俗谓之檀山坞。义熙中，刘公西入长安，舟师所届，次于洛阳，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，穷览洛川，欲知水军可至之处。延之届此而返，竟不达其源也。洛水又东，库谷水注之，水自宜阳山南。三川并发，合为一溪，东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得鹈鹕水口，水北发鹈鹕涧，东南流入千洛。洛水又径仆谷亭北，左合北水，水出北山，东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侯谷水出南山，北流入于洛。洛水又东径龙

骧城北，龙骧将军王镇恶，从刘公西入长安，陆行所由，故城得其名。洛水又东，左合宜阳北山水，水自北溪南流注洛。洛水又东，广由涧水注之，水出南山由溪，北流径龙骧城东，而北流入于洛。洛水又东，右得直谷水，水出南山，北径屯城。西北流注于洛水也。

又东北过蠡城邑之南，城西有坞水，出北四里山上，原高二十五丈，故邑池县治，南对金门坞，水南五里，旧宜阳县治也。洛水右会金门溪水，水南出金门山，北径金门坞，西北流入于洛。洛水又东合款水，其水二源并发，两川径引，谓之大款水也，合而东南入于洛。洛水又东，黍良谷水入焉，水南出金门山。《开山图》曰：山多重固在韩。建武二年，强弩大将军陈俊转击金门、白马，皆破之，即此也，而东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左合北溪，南流入于洛也。

又东过阳市邑南，又东北过于父邑之南，大阴谷水南出太阴溪，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合白马溪水，水出宜阳山，涧有大石，厥状似马，故溪涧以物色受名也。溪水东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有昌涧水注之，水出西北宜阳山，而东南流，径宜阳故郡南，旧阳市邑也，故洛阳都典农治，此后改为郡。其水又南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径一合坞南，城在川北原上，高二十丈，南、北、东三箱，天险峭绝，惟筑西面即为固，一合之名，起于是矣。刘曜之将攻河南也，晋将军魏该奔于此，故于父邑也。洛水又东合杜阳涧水，水出西北杜阳溪，东南径一合坞，东与盘谷水合，乱流东南入洛。洛水又东，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几山，东北流径云中坞，左上迢遰层峻，流烟半垂，缨带山阜，故坞受其名。渠谷水又东北入洛水。臧荣绪《晋书》称，孙登尝经宜阳山，作炭人见之与语，登不应，作炭者觉其情神非常，咸共传说。太祖闻之，使阮籍往观，与语，亦不应，籍因大啸，登笑曰：复作向声，又为啸。求与俱出，登不肯，籍因别去。登上峰行且啸，如萧韶笙簧之音，声振山谷。籍怪而问作炭人，作炭人曰：故是向人声。籍更求之，不知所止，推问久之，乃知姓名。余按孙绰之叙《高士传》，言在苏门山，又别作《登传》。孙盛《魏春秋》亦言在苏门山，又不列姓名。阮嗣宗感之，着《大人先生论》，言吾不知其人，既神游自得，不与物交。阮氏尚不能动其英操，复不识何人而能得其姓名。

又东北过宜阳县南，洛水之北有熊耳山，双峦竞举，状同熊耳，此自别山，不与《禹贡》导洛自熊耳同也。昔汉光武破赤眉樊崇，积甲仗与熊耳平，即是山也。山际有池，池水东南流，水侧有一池，世谓之浑池矣。又东南径宜阳县故城西，谓之西度水，又东南流入于洛。洛水又东径宜阳县故城南。秦武王以甘茂为左丞相，曰：寡人欲通三川、窥周室，死不朽矣。茂请约魏以攻韩，斩首六万，遂拔宜阳城，故韩地也，后乃县之。汉哀帝封息夫躬为侯国，城之西门，赤眉樊崇与盆子及大将等，奉玺绶剑壁处。世祖不即见，明日，陈兵于洛水见盆子等，谓盆子丞相徐宣曰：不悔乎？宣曰：不悔。上叹曰：卿庸中皦皦，铁中铮铮也。洛水又东与厌染之水合，水出县北傅山大陂，山无草木，其水自陂北流，屈而东南注，世谓之五延水。又东南流径宜阳县故城东，东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南，黄中涧水出北阜，二源奇发，总成一川，东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禄泉水注之，其水北出近溪。洛水又东，共水入焉，水北出长石之山，山无草木，其西有谷焉，厥名井谷，共水出焉。南流得尹溪口，水出西北尹谷，东南往之，共水又西南与左涧水会，水东出近川，西流注于共水。共水又南与李谷水合，水出西北李溪，东南注蓁水。蓁水发源蓁谷，西南流与李谷水合，而西南流入共水。共水，世谓之石头泉，而南流注于洛。洛水又东，

黑涧水南出陆浑西山，历于黑涧，西北入洛。洛水又东，临亭川水注之，水出西北近溪，东南与长涧水会，水出北山南人临亭水，又东南历九曲西，而南入洛水也。

又东北出散关南，洛水东径九曲南，其地十里，有坂九曲。《穆天子传》所谓天子西征，升于九阿，此是也。洛水又东与豪水会，水出新安县密山，南流历九曲东，而南流入于洛。洛水之侧有石墨山，山石尽黑，可以书疏，故以石墨名山矣。洛水又东，枝渎左出焉。东出关，绝惠水，又径清女冢南，冢在北山上。《耆旧传》云：斯女清贞秀古，迹表来今矣。枝渎又东径周山，上有周灵王冢。《皇览》曰：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南周山上，盖以王生而神，效谥曰灵。其冢，人祠之不绝。又东北径柏亭南，《皇览》曰周山在柏亭西北，谓斯亭也。又东北径三王陵东北出，三王，或言周景玉、悼王、定王也。魏司徒公崔浩注《西征赋》云：定当为敬，子朝作难，西周政弱人荒，悼、敬二王，与景王俱葬于此，故世以三王名陵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景王葬于翟泉，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。而复传言在此，所未详矣。又悼、敬二王，稽诸史传，复无葬处。今陵东有石碑，录赧王以上世王名号，考之碑记，周墓明矣。枝渎东北历制乡，径河南县王城西，历郊鄏陌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县西有郏鄏陌，谓此也。枝渎又北入谷，盖经始周启，渎久废不修矣。洛水自枝渎又东出关，惠水右注之，世谓之八关水。戴延之《西征记》谓之八关泽，即《经》所谓散关，鄗自南山，横洛水，北属于河，皆关塞也，即杨仆家僮所筑矣。惠水出白石山之阳。东南流与瞻水合，水东出娄涿之山，而南流入惠水。惠水又东南，谢水北出瞻诸之山；东南流，又有交触之水，北出魁山，南流，俱合惠水。惠水又南流径关城北，二十里者也。其城西阻塞垣，东枕惠水。灵帝中平元年，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，率五营士屯都亭，置函谷、广城、伊阙、大谷、轘辕、旋门、小平津，孟津等八关，都尉官治此，函谷为之首，在八关之限，故世人总其统目，有八关之名矣。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阳，而南流注于洛。谓是水也。洛水又与虢水会，水出扶猪之山，北流注于洛水。之南，则鹿蹄之山也，世谓之非山。其山阴则峻绝百仞，阳则原阜隆平，甘水发于东麓，北流注于洛水也。

又东北过河南县南，《周书》称周公将致政，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，南系于洛水，北因于郏山，以为天下之大凑。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八方之广，周洛为中，谓之洛邑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定公二十年，洛绝于周。魏襄王九年，洛入成周，山水大出。南有甘洛城，《郡国志》所谓甘城也。《地记》曰：洛水东北过五零陪尾，北与涧、瀍合，是二水，东入千金渠，故渎存焉。又东过洛阳县南，伊水从西来往之。

洛阳，周公所营洛邑也，故《洛浩》曰：我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。其城方七百二十丈，南系于洛水，北因于郏山，以为天下之凑。方六百里，因西八百里，为千里。《春秋》昭公三十二年，晋合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，故亦曰成周也。司马迁《自序》云：太史公留滞周南。挚仲治曰：古之周南，今之洛阳，汉高祖始欲都之，感娄敬之言，不日而驾行矣。属光武中兴，宸居洛邑，逮于魏、晋，咸两宅焉。故《魏略》曰：汉火行忌水，故去其水而加佳，魏为土德，土水之牡也，水得上而流，土得水而柔，除佳加水。《长沙耆旧传》云：祝良，字召卿，为洛阳令。岁时亢旱，天子祈雨不得，良乃曝身阶庭，告诫引罪，自晨至中，紫云水起，甘雨登降。人为歌曰：天久不雨，烝人失所，天王自出，祝令特苦，精符感应，滂沱下雨。则县司及河南尹治，司隶，周官也，汉武帝使领徒隶，董督京畿后，因名司州焉。《地记》曰：洛水东入于中提山间，东流会于伊是也。昔黄帝之时，天大雾三日，帝游洛水之上，

见大鱼，杀五牲以醮之，天乃甚雨，七日七夜鱼流，始得图书，今《河图视萌篇》是也。昔王子晋好吹凤笙，招延道士，与浮丘同游伊洛之浦，含始又受玉鸡之瑞于此水，亦洛神宓妃之所在也。洛水又东，合水南出半石之山，北径合水坞，而东北流注于公路涧。但世俗音讹，号之曰光禄涧，非也。上有袁木固，四周绝涧，迢递百仞，广四五里，有一水，渊而不流，故溪涧即其名也。合水北与刘水合，水出半石东山，西北流径刘聚，三面临涧，在猴氏西南，周畿内刘子国，故谓之刘涧。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，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。

又东过偃师县南，洛水东径计素渚，中朝时，百国贡计所顿，故渚得其名。又直偃师故县南，与猴氏分水。又东，休水自南注之，其水导源少室山，西流径穴山南，而北与少室山水合，水出少室北溪，西南流注休水。休水又左会南溪水，水发大穴南山，北流入休水。休水又西南北屈，潜流地下，其故渎北屈出峡，谓之大穴口，北历覆釜堆东，盖以物象受名矣。又东届零星坞，水流潜通，重源又发，侧缑氏原，《开山图》谓之缑氏山也。亦云仙者升焉，言王子晋控鹄斯阜，灵王望而不得近，举手谢而去，其家得遗展，俗亦谓之为抚父堆，堆上有子晋祠。或言在九山非此，世代已远，莫能辨之。刘向《列仙传》云：世有萧管之声焉。休水又径延寿城南，缑氏县治，故滑费，《春秋》滑国所都也。王莽更名中亭，即缑氏城也。城有仙人祠，谓之仙人观。休水又西转北屈，径其城西。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郑袤庙碑，文缺不可复识。又有晋城门校尉昌原恭侯郑仲林碑，晋泰始六年立。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。洛水又东径百谷坞北。戴延之《西征记》曰：坞在川南，因高为坞，高十余丈，刘武王西入长安，舟师所保也。洛水又北，阳渠水注之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襄公六年，洛绝于涧。即此处也。洛水又北径偃师城东，东北历中，水南谓之南，亦曰上也。径訾城西，司马彪所谓皆聚也，而水注之，水出北山溪，其水南流，世谓之温泉水。水侧有僵人穴，穴中有僵尸，戴延之《从刘武王西征记》曰：有此尸，尸今犹在。夫物无不化之理，魄无不迁之道，而此尸无神识，事同木偶之状，喻其推移，未若正形之速迁矣。水又东南，于皆城西北东入洛水。故京相璠曰：今巩洛渡北，有谷水东入洛，谓之下。故有上、下之名，亦谓之北，于是有南、北之称矣。

又有城，盖周大夫胙之旧邑。洛水又东径訾城北，又东，罗水注之，水出方山罗川，西北流，蒲他水注之，水南出蒲陂，西北流合罗水，谓之长罗川。亦曰罗中也，盖胙子罗之宿居，故川得其名耳。罗水又西北，白马溪水注之，水出嵩山北麓，径白马坞东，而北入罗水。西北流，白桐涧水注之，水出嵩麓桐溪，北流径九山东，又北，九山溪水入焉。水出百称山东谷，其山孤峰秀出，嶕峣分立。仲长统曰：昔密有卜成者，身游九山之上，放心不拘之境，谓是山也。山际有九山庙，庙前有碑云：九显灵府君者，太华之元子，阳九列名，号曰九山府君也。南据嵩岳，北带洛溘，晋元康二年九月，太岁在戊，帝遣殿中中郎将、关内侯樊广，缑氏令王与，主簿傅演，奉宣诏命，兴立庙殿焉。又有《百虫将军显灵碑》，碑云：将军姓伊氏，讳益，字隤敦，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。晋元康五年七月七日，顺人吴义等建立堂庙，水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颂，赞示后贤矣。其水东北流入白桐涧，又北径袁公坞东，盖公路始固有此也，故有袁公之名矣。北流注于罗水。罗水又西北径袁公坞北，又西北径潘岳父子墓前。有碑，岳父茀，琅琊太守，碑石破落，文字缺败。岳碑题云：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碑。碑云：君遇孙秀之难，阖门受祸，故门主感覆醢以增恸，乃树碑以记事。太常潘尼之辞也。罗水又于訾城东北入于洛水也。

又东北过巩县东，又北入于河。

洛水又东，明乐泉水注之，水出南原下，三泉并导，故世谓之五道泉，即古明溪泉也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二年，师次于明溪者也。洛水又东径巩县故城南，东南所居也，本周之畿内巩伯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尹文父涉于巩，即于此也。洛水又东，浊水注之。即古黄水也，水出南原。京相璠曰：訾城北三里有黄亭，即此亭也。《春秋》所谓次于黄者也。洛水又东北，涧水发南溪石泉，世亦名之为石泉水也。京相璠曰：巩东地名坎欲，在洞水东。疑即此水也。又径盘谷坞东，世又名之曰盘谷水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，巩有坎欲聚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四年，王出及坎欲。服虔亦以为巩东邑名也。今考厥文若状焉，而不能精辨耳。《晋太康地记》、《晋书地道记》，并言在巩西，非也。其水又北入洛，洛水又东北流，人于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洛水，成皋西人河是也。谓之洛欲，即什谷也。故张仪说秦曰：下兵三川，塞什谷之口。谓此川也。《吏记音义》曰：巩县有谷水者也。黄帝东巡河，过洛，修坛沉壁，受《龙图》于河，《龟书》于洛，赤文绿字。尧帝又修坛河、洛，择良即沉，荣光出河，休气四塞，白云起，回风逝，赤文绿色，广袤九尺，负理平上，有列星之分，七政之度。《帝王录》记兴亡之数，以授之尧，又东沉书于日稷，赤光起，玄龟负书，背甲赤文成字，遂禅于舜。舜又习尧礼，沉书于日稷，赤光起，玄龟负书至于稷下，荣光休至，黄龙卷甲，舒图坛畔，赤文绿错以授舜。舜以禅禹，殷汤东观于洛，习礼尧坛，降璧三沉，荣光不起，黄鱼双跃，出济于坛。黑乌以浴，随鱼亦上，化为黑玉赤勒之书，黑龟赤文之题也，汤以伐桀，故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河以道坤出天苞，洛以流川吐地符，王者沉礼焉，《竹书纪年》曰，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，盖洛水之神也。昔夏太康失政，为羿所逐，其昆弟五人，须于洛汭，作《五子之歌》，于是地矣。

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西蔓渠山，《山海经》曰：蔓渠之山，伊水出焉。《淮南子》曰：伊水出上魏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出熊耳山即麓大同，陵峦互别耳。伊水自熊耳东北径鸾川亭北，奸水出奸山，北流际其城东而北入伊水。世人谓伊水为奸水，奸水为交水，故名斯川为鸾川也。又东为渊潭，潭浑若沸，亦不测其深浅也。伊水又东北径东亭城南，又屈径其亭东，东北流者也。东北过郭落山，阳水出阳山阳溪，世人谓之太阳谷，水亦取名焉。东流入伊水，伊水又东，北鲜水入焉，水出鲜山，北流注于伊。伊水又与蛮水合，水出卢氏县之蛮谷，东流入于伊。

又东北过陆浑县南，《山海经》曰：滽滽之水，出于厘山，南流注于伊水。今水出陆浑县之西南王母涧，涧北山上有王母祠，故世因以名溪，东流注于伊水，即滽滽之水也。伊水历崖口，山峡也。翼崖深高，壁立若阙，崖上有坞，伊水径其下，历峡北流，即古三涂山也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山在县南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云：山在东南。今是山在陆浑故城东南八十许里。《周书》，武王问太公曰：吾将因有夏之居，南望过于三涂，北瞻望于有河。《春秋》昭公四年，司马侯曰：四岳、三涂、阳城、太室、荆山、中南、九州之险也，服虔曰：三涂、大行、轘辕、崤、渑，非南望也。京相璠着《春秋土地名》，亦云：山名也。以服氏之说，涂，道也。准《周书》南望之文，或言宜为轘辕、大谷、伊阙，皆为非也。《春秋》，晋伐陆浑，请有事于三涂。知是山明矣。有七谷水注之，水西出女儿山之南七溪山，上有西王母祠，东南流注于伊水。又北，蚤谷水注之，水出女儿山之东谷，东径故亭南，东流入千伊水。伊水又东北径伏流岭东，岭上有昆仑祠，民犹祈焉。刘澄之《永初记》称，陆浑县西有伏流坂者也。今山在县南崖口北二十里许，西则非也。北与温泉水合，水

出新城县之狼皋山西南阜下，西南流会于伊水。伊水又东北径伏睹岭，左纳焦涧水，水西出鹿髆山，东流径孤山南。其山介立丰上，单秀孤峙，故世谓之方山，即刘中书澄之所谓县有孤山者也。东历伏睹岭南，东流注于伊。伊水又东北，涓水注之，水出陆浑西山，即陆浑都也。寻郭文之故居，访胡昭之遗像，世去不停，莫识所在。其水有二源，俱导而东注虢略。在陆浑县西九十里也，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县西虢略地，《春秋》所谓东尽虢略者也。北水东流合侯涧水，水出西北侯溪，东南流注于涓水。涓水又东径陆浑县故城北。平王东迁，辛有适伊川，见有被发而祭于野者曰：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。鲁僖公二十二年，秦、晋迁阶浑之戎于伊川，故县氏之也。涓水东南流，左合南水，水出西山七谷，亦谓之七谷水。阻涧东逝，历其县南，又东南左会北水，乱流，左合禅渚水，水上承陆浑县东禅渚，渚在原上，陂方十里，佳饶鱼苇，即《山海经》所谓南望禅渚，禹父之所化。郭景纯注云：禅，一音暖，鲧化羽渊而复在此然已变怪，亦无往而不化矣。世谓此泽为慎望陂，陂水南流注于涓水。涓水又东南注于伊水。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，得婴儿于空桑中，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，梦神告之曰：臼水出而东走。母明视而见臼水出焉。告其邻居而走，顾望其邑，威为水矣。其母化为空桑，子在其中矣。莘女取而献之，命养于庖，长而有贤德，殷以为尹，曰伊尹也。

又东北过新城县南，马怀桥长水出新城西山，东径晋使持节、征南将军宗均碑南。均字文平，县人也。其碑，太始三年十二月立。其水又东流入于伊。又有明水出梁县西狼皋山，俗谓之石涧水也。西北流径杨亮垒南，西北合康水，水亦出狼皋山，东北流径范坞北与明水合，又西南流入于伊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放皋之山，明水出焉，南流注于伊水是也。伊水又与大戟水会，水出梁县西，有二源，北水出广成泽，西南径杨志坞北与南水合，水源南出广成泽，西流径陆浑县南。《河南十二县境簿》曰：广成泽在新城县界黄阜。西北流，屈而东，径杨志坞南；又北屈径其坞东，又径坞北。同注老倒涧，俗谓之老倒涧水，西流入于伊。伊水又北径新城东与吴涧水会，水出县之西山，东流南屈，径其县故城西，又东转径其县南，故蛮子国也。县有鄙聚，今名蛮中是也，汉惠帝四年置县。其水又东北流，庄于伊水。伊水又北径当阶城西，大狂水入焉，水东出阳城县之大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大之山多玾之玉。其阳，狂水出焉。西南流，其中多三足龟，人食之者无大疾，可以已肿。狂水又西径纶氏县故城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纶氏者也。左与倚薄山水合，水北出倚薄之山，南径黄城西，又南径纶氏县故城东，而南流注于狂水。狂水又西，八风溪水注之，水北出八风山，南流径纶氏县故城西，西南流入于狂水。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，水有三源，各导一溪，并出山南流合舍，故世有三交之名也。石上菖蒲，一寸九节，为药最妙，服久化仙。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。狂水又西径缶高山北，西南与湮水合，水出东北湮谷，西南流径武林亭东北，又屈径其亭南，其水又西南径湮阳亭东，盖藉水以名亭也，又东南流入于狂。狂水又西径湮阳城南。又西径当阶城南，而西流注于伊。伊水又北，土沟水出玄望山西，东径玄望山南，又东径新城县故城北，东流注于伊水。伊水又北，板桥水入焉，水出西山，东流入于伊水。伊水又北会厌涧水，水出西山，东流径郁垂亭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文公十六年，秋，周甘歜败戎于郁垂者也。服虔曰：郁垂在高都南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河南新城县北有郁垂亭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新城有高都城。今亭在城南七里，遗基存焉。京相璠曰：旧说言郁垂在高都南，今上党有高都县。余谓京论疏远，未足以证，无如虔

说之指密矣。其水又东注于伊水。伊水又北径高都城东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今河南新城县有高都城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六年，东周与郑高都利者也。又来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，西南流径斌轮城北，西历艾涧，以其水西流，又谓之小狂水也。其水又西南径大石岭南，《开山图》所谓大石山也。山下有《大石岭碑》，河南隐士通明，以汉灵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。于山堂立碑，文字浅鄙，殆不可寻。魏文帝猎于此山，虎超乘舆，孙礼拔剑投虎于是山。山在洛阳南，而刘澄之言在洛东北，非也。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，王隐《晋书》曰：惠帝使校尉陈总仲元诣洛阳山请雨，总尽除小祀，惟存大石而祈之，七日大雨。即是山也。来儒之水又西南径赤眉城南，又西至高都城东西入伊水，谓之曲水也。

又东北过伊阙中，伊水径前亭西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二年，晋箕遗、乐征、右行诡济师，取前城者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洛阳西南五十里伊阙外前亭矣。服虔曰：前读为泉，周地也。伊水又北入伊阙，昔大禹疏以通水，两山相对，望之若阙，伊水历其间北流，故谓之伊阙矣，《春秋》之阙塞也。昭公二十六年，赵鞅使女宽守阙塞是也。陆机云：洛有四阙，斯其一焉。东岩西岭，并镌石开轩，高甍架峰，西侧灵岩下，泉流东注，入于伊水。傅毅《反都赋》曰：因龙门以畅化，开伊阙以达聪也。阙左壁有石铭云：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，大出水，举高四丈五尺，齐此已下。盖记水之涨减也。右壁又有石铭云：元康五年，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轨，部督邮辛曜、新城令王琨，部监作掾董猗、李褒，斩岸开石，平通伊阙，石文尚存也。

又东北至洛阳县南，北入于洛。

伊水自阙东北流，枝津右出焉。东北引溉，东会合水，同注公路涧，入于洛，今无水。《战国策》曰：东周欲为田，西周不下水，苏子见西周君曰，今不下水，所以富东周也，民皆种他种，欲贫之，不如下水以病之，东周必复种稻，种稻而复夺之，是东周受命于君矣。西周遂下水，即是水之故渠也。伊水又东北，枝渠左出焉，水积成湖，北流注于洛，今无水。伊水又东北至洛阳县南，径圜丘东，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建之。《后汉书·郊祀志》曰：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，为圜坛八陛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向，其外坛，上为五帝位，其外为谴，重营皆紫，以像紫宫。按《礼》，天子大裘而冕，祭皞天上帝于此，今兖冕也。坛壝无复紫矣。伊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洛水。《广志》曰：鲵鱼声如小儿啼，有四足，形如鲛鳣，可以治牛，出伊水也。司马迁谓之人鱼，故其着《史记》曰：始皇帝之葬也，以人鱼膏为烛。徐广曰：人鱼似鲇而四足，即鲵鱼也。

瀍水出河南谷城县北山，县北有辟亭，瀍水出其北梓泽中，梓泽，地名也。泽北对原阜，即裴氏墓茔所在，碑阙存焉。其水历泽东南流，水西有一原，其上平敞，古辟亭之处也。即潘安仁《西征赋》所谓越街邮者也。

东与千金渠合，《周书》曰：我卜瀍水西。谓斯水也。东南流，水西南有帛仲理墓，墓前有碑，题云：真人帛君之表。仲理名护，益州巴郡人，晋永宁二年十一月立。瀍水又东南流，注于谷。谷水自千金堨东注，谓之千金渠也。

又东过洛阳县南，又东过偃师县，又东入于洛。

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，《山海经》曰：白石之山，惠水出于其阳，东南注于洛，涧水出于其阴，北流注于谷。世谓是山曰广阳山，水曰赤岸水，亦曰石子涧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涧水在新安县，东南入洛。是为密矣。东北流历函谷东坂东，谓之八特板，东南入于洛。

孔安国曰：涧水出渑池山，今新安县西北有一水，北出渑池界，东南流径新安县，而东南流入于谷水。安国所言当斯水也。然谷水出渑池，下合涧水，得其通称，或亦指之为涧水也。并未之祥耳。今孝水东十里有水，世谓之慈涧，又谓之涧水。按《山海经》则少水也，而非涧水，盖习俗之误耳。又按河南有离山水，谓之为涧水，水西北出离山，东南流历郏山，于谷城东而南流注于谷，旧与谷水乱流，南人于洛。今谷水东入千金渠，涧水与之俱，东入洛矣。或以是水并为周公之所相卜也。吕忱曰：今河南死水。疑其是此水也。然意所未详，故并书存之耳。

【卷十六】谷水、甘水、漆水、泸水、沮水

谷水出宏农黾池县南墠冢林谷阳谷，《山海经》曰：傅山之西有林焉，曰墠冢，谷水出焉，东流注于洛，其中多玉。今谷水出千崤东马头山谷阳谷，东北流历黾池川，本中乡地也。汉景帝中二年，初城，徙万户为县，因崤黾之池以目县焉。亦或谓之彭池，故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黾，或作彭。谷水出处也。谷水又东径秦、赵二城南。司马彪《续汉书》曰：赤眉从黾池自利阳南，欲赴宜阳者也。世谓之俱利城。耆彦曰：昔秦、赵之会，各据一城，秦王使赵王鼓瑟。蔺相如令秦王击缶处也。冯异又破赤眉于是川矣，故光武《玺书》曰：始虽垂翅回溪，终能奋翼黾池，可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矣。谷水又东径土崤北，所谓三崤也。谷水又东，左会北溪，溪水北出黾池山，东南流注于谷。疑即孔安国所谓涧水也。谷水又东径新安县故城南，北夹流而西接崤黾。昔项羽西入秦，坑降卒二十万于此，国灭身亡，宜矣。谷水又东径千秋亭南，其亭累石为垣，世谓之千秋城也。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亭有千秋之号，子无七旬之期。谓是亭也。又东径雍谷溪，回岫萦纡，石路阻峡，故亦有峡石之称矣。谷水历侧，左与北川水合，水有二源，并导北山，东南流合成一水，自乾注巽，入于谷。谷水又东径缺门山，山阜之不接者里余，故得是名矣。二壁争高，斗耸相乱，西瞻双阜，右望如砥。谷水自门而东，广阳川水注之，水出广阳北山，东南流注于谷。南望微山，云峰相乱。谷水又径白超垒南，戴延之《西征记》云：次至白超垒，去函谷十五里，筑垒当大道，左右有山夹立，相去百余步，从中出北，乃故关城，非所谓白超垒也。是垒在缺门东十五里，垒侧旧有坞，故冶官所在。魏、晋之日，引谷水为水冶，以经国用，遗迹尚存。谷水又东，石默溪水出微山东麓石默溪，东北流入于谷。谷水又东，宋水北流注于谷。谷水又东径魏将作大匠田丘兴墓南，二碑存焉。俭父也。《管辂别传》曰：辂尝随军西征，过其墓而叹，谓士友曰：玄武藏头，青龙无足，白虎衔尸，朱雀悲哭，四危已备，法应灭族。果如其言。谷水又东径函谷关南，东北流，皂涧水注之，水出新安县，东南流径田丘兴墓东，又南径函谷关西，关高险狭，路出廛郭。汉元鼎三年，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，耻居关外，请以家僮七百人，筑塞徒关于新安，即此处也。昔郭丹西入关，感慨于其下曰：不乘驷马高车，终不出此关也。去家十二年，果如志焉。皂涧水又东流入于谷。谷水又东北径函谷关城东，右合爽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白石山西五十里曰谷山，其上多谷，其下多桑，爽水出焉。世谓之纻麻涧，北流注于谷，其中多碧绿。谷水又东，涧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娄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，涧水出焉，北流注于谷。挚仲治《三辅决录注》云：马氏兄弟五人，共居涧、谷二水之交，作五门客，因舍以为名。今在河南西四十里。以《山海经》推校，里数不殊仲治所记，水会尚有故居处。斯则涧水也，即《周书》所谓我卜涧水东。言是水也。自下通谓涧水为谷水之兼称焉。故《尚书》曰：伊、洛、瀍、涧，既入于河。而无谷水之目，是名亦通称矣。刘澄之云：新安有涧水，源出县北，又有渊水，未知其源。余考诸地记，并无渊水，但渊、涧字相似，时有字错为渊也。故阚骃《地理志》曰：《禹贡》之渊水，是以知传写书误，字谬舛真，澄之不思所致耳。既无斯水，何源之可求乎？

谷水又东，波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瞻诸山西三十里娄涿之山，无草木，多金玉，波水出于其阴，世谓之百答水，北流注于谷，其中多芘石、文石。谷水又东，少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瞻诸山西三十里曰瞻诸之山，其阳多金，其阴多文石，少水出于其阴。控引众溪，积以成川，东流注于谷，世谓之慈涧也。谷水又东，俞随之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，平蓬山西十里魔山，其阳多琈之玉，俞随之水出于其阴，北流注于谷，世谓之孝水也。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澡孝水以濯缨，嘉美名之在兹。是水在河南城西十余里，故吕忱曰：孝水在河南。而戴延之言在函谷关西。刘澄之又云出檀山。檀山在宜阳县西，在谷水南，无南入之理。考寻兹说，当承缘生《述征》谬志耳。缘生从戍行旅，征途讯访，既非旧土，故无所究，今川澜北注，澄映泥泞，何得言枯涸也。皆为疏僻矣。

东北过谷城县北，城西临谷水，故县取名焉。谷水又东径谷城南，不历其北，又东，洛水枝流入焉，今无水也。

又东过河南县北，东南入于洛。

河南王城西北，谷水之右有石碛，碛南出为死谷，北出为湖沟。魏太和四年，暴水流高三丈，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，造沟以通水，东西十里，决湖以注瀍水。谷水又径河南王城西北，所谓成周矣。《公羊》曰：成周者何？东周也。何休曰：名为成周者，周道始成，王所都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河南河南县，故郏、鄏地也。京相璠曰：郏山名；鄏地邑也。卜年定鼎，为王之东都，谓之新邑，是为王城。其城东南名曰鼎门，盖九鼎所从入也，故谓是地为鼎中。楚子伐陆浑之戎，问鼎于此；《述征记》曰：谷、洛二水，本于王城东北合流，所谓谷、洛斗也。今城之东南缺千步，世又谓之谷、洛斗处，俱为非也。余按史传，周灵王之时，谷、洛二水斗，毁王宫，王将堨之，太子晋谏王，不听，遗堰三堤尚存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，齐人城郏，穆叔如周贺。韦昭曰：洛水在王城南，谷水在王城北。东入于瀍。至灵王时，谷水盛出于王城西，而南流合子洛；两水相格，有似于斗，而毁王城西南也。颍容着《春秋条例》言，西城梁门枯水处，世谓之死谷是也。始知缘生行中造次，入关经究故事，与实违矣。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，及其孙惠公，封少子于巩为东周，故有东西之名矣。秦灭周，以为三川郡，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，汉以为河南郡，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卿：光武都各阳，以为尹。尹，正也，所以董正京畿，率先百郡也。谷水又东流径乾祭门北，子朝之乱，晋所开也，东至千金堨。《河南十二县境簿》曰：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。《洛阳记》曰：千金堨旧堰谷水，魏时更修此堰，谓之千金堨竭。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，谓之五龙渠。渠上立堨，堨之东首，立一石人，石人腹上刻勒云：太和五年二月八白庚戌造筑此堨，更开沟渠此水衡渠上，其水助其坚也，必经年历世，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。盖魏明帝修王、张故绩也。堨是都水使者陈协所造。《语林》曰：陈协数进阮步兵酒，后晋文王欲修九龙堰，阮举协，文王用之。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，堰遂成。水历堨东注，谓之千金渠。逮于晋世，大水暴注，沟渎泄坏，又广功焉。石人东胁下文云：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大水迸瀑，出常流上三丈，荡坏二堨，五龙泄水，南注泻下，加岁久漱啮，每涝即坏，历载消弃大功，今故无令遏，更于西开泄，名曰代龙渠，地形正平，诚得为泄至理。千金不与水势激争，无缘当坏，由其卑下，水得逾上漱啮故也。今增高千金于旧一丈四尺，五龙自然必历世无患。若五龙岁久复坏，可转于西更开二堨、二渠。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，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，功重人少，到八年四月二

十日毕。代龙渠即九龙渠也。后张方入洛，破千金堨。永嘉初，汝阴太守李矩、汝南太守袁孚修之，以利漕运，公私赖之。水积年渠堨颓毁，石砌殆尽，遗基见存，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。按千金堨石人西胁下文云：若沟渠久疏，深引水者当于河南城北、石碛西，更开渠北出，使首狐丘。故沟东下，因故易就碛坚，便时事业已讫，然后见之。加边方多事，人力苦少，又渠堨新成，未患于水，是以不敢预修通之。若于后当复兴功者，宜就西碛，故书之于石，以遗后贤矣。虽石碛沦败，故迹可凭，准之于文，北引渠东合旧渎。旧渎又东，晋惠帝造石梁于水上，按桥西门之南颊文，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改治石巷、水门，除竖枋，更为函枋，立作覆枋，屋前后辟级续石障，使南北入岸，筑治嫩处，破石以为杀矣。到三年三月十五日毕讫。并纪列门广长深浅于左右巷，东西长七尺，南北龙尾广十二丈，巷渎口高三丈，谓之皋门桥。潘岳《西征赋》曰：驻马皋门。即此处也。谷水又东，又结石梁，跨水制城，西梁也。谷水又东，左会金谷水，水出太白原，东南流历金谷，谓之金谷水，东南流径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。石季伦《金谷诗集叙》曰：余以元康七年，从太仆出为证虏将军，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，有清泉茂树，众果、竹、柏、药草备具。金谷水又东南流入于谷。谷水又东径金墉城北，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，谓之金墉城。起层楼于东北隅，《晋宫阁名》曰：金墉有崇天堂，即此。地上架木为榭，故白楼矣。皇居创徙，宫极未就。止跸于此。构宵榭于故台，所谓台以停停也。南曰乾光门，夹建两观，观下列朱桁于堑，以为御路。东曰含春门，北有门，城上西面列观，五十步一睥睨，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，西北连庑函荫，墉比广榭。炎夏之日，高视常以避暑。为绿水池一所，在金墉者也。谷水径洛阳小城北，因阿旧城，凭结金墉，故向城也。永嘉之乱，结以为垒，号洛阳垒，故《洛阳记》曰：陵云台西有金市，金市北对洛阳垒者也。又东历大夏门下，故夏门也。陆机《与弟书》云：门有三层，高百尺，魏明帝造，门内东侧，际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阳山，余基尚存。孙盛《魏春秋》曰：景初元年，明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，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谷城之山，起景阳山于芳林园，树松竹草木，捕禽兽以充其中。于时百役繁兴，帝躬自掘土，率群臣三公已下，莫不展力。山之东，旧有九江，陆机《洛阳记》曰：九江直作圆水。水中作圆坛三破之，夹水得相径通。《东京赋》曰：濯龙芳林，九谷八溪，芙蓉覆水，秋兰被涯。今也山则块阜独立，江无复仿佛矣。谷水又东，枝分南入华林园，历疏圃南，圃中有古玉井，井悉以珉玉为之，以缁石为口，工作精密，犹不变古，璨焉如新。又径瑶华宫南，历景阳山北，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，湖中起御坐石也。御坐前建蓬莱山，曲池接筵，飞沼拂席，南面射侯，夹席武峙，背山堂上，则石路崎岖，岩嶂峻险，云台风观，缨峦带阜，游观者升降阿阁，出入虹陛，望之状凫没鸾举矣。其中引水飞皋，倾澜瀑布，或枉渚声溜，潺潺不断，竹柏荫于层石，绣薄丛于泉侧，微飙暂拂，则芳溢于六空，实为神居矣。其水东注天渊池，池中有魏文帝九华台，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，今造钓台于其上。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，前有《茅茨碑》，是黄初中所立也。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，径听讼观南，故平望观也。魏明帝常言，狱，天下之命也，每断大狱，恒幸观听之。以太和三年，更从今名。观西北接华林，隶簿昔刘桢磨石处也。《文士传》曰：文帝之在东宫也，宴诸文学，酒酣，命甄后出拜，坐者咸伏，惟刘桢平视之。太祖以为不敬，送徒隶簿。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，降阅簿作，诸徒咸敬，而桢拒坐，磨石不动。太祖曰，此非刘桢也，石如何性。桢曰：石出荆山玄岩之下，外炳五色之章，内秉

坚贞之志，雕之不增文，磨之不加莹，禀气贞正，禀性自然。太祖曰：名岂虚哉？复为文学。池水又东流入洛阳县之南池，池，即故翟泉也，南北百一十步，东西七十步。皇甫谧曰：悼王葬景王于翟泉，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，《春秋》定公元年，晋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，始盟城周。班固、服虔、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，周之墓地。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，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，翟泉在两冢之间，侧广莫门道东，建春门路北。路，即东宫街也，于洛阳为东北。后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，大其城，并得景王冢矣，是其墓地也。及晋永嘉元年，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，有二鹅出，苍色者飞翔冲天，白色者止焉。陈留孝廉董养曰：步广，周之翟泉，盟会之地，今色苍胡象矣，其可尽言乎？后五年，刘曜、王弥入洛，帝居平阳。陆机《洛阳记》曰：步广里在洛阳城内，宫东是翟泉所在，不得于太仓西南也。京相璠与裴司空彦季修《晋舆地图》，作《春秋地名》，亦言今太仓西南池水名翟泉。又曰：旧说言翟泉本自在洛阳北苌宏城，成周乃绕之。杜预因其一怔，谓必是翟泉，而即实非也。后遂为东宫池。晋《中州记》曰：惠帝为太子，出闻虾蟆声，问人为是官虾蟆、私虾蟆，侍臣贾允对曰：在官地为官虾蟆，在私地为私虾蟆。令曰：若官虾蟆，可给廪。先是有谶云：虾蟆当贵。昔晋朝收愍怀太子于后池，即是池也。其一水自大夏门东径宣武观，凭城结构，不更增墉，左右夹列步廊，参差翼跂，南望天渊池，北瞩宣武场。《竹林七贤论》曰：王戎幼而清秀，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，使力士袒裼，迭与之搏，纵百姓观之。戎年七岁，亦往观焉，虎乘间薄栏而吼，其声震地，观者无不辟易颠仆，戎亭然不动。帝于门上见之，使问姓名而异之。场西故贾充宅地。谷水又东径广莫门北，汉之谷门也。北对芒阜，连岭修亘，苞总众山，始自洛口，西逾平阴悉芒垅也。《魏志》曰：明帝欲平北芒，令登合见孟津，侍中辛毗谏曰：若九河溢涌，洪水为害，丘陵皆夷，何以御之？帝乃止。谷水又东屈南，径建春门石桥下，即上东门也。阮嗣宗《咏怀诗》曰：步出上东门者也。一曰上升门，晋曰建阳门。《百官志》曰：洛阳十二门，每门候一人，六百石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郅恽为上东门候，光武尝出，夜还，诏开门欲入，恽不内，上令从门间识面，恽曰：火明辽远。遂拒不开，由是上益重之。亦袁本初挂节处也。桥首建两石柱，桥之《右柱铭》云，阳嘉四年乙酉壬申，诏书以城下漕渠，东通河、济，南引江、淮，方贡委输，所由而至，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，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，攒立重石，累高周距，桥工路博，流通万里云云。河南尹邳崇、丞渤海重合双福、水曹掾中牟任防、史王荫、史赵兴、将作吏睢阳申翔，道桥掾成皋卑国，洛阳令江双，丞平阳降监掾王腾之，主石作右北平山仲，三月起作，八月毕成。其水依柱，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。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，水南即马市，旧洛阳有三市，斯其一也。亦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。北则白社故里，昔孙子荆会董威辇于白社，谓此矣。以同载为荣，故有《威辇图》。又东径马市石桥，桥南有二石柱，并无文刻也。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，将引谷水以溉京都，渠成而水不流，故以坐免。后张纯堰洛以通漕，洛中公私穰赡。是渠今引谷水，盖纯之创也。按陆机《洛阳记》、刘澄之《永初记》言，城之西面有阳渠，周公制之也。昔周迁殷民于洛邑，城隍逼狭，卑陋之所耳。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，秦又广之，以封不韦，以是推之，非专周公可知矣。亦谓之九曲渎，《河南十二县境簿》云：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，西至洛阳。又按傅畅《晋书》云：都水使者陈狼凿运渠，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。是以阮嗣宗《咏怀诗》所谓朝出上东门，遥望首阳岑：又言遥

遥九曲间，裴徊欲何之者也。阳渠水南暨阊阖门，汉之上西门者也。《汉宫记》曰：上西门所以不纯白者，汉家厄于戍，故以丹镂之。太和迁都，徙门南侧。其水北乘高渠，枝分上下，历故石桥东入城，径望先寺，中有碑，碑侧法《子丹碑》作龙矩势，于今作则佳，方古犹劣。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，直千秋门右，宫门也。又枝流入石逗伏流，注灵芝九龙池。魏太和中，皇都迁洛阳，经构宫极，修理街渠，务穷隐，发石视之，曾无毁坏。又石工细密，非今之所拟，亦奇为精至也，遂因用之。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径神虎门下，东对云龙门，二门衡栿之上，皆刻云龙风虎之状，以火齐薄之，及其晨光初起，夕景斜辉，霜文翠照，陆离眩目。又南径通门、掖门西，又南流东转，径阊阖门南。案《礼》，王有五门，谓皋门、库门、雉门、应门、路门，路门一曰毕门，亦曰虎门也。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格阳，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，改雉门为阊阖门。昔在汉世，洛阳宫殿门题，多是大篆，言是蔡邕诸子。自董卓焚宫殿，魏太祖平荆州，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，求以赎死。太祖善其法，常仰系帐中爱玩之，以为胜宜官。北宫榜题，咸是鹄笔，南宫既建，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。皇都迁洛，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；景明、正始之年，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。今诸桁榜题，皆是式书。《周官》，太宰以正月悬治法于象魏。《广雅》曰：阙，谓之象魏。《风俗通》曰：鲁昭公设两观于门，是谓之阙，从门，欮声，《尔雅》曰：观谓之阙。《说文》曰：阙，门观也。《汉官典职》曰：偃师去洛四十五里，望朱雀阙，其上郁然与天连，是明峻极矣。《洛阳故宫名》有朱雀阙、白虎阙、苍龙阙、北阙、南宫阙也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更始发洛阳，李松奉引车马奔触北阙铁柱门，三马皆死。即斯阙也。《白虎通》曰：门必有阙者何？阙者，所以饰门，别尊卑也。今阊阖门外夹建巨阙，以应天宿，虽不如礼，犹象而魏之，上加复思，以易观矣。《广雅》曰：复思谓之屏。《释名》曰：屏，自障屏也；罘思在门外，罘复也。臣将入请事于此，复重思之也。汉末兵起，坏园陵罘思，曰无使民复思汉也。故《盐铁论》曰：垣阙罘思。言树屏隅角所架也。颖容又曰：阙者，上有所失，下得书之于阙，所以求论誉于人，故谓之阙矣。今阙前水南道右，置登闻鼓以纳谏。昔黄帝立明堂之议，尧有衢室之间，舜有告善之旌，禹有立鼓之讯，汤有总街之诽，武王有灵台之复，皆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。渠水又枝分，夹路南出，径太尉、司徒两坊间，谓之铜驼街。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，陆机云：驼高九尺，脊出太尉坊者也。水西有永宁寺，熙平中始创也，作九层浮图，浮图下基方十四丈，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，取法代都七级，而又高广之，虽二京之盛，五都之富，利刹灵图，未有若斯之构。按《释法显行传》，西国有爵离浮图，其高与此相状，东都西域，俱为庄妙矣。其地是曹爽故宅，经始之日，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，下入土可丈许，地壁悉累方石砌之，石作细密，都无所毁，其石悉入法用，自非曹爽，庸匠亦难复制此。桓氏有言，曹子丹生此豚犊，信矣。渠左是魏、晋故庙地，今悉民居，无复遗墉也。渠水又西历庙社之间，南注南渠。庙社各以物色辨。方《周礼》，庙及路寝，皆如明堂，而有燕寝焉。惟祧庙则无，后代通为一庙，列正室于下，无复燕寝之制。《礼》，天子建国，左庙右社，以石为主，祭则希冕。今多王公摄事，王者不亲拜焉。咸宁元年，洛阳大风，帝庙树折，青气属天，元王东渡，魏社代昌矣。渠水自铜驼街东径司马门南，魏明帝始筑，阙崩，压杀数百人，遂不复筑，故无阙门。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，金狄既沦，故处亦褫，惟坏石存焉。自此南直宣阳门，经纬通达，皆列驰道，往来之禁，一同两汉。曹子

建尝行御街，犯门禁，以此见薄。渠水又东径杜元凯所谓翟泉北，今无水。坎方九丈六尺，深二丈余，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，是验非之一证也。又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云：王室定遂徒居，成周小，不受王都，故坏翟泉而广之，泉源既塞，明无故处，是验非之二证也。杜预言：翟泉在太仓西南，既言西南，于洛阳不得为东北，是验非之三证也。稽之地说，事几明矣，不得为翟泉也。渠水历司空府前，径太仓南，出东阳门石桥下，注阳渠。谷水自阊阖门而南径土山东，水西三里有坂，坂上有土山，汉大将军梁冀所成，筑土为山，植木成苑，张璠《汉记》曰：山多峭坂，以象二崤，积金玉，采捕禽兽，以充其中，有人杀苑兔者，迭相寻逐，死者十三人。南出径西阳门，旧汉氏之西明门也，亦曰雍门矣。旧门在南，太和中以故门邪出，故徙是门。东对东阳门。谷水又南径白马寺东。昔汉明帝梦见大人，金色，项佩白光。以问群臣，或对曰：西方有神名曰佛，形如陛下所梦，得无是乎？于是发使天竺，写致经像，始以榆盛经，白马负图，表之中夏。故以白马为寺名。此榆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，近世复迁此寺，然金光流照，法轮东转，创自此矣。谷水又南径平乐观东，李尤《平乐观赋》曰：乃设平乐之显观，章秘伟之奇珍。华峤《后汉书》曰：灵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，上建十二重，五采华盖高十丈，坛东北为小坛，复建九重，华盖高九丈，列奇兵骑士数万人，天子住大盖下。礼毕，天子躬擐甲，称无上将军，行阵三匝而还，设秘戏以示远人。故《东京赋》曰：其西则有平乐都场，示远之观，龙雀蟠蜿，天马半汉。应劭曰：飞廉神禽，能致风气，古人以良金铸其象。明帝永平五年，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，置上西门外平乐观。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，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，巍然广秀，疑即平乐观也。又言皇女稚殇，埋于台侧，故复名之曰皇女台。晋灼曰：飞廉，鹿身头如雀，有角而蛇尾豹文。董卓销为金，用铜马徙于建始殿东阶下，胡军丧乱，此象遂沦。谷水又南径西明门，故广阳门也。门左枝渠东派入城，径太社前，又东径太庙南，又东于青阳门右下注阳渠。谷水又南，东屈径津阳门南，故津门也。昔洛水泛涨漂害者众，津阳城门校尉将筑以遏水，谏议大夫陈宣止之曰：王尊臣也，水绝其足，朝廷中兴，必不入矣。水乃造门而退。谷水又东径宣阳门南，故苑门也。皇都迁洛，移置于此，对阊阖门南，直洛水浮桁。故《东京赋》曰：溯洛背河，左伊右瀍者也。夫洛阳考之中土，卜惟洛食，实为神也。门左即洛阳池处也。池东旧平城门所在矣，今塞。北对洛阳南宫，故蔡邕曰：平城门，正阳之门，与宫连属，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。《洛阳诸宫名》曰，南宫有謻台临照台。《东京赋》曰：其南则有謻门，曲榭邪阻城洫。《注》云：謻门，冰室门也；阻，依也；洫，城下池也。皆屈曲邪行依城池为道。故《说文》曰：隍，城池也。有水曰池，无水曰隍矣。謻门即宣阳门也，门内有宣阳冰室，《周礼》有冰人，日在北陆而藏之西陆，朝觐而出之。冰室旧在宣阳门内，故得是名。门既拥塞，冰室又罢。谷水又径灵台北，望云物也。汉光武所筑，高六丈，方二十步。世祖尝宴于此台，得鼷鼠于台上，亦谏议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，伦少子也，以清正，洛阳无主人，乡里无田宅，寄止灵台，或十日不炊，司隶校尉南阳左雄，尚书庐江朱孟兴等，皆伦故孝廉功曹，各致礼饷，并辞不受，永建中卒。谷水又东径平昌门南，故平门也。又径明堂北，汉光武中元元年立。寻其基构，上圆下方，九室重隅十二堂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同之，故引水于其下为辟雍也。谷水又东径开阳门南，《晋宫阁名》曰：故建阳门也，《汉官》曰：开阳门始成，未有名宿，昔有一柱来，在楼上。琅琊开阳县上言：县南城门，一柱飞去。光武皇帝使来，识视良

是，遂坚缚之，因刻记年月日以名焉。何汤字仲弓，尝为门候，上微行夜还，汤闭门不内，朝廷嘉之。又东径国子太学石经北，《周礼》有国学，教成均之法。《学记》曰：古者，家有塾，党有痒，遂有序，国有学。亦有虞氏之上庠、下庠，夏后氏之东序、西序，殷人之左学、右学，周人之东胶、虞庠。《王制》云：养国老于上庠，养庶老于下庠，故有太学、小学，教国之子弟焉，谓之国子。汉魏以来，置太学于国子堂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，刻石镂碑载五经，立于太学讲堂前，悉在东侧。蔡邕以熹平四年，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，光禄大夫杨赐，谏议大夫马日磾，议郎张驯、韩说，太史令单扬等，奏求正定《六经》文字。灵帝许之，邕乃自书丹于碑，使工镌刻，立于太学门外。于是后儒晚学，咸取正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观视及笔写者，车乘日千余辆，填塞街陌矣。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。魏正始中，又立古、篆、隶《三字石经》，古文出于黄帝之世，仓颉本鸟迹为字，取其孳乳相生，故文字有六义焉。自秦用篆书，焚烧先典，古文绝矣。鲁恭王得孔子宅书，不知有古文，谓之科斗书，盖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耳。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，史籀创着。平王东迁，文字乖错，秦之李斯及胡母敬，又改籀书谓之小篆，故有大篆、小篆焉。然许氏《字说》专释于篆，而不本古文，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，而篆字文繁，无会剧务，故用隶人之省，谓之隶书，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，是言隶者，篆捷也。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，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，言齐太公六世孙，胡公之棺也。惟三字是古，余同今书，证知隶自出古，非始于秦。魏初，传古文出邯郸淳，《石经》古文，转失淳法，树之于堂西，石长八尺，广四尺，列石于其下，碑石四十八枚，广三十丈。魏明帝又刊《典论》六碑，附于其次。陆机言，《太学赞》别一碑，在讲堂西，下列《石龟碑》，载蔡邕、韩说、堂溪典等名。《太学弟子赞》复一碑，在外门中。今二碑并无。《石经》东有一碑，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，碑文云：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，年积毁坏。永建六年九月，诏书修太学，刻石记年，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，阳嘉元年八月作毕。碑南面刻颂，表里镂字，犹存不破。《汉石经》北有晋《辟雍行礼碑》，是太始二年立，其碑中折，但世代不同，物不停故，《石经》沦缺，存半毁几，驾言永久，谅用怃焉。考古有三雍之文，今灵台太学，并无辟雍处。晋永嘉中，王弥、刘曜入洛，焚毁二学，尚仿佛前基矣。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，径青阳门东，故清明门也，亦曰税门，亦曰芒门。又北径东阳门东，故中东门也。又北径故太仓西，《洛阳地记》曰：大城东有太仓，仓下运船常有千计。即是处也。又北入洛阳沟。谷水又东左边为池，又东右出为方湖，东西百九十步，南北七十步，故水衡署之所在也。谷水又东南转屈而东注，谓之阮曲，云阮嗣宗之故居也。谷水又东注鸿池陂，《百官志》曰：鸿池，池名也，在洛阳东二十里，丞一人，二百石。池东西千步，南北千一百步，四周有塘池，中又有东西横塘，水溜径通，故李尤《鸿池陂铭》曰：鸿泽之陂，圣王所规，开源东注，出自城池也。其水又东，左合七里涧。晋《后略》曰：成都王颖使吴人陆机为前锋都督，伐京师，轻进，为洛军所乘，大败于鹿苑，人相登蹑，死于堑中及七里涧，涧为之满。即是涧也。涧有石梁，即旅人桥也。昔孙登不欲久居洛阳，知杨氏荣不保终，思欲遁迹林乡，隐沦妄死，杨骏埋之于此桥之东，骏后寻亡矣。《搜神记》曰：太康末，京、洛始为折杨之歌，有兵革辛苦之辞。骏后被诛，太后幽死，折杨之应也。凡是数桥，皆累石为之，亦高壮矣，制作甚佳，虽以时往损功，而不废行旅。朱超石《与兄书》云：桥去洛阳宫六七里，悉用大石，下圆以通水，可受大舫过也。题其上云：太康三年

十一月初就功，日用七万五千人，至四月末止。此桥经破落，复更修补，今无复文字。阳渠水又东流径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，庙在北山上，成公绥所谓偃师西山也。山上旧基尚存，庙宇东向，门有两石人对倚，北石人胸前铭云：门亭长石人。西有二石阙，虽经颓毁，犹高丈余。阙西，即庙故基也。基前有碑，文字剥缺，不复可识，子安仰澄芬于万古，赞清徽于庙像，文字厥集矣。阳渠水又东径亳殷南，昔盘庚所迁，改商曰殷，此始也。班固曰：尸乡，故殷汤所都者也。故亦曰汤亭。薛瓒《汉书注》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，并以为非，以为帝喾都矣。《晋太康记》、《地道记》，并言田横死于是亭，故改曰尸乡，非也。余按司马彪《郡国志》，以为春秋之尸氏也。其泽，野负原夹，郭多坟陇焉。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。袁氏《王陆诗叙》：机初入洛，次河南之偃师，时忽结阴，望道左若民居者，因往逗宿，见一少年，姿神端远，与机言玄，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，前致一辩，机题纬古今，综检名实，此少年不甚欣解。将晓，去，税驾逆旅，妪曰：君何宿而来？自东数十里无村落，止有山阳王家墓。机乃怪怅，还睇昨路，空野霾云，攒木蔽日，知所遇者，审王弼也。此山即祝鸡翁之故居也。《搜神记》曰：祝鸡翁者，洛阳人也，居尸乡北山下，养鸡百年余，鸡至于余头，皆有名字。欲取，呼之名，则种别而至。后之吴山，莫知所去矣。谷水又东径偃师城南。皇甫谧曰：帝喾作都于亳，偃师是也。王莽之所谓师氏者也。谷水又东流注于洛水矣。

甘水出宏农宜阳县鹿蹄山，山在河南陆浑县故城西北，俗谓之纵山。水之所导，发于山曲之中，故世人目其所为甘掌焉。

东北至河南县南，北入洛。

甘水发源东北流，北屈径一故城东，在非山上，世谓之石城也。京相璠曰：或云甘水西山上，夷污而平有故甘城，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。指谓是城也。余按甘水东十许里洛城南，有故甘城焉，北对河南故城，世谓之鉴洛城，鉴、甘声相近，既故甘城也，为王子带之故邑矣。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称焉。甘水又与非山水会，水出非山东谷，东流入于甘水。甘水又于河南城西北入洛。《经》言县南，非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河南县西南有甘水，北入洛。斯得之矣。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，北入于渭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羭次之山，漆水出焉，北流注于渭。盖自北而南矣。《尚书·禹贡》、太史公《禹本纪》云：导渭水东北至径，又东过漆、沮入于河。孔安国曰：漆、沮，一水名矣，亦曰洛水也，出冯翊北。周太王去邠，度漆逾梁山，止岐下，故《诗》云：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又曰：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是符《禹贡》、《本纪》之说。许慎《说文》称，漆水出右扶风杜阳县岐山，东入渭，从水，黍声。又云：一曰漆城池也。潘岳《关中记》曰：关中有泾、渭、灞、浐、酆、鄗、漆、沮之水，酆、鄗、漆、沮四水，在长安西南鄠县，漆、沮皆南注，酆、鄗水北注。《开山图》曰：丽山西北有温池。温池西南八十里岐山，在杜阳北。长安西有渠，谓之漆渠。班固《地理志》云：漆水在漆县西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又云：漆水出漆县西，北至岐山，东入渭。今有水出杜阳县岐山北漆溪，谓之漆渠，西南流注岐水。但川土奇异，今说互出，考之经史，各有所据，识浅见浮，无以辨之矣。

庐水出京兆蓝田谷，北入于灞。

《地理志》曰：浐水出南陵县之蓝田谷，西北流，与一水合，水出西南莽谷，东北流注浐水。浐水又北历蓝田川，北流注于灞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浐水北至霸陵入

霸水。

沮水出北地直路县，东过冯翊祋祤县北，东人于洛。

《地理志》曰：沮出直路县西，东入洛。今水自直路县东南，径谯石山东南流，历檀台川，俗谓之檀台水，屈而夹山西流，又西南径宜君川，世又谓之宜君水。又得黄嵌水口，水西北出云阳县石门山黄嵌谷，东南流注宜君水。又东南流径祋祤县故城西，县以汉景帝二年置，其水南合铜官水，水出县东北，西南径铜官川，谓之铜官水。又西南流径祋祤县东，西南流径其城南原下，而西南注宜君水。宜君水又南出土门山西，又谓之沮水。又东南历土门南原下，东径怀德城南，城在北原上。又东径汉太上皇陵北，陵在南原上，沮水东注郑渠。昔韩欲令秦无东伐，使水工郑国间秦凿泾引水，谓之郑渠，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，所谓瓠中也。《尔雅》以为周焦获矣。为渠并北山，东注洛三百余里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秦欲杀郑国。郑国曰：始臣为间，然渠亦秦之利。卒使就渠，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，皆亩一钟，关中沃野，无复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卒并诸侯，命曰郑渠。渠渎东径宜秋城北，又东径中山南。《河渠书》曰：凿泾水自中山西。《封禅书》：汉武帝获宝鼎于汾阴，将荐之甘泉，鼎至中山，氤氲有黄云盖焉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关中有中山，非冀州者也。指证此山，俗谓之仲山，非也。郑渠又东径舍车宫南绝冶谷水。郑渠故渎又东径巘薛山南，池阳县故城北，又东绝清水。又东径北原下，浊水注焉，自浊水以上，今无水。浊水上承云阳县东大黑泉，东南流，谓之浊谷水。又东南出原，注郑渠。又东历原径曲梁城北，又东径太上陵南原下，北屈径原东与沮水合，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南出，即浊水也，至白渠与泽泉合，俗谓之漆水，又谓之为漆沮水。绝白渠，东径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，城，即栎阳宫也。汉高帝葬皇考于是县，起坟陵，署邑号，改曰万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冯翊万年县，高帝置，王莽曰异赤也。故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栎阳，今万年矣。阚骃曰：县西有泾、渭，北有小河。谓此水也。其水又南屈，更名石川水，又西南径郭城西与白渠枝渠合，又南入于渭水也。其一水东出，即沮水也，东与泽泉合，水出沮东泽中，与沮水隔原，相去十五里，俗谓是水为漆水也。东流径薄昭墓南，冢在北原上。又径怀德城北，东南注郑渠，合沮水。又自沮直绝注浊水，泵白渠合焉，故浊水得漆沮之名也。沮循郑渠，东径当道城南。城在频阳县故城南，频阳宫也，秦厉公置。城北有频山，山有汉武帝殿，以石架之。县在山南，故曰频阳也。应劭曰：县在频水之阳。今县之左右，无水以应之，所可当者，惟郑渠与沮水。又东径莲芍县故城北，《十二州志》曰：县以草受名也，沮水又东径汉光武故城北，又东径粟邑县故城北，王莽更名粟城也。后汉封骑都尉耿夔为侯国。其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洛水也。

【卷十七】渭水

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谷亭南鸟鼠山，渭水出首阳县首阳山渭首亭南谷，山在鸟鼠山西北。此县有高城岭，岭上有城，号渭源城，渭水出焉。三源合注，东北流径首阳县西，与别源合，水南出鸟鼠山渭水谷，《尚书·禹贡》所谓渭出鸟鼠者也。《地说》曰：鸟鼠山，同穴之枝干也。渭水出其中，东北过同穴枝间，既言其过，明非一山也。又东北流而会于殊源也。渭水东南流径首阳县南，右得封溪水，次南得广相溪水，次东得共谷水，左则天马溪水，次南则伯阳谷水，并参差翼注，乱流东南出矣。

东北过襄武县北，广阳水出西山，二源合注，共成一川，东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南径襄武县东北，荆头川水入焉，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，东北径襄武县故城北。王莽更名相桓，汉护羌校尉温序行部，为隗嚣部将苟宇所拘，衔须自刎处也。其水东北流注于渭，渭水常若东南，不东北也。又东，枭水注之，水出西南雀富谷，东北径襄武县南，东北流入于渭。《魏志》称：咸熙二年，襄武上言，大人见，身长三丈余，迹长三尺二寸，白发，着黄单衣巾，拄杖，呼民王始语云，今当太平。十二月，天禄永终，历数在晋。遂迁魏而事晋。又东过镡道县南，右则岑溪水，次则同水，俱左注之。次则过水右注之，渭水又东南，径源道县故城西。昔秦孝公西斩戎之源王。应劭曰：源，戎邑也。汉灵帝中平五年，别为南安郡。赤亭水出郡之东山赤谷，西流径城北，南人渭水。渭水又径城南，得粟水，水出西南安都谷，东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，新兴川水出西南乌鼠山，二源合舍、东北流与彰川合。水出西南溪下，东北至彰县南。本属故道候尉治，后汉县之，永元元年，和帝封耿秉为侯国也。万年川水出南山，东北流注之。又东北注新兴川。又东北径新兴县北，《晋书地道记》，南安之属县也。其水又东北，与南川水合，水出西南山下，东北台北水，又东北注于渭水。渭水又东径武城县西，武城川水入焉。津源所导，出鹿部西山，两源合注，东北流径鹿部南，亦谓之鹿部水。又东北，昌丘水出西南丘下，东北注武城水，乱流东北注渭水。渭水又东入武阳川。又有关城川水出南，安城谷水出北，两川参差注渭水。渭水又东，有落门西山东流，三谷水注之，三川统一，东北流，注于渭水。有落门聚，昔冯异攻落门，未拔而薨。建武十年，来歙又攻之，擒隗嚣子纯，陇右平。渭水自落门东至黑水峡，左右六水夹往。左则武阳溪水，次东得土门谷水，俱出北山，南流入渭。右则温谷水，次东有故城溪水，次东有间里溪水，亦名习溪水，次东有黑水，并出南山。北流入渭，渭水又东出黑水峡，历冀川。

又东过冀县北，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，南北十一水注之。北则温谷水，导平襄县南山温溪，东北流，径平襄县故城南，故襄戎邑也。王莽之所谓平相矣。其水东南流，历三堆南，又东流南屈，历黄槐川，梗津渠，冬则辍流，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。次则牛谷水，南入渭水。南有长堑谷水，次东有安蒲溪水，次东有衣谷水，并南出朱国山。山在梧中聚，有石鼓不击自鸣，鸣则兵起。汉成帝鸿嘉三年，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鸣，声隐隐如雷，有顷止，闻于平襄二百四十里，野鸡皆鸣，石长丈三尺，广厚略等，着崖胁，去地百余丈，民俗名曰石鼓。石鼓鸣则有兵，是岁，广

汉钳子攻死囚，盗库兵，略吏民，衣绣衣，自号为仙君，党与漫广，明年冬伏诛，自归者三千余人。信而有征矣。其水北径冀县城北。秦武公十年，伐冀戎，县之。故天水郡治，王莽更名镇戎县曰冀治，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汉阳郡，城即隗嚣称西伯所居也。后汉马超之围冀也，凉州别驾阎伯俭潜出水中，将告急夏侯渊，为超所擒，令告城无救。伯俭曰大军方至，咸称万岁。超怒，数之。伯俭曰：卿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？遂杀之。渭水又东合冀水，水出冀谷，次东有浊谷水，次东有当里溪水，次东有托里水，次东有渠谷水，次东有黄土川水，俱出南山，北径冀城东，而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出岑峡，入新阳川，径新阳下城南，溪谷，赤蒿二水，并出南山。东北入渭水。渭水又东与新阳崖水合，即陇水也。东北出陇山，其水西流，右径瓦亭南。隗嚣闻略阳陷，使牛邯守瓦亭，即此亭也。一水亦出陇山，东南流，历瓦亭北，又西南合为一水，谓之瓦亭川。西南流，径清宾溪北，又西南与黑水合，水出黑城北。西南径黑城西，西南流，莫吾南川水注之。水东北出陇垂，西南流，历黑城南，注黑水。黑水西南出悬镜峡，又西南入瓦亭水，又有水自西来会，世谓之鹿角口。又南径阿阳县故城东。中平元年，北地羌胡与边章侵陇右，汉阳长史盖勋屯阿阳以拒贼，即此城也。其水又南与燕无水合，水源延发东山，西注瓦亭水。瓦亭水又南，左会方城川，西注瓦亭水。瓦亭水又南，径成纪县东，历长离川，谓之长离水。右与成纪水合，水导源西北当亭川，东流出破石峡，津流遂断。故渎东径成纪县。故帝大皞庖牺所生之处也。汉以为夭水郡县，王莽之阿阳郡治也。又东，潜源隐发，通入成纪水，东南入瓦亭水。瓦亭水又东南，与受渠水相会，水东出大陇山，西径受渠亭北，又西南入瓦亭水。瓦亭水又西南流，历僵人峡。路侧岩上有死人僵尸峦穴，故岫壑取名焉。释鞍就穴直上，可百余仞，石路逶迤，劣通单步，僵尸倚窟，枯骨尚全，唯无肤发而已。访其川居之士，云其乡中父老作童儿时，已闻其长旧传此，当是数百年骸矣。其水又西南与略阳川水合，水出陇山香谷西，西流，右则单溪西注，左则阁川水入焉。其水又西历蒲池郊，石鲁水出东南石鲁溪，西北注之。其水又西历略阳川，西得破社谷水，次西得平相谷水，又西得金里谷水，又西得南室水，又西得蹄谷水，并出南山，北流于略阳城东，扬波北注。川水又西径略阳道故城北，堑渠水出南山，北径堑峡北，入城。建武八年，中郎将来歙，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、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，皆持卤刀斧。自安民县之杨城。元始二年，成帝罢安定漷沱苑以为安民县，起官寺市里。从番须回中，伐树木，开山道，至略阳，夜袭击嚣，拒守将金梁等，皆杀之，因保其城，隗嚣闻略阳陷，悉众以攻歙，激水灌城。光武亲将救之，嚣走西城，世祖与来歙会于此。其水自城北注川，一水二川，盖嚣所堨以灌略阳也。川水西得白杨泉，又西得蒲谷水，又西得蒲谷西川，又西得龙尾溪水，与蒲谷水合，俱出南山飞清，北入川水。川水又西南得水洛口，水源东导陇山，西径水洛亭，西南流，又得犊奴水口，水出陇山，西径犊奴川，又西径水洛亭南，西北注之，乱流西南，径石门峡，谓之石门水，西南注略阳川。略阳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。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，石宕水注之。水出北山，山上有女娲祠。庖羲之后，有帝女蜗焉，与神农为三皇矣。其水南流，注瓦亭水，瓦亭水又西南径显亲县故城东南，汉封大鸿胪窦固为侯国。自石宕次得虾蟆溪水，次得金黑水，又得宜都溪水，咸出左右，参差相入。瓦亭水又东南合安夷川口，水源东出胡谷，西北流历夷水川，与东阳川水会，谓之取阳交。又西得何宕川水，又西得罗汉水，并自东北西南注夷水。夷水又西径显亲县南，西注瓦亭水。瓦亭水又东

南，得大华谷水，又东南，得折里溪水，又东，得六谷水，皆出近溪湍峡，注瓦亭水。又东南出新阳峡，崖岫壁立，水出其间，谓之新阳崖水，又东南注于渭也。

又东过上邽县，渭水东历县北邽山之阴，流径固岭东北，东南流，兰渠川水出自北山，带佩众溪，南流注于渭。渭水东南与神涧水合。《开山图》所谓灵泉池也，俗名之为万石湾。渊深不测，实为灵异，先后漫游者，多罹其毙。渭水又东南，得历泉水，水北出历泉溪，东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南，出桥亭西，又南得藉水口，水出西山，百涧声流，总成一川，东历当亭川，即当亭县洽也。左则当亭水，右则曾席水注之。又东与大弁川水合，水出西山，二源合注，东历大弁川，东南流注于藉水。藉水又东南流，与竹岭水合，水出南山竹岭，二源同泻，东北入籍水。藉水又东北径上邽县，左佩四水：东会占溪水，次东有大鲁谷水，次东得小鲁谷水，次东有杨反谷水，咸自北山流注藉水。藉水右带四水，竹岭东得乱石溪水，次东得木门谷水，次东得罗城溪水，次东得山谷水，皆导源南山，北流入籍水。藉水又东，黄瓜水注之，其水发源黄爪西谷，东流径黄爪县北，又东，清溪白水左右夹注。又东北，大旱谷水南出旱溪，历涧北流，泉溪委漾，同注黄瓜水。黄爪水又东北历赤谷，咸归于藉。藉水又东，得毛泉谷水，又东径上邽城南，得核泉水，并出南山，北流注于藉。藉水，即洋水也。北有蒙水注焉，水出县西北邽山，翼带众流，积以成溪，东流南屈，径上邽县故城西，侧城南出。上邽，故邽戎国也。秦武公十年，伐邽县之，旧天水郡治。五城相接，北城中有湖水，有白龙出是湖，风雨随之，故汉武帝元鼎三年，改为天水郡。其乡居悉以板盖屋，《诗》所谓西戎板屋也，蒙水又南注藉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邽山，邽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洋，谓是水也。藉水又东得阳谷水，又得宕谷水，并自南山北入于藉。藉水又东合段溪水，水出西南马门溪，东北流合藉水。藉水又东入于渭。渭水又历桥亭南，而径绵诸县东，与东亭水合，亦谓之为桥水也，清水又或为通称矣。水源东发小陇山，众川泻注，统成一水，西入东亭川。为东亭水，与小祇、大祇二水合。又西北得南神谷水，三川并出，东南差池泻注。又有埋蒲水，翼带二川，与延水并西南注东亭水。东亭水又西，右则叹沟水，次西得宕谷水，水出东南，二溪西北流，注东亭川。东亭川水，右则温谷水，出小陇山，又西，莎谷水出南山莎溪，西南注东亭川水。东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，水导源东北陇山，二源俱发，西南出陇口，合成一水，西南流，历细野峡，径清池谷，又径清水县故城东。王莽之识睦县矣。其水西南合东亭川，自下亦通谓之清水矣。又径清水城南，又西与秦水合，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，二源双导，历三泉合成一水，而历秦川。川有故秦亭，秦仲所封也。秦之为号，始自是矣。秦水西径降陇县故城南，又西南，自亥、松多二水出陇山，合而西南流，径降陇城北，又西南注秦水。秦水又西南，历陇川，径六盘口，过清水城西，南注清水。清水上下，咸谓之秦川。又西，羌水注焉。水北出羌谷，引纳众流，合以成溪。水星会，谓之小羌水。西南流，左则长谷水西南注之，右则东部水东南入焉。羌水又南入清水。清水又西南得绵诸水口，其水导源西北绵诸溪，东南有长思水，北出长思溪，南入绵诸水。又东南，历绵诸道故城北，东南入清水。清水东南注渭。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，水出西南径谷之山，东北流，与横水合，水出东南横谷。西北径横水圹，又西北入泾谷水。乱流西北，出泾谷峡，又西北，轩辕谷水注之，水出南山轩辕溪。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，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。皇甫谧云生寿丘，丘在鲁东门北，未知孰是也。其水北流注泾谷水。泾谷水又西北，白城溪东北流，白娥泉水出其西，

东注白城水。启城水又东北入泾谷水。泾谷水又东北，历董亭下。杨难当使兄子保宗镇董亭，即是亭也。其水东北流注于渭。《山海经》曰泾谷之山，泾水出焉，东南流注于渭，是也。渭水又东，伯阳谷水入焉。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。北流，白水出东南白水溪，西北注伯阳水。伯阳水又西北历谷，引控群流，北注渭水。渭水又东历大利，又东南流，苗谷水注之。水南出刑马山，北历平作，西北径苗谷，屈而东径伯阳城南，谓之伯阳川。盖李耳西入，往径所由，故山原畎谷，往往播其名焉。渭水东南流，众川泻浪，雁次鸣注，左则伯阳东溪水注之，次东得望松水，次东得毛六溪水，次东得皮周谷水，次东得黄杜东溪水，出北山，南入渭水。其右则明谷水，次东得丘谷水，次东得丘谷东溪水，次东有钳岩谷水，并出南山，东北注渭。渭水又东南，出石门，度小陇山，径南由县南，东与楚水合，世所谓长蛇水。水出汧县之数历山也。南流，径长蛇戍东。魏和平三年筑，徙诸流民以遏陇寇。楚水又南流，注于渭。阚骃以是水为汧水焉。渭水又东，汧汗二水入焉。余按诸地志，汧水出济县西北，阚骃《十三州志》与此同，复以汧水为龙鱼水，盖以其津流径通，而更摄其通称矣。渭水东入散关。《抱朴子·神仙传》曰：老子西出关，关令尹喜候气，知真人将有西游者，遇老子，强令之着书，耳不得已，为着《道》、《德》二经，谓之《老子》书也。有老子庙。干宝《搜神记》云：老子将西入关，关令尹喜好道之士，睹真人当西，乃要之途也。皇甫士安《高士传》云：老子为周柱下史，及周衰，乃以官隐，为周守藏室史，积八十余年，好无名接，而世莫知其真人也。至周景王十年，孔子年十七，遂适周见老聃。然幽王失道，平王东迁，关以扞移，人以职徙，尹喜候气，非此明矣。往径所由，兹焉或可。渭水又东径西武功北，俗以为散关城，非也。褚先生乃曰：武功，扶风西界小邑也。蜀口栈道近山，无他豪，易高者是也。渭水又与扞水合，水出周道谷北，径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。王莽更名曰善治也。故道县有怒特祠，《列异传》曰：武都故道县有怒特祠，云神本南山大梓也。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代之，树疮随合，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，犹不断，疲士一人，伤足不能去，卧树下，闻鬼相与言曰：劳攻战乎？其一曰足为劳矣。又曰：秦公必持不休。答曰：其如我何？又曰：赤灰跋于子何如？乃默无言，卧者以告。令士皆赤衣，随所所以灰跋，树断，化为牛入水，故秦为立祠。其水又东北历大散关而入渭水也。渭水又东南，右合南山五溪水，夹涧流注之。又东过陈仓县西。

县有陈仓山，山上有陈宝鸡鸣祠。昔秦文公感伯阳之言，游猎于陈仓，遇之于此坂，得若石焉，其色如肝，归而宝祠之，故曰陈宝。其来也自东南，晖晖声若雷，野鸡皆鸣，故曰鸡鸣神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有上公、明星、黄帝孙、舜妻盲冢祠。有羽阳宫，秦武王起。应劭曰：县氏陈山。姚睦曰：黄帝都陈言在此。荣氏《开山图注》曰：伏牺生成纪，徙治陈仓，非陈国所建也。魏明帝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成，诸葛亮围之。亮使昭乡人靳祥说之，不下。亮以数万攻昭千余人，以云梯、冲车、地道逼射昭，昭以火射连石拒之。亮不利而还。今研水对亮城，是与昭相御处也。陈仓水出于陈仓山下，东南流注于渭水。渭水又东与绥阳溪水合，其水上承斜水，水自斜谷分注绥阳溪，北届陈仓，入渭。故诸葛亮《与兄瑾书》曰：有绥阳小谷，虽山崖绝险，溪水纵横，难用行军。昔逻候往来，要道通入。今使前军斫治此道，以向陈仓，足以扳连贼势，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。渭水又东径郁夷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，有汧水祠。王莽更之曰郁平也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隗嚣围来歙于略阳。世祖诏曰：桃花水出，船盘皆至郁夷，陈仓分部而进者也。汧水入焉。水出汧县之

蒲谷乡弦中谷，决为弦蒲薮。《尔雅》曰：水决之泽为汧。汧之为名，实兼斯举。水有二源，一水出县西山，世谓之小陇山。岩嶂高险，不通轨辙。故张衡《四愁诗》曰：我所恩兮在汉阳，欲往从之陇坂长。其水东北流，历涧，注以成渊，潭涨不测。出五色鱼，俗以为灵，而莫敢采捕。因谓是水为龙鱼水，自下亦通谓之龙鱼川。川水东径汧县故城北。《史记》，秦文公东猎汧田，因遂都其地，是也。又东历泽，乱流为一。右得白龙泉，泉径五尺，源穴奋通。沦漪四泄，东北流，注于汧。汧水又东，会一水，水发南山西侧。俗以此山为吴山，三峰霞举，叠秀云天，崩峦倾返，山顶相扞，望之恒有落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吴山在县西，古文以为汧山也。《国语》所谓西虞矣。山下石穴，广四尺，高七尺，水溢石空，悬波侧注，湖济震荡，发源成川，北流注于汧。自水会上下，咸谓之为龙鱼川。汧水又东南，径隃麋县故城南，王莽之扶亭也。昔郭歙耻王莽之征，而遁迹于斯。建武四年，光武封耿况为侯国矣。汧水东南历慈山，东南径郁夷县[北]，平阳故城南。《史记》秦宁公二年，徙平阳。徐广曰：故鄜之平阳亭也。城北有《汉邠州刺史赵融碑》，灵帝建安元年立。汧水又东流，注于渭。渭水之右，磻溪水注之。水出南山兹谷，乘高激流，注于溪中。溪中有泉，谓之兹泉，泉水潭积，自成渊渚，即《吕氏春秋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。今人谓之丸谷，石壁深高，幽隍邃密，林障秀阻，人迹罕交。东南隅有一石室，盖太公所居也。水次平石钓处，即太公垂钓之所也。其投竿踞饵，两膝遗迹犹存，是有磻溪之称也。其水清泠神异，北流十二里，注于渭，北去维堆城七十里。渭水又东径积石原，即北原也。青龙二年，诸葛亮出斜谷，司马懿屯渭南。雍州刺史郭淮策亮必争北原而屯，遂先据之。亮至，果不得上。渭水又东径五丈原北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诸葛亮据渭水南原，司马懿谓诸将曰：亮若出武功，依山东转者，是其勇也。若西上五丈原，诸君无事矣。亮果屯此原，与懿相御。渭水又东径鄜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右辅都尉治。《魏氏春秋》，诸葛亮寇鄜，司马懿据鄜拒亮，即此县也。渭水又东径鄜坞南。《汉献帝传》曰：董卓发卒筑鄜坞，高与长安城等，积谷为三十年储，自云事成，雄据天下，不成，守此足以毕老，其愚如此。

【卷十八】渭水

又东过武功县北，渭水于县，斜水自南来注之。水出县西南衙岭山，北历斜谷，径五丈原东。诸葛亮《与步骘书》曰：仆前军在五丈原，原在武功西十里余。水出武功县，故亦谓之武功水也。是以诸葛亮《表》云：臣遣虎步监孟琰，据武功水东。司马懿因水长，攻琰营，臣作竹桥，越水射之。桥成驰去。其水北流注于渭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斜水出衙岭北，至郿注渭。渭水又东，径马冢北。诸葛亮《与步骘书》曰：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，有高势，攻之不便，是以留耳。渭水又径武功县故城北，王莽之新光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太一山，古文以为终南。杜预以为中南也。亦曰：太白山在武功县南，去长安二百里，不知其高几何。俗云：武功太白，去天三百。山下军行，不得鼓角，鼓角则疾风雨至。杜彦达曰：太白山，南连武功山，于诸山最为秀杰，冬夏积雪，望之皓然。山上有谷春祠。春，栎阳人，成帝时病死而尸不寒，后忽出栎南门及光门上，而入太白山。民为立祠于山岭，春秋来祠，中上宿焉。山下有太白祠，民所祀也。刘曜之世，是山崩，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，方一尺，有文字，曰：皇亡皇亡败赵昌，井水竭，构五梁，骂西小衰困嚣丧。呜呼！呜呼！赤牛奋鞅其尽乎！时群官毕贺。中书监刘均进曰：此国灭之象，其可贺乎？终如言矣。渭水又东，温泉水注之。水出太一山，其水沸涌如汤。杜彦达曰：可治百病，世清则疾愈，世浊则无验。其水下合溪流，北注十三里，入渭。渭水又东，径黎县故城南。旧郃城也。后稷之封邑矣，《诗》所谓即有郃家室也。城东北有姜黎祠，城西南百步有稷祠，郿之黎亭也。王少林之为黎县也，路径此亭。亭长曰：亭凶杀人。少林曰：仁胜凶邪，何鬼敢忤？遂宿。夜中，闻女子称冤之声。少林曰：可前来理。女子曰：无衣，不敢进。少林投衣与之。女子前诉曰：妾夫为涪令，之官过宿此亭，为亭长所杀。少林曰：当为理寝冤，勿复害良善也。因解衣于地，忽然不见。明告亭长，遂服其事，亭遂清安。渭水又东径雍县南，雍水注之。水出雍山，东南流，历中牢溪，世谓之中牢水，亦曰冰井水，南流径胡城东。俗名也。盖秦惠公之故居，所谓祈年宫也。孝公又谓之为橐泉宫，按《地理志》曰在雍。崔駰曰：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，《皇览》疥言是矣。刘向曰：穆公葬无丘垄处也。《史记》曰：穆公之卒，从死者百七十七人，良臣子车氏奄息，仲行、鍼虎，亦在从死之中。秦人哀之，为赋《黄鸟》焉。余谓崔駰及《皇览》谬志也。惠公、孝公并是穆公之后，继世之君矣，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宗之坟陵矣。以是推之，知二证之非实也。雍水又东，左会左阳水，世名之西水。水北出左阳溪，南流径岐州城西。魏置岐州刺史治。左阳水又南流，注于雍水，雍水又与东水合，俗名也。北出河桃谷，南流，右会南源，世谓之返眼泉。乱流南，径岐州城东，而南合雍水，州居二水之中，南则两川之交会也。世亦名之为淬空水。东流，邓公泉注之，水出邓艾祠北，故名曰邓公泉。数源俱发于雍县故城南。县故秦德公所居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以为西虢地也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以为西虢县。《太康地记》曰：虢叔之国矣，有虢宫，平王东迁，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。雍有五峙祠，以上祠祀五帝。昔秦文公田于汧、渭之间，梦黄蛇自天下属地，其口止于鄜衍，以为上帝之神，于是作鄜畤，祀白帝焉。秦宣公作密畤

于渭南，祀青帝焉。灵公又于吴阳作上畤，祀黄帝，作下畤，祀炎帝焉。献公作畦畤于栎阳而祀白帝。汉高帝问曰：天有五帝，今四何也？博士莫知其故。帝曰：我知之矣，待我而五。遂立北畤，祀黑帝焉。应劭曰：四面积高曰雍。阚骃曰：宜为神明之隩，故立群祠焉。又有凤台、凤女祠。秦穆公时，有箫史者，善吹箫，能致白鹄、孔雀。穆公玄弄玉好之，公为作凤台以居之。积数十年，一旦随凤去，云雍宫世有箫管之声焉。今台倾祠毁，不复然矣。邓泉东流注于雍，自下虽会他津，犹得通称。故《禹贡》有雍、沮会同之文矣。雍水又东径召亭南，世谓之树亭川，盖召、树声相近，误耳。亭故召公之采邑也。京相璠曰：亭在周城南五十里。《后汉·郡国志》曰：鄠县有召亭。谓此也。雍水又东南流，与横水合。水出杜阳山。其水南流，谓之杜阳川。东南流。左会漆水，水出杜阳县之漆溪，谓之漆渠。故徐广曰：漆水出杜阳之岐山者，是也。漆渠水南流，大峦水注之。水出西北大道川，东南流入漆，即故岐水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，岐水出石桥山，东南流。相如《封禅书》曰：收龟于岐。《汉书音义》曰：岐，水名也，谓斯水矣。二川并逝，俱为一水，南与横水合，自下通得岐水之目，俗谓之小横水，亦或名之米流川。径岐山西，又屈径周城南。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，所谓居岐之阳也，非直因山致名，亦指水取称矣。又历周原下，北则中水乡成周聚，故曰有周也。水北即岐山矣。昔秦盗食穆公马处也。岐水又东，径姜氏城南为姜水。按《世本》，炎帝姜姓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炎帝，神农氏，姜姓。母女登，游华阳，感神而生炎帝，长于姜水，是其地也。东注雍水。雍水又南，径美阳县之中亭川，合武水。水发杜阳县大岭侧，东西三百步，南北二百步，世谓之赤泥岘，沿波历涧，俗名大横水也。疑即杜水矣。其水东南流，东径杜阳县故城，世谓之故县川。又故虢县有杜阳山，山北有杜阳谷，有地穴，北入，亦不知所极，在天柱山南。故县取名焉；亦指是水而摄目矣，即王莽之通杜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杜水。杜水又东，二坑水注之；水有二源，一水出西北，与渎水合，而东历五将山，又合乡谷水。水出乡溪，东南流入杜水，谓之乡谷川。又南，莫水注之。水出好畤县梁山大岭东，南径梁山宫西，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好畤有梁山宫，秦始皇起。水东有好畤县故城，王莽之好邑也。世租建武二年，封建成大将军耿弇为侯国。又南径美阳县之中亭川，注雍水，谓之中亭水。雍水又南径美阳县西。章和二年，更封彰侯耿秉为侯国。其水又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，洛谷之水，出其南山洛谷，北流径长城西。魏甘露二年，蜀遣姜维出洛谷，围长城，即斯地也。

又东，芒水从南来流注之。

芒水出南山芒谷，北流径玉女房。水侧山际有石室，世谓之玉女房。芒水又北径盩厔县之竹圃中，分为二水。汉冲帝诏曰：翟义作乱于东，霍鸿负倚盩厔芒竹，即此也。其水分为二流，一水东北为枝流，一水北流注于渭也。

【卷十九】渭水

又东过槐里县南，又东，涝水从南来注之。

渭水径县之故城南。《汉书集注》，李奇谓之小槐里。县之西城也。又东与芒水枝流合，水受芒水于竹圃。东北流，又屈而北入于渭。渭水又东北径黄山宫南，即《地理志》所谓县有黄山宫，惠帝二年起者也。《东方朔传》曰：武帝微行，西至黄山宫，故世谓之游城也。就水注之。水出南山就谷，北径大陵西。世谓之老子陵。昔李耳为周柱史，以世衰入戎，于此有冢，事非经证。然庄周着书云：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是非不死之言。人禀五行之精气，阴阳有终变，亦无不化之理。以是推之，或复如传。古人许以传疑。故两存耳。就水历竹圃，北与黑水合。水上承三泉，就水之右，三泉奇发，言归一渎，北流左注就水，就水又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合田溪水，水出南山田谷，北流径长杨宫西，又北径盩厔县故城西。又东北与一水合，水上承盩厔县南源，北径其县东。又北径思乡城西，又北注田溪。田溪水又北流注于渭水也。县北有蒙笼渠，上承渭水于鄠县东，径武功县为成林渠。东径县北，亦曰灵轵渠，《河渠书》以为引堵水。徐广曰：一作诸川，是也。渭水又东径槐里县故城南。县，古犬丘邑也，周懿王都之。秦以为废丘，亦曰舒丘。中平元年，灵帝封左中郎将皇甫嵩为侯国。县南对渭水，北背通渠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云：秦武王三年，渭水赤三日。秦昭王三十四年，渭水又大赤三日。《洪范五行传》云：赤者，火色也，水尽赤，以火沴水也。渭水，秦大川也，阴阳乱，秦用严刑败乱之象。后项羽入秦，封司马欣为塞王，都栎阳；董翳为翟王，都高奴；章邯为雍王，都废丘，为三秦。汉祖北定三秦，引水灌城，遂灭章邯。三年，改曰槐里。王莽更名槐治也，世谓之为大槐里。晋太康中，始平郡治也。其城递带防陆，旧渠尚存，即《汉书》所谓槐里环堤者也。东有漏水，出南山赤谷。东北流径长杨宫东，宫有长杨树，因以为名，漏水又北历苇圃西，亦谓之仙泽。又北径望仙宫。又东北，耿谷水注之，水发南山耿谷，北流与柳泉合。东北径五柞宫西。长杨、五柞二宫，相去八里，并以树名宫，亦犹陶氏以五柳立称。故张晏曰：宫有五柞树。在盩厔县西。其水北径仙泽东，又北径望仙宫东，又北与赤水会，又北径思乡城东，又北注渭水。渭水又东合甘水，水出南山甘谷，北径秦文王萯阳宫西，又北径五柞宫东，又北径甘亭西。在水东鄠县。昔夏启伐有扈，作誓于是亭。故马融曰：甘有扈南郊地名也。甘水又东得涝水口。水出南山涝谷，北径汉宜春观东，又北径鄠县故城西。涝水际城北出，合美陂水。水出宜春观北。东北流注涝水。涝水北注甘水而乱流入于渭。即上林故地也。《东方朔传》称：武帝建元中微行，北至池阳，西至黄山，南猎长杨，东游宜春，夜漏十刻乃出，与侍中、常侍武骑、待诏及陇西、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，期诸殿下，故有期门之号。且明入山下，驰射鹿豕狐兔，手格熊罴。上大欢乐之。上乃使大中大夫虞邱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，举籍；阿城以南，盩厔以东，宜春以西，提封顷亩及其贾直，属之南山以为上林苑。东方朔谏，秦起阿房而天下乱，因陈泰阶六符之事。上乃拜大中大夫、给事中，赐黄金百斤。卒起上林苑。故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，称乌有先生、亡是公而奏《上林》也。

又东，丰水从南来注之。

丰水出丰溪西，北流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北流为枝津，一水西北流又北交，水自东入焉。又北，昆明池水注之，又北径灵台西，又北至石墩，注于渭。《地说》云：渭水又东，与丰水会于短阴山内。水会，无他高山异峦，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。水上旧有便门桥，与便门对直，武帝建元三年造。张昌曰：桥在长安西北，茂陵东。如淳曰，去长安四十里。渭水又径太公庙北。庙前有太公碑，文字虢缺，今无可寻。渭水又东北与鄗水合，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。周武王之所都也。故《诗》云：考卜维王，宅是鄗京，维龟正之，武王成之。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，基构沦虢，今无可究。《春秋后传》曰：使者郑容入柏谷关，至平舒置，见华山有素车白马，问郑容安之？答曰：之咸阳。车上人曰：吾华山君使，愿托书致鄗池君。子之咸阳，过鄗池，见大梓下有文石，取以款列梓，当有应者，以书与之。勿妄发，致之得所欲。郑容行至鄗池，见一梓下，果有文石，取以款梓。应曰：诺。郑容如睡，觉而见宫阙，若王者之居焉。谒者出，受书，入，有顷，闻语声言：祖为死。神道茫昧，理难辨测，故无以精其幽致矣。鄗水又北流，西北注，与鳌屋池合。水出鄗池西，而北流入于鄗。《毛诗》云：鄗，流貌也。而世传以为水名矣。郑玄曰：丰鄗之间，水北流也。鄗水北径清泠台西，又径磁石门西。门在阿房前，悉以磁石为之，故专其目。令四夷朝者，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，故亦曰胡门也。鄗水又北，注于渭。渭水北有杜邮亭，去咸阳十七里、今名孝里亭，中有白起祠。嗟乎！有制胜之功，惭尹、商之仁，是地即其伏剑处也。渭水又东北径渭城南，文颖以为故咸阳矣。秦孝公之所居高宫也。献公都栎阳，天雨金。周太史儋见献公曰：周故与秦国合而别，别五百岁复合，合七十岁而霸王出。至孝公作咸阳，筑冀阙，而徙都之。故《西京赋》曰：秦里其朔，实为咸阳。太史公曰：长安，故咸阳也。汉高帝更名新城。武帝元鼎三年别为渭城，在长安西北，渭水之阳。王莽之京城也。始隶扶风，后并长安。南有鄗水注之，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，其地即杜之樊乡也。汉祖至栎阳，以将军樊哙灌废丘，最赐邑于此乡也。其水西北流径杜县之杜京西，西北流径杜伯冢南。杜伯与其友左儒仕宣王，儒无罪见害，杜伯死之，终能报恨于宣王。故成公子安五言诗曰：谁谓鬼无知，杜伯射宣王。鄗水又西北径下杜城，即杜伯国也。鄗水又西北，枝合故渠，渠有二流，上承交水。合于高阳原，而北径河池陂东，而北注鄗水。鄗水又北与昆明故池会，又北径秦通六基东。又北径鄗水陂东，又北得陂水。水上承其陂，东北流入于鄗水。鄗水又北径长安城西，与昆明池水合。水上承池于昆明台，故王仲都所屠也。桓谭《新论》称，元帝被病，广求方士。汉中送道士王仲都，诏问所能。对曰：能忍寒暑。乃以隆冬盛寒日，令袒，载驷马，于上林昆明池上环冰而驰。御者厚衣狐裘寒战，而仲都独无变色，卧于池台上，嘿然自若。夏大暑日，使曝坐，环以十炉火。不言热，又身不汗。池水北径鄗京东，秦阿房宫西。《史记》曰：秦始皇三十五年，以咸阳人多，先王之宫小，乃作朝宫于渭南，亦曰阿城也。始皇先作前殿阿房，可坐万人，下可建五丈旗，周驰为阁道，自殿直抵南山。表山巅为阙。为复道自阿房度渭，属之咸阳，象天极阁道，绝汉抵营室也。《关中记》曰：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。殿东西千步，南北三百步，庭中受十万人。其水又屈而径其北。东北流注堨水陂。陂水北出，径汉武帝建章宫东，于凤阙南，东注沧水。沧水又北径凤阙东。《三辅黄图》曰：建章宫，汉武帝造，周二十余里，千门万户。其东凤阙，高七丈五尺，俗言贞女楼，非也。《汉武帝故事》云：阙

高二十丈。《关中记》曰：建章宫圆阙，临北道，有金凤在阙上，高丈余，故号凤阙也。故繁钦《建章凤阙赋叙》曰：秦汉规模，廓然毁泯，惟建章凤阙，岿然独存。虽非象魏之制，亦一代之巨观也。沤水又北，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北流，一水北径神明台东。《傅子·宫室》曰：上于建章中作神明台、并于楼，咸高五十余丈，皆作悬阁，辇道相属焉。《三辅黄图》曰：神明台在建章宫中，上有九室，今人谓之九子台，即实非也。沤水又径渐台东。《汉武帝故事》曰：建章宫北有太液池，池中有渐台，高三十丈。渐，浸也，为池水所渐。一说，星名也。南有璧门三层，高三十余丈、中殿十二间，阶陛咸以玉为之。铸铜凤，高五丈，饰以黄金，楼屋上。椽首，薄以玉璧，因曰璧玉门也。沤水又北流注渭，亦谓是水为沤水也。故吕忱曰：沤水出杜陵县。《汉书音义》曰：沤，水声，而非水也。亦曰高都水。前汉之末，王氏五侯大治池宅，引沤水入长安城，故百姓歌之曰：五侯初起，曲阳最怒。坏决高都，竟连五杜。土山渐台，像西白虎。即是水也。

又东过长安县北，渭水东分为二水。《广雅》曰：水自渭出为泶，其犹河之有雍也。此渎东北流，径《魏雍州刺史郭淮碑》南。又东南合一水，径两石人北。秦始皇造桥，铁镦重不能胜，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，镦乃可移动也。又东径阳侯祠北，涨辄祠之。此神能为大波，故配食河伯也。后人以为邓艾祠。悲哉！谗胜道消，专忠受害矣。此水又东注渭水。水上有梁，谓之渭桥，秦制也，亦曰便门桥。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，以象天宫。故《三辅黄图》曰：渭水贯都以象天汉，横桥南度以法牵牛。南有长乐宫，北有咸阳宫，欲通二宫之间，故造此桥，广六丈，南北三百八十步，六十八间，七百五十柱，百二十二梁，桥之南北有堤激，立石柱，柱南，京兆主之，柱北，冯翊主之，有令丞，各领徒千五百人，桥之北首，垒石水中，故谓之石柱桥也。旧有忖留神像。此神尝与鲁班语，班令其人出。忖留曰：我貌很丑，卿善图物容，我不能出。班于是拱手与言曰：出头见我。忖留乃出首，班于是以脚画地，忖留觉之，便还没水，故置其像于水，惟背以上立水上。后董卓入关，遂焚此桥。魏武帝更修之，桥广三丈六尺。忖留之像，曹公乘马见之，惊，又命下之。《燕丹子》曰：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遇之无礼，乃求归。秦王为机发之桥，欲以陷丹，丹过之，桥不为发。又一说，交龙扶舆而机不发。但言今不知其故处也。渭水又东与沤水枝津合，水上承沤水，东北流径邓艾祠南，又东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入逍遥园，注藕池。池中有台观，莲荷被浦，秀实可玩。其一水，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径长安城北。汉惠帝元年筑，六年成，即咸阳也。秦离宫无城，故城之。王莽更名常安。十二门，东出北头第一门，本名宣平门，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，一曰东都门，其郭门亦曰东都门，即逢萌挂冠处也。第二门本名清明门，一曰凯门，王莽更名宣德门布恩亭。内有藉田仓，亦曰藉田门。第三门本名霸城门，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。民见门色青，又名青城门，或曰青绮门，亦曰青门。门外旧出好瓜。昔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，秦破，为布衣，种瓜此门，瓜美，故世谓之东陵瓜。是以阮籍《咏怀诗》云：昔闻东陵瓜，近在青门外，连畛拒阡陌，子母相钩带。指谓此门也。南出东头第一门，本名覆盎门，王莽更名永清门长茂亭。其南有下杜城。应劭曰：故杜陵之下聚落也，故曰下杜门。又曰端门，北对长乐宫。第二门本名安门，亦曰鼎路门，王莽更名光礼门显乐亭。北对武库。第三门本名平门，又曰便门，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。一曰西安门，北对未央宫。西出南头第一门，本名章门，王莽更名万秋门亿年亭，亦曰光华门也。第二门本名直门，王莽更名直道门端路亭，

故龙楼门也。张晏曰：门楼有铜龙。《三辅黄图》曰：长安西出第二门即此门也。第三门本名西城门，亦曰雍门，王莽更名章义门着义亭。其水北入，有函里，民名曰函里门，亦曰突门。北出西头第一门，本名横门，王莽更名霸都门左幽亭。如淳曰：横音光，故曰光门。其外郭有都门，有棘门。徐广曰：棘门在渭北。孟康曰：在长安北，秦时宫门也。如淳曰：《三辅黄图》曰棘门，在横门外。按《汉书》，徐厉军于此，备匈奴。又有通门、亥门也。第二门，本名厨门，又曰朝门，王莽更名建子门广世亭，一曰高门。苏林曰：高门，长安城北门也。其内有长安厨官在东，故名曰厨门也。如淳曰：今名广门也。第三门本名杜门，亦曰利城门，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。其外有客舍，故民曰客舍门，又曰洛门也。凡此诸门，皆通逵九达，三途洞开，隐以金椎，周以林木，左出右入，为往来之径。行 280 者升降，有上下之别。汉成帝之为太子，元帝尝急召之。太子出龙楼门，不敢绝驰道，西至直城门，方乃得度。上怪迟，问其故，以状对。上悦，乃着令，令太子得绝驰道也。渭水东合昆明故渠，渠上承昆明池东口，东径河池陂北，亦曰女观陂。又东合泬水，亦曰漕渠。又东径长安县南，东径明堂南。旧引水为辟雍处，在鼎路门东南七里。其制上圆下方，九宫十二堂，四向五室。堂北三百步，有灵台，是汉平帝元始四年立。渠南有汉故圜丘，成帝建始二年罢雍五峙，始祀皇天上帝于长安南郊。应劭曰：天郊在长安南。即此也。故渠之北，有白亭、博望苑，汉武帝为太子立，使通宾客，从所好也。太子巫蛊事发，斫杜门东出。史良娣死，葬于苑北，宣帝以为戾园，以倡优千人乐思后园庙，故亦曰千乡。故渠又东而北屈，径青门外，与泬水枝渠会，渠上承泬水于章门西。飞渠引水入城。东为仓池，池在未央宫西。池中有渐台，汉兵起，王莽死于此台。又东径未央宫北。高祖在关东，令萧何成未央宫。何斩龙首山而营之。山长六十余里，头临渭水，尾达樊川。头高二十丈，尾渐下高五六丈，土色赤而坚，云昔有黑龙从南山出，饮渭水，其行道因山成迹，山即基，阙不假筑，高出长安城。北有玄武阙，即北阙也。东有苍龙阙，阙内有阊阖、止车诸门。未央殿东有宣室、玉堂、麒麟、含章、白虎、凤皇、朱雀、鹓鸾、昭阳诸殿，天禄、石渠、麒麟三阁。未央宫北即桂宫也，周十余里，内有明光殿、走狗台、柏梁台，旧乘复道，用相径通。故张衡《西京赋》曰：钩陈之外，阁道穹隆属长乐与明光，径北通于桂宫。故渠出二宫之间，谓之明渠也。又东历武库北。旧椤里子葬于此，椤里子名疾，秦惠王异母弟也，滑稽多智，秦人号曰智囊，葬于昭王庙西，渭南阴乡椤里，故俗谓之椤里子。云：我百岁后，是有天于之宫夹我墓。疾以昭王七年卒，葬于渭南章台东。至汉，长乐宫在其东，未央宫在其西，武库直其墓。秦人嗟曰力则任鄙，智则椤里是也。明渠又东径汉高祖长乐宫北，本秦之长乐宫也，周二十里，殿前列铜人，殿西有长信、长秋、永寿、永昌诸殿。殿之东北有池，池北有层台，俗谓是池为酒池，非也。故渠北有楼，竖汉京兆尹司马文预碑。故渠又东出城，分为二渠，即《汉书》所谓王渠者也。苏林曰：王渠，官渠也，犹今御沟矣。晋灼曰：渠名也，在城东覆盎门外。一水径杨桥下，即青门桥也。侧城北，径邓艾祠西，而北注渭，今无水。其一水，右入昆明故渠，东径奉明县广城乡之廉明苑南。史皇孙及工夫人葬于郭北，宣帝迁苑南，卜以为悼园，益园民千六百家，立奉明县以奉二园。园在东部门。昌邑王贺自霸御法驾；郎中令龚遂骏乘，至广明东都门是也。故渠东北径汉太尉夏侯婴冢西。葬日，柩马悲鸣，轻车罔进，下得石椁，铭云：于嗟滕公居此室！故遂葬焉。冢在城东八里，饮马桥南四里，故时人谓之马冢。故渠又北，分为

二渠，一水东径虎圈南，而东入霸，一水北合渭，今无水。

又东过霸陵县北，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。

霸者，水上地名也。古曰滋水矣，秦穆公霸世，更名滋水为霸水，以显霸功。水出蓝田县蓝田谷，所谓多玉者也。西北有铜谷水，次东有辋谷水，二水合而西注，又西流入逕水。逕水又西径峣关北，历峣柳城。东西有二城，魏置青逕军于城内，世亦谓之青逕城也。秦二世三年，汉祖入自武关，攻秦，赵高遣将距于峣关者也。《土地记》曰：蓝田县南有峣关，地名晓柳，道通荆州。《晋地道记》曰：关当 282 上洛县西北。逕水又西北流入霸。霸水又北历蓝田川，径蓝田县东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三年，秦子向命力蓝君，盖子向之故邑也。川有汉临江王荣冢。景帝以罪征之，将行，祖于江陵北门，车轴折，父老泣曰：吾王不反矣！荣至，中尉郅都急切责王，王年少，恐而自杀，葬于是川。有燕数万，衔土置冢上，百姓矜之。霸水又左合浐水，历白鹿原东，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。《史记》，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，谓之霸上。汉文帝葬其上，谓之霸陵。上有四出道以泻水，在长安东南三十里。故王仲宣赋诗云：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。汉文帝尝欲从霸陵上，西驰下峻坂。袁盎揽辔于此处。上曰：将军怯也？盎曰：臣闻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，立不倚衡。圣人不乘危。今驰不测，如马惊车败，奈高庙何？上乃止。霸水又北，长水注之。水出杜县白鹿原，其水西北流，渭之荆溪。又西北，左合狗枷川水，水有二源。西川上承磈山之斫盘谷，次东有苦谷，二水合而东北流，径风凉原西。《关中图》曰：丽山之西，川中有阜，名曰风凉原，在磈山之阴，雍州之福地。即是原也。其水傍溪北注，原上有汉武帝祠。其水右合东川，水出南山之石门谷，次东有孟谷，次东有大谷，次东有雀谷，次东有土门谷，五水北出谷，西北历风凉原东，又北与西川会，原为二水之会，乱流北径宣帝许后陵东北，去杜陵十里。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。川东亦曰白鹿原也。上有狗枷堡，《三秦记》曰：丽山西有白鹿原，原上有狗枷堡，秦襄公时有大狗来下，有贼则狗吠之，一堡无患，故川得厥目焉。川水又北径杜陵东。元帝初元元年，葬宣帝社陵，北去长安五十里。陵之西北，有杜县故城。秦武公十一年县之。汉宣帝元康元年，以社东原上为初陵，更名杜县为杜陵。王莽之饶安也。其水又北注荆溪，荆溪水又北径霸县，又有温泉入焉。水发自原下，入荆溪水，乱流注于霸，俗谓之浐水，非也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，文帝出长门，《注》云：在霸陵县。有故亭，即《郡国志》所谓长门亭也。《史记》曰：霸、浐、长水也，虽不在祠典，以近咸阳秦、汉都，泾、渭、长水，尽得比大川之礼。昔文帝居霸陵，北临厕，指新丰路示慎夫人曰：此走邯郸道也。因使慎夫人鼓瑟，上自倚瑟而歌，凄怆悲怀，顾谓群巨曰：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纻絮斫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？释之曰：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，犹有隙；使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？文帝曰：善！拜廷尉。韦昭曰：高岸夹水为厕。今斯原夹二水也。霸水又北会两川，又北，故渠右出焉。霸水又北径王莽九庙南。王莽地皇元年，博征天下工匠，坏撤西苑、建章诸宫馆十余所，取材瓦以起九庙，算及吏民，以义入钱谷，助成九庙。庙殿皆重屋。太初祖庙，东西南北各四十丈，高十七丈，余庙半之。为铜薄栌，饰以金银雕文，穷极百工之巧，褫高增下，功费数百巨万，卒死者万数。霸水又北径帜道，在长安县东十三里。王莽九庙在其南。汉世，有白蛾群飞，自东都门过枳道，吕后拔除于霸上，还见仓狗戟胁于斯道也。水上有桥，谓之霸桥。地皇三年，霸桥木灾，自东起，卒数千以水泛沃救不灭，晨焚夕尽。王莽恶之，下书曰：甲午火桥，乙未，立

春之日也。予以神明圣祖黄虞遗统受命，至于地皇四年为十五年，正以三年终冬，绝灭霸驳之桥，欲以兴成新室，统一长存之道。其名霸桥，为长存桥。霸水又北，左纳漕渠，绝霸右出焉。东径霸城北，又东径子楚陵北。皇甫谧曰：秦庄王葬于芷阳之丽山。京兆东南霸陵山，刘向曰：庄王大其名，立坟者也。《战国策》曰：庄王字异人，更名子楚，故世人犹以子楚名陵。又东径新丰县，右会故渠。渠上承霸水，东北径霸城县故城南。汉文帝之霸陵县也，王莽更之曰水章。魏明帝景初元年，徙长安金狄，重不可致，因留霸城南。人有见蓟子训与父老共摩铜人曰：正见铸此时，计尔日已近五百年矣。故渠又东北径刘更始冢西。更始三年，为赤眉所杀，故侍中刘恭，夜往，取而埋之。光武使司徒邓禹收葬于霸陵县。更始尚书仆射、行大将军事鲍永，持节安集河东，闻更始死，归世祖，累迁司隶校尉。行县，经更始墓，遂下拜，哭尽哀而去。帝问公卿，大中大夫张湛曰：仁不遗旧，忠不忘君，行之高者。帝乃释。又东北径新丰县，右合漕渠，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。以渭水难漕，命齐水工徐伯发卒穿渠引渭。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，东至于河，且田且漕，大以为便。今无水。霸水又北径秦虎圈东。《列士传》曰：秦昭王会魏王，魏王不行，使朱亥奉璧一双。秦王大怒，置朱亥虎圈中。亥瞋目视虎，毗裂，血出溅虎，虎不敢动，即是处也。霸水又北，入于渭水。渭水又东，会成国故渠。渠，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蜀所开也。号成国渠，引以浇田。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，东径鄜及武功、槐里县北。渠左有安定梁严冢，碑碣尚存。又东径汉武帝茂陵南，故槐里之茂乡也。应劭曰：帝自为陵，在长安西北八十余里。《汉武帝故事》曰：帝崩后，见形谓陵令薛平曰：吾虽失势，犹为汝君，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？自今以后可禁之。平顿首谢，因不见。推问陵旁，果有方石，可以为砺，吏卒常盗磨刀剑，霍光欲斩之。张安世曰：神道茫昧，不宜为法。乃止。故阮公《咏怀诗》曰：失势在须臾，带剑上吾丘。陵之西而北一里，即李夫人冢。冢形三成，世谓之英陵。夫人兄延年知音，尤善歌舞，帝爱之。每为新声变曲，闻者莫不感动。常侍上，起舞，歌曰：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复倾国，佳人难再得！上曰：世岂有此人乎？平阳主曰：延年女弟。上召见之，妖丽，善歌舞，得幸，早卒。上悯念之，以后礼葬，悲思不已，赋诗悼伤。故渠又东径茂陵县故城南。武帝建元二年置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宣帝县焉，王莽之宣成也。故渠又东径龙泉北，今人谓之温泉，非也。渠北故坂北即龙渊庙。如淳曰：《三辅黄图》有龙渊宫，今长安城西有其庙处，盖宫之遗也。故渠又东径姜原北。渠北有汉昭帝陵，东南去长安七十里。又东径平陵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昭帝置。王莽之广利也。故渠之南有窦氏泉，北有徘徊庙。又东径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，又东径成帝延陵南，陵之东北五里，即平帝康陵坂也。故渠又东，径渭陵南。元帝永光四年，以渭城寿陵亭原上为初陵，诏不立县邑。又东径哀帝义陵南。又东径惠帝安陵南，陵北有安陵县故城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惠帝置，王莽之嘉平也。渠侧有杜邮亭。又东，径渭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兰池宫。秦始皇微行，逢盗于兰池，今不知所在。又东径长陵南，亦曰长山也。秦名天子冢曰山，汉曰陵，故通曰山陵矣。《风俗通》曰：陵者，天生自然者也，今王公坟垄称陵。《春秋左传》曰：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丘者，墓也，冢者，种也，种墓也。罗倚于山，分卑尊之名者也。故渠又东径汉丞相周勃冢南，冢北有亚夫冢。故渠东南谓之周氏曲，又东南径汉景帝阳陵南，又东南注于渭，今无水。渭水又东，径霸城县北，与高陵分水。水南有定陶恭王庙、傅太后陵。元

帝崩，傅昭仪随王归国，称定陶太后。286 后十年，恭王薨，子代为王。征为太子，太子即帝位，立恭王寝庙于京师，比宣帝父悼皇故事。元寿元年，傅后崩，合葬渭陵。潘岳《关中记》，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，不共陵也，诸侯皆如之。恭王庙在霸城西北，庙西北即傅太后陵。不与元帝同茔，渭陵非谓元帝陵也，盖在渭水之南，故曰渭陵也。陵与元帝齐者，谓同十二丈也。王莽奏毁傅太后冢，冢崩，压杀数百人。开棺，臭闻数里。公卿在位，皆阿莽旨，入钱帛，遣子弟，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，操持作具，助将作掘傅后冢，二旬皆平，周棘其处，以为世戒。今其处积土犹高，世谓之增墀，又亦谓之增阜，俗亦谓之成帝初陵处，所未详也。渭水又径平阿侯王谭墓北，冢次有碑。左则泾水注之。渭水又东，径鄠县西，盖陇西郡之鄠徙也。渭水又东，得白渠枝口，又东与五丈渠合。水出云阳县石门山，谓之清水。东南流，径黄嵌山西，又南入祋祤县，历原南出，谓之清水口。东南流，绝郑渠，又东南，入高陵县，径黄白城西，本曲梁宫也。南绝白渠，屈而东流，谓之曲梁水。又东南，径高陵县故城北，东南绝白渠枝渎，又东南，入万年县，谓之五丈渠。又径藕原东，东南流，注于渭。渭水右径新丰县故城北，东与鱼池水会。水出丽山东北，本导源北流，后秦始皇葬于山北，水过而曲行，东注北转。始皇造陵取土，其地污深，水积成池，谓之鱼池也。在秦皇陵东北五里，周围四里。池水西北流，径始皇冢北。秦始皇大兴厚葬，营建冢扩于丽戎之山，一名蓝田，其阴多金，其阳多玉。始皇贪其美名，因而葬焉。斩山凿石，下锢三泉。以铜为椁，旁行周回三十余里。上画天文星宿之象，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，五岳九州，具地理之势。宫观百官，奇器珍宝，充满其中。令匠作机弩，有所穿近，辄射之。以人鱼膏为灯烛，取其不灭者，久之，后宫无子者，皆使殉葬，甚众。坟高五丈，周回五里余。作者七十万人，积年方成。而周章百万之师已至其下，乃使章邯领作者以御难，弗能禁。项羽入关，发之以三十万人，三十日，运物不能穷。关东盗贼，销椁取铜。牧人寻羊，烧之，火延九十日，不能灭。北对鸿门十里。池水又西北流，水之西南有温泉，世以疗疾。《三秦记》曰：丽山西北有温水，祭则得入，不祭则烂人肉。俗云：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，神女唾之生疮，始皇谢之，神女为出温水，后人因以浇洗疮。张衡《温泉赋序》曰：余出丽山，观温泉，浴神井，嘉洪泽之普施，乃为之赋云。此汤也，不使的人形体矣。池水又径鸿门西，又径新丰县故城东，故丽戎地也。高祖王关中，太上皇思东归，故象旧里，制兹新邑，立城社，树枌榆，令街庭若一，分置丰民，以实兹邑，故名之为新丰也。汉灵帝建宁三年，改为都乡，封段颎为侯国。后立阴盘城。其水际城北出，世谓是水为阴盘水，又北绝漕渠，北注于渭。渭水又东，径鸿门北，旧大道北下坂口名也。右有鸿亭。《汉书》：高祖将见项羽。《楚汉春秋》曰：项王在鸿门，亚父曰：吾使人望沛公，其气冲天，五色采相缪，或似龙，或似云，非人臣之气，可诛之。高祖会项羽，范增目羽，羽不应。樊哙杖盾撞人入，食豕肩于此，羽壮之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新丰县东有鸿门亭者也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，或云，霸城南门曰鸿门也。项羽将因会危高祖，羽仁而弗断。范增谋而不纳，项伯终护高祖以获免。既抵霸上，遂封汉王。按《汉书注》，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，则霸上应百里。按《史记》，项伯夜驰告张良，良与俱见高祖，仍使夜返。考其道里，不容得尔。今父老传在霸城南门数 288 十里，于理为得。按缘生此记，虽历览《史》、《汉》，述行涂经见，可谓学而不思矣。今新丰县故城东三里有坂，长二里余，堑原通道，南北洞开，有同门状，谓之鸿门。孟康言在新丰东十七里，无之。盖指县治而言，非谓城也。

自新丰故城西，至霸城五十里，霸城西十里，则霸水，西二十里则长安城。应劭曰：霸水上地名，在长安东三十里，即霸城是也。高租旧停军处，东去新丰既远，何由项伯夜与张良共见高祖乎？推此言之，知缘生此记乖矣！渭水又东，石川水南注焉。渭水又东，戏水注之。水出丽山冯公谷，东北流，又北径丽戎城东。《春秋》晋献公五年，伐之，获丽姬于是邑。丽戎，男国也，姬姓。秦之丽邑矣。又北，右总三川，径鸿门东，又北径戏亭东。应劭曰：戏，宏农湖县西界也。地隔诸县，不得为湖县西。苏林曰：戏，邑名，在新丰东南四十里。孟康曰：乃水名也，今戏亭是也。昔周幽王悦褒拟，姒不笑，王乃击鼓举烽，以征诸侯。诸侯至，无寇，褒姒乃笑，王甚悦之。及犬戎至，王又举烽以征诸侯，诸侯不至，遂败幽王于戏水之上，身死于丽山之北。故《国语》曰：幽灭者也。汉成帝建始二年，造延陵为初陵，以为非吉，于霸曲亭南更营之。鸿嘉元年，于新丰戏乡为昌陵县，以奉初陵。永始元年，诏以昌陵卑下，客土疏恶，不可为万岁居，其罢陵作，令吏民反故，徙将作大匠解万年炖煌。《关中记》曰：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，取土东山，与粟同价，所费巨万，积年无成，即此处也。戏水又北分为二水，并注渭水。渭水又东，泠水入焉。水南出肺浮山，盖丽山连麓而异名也。北会三川，统归一壑，历阴盘、新丰两原之间，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，酋水南出倒虎山，西总五水，单流径秦步高宫东，世名市丘城。历新丰原东，而北径步寿宫西，又北入渭。渭水又东得西阳水，又东得东阳水，并南出广乡原北垂，俱北入渭。渭水又东径下邽县故城南。秦伐邽，置邽戎于此，有上邽，故加下也。渭水又东与竹水合。水南出竹山，北径媚加谷，历广乡原东，俗谓之大赤水，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得白渠口。大始二年，赵国中大夫白公，奏穿渠。引泾水，首起谷口，出于郑渠南，名曰白渠。民歌之曰：田于何所，池阳谷口。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后。即水所始也。东径宜春城南，又东南径池阳城北，枝渎出焉，东南历藕原下，又东径鄜县故城北，东南入渭。今无水。白渠又东，枝渠出焉。东南径高陵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左辅都尉治，王莽之千春也。《太康地记》谓之曰高陆也。车频《秦书》曰：苻坚建元十四年，高陆县民穿井，得龟，大二尺六寸，背文负八卦古字，坚以石为池，养之，十六年而死，取其骨以问吉凶，名为客龟。大卜佐高鲁梦客龟言，我将归江南，不遇，死于秦。鲁于梦中自解曰：龟三万六千岁而终，终必亡国之征也。为谢玄破于淮肥，自缢新城浮图中，秦祚因即沦矣。又东径栎阳城北。《史记》，秦献公二年，城栎阳，自雍徙居之。十八年雨金于是处也。项羽以封司马欣为塞王。按《汉书》，高帝克关中，始都之，王莽之师亭也。后汉建武二年，封骠骑大将军景丹为侯国。丹让，世祖曰：富贵不还故乡，如衣锦夜行，故以封卿。白渠又东，径秦孝公陵北，又东南径居陵城北，莲芍城南，又东注金氏陂，又东南注于渭。故《汉书·沟洫志》曰白渠首起谷口，尾入栎阳是也。今无水。

又东过郑县北，渭水又东径峦都城北，故蕃邑，殷契之所居。《世本》曰：290 契居着。阚骃曰：蕃在郑西。然则今峦城是矣，俗名之赤城，水曰赤水，非也。苻健入秦，据此城以抗杜洪。小赤水即《山海经》之灌水也，水出石脆之山，北径萧加谷于孤柏原西，东北流与禺水合，水出英山，北流与招水相得，乱流西北注于灌。灌水又北注于渭，渭水又东，西石桥水南出马岭山，积石据其东，丽山距其西，源泉上通，悬流数十，与华岳同体。其水北径郑城西，水上有桥，桥虽崩褫，旧迹犹存，东去郑城十里，故世以桥名水也。而北流注于渭，阚骃谓之新郑水。渭水又东径郑县故城北。《史记》，秦武公十一年，县之。郑桓公友之故邑也。《汉书》薛瓒《注》

言，周自穆王已下，都于西郑，不得以封桓公也。幽王既败，虢、郐又灭，迁居其地，国于郑父之丘，是为郑桓公。无封京兆之文。余按迁《史记》，考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言，周宣王二十二年，封庶弟友于郑。又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并言桓公为周司徒，以王室将乱，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郐之间。幽王霣于戏，郑桓公死之。平王东迁，郑武公辅王室，灭虢、郐而兼其土。故周桓公言于王曰：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是依。乃迁封于彼。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，郑伯谓公孙获曰：吾先君新邑于此，其能与许争乎？是指新郑为言矣。然班固、应劭、郑玄、皇甫谧、裴頠、王隐、阚骃及诸述作者，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，贤于薛瓒之单说也，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。赤盾樊崇于郭北设坛，把城阳景王，而尊右校卒史刘侠卿牧牛儿盆子为帝。年十五，被发徒跣，为具蜂单衣，半头赤帻，直綦履。顾见众人拜，恐畏欲啼，号年建世。后月余，乘白盖小车，与崇及尚书一人相随，向郑，北渡渭水，即此处也。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，东南向华岳。庙前有碑，后汉光和四年郑县令河东裴毕字君先立。渭水又东与东石桥水会，故沈水也。水南出马岭山，北流径武平城东。按《地理志》，左冯翊有武城县，王莽之桓城也。石桥水又径郑城东，水有故石梁。《述征记》曰郑城东西十四里，各有石梁者也。又北径沈阳城北，注于渭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左冯翊有沈阳县，王莽更之曰制昌也。盖藉水以取称矣。渭水又东，敷水注之。水南出石山之敷谷，北径告平城东。耆旧所传，言武王代纣，告太平于此，故城得厥名，非所详也。敷水又北径集灵宫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华阴县有集灵宫，武帝起。故张昶《华岳碑》称汉武慕其灵，筑宫在其后。而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，粮余水注之。水南出粮余山之阴，北流入于渭，俗谓之宣水也。渭水又东，合黄酸之水，世名之为千渠水。水南出升山，北流注于渭。渭水又东径平舒城北。城侧枕渭滨，半破沦水，南面通衢。昔秦始皇之将亡也，江神素车白马，道华山下，返壁于华阴平舒道，曰：为遗镐池君。使者致之，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。即江神返壁处也。渭水之阳，即怀德县界也。城在渭水之北，沙苑之南。即怀德县故城也，世谓之高阳城，非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《禹贡》北条荆山，在南，山下有荆渠。即夏后铸九鼎处也。王莽更县曰德驩。渭水又东，径长城北，长涧水注之。水南出太华之山，侧长城东而北流，注于渭水。《史记》，秦孝公元年，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，自郑滨洛者也。

又东过华阴县北，洛水人焉，阚骃以为漆沮之水也。《曹瞒传》曰：操与马超隔渭水，每渡渭，辄为超骑所冲突。地多沙，不可筑城。娄子伯说：今寒，可起沙为城，以水灌之，一宿而成。操乃多作缣囊以堙水，夜汲作城，比明，城立于是水之次也。渭水径具故城北，《春秋》之阴晋也。秦惠文王五年，改曰宁秦。汉高帝八年，更名华阴。王莽之华坛也。县有华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其高五千仞，削成而四方，远而望之，又若华状，西南有小华山也。韩子曰：秦昭王令工施钩梯，上华山，以节柏之心为博箭，长八尺，棋长八寸，而勒之曰：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是。《神仙传》曰：中山卫叔卿尝乘云车，驾白鹿，见汉武帝，帝将臣之，叔卿不言而去。武帝悔，求得其子度世，令追其父。度世登华山，见父与数人博于石上，勅度世令还。山层云秀，故能怀灵抱异耳。山上有二泉，东西分流，至若山雨滂湃，洪津泛洒，挂溜腾虚，直泻山下。有汉文帝庙，庙有石阙数碑。一碑是建安中立，汉镇远将军段煨更修祠堂。碑文，汉给事黄门侍郎张昶造，昶自书之，文帝又刊其二十余字，二书存垂名海内。又刊侍中、司隶校尉钟繇，宏农太守田丘俭姓名，广六行，郁然修平。

是太康八年，宏农太守河东卫叔始为华阴令，河东裴仲恂，役其逸力，修立坛庙，夹道树柏，迄于山阴，事见永兴元年华百石所造碑。渭水又东，沙渠水注之。水出南山，北流，西北入长城。城自华山，北达于河。《华岳铭》曰：秦、晋争其祠，立城建其左者也。郭着《述征记》，指证魏之立长城，长城在后，不得在斯，斯为非矣。渠水又北注于渭。《三秦记》曰：长城北有平原，广数百里，民井汲巢居，井深五十尺。渭水又东，径定城北。《西征记》曰：城因原立。《述征记》曰：定城去潼关三十里，夹道各一城。渭水又东，泥泉水注之。水出南山灵谷，而北流注于渭水也。渭水又东合沙渠水，水即符禺之水也。南出符石，又径符禺之山，北流入于渭。东入于河。《春秋》之渭油也。《左传》闵公二年，虢公败犬戎于渭队。服虔曰：队谓汭也。杜预曰：水之限曲曰汭。王肃云：汭，入也。吕忱云：汭者，水相入也。水会即船司空所在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渭水东至船司空入河。服虔曰：县名，都官。《三辅黄图》有船库官，后改为县。王莽之船利者也。

【卷二十】漾水、丹水

漾水出陇西氐道县。冢山，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曰：汉水有二源，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，为漾水。《禹贡》导漾东流为汉是也。西源出陇西西县。冢山，会白水，径葭萌入汉。始源曰沔。按沔水出东狼谷，径沮县入汉。《汉中记》曰：。冢以东，水皆东流，。冢以西，水皆西流。即其地势源流所归，故俗以。冢为分水岭。即此推沔水无西入之理。刘澄之云：有水从阿阳县，南至梓潼、汉寿，入大穴，暗通冈山。郭景纯亦言是矣。冈山穴小，本不容水，水成大泽而流，与汉合。庾仲雍又言，汉水自武遂川，南入蔓葛谷，越野牛，径至关城合西汉水。故诸言汉者，多言西汉水至葭萌人汉。又曰：始源曰沔，是以《经》云漾水出氐道县东至沮县为汉水，东南至广魏白水。诊其沿注，似与三说相符，而未极西汉之源矣。然东西两川，俱受沔、汉之名者，义或在兹矣。班固《地理志》、司马彪、袁山松《郡国志》，并言汉有二源，东出氐道，西出西县之。冢山。阚骃云：汉或为漾。漾水出昆仑西北隅，至氐道，重源显发，而为漾水。又言，陇西西县。冢山，在西，西汉水所出，南入广魏白水。又云：漾水出猪道，东至武都入汉。许慎、吕忱并言，漾水出陇西猪道，东至武都为汉水，不言氐道。然猪道在冀之西北，又隔诸川，无水南入，疑出猪道之为谬矣。又云：汉，漾也，东为沧浪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。冢之山，汉水出焉，而东南流注于江。然东西两川，俱出。冢而同为汉水者也。孔安国曰：泉始出为漾，其犹蒙耳。而常璩专为漾山漾水，当是作者附而为山水之殊目矣。余按《山海经》，漾水出昆仑西北隅，而南流注于丑涂之水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自春山西征，至于赤乌氏。己卯，北征，庚辰，济于洋水，辛巳，入于曹奴。曹奴人戏，觞天子于洋水之上，乃献良马九百，牛羊七千，天子使逢固受之。天子乃赐之黄金之鹿，戏乃膜拜而受。余以太和中，从高祖北巡，狄人犹有此献。虽古今世殊，而所贡不异。然川流隐伏，卒难详照，地理潜闷，变通无方，复不可全言阚氏之非也。虽津流派别，枝渠势悬，原始要终，潜流或一，故俱受汉、漾之名，纳方土之称，是其有汉川、汉阳、广汉、汉寿之号，或因其始，或据其终，纵异名互见，犹为汉漾矣。川共目殊，或亦在斯。今西县。家山，西汉水所导也，然微涓细注，若通幂历，津注而已。西流与马池水合，水出上邦西南六十余里，谓之龙渊水，言神马出水，事同余吾来渊之异，故因名焉。《开山图》曰：陇西神马山有渊池，龙马所生。即是水也。其水西流，谓之马池川。又西流入西汉水。西汉水又西南流，左得兰渠溪水，次西有山黎谷水，次西有铁谷水，次西有石耽谷水，次西有南谷水，并出南山，扬湍北注；右得高望谷水，次西得西溪水，次西得黄花谷水，咸出北山，飞波南入西汉水，又西南，资水注之。水北出资川，导源四壑，南至资峡，总为一水，出峡西南流，注西汉水，西汉水又西南得峡石水口，水出苑亭西草黑谷。三溪西南至峡石口，合为一渎，东南流，屈而南注西汉水。西汉水又西南，合杨廉川水，水出西谷，众川泻流，合成一川。东南流，径西县故城北。秦庄公伐西戎，破之。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，为西垂大夫，亦西垂宫也。王莽之西治矣。建武八年，世祖至阿阳，窦融等悉会。天水震动，隗嚣将妻子奔西城，从杨广。广死，嚣愁穷

城守，时颍川贼起，车驾东归，留吴汉、岑彭围嚣。岑等壅西谷水，以缣幔盛土为堤，灌城，城未没丈余。水穿壅不行，地中数丈涌出，故城不坏。王元请蜀救至，汉等退还上邦。但广、廉字相状，后人因以人名名之，故习讹为杨廉也，置杨廉县焉。又东南流，右会茅川水，水出西南戎溪，东北流，径戎丘城甫。吴汉之围西城，王捷登城，向汉军曰：为隗王城守者，皆必死，无二心，愿诸将亟罢，请自杀以明之。遂刎颈而死。又东北流，注西谷水，乱流东南，入于西汉水。西汉水又西南，径始昌峡，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天水始昌县，故西城也。亦曰清崖峡。西汉水又西南，径宕备戍南，左则宕备水自东南，西北注之。右则盐官水南入焉。水北有盐官，在冢西五十许里，相承营煮不辍，味与海盐同。故《地理志》云西县有盐官是也。其水东南径宕备戍西，东南入汉水。汉水又西南，合左谷水，水出南山穷溪，北注汉水。又西南，兰皋水出西北五交谷，东南历祁山军，东南入汉水。汉水又西南，径祁山军南，鸡水南出鸡谷，北径水南县西，北流注于汉。汉水又西，建安川水入焉。其水导源建威西北山，白石戍东南，二源合注。东径建威城南，又东与兰坑水会，水出西南近溪，东北径兰坑城西，东北流注建安水。建安水又东径兰坑城北，建安城甫，其地故西县之历城也。杨定自陇右徙治历城，即此处也，去仇池百二十里，后改为建安城。其水又东合错水，水出错水戍东南，而东北入建安水。建安水又东北，有雉尾谷水，又东北，有大谷水，又北，有小祁山水，并出东溪，扬波西注。又北，左会胡谷水，水西出胡谷，东径金盘、历城二军北，军在水南层山上。其水又东注建安水。建安水又东北，径塞峡。元嘉十九年，宋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伐杨难当，难当将妻子北奔，安西参军鲁尚期追出塞峡，即是峡矣。左山侧有石穴洞，人言潜通下辨，所未详也。其水出峡西北流，注汉水。汉水北连山秀举，罗峰竞峙。祁山在。冢之西七十许里，山上有城，极为严固。昔诸葛亮攻祁山，即斯城也。汉水径其南。城南三里，有亮故垒，垒之左右，犹丰茂宿草，盖亮所植也，在上邦西南二百四十里。《开山图》曰：汉阳西南有祁山，溪径逶迤，山高岩险，九州之名阻，天下之奇峻。今此山于众阜之中，亦非为杰矣。汉水又西南，与甲谷水合，水出西南甲谷，东北流注汉水。汉水又西径南蚜北蚜中。上下有二城相对，左右坟垅低昂，亘山被阜。古谚云：南蚜北蚜，万有余家。诸葛亮《表》言：祁山去沮县五百里，有民万户，瞩其丘墟，信为殷矣。汉水西南径武植戍南。武植戍水发北山，二源奇发，合于安民戍南，又南径武植戍西，而西南流，注于汉水。汉水又西南，径平夷戍南，又西南，夷水注之。水出北山，南径其戍，西南入汉水。汉水又西径兰仓城南，又南，右会两溪，俱出西山，东流注于汉水。张华《博物志》云：温水出鸟鼠山，下注汉水。疑是此水，而非所详也。汉水又南入嘉陵道，而为嘉陵水。世俗名之为阶陵水，非也。汉水又东南，得北谷水，又东南得武街水，又东南得仓谷水，右三水并出西溪，东流注汉水。汉水又东南径瞿堆西，又屈径瞿堆南。绝壁峭峙，孤险云高，望之形若 298 覆唾壶，高二十余里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，《开山图》谓之仇夷，所谓积石嵯峨，嵌岑隐阿者也。上有平田百顷，煮土成盐，因以百顷为号。山上丰水泉，所谓清泉涌沸，润气上流者也。汉武帝元鼎六年开，以为武都郡。天池大泽在西，故以都为目矣。王莽更名乐平郡，县曰循虏。常璩、范晔云：郡居河池，一名仇池，地方百顷，即指此也。左右悉白马氐矣。汉献帝建安中，有天水氐杨腾者，世居陇右，为氐大帅。子驹，勇健多计，徙居仇池。魏拜为百顷氐王。汉水又东合洛谷水，水有二源，同注一壑，径神蛇戍西。左右山溪多五色蛇，性驯良，

不为物毒。洛谷水又南径虎旭戍东，又南径仇池郡西，瞿堆东，西南入汉水。汉水又东合洛溪水，水北发洛谷，南径威武戍南，又西南与龙门水合，水出西北龙门谷，东流与横水会，东北穷溪，即水源也。又南径龙门戍东，又东南入洛溪水，又东南径上禄县故城西，修源浚导，径引北溪，南总两川，单流纳汉。汉水又东南径浊水城南，又东南会平乐水，水出武街东北四十五里，东驰。南溪导源东北流，山侧有甘泉，涌波飞清，下注平乐水。又径甘泉戍甫，又东径平乐戍南，又东入汉，谓之会口。汉水东南径修城道南，与修水合。水总二源，东北合汉。汉水又东南于盘头郡南，与浊水合。水出浊城北，东流与丁令溪水会。其水北出丁令谷，南径武街城西，东南入浊水。浊水又东径武街城南，故下辨县治也。李玲、李稚以氐王杨难敌妻死，葬阴平。袭武街，为氐所杀于此矣，今广业郡治。浊水又东，宏休水注之。水出北溪，南径武街城东，而南流注于浊水。浊水又东径白石县南。《续汉书》曰：虞诩为武都太守，下辨东三十余里有峡，峡中白水生大石，障塞水流，春夏辄潰溢，败坏城郭。诩使人烧石，以醯灌之。石皆碎裂，因镌去焉。遂无泛溢之害。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。浊水又东南，逕阳水北出逕谷，南径白石县东，而南入浊水。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，水发鸠溪，南径河池县故城西，王莽之乐平亭也。其水西南流注浊水。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，水出河池北谷，南径河池戍东，西南入浊水。浊水又东南，两当水注之。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，西南流入故道川，谓之故道水。西南径故道城东，魏征仇池，筑以置戍。与马鞍山水合。水东出马鞍山，历谷西流，至故道城东，西入故道水。西南流，北川水注之，水出北洛逕山南。南流径唐仓城下，南至困冢川，入故道水。故道水又西南历广香交，合广香川水，水出南田县利乔山，南流至广香川，谓之广香川水。又南注故道水，谓之广香交。故道水又西南，入秦冈山，尚婆水注之。山高入云，远望增状，若岭纤曦轩，峰枉月驾矣。悬崖之侧，列壁之上，有神象若图，指状妇人之容。其形上赤下白，世名之曰圣女神，至于福应愆违，方俗是祈。水源北出利乔山，南径尚婆川，谓之尚婆水。历两当县之尚婆城南，魏故道郡治也。西南至秦冈山，入故道水。故道水又右会黄卢山水，水出西北天水郡黄卢山腹，历谷南流，交注故道水。故道水南入东益州之广业郡界，与沮水枝津合，谓之两当溪，水上承武都沮县之沮水渎，西南流，注于两当溪。虞诩为郡漕谷市在沮，从沮县至下辨，山道险绝，水中多石，舟车不通，驴马负运，僦五致一。诩乃于沮受僦直，约自致之。即将吏民按行，皆烧石木，开漕船道。水运通利，岁省万计，以其僦廪与吏士，年四十余万也。又西南，注于浊水，浊水南径盘头郡东，而南合凤溪水，水上承浊水于广业郡，南径凤溪，中有二石双高，其形若阙，汉世有凤凰止焉，故谓之凤凰台，北去郡三里。水出台下东南流，左注浊水。浊水又南注汉水。汉水又东南历汉曲，径挟崖，与挟崖水合。水西出担潭交，东流入汉水。汉水又东，径武兴城南，又东南与北谷水合，水出武兴东北，而西南径武兴城北，谓之北谷水。南转径其城东，而南与一水合，水出东溪，西流注北谷水。又南流，注汉水。汉水又西南，径关城北，除水出西北除溪，东南流入于汉。汉水又西南，径通谷，通谷水出东北通溪，上承漾水，西南流，为西汉水。汉水又西南，寒水注之。水东出寒川，西流入汉。汉水又西，径石亭戍。广平水西出百顷川，东南流注汉。又有平阿水，出东山，西流注汉水。汉水又径晋寿城西，而南合汉寿水。水源出东山，西径东晋寿故城南，而西南人于汉水也。

又东南至广魏白水县西。又东南至葭萌县东北，与羌水合。白水西北出于临洮

县西南西倾山，水色白浊，东南流与黑水合，水出羌中，西南径黑水城西，又西南入白水。白水又东径洛和城南，洛和水西南出和溪，东北流，径南黑水城西，而北注白水。白水又东南径邓至城南。又东南与大夷祝水合，水出夷祝城西南，穷溪，北注夷水。又东北合羊洪水，水出东南羊溪，西北径夷祝城东，又西北流，屈而东北，注于夷水。夷水又东北入白水，白水又东，与安昌水会，水源发卫大西溪，东南径邓至安昌郡甫，又东南，合无累水，无累水出东北近溪，西南入安昌水。安昌水又东南人白水，白水又东南，入阴平，得东维水，水出西北维谷，东南径维城西，东南入白水。白水又东南，径阴平道故城南。王莽更名摧虏矣，即广汉之北部也。广汉属国都尉治，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。又有白马水，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，东北径长松县北，而东北注白水。白水又东，径阴平大城北，盖其渠帅自故城徙居也。白水又东，偃溪水出西南偃溪，东北流径偃城西，而东北流入白水。白水又东，径偃城北，又东北，径桥头。昔姜维之将还蜀也，雍州刺史诸葛绪邀之于此，后期不及，故维得保剑阁，而钟会不能入也。白水又与羌水合，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称矣。白水又东，径郭公城南。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阴平也，筑之，故因名焉。白水又东，雍川水出西南雍溪，东北注白水。白水又东，合空冷水，傍溪西南，穷谷，即川源也。白水又东南与南五部水会。水有二源，西源出五部溪，东南流，东源出郎谷，西南合注白水。白水又东南，径建昌郡东，而北与一水合，二源同注，共成一溪，西南流入于白水。白水又东南，径白水县故城东，即白水郡治也。《经》云汉水出其西，非也。白水又东南，与西谷水相得，水出西溪，东流径白水城南，东南入白水。白水又南，左会东流水，东入极溪，便即水源也。白水又南径武兴城东，又东南，左得刺稽水口，溪东北出，便水源矣。白水又东南，清水左注之。庾仲雍曰：清水自祁山来，合白水，斯为孟浪也。水出于平武郡东北，瞩累亘下，甫径平武城东，屈径其城南，又西历平洛郡东南，屈而南径南阳侨郡东北，又东南，径新巴县东北，又东南径始平侨郡南，又东南径小剑戍北。西去大剑三十里，连山绝险，飞阁通衢，故谓之剑阁也。张载铭曰：一人守险，万夫趦趄。信然。故李特至剑阁而叹曰：刘氏有如此地，而面缚于人，岂不奴才也？小剑水西南出剑谷，东北流径其戍下，入清水。清水又东南，注白水。白水又东南，于吐费城南，即西晋寿之东北也。东南流，注汉水。西晋寿，即蜀王弟葭萌所封，为苴侯邑，故遂名城为葭萌矣。刘备改曰汉寿，太康中又曰晋寿。水有津关。段元章善风角，弟子归，元章封笥药授之，曰：路有急难，开之。生到葭萌，从者与津吏诤，打伤，开笥得书，言其破头者，可以此药裹之。生乃叹服，还卒业焉。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沉处也。

又东南过巴郡阆中县。

巴西郡治也，刘璋之分三巴，此其一焉。阚骃曰：强水出阴平西北强山，一曰强川。姜维之还也，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败之于强川，即是水也。其水东北，径武都、阴平、梓潼、南安入汉水。汉水又东南，径津渠戍东，又南径阆中县东。阆水出阆阳县，而东径其县南，又东注汉水。昔刘璋之攻霍峻于葭萌也，自此水上。张达、范强害张飞于此县。汉水又东南，得东水口，水出巴岭，南历獠中，谓之东游水。李寿之时，獠自牂柯北入，所在诸郡，布满山谷。其水西南，径宋熙郡东，又东南径始平城东，又东南，径巴西郡东，又东入汉水。汉水又东，与濩溪水合，水出獠中，世亦谓之为清水也。东南流，注汉水。汉水又东南，径宕渠县东，又东南，合宕渠水，水西北出南郑县巴岭，与盘余水同源派注，南流，谓之北水，东南流，

与难江水合，水出东北小巴山，西南注之。又东南流，径宕渠县，谓之宕渠水，又东南，入于汉。

又东南过江州县东，东南入于江。

涪水注之。庚仲雍所谓涪内水者也。

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，一名高猪岭也。丹水东南流，与清池水合，水源东北出清池山，西南流，入于丹水。

东南过其县南。县故属京兆，晋分为郡。《地道记》曰：郡在洛上，故以为名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烈公三年，楚人伐我南鄙，至于上洛。楚水注之，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。昔四皓隐于楚山，即此山也。其水两源，合舍于四皓庙东，又东径高车岭南，翼带众流，北转入丹水。岭上有四皓庙。丹水自仓野，又东历兔和山，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兔和，右师军于仓野者也。

又东南过商县南，又东南至于丹水县，入于均。

契始封商。《鲁连子》曰：在太华之阳。皇甫谧、阚骃并以为上洛商县也。殷商之名，起于此矣。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，历少习，出武关。应劭曰：秦之南关也，通南阳郡。《春秋左传》哀公四年，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：晋、楚有盟，好恶同之，不然，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。京相璠曰：楚通上洛厄道也。汉祖下析、郦，攻武关。文颖曰：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，宏农界也。丹水又东南流入臼口，历其戍下。又东南，析水出析县西北，宏农卢氏县大蒿山。南流径修阳县故城北，县即析之北乡也。又东入析县，流结成潭，谓之龙渊，清深神异。耆旧传云：汉祖入关，径观是潭，其下若有府舍焉。事既非恒，难以详矣。其水又东径其县故城北，盖《春秋》之白羽也。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，楚使王子胜迁许于析是也。郭仲产云：相承言此城汉高所筑，非也。余按《史记》楚襄王元年，秦出武关，斩众五万，取析十五城。汉祖入关，亦言下析、郦，非无城之言，修之则可矣。析水又历其县东，王莽更名县为君亭也。而南流入丹水县，注于丹水，故丹水会均，有析口之称。丹水又东南，径一故城南，名曰三户城。昔汉祖入关，王陵起兵丹水，以归汉祖，此城疑陵所筑也。丹水又径丹水县故城西南。县有密阳乡，古商密之地，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，《春秋》之三户矣。杜预曰：县北有三户亭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壬寅，孙何侵楚，入三户郛者是也。水出丹鱼，先夏至十日夜，伺之，鱼浮水侧，赤光上照如火，网而取之，割其血以涂足，可以步行水上，长居渊中。丹水东南流，至其县南。黄水北出芬山黄谷，南径丹水县，南注丹水。黄水北有墨山，山石悉黑，绩彩奋发，黝焉若墨，故谓之墨山。今河南新安县有石墨山，斯其类也。丹水南有丹崖山，山悉赪壁霞举，若红云秀天，二岫更为殊观矣。丹水又南，径南乡县故城东北。汉建安中，割南阳右壤为南乡郡。逮晋封宣帝孙畅为顺阳王，因立为顺阳郡。而南乡为县，旧治鄾城。永嘉中，丹水浸没，至永和中，徙治南乡故城。城南门外，旧有郡社柏树，大三十围。萧欣为郡，伐之，言有大蛇从树腹中坠下，大数围，长三丈，群小蛇数十，随入南山，声如风雨。伐树之前，见梦于欣，欣不以厝意，及伐之，更少日，果死。丹水又东，径南乡县北。兴宁未，太守王靡之改筑今城。城北半据在水中，左右夹涧深长。及春夏水涨，望若孤洲矣。城前有晋顺阳太守丁穆碑，郡民范宁立之。丹水径流两县之间，历于中之北，所谓商于者也。故张仪说楚绝齐，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，谓以此矣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尧有丹水之战，以服南蛮。即此水也。又南合均水，谓之析口。

【卷二十一】汝水

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出高陵山，即猛山也。亦言出南阳鲁阳县之大盂山。又言：出弘农卢氏县还归山。《博物志》曰：汝出燕泉山，并异名也。余以水平中，蒙除鲁阳太守，会上台下，列山川图，以方志参差，遂令寻其源流。此等既非学徒，难以取悉，既在径见，不容不述。今汝水西出鲁阳县之大盂山蒙柏谷，岩鄣深高，山岫邃密，石径崎岖，人迹裁交，西即卢氏界也。其水东北流，径太和城西，又东流径其城北。左右深松列植，筠柏交荫，尹公度之所栖神处也。又东届尧山西岭下，水流两分，一水东径尧山南，为滍水也，即《经》所言滍水出尧山矣。一水东北出为汝水，历蒙柏谷，左右岫壑争深，山阜竞高，夹水层松茂柏，倾山荫渚，故世人以名也。津流不已，北历长白沙口，狐白溪水注之。夹岸沙涨若雪，因以取名。其水南出狐白川，北流注汝水，汝水又东北趣狼皋山者也。

东南过其县北，汝水自狼皋山东出峡，谓之汝厄也。东历麻解城北，故鄤乡城也，谓之蛮中。《左传》所谓单浮余围蛮氏，蛮氏溃者也。杜预曰：城在河南新城县之东南，伊洛之戎，陆浑蛮氏城也。俗以为麻解城，盖蛮、麻读声近故也。汝水又径周平城南。京相璠曰：霍阳山在周平城东南者也。汝水又东，与三屯谷水合，水出南山，北流，径石碣东。柱侧刊云河南界。又有一碣，题言洛阳南界。碑柱相对，既无年月，竟不知何代所表也。其水又北流，注于汝水。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，水出狼皋山北泽中。安帝永初元年，以广成游猎地假与贫民。元初二年，邓大后临朝，邓骘兄弟辅政。世士以为文德可兴，武功宜废，寝蒐狩之礼，息战阵之法。于时，马融以文武之道，圣贤不坠，五材之用，无或可废，作《广成颂》云：大汉之初基也，揆厥灵囿，营于南郊。右三涂，左枕嵩岳，面据衡阴，背箕王屋，浸以波、涖，演以荥、洛。金山、石林，殷起乎其中。神泉侧出，丹水、涅池。怪石浮磐，耀焜于其陂。桓帝延熹元年，校猎广成，遂幸函谷关。其水自泽东南流，径温泉南，与温泉水合。温水数源，扬波于川左，泉上，华宇连荫，茨甍交拒，方塘石沼，错落其间。颐道者多归之。其水东南流，注广成泽水。泽水又东南入于汝水。汝水又东，得鲁公水口。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。城，古梁之阳人聚也，秦灭东周，徙其君于此。陂水东南流，合于涧水，水出北山，南流注之，又乱流，注于汝水。汝水之右，有霍阳聚。汝水径其北，东合霍阳山水，水出南山。杜顶曰：河南梁县有霍山者也。其水东北流，径霍阳聚东。世谓之华浮城，非也。《春秋左传》哀公四年，楚侵梁及霍。服虔曰，梁、霍，周南鄙也。建武二年，世祖遣征虏将军祭遵攻蛮中山贼张满，时厌新、柏华余贼合，攻得霍阳聚，即此。霍阳山水又径梁城西。按《春秋》，周小邑也，于战国为南梁矣。故《经》云，汝水径其县北，俗谓之治城，非也，以北有注城故也。今置治城县，治霍阳山。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汝水。汝水又左合三里水，水北出梁县西北，而东南流，径其县故城西，故惮狐聚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秦灭西周，徙其君于此，因乃县之。杜预曰：河南县西南有梁城，即是县也。水又东南，径注城南。司马彪曰：河南梁县有注城。《史记》魏文侯三十二年，败秦于注者也。又与一水合，水发注城东坂下，东南流注三里水。三里水又乱流入于汝。汝水

又东径成安县故城北。按《地理志》，颍川郡有成安县，侯国也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功臣侯者年表》曰：汉武帝元鼎五年，校尉韩千秋击南越，死，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。即此邑矣。世谓之白泉城，非也，俗谬耳。汝水又东，为周公渡，藉承休之徽号，而有周公之嘉称也。汝水又东，黄水注之。水出梁山，东南径周承休县故城东，为承休水。县，故子南国也。汉武帝元鼎四年，幸洛阳，巡省豫州，观于周室，遨而无祀。询问耆老，乃得孽子嘉，封为周子南君，以奉周把。按《汲冢古文》，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，其后有子南劲。《纪年》，劲朝于魏。后惠成王如卫，命子南为侯。秦并六国，卫最后灭。疑嘉是卫后，故氏子南而称君也。初元五年，为周承休邑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也，元帝置。元始二年，更曰郑公。王莽之嘉美也。故汝渡有周公之名，盖藉邑以纳称，世谓之黄城，水曰黄水，皆非也。其水又东南，径白茅台东，又南径梁瞿乡西，世谓之期城，非也。按《后汉书》，世祖自颍川往梁瞿乡，冯鲂先诣行所，即是邑也。水积为陂，世谓之黄陂。东转，径其城南，东流，右合汝水。

又东南过颍川郏县南。

汝水又东与张磨泉合，水发北阜，春夏水盛，则甫注汝水。汝水又东，分为西长湖，湖水南北五十余步，东西三百步。汝水又东，扈涧水北出大刘山，南径木蓼堆东、郊城西，南流入于汝。汝水又右，迤为湖。湖水南北八九十步，东西四五百步，俗谓之东长湖，湖水下入汝，古养水也。水出鲁阳县北将孤山北长冈下。数泉俱发，东历永仁三堆南。又东径沙川，世谓之沙水，历山符垒北，又东径沙亭南，故养阴里也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襄城有养阴里。京相璠曰：在襄城郏县西南。养，水名也，俗以是水为沙水，故亦名之为沙城，非也。又城处水之阳，而以阴为称，更用惑焉。但流杂间居，裂溉互移，致令川渠异容，津途改状，故物望疑焉。又右会堇沟水，水出沛公垒西六十许步。盖汉祖入关，往征是由，故地擅斯目矣。其水东北注养水，养水又东北入东长湖，乱流注汝水也。汝水又径郊县故城南，《春秋》昭公十九年，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。溏水注之。水出鲁阳县之将孤山，东南流。许慎云：水出南阳鲁阳，入父城，从水，敖声。吕忱《字林》亦言在鲁阳。溏水东入父城县，与桓水会。水出鲁阳北山，水有二源，奇导于贾复城，合为一渎。径贾复城北，复南，击郾所筑也。俗语讹谬，谓之寡妇城，水曰寡妇水。此渎水有穷通，故有枯渠之称焉。其水东北流至父城县北，右注溏水，乱流又东北至郏，入汝。汝水又东南，左合蓝水。水出阳翟县重岭山，东南流，径纪氏城西，有层台，谓之纪氏台。《续汉书》曰：世租车驾西征，盗贼群起。郊令冯鲂为贼延哀所攻，力屈。上诣纪氏，群贼自降，即是处，在郏城东北十余里。其水又东南流，径黄阜东，而南入汝水。汝水又东南流，与白沟水合，水出夏亭城西，又南径龙城西。城西北即摩陂也，纵广可十五里。魏青龙元年，有龙见于郊之摩陂，明帝幸陂观龙，于是改摩陂曰龙陂，其城曰龙城。其水又南入于汝水。汝水又东南与龙山水会，水出龙山龙溪，北流，际父城县故城东。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，故杜预曰：即襄城之父城县也。冯异据之，以降世祖，用报巾车之恩也。其水又东北流，与二水合，俱出龙山，北流注之，又东北入于汝水。汝水又东南，径襄城县故城南。王隐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楚灵王筑。刘向《说苑》曰：襄城君始封之日，服翠衣，带玉佩，徙倚于流水之上，即是水也。楚大夫庄辛所说处。后乃县之。吕后元年，立孝惠后宫子义为侯国，王莽更名相成也。黄帝尝遇牧童于其野，故嵇叔夜赞曰：奇矣难测，

襄城小童，倦游六合，来憩兹邦也。其城南对汜城，周襄王出郑居汜，即是此城也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六年，楚代郑，涉汜而归。杜预曰：涉汝水于汜城下也。晋襄城郡治。京相璠曰：周襄王居之，故曰襄城也。今置关于其下。汝水又东南流，径西不羹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，楚灵王曰：昔诸侯远我而畏晋，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，赋皆千乘，诸侯其畏我乎？《东观汉记》曰：车骑马防以前参药，勤劳省闼，增封侯国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户，即此亭也。汝水又东南，径繁丘城南，而东南出也。

又东南，过定陵县北。

湛水出犨县北鱼齿山西北，东南流，历鱼齿山下，为湛浦，方五十余步，《春秋》襄公十六年，晋伐楚，报杨梁之役。楚公子格及晋师战于湛阪，楚师败绩，遂侵方城之外。今水北悉枕翼山阜，于父城东南，湛水之北，山有长阪，盖即湛水以名阪，故有湛阪之名也。湛水又东南径蒲城北。京相璠曰：昆阳县北有蒲城，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。湛水又东，于汝水九曲北，东入汝。杜预亦以是水为湛水矣。《周 310 礼》：荆州，其浸颍、湛。郑玄云未闻，盖偶有不照也。今考地则不乖其土，言水则有符经文矣。汝水又东南，径定陵县故城北。汉成帝元延三年，封侍中、卫尉淳于长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定城矣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光武击王莽二公，还到汝水上，于涯，以手饮水，澡颊尘垢，谓傅俊曰：今日疲倦，诸君宁备也？即是水也。水右则滍水左入焉，左则百尺沟出矣。沟水夹岸层崇，亦谓之为百尺堤也。自定陵城北，通颍水于襄城县，颍盛则南播，汝泆则北注，沟之东有澄潭，号曰龙渊，在汝北四里许，南北百步，东西二百步，水至清深，常不耗竭，佳饶鱼笋，湖溢，则东注漶水矣。汝水又东南，昆水注之，水出鲁阳县唐山，东南流，径昆阳县故城西。更始元年，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，选练武卫，招募猛士，旌旗辎重，千里不绝。又驱诸犷兽，虎豹犀象之属，以助威武。自秦、汉出师之盛，未尝有也。世祖以数千兵徼之阳关，诸将见寻、邑兵盛，反走入昆阳。世祖乃使成国上公王凤、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，夜与十三骑出城南门，收兵于郾。寻、邑围城数十重，云车十余丈，瞰临城中，积弩乱发，矢下如雨。城中人负户而汲。王凤请降，不许。世祖帅营部俱进，频破之。乘胜，以敢死三千人，径冲寻、邑兵，败其中坚于是水之上，遂杀王寻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势，震呼动天地。会大雷风，屋瓦皆飞，莽兵大溃。昆水又屈径其城南。世祖建武中，封侍中傅俊为侯国。故《后汉郡国志》有昆阳县，盖藉水以氏县也。昆水又东，径定陵城南，又东，注汝水。汝水又东南，径奇额城西北。今甫颍川郡治也。水出焉，世亦谓之大水。《尔雅》曰：河有雍，汝有濆。然则濆者，汝别也。故其下夹水之色，犹流汝阳之名，是或濆、之声相近矣，亦或下合、颍，兼统厥称耳。

又东南，过郾县北。

汝水径奇额城西，东南流。其城衿带两水，侧背双流。汝水又东南流，径郾县故城北，故魏下邑也。《史记》，楚昭阳伐魏，取郾是也。汝水又东，得醴水口，水出南阳雉县，亦云导源雉衡山，即《山海经》云衡山也。郭景纯以为南岳，非也。马融《广成颂》曰面据衡阴，指谓是山，在雉县界，故世谓之雉衡山。依《山海经》，不言有水。然醴水东流，历唐山下，即高凤所隐之山也。醴水又东南，与皋水合，水发皋山。郭景纯言，或作章山。东流注于醴水。醴水又东南，径唐城北，南入城，而西流出城。城盖因山以即称矣。醴水又屈而东南流，径叶县故城北。《春秋》成公

十五年，许迁于叶者也。楚盛，周衰，控霸南土，欲争强中国，多筑列城于北方，以逼华夏，故号此城为万城，或作方字。唐勒《奏土论》曰：我是楚也，世霸南土，自越以至叶垂，弘境万里，故号曰万城也。余按《春秋》，屈完之在召陵，对齐侯曰：楚国方城以为城。杜预曰：方城，山名也，在叶南，未详孰是。楚惠王以封诸梁子高，号曰叶公，城即子高之故邑也。叶公好龙，神龙下之。河东王乔之为叶令也，每月望，常自县诣台朝，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，显宗密令太史伺望之，言其临至，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。于是候凫至，举罗张之，但得一只舄。乃诏尚方诊视，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。每当朝时，叶门下鼓不击自鸣，闻于京师。后天下玉棺于堂前，吏民推排，终不摇动。乔曰：天帝独欲召我耶？乃沐浴服饰寝其中，盖便立覆。宿昔，葬于城东，土自成坟。其夕，县中牛皆流汗喘乏，而人无知者。百姓为立庙，号叶君祠。牧守每班录，312 皆先谒拜之。吏民祈祷，无不如应，若有违犯，亦立能为祟，帝乃迎取其鼓，置都亭下，略无复声焉。或云：即古仙人王乔也，是以干氏书之于神化。醴水又径其城东，与烧车水合，水西出苦菜山，东流侧叶城南，而下注醴水。醴水又东，径叶公庙北。庙前有《沈子高诸梁碑》。旧秦、汉之世，庙道有双阙、几筵。黄巾之乱，残毁颓阙。魏太和、景初中，令长修饰旧宇。后长陈曦以正始元年立碑，碑字破落，遗文殆存，事见其碑。醴水又东，与叶西陂水会。县南有方城山，屈完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也。山有涌泉，北流，畜之以为陂，陂塘方二里。陂水散流，又东，径叶城南，而东北注醴水。醴水又东，注叶陂。陂，东西十里，南北七里，二陂，并诸梁之所堨也。陂水又东，径阳县故城北。又东径定陵城东南，与芹沟水合。其水导源叶县，东径阳城北，又东径定陵县南，又东南流注醴。其水径流昆、醴之间，缠络四县之中，疑即吕比所谓岘水也。今于定陵更无别水，惟是水可当之。醴水东径郾县故城南，左入汝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醴水东流注于水也。汝水又东南流，径邓城西。《春秋左传》桓公二年，蔡侯、郑伯会于邓者也。汝水又东南流， 水注之。

又东南，过汝甫上蔡县西。

汝南郡，楚之别也。汉高祖四年置，王莽改郡曰汝汾。县故蔡国，周武王克殷，封其弟叔度于蔡。《世本》曰：上蔡也，九江有下蔡，故称上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魏章率师及郑师伐楚，取上蔡者也。永初元年，安帝封邓骘为侯国。汝水又东，径悬瓠城北。王智深云：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，是矣。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。城之西北，汝水枝别左出，西北流，又屈西东转，又西南会汝，形若垂瓠。耆彦云：城北名马湾，中有地数顷，上有栗园，栗小，殊不并固安之实也。然岁贡三百石，以充天府。水渚，即栗州也。树木高茂，望若屯云积气矣。林中有栗堂、射埻，甚间敞，牧宰及英彦，多所游薄。其城上西北隅，高祖以太和中幸悬瓠，平南王肃起高台于小城，建层楼于隅阿，下际水湄，降眺栗渚，左右列谢，四周参差竞峙，奇为佳观也。又东南，过平舆县南。

溱水出浮石岭北青衣山，亦谓之青衣水也。东南径朗陵县故城西。应劭曰：西南有朗陵山，县以氏焉。世祖建武中，封城门校尉臧宫为侯国也。溱水又南屈径其县南，又东北。径北宜春县故城北。王莽更名之为宣孱也。豫章有宜春，故加北矣，元初三年，安帝封后父侍中阎畅为侯国。溱水又东北，径马香城北，又东北，入汝。汝水又东南，径平舆县南，安成县故城北。王莽更名至成也。汉武帝元光六年，封长沙定王子刘苍为侯国矣。汝水又东南，陂水注之，水首受慎水于慎阳县故城南陂。

陂水两分，一水自陂北，绕慎阳城四周城堑。颍川荀淑遇县人黄叔度于逆旅，与语移日，曰：子，吾师表也。范奕论曰：黄宪言论风旨，无所传闻。然士君子见之者，靡不服深远，去疵吝，将以道周性全，无得而称乎？堑水又自渎东北流，注北陂。一水自陂东北流，积为鲷陂。陂水又东北，又结而为陂，世谓之窖陂。陂水上承慎阳县北陂，东北流，积而为土陂。陂水又东为窖陂。陂水又东南流，注壁陂。陂水又东北为太陂。陂水又东，入汝。汝水又东南，径平陵亭北，又东南，径阳遂乡北。汝水又东，径栎亭北。《春秋》之棘栎也。杜预曰：汝阴新蔡县东北有栎亭。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，城北 314 半沦水。汝水又东南，径新蔡县故城南。昔管、蔡间王室，放蔡叔而迁之。其子胡，能率德易行，周公举之为卿士，以见于王。王命之以蔡，申吕地也。以奉叔度祀，是为蔡仲矣。宋忠曰：故名其地为新蔡。王莽所谓新迁者也。世祖建武二十八年，封吴国为侯国。《汝南先贤传》曰：新蔡郑敬字次都，为郡功曹。都尉高懿厅事前，有槐树，白露类甘露者。懿问掾属，皆言是甘露。敬独曰：明府政未能致甘露，但树汁耳。懿不悦，托疾而去。汝水又东南，左会澺水。水上承汝水别流于奇颔城东，东南流为练沟，径召陵具西，东南流注，至上蔡西冈北，为黄陵陂。陂水东流，于上蔡冈东为蔡塘。又东径平舆县故城南，为澺水。县，旧沈国也，有沈亭。《春秋》定公四年，蔡灭沈，以沈子嘉归。后楚以为县。《史记》曰：秦将李信攻平舆，败之者也。建武三十年，世祖封铫统为侯国。本妆南郡治，昔费长房为市吏，见王壶公，悬壶郡市，长房从之，因而自远，同入此壶，隐沦仙路，骨谢怀灵，无会而返。虽能役使鬼神，而终同物化。城南里余有神庙，世谓之张明府祠，水旱之不节，则祷之。庙前有《圭碑》，文字紊碎，不可复寻。碑侧有小石函。按《桂阳失贤画赞》，临武张熹字季智，为平舆令。时天大旱，熹躬祷雩，未获嘉应，乃积薪自焚。主薄侯崇，小吏张化，从熹焚焉。火既燎，天灵感应，即澍雨。此熹自焚处也。澺水又东南，左迤为葛陂，陂方数十里。水物含灵，多所苞育。昔费长房投杖于陂而龙变所在也，又劾东海君于是陂矣。陂水东出为鲷水，俗谓之三丈陂，亦曰三严水。水径鲷阳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县在鲷水之阳。汉明帝水平中，封卫尉阴兴子庆为侯国也。县有葛陵城，建武十五年，更封安城侯铫丹为侯国。城之东北，有楚武王冢，民谓之楚王琴，城北祝社里下，土中得铜鼎，铭曰楚武王，是知武王隧也。鲷陂东注为富水，水积之处，谓之陂塘，津渠交络，枝布川隰矣。澺水自葛陂东南，径新蔡县故城东，而东南流注于汝，汝水又东南径下桑里，左迤为横塘陂，又东北为青陂者也。汝水又东南，径壶丘城北，故陈地。《春秋左传》文公九年，楚侵陈，克壶丘，以其服于晋，是也。汝水又东，与青陂合，水上承慎水于慎阳县之上慎陂，左沟北注马城陂，陂西有黄丘亭。陂水又东，径新息亭北，又东为绸陂。陂水又东，径新息县，结为墙陂。陂水又东，径遂乡东南，而为壁陂。又东为青陂，陂东对大吕亭。《春秋外传》曰：当成周时，南有荆蛮、申、吕，姜姓矣，蔡平侯始封也。西南有小吕亭，故此称大也。侧陂南有青陂庙，庙前有陂，汉灵帝建宁三年，新蔡长河南缑氏李言上请修复青陂。司徒臣训、尚书臣袭，奏可洛阳宫，于青陂东塘南树碑。碑称青陂在县坤地。源起桐柏淮川，别流入于潺湲。径新息墙陂，衍入褒信界，灌溉五百余顷。陂水又东，分为二水，一水南入淮，一水东南径白亭北，又东径吴城南。《史记》，楚惠王二年，子西召太子建之子胜于吴。胜入居之，故曰吴城也。又东北屈径壶丘东，而北流注于汝水，世谓之薄溪水。汝水又东，径褒信县故城北，而东注矣。

又东至原鹿县，汝水又东南径县故城西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汝阴有原鹿县也。
南入于淮。
所谓汝口，侧水有汝口戍，淮、汝之交会也。

【卷二十二】颍水、洧水、溱水、潧水、渠沙水

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，秦始皇十七年，灭韩，以其地为颍川郡，盖因水以着称者也。汉高帝二年，以为韩国。王莽之左队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颍水出少室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出阳城县阳乾山，今颍水有三源奇发，右水出阳乾山之颍谷。《春秋》颍考叔为其封人。其水东北流。中水导源少室通阜，东南流，径负黍亭东。《春秋》定公六年，郑伐冯、滑、负黍者也。冯敬通《显志赋》曰：求善卷之所在，遇许由于负黍。京相璠曰：负黍在颍川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。世谓之黄城也。亦或谓是水为本，东与右水合。左水出少室南溪，东合颍水，故作者互举二山，言水所发也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卞随耻受汤让，自投此水而死。张显《逸民传》、嵇叔夜《高士传》并言投洞水而死，未知其孰是也。东南过其县南，颍水又东，五渡水注之。其水导源密高县东北太室东溪。县，汉武帝置，以奉太室山，俗谓之崧阳城。及春夏雨泛，水自山顶而迭相灌澍，崿流相承，为二十八浦也。旸旱辍津，而石潭不耗，道路游憩者，惟得餐饮而已，无敢澡盥其中，苟不如法，必数日不豫，是以行者惮之。山下大潭周数里，而清深肃洁。水中有立石，高十余丈，广二十许步，上甚平整。缁素之士，多泛舟升陟，取畅幽情。其水东南径阳城西，石溜萦委，溯者五涉，故亦谓之五渡水。东南流入颍水。颀水径其县故城南。昔舜禅禹，禹避商均，伯益避启，并于此也。亦周公以上圭测日景处。汉成帝永始元年，封赵临为侯国也。县南对箕山，山上有许由冢，尧所封也。故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有许由墓焉。山下有牵牛墟。侧颍水有犊泉，是巢父还牛处也。石上犊迹存焉。又有许由庙，碑阙尚存，是汉颍川大守朱宠所立。颍水径其北，东与龙渊水合，其水导源龙渊，东南流，径阳城北，又东南入于颍。颍水又东，平洛溪水注之。水发玉女台下平洛涧，世谓之平洛水。吕忱所谓勺水出阳城山，盖斯水也。又东甫流，注于颍。颍水又东出阳关，历康城南。魏明帝封尚书右仆射卫臻为康乡侯。此即臻封邑也。

又东南过阳翟县北。

颍水东南流，径阳关聚，聚夹水相对，俗谓之东西二土城也。颍水又径上棘城西，又屈径其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八年，楚师代郑，城上棘以涉颍者也。县西有故堰，堰石崩褫，颓基尚存，旧遏颍水枝流所出也，其故渎东南径三封山北，今无水。渠中又有泉流出焉。时人谓之嵎水，东径三封山东，东南历大陵西连山，、亦曰启筮亭，启享神于大陵之上，即钧台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曰夏启有钧台之飨是也。杜预曰；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，其水又东南流，水积为陂，陂方十里，俗谓之钧台陂，盖陂指台取名也。又西南流，径夏亭城西，又屈而东南，为郏之靡陂，颍水自堨东径阳翟县故城北。夏禹始封子此，为夏国。故武王至周曰：吾其有夏之居乎？遂营洛邑。徐广曰：河南阳城，阳翟则夏地也。《春秋经》书，秋，郑伯突入于栎。《左传》桓公十五 318 年，突杀檀伯而居之。服虔曰：檀伯，郑守栎大夫，栎，郑之大都。宋忠曰：今阳翟也。周末，韩景侯自新郑徙都之。王隐曰：阳翟，本栎也。故颍川郡治也。城西有《郭奉孝碑》，侧水有《九山祠碑》。丛柏犹茂，北枕川流也。又东南过颍阳县西，又东南过颍阴县西南。应劭曰：县在颍水之阳，故邑氏之。按

《东观汉记》，汉封车骑将军马防为侯国。防，城门校尉，位在九卿上，绝席。颍水又南径颍乡城西。颍朗县故城在东北，旧许昌典农都尉治也。后改为县，魏明帝封侍中辛毗为侯国也。颍水又东南径柏祠曲东，历冈丘城南，故汾丘城也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八年，楚子庚治兵于汾。司马彪曰：襄城县有汾丘。杜预曰：在襄城县之东北也。径繁昌故县北，曲蠡之繁阳亭也。《魏书·国志》曰：文帝以汉献帝延康元年，行至曲蠡，登坛受禅于是地，改元黄初，其年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。城内有三台，时人谓之繁昌台。坛前有二碑。昔魏文帝受禅于此，自坛而降。曰：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！故其石铭曰遂于繁昌筑灵坛也。于后其碑六字生金；论者以为司马金行，故曹氏六世，迁魏而事晋也。颍水又东南流，径青陵亭城北。北对青陵陂，陂纵广二十里，颍水径其北，枝入为陂，陂西则漷水注之，水出囊城县之邑城下，东流注于陂，陂水又东人临颍县之狼陂。颍水又东南流，而历临颍县也。

又东南过临颍县南，又东南过汝甫强县北，洧水从河南密县东流注之。

临颍，旧县也。颍水自县西注，小水出焉。《尔雅》曰：颍别为沙。

郭景纯曰：皆大水溢出，别为小水之名也。亦犹江别为沱也。颍水又东南，径皋城北。郎古皋城亭矣。《春秋经》书，公及诸侯盟于皋鼬者也。皋、泽字相似，名与字乖耳。颍水又东径阳城南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孙何取阳。强城在东北，颍水不得径其北也。颍水又东南， 水入焉，非洧水也。

又东过西华县北，王莽更名之曰华望也，有东故言西矣。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，封邓晨为侯国。汉济北戴封，字平仲，为西华令，遇天旱，慨治功无感，乃积柴坐其上以自焚，火起而大雨暴至，远近叹服。永元十二年，征太常焉。县北有习阳城，颍水径其南，《经》所谓洧水流注之也。

又南过女阳县北。

县故城南有汝水枝流，故县得厥称矣。阚骃曰：本汝水别流，其后枯竭，号曰死汝水，故其字无水。余按汝、女乃方俗之音，故字随读改，未必一如阚氏之说，以穷通损字也。颍水又东，大水注之。又东南径博阳县故城东。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，汉宣帝封邴吉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乐嘉。

又东南过南顿县北， 水从西来流注之。

水于乐嘉县入颍，不至于顿。顿，故顿子国也，周之同姓。、《春秋》僖公二十五年，楚伐陈，纳顿子于顿是也。俗谓之颍阴城，非也。颍水又东南径陈县南，又东南左会交口者也。

又东南至新阳县北，范渠水从西北来注之。

《经》云蒗渠者，百尺沟之名别也。颍水南合交口，新沟自是东出。

颍上有堰，谓之新阳堰，俗谓之山阳堨，非也。新沟自颍北东出，县在水北，故应劭曰：县在新水之阳。今县故城在东，明颍水不出其北，盖：《经》误耳。颍水自堰东南派，径项县故城北。《春秋》僖公十七年，鲁灭项是矣。颍水又东，右合谷水，水上承平乡诸陂，东北径南顿县故城南，侧城东注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顿迫于陈而奔楚，自顿徒南，故曰南顿也。今其城在顿南三十余里。又东径项城中，楚襄王所郭，以为别都。都内西南小城，项县故城也。旧颍州治。谷水径小城北，又东径魏豫州刺史贾逵祠北。王隐言祠在城北，非也，庙在小城东。昔王凌为宣王司马懿所执，届庙而叹曰：贾梁道王凌，魏之忠臣，惟汝有灵知之。遂仰鸩而死。庙前有碑，碑石金生。干宝曰：黄金可采，为晋中兴之瑞。谷水又东流，出城东注颍。颍

水又东，侧颍有公路城。袁术所筑也，故世因以术字名城矣。颍水又东，径临颍城北。城临水，阙南面。又东径云阳二城间，南北翼水，并非所具。又东径丘头。丘头南枕水，《魏书·郡国志》曰：宣王军次丘头，王凌面缚水次，故号武丘矣。颍水又东南流，于故城北，细水注之。水上承阳都陂，陂水枝分，东南出为细水，东径新阳县故城北，又东南径宋县故城北。县即所谓鄢丘者也，秦伐魏娶鄢丘，谓是邑矣。汉成帝绥和元年，诏封殷后于沛，以存三统。平帝元始四年，改曰来公。章帝建初四年。徙邑于此，故号新鄢，为宋公国也，王莽之新延矣。细水又甫径细阳县，新沟水注之。沟首受交口，东北径新阳县故城南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吕青为侯国、王莽更名曰新明也，故应劭曰：县在新水之阳。今无水，故渠旧道而已。东入泽渚，而散流入细。细水又东南径细阳县放城南。王莽更之曰乐庆也。世祖建武中，封岑彭子遵为侯国。细水又东南，积而为陂。谓之次塘，公私引裂，以供田溉。又东南流，屈而西南人颍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细水出细阳县东南入颍。颍水又东南流，径胡城东，故胡子国也。《春秋》定公十五年，楚灭胡，以胡子豹归是也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。颍水又东南，汝水枝津注之。水上承汝水别渎于奇洛，城东三十里，世谓之大水也。东南径召陵县故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僖公四年，齐桓公师于召陵，责楚贡不入，即此处也。城内有大井，径数丈，水至清深。阚骃曰：召者，高也。其地丘墟，井深数丈，故以名焉。又东南径征羌县，故召陵县之安陵乡，安陵亭也。世祖建武十一年，以封中郎将来歙。歙以征定西羌功，故更名征羌也。阚骃引《战国策》，以为秦昭王欲易地，谓此非也。汝水别渎又东径公路台北，台临水方百步，袁术所筑也。汝水别沟又东径西门城，即南利也。汉宣帝封广陵厉王子刘昌为侯国。县北三十里有孰城，号曰北利。故渎出于二利之间，间关女阳之县，世名之死女。县取水名，故曰女阳也，又东径南顿县故城北，又东南径鲖阳城北，又东径邪乡城北，又东径固始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：县，故寝也。寝丘在南，故藉丘名县矣。王莽更名之曰闰治。孙叔敖以土浸薄，取而为封，故能绵嗣。城北犹有《叔敖碑》。建武二年，司空李通，又慕叔敖受邑，故光武以嘉之，更名固始。别汝又东径蔡冈北。冈上有平阳侯相蔡昭冢。昭字叔明，周后稷之胄。冢有石阙，阙前有二碑，碑字论碎，不可复识。羊虎倾低，殆存而已。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”而东历女阴县故城西北。东人颍水。颍水又东径女阴县故城北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曰：高祖六年，封夏侯婴为侯国。王莽更名之曰汝坟也。县在汝水之阴，故以汝水纳称。城西有一城，故陶丘乡也，汝阴郡治。城外东北隅，有旧台，翼城若丘，俗谓之女郎台，虽经颓毁，犹自广崇，上有一井。疑故陶丘乡，所未详。又东南至慎县，东南入于淮。颍水东南流，左合上吴、百尺二水，俱承次塘细陂，南流注于颍。颍水又东南，江肢水注之。水受大崇陂，陂水南流，积为江陂，南径慎城西，侧城南流入于颍。颍水又径慎县故城南，县故楚邑，白公所居以拒吴。《春秋左传》哀公十六年，吴人伐慎，白公败之。王莽之慎治也。世祖建武中，封刘赐为侯国。颍水又东南径蜩郭东，俗谓之郑城矣。又东南入于淮。《春秋》昭公十二年，楚子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。盖颍水之会淮也。

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领山，水出山下。亦言出颍川阳城山，山在阳城县之东北，盖马领之统目焉。洧水东南流，径一故台南，俗谓之阳子台。又东径马岭坞北，坞在山上，坞下泉流北注，亦谓洧别源也，而入于洧水。洧水东流，绥水会焉，水出方山绥溪，即《山海经》所谓浮戏之山也。东南流，径汉宏农太守张伯雅墓。茔

域四周，垒石为垣，隅阿相降，列于绥水之阴庚门，表二石阙，夹对石兽于阙下，累前有石庙，列植三碑。碑云；德字伯雅，河南密人也。碑侧树两石人，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。旧引绥水南人茔域。而为池沼。沼在丑地，皆蟾蠩吐水，石隍承溜。池之南，又建石楼。石庙前，又翼列诸兽。但物谢时沦，调毁殆尽。夫富而非义，比之浮云，况复此乎？王孙、士安斯为达矣。绥水又东南流，径上郭亭南，东南注洧。洧水又东，囊荷水注之。水出北山子节溪，亦谓之子节水，东南流注于洧。洧水又东会沥滴泉，水出深溪之侧，泉流丈余，悬水散注。故世士以沥滴称，南流入洧水也。

东南过其县南。

流水又东南流，与承云二水合，俱出承云山，二源双导，东南流注于洧。世谓之东、西承云水。情水又东，微水注之。水出微山，东北流入于洧。洧水又东径密县故城南。《春秋》谓之新城。《左传》僖公六年，会诸侯伐郑，围新密，郑所以不时城也。今县城东门南侧，有汉密令卓茂祠。茂字子康，南阳宛人。温仁宽雅，恭而有札，人有认其马者，茂与之，曰：若非公马，幸至丞相府归我。遂挽车而去。后马主得马，谢而还之。任汉黄门郎，迁密令，举善而教，口无恶言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，蝗不入境，百姓为之立祠，享祀不辍矣。洧水又左会璅泉水，水出玉亭西，北流注于洧水。洧水又东南与马关水合，水出玉亭下，东北流历马关，谓之马关水。又东北注于洧。洧水又东合武定水，水北出武定冈，西南流，又屈而东南流，径零鸟坞西，侧坞东南流。坞侧有水，悬流赴壑，一匹有余，直注涧下，沦积成渊。嬉游者瞩望，奇为佳观。俗人睹此水挂于坞侧，遂目之为零鸟水。东南流入于洧。洧水又东与虎牀山水合，水发南山虎牀溪，东北流入洧。洧水又东南，赤涧水注之。水出武定冈，东南流径皇台冈下。又历冈东，东南流注于洧。南水又东南流，潧水注之。洧水又东南径郤城南。《世本》曰：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，谓之女聩，是生六子，孕三年，启其左胁，三人出焉。破其右胁，三人出焉。其四曰莱言，是为郤人，郤人者，郑是也。郑桓公问于史伯曰：王室多难，予安逃死乎？史伯曰：虢、郐，公之民，迁之可也。郑氏东迁，虢、郐献十邑焉。刘桢云：郐在豫州外方之北，北邻于虢，都荣之南，左济右洛，居两水之间，食溱、洧焉。徐广曰：郐在密县，妘姓矣，不得在外方之北也。洧水又东径阴权北，水有梁焉，俗谓是济为参辰口。《左传》襄公九年，晋代郑，济于阴坂，次于阴口而还是也。杜预曰：阴坂，洧津也。服虔曰：水南曰阴。口者，水口也。参、阴声相近，盖传呼之谬耳。又晋居参之分，实沈之土。郑处大辰之野，阙伯之地，军师所次，故济得其名也。又东过郑县南，潧水从西北来注之。

洧水又东径新郑县故城中。《左传》襄公元年，晋韩厥、荀偃帅诸侯伐郑，入其郛，败其徒兵于洧上是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晋文侯二年，周惠王子多父伐郐，克之，乃居郑父之丘，名之曰郑，是曰桓公。皇甫士安《帝王世纪》云：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，黄帝之所都也。郑氏徙居之，故曰新郑矣。城内有遗祠，名曰章乘是也，洧水又东，为洧渊水。《春秋传》曰：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，即此潭也。今洧水自郑城西北入，而东南流，径郑城南。城之南门内，旧外蛇与内蛇斗，内蛇死。六年，大夫傅瑕杀郑子纳厉公，是其征也。水南有郑庄公望母台。庄姜恶公寤生，与段京居。段不弟，姜氏无训。庄公居夫人于城颍。誓曰：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，故成台以望母，用伸在心之思，感考叔之言，忻大隧之赋：泄泄之慈有嘉，融融之孝得常矣。

洧水又东与黄水合，《经》所谓潧水，非也。黄水出太山南黄泉，东南流径华城西。史伯谓郑桓公曰：华，君之土也。韦昭曰：华，国名矣。《史记》秦昭王三十三年，白起攻魏，拔华阳，走芒卯，斩首十五万。可马彪曰：华阳，亭名，在密县。嵇叔夜常采药于山泽。学琴于古人，即此亭也。黄水东南流，又与一水合。水出华城南冈，一源两分，泉流派别，东为七虎涧水，西流即是水也。其水西南流，注于黄水，黄即《春秋》之所谓黄崖也。故杜预云：苑陵县西有黄水者也。又东南流，水侧有二台，谓之积粟台，台东即二水之会也。捕獐山水注之，水东出捕獐山，西流注于黄水。黄水又南至郑城北，东转于城之东北，与黄沟合。水出捕獐山，东南流至郑城东，北入黄水。黄水又东南，径龙渊东南，七里沟水注之，水出隙候亭东南平地，东注，又屈而南流，径升城东，又南历烛城西，即郑大夫烛之武邑也。又南流注于洧水也。

又东南过长社县北，洧水东南流，南濮、北濮二水人焉，濮音仆。洧水又东南与龙渊水合，水出长社县西北，有故沟，上承洧水，水盛则通注龙渊，水减则律渠辍流。其渎中泉，南注东转为渊，绿水平潭，清洁澄深，俯视游鱼，类若乘空矣，所谓渊无潜鳞也，又东径长社县故城北，郑之长葛邑也。《春秋》隐公五年，宋人伐郑，围长葛是也。后社树暴长，故曰长社，魏颍川郡治也。余以景明中出宰兹郡，于南城西侧，修立客馆。版筑既兴，于土下得一树根，甚壮大，疑是故社怪长暴茂者也。稽之故说，县无龙渊水名，盖出近世矣。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曰：长社北界有禀水。但是水导于隍堑之中，非北界之所谓。又按京、社地名，并云：长社县北有长葛乡。斯乃县徙于南矣。然则是水即禀水也。其水又东南径棘城北。《左传》所谓楚子伐郑，救齐，次于棘泽者也。禀水又东，左注洧水。洧水又东南，分为二水，其枝水东北流庄沙，一水东径许昌县。故许男国也，姜姓。四岳之后矣。《穆天子传》所谓天子见许男于洧上者也。汉章帝建初四年，封马光为侯国。《春秋佐助期》曰：汉以许失天下。及魏承汉历，遂改名许昌也。城内有景福殿基，魏朗帝太和中造，准价八百余万。洧水又东，人汶仓城内，俗以是水为汶水，故有汶仓之名，非也，盖洧水之邸阁耳。洧水又东径鄢陵县故城南。李奇曰：六国为安陵也。昔秦求易地，唐且受使于此。汉高帝十二年，封都尉朱濞为侯国。王莽更名左亭。洧水又东，鄢陵陂水注之，水出鄢陵南陂东，西南流，注于洧水也。又东南过新汲县东北，洧水自鄢陵东径桐丘南，俗谓之天井陵，又曰冈，非也。洧水又屈而南流，水上有梁，谓之桐门桥，藉桐丘以取称，亦言取桐门亭而着目焉。然不知亭之所在，未之详也。洧水又东南，径桐丘城。《春秋左传》庄公二十八年，楚代郑。郑人将奔桐丘，即此城也。杜预《春秋释地》曰：颍川，许昌城东北，京相璠曰：郑地也。今图无，而城见存，西南去许昌故城可三十五里。俗名之曰堤，其城南即长堤，固洧水之北防也。西面桐丘，其城邪长而不方，盖凭丘之称，即城之名矣。洧水又东径新汲县故城北。汉宣帝神雀二年。置于许之汲乡曲洧城，以河内有汲县，故加新也。城在洧水南堤上。又东，洧水右迤为濩陂。洧水又径匡城南，扶沟之匡亭也。又东，洧水左迤为鸭子陂，谓之大穴口也。又东南过茅城邑之东北。洧水自大穴口，东南径洧阳城，西南径茅城东北又南，左合甲庚沟。沟水上承洧水于大穴口，东北枝分，东径洧阳故城南，俗谓之复阳城，非也。盖洧、复字类音读变。汉建安中，封司空祭酒郭奉孝为侯国，其水又东南，为鸭子陂。陂广十五里，余波南入甲庚沟，西注洧，东北泻沙。洧水又南径一故城西，世谓之思乡城，西去洧水十五里，洧水又右

合濩陂水，水上承洧水于新汲县，南径新汲县故城东，又南积而为陂。陂之西北，即长社城。陂水东翼洧堤。西面茅邑，自城北门列筑堤道，迄于此冈，世尚谓之茅冈。即《经》所谓茅城邑也。陂水北出，东入洧津，西北纳异流。

又东过习阳城西，折入于颍。

洧水又东南径辰亭东，俗谓之田城，非也。盖田、辰声相近，城亭音韵联故也。《经》书：鲁宣公十一年，楚子、陈侯、郑伯盟于辰陵也。京相璠曰：颍川长平有故辰亭。杜预曰：长平县东南有辰亭。今此城在长平城西北，长平城在东南，或杜氏之谬，《传》书之误耳。长平东南涝陂北畔，有一阜，东西减里，南北五十许步，俗谓之新亭台。又疑是杜氏所谓辰亭，而未之详也。洧水又南径长平县故城西，王莽之长正也。洧水又南，分为二水，枝分东出，谓之五梁沟，径习阳城北，又东径赭丘南，丘上有故城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长平故属汝南县，有赭丘城，即此城也。又东径长平城南，东注涝陂。洧水南出，谓之鸡笼水，故水会有笼口之名矣。洧水又东径习阳城西，西南折入颍，《地理志》曰：洧水东南至长平县入颍者也。

溱水出河南密县大騩山，大騩即具茨山也。黄帝登具茨之山，升于洪堤上，受《神芝图》于华盖童子，即是山也。溱水出其阿流而为陂，俗谓之玉女池。东径怪山北，《史记》魏襄王六年，败楚于陉山者也。山上有郑祭仲家。冢西有子产墓，累石为方坟，坟东有庙，并东北向郑城。杜元凯言不忘本。际庙旧有一枯柏树，其尘根故株之上，多生稚柏成林，列秀青青，望之，奇可嘉矣。溱水又东南径长社城西北，甫濮、北濮二水出焉。刘澄之着《永初记》云：《水经》，濮水源出大騩山，东北流注泗，卫灵闻音于水上。殊为乖矣。余按《水经》为溱水，不为濮也。是水首受溱水，川渠双引，俱东注洧。洧与之过沙，枝流派乱，互得通称。是以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迁城父人于陈，以夷濮西田益之。京相璠曰：以夷之濮西田益也。杜预亦言，以夷田在濮水西者与城父人。服虔曰。濮，水名也。且字类音同，津澜邈别，不得为北濮上源。师氏传音于其上矣。溱水又南径钟亭西，又东南径皇台西，又东南径关亭西，又东南径宛亭西，郑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。溱水又南，分为二水，一水南出径胡城东，故颍阴县之狐人亭也。其水南结为陂，谓之胡城陂。溱水自枝渠东径曲强城东，皇陂水注之。水出西北皇台七女冈北，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。《史记》魏惠王元年，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军伐魏，战于浊泽是也。其肢北对鸡鸣城，即长社县之浊城也。陂水东南流、径胡泉城北，故颍阴县之狐宗乡也。又东合胡城陂水，水上承皇陂，而东南流注于黄水，谓之合作口。而东径曲强城北，东流入溱水。时人谓之敕水，非也。敕、溱音相类，故字从声变耳。溱水又径东西武亭间，两城相对，疑是古之岸门，史迁所谓走犀首于岸门者也。徐广曰颍阴有岸亭，未知是否。溱水又南径射大城东，即郑公孙射犬城也，盖俗谬耳。溱水又南，径颍阴县故城西。魏明帝封司空陈群为侯国。其水又东南径许昌城南，又东南，与宣梁陂水合，陂上承狼陂。于颍阴城西南，陂南北二十里，东西十里。《春秋左传》曰楚子伐郑，师于狼渊是也。其水东南入许昌县，径巨陵城北，郑地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庄公十四年，郑厉公获傅瑕于大陵。京相璠曰：颍川临颍县东北二十五里，有故巨陵亭，古大陵也。其水又东积而为陂，谓之宣梁陂也。陂水又东南人溱水。溱水又西南流径陶城西，又东南径陶陂东。

东南入于颍。

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，潧水出郤城西北鸡络坞下，东南流，径贾复城西。东南

流，左合水，水出贾复城东，南流注于潧。潧水又南，左会承云山水，水出西北承云山，东南历浑子冈东注，世谓冈峡为五鸣口，东南流，注于潧。潧水又东南流，历下田川，径郤城西，渭之为柳泉水也。故史伯答桓公曰：君以成周之众，奉辞伐罪，若克虢、郐，君之土也。如前华后河，右洛左济，主芣騩而食潧洧，修典刑以守之，可以少固，即谓此矣。潧水又南，悬流奔壑，崩注丈余，其下积水成潭，广口十许步，渊深难测，又南注于洧，《诗》所谓溱与洧者也，世亦谓之为郐水也。

东过其县北，又东南过其县东，又南入于洧水。自郐、潧东南，更无别渎，不得径新郑而会洧也。郑城东人洧者，黄崖水也。盖《经》误证耳。渠出荥阳北河，东南过中牟县之北。

《风俗通》曰：渠者，水所居也，渠水自河与济乱流，东径荥泽北，东南分济，历中牟县之圃田泽北，与阳武分水。泽多麻黄草，故《述征记》曰：践县境便睹斯卉，穷则知逾界。今虽不能，然谅亦非谬。《诗》所谓东有圃草也。皇武子曰：郑之有原圃，犹秦之有具圃。泽在中牟县西，西限长城，东极官渡，北佩渠水，东西四十许里，南北二十许里。中有沙冈，上下二十四浦，津流径通，渊潭相接，各有名焉。有大渐、小渐、大灰、小灰、义鲁、练秋、大白杨、小白杨、散吓、禹中、羊圈、大鹊。小鹊、龙泽、蜜罗、大哀、小哀、大长、小长、大缩、小缩、伯丘、大盖、牛眼等浦，水盛则北注，渠溢则南播，故《竹书纪年》梁惠成王十年，入河水干甫田，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。又有一读，自酸枣受河，导自濮读，历酸枣，径阳武县南出，世谓之十字沟，而属于渠。或谓是读为梁惠之年所开，而不能详也。斯浦乃水泽之所钟，为郑隰之渊薮矣。渠水右合五池沟。沟上承泽水，下流注渠，谓之五池口。魏嘉平三年，司马懿帅中军讨太尉王凌于寿春，自彼而还，帝使侍中韦诞劳军于五池者也。今其地为五池乡矣。渠水又东，不家沟水注之，水出京县东南梅山北溪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楚子冯、公子格率锐师侵费，右回梅山。杜预曰：在密东北。即是山也。其水自溪东北流，径管城西。故管国也，周武王以封管叔矣。成王幼弱，周公摄政，管叔流言曰：公将不利于孺子。公赋《鸱鸮》以伐之，即东山之师是也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，晋师救郑，楚次管以待之。杜预曰京县东北有管城者是也。俗谓之为管水。又东北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北流，注黄雀沟，谓之黄渊，渊周百步。其一水东越长城，东北流，水积为渊，南北二里，东西百步，谓之百尺水。北入圃田泽，分为二水。一水东北径东武强城北。《汉书·曹参传》：击羽婴于昆阳，追至叶，还攻武强，因至荥阳：薛瓒云，按武强城在阳武县。即斯城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骑将庄不识为侯国。又东北流，左注于渠，为不家水口也。一水东流，又屈而甫转，东南注白沟也。渠水又东，清池水注之。水出清阳亭西南平地，东北流，径清阳亭南，东流，即故清人城也。《诗》所谓清人在彭，彭为高克邑也。故杜预《春秋释地》云中牟县西有清阳亭是也。清水又屈而北流，至清口泽，七虎涧水注之。水出华城南冈，一源两派，律川趣别，西人黄雀沟，东为七虎溪，亦谓之为华水也。又东北流，紫光沟水注之，水出华阳城东北，而东流，俗名曰紫光涧。又东北注华水。华水又东径栗城北，即北林亭也。《春秋》丈公与郑伯宴于栗林，子家赋《鸿雁》者也。《春秋》宣公元年，诸侯会于栗林以伐郑，楚救郑，遇于北林。服虔曰：北林，郑南地也。京相璠曰：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，在新郑北，故曰北林也。余按林乡故城，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，不得在新郑北也。考京、服之说，并为疏矣。杜预云：荥阳中牟县西南，有林亭，在郑北。

今是亭南去新郑县故城四十许里。盖以南有林乡亭，故杜预据是为北林，最为密矣。又以林乡为棐，亦或疑焉。诸侯会棐楚遇于此，宁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处也？积古之传，事或不谬矣。又东北径鹿台南冈，北出为七虎涧，东流，期水注之。水出期城西北平地，世号龙渊水。东北流，又北径期城西，又北与七虎涧合，谓之虎溪水，乱流东注，径期城北，东会清口水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中牟有清口水。即是水也。清水又东北，白沟水注之。水有二源，北水出密之梅山东南，而东径靖城南，与南水合。南水出大山，西北流至靖城南，左注北水，即承水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承水出太山之阴，东北流，注于役水者也。世亦谓之靖涧水。又东北流，大水注之。水出大山东平地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太水出于大山之阳，而东南流注于役水，世谓之礼水也。东北径武陵城西，东北流，注于承水。承水又东北人黄瓮涧，北径中阳城西。城内有旧台甚秀，台侧有陂池，池水清深。涧水又东，屈径其城北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七年，郑厘侯来朝中阳者也。其水东北流，为白沟，又东北径伯禽城北，盖伯禽之鲁往径所由也。屈而南流，东注于清水，即潘岳《都乡碑》所谓自中牟故县以西，西至于清沟，指是水也。乱流东径中牟宰鲁恭祠南，汉和帝时，右扶风鲁恭，字仲康，以大尉掾迁中牟令。政专德化，不任刑罚，吏民敬信，蝗不入境。河南尹袁安疑不实，使部掾肥亲按行之，恭随亲行阡陌，坐桑树下，雉止其旁。有小儿，亲曰：儿何不击雉？曰：将雏。亲起曰：虫不入境，一异；化及鸟鲁，二异；竖子怀仁，三异。久留非优贤，请还。是年，嘉禾生县庭。安美其治，以状上之。征博士、恃中，车驾每出，恭常陪乘。上顾问民政，无所隐讳。故能遗爱自古，祠享来今矣。清沟水又东北径沈清亭，疑即博浪亭也。服虔曰：博浪，阳武南地名也。今有亭，所未详也。历博浪泽，昔张良为韩报仇于秦，以金椎击秦始皇，不中，中其副车于此。又北分为二水，枝津东注清水。清水自枝流北注渠，谓之清沟口。渠水又左径阳武县故城南，东为官渡水，又径曹大祖垒北。有高台，谓之官渡台，渡在中牟，故世又谓之中牟台。建安五年，太祖营官渡，袁绍保阳武。绍连营稍前，依沙堆为屯，东西数十里。公亦分营相御，合战不利。绍进临官渡，起土山地道以逼垒，公亦起高台以扞之，即中牟台也。今台北土山犹在，山之东悉绍旧营，遗基并存。渠水又东径田丰祠北，袁本初惭不纳其言，害之。时人嘉其诚谋，无辜见戮，故立祠于是，用表袁氏覆灭之宜矣。又东，役水注之。水出苑陵县西，隙候亭东。世谓此亭为郤城，非也，盖隙、隙声相近耳。中平陂，世名之逞泉也，即古役水矣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役山，役水所出，北流注于河。疑是水也。东北流径苑陵县故城北、东北流径焦城东，阳丘亭西，世谓之焦沟水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十六年，秦公孙壮率师伐郑。围焦城，不克，即此城也。俗谓之驿城，非也。役水自阳丘亭东流，径山民城北，为高榆渊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壬十六年，秦公孙壮率师城上积、安陵山民者也。又东北为酢沟，又东北，鲁沟水出焉。役水又东北，逞沟水出焉。又东北为八丈沟，又东，清水枝律注之，水自沈城东派，注于役水。役水又东径曹公垒南，东与沫水合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沫山，沫水所出，北流注于役。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，疑即沫水也。东北流，径中牟县故城西。昔赵献侯自耿都此。班固云：赵自邯郸徙焉。赵襄子时，佛胖以中牟叛，置鼎于庭，不与己者烹之，田英将寨裳赴鼎处也。薛瓒注《汉书》云：中牟在春秋之时，为郑之堰也。及三卿分晋，则在魏之邦土，赵自漳北，不及此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卫侯如晋，过中牟，非卫适晋之次也。《汲郡古文》曰：齐师伐赵东鄙，围中牟。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。按中牟当在漯水

之上矣。按《春秋》齐伐晋夷仪，晋车千乘在中牟，卫侯过中牟，中牟人欲伐之。卫褚师圃亡在中牟，曰：卫虽小，其君在，未可胜也。齐师克城而骄，遇之必败，乃败齐师。服虔不列中牟所在。杜预曰今荥阳有中牟，回远，疑为非也。然地理参差，土无常域，随其强弱，自相吞并，疆里流移，宁可一也？兵车所指，径纡难知。自魏徙大梁，赵以中牟易魏。故赵之南界，极于浮水，匪直专漳也。赵自西取后止中牟。齐师伐其东鄙，于宜无嫌，而瓒径指漯水，空言中牟所在，非论证也。汉高帝十一年，封单父圣为侯国。沫水又东北，注于役水。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，间行出中牟，为亭长所录。郭长公《世语》云：为县所拘，功曹请释焉。役水又东北径中牟泽，即郑太叔攻崔蒲之盗于是泽也。其水东流，北屈注渠。《续述征记》所谓自酱魁城到酢沟十里者也，渠水又东流而左会渊水，其水上承圣女陂，陂周二百余步，水无耗竭，湛然清满，而南流注于渠。

渠水又东南而注大梁也：又东至浚仪县，渠水东南径赤城北，戴延之所谓西北有大梁亭，非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二十八年，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，郑师败逋，即此城也。左则故渎出焉。秦始皇二十二年，王贲断故渠，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，谓之梁沟。又东径大梁城南，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，于战国为大梁，周梁伯之故居矣。梁伯好土功，大其城，号曰新里。民疲而溃，秦遂取焉。后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，故曰梁耳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，徙都于大梁是也。秦灭魏以为县。汉文帝封孝王于梁，孝王以土地下湿，东都睢阳，又改曰梁。自是置县，似大梁城广，居其东城夷门之东。夷门，即侯嬴抱关处也。《续述征记》以此城为师旷城，言：郭缘生曾游此邑，践夷门，升吹台，终古之迹，缅焉尽在。余谓此乃梁氏之台门，魏惠之都居，非吹台也，当是误证耳。《西征记》论仪封人即此县，又非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，为大沟于北郛，以行圃田之水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北有浚水，像而仪之，故曰浚仪。余谓故汳沙为阴沟矣。浚之故曰浚，其犹《春秋》之浚诛乎？汉氏之浚仪水，无他也，皆变名矣。其国多池沼，时池中出神剑，到今其民像而作之，号大梁氏之剑也。渠水又北屈，分为二水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汳沙到浚仪而分也。汳东注，沙南流。其水更南流，径梁王吹台东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有仓颉、师旷城，上有列仙之吹台、北有牧泽，泽中出兰蒲，上多俊髦，衿带牧泽，方十五里，俗谓之蒲关泽，即谓此矣。梁王增筑以为吹台，城隍夷灭，略存故迹。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，其台方百许步，即阮嗣宗《咏怀诗》所谓驾言发魏都，南向望吹台，萧管有遗音；梁王安在哉？晋世丧乱，乞活凭居，削堕，故基，遂成二层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，高一丈余，世谓之乞活台，又谓之繁台城。渠水于此，有阴沟、鸿沟之称焉。项羽与汉高分王，指是水以为东西之别。苏秦说魏襄王曰：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是也。故尉氏县有波乡波亭，鸿沟乡鸿沟亭，皆藉水以立称也。今萧县西亦有鸿沟亭，梁国难阳县东，有鸿口亭，先后谈者，亦指此以为楚，汉之分王，非也。盖《春秋》之所谓红泽者矣。渠水右与泛水合，水上承役水于苑陵县。县。故郑都也。王莽之左亭县也。役水枝津，东派为涅水者也，而世俗谓之泛沟水也。《春秋左传》僖公三十年，晋侯、秦伯围郑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泛南，所谓东泛者也。其水又东北径中牟县南，又东北径中牟泽，与渊水合，水出中牟县故城北，城有层台。按郭长公《世语》及干宝《晋纪》，并言：中牟县故魏任城玉台下池中，有汉时铁锥，长六尺，入地三尺，头西南指不可动，正月朔自正，以为晋氏中兴之瑞，而今不知所在。或言在中阳城池台，未知焉是。

渊水自池西出，屈径其城西，而东南流注于汜。泛水又东径大梁亭南，又东径梁台南，东注渠。渠水又东南流，径开封、县，睢、涣二水出焉。右则新沟注之。其水出逢池，池上承役水于苑陵县，别为鲁沟水，东南流，径开封县故城北。汉高帝十一年，封陶舍为侯国也。《陈留志》称：阮简，字茂宏，为开封令。县侧有劫贼，外白甚急数，简方围棋长啸。吏云：劫急。简曰：局上有劫亦甚急。其耽乐如是。故《语林》曰：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，或亦谓之为手谈，又谓之为棋圣。鲁沟南际富城，东南入百尺陂，即古之逢泽也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秦使公于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，汲郡墓《竹书纪年》作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，斯其处也。故应德琏《西征赋》曰：驾衡东指，弭节逢泽。其水东北流为新沟。新沟又东北流，径牛首乡北，谓之牛建城。又东北注渠，即沙水也。音蔡，许慎正作沙音，言水散石也。从水少，水少沙见矣。楚东有沙水，谓此水也。

又屈南至扶沟县北，沙水又东南，径牛首乡东南，鲁沟水出焉，亦谓之宋沟也。又径陈留县故城南。孟康曰：留，郑邑也。后为陈所并，故曰陈留矣。鲁沟水又东南，径圉县故城北。县苦楚难，修其干戈，以圉其患，故曰圉也。或曰边陲之号矣。历万人散。王莽之篡也，东郡太守翟义兴兵讨莽，莽遣奋威将军孙建，击之于圉北，义师大败，尸积万数，血流溢道，号其处为万人散，百姓哀而祠之。又历鲁沟亭，又东南至阳夏县故城西。汉高祖六年，封陈豨为侯国。鲁沟又南人涡，今无水也。沙水又东南径斗城西。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，于产殡伯有尸，其臣葬之于是也。沙水又东南径牛首亭东。《左传》桓公十四年，来人与诸侯伐郑东郊，取牛首者也，俗谓之车牛城矣。沙水又东南，八里沟水出焉。又东南径陈留县裘氏乡裘氏亭西，又径澹台子羽冢东，与八里沟合。按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陈留县襄氏乡，有澹台子羽冢，又有子羽祠，民祈祷焉。京相璠曰：今泰山南武城县，有澹台子羽冢，县人也。未知孰是。因其方志所叙，就记缠络焉。沟水上承沙河，而西南流，径牛首亭南，与百尺陂水合。其水自陂，南径开封城东三里冈，左屈而西流南转，注八里沟。又南得野兔水口。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。郑地也。《春秋传》云：郑伯劳屈生于兔氏者也。陂水东北入八里沟，八里沟水又南径石仓城西，又南径兔氏亭东，又南径召陵亭西，东入沙水。沙水南径扶沟县故城东。县，即颍川之谷平乡也。有扶亭，又有洧水沟，故县有扶沟之名焉。建武元年，汉光武封平狄将军朱鲔为侯国。沙水又东与康沟水合，水首受洧水于长社县东，东北径向冈西，即郑之向乡也。后人遏其上口，今水盛则北注，水耗则辍流。又有长明沟水注之，水出苑陵县故城西北，县有二城，此则西城也。二城以东，悉多陂泽，即古制泽也。京相璠曰：郑地。杜预曰：泽在荥阳苑陵县东，即《春秋》之制田也。故城西北平地出泉，谓之龙渊泉。泉水流径陵丘亭西，又西，重泉水注之，水出城西北平地。泉涌南流，径陵丘亭西，西南注龙渊水。龙渊水又东南，径凡阳亭西，而南入白雁陂。陂在长社县东北，东西七里，南北十里，在林乡之西南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苑陵有林乡亭。白雁陂又引渎南流，谓之长明沟，东转北屈，又东径向城北，城侧有向冈，《左传》襄公十一年，诸侯伐郑师于向者也，又东，右迤为染泽陂，而东注于蔡泽陂。长明沟水又东径尉氏县故城南，圈称云：尉氏，郑国之东鄙。弊狱官名也。郑大夫尉氏之邑。故栾盈曰：盈将归死于尉氏也。沟渎自是三分，北分为康沟，东径平陆县故城北。高后元年，封楚元王子礼为侯国。建武元年，以户不满三千，罢为尉氏县之陵树乡。又有陵树亭，汉建安中，封尚书荀攸为陵树乡侯。故《陈留风格传》曰：陵树乡，

故平陆县也。北有大泽，名曰长乐厩。康沟又东径扶沟县之白亭北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扶沟县有帛乡帛亭，名在七乡十二亭中。康沟又东径少曲亭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尉氏县有少曲亭，俗谓之小城也。又东南径扶沟县故城东。而东南注沙水。沙水又南会南水。其水南流，又分为二永。一水南径关亭东，又东南流，与左水合。其水自枝渎南径召陵亭西，疑即扶沟之亭也。而东南合右水，世以是水与鄢陵陂水双导，亦谓之双沟。又东南人沙水，沙水南与蔡泽陂水合。水出鄢陵城西北。《春秋》成公十六年，晋、楚相遇于鄢陵，吕錡射中共王目，王召养由基，使射杀之。亦子反醉酒自毙处也。陂东西五里，南北十里。陂水东径匡城北，城在新汲县之东北，即扶沟之匡亭也，亭在匡城乡。《春秋》文公元年，诸侯朝晋，卫成公不朝，使孔达侵郑，伐绵訾及匡，即此邑也。今陈留、长垣县南有匡城，即平丘之匡亭也。襄邑又有承匡城，然匡居陈、卫之间，亦往往有异邑矣。陂水又东南至扶沟城北，又东南入沙水。沙水又南，径小扶城西，而东南流也。城即扶沟县之平周亭，东汉和帝永元中，封陈敬王子参为侯国。沙水又东南径大扶城西，城即扶乐故城也。城北二里有《袁良碑》，云：良，陈国扶乐人。后汉世祖建武十六年，更封刘隆为扶乐侯，即此城也。涡水于是分焉，不得在扶沟北，便分为二水也。

其一者，东南过陈县北。

沙水又东南径东华城西，又东南，沙水枝渎，西南达洧，谓之甲庚沟，今无水。沙水又南与广漕渠合，上承庞官陂，云邓艾所开也。虽水流废兴，沟渎尚伙。昔贾逵为魏豫州刺史，通运渠二百里余，亦所谓贾侯渠也。而川渠径复，交锗畛陌，无以辨之。沙水又东径长平县故城北，又东南径陈城北，故陈国也，伏羲、神农并都之。城东北三十许里，犹有羲城实中，舜后妫满，为周陶正。武王赖其器用，妻以元女大姬，而封诸陈，以备三格。太姬好祭祀，故《诗》所谓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。宛丘在陈城南道东。王隐云：渐欲平，今不知所在矣。楚讨陈，杀夏征舒于栗门，以为夏州后。城之东门内有池，池水东西七十步，南北八十许步，水至清洁而不耗竭，不生鱼草。水中有故台处，《诗》所谓东门之池也。城内有《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》，文字剥缺，不可悉识。其略曰：惟兹陈国，故曰淮阳郡云云，清惠着闻，为百姓畏爱，求贤养士，千有余人，赐与田宅。吏舍，自损俸钱，助之成邸。五官掾西华陈骐等二百五人，以延熹二年云云，故其颂曰：修德立功，四县回附。今碑之左右，遗塘尚存，基础犹在。时人不复寻其碑证，云孔子庙学，非也。后楚襄王为秦所灭，徙都于此。丈颖曰西楚矣，三楚斯其一焉。城南郭里，又有一城，名曰淮阳城，子产所置也。汉高祖十一年，以为淮阳国。王莽更名郡为新平，县曰陈陵，故豫州治。王隐《晋书地道记》云，城北有故沙，名之为死沙。而今水流津通，漕运所由矣。沙水又东而南屈，径陈城东，谓之百尺沟。又南分为二水，新沟水出焉。沟水东南流，书水注之，水源上承涝陂。陂在陈城西北，南暨荦城，皆为陂矣。陂水东流，谓之谷水，东径涝城北，王隐曰荦北有谷水是也。牵即怪矣。《经》书公会齐、宋于桂者也。社预曰：桂即牵也，在陈县西北，为非。桂，小城也，在陈郡西南。谷水又东径陈城南，又东流入于新沟水，又东南注于颍，谓之交口，水次有大堰，即古百尺堰也。《魏书》：《国志》曰，司马宣王讨太尉王凌，大军掩至百尺堨，即此堨也。今俗呼之为山阳堰，非也。盖新水首受颍于百尺沟，故堰兼有新阳之名也，以是推之，悟故俗谓之非矣。

又东南至汝南新阳县北，沙水自百尺沟，东径宁平县之故城南。《晋阳秋》称：

晋太傅东海王越之东奔也，石勒追之，焚尸于此。数十万众，敛手受害，勒纵骑围射，尸积如山。王夷甫死焉。余谓俊者所以智胜群情，辨者所以丈身祛惑，夷甫虽体荷俊令，口擅雌黄，污辱君亲，获罪羯勒，史官方之华、王，谅为褒矣。沙水又东，积而为陂，谓之阳都陂。明水注之，水上承沙水枝津，东出径汝南郡之宜禄县故城北，王莽之赏都亭也。明水又东北流注于陂，陂水东南流，谓之细水。又东径新阳县北，又东，高陂水东出焉。沙水又东，分为二水，即《春秋》所谓夷濮之水也。枝津北径谯县故城西，侧城人涡。沙水东南径城父县西南，枝津出焉，俗谓之章水。一水东注，即濮水也。俗谓之艾水，东径城父县之故城南，东流注也。

又东南过山桑县北，山桑故城在涡水北，沙水不得径其北明矣，《经》言过北，误也。又东南过龙亢县南，沙水径故城北，又东南径白鹿城北，而东注也。又东南过义成县西，南纡入于淮。

义成县故属沛，后隶九江。沙水东流，注于淮，谓之沙汭。京相璠曰：楚东地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，楚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。社预曰：沙，水名也。

【卷二十三】阴沟水、汳水、获水

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渠，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，故渎东南径卷县故城南，又东径蒙城北。《史记》秦庄襄王元年，蒙骜击取成皋、荥阳，初置三川郡，疑即骜所筑也，干事未洋。故渎东分为二，世谓之阴沟水。京相璠以为出河之济，又非所究。俱东绝济隧，右渎东南径阳武城北，东南绝长城，径安亭北，又东北会左渎。左渎又东绝长城，径垣雍城南。昔晋文公战胜于楚，周襄王劳之于此。故《春秋》书甲午，至于衡雍，作王宫于践土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，尊天子于衡雍者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卷县有垣雍城，即《史记》所记韩献秦垣雍是也。又东径开光亭南，又东径清阳亭南，又东合右渎，又东南径封丘县，绝济渎，东南至大梁，合蒗渠。梁沟既开，蒗渠故读实兼阴沟，浚仪之称，故云出阳武矣。东南径大梁城北，左屈与梁沟合，俱东南流，同受鸿沟沙水之目。其川流之会，左渎东导者，即水也。盖津源之变名矣。故《经》云：阴沟出蒗渠也。

东南至沛为水。

阴沟始乱蒗，终别于沙，而水出焉。水受沙水于扶沟县。许慎又曰： 水首受淮阳扶沟县蒗渠，不得至沛，方为水也。《尔雅》曰：为洵。郭景纯曰：大水洙为小水也。吕忱曰：洵， 水也。水径大扶城西。城之东北，悉诸袁旧墓，碑字倾低，羊、虎碎折，惟司徒滂、蜀郡大守腾、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，自余殆不可寻。水又东南径阳夏县西，又东径邔城北。城实中而西有隙郭。水又东径大棘城南，故鄢之大棘乡也。《春秋》宣公二年，宋华元与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，获华元。《左传》曰：华元杀羊食士，不及其御，将战，羊斟曰：畴昔之羊，子为政。今日之事，我为政。遂御人郑，故见获焉。后其地为楚庄所并。故圈称曰：大棘，楚地，有楚太子建之坟，及伍员钓台，池沼具存。水又东径安平县故城北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大棘乡，故安平县也。士人敦悫，易以统御。水又东径鹿邑城北，世谓之虎乡城，非也。《春秋》之鸣鹿矣。杜预曰：陈国武平西南，有鹿邑亭是也。城南十里，有《晋中散大夫胡均碑》，元康八年立。水之北，有《汉温令许续碑》。续字嗣公，陈国人也，举贤良，拜议郎，迁温令。延熹中立。水又东径武平县故城北。城之西南七里许，有《汉尚书令虞诩碑》。碑题云：《虞君之碑》，讳诩，字定安，虞仲之后。为朝歌令，武都大守。文字多缺，不复可寻。按范晔《汉书》：诩字升卿，陈国武平人。祖为县狱吏，治存宽恕，尝曰子公为里门，子为丞相，吾虽不及于公，子孙不必不为九卿，故字诩曰升卿，定安盖其幼字也。魏武王初封于此，终以武平华夏矣。水又东径广乡城北。圈称曰：襄邑有蛇丘亭，故广乡矣，改曰广世。后汉顺帝阳嘉四年，封侍中挚填为侯国、即广乡也。水又东径苦县西南，分为二水。枝流东北注于赖城人谷，谓死也。水又东南屈，径苦县故城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《春秋》之相也。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。城之四门，列筑驰道，东起赖乡，南自南门，越水直指故台，西面南门，列道径趣广乡道西门驰道。西届武平北门驰道，暨于北台。水又东北屈，至赖乡西，谷水注之。谷水首受涣水于襄邑县东，东径承匡城东。《春秋经》书：夏，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。《左传》曰：谋诸侯之从楚者。京相璠曰：今陈留襄邑西三十里，

有故承匡城。谷水又东南，径已吾县故城西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故宋也，杂以陈、楚之地，故梁国宁陵县之徙种龙乡也。以成哀之世，户至八九千，冠带之徒，求置县矣。永元十一年，陈王削地，以大棘乡、直阳乡，十二年，自鄢隶之，命以嘉名曰已吾，犹有陈、楚之俗焉。谷水又东径柘县故城东。《地理志》淮阳之属县也。城内有柘令许君《清德颂》，石碎字紊，惟此文见碑。城西南里许，有《汉阳台令许叔种碑》，光和中立；又有《汉故乐成陵令太尉掾许婴碑》，婴字虞卿，司隶校尉之子，建宁元年立；余碑文字，碎灭不复可观，当似司隶诸碑也。谷水又东径苦县故城中，水泛则四局隍堑，耗则孤律独逝。谷水又东径赖乡城南。其城实中，东北隅有台偏高，俗以是台在谷水北，其城又谓之谷阳台，非也。谷水自此东人水。水又北径老子庙东。庙前有二碑，在南门外。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，命陈相边韶撰文碑。北有双石阙，甚整顿。石阙南侧，魏文帝黄初三年，经谯所勒；阙北东侧，有孔于庙，庙前有一碑，西面，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；北则老君庙，庙东院中，有九井焉。又北， 水之侧，又有李母庙。庙在老子庙北，庙前有李母冢。冢东有碑，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。碑云：老子生于曲、间。水又屈东，径相县故城南。其城卑小实中。边韶《老子碑》文云：老子，楚相县人也。相县虚荒，今属苦，故城犹存，在赖乡之东。水处其阳，疑即此城也。自是无郭以应之。水又东，径谯县故城北。《春秋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，楚成得臣帅师伐陈，遂取谯，城顿而还是也。王莽之延成亭也。魏立谯郡，沇州治。沙水自南枝分，北径谯城西，而北注。水四周城侧，械南有曹嵩冢，冢北有碑，碑北有庙堂，余基尚存，柱础仍在。庙北有二石阙双峙，高一丈六尺，榱栌及柱，皆雕镂云矩，上罘罳已碎。阙北有圭碑，题云，《汉故中常侍长乐大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》，延熹三年立。碑阴又刊诏策，二碑文同。夹碑东西，列对两石马，高八尺五寸，石作粗拙，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。有腾兄冢。冢东有碑，题云：《汉故颍川太守曹君之碑》，延熹九年卒，而不刊树碑岁月；坟北有其元子炽冢，冢东有碑，题云，《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》。历太中大夫、司马、长史、侍中，迁长水，年三十九卒，熹平六年造。炽弟胤冢，冢东有碑，题云：《汉谒者曹君之碑》，熹平六年立。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，负郭对廛，侧隍临水。《魏书》曰：太祖作议郎，告疾归乡里，筑室城外，春、夏习读书传，秋、冬射猎，以自娱乐。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，上有青云如车盖，终日乃解，即是处也。后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谯，大飨父老，立坛于故宅。坛前树碑，碑题云：《大飨之碑》。碑之东北， 水南，有谯定王司马士会冢。冢前有碑，晋永嘉三年立。碑南二百许步，有两石柱。高丈余，半下为柬竹交文，作制极工。石榜云：晋故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扬州、江州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谯定王河内温司马公墓之神道。水又东径朱龟墓北，东南流。冢甫枕道有碑，碑题云，《汉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》。龟字伯灵，光和六年卒官，故吏别驾从事史右北平，无终年化中平二年造。碑阴刊故吏姓名，悉蓟、涿及上谷、北平等人。水东南径层丘北，丘阜独秀，巍然介立，故壁垒所在也。水又东南，径城父县故城北，沙水枝分注之。水上承沙水于思善县，世谓之章水，故有章头之名也。东北流径城父县故城西，侧城东北流，人于。水又东径下城父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山桑县有下城父聚者也。水又屈径其聚东郎山西，又东南屈，径郎山南。山东有垂惠聚，世谓之礼城。袁山松《郡国志》曰：山桑县有垂惠聚，即此城也。水又东南径阳城北。临侧水，魏大和中，为州治，以盖表为刺史，后罢州立郡，衿带遏戍。水又东南径龙亢县故城南，汉建武十三年，世祖封傅

昌为侯国。故语曰：沛国龙亢至山桑者也。水又屈而南流，出石梁。梁石崩褫，夹岸积石，高二丈，水历其间。又东南流，径荆山北，而东流注也。

又东南至下邳淮陵县，入于淮。

水又东，左合北肥水。北肥水出山柔县西北泽薮，东南流，左右翼佩，数源异出同归，盖微脉涓注耳。东南流，径山桑邑南，俗谓之北平城。昔文钦之封山桑侯，疑食邑于此。城东南有一碑，碑文悉破无验，惟碑背放吏姓名尚存；熹平元年义士门生沛国萧刘定兴立。北肥水又东径山桑县故城南，俗谓之都亭，非也。今城内东侧，犹有山亭桀立，陵阜高峻，非洪台所拟。《十三州志》所谓山生于邑，其亭有桑，因以氏县者也。郭城东有《文穆冢碑》，三世二千石，穆郡户曹史，征试博士、太常丞，以明气候，擢拜侍中、右中郎将，迁九江、彭城、陈留三郡，光和中卒。故吏涿郡太守彭城吕虔等立。北肥水又东，积而为陂，谓之瑕陂。陂水又东南径瑕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六年，楚师还及瑕，即此城也。故京相璠曰：瑕，楚地。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向国也。《世本》曰：许、州、向、申，姜姓也，炎帝后。京相璠曰：向，沛国县，今并属谯国龙亢也。杜预曰：龙亢县东有向城，汉世祖建武十三年，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，即此城也。俗谓之圆城，非。又东南径义成南，世谓之褚城，非。又东入于， 水又东注淮，《经》言下邳淮陵人淮，误矣。

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，阴沟即蒗渠也。亦言汳受旃然水，又云：丹、沁乱流，于武德绝河，南入荥阳合汳，故汳兼丹水之称，河济水断，汳承旃然而东，自王贲灌大梁，水出县南，而不径其北，夏水洪泛，则是渎津通，故渠即阴沟也。于大梁北又曰浚水矣。故圈称着《陈留风俗传》，曰浚水径其北者也。又东，汳水出焉。故《经》云：汳出阴沟于浚仪县北也。汳水东径仓垣城南，即浚仪县之仓垣亭也。城临汳水，陈留相毕邈治此。征东将军荀曦之西也，逸走归京，曦使司马东莱王赞代据仓垣，断留运漕。汳水又东径陈留县之鉼乡亭北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所谓县有鉼乡亭，即斯亭也。汳水又径小黄县故城南。《神仙传》称：灵寿光，扶风人，死于江陵胡罔家，罔殡埋之。后百余日。人有见光于此县，寄书与罔。罔发视之，惟有履存。汳水又东径鸣雁亭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六年，卫侯伐郑，至于鸣雁者也。杜预《释地》云：在雍丘县西北。今俗人尚谓之为白雁亭。汳水又东径雍丘县故城北，径阳乐城南。《西征记》曰：城在汳北一里，周五里，雍丘县界。汳水又东，有故渠出焉，南通睢水，谓之董生决。或言，董氏作乱，引水南通睢水，故斯水受名焉。今无水。汳水又东，枝津出焉，俗名之为落架口。《西征记》曰：落架，水名也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在董生决下二里。汳水又径外黄县南，又东径莠仓城北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莠仓城去大游墓二十里。又东径大齐城南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外黄县有大齐亭。又东径科城北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有科禀亭，是则科禀亭也。汳水又东径小齐城南。汳水又南径利望亭南。《风俗传》曰：故成安也。《地理志》：陈留，县名。汉武帝以封韩延年为侯国。汳水又东，龙门故渎出焉。渎旧通睢水，故《西征记》曰：龙门，水名也。门北有土台，高三丈余，上方数十步。汳水又东径济阳考城县故城南，为菑获渠。考城县，周之采邑也，于春秋为戴国矣。《左传》隐公十年秋，宋、卫、蔡伐戴是也。汉高帝十一年秋，封彭祖为侯国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秦之谷县也。后遭汉兵起，邑多灾年，故改曰菑县。王莽更名嘉谷。章帝东巡过县，诏曰：陈留菑县，其名不善。高祖鄙柏人之邑，世宗休闻喜而显获嘉应亨吉元符，嘉皇灵之顾，赐越

有光列考武皇，其改菑县曰考城。是渎盖因县以获名矣，汳水又东径宁陵县之沙阳亭北，故沙随国矣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六年秋，会于沙随，谋伐郑也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在梁国宁陵县北沙阳亭。是也，世以为堂城，非也。汳水又东径黄蒿坞北。《续途征记》曰：堂城至黄蒿二十里。汳水又东径斜城下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黄蒿到斜城五里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考城县有斜亭。汳水又东径周坞侧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斜城东三里。晋义熙中，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。斩树穿道七百余里，以开水路，停泊于此，故兹坞流称矣。汳水又东径葛城北，故葛伯之国也。孟子曰：葛伯不祀。汤问曰：何为不祀？称：无以供祠祭。遗葛伯，葛伯又不祀，汤又问之，曰：无以供牺牲。汤又遗之，又不祀，汤又问之，曰：无以供粢盛。汤使亳众往为之耕，老弱馈食。葛伯又率民夺之，不授者则杀之。汤乃伐葛。葛于六国属魏。魏安厘王以封公于无忌，号信陵君，其地葛乡，即是城也，在宁陵县西十里。汳水又东径神坑坞，又东径夏侯长坞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夏侯坞至周坞，各相距五里。汳水又东径梁国睢阳县故城北，而东历襄乡坞南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西去夏侯坞二十里。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，汳水径其南，汉熹平中某君所立，死，因葬之，其弟刻石树碑，以旌厥德。隧前有狮子、天鹿，累砖作百达柱八所。荒芜颓毁，雕落略尽矣。

又东至梁郡蒙县，为获水，余波南入睢阳城中。

汳水又东径贯城南。俗谓之薄城，非也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以为贯城也，在蒙县西北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年，齐侯、朱公。江、黄盟于贯，杜预以为贯也。云：贯、贯字相似。贯在齐，谓贯泽也，是矣，非此也。今于此地，更无他城在蒙西北，惟是邑耳。考文准地，贯邑明矣，非亳可知。汳水又东径蒙县故城北，俗谓之小蒙城也。《西征记》：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，即庄周之本色也，为蒙之漆园吏，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。悼惠施之没杜门干此邑矣。汳水自县南出，今无复有水，惟睢阳城南侧，有小水南流，人于睢。城南二里，有《汉太傅掾桥载墓碑》。载字元宾，梁国睢阳人也。睢阳公子，熹平五年立。城东百步，有石室，刊云：汉鸿胪桥仁饲。城北五里，有石虎、石柱而无碑志，不知何时建也。汳水又东径大蒙城北。自古不闻有二蒙，疑即蒙亳也，所谓景薄为北亳矣。椒举云：商汤有景亳之命者也。阚骃曰：汤都也。亳本帝喾之墟，在《禹贡》豫州河、洛之间，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。皇甫谧以为考之事实，学者失之。如孟子之言，汤居亳，与葛为邻，是即亳与葛比也。汤地七十里，葛又伯耳，封域有限，而宁陵去偃师八百里，不得童子馈饷而为之耕。今梁国自有二亳，南亳在谷熟，北亳在蒙，非偃师也。古文《仲虺之浩》曰：葛伯仇饷，征自葛始，即孟子之言是也。崔骃曰：汤冢在济阴薄县北。《皇览》曰：薄城北郭东三里，平地有汤冢。冢四方，方各十步，高七尺，上平也。汉哀帝建平元年，大司空史部长卿按行水灾，因行汤冢，在汉属扶风，今征之回渠亭，有汤池征陌是也。然不经见，难得而详。按《秦宁公本纪》云：二年伐汤，三年与亳战，亳王奔戎，遂灭汤。然则周桓王时，自有亳王号汤，为秦所灭，乃西戎之国，葬于征者也，非殷汤矣。刘向言殷汤无葬处为疑。杜预曰：梁国蒙县北，有薄伐城，城中有成汤冢，其西有箕子冢，今城内有故冢方坟，疑即社元凯之所谓汤冢者也。而世谓之王子乔冢。冢侧有碑，题云：《仙人王子乔碑》。曰：王子乔者，盖上世之真人，闻其仙不知兴何代也。博问道家，或言颍川，或言产蒙，初建此城，则有斯丘，传承先民，曰王氏墓。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，当腊之时夜，上有哭声，其音甚哀。附居者王伯怪之，明则祭而察焉。时天鸿雪，下无人径，有大鸟迹

在祭祀处，左右咸以为神。其后有人着大冠，绛单衣，杖竹，立冢前，呼采薪孺子伊永昌，曰：我，王予乔也，勿得取吾坟上树也。忽然不见。时令泰山万熹稽故老之言，感精瑞之应，乃造灵庙，以休厥神。于是好道之俦，自远方集，或弦琴以歌太一，以罩思以历丹丘，知至德之宅兆，实真人之祖先。延熹八年秋八月，皇帝遣使者奉牺牲致礼，祠濯之敬，肃如也。国相东莱王璋，字伯仪，以为神圣所兴，必有铭表，乃与长史边乾遂树之玄石，纪颂遗烈。观其碑文，意似非远，既在径见，不能不书存耳。

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曰：获水首受甾获渠，亦兼丹水之称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未杀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。又曰：宋大水，丹水壅不流。盖汳水之变名也。获水自蒙东出，水南有《汉故绎幕令匡碑》。匡字公辅，鲁府君之少子也。碑字碎落，不可寻识，竟不知所立岁月也。获水又东径长乐固北，己氏县南，东南流径于蒙泽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蒙泽在县东。《春秋》庆公十二年，宋万与公争博，杀闵公于斯泽矣。获水又东，径虞县故城北，古虞国也。昔夏少康逃奔有虞，为之庖正。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者也，王莽之陈定亭也。城东有《汉司徒盛允墓碑》。允字伯世，梁国虞人也。其先奭氏，至汉中叶，避孝元皇帝讳，改姓曰盛。世济其美，以迄于公。察孝廉，除郎，累迁司空、司徒，延熹中立。墓中有石庙，庙字倾颓，基构可寻。获水又东南径空桐泽北。泽在虞城东南。《春秋》哀公二十六年冬，宋景公游于空泽，辛已，卒于连中。大尹左师兴空泽之士，千甲，奉公自空桐入，如沃宫者矣。获水又东径龙谯固，又东合黄水口，水上承黄陂，下注获水。获水又东入栎林，世渭之九里柞。获水又东南径下邑县故城北。楚考烈王灭鲁，顷公亡，迁下邑。又楚、汉彭城之战，吕后兄泽，军于下邑。高祖败，还从泽军。子房肇捐地之策，收垓下之师，陆机所谓即下邑者也。王莽更名下治矣。获水又东径砀县故城北。应劭曰：县有砀山，山在东，出文石，秦立砀郡，盖取山之名也，玉莽之节砀县也。山有梁孝王墓，其冢斩山作郭，穿石为藏，行一里，到藏中，有数尺水，水有大鲤鱼，黎民谓藏有神，不敢犯神。凡到藏皆洁斋而进，不斋者至藏，辄有兽噬其足，兽难得见，见者云似狗，所未详也。山上有梁孝王祠。获水又东，谷水注之，上承砀陂，陂中有香城，城在四水之中。承诸陂散流，为零水、滚水、清水也，积而成潭，谓之砀水。赵人有琴高者，以善鼓琴为康王舍人，行彭涓之术，浮游砀郡间二百余年，后入砀水中取龙子，与弟子期曰：皆洁斋待于水旁，设屋祠，果乘赤鲤鱼出，人坐祠中，砀中有可万人观之，留月余，复人水也。陂水东注，谓之谷水，东径安山北，即砀北山也。山有陈胜墓，秦乱，首兵伐秦，弗终厥谋死，葬于砀，谥曰隐王也。谷水又东北注于获水。获水又东历蓝田乡郭，又东径梁国抒秋县故城南，王莽之予秋也。获水又东历洪沟，东注，南北各一沟，沟首对获，世谓之鸿沟，非也。《春秋》昭公八年，秋，蒐于红。杜预曰：沛国萧县西有红亭，即《地理志》之县也。景帝三年，封楚元王子富为侯国，王莽之所谓贡矣。盖沟名音同，非楚汉所分也。又东过萧县南，睢水北流注之。

萧县南对山，世谓之萧城南山也。戴延之谓之同孝山，云：取汉阳城侯刘德所居里名目山也。刘澄之云：县南有冒山。未详孰是也。山有箕谷，谷水北流注获，世谓之西流水，言水上承梧桐陂，陂水西流，因以为名也。余尝径萧邑，城右惟是水北注获水，更无别水，疑即《经》所谓睢水也。城东西及南三面，临侧获水，故沛郡治，县亦同居矣。城甫旧有石桥耗处，积石为梁，高二丈，今荒毁殆尽，亦不

具谁所造也。县本萧叔国，宋附庸，楚灭之。《春秋》宣公十二年，楚伐萧，萧溃，申公巫臣曰：师人多寒，王巡三军抚之，士同挟纩，盖恩使之然矣。萧女聘齐为顷公之母，郤克所谓萧同叔子也。获水又东历龙城，不知谁所创筑也。获水又东径同孝山北。山阴有楚元王冢，上圆下方，累石为之，高十余丈，广百许步，经十余坟，悉结石也。获水又东，净净沟水注之。水上承梧桐陂。西北流，即刘中书澄之所谓白沟水也。又北入于获，俗名之曰净净沟也。又东至彭城县北，东入于泗。

获水自净净沟东径阿育王寺北，或言楚王英所造，未所详也。盖遵育王之遗法，因以名焉。与安陂水合，水上承安陂余波，北径阿育王寺侧，水上有梁，谓之玄注桥，水旁有石墓，宿经开发，石作工奇，殊为壮构，而不知谁冢，疑即澄之所谓凌冢也。水北流，注于获。获水又东径弥黎城北。刘澄之《永初记》所谓城之西南，有弥黎城者也。获水于彭城西南，回而北流，径彭城。城西北旧有楚大夫龚胜宅，即楚老哭胜处也。获水又东，转径城北而东注泗。水北三里有石冢被开，传言楚元王之孙刘向冢，未详是否。城，即殷大夫老彭之国也。于春秋为宋地，楚伐宋并之，以封鱼石崔于。季珪《述初赋》曰：想黄公于邳圮，勤鱼石于彭城。即是县也。孟康曰：旧名江陵，为南楚，陈为东楚，彭城为西楚。文颖曰：彭城，故东楚也。项羽都焉，谓之西楚，汉祖定天下，以为楚郡，封弟交为楚王都之。宣帝地节元年，更为彭城郡。王莽更之曰和乐郡也，徐州治。城内有汉司徒袁安、魏中郎将徐庶等数碑，并列植于街右，咸曾为楚相也。大城之内有金城。东北小城，刘公更开广之，皆垒石高四丈，列堑环之。小城西又有一城，是大司马琅邪王所修，因项羽故台经始，即构宫观门阁，惟新厥制。义熙十二年，霖雨骤澍，汳水暴长，城遂崩坏。冠军将军，彭城刘公之子也，登更筑之，悉以砖垒，宏壮坚峻，楼橹赫奕，南北所无。宋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河东薛安都举城归魏，魏遣博陵公尉苟仁、城阳公孔怕恭援之，邑阁如初，观不异昔。自后毁撤，一时俱尽。间遗工雕镂，尚存龙云逞势，奇为精妙矣。城之东北角，起层楼于其上，号曰彭祖楼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彭城县，古彭祖国也。《世本》曰：陆终之子，其三曰篯，是为彭祖，彭祖城是也。下曰彭租冢。彭祖长年八百，绵寿永世，于此有冢，盖亦元极之化矣。其楼之侧，襟汳带泗，东北为二水之会也。耸望川原，极目清野，斯为佳处矣。

【卷二十四】睢水、瓠子河、汶水

睢水出梁郡鄢县，睢水出陈留县西蒗渠，东北流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睢水首受陈留浚仪狼汤水也，《经》言出鄢，非矣。又东径高阳故亭北。俗谓之陈留北城，非也。苏林曰：高阳者，陈留北县也。按在留故乡聚名也。有《汉广野君庙碑》。延熹六年十二月，雍丘令董生，仰余徽于千载，遵茂美于绝代，命县人长照为文，用章不朽之德，其略云：辍洗分餐，咨谋帝猷，陈郑有啄鹿之功，海岱无牧野之战，大康华夏，绥静黎物，生民以来，功盛莫崇，今故字无闻，而单碑介立矣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郦氏居于高阳，沛公攻陈留县，郦食其有功，封高阳侯。有郦峻，字文山，官至公府掾。大将军商有功，食邑于涿，故自陈留徙涿。县有鉼亭鉼乡。建武二年，世祖封王常为侯国也。睢水又东径雍丘县故城北。县，旧杞国也。殷汤周武以封夏后，继禹之嗣。楚灭杞，秦以为县。圈称曰：县有五陵之名、故以氏县矣。城内有夏后祠。昔在二代，享祀不辍。秦始皇因筑其表为大城，而以县焉。睢水又东，水积成湖，俗谓之白羊陂。陂方四十里，右则奸梁陂水注之。其水上承肢水，东北径雍丘城北，又东分为两渎、谓之双沟，俱入白羊陂。陂水东合洛架口，水上承汳水，谓之洛架水，东南流入于睢水。睢水又东径襄邑县故城北，又东径雍丘城北。睢水又东径宁陵县故城南。故葛伯国也，王莽改曰康善矣。历鄢县北，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，故《经》有出鄢之文。城东七里，水次有单父令杨彦，尚书郎杨禅字文节，兄弟二碑，汉光和中立也。东过睢阳县南，睢水又东径横城北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二十一年，乐大心御华向于横。

杜预曰：梁国睢阳县南，有横亭，今在睢阳县西南，世谓之光城，盖光、横声相近，习传之非也。睢水又径新城北，即宋之新城亭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文公十四年，公会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、晋赵盾，盟于新城者也。睢水又东径高乡亭北，又东径亳城北。南亳也，即汤所都矣。睢水又东径睢阳县故城南。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，为宋都也。昔宋元君梦江使乘辎车，被绣衣，而谒于元君，元君感卫平之言，而求之于泉阳，男子余且，献神龟于此矣。秦始皇二十二年，以为砀郡。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砀郡长。天下既定，五年为梁国。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，太后之爱子，景帝宠弟也。是以警卫貂侍，饰同天子，藏珍积宝，多拟京师，招延豪杰，士咸归之，长卿之徒，免官来游。广睢阳城七十里，大治宫观，台苑屏榭，势并皇居，其所经构也。役夫流唱。必曰《睢阳曲》，创传由此始也。城西门，即寇先鼓琴处也。先好钓，居睢水旁，宋景公问道不告，杀之。后十年，止此门，鼓琴而去。宋人家家奉事之。南门曰卢门也。春秋华氏居卢门，里叛。杜预曰：卢门，宋城南门也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睢阳县有卢门亭，城内有高台，甚秀广，巍然介立，超焉独上，谓之蠡台、亦曰升台焉。当昔全盛之时，故与云霞竞远矣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回道似蠡，故谓之蠡台。非也。余按《阚子》，称宋景公使工人为弓，九年乃成。公曰：何其迟也？对曰，臣不复见君矣，臣之精尽于弓矣。献弓而归，三日而死。景公登虎圈之台，援弓东面而射之，矢逾于孟霜之山，集于彭城之东，余势逸劲，犹饮羽于石梁。然则蠡台即是虎圈台也，盖宋世牢虎所在矣。

晋太和中，大司马桓温入河，命豫州刺史袁真开石门。鲜卑坚戍此台，真顿甲坚城之下，不果而还。蠡台如西，又有一台，俗谓之女郎台。台之西北城中，有凉马台。台东有曲池，池北列两钓台，水周六七百步。蠡台直东，又有一台，世谓之雀台也。城内东西道北，有晋梁王妃王氏陵表，并列二碎，碑云：妃讳粲，字女仪，东莱曲城人也，齐北海府君之孙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。咸熙元年，嫔于司马氏，泰始二年，妃于国。太康五年薨。营陵于新蒙之，大康九年立碑。东即梁王之吹台也。基陛阶础尚在，今建追明寺故宫东，即安梁之旧地也。齐周五六百步，水列钓台。池东又有一台，世谓之清泠台。北城凭隅，又结一池台，晋灼曰：或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，亦或言兔园在平台侧。如淳曰：平台，离宫所在。今城东二十里有台，宽广而不甚极高，俗谓之平台。余按《汉书·梁孝王传》称王以功亲为大国，筑东苑，方三百里，广睢阳城七十里，大治宫室，为复道，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。复道自宫东出杨之门。左阳门，即睢阳东门也，连属于平台则近矣，属之城隅则不能，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。梁王与邹枚、司马相如之徒，极游于其上。故齐随郡王《山居序》所谓西园多士，平台盛宾，邹马之客咸在，《伐木》之歌屡陈；是用追芳昔娱，神游千古，故亦一时之盛事。谢氏赋雪，亦曰梁王不悦，游于兔园。今也歇堂沦字，律管埋音，孤基块立，无复曩日之望矣。城北五六里，便得汉大尉桥玄墓，冢东有庙，即曹氏孟德亲酹处。操本微素，尝候于玄，玄曰：天下将乱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操感知己，后经玄墓，祭云：操以顽质，见纳君子，士死知己，怀此无忘。又承约言，徂没之后，路有经由，不以斗酒只鸡，过相沃酹，车过三步，腹痛勿怨。虽临时戏言，非至亲笃好，胡肯为此辞哉！凄怆致祭，以申宿怀。冢列数碑，一是汉朝群儒，英才哲士，感桥氏德行之美。乃共刊石立碑，以示后世。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列、廷尉河南吴整等，以为至德在己，扬之由人，苟不皦述，夫何考焉？乃共勒嘉石，昭明芳烈。一碑是陇西枹罕北次陌砀守长鸷，为左尉汉阳獂道赵冯孝高，以桥公尝牧凉州，感三纲之义，慕将顺之节，以为公之勋美，宜宣旧邦、乃树碑颂，以昭令德。光和七年，主记掾李友字仲僚作碑文。碑阴有《右鼎文》，建宁三年拜司空。又有《中鼎文》。建宁四年拜司徒。又有《左鼎文》，光和元年拜大尉。《鼎铭》文曰：故臣门人，相与述公之行，咨度体则，文德铭于三鼎，武功勒于征钺，书于碑阴，以昭光懿。又有《钺文》称，是用镂石假象，作兹征钺军鼓，陈之于东阶，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勋焉。庙南列二往，柱东有二石羊，羊北有二石虎。庙前东北，有石驼，驼西北有二石马，皆高大，亦不甚雕毁。惟庙颓构，粗传遗墉，石鼓仍存，钺今不知所在。睢水于城之阳，积而为逢洪陂。陂之西南有陂，又东合明水。水上承城南大池，池周千步，南流会睢，谓之明水，绝睢注涣。睢水又东南流，历于竹圃。水次绿竹萌渚，菁菁实望，世人言梁王竹园也。睢水又东，径谷熟县故城北。睢水又东，蕲水出焉。睢水又东，径粟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侯国也。王莽曰成富。睢水又东，径太丘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敬丘也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鲁恭王子节侯刘政为侯国。汉明帝更从今名。《列仙传》曰：仙人文宾，邑人，卖靴履为业，以正月朔日，会故妪于乡亭西社，教令服食不老。即此处矣。睢水又东，径芒县故城北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郦跖为侯国。王莽之传治。世祖改曰临睢。城西二里，水南有《豫州从事皇毓碑》，殒身州牧，阴君之罪，时年二十五。临睢长平舆李君，二千石丞，纶氏夏文则，高其行而悼其殒，州国咨嗟，旌闾表墓，昭叙令德，式示后人。城内有《临睢长左冯翊王君碑》，善有治功，累迁广汉属国都尉，吏民恩德。县人公

府掾陈盛孙，郎中兑定兴、刘伯鄗等，共立石表政，以刊远绩。县北与砀县分水。有砀山。芒、砀二县之间，山泽深固，多怀神智。有仙者涓子、主柱，并隐砀山得道，汉高祖隐之。吕后望气知之，即于是处也。京房《易候》曰：何以知贤人隐？师曰：视囚方常有大云，五色具而不雨，其下贤人隐矣。

又东过相县南，屈从城北，东流，当萧县南，入于陂。相县，故宋地也。秦始皇二十三年，以为泗水郡。汉高帝四年，改曰沛郡，治此。双武帝元狩六年，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，曰湘成也。工莽更名，郡曰吾符，县曰吾符亭。睢水东径石马亭。亭西有汉故伙波将军马援墓。睢水又东径相县故城南。宋共公之所都也。国府园中，犹有伯姬黄堂基。堂夜被火，左右曰：夫人少避。伯姬曰：妇人之义，保傅不具，夜不下堂。遂遇火而死，斯堂即伯姬焚死处也。城西有伯姬冢。昔郑浑为沛郡太守，于萧、相二县，兴陂堰，民赖其利，刻石颂之，号曰郑陂。睢水又左合白沟水，水上承梧桐陂，陂侧有梧桐山，陂水西南流，径相城东，而南流注于睢。睢盛则北流入于陂，陂溢则西北注于睢，出入回环，更相通注，故《经》有入陂之文。睢水又东径彭城郡之灵壁东，东南流。《汉书》，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，即此处也。又云东通谷泗。服虔曰：水名也，在沛国相界，未详。睢水径谷熟，两分睢水而为蕲水，故二水所在枝分，通谓兼称。谷水之名，盖因地变，然则谷水即睢水也。又云汉军之败也，睢水为之不流。睢水又东南径竹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之笃亭也。李奇曰：今竹邑县也。睢水又东与潼湖水合，水上承甾丘县之滹陂，南北百余里，东西四十里，东至朝解亭，西届彭城甾丘县之故城东。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。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，又东睢水南，八丈故沟水注之。水上承蕲水而北会睢水，又东径符离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狩四年，封路博德为侯国，王莽之符合也。睢水又东径临淮郡之取虑县故城北。昔汝南步游张少失其母，及为县令，遇母于此，乃使良马踟蹰，轻轩罔进，顾访病姬，乃其母也。诚愿宿凭，而冥感昭征矣。睢水又东合乌慈水，水出县西南乌慈渚，潭涨东北流，与长直故渎合。读旧上承蕲水，北流八十五里，注乌慈水。乌慈水又东径取虑县南，又东屈径其城东，而北流注于睢。睢水又东径睢陵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，封江都易王子刘楚为侯国，王莽之睢陆也。睢水又东，与潼水故渎会。旧上承潼县西南潼陂，东北流，径潼县故城北，又东北径睢陵县下会睢水。睢水又东南流，径下相县故城南。高祖十二年，封庄侯泠耳为侯国。应劭曰：相水出沛国相县，故此加下也。然则相又是睢水之别名也，东南流入于泗，谓之睢口，《经》止萧县，非也。所谓得其一而亡其二矣。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。县北十里，即瓠河口也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雷夏既泽，雍沮会同。《尔雅》曰：水自河出为雍。许慎曰：雍者，河雍水也。暨汉武帝元光三年，河水南决，漂害民居。元封二年，上使汲仁、郭昌发卒数万人，塞瓠子决河，于是上自万里沙还，临决河，沉白马、玉壁，令群臣将军以下，皆负薪填决河。上悼功之不成，乃作歌曰：瓠子决兮将奈何？浩浩洋洋，虑殚为河。殚为河兮地不宁，功无已时兮吾山平。吾山平兮巨野溢，鱼沸郁兮柏冬日。正道弛兮离常流，蛟龙骋兮放远游。归旧川兮神哉沛，不封禅兮安知外。皇谓河公兮何不仁，泛滥不止兮愁吾人。啮桑浮兮淮泗满，久不返兮水维缓。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潺浸，北渡回号汎流难。搴长茭兮湛美玉，河公许兮薪不属。薪不属兮卫人罪。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！隤竹林兮楗石菑，宣防塞兮万福来。于是卒塞瓠子口，筑宫于其上，名曰宣房宫。故亦谓瓠子堰为宣房堰，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。平帝已后，未及修理，河水东浸，日月弥广。

永平十二年，显宗诏乐浪人王景治渠筑堤，起自荥阳，东至千乘，一千余里。景乃防遏冲要，疏决壅积，瓠子之水，绝而不通，惟沟渎存焉。河水旧东决，径濮阳城东北。故卫也，帝颛顼之墟。昔颛顼自穷桑徙此，号曰商丘，或谓之帝丘，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，亦夏伯昆吾之都，殷相土又都之。故《春秋传》曰：阏伯居商丘，相土因之，是也。卫成公自楚丘迁此。秦始皇徙卫君角于野王，置东郡，治濮阳县，濮水径其南，故曰濮阳也。章邯守濮阳，环之以水。张晏曰：依河水自固。又东径咸城南。《春秋》僖公十三年，夏，会于咸。杜预曰：东郡濮阳县东南，有咸城者是也。瓠子故渎，又东径桃城南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分曹地，自洮以南，东傅于济，尽曹地也。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，或谓之洮也。瓠渎又东南径清丘北。《春秋》宣公十二年，《经》书楚灭萧，晋人、宋、卫、曹同盟于清丘。京相璠曰：在今东郡濮阳县东南三十里，魏东都尉治。

东至济阴句阳县，为新沟。

瓠河故渎，又东径句阳县之小成阳，城北侧渎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，是为谷林，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北教八狄，道死，葬蛩山之阴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尧葬狄山之阳，一名崇山。二说各殊，以为成阳，近是尧冢也。余按小成阳在成阳西北半里许实中，俗嗲以为囚尧城，士安盖以是为尧冢也。瓠子北有部关县故城：县有羊里亭，瓠河径其南，为羊里水，盖资城地而变名，犹《经》有新沟之异称矣。黄初中，贾逵为豫州刺史，与诸将征吴于洞浦，有功，魏封逵为羊里亭侯，邑四百户，即斯亭也。俗名之羊子城，非也，盖韵近字转耳。又东，右会濮水枝津，水上承濮渠，东径沮丘城南。京相璠曰：今濮阳城西南十五里，有沮丘城，六国时沮楚同音，以为楚丘，非也。又东径浚城南，西北去濮阳三十五里。城侧有寒泉冈，即《诗》所谓爱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世谓之高平渠，非也。京相璠曰：濮水故道，在濮阳南者也。又东径句阳县西，句渎出焉。濮水枝渠又东北径句阳县之小成阳东垂亭西，而北入瓠河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濮水首受沛沛于封丘县东北，至都关，入羊里水者也。又按《地理志》：山阳郡有都关县，今其城在廪丘城西。考地志，句阳、廪丘，俱属济阴，则都关无隶山阳理。又按《地理志》，成都亦是山阳之属县矣。而京、杜考地验城，又并言在廪丘城南，推此而论，似《地理志》之误矣，或亦疆理参差所未详。瓠渎又东径垂亭北。《春秋》隐公八年，宋公、卫侯遇于犬丘，《经》书垂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济阴句阳县小成阳东五里，有故垂亭者也。

又东北过廪丘县，为濮水。

瓠河又左径雷泽北，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。昔华胥履大迹处也。其陂东西二十余里，南北十五里，即舜所渔也。泽之东南即成阳县，故《史记》曰：武王封弟叔武于成。应劭曰：其后乃迁于成之阳，故曰成阳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；成阳有尧冢灵台，今成阳城西二里，有尧陵，陵南一里，有尧母庆都陵。于城为西南，称曰灵台，乡曰崇仁，邑号修义，皆立庙。四周列水，潭而不流，水泽通泉，泉不耗竭，至丰鱼笋，不敢采捕。前并列数碑，栝柏数株，檀马成林，二陵南北，列驰道径通，皆以砖砌之，尚修整。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，中山夫人祠，尧妃也。石壁阶墀仍旧，南、西、北三面，长栎联荫，扶疏里余。中山夫人祠南，有仲山甫冢，冢西有石庙，羊虎倾低，破碎略尽，于城为西南，在灵台之东北。按郭缘生《述征记》，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，多刊石，述叙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，记于尧妃祠。见汉建宁五年五月，成阳令管遵所立碑，文云：尧陵北，仲山甫墓南，

二冢间有伍员祠。晋大安中立一碑，是永兴中建，今碑祠并无处所。又言尧陵在城南九里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，东南六里尧母庆都冢，尧陵北二里，有仲山甫墓。考地验状，咸为疏僻，盖闻疑书疑耳。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，孤立峻上，亭亭杰峙，谓之历山。山北有小阜，南属迤泽之东北，有陶墟，缘生言舜耕陶所在，墟阜联属，滨带瓠河也。郑玄曰：历山在河东，今有舜井。皇甫谧或言，今济阴历山是也。与雷泽相比，余谓郑玄之言为然。故扬雄《河水赋》曰：登历观而遥望兮，聊浮游于河之岩。今雷首山西枕大河，校之图纬，于事为允。士安又云：定陶西南陶丘，舜所陶处也。不言在此，缘生为失。瓠河之北，即廪丘县也。王隐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，廪丘者，春秋之所谓齐邑矣，实表东海者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烈公十一年，田悼子卒，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，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。田布围廪丘，翟角、赵孔屑韩师救廪丘，及田布战干龙泽，田师败通是也。瓠河与濮水俱东流，《经》所谓过廪丘，为濮水者也。县南瓠北，有羊角城，《春秋传》曰：乌余取卫羊角，遂袭我高鱼，有大雨，自窦入，介于其库。登其城，克而取之者也。京相璠曰：卫邑也。今东郡廪丘县南，有羊角城。高鱼鲁邑也，今廪丘东北，有故高鱼城。俗谓之交鱼城，谓羊角为角逐城，皆非也。瓠河又径阳晋城南。《史记》，苏秦说齐曰：过卫阳晋之道，径于亢父之险者也。今阳晋城在廪丘城东南十余里，与都关为左右也。张仪曰：秦下甲攻卫阳晋，大关天下之匈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云：关一作开，东之亢父，则其道矣。瓠河之北，又有郚都城。《春秋》隐公五年，郚侵卫。京相璠曰：东郡廪丘县南三十里，故郚都故城。褚先生曰：汉封金安上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城谷者也。瓠河又东，径黎县故城南，王莽改曰黎治矣。孟康曰：今黎阳也。薛瓒言：按黎阳在魏郡，非黎县也。世谓黎侯城，昔黎侯寓于卫，《诗》所谓胡为乎泥中。毛云：泥中，邑名，疑此城也。土地污下，城居小阜，魏濮阳郡治也。瓠河又东，径底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：济阴之属县也。褚先生曰：汉武帝封金日待为侯国，王莽之万岁矣，世犹谓之为万岁亭也。瓠河又东径郓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六年，公自沙随还，待于郓。京相璠曰：《公羊》作运字，今东郡廪丘县东八十里，有故运城，即此城也。

又北过东郡范县东北，为济渠，与将渠合。

瓠河自运城东北径范县，与济濮枝渠合，故渠上承济渎于乘氏县，北径范县，左纳瓠渎，故《经》有济渠之称。又北，与将渠合，渠受河于范县西北，东南径秦亭南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东平范县西北，有秦亭者也。又东南径范县故城南，王莽更名建睦也。汉兴平中，靳允为范令，曹太祖东征陶谦于徐州，张邈迎吕布，郡县响应。程昱说允曰：君必固范，我守东阿，田单之功可立。即斯邑也。将渠又东会济渠，自下邀谓之将渠，北径范城东，俗又谓之赵沟，非也。

又东北过东阿县东，瓠河故渎，又东北，左合将渠枝渎。枝渎上承将渠于范县，东北径范县北，又东北径东阿城南，而东入瓠河故渎，又北径东阿县故城东。《春秋经》书：冬，及齐侯盟于柯。

《左传》曰：冬盟于柯，始及齐平。杜预曰：东阿即柯邑也。按《国语》，曹沫挟匕首劫齐桓公返，遂邑于此矣。

又东北过临邑县西，又东北过在平县东，为邓里渠。

自宣防已下，将渠已上，无复有水，将渠下水首受河，自北为邓里渠。

又东北过祝阿县，为济渠。

河水自四渎口出为济水，济水二渎合而东注于祝阿也。又东北至梁邹县西，分为二。

脉水寻梁邹，济无二流，盖《经》之误。

其东北者为济河，其东者为时水，又东北至济西，济河东北入于海，时水东至临淄县西，屈南过太山华县东，又南至费县，东人于沂。

时，即祁水也，音而。《春秋》襄公三年，齐晋盟于祁者也。京相璠曰：今临淄，惟有水西北入济，即《地理志》之如水矣。祁、如声相似，然则水即祁水也。盖以与时合，得通称矣。时水自西安城西南，分为二水，枝津别出，西流，德会水注之。水出昌国县黄山西，北流径昌国县故城南。昔乐毅攻齐有功，燕昭王以是县封之，为昌国君。德会水又西北五里，泉水注之。水出县南黄阜，北流径城西北入德会，又西北，世谓之沧浪沟，又北流注时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德会水出昌国西北，至西安人如是也。时水又西，径东高苑城中而西注也。俗人遏令侧城南注，又屈径其城南。《史记》，汉文帝十五年，分齐为胶西王国，都高苑。徐广《音义》曰：乐安有高苑城，故俗谓之东高苑也。其水又北注故渎，又西，盖野沟水注之，源导延乡城东北，平地出泉。西北径延乡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：千乘有延乡县，世人谓故城为从城，延、从字相似，读随字改，所未详也。西北流，世谓之盖野沟，又西北流，径高苑县北，注时水。时水又西径西高苑县故城南。汉高帝六年，封丙倩为侯国，王莽之常乡也。其水侧城西注。京相璠曰：今乐安博昌县南界，有时水西通济。其源上出盘阳，北至高苑，下有死时，中无水。杜预亦云：时水于乐安枝流，旱则竭涸，为春秋之干时也。《左传》庄公九年，齐鲁战地，鲁师败处也。时水西北至梁邹城，入于济。非济入时，盖时来注济，若济分东流，明不得以时为名。寻时，济更无别流，南延华费之所，斯为谬矣。

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，西南过其县南。

莱芜县在齐城西南原山，又在县西南六十许里。《地理志》，汶水与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济，故不得过其县南也。《从征记》曰：汶水出县西南流。又言：自入莱芜谷，夹路连山百数里，水隍多行石涧中，出药草，饶松柏，林藿绵蒙，崖壁相望，或倾岑阻径，或回岩绝谷，清风鸣条，山壑俱响，凌高降深，兼惴栗之惧，危蹊断径，过悬度之艰。未出谷十余里，有别谷在孤山。谷有清泉，泉上数丈，有石穴二口，容人行。入穴丈余，高九尺许，广四五丈。言是昔人居山之处，薪爨烟墨，犹存谷中，林木致密，行人鲜有能至矣。又有少许山田，引灌之踪尚存。出谷有平丘，面山傍水，土人悉以种麦，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麦，齐人相承以殖之，意谓麦丘所栖愚公谷也。何其深沉幽翳，可以托业抬生如此也。余时径此，为之踌躇，为之屡眷矣。余按麦丘愚公在齐川谷犹传其名，不在鲁，盖志者之谬耳。汶水又西南径嬴县故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桓公三年，公会齐侯于嬴，成婚于齐也。

又西南过奉高县北。

奉高县，汉武帝元封元年立，以奉泰山之祀，泰山郡治也。县北有吴季札子墓，在汶水南曲中。季札之聘上国也，丧子于嬴博之间，即此处也。《从征记》曰：嬴县西六十里，有季札儿冢，冢圆，其高可隐也。前有石铭一所，汉末奉高令所立，无所述叙，标志而已。自昔恒蠲民户洒扫之，今不能。然碑石糜碎，靡有遗矣，惟故趺存焉。

屈从县西南流，汶出牟县故城西南阜下，俗谓之胡卢堆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汶出弗

其。高诱曰：山名也，或斯阜矣。牟县故城在东北，古牟国也，春秋时，牟人朝鲁，故应劭曰：鲁附庸也。俗谓是水为牟汶也。又西南径奉高县故城西，西南流注于坟。坟水又南，右合北汶水。水出分水溪，源与中川分水，东南流，径泰山东，右合天门下溪水：“水出泰山天门下谷，东流。古者帝王升封，咸憩此水。水上往往有石窍存焉，盖古设舍所跨处也。马第伯书云：光武封泰山，第伯从登，山去平地二十里，南向极望无不睹。其为高也，如视浮云，其峻也，石壁窅，如无道径，遥望其人，或为白石，或雪，久之白者移过，乃知是人，仰视岩石松树，郁郁苍苍，如在云中，俯视溪谷，碌碌不可见丈尺。直上七里天门，仰视天门，如从穴中视天矣。应劭《汉官仪》云：泰山东南山顶，名曰日观。日观者，鸡一鸣时，见日始欲出，长三丈许，故以名焉。其水自溪而东，浚波庄壑，东南流，径龟阴之田。龟山在博县北十五里，昔夫子伤政道之陵迟，望山而怀操，故《琴操》有《龟山操》焉。山北即龟阴之田也，《春秋》定公十年，齐人来归龟阴之田是也。又合环水，水出泰山南溪，南流，历中下两庙间。《从征记》曰：泰山有下中上三庙，墙闭严整，庙中柏树夹两阶，大二十余围，盖汉武所植也。赤眉尝斫一树，见血而止，今斧创犹存。门阁三重，楼榭四所，三层坛一所，高丈余，广八尺。树前在大井，极香冷，异于凡水，不知何代所掘，不常浚渫，而水旱不减。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，皆靡密巧丽。又有石虎。建武十三年，永贵侯张余上金马一匹，高二尺余，形制甚精。中庙去下庙五里，屋宇又崇丽于下庙，庙东西夹涧。上庙在山顶，即封禅处也。其水又屈而东流，又东南径明堂下。汉武帝元封元年，封泰山，降坐明堂于山之东北址。武帝以古处险狭而不显也，欲治明堂于奉高傍，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，图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之，通水，圜宫垣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名曰昆仑。天子从之入，以拜把上帝焉。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，如带图也。古引水为辟雍处，基渎存焉。世谓此水为石汶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环水出泰山，东流庄于汶。即此水也。环水又左入于汶水。汶水数川合注，又西南流径徂徕山西。山多松柏，《诗》所谓徂徕之松也。《广雅》曰：道梓松也。《抱朴子》称《玉策记》曰：千岁之松中有物，或如青牛，或如青犬，或如人，皆寿万岁。又称天陵有偃盖之松也，所谓楼松也，《鲁连子》曰：松枞高十仞而无枝，非忧正室之无柱也。《尔雅》曰：松叶柏身曰枞。《邹山记》曰：徂徕山在梁甫、奉高、博三县界，犹有美松，亦曰尤徕之山也。赤眉渠师樊崇所保也，故崇自号尤徕三老矣。山东有巢父庙，山高十里。山下有陂水，方百许步，三道流注，一水东北沿溪而下，屈径县南，西北流，人于汶。一水北流，历涧，西流入于汶。一水南流，径阳关亭南。《春秋》襄公十七年，逆臧纥自阳关者也。又西流入于汶水也。

过博县西北。

汶水南径博县故城东。《春秋》哀公十一年，会吴伐齐取博者也。灌婴破田横于城下。屈从其城南西流，不在西北也。汶水又西南径龙乡故城南。《春秋》成公二年，齐侯围龙，龙囚顷公嬖人卢蒲就魁，杀而膊诸城上，齐侯亲鼓取龙者也。汉高帝八年，封谒者陈署为侯国。汶水又西南径亭亭山东，黄帝所禅也，山有神庙。水上有石门，旧分水下溉处也。汶水又西南径阳关故城西。本钜平县之阳关亭矣。阳虎据之以叛，伐之，虎焚莱门而奔齐者也。汶水又南，左会淄水，水出泰山梁父县东，西南流，径菟裘城北。《春秋》隐公十一年营之， 公谓羽父曰： 吾将归老焉。故《郡
369 国志》曰：梁父有菟裘聚。淄水又径梁父县故城南，县北有梁父山。《开山图》

曰：泰山在左，亢父在右，亢父知生，梁父主死。王者封泰山，禅梁父，故县取名焉。淄水又西南径柴县故城北。《地理志》：泰山之属县也。世谓之柴汶矣。淄水又径郰县北。汉高帝六年，封董渫为侯国。《春秋》，齐师围郰，郰人伐齐，饮马于斯水也。昔孔子行于郰之野，遇荣启期于是，衣鹿裘，被发琴歌三乐之欢，夫子善其能宽矣。淄水又西径阳关城南，西流注于汶水。汶水又南径矩平县故城东，而西南流。城东有鲁道，《诗》所谓鲁道有荡，齐子由归者也。今汶上夹水有文姜台。汶水又西南流，《诗》云汶水滔滔矣。《淮南子》曰：狢渡汶则死，天地之性，倚伏难寻，固不可以情理穷也。汶水又西南径鲁国汶阳县北，王莽之汶亭也。县北有曲水亭，《春秋》桓公十二年，《经》书：公会杞侯、莒子盟于曲池。《左传》曰：平杞，莒也。故杜预曰：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。汉章帝元和二年，东巡泰山，立行宫于汶阳，执金吾耿恭屯于汶上，城门基堑存焉，世谓之阙陵城也。汶水又西径汶阳县故城北而西注。

又西南过蛇丘县南，汶水又西，洸水注焉。又西径蛇丘县南，县有铸乡城。《春秋左传》宣叔娶于铸。杜预曰：济北，蛇丘县所治铸乡城者也。

又西南过刚县北，《地理志》：刚，故阐也，王莽更之曰柔。应劭曰：《春秋经》书：齐人取讙及阐。今阐亭是也。杜预《春秋释地》曰：阐在刚县北，刚城东有一小亭，今刚县治，俗人又谓之阐亭。京相璠曰：刚县西四十里有阐亭。未知孰是。汶水又西，蛇水注之。水出县东北泰山，西南流，径汶阳之田。齐所侵也。自汶之北，平畅极目，僖公以赐季友。蛇水又西南径铸城西，《左传》所谓蛇渊囿也。故京相璠曰：今济北有蛇丘城，城下有水，鲁囿也。俗谓之浊须水，非矣。蛇水又西南径夏晖城南。《经》书：公会齐侯于下讙是也。今俗谓之夏晖城。盖《春秋左传》桓公三年，公子翚如齐，齐侯送姜氏于下讙，非礼也。世有夏晖之名矣。蛇水又西南入汶。汶水又西，沟水注之，水出东北马山，西南流，径棘亭南。《春秋》成公三年《经》书：秋，叔孙侨如帅师围棘。《左传》曰：取汶阳之田，棘不服，围之。南去汶水八十里。又西南径遂城东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蛇丘，遂乡，故遂国也。《春秋》庄公十三年，齐灭遂而戍之者也。京相璠曰：遂在蛇丘东北十里，杜预亦以为然。然县东北无城以拟之，今城在蛇丘西北，盖杜预传疑之非也。又西径下讙城西而入汶水。汶水又西径春亭北。考古无春名，惟平陆县有崇阳亭，然是亭东去刚城四十里，推璠所《注》则符，并所未详也。

又西南过东平章县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东平国，故梁也。景帝中六年，别为济东国。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，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，王莽之有盐也。章县按《世本》，任姓之国也，齐人降章者也，故城在无盐县东北五十里。汶水又西南，有泌水注之，水出肥成县东北原，西南流，径肥成县故城南。乐正子春谓其弟子曰：子适齐过肥，肥有君子焉。左径句窳亭北。章帝元和二年，凤凰集肥成句窳亭，复其租而巡泰山，即是亭也。泌水又西南径富成县故城西，王莽之成富也。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，汶水又西南径桃乡县故城西。王莽之鄟亭也。世以此为鄟城，非，盖因巨新之故目耳。

又西南过无盐县南，又西南过寿张县北，又西南至安民亭，入于济。

汶水自桃乡四分，当其派别之处，谓之四汶口。其左二水双流，西南至无盐县之邧乡城南。邧，昭伯之故邑也，祸起斗鸡矣。《春秋左传》定公十二年，叔孙氏堕邧，今其城无南面。汶水又西南径东平陆县故城北。应劭曰：古厥国也，今有厥亭。

汶水又西径危山南，世谓之龙山也。《汉书·宣元六王传》曰：哀帝时，无盐危山土自起，覆草，如驰道状，又瓠山石转立。晋灼曰：《汉注》作报山。山胁石一枚，转侧起立，高九尺六寸，旁行一丈，广四尺，东平王云及后谒曰：汉世石立，宣帝起之表也。自之石所祭，治石象报山立石，束倍草，并祠之。建平三年，息夫躬告之，王自杀，后谒弃市，国除。汶水又西合为一水，西南入茂都淀。淀，陂水之异名也。淀水西南出，谓之巨野沟。又西南径致密城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须昌县有致密城，古中都也，即夫子所宰之邑矣，制养生送死之节，长幼男女之礼，路不拾遗，器不雕伪矣。巨野沟又西南入桓公河，北水西出淀，谓之巨良水，西南径致密城北，西南流注洪渎。次一汶，西径郎亭北。又西至寿张故城东，潴为泽渚。初平三年，曹公击黄巾于寿张东，鲍信战死于此。其右一汶，西流径无盐县之故城南，旧宿国也。齐宣后之故邑，所谓无盐丑女也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城阳共王子刘庆为东平侯，即此邑也。王莽更名之曰有盐亭。汶水又西径郎乡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所谓无盐有郎乡者也。汶水西南流，径寿张县故城北。《春秋》之良县也。县有寿聚，汉曰寿良。应劭曰：世祖叔父名良，故光武改曰寿张也。建武十二年，世祖封樊宏为侯国。汶水又西南，长直沟水注之。水出须昌城东北谷阳山，南径须昌城东，又南，漆沟水注焉。水出无盐城东北五里阜山下，西径无盐县故城北。水侧有东平宪王仓冢，碑阙存焉。元和二年，章帝幸东平，把以太牢，亲拜祠坐，赐御剑于陵前。其水又西流注长直沟，沟水奇分为二：一水西径须昌城南入济，一水南流注于汶。汶水又西流入济，故《淮南子》曰：汶出弗其，西流合济。高诱云：弗其，山名，在朱虚县东。余按诱说是，乃东汶，非《经》所谓入济者也，盖其误证耳。

【卷二十五】泗水、沂水、洙水

泗水出鲁卞县北山，《地理志》曰，出济阴乘氏县。又云：出卞县北。《经》言北山，皆为非矣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泗水出鲁东北。余昔因公事，沿历徐沇，路径洙、泗，因令寻其源流。水出卞县故城东南，桃墟西北。《春秋》昭公七年，谢息纳季孙之言，以孟氏成邑与晋而迁于桃。杜预曰：鲁国卞县东南有桃墟。世谓之曰陶墟，舜所陶处也，井曰舜井，皆为非也。墟有漏泽，方十五里，渌水澂渟，三丈如减。泽西际阜，俗谓之妫亭山，盖有陶墟、舜井之言，因复有妫亭之名矣。阜侧有三石穴，广圆三四尺。穴有通否，水有盈漏，漏则数夕之中，倾陂竭泽矣。左右民居，识其将漏，预以木为曲洑，约障穴口，鱼鳖暴鳞，不可胜载矣。自此连冈通阜，西北四十许里，冈之西际，使得泗水之源也。《博物志》曰：泗出陪尾。盖斯阜者矣。石穴吐水，五泉俱导，泉穴各径尺余。水源南侧有一庙，栝柏成林，时人谓之原泉祠，非所究也。泗水西径其县故城南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九年，季武子取卞曰：闻守卞者将叛，臣率徒以讨之是也。南有姑蔑城。《春秋》隐公元年，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者也。水出二邑之间，西径鄅城北。《春秋》文公七年，《经》书：公伐邾，三月甲戌，取须句，遂城鄅。杜预曰：鲁邑也，卞县南有鄅城备邾难也。泗水自卞而会于洙水也。

西南过鲁县北，泗水又西南流，径鲁县，分为二流，水侧有一城，为二水之分会也。北为洙渎。《春秋》庄公九年，《经》书：冬，浚洙。京相璠、服虔、杜预并言：洙水在鲁城北，浚深之，为齐备也。南则泗水。夫子教于洙、泗之间，今于城北二水之中，即夫子领徒之所也。《从征记》曰：洙、泗二水，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。阙里背洙面泗，南北百二十步，东西六十步，四门各有石阃。北门去洙水百步余。后汉初，阙里荆棘，自辟，从讲堂至九里。鲍永为相，因修飨祠，以诛鲁贼彭丰等。郭缘生育泗水在城南。非也。余按《国语》：宣公夏滥于泗渊，里革断罟弃之。韦昭云：泗在鲁城北。《史记》、《冢记》、王隐《地道记》咸言，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上。今泗水南有夫子冢。《春秋孔演图》曰：鸟化为书，孔子奉以告天，赤爵衔书上，化为黄玉，刻曰：孔提命，作应法，为赤制。《说题辞》曰：孔子卒，以所受黄玉葬鲁城北，即子贡庐墓处也。谯周云：孔子死后，鲁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余家，命曰孔里。《孔丛》曰：夫子墓茔方一里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。诸孔氏封五十余所，人名昭穆，不可复识。有铭碑三所，兽碣具存。《皇览》曰：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，故多诸异树，不生棘木刺草，今则无复遗条矣。泗水自城北，南径鲁城西南，合沂水。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，山即颜母所祈而生孔子也。山东十里有颜母庙。山南数里，孔子父葬处，《礼》所谓防墓崩者也。平地发泉，流径鲁县故城南。水北东门外，即爰居所止处也。《国语》曰：海鸟曰爰居，止于鲁城东门之外三日，臧文仲祭之，展禽讥焉。故《庄子》曰：海鸟止郊，鲁侯觞之，奏以广乐，具以太牢，三日而死，此养非所养矣。门郭之外，亦戎夷死处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昔戎夷违齐如鲁，天大寒而后门，与弟子宿于郭门外，寒愈甚，谓弟子曰：子与我衣，我活，我与子衣，子活。我国士也，为天下惜。子不肖人，不足爱。弟子曰：不肖人，恶能与国

士并衣哉？戎叹曰：不济夫！解衣与弟子，半夜而死。沂水北对稷门。昔圉人荦有力，能投盖于此门，服虔曰：能投千钧之重过门之上也。杜预谓走接屋之桷，反覆门上也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年，《经》书：春，新作南门。《左传》曰：书不时也。杜预曰：本名稷门，僖公更高大之，今犹不与诸门同，改名高门也。其遗基犹在，地八丈余矣。亦曰零门。《春秋左传》庄公十年，公子偃请击宋师，窃从雩门蒙皋比而出者也。门南隔水有雩坛，坛高三丈，曾点所欲风舞处也。高门一里余道西，有《道儿君碑》，是鲁相陈君立。昔曾参居此，枭不入郭。县即曲阜之地，少昊之墟。有大庭氏之库，《春秋》竖牛之所攻也。故刘公于《鲁都赋》曰：戢武器于有炎之库，放戎马于巨野之坰。周成王封姬旦于曲阜，曰鲁。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薛郡，汉高后元年为鲁国。阜上有季氏宅，宅有武子台，今虽崩夷，犹高数丈。台西百步，有大井，广三丈，深十余丈，以石垒之，石似磬制。《春秋》定公十二年，公山不狃帅费入攻鲁，公入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也，台之西北二里，有周公台，高五丈，周五十步。台南四里许，则孔庙，即夫子之故宅也。宅大一顷，所居之堂，后世以为庙。汉高祖十三年，过鲁，以太牢祀孔子。自秦烧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经典沦缺。汉武帝时，鲁恭王坏孔子旧宅，得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，谓之科斗书，汉世秘之，希有见者。于时闻堂上有金石丝竹之音，乃不坏。庙屋三间，夫子在西间东向，颜母在中间南向，夫人隔东一间东向。夫子床前，有石砚一枚，作甚朴，云平生时物也。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，是颜路所请者也。献帝时，庙遇火，烧之。水平中，钟高意为鲁相，到官，出私钱万三千文，付户曹孔　治夫子车，身入庙，拭几席剑履。男子张伯除堂下草，土中得玉壁七枚。伯怀其一，以六枚白意。意令主簿安置几前。孔子寝堂床首，有悬瓮。意召孔　，问：何等瓮也？对曰：夫子瓮也，背有丹书，人勿敢发也。意曰：夫子圣人，所以遗瓮，欲以悬示后贤耳。发之，中得素书，文曰：后世修吾书，董仲舒。护吾车，拭吾履，发吾笥，会稽钟离意。壁有七，张伯藏其一。意即召问伯，果服焉。魏黄初元年，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，置百石吏卒。庙有夫子像，列二弟子执卷立侍，穆穆有询仰之容。汉、魏以来，庙列七碑，二碑无字。桧柏犹茂。庙之西北二里，有颜母庙，庙像犹严，有修桧五株。孔庙东南五百步，有双石阙，即灵光之南闭。北百余步，即灵光殿基，东西二十四丈，南北十二丈，高丈余。东西廊庑别舍，中间方七百余步。阙之东北有浴池，方四十许步。池中有钓台，方十步，台之基岸悉石也。遗基尚整，故王延寿赋曰：周行数里，仰不见日者也。是汉景帝程姬子鲁恭王之所造也。殿之东南，即泮宫也，在高门直北道西。宫中有台，高八十尺，台南水东西百步，南北六十步，台西水南北四百步，东西六十步，台池咸结石为之，《诗》所谓思乐泮水也。沂水又西径圜丘北，丘高四丈余。沂水又西流，昔韩雉射龙于斯水之上。《尸子》曰：韩雉见申羊于鲁，有龙饮于沂。韩雉曰：吾闻之，出见虎，搏之，见龙，射之，今弗射，是不得行吾闻也。遂射之。沂水又西，右注泗水也。

又西过瑕丘县东，屈从县东南流，漷水从东来注之。

瑕丘，鲁邑，《春秋》之负瑕矣。哀公七年，季康子伐邾，囚诸负瑕是也。应劭曰：瑕丘在县西南。昔卫大夫公叔文子升于瑕丘，遽伯玉从。文子曰：乐哉斯丘！死则我欲葬焉。伯玉曰：吾子乐之，则瑗请前。刺其欲害民良田也。瑕丘之名，盖因斯以表称矣。曾子吊诸负夏，郑玄、皇甫谧并言卫地，鲁、卫虽殊，土则一也。漷水出东海合乡县。汉安帝永初七年，封马光子朗为侯国。其水西南流入邾。《春秋》

哀公二年，季孙斯伐邾，取漷东田及沂西田是也。漷水又径鲁国邹山东南，而西南流，《春秋左传》所谓峄山也，邾文公之所迁。今城在邹山之阳，依岩阻以墉固，故邾娄之国，曹姓也。叔梁纥之邑也，孔子生于此。后乃县之，因邹山之名以氏县也。王莽之邹亭矣。京相璠曰：《地理志》，峄山在邹县北，绎邑之所依以为名也。山东西二十里，高秀独出，积石相临，殆无土壤，石间多孔穴，洞达相通，往往有如数间屋处，其俗谓之峄孔。遭乱，辄将家入峄，外寇虽众，无所施害。晋永嘉中，太尉郗鉴将乡曲保此山，胡贼攻守不能得。今山南有大峄，名曰郗公峄。山北有绝岩，秦始皇观礼于鲁，登于峄山之上，命丞相李斯，以大篆勒铭山岭，名曰昼门，《诗》所谓保有鸟峄者也。漷水又西南径蕃县故城南。又西径薛县故城北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夏车正奚仲之国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梁惠成王三十一年，邳迁于薛，改名徐州。城南山上有奚仲冢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，百姓谓之神灵也。齐封田文于此，号孟尝君，有惠喻。今郭侧犹有文冢，结石为郭，作制严固，莹丽可寻，行人往还，莫不径观，以为异见矣。漷水又西，径仲虺城北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奚仲迁于邳，仲虺居之，以为汤左相。其后当周，爵称侯，后见侵削，霸者所继为伯，任姓也。应欲曰：邳在薛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楚元王子郢客，以吕后二年，封上邳侯也。有下故此为上矣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。漷水又西至湖陆县，入于泗，故京相璠曰：薛县漷水，首受蕃县，西注山阳湖陆是也。《经》言瑕丘东，误耳。

又南过平阳县西，县，即山阳郡之南平阳县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梁惠成王二十九年，齐田肹及宋人伐我东鄙，围平阳者也。王莽改之曰黾平矣。泗水又南径故城西，世谓之漆乡；应劭《十三州记》曰：漆乡，邾邑也。杜预曰：平阳东北有漆乡。今见有故城，西南方二里，所未详也。

又南过高平县西，洸水从西北来流注之。

泗水南径高平山，山东西十里，南北五里，高四里，与众山相连，其山最高，顶上方平，故谓之高平山，县亦取名焉。泗水又南径高平县故城西。汉宣帝地节三年，封丞相魏相为侯国。高帝七年，封将军陈锴为橐侯。《地理志》：山阳之属县也。王莽改曰高平。应劭曰：章帝改。按本《志》曰王莽改名，章帝因之矣。所谓洸水者，洙水也，盖洸、洙相入，互受通称矣。又南过方与县东，汉哀帝建平四年，县女子田无嗇生子。先未生二月，儿啼腹中，及生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，人过闻啼声，母掘养之。

菏水从西来往之。

菏水，即济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泽也。而东与泗水合于湖陵县西六十里谷庭城下，俗谓之黄水口。黄水西北通巨野泽，盖以黄水沿注于菏，故因以名焉。

又屈东南过湖陆县南，涓涓水从东北来流注之。

《地理志》：故湖陵县也，菏水在南，王莽改曰湖陆。应劭曰：一名湖陵，章帝封东平王苍子为湖陆侯，更名湖陆也。泗水又东，径郗鉴所筑城北，又东，径湖陵城东南。昔桓温之北入也，范懽擒慕容忠于此，城东有《度尚碑》。泗水又左会南梁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出着县。今县之东北，平泽出泉若轮焉，发源成川，西南流，分为二水。北水枝出西径蕃县北，西径滕城北。《春秋左传》隐公十一年，滕侯、薛侯来朝，争长。薛侯曰：我先封。滕侯曰：我周之卜正也。薛，庶姓也，我不可以后之。公使羽父请薛侯曰：君辱在寡人，周谚有之曰：山有木，工则度之：宾有礼，

主则择之。周之宗盟，异姓为后。寡人若朝于薛，不敢与诸任齿。君若辱贶寡人，则愿以滕君为请。薛侯许之，乃长滕侯者也。汉高祖封夏侯婴为侯国，号曰滕公。邓展曰：今沛郡公丘也。其水又溉于丘焉。县故城在滕西北，城周二十里，内有子城。按《地理志》即滕也。周懿王子错叔绣文公所封也。齐灭之，秦以为县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鲁恭王子刘顺为侯国。世以此水溉我良田，遂及百秭，故有两沟之名焉。南梁水自枝渠西南，径鲁国蕃县故城东，俗以南邻于漷，亦谓之西漷水。南梁水又屈径城南，应劭曰：县，古小邾邑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，其水西流，注于济渠，济在湖陆西，而左注泗，泗、济合流，故《地记》或言济入泗，泗亦言入济，互受通称，故有人济之文。阚骃《十三州志》曰：西至湖陆入泗是也。《经》无南梁之名，而有涓涓之称，疑即是水也。戴延之《西征记》亦言湖陆县之东南，有涓涓水，亦无记子南梁，谓是吴王所道之渎也。余按湖陆西南，止有是水。延之盖以《国语》云，吴王夫差起师，将北会黄池，掘沟于商、鲁之间，北属之沂，西属于济。以是言之，故谓是水为吴王所掘，非也。余以水路求之。止有泗川耳。盖北达沂西，北径于商鲁而接于济矣，吴所浚广耳。非谓起自东北受沂西南注济也。假之有通，非吴所趣，年载诚眇，人情则近，以今忖古，益知延之之不通情理矣。泗水又南，漷水注之，又径薛之上邳城西，而南注者也。

又东过沛县东，昔许由隐于沛泽，即是县也。县盖取泽为名，宋灭属楚，在泗水之滨，于秦为泗水郡治。黄水注之。黄水出小黄县黄乡黄沟。《国语》曰：吴子会诸侯于黄池者也。黄水东流，径外黄县故城南。张晏曰：魏郡有内黄县，故加外也。薛瓒曰：县有黄沟，故县氏焉。圈称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南有渠水，于《春秋》为宋之曲棘里。故宋之别都矣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，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。宋华元居于稷里。宣公十五年，楚郑围宋，晋解扬违楚，致命于此。宋人惧，使华元乘闉夜入楚师，登子反之床，曰：寡君使元以病合，弊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，城下之盟，所不能也。子反退一舍，宋楚乃平。今城东闉上犹有华元祠，祠之不辍。城北有华元冢。黄沟自城南，东径葵丘下。《春秋》僖公九年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，宰孔曰：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，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西为此会，东略之不知，西则否矣，其在乱乎？君务靖乱，无勤于行，晋侯乃还，即此地也。黄沟又东注大泽，蒹葭萑苇生焉，即世所谓大荠陂也。陂水东北流，径定陶县南，又东径山阳郡成武县之楚丘亭北，黄沟又东径成武县故城南，王莽更之曰成安也。黄沟又东北径郜城北。《春秋》桓公二年，《经》书取郜大鼎于宋，戊申纳于太庙。《左传》曰：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，杀殇公而立公子冯，以郜大鼎赂公，臧哀伯谏为非礼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今成武县东南有郜城，俗谓之北郜者也。黄沟又东径平乐县故城南，又东右合泡水，即丰水之上源也。水上承大莽陂，东径贲城北，又东径已氏县故城北，王莽之已善也。县有伊尹冢。崔駰曰，殷帝沃丁之时，伊尹卒，葬于薄。《皇览》曰：伊尹冢在济阴已氏平利乡。皇甫谧曰：伊尹年百余岁而卒，大雾三日，沃丁葬以天子之礼，亲自临丧，以报大德焉。又东径孟诸泽。杜预曰：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。又东径郜城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：山阳县也，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，故世有南郜、北郜之论也。又东径单父县故城南。昔宓子贱之治也，孔子使巫马期观政，入其境，见夜渔者，问曰，子得鱼辄放，何也？曰：小者，吾大夫欲长育之故也。子闻之曰：诚彼形此，子贱得之善矣。惜哉！不齐所治者小也。王莽更名斯县为利父矣。世祖建武十三年，封刘茂为侯国。又东径平乐县，右合泡水。水上承睢水于下邑县界，

东北注一水。上承睢水于杼秋县界，北流，世又谓之瓠卢沟，水积为渚。渚水东北流，二渠双引，左合沣水，俗谓之二泡也。自下沣泡，并得通称矣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平乐，侯国也。泡水所出，又径丰西泽，谓之丰水。《汉书》称高祖送徒丽山，徒多亡。到丰西泽，有大蛇当径，放剑斩之，此即汉高祖斩蛇处也。又东径大堰，水分为二。又东径丰县故城南，王莽之吾丰也。水侧城东北流，右合枝水，上承丰西大堰，派流东北，径丰城北，东注沣水。沣水又东合黄水，时人谓之狂水，盖狂、黄声相近，俗传失实也。自下黄水又兼通称矣。水上旧有梁，谓之泡桥。王智深《宋史》云：宋太尉刘义恭于彭城，遣军主稽玄敬北至城觇候魏军，魏军于清西望见玄敬士众，魏南康侯社道俊引趣泡桥，沛县民逆烧泡桥，又于林中打鼓，俊谓宋军大至，争渡泡水，水深酷寒，冻溺死者殆半。清水，即泡水之别名也。沈约《宋书》称魏军欲渡清西，非也。泡水又东径沛县故城南。秦末兵起，萧何、曹参迎汉祖于此城。高帝十一年，封合阳侯刘仲子为侯国。城内有汉高祖庙，庙前有三碑，后汉立庙基，以青石为之，阶陛尚存。刘备之为徐州也，治此，袁术遣纪灵攻备，备求救吕布，布救之。屯小沛，招灵请备共饮，布谓灵曰：玄德，布弟也，布性不喜合斗，但喜解斗。乃植戟于门，布弯弓曰：观布射戟，小枝中者，当各解兵，不中可留决斗。一发中之，遂解。此即布射朝枝处也。《述征记》曰：城极大，四周堑通丰水。丰水于城南东注泗，即泡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泡水自平乐县东北至沛入泗者也。泗水南径小沛县东。县治故城南垞上，东岸有泗水亭，汉祖为泗水亭长，即此亭也。故亭今有高祖庙，庙前有碑，延熹十年立。庙阙崩褫，略无全者。水中有故石梁处，遗石尚存。高租之破黥布也，过之，置酒沛宫，酒酣歌舞，慷慨伤怀曰：游子思故乡也。泗水又东南流，径广戚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，封刘择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力聚也。泗水又径留县，而南径垞城东。城西南有崇侯虎庙，道沦遗爱，不知何因而远有此图。泗水又南径床大夫桓冢西。山枕泗水、西上尽石，凿而为冢，今人谓之石郭者也。郭有二重，石作工巧。夫子以为不如死之速朽也。

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，泗水西有龙华寺，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，浮海东还，持龙华图，首创此制。法流中夏，自法显始也。其所持天竺二石，仍在南陆东基堪中，其石尚光洁可爱。泗水又南，获水入焉，而南径彭城县故城东。周显王四十二年，九鼎沦没泗渊。秦始皇时，而鼎见于斯水。始皇自以德合三代，大喜，使数千人没水求之，不得，所谓鼎伏也。亦云系而行之未出，龙齿啮断其系，故语曰：称乐大早绝鼎系。当是孟浪之传耳。泗水又径龚胜墓南，墓碣尚存。又经亚父冢东。《皇览》曰：亚父家在庐江县郭东居巢亭中。有亚父井，吏民亲事，皆祭亚父于居巢厅上。后更造祠于郭东，至今祠之。按《汉书·项羽传》，历阳人范增，未至彭城而发疽死，不言之居巢。今彭城南，有项羽凉马台，台之西南山麓上，即其冢也。增尔慕范蠡之举，而自绝于斯，可谓褊矣。推考书事，墓近于此也。

又东南过吕县南。

吕，宋邑也。《春秋》襄公元年，晋师伐郑及陈，楚子辛救郑，侵宋吕留是也。县对泗水，汉景帝三年，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于县，白颈乌不胜，堕泗水中，死者数千。京房《易传》曰：逆亲亲厥妖，白黑鸟斗时，有吴楚之反。泗水之上，有石梁焉，故曰吕梁也。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，弯弧东射，矢集彭城之东，饮羽于石梁，即斯梁也。悬涛崩湧，实为泗险，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。又云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九十里、今则不能也。盖惟岳之喻，未便极天明矣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水出磬石。《书》

所谓泗滨浮磬者也。泗水又东南流，丁溪水注之。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，东南流，北带广隰，山高而注于泗川。泗水冬春浅涩，常排沙通道，是以行者多从此溪，即陆机《行思赋》所云：乘丁水之捷岸，排泗川之积沙者也。晋太元九年，左将军谢玄，于吕梁遣督护闻人奭，用工丸万，拥水立七拖，以利运漕者。

又东南过下邳县西，泗水历县，径葛峄山东，即奚仲所迁邳峄者也。泗水又东南径下邳县故城西。东南流，沂水流注焉。故东海属县也。应劭曰：奚仲自薛徙居之，故曰下邳也。汉徙齐王韩信为楚王，都之，后乃县焉，王莽之闰俭矣。东阳郡治。文颖曰：秦嘉，东阳郡人。今下邳是也。晋灼曰：东阳县本属临淮郡。明帝分属下邳，后分属广陵。故张晏曰：东阳郡，今广陵郡也，汉明帝置下邳郡矣。城有三重，其大城中，有大司马石苞、镇东将军胡质、司徒王浑、监军石崇四碑。南门谓之白门，魏武擒陈宫于此处矣。中城，吕布所守也。小城，晋中兴北中郎将荀羡郗昙所治也。昔泰山吴伯武少孤，与弟文章相失二十余年，遇于县市，文章欲欧伯武，心神悲恸，因相寻问，乃兄弟也。县为沂、泗之会也。又有武原水注之，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。会注陂南，径其城西，王莽之和乐亭也，县东有徐庙山，山因徐徙，即以名之也。山上有石室，徐庙也。武原水又南合武水，谓之洳水。南径刚亭城，又南至下邳入泗，谓之武原水口也。又有桐水，出西北东海容丘县东南，至下邳入泗。泗水东南径下相县故城东，王莽之从德也。城之西北，有汉太尉陈球墓，墓前有三碑，是弟子管宁、华歆等所造。初平四年，曹操攻徐州，破之，拔取虑、睢陵、夏丘等县，以其父避难，被害于此，屠其男女十万，泗水为之不流，自是数县人无行迹，亦为暴矣。泗水又东南，得睢水口。泗水又径宿预城之西，又径其城南。故下邳之宿留县也，王莽更名之曰康义矣。晋元皇之为安东也，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。魏太和中，南徐州治，后省为戍。梁将张惠绍北入，水军所次，凭固斯城，更增修郭堑，其四面引水环之，今城在泗水之中也。又东南入于淮。

泗水又东径陵栅南。《西征记》曰：旧陵县之治也。泗水又东南径淮阳城北。城临泗水，昔欣丘斩饮马斩蛟，眇目于此处也。泗水又东南径魏阳城北。城枕泗川，陆机《行思赋》曰：行魏阳之在渚。故无魏阳，疑即泗阳县故城也，王莽之所谓淮平亭矣。盖魏文帝幸广陵，所由或因变之，未详也。泗水又东径角城北，而东南流注于淮。考诸《他说》，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，亦云于下相入淮，皆非实录也。

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，郑玄云：出沂山，亦或云临乐山。水有二源，南源所导，世谓之柞泉；北水所发，俗谓之鱼穷泉。俱东南流，合成一川。右会洛预水，水出洛预山，东北流注之。沂水东南流，左合桑预水，水北出桑预山，东注于沂水。沂水又东南，螳蜋水入焉。水出鲁山，东南流，右注沂水。沂水又东径盖县故城南，东会连绵之水。水发连绵山，南流，径盖城东而南入沂。沂水又东径浮来之山，《春秋经》书，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，即公来山也。在邳乡西。故号曰邳来之间也。浮来之水注之。其水左控三川，右会甘水而注于沂。沂水又南径爆山西，山有二峰，相去一里，双峦齐秀，圆峙若一。沂水又东南径东莞县故城西，与小沂水合。孟康曰：县，故郓邑，今郓亭是也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城阳共王子吉为东莞侯。魏文帝黄初中，立为东莞郡，《东燕录》谓之团城，刘武帝北伐广固，登之以望王难。魏南青州治。《左氏怜》曰：莒鲁争郓，为日久矣。今城北郓亭是也。京相璠曰：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，故鲁郓邑，世变其字，非也。《郡国志》：东莞有郓亭，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，犹谓之故东莞城矣。小沂水出黄孤山西，南流径其城北，西南注

于沂。沂水又南与间山水合，水出闾山，东南流，右佩二水，总归于沂。沂水南径东安县故城东，而南合时密水，水出时密山。春秋时莒地。《左传》，莒人归井仲于鲁，及密而死是也。时密水东流，径东安城南。汉封鲁孝王子强为东安侯。时密水又东南流入沂。沂水又南，桑泉水北出五女山，东南流，巨围水注之。水出巨围之山，东南注于桑泉水。桑泉水又东南，堂阜水入焉，其水导源堂阜。《春秋》庄公九年，管仲请囚，鲍叔受之，及堂阜而税之。杜顶曰：东莞蒙阴县西北，有夷吾亭者是也。堂阜水又东南注桑泉水。桑泉水又东南径蒙阴县故城北，王莽之蒙恩也。又东南与崮水合，水有二源双会，东导一川，俗谓之汶水也。东径蒙阴县，注桑泉水。又东南，卢川水注之。水出鹿岭山，东南流，左则二川臻凑，右则诸葛泉源，斯奔乱流径城阳之卢县，故盖县之卢上里也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城阳共王子刘豨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着善矣。又东南注于桑泉水。桑泉水又东南，右合蒙阴水。水出蒙山之阴，东北流。昔琅邪承宫避乱此山，立性好仁，不与物竞，人有认其黍者，舍之而去。其水东北流，人于沂。沂水又南径阳都县故城东。县，故阳国也。齐同盟，齐利其地而迁之者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将军丁复为侯国。沂水又南与蒙山水合，水出蒙山之阴，东流，径阳都县南，东注沂水。沂水又左合温水，水上承温泉陂，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。

南过琅邪临沂县东，又南过开阳县东。

沂水南径中丘城西。《春秋》隐公七年。夏，城中丘。《左传》曰：书不时也。沂水又南径临沂县故城东。《郡国志》曰：琅邪有临沂县，故属东海郡。有治水注之。水出泰山南武阳县之冠石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冠石山，治水所出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，武水出焉，盖水异名也。东流，径蒙山下，有祠。治水又东南径颛臾城北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县有颛臾城，季氏将伐之，孔子曰：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社稷之臣，何以伐之为？冉有曰：今夫颛臾，固而便近于费者也。治水又东南流，径费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：东海之属县也。为鲁季孙之邑，子路将堕之，公山弗扰师袭鲁，弗克。后季氏为阳虎所执，弗扰以费畔，即是邑也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陈贺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顺从也。许慎《说文》云，沂水出东海费县东，西入泗，从水，斤声。吕忱《字林》，亦言是矣。斯水东南所注者，沂水在西，不得言东南趣也，皆为谬矣。故世俗谓此水为小沂水。治水又东南径防城南。《春秋》隐公八年：郑伯请释泰山之邑而祀周公，使宛归泰山之祊，而易许田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祊，郑祀泰山之邑也。在琅邪费县东南。治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沂。沂水又南径开阳县故城东。县，故鄅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，邾人袭鄅，尽俘以归，各鄅子曰，余无归矣，从帑于邾是也。后更名开阳矣。《春秋》哀公三年，《经》书季孙斯、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者是矣，县故琅邪郡治也。又东过襄贲县东，屈从县南，西流，又屈南过郯县西。

《鲁连子》称陆子谓齐滑王曰：鲁费之众臣，甲舍于囊贲者也。王莽更名章信也。郯，故国也，少昊之后。《春秋》昭公十七年，郯子朝鲁，公与之宴，昭子叔孙湣问曰：少昊鸟名官，何也？郯子曰：吾祖也，我知之矣。黄帝、炎帝以云火纪官，太皞以龙纪，少皞瑞凤鸟，统历鸟官之司，议政斯在，孔子从而学焉。既而告人曰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者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晋烈公四年，越子末句灭郯，以郯子鸠归。县，故旧鲁也。东海郡治。秦始皇以为郯郡。汉高帝二年，更从今名，即王莽之沂平者也。

又南过良城县西，又南过下邳县西，南入于泗。《春秋左传》曰：昭公十三年秋，

晋侯会吴子于良，吴子辞水道不可以行，晋乃还。是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良城，王莽更名承翰矣。沂水于下邳县北，西流分为二水，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，一水径城东屈从县南，亦注泗，谓之小沂水。水上有桥，徐、泗间以为妃。昔张子房遇黄石公于圮上，即此处也。建元二年，曹操围吕布于此，引沂、泗灌城而擒之。

洙水出泰山盖县临乐山，《地理志》曰：临乐山、洙水所出，西北至盖，入泗水。或作池字，盖字误也。洙水自山西北径盖县。汉景帝中五年，封后兄王信为侯国。又西径泰山东平阳县。《春秋》宣公八年冬，城平阳。杜预曰：今泰山平阳县是也。河东有平阳，故此加东矣。晋武帝元康九年，改为新泰县也。西南至卞县入于泗。

洙水西南流，盗泉水注之。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。《尸子》曰：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，于盗泉渴矣而不饮，恶其名也。故《论语比考谶》曰：水名盗泉，仲尼不漱。即斯泉矣。西北流，注于洙水。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，西南入泗水。乱流西南，至鲁县东北，又分为二水。水侧有故城，两水之分会也。洙水西北流，径孔里北，是谓洙泗之间矣。春秋之浚洙，非谓始导矣，盖深广之耳。洙水又西南，枝津出焉。又南径瑕丘城东，而南入石门，古结石为 389 水门，跨于水上也。西南流，世谓之杜武沟。洙水又西南径南平阳县之显间亭西，邾邑也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一年，《经》书邾庶其以漆、闾丘来奔者也。杜预曰：平阳北有显闾亭。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山阳南平阳县，又有闾丘乡。《从征记》曰：杜谓显闾，闾丘也。今按漆乡在县东北，漆乡东北十里，见有闾丘乡，显间非也。然则显间自是别亭，未知孰是。又南，洸水注之。吕忱曰：洗水出东平阳，上承汶水于刚县西、阐亭东。《尔雅》曰：汶别为阐，其犹洛之有波矣。洸水西南流，径盛乡城西。京相璠曰：刚县西南，有盛乡城者也。又南径泰山宁阳县故城西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鲁共王子刘恬为侯国，王莽改之曰宁顺也。又南，洙水枝津注之。水首受洙，西南流，径瑕丘城北，又西径宁阳城南，又西南入于洸水。洸水又西南，径泰山郡乘丘县故城东。赵肃侯二十年，韩将举与齐魏战于乘丘，即此县也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中山靖王子刘将夜为侯国也。洸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洙。洙水又南至高平县，南入于泗水。西有茅乡城，东去高平三十里。京相璠曰：今高平县西三十里，有故茅乡城者也。

【卷二十六】沭水、巨洋水、淄水、汶水、潍水、胶水

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，大弁山与小泰山连麓而异名也。引控众流，积以成川。东南流，径邳乡南，南去县八十许里。城有三面而不周于南，故俗谓之半城。沭水又东南流：左合岘水。水北出大岘山，东南流，径邳乡东，东南流注于沭水也。

东南过其县东，沭水左与箕山之水合。水东出诸县西箕山，刘澄之以为许由之所隐也，更为巨谬矣。其水西南流，注于沭水也。

又东南过莒县东，《地理志》曰：莒子之国，盈姓也，少昊后。《列女传》曰：齐人杞梁殖袭莒，战死，二其妻将赴之，道逢齐庄公，公将吊之。杞梁妻曰：如殖死有罪，君何辱命焉？如殖无罪，有先人之敝庐在下，妾不敢与郊吊。公旋车吊诸室，妻乃哭于城下，七日而城崩。故《琴操》云：殖死，妻援琴作歌曰：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。哀感皇天，城为之堕。即是城也。其城三重，并悉崇峻，惟南开一门。内城方十二里，郭周四十许里。《尸子》曰：莒君好鬼巫而国亡。无知之难，小白奔焉。乐毅攻齐，守险全国。秦始皇县之。汉兴，以为城阳国，封朱虚侯章治莒。王莽之莒陵也。光武合城阳因为琅邪国，以封皇子京，雅好宫室，穷极伎巧，壁带饰以金银。明帝时，京不安莒，移治开阳矣。沭水又南，袁公水东出清山，遵坤维而注沭。沭水又南，浔水注之。水出于巨公之山，西南流，旧堨以溉田，东西二十里，南北十五里。浔水又西南流入沭，沭水又南与葛陂水会。水发三柱山，西南流，径辟土城南，世谓之辟阳城。《史记·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》曰：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城阳共王子节侯刘壮为侯国也。其水于邑，积以为陂，谓之辟阳湖。西南流，注于沭水也。

又南过阳都县东，入于沂。

沭水自阳都县又南，会武阳沟水。水东出仓山，山上有故城，世谓之监宫城，非也。即古有利城矣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城阳共王子刘钉为侯国也。其城因山为基，水导山下西北流，谓之武阳沟。又西至即丘县，注于沭。沭水又南径东海郡即丘县，故《春秋》之祝丘也。桓公五年，《经》书：齐侯、郑伯如纪，城祝丘。《左传》曰：齐郑朝纪，欲袭之。汉立为县，王莽更之曰就信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自东海分属琅邪。阚駰曰：即祝鲁之音，盖字承读变矣。沭水又南径东海厚丘县，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。分为二渎，一渎西南出，今无水，世谓之枯沭。一渎南径建陵县故城东，汉景帝六年，封卫绾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付亭也。沭水又南径建陵山西。魏正光中，齐王之镇徐州也，立大堨，遏水西流，两渎之会，置城防之，曰曲沭戍。自堨流三十里，西注沭水旧渎，谓之新渠。旧渎自厚丘西南出，左会新渠，南入淮阳宿预县，注泗水。《地理志》所谓至下邳注泗者也。《经》言于阳都入沂，非矣。沭水左渎自大堰水断，故渎东南出，桑堰水注之。水出襄贲县，泉流东注沭渎，又

南，左合横沟水，水发渎右，东入沭之故渎。又南暨于遏，其水西南流，径司吾山东。又径司吾县故城西。《春秋左传》，楚执钟吾子以为司吾县，王莽更之曰息吾也。又西南至宿预注泗水也。沭水故渎，自下堰，东南径司吾城东，又东南历相口城中。相水出于楚之祖地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年，《经》书公与晋及诸侯会吴于相。京相璠曰：宋地。今彭城逼阳县西北有租水沟，去逼阳八十里。东南流，径傅阳县故城东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逼阳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年夏，四月戊午，会于相。晋荀偃、士匄请伐逼阳而封宋向戌焉。荀营曰：城小而固，胜之不武，弗胜为笑。固请，丙寅，围之，弗克。孟氏之臣秦堇父，辇重如役。逼阳人启门，诸侯之士门焉。县门发，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。狄虒弥建大车之轮，而蒙之以甲，以为橹，左执之，右拔戟，以成一队。孟献子曰：《诗》所谓有力如虎者也。主人县布，堇父登之，及堞而绝之，坠，则又县之。苏而复上者三。主人辞焉，乃退，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。诸侯之师久于逼阳，请归。智伯怒曰：七日不克，尔乎取之，以谢罪也。荀偃、士匄攻之，亲受矢石，遂灭之，以逼阳子归，献于武官，谓之夷俘。逼阳，妘姓也。汉以为县，汉武帝元朔三年，封齐孝王子刘就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辅阳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逼阳有相水。相水又东南，乱于沂而注于沭，谓之相口，城得其名矣。东南至朐县，入游注海也。

巨洋水出朱虚县泰山北，过其县西，泰山，即东小泰山也。巨洋水，即《国语》所谓具水矣。袁宏谓之巨昧，王韶之以为巨蔑，亦或曰朐弥，皆一水也，而广其目焉。其水北流，径朱虚县故城西。汉惠帝二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章为侯国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丹山在西南，丹水所出，东入海。丹水由朱虚丘阜矣，故言朱虚。城西有长坂远峻，名为破车。岘城东北二十里有丹山，世谓之凡山，县在西南，非山也。丹、凡字相类，音从字变也。丹水有二源，各导一山，世谓之东丹、西丹水也。西丹水自凡山北流，径剧县故城东，东丹水注之。水出方山，山有二水，一水即东丹水也。北径县，合西丹水而乱流，又东北出径淆薄涧北。淆水亦出方山，流入平寿县，积而为清，水盛则北注，东南流，屈而东北流，径平寿县故城西，而北入丹水，谓之鱼合口。丹水又东北径望海台东，东北注海，盖亦县所氏者也。

又北过临朐县东，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，熏冶泉水注之，水出西溪，飞泉侧濑，于穷坎之下，泉溪之上。源麓之侧，有一祠，目之为冶泉祠。按《广雅》，金神谓之清明，斯地盖古冶官所在，故水取称焉。水色澄明，而清泠特异，渊无潜石，浅镂沙文，中有古坛，参差相对，后人微加功饰，以为嬉游之处。南北邃岸凌空，疏木交合。先公以太和中，作镇海岱，余总角之年，侍节东州。至若炎夏火流，闲居倦想，提琴命友，嬉娱永日，桂笋寻波，轻林委浪，琴歌既洽，欢情亦畅，是焉栖寄，实可凭衿。小东有一湖，佳饶鲜笋，匪直芳齐芍药，实亦洁并飞鳞。其水东北流入巨洋，谓之熏冶泉。又径临朐县故城东。城，古伯氏骈邑也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奴为侯国。应劭曰：临朐，山名也。故县氏之。朐亦水名，其城侧临朐川，是以王莽用表厥称焉。城上下沿水，悉是刘武皇北伐广固，营垒所在矣。巨洋又东北径委粟山东，孤阜秀立，形若委粟。又东北，洋水注之。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，东南径逢山祠西。洋水又东南，历逢山下，即石膏山也。山麓三成，壁立直上，山上有石鼓，鸣则年凶。郭缘生《续述征记》曰：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，有祠并石鼓，齐地将乱，石人辄打石鼓，声闻数十里。洋水历其阴而东北流，世谓之石沟水。东北流，出于委粟山北，而东注于巨洋，谓之石沟口。然是水下流，

亦有时通塞，及其春夏水泛，川澜无辍，亦或谓之为龙泉水。《地理志》：石膏山，洋水所出是也。今于此县，惟是渎当之，似符群证矣。巨洋水又东北，得邳泉口，泉源西出平地，东流注于巨洋水。巨洋水又北会建德水，水西发逢山阜，而东流入巨洋水也。

又北过剧县西，巨洋水又东北合康浪水，水发县西南山，无事树木，而圆峭孤峙，漓屿分立。左思《齐都赋》曰岭镇其左是也。康浪水北流，注于巨洋。巨洋又东北径剧县故城西，古纪国也。《春秋》庄公四年，纪侯不能下齐，以与弟季大去其国，违齐难也。后改曰剧，故《鲁连子》曰：朐剧之人，辩者也。汉文帝十八年，别为菑川国，后并北海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错为侯国，王莽更之曰俞县也。城之北侧有故台，台西有方池。晏谟曰：西去齐城九十七里，耿弇破张步于临淄，追至巨洋水上，僵尸相属。即是水也。巨洋又东北径晋龙骧将军、幽州刺史辟闾浑墓东，而东北流。墓侧有一坟，甚高大，时人咸谓之为马陵，而不知谁之丘垄也。巨洋水又东北径益县故城东，王莽更之曰涤荡也。晏谟曰：南去齐城五十里，司马宣王代公孙渊，北徙丰人住于此城，遂改名为南丰城也。又东北积而为潭，枝津出焉、谓之百尺沟，西北流，径北益都城。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胡为侯国。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。又东北过寿光县西，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，径县故城西，王莽之翼平亭也。汉光武建武二年，封更始子鲤为侯国。城之西南，水东有孔子石室，故庙堂也。中有孔子像，弟子问经，既无碑志，未详所立。巨洋又东北流，尧水注之。水出剧县南角崩山，即故义山也，俗人以其山角若崩，因名为角扇山，亦名为角林山，皆世俗音讹也。水，即蒌水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剧县有义山，蒌水所出也。北径山东，俗亦名之为青山矣。尧水又东北径东西寿光二城间。应劭曰：寿光县有灌亭。杜预曰：在县东南，斟灌国也。又言斟亭在平寿县东南，平寿故城在白狼水西，今北海郡治。水上承营陵县之下流，东北径城东，西入别画湖，亦曰朕怀湖。湖东西二十里，南北三十里，东北入海。斟亭在溉水东，水出桑犊亭东覆甑山。亭，故高密郡治，世谓之故郡城。山谓之塔山，水曰鹿孟水，亦曰戾孟水，皆非也。《地理志》：桑犊，北海之属县矣。有覆甑山，溉水所出，北径斟亭西北，合白狼水。按《地理志》：北海有斟县。京相璠曰：故斟寻国，禹后。西北去灌亭九十里。溉水又北径寒亭西，而入别画湖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平寿有斟城，有寒亭。薛瓒《汉书集注》云：按《汲郡古文》，相居斟灌，东郡灌是也。明帝以封周后，改曰卫。斟寻在河南，非平寿也。又云：太康居斟寻，羿亦居之，桀又居之。《尚书序》曰：太康失国，兄弟五人，徯于河汭，此即太康之居，为近洛也。余考瓒所据，今河南有寻地，卫国有观土，《国语》曰：启有五观，谓之奸子。五观，盖其名也，所处之邑，其名曰观。皇甫谧曰：卫地。又云：夏相徒帝丘，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。即《汲冢书》云相居斟灌也。既依斟寻，明斟寻非一居矣。穷后既仗善射篡相，寒促亦因逢蒙弑羿，即其居以生浇，因其室而有豷。故《春秋》襄公四年，魏绛曰：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，处浇于过，处豷于戈。是以伍员言于吴子曰：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是也。有夏之遗臣曰靡，事羿，羿之死也，逃于鬲氏。今鬲县也。收斟灌、斟寻二国之余烬，杀寒浞而立少康，灭之，有穷遂亡也。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，宅其业而表其邑，纵遗文沿褫，亭郭有传，未可以彼有灌目，谓专此为非，舍此寻名，而专彼为是。以土推传，应氏之据亦可按矣。尧水又东北注巨洋。伏琛、晏谟并言，尧尝顿驾于此，放受名焉，非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蒌水自剧东北，至寿光入海。沿其

径趣，即是水也。又东北入于海。

巨洋水东北径望海台西，东北流。伏琛、晏谟并以为平望亭在平寿县故城西北八十里，古县；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，因曰望海台，未详也。按《史记》，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赏为侯国。又东北注于海也。

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，淄水出县西南山下，世谓之原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原山，淄水所出。故《经》有原山之论矣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永出自饴山，盖山别名也。东北流，径莱芜谷，屈而西北流，径其县故城南。《从征记》曰：城在莱芜谷，当路阻绝，两山间道，由南北门。汉末，有范史云为莱羌令，言莱芜在齐，非鲁所得。引旧说云：齐灵公灭莱。莱民播流此谷，邑落荒芜，故曰莱芜。《禹贡》所谓莱夷也。夹谷之会，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，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。余按泰无、莱柞，并山名也，郡县取目焉。汉高祖置。《左传》曰：与之无山及莱柞是也。应劭《十三州记》曰：太山莱芜县，鲁之莱柞邑。淄水又西北，转径城西，又东北流，与一水合。水出县东南，俗谓之家桑谷水。《从征记》名曰圣水。《列仙传》曰：鹿皮公者，淄川人也，少为府小史，才巧，举手成器。山岑上有神泉，人不能到，小史白府君，请木工斤斧三十人，作转轮，造县阁，意思横生，数十日，梯道成，上其巅，作祠屋留止其旁。其二问以自固，食芝草，饮神泉，七十余年。淄水来山下，呼宗族得六十余人，命上山半，水出尽漂一郡，没者万计。小史辞迫家室，令下山着鹿皮衣，升阁而去。后百余年下，卖药齐市也。其水西北流，注淄水，淄水又北出山，谓之莱芜口，东北流者也。

东北过临淄县东，淄水自山东北流，径牛山西，又东径临淄县故城南，东得天齐水口，水出南郊山下，谓之天齐渊。五泉并出，南北三百步，广十步。山即牛山也。左思《齐都赋》曰：牛岭镇其南者也。水在齐八祠中，齐之为名起于此矣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齐所以为齐者，即天齐渊名也。其水北流，注于淄水，淄水又东径四豪冢北。水南山下，有四冢，方基圆坟，咸高七尺，东西直列。是田氏四王冢也。淄水又东北径荡阴里西。水东有冢，一基三坟，东西八十步，是列士公孙接、田开疆、古冶子之坟也。晏子恶其勇而无礼，投桃以毙之。死，葬阳里，即此也。淄水又北径其城东。城临淄水，故曰临淄，王莽之齐陵县也。《尔雅》曰：水出其前，左为营丘，武王以其地封大公望，赐之以四履，都营丘为齐。或以为都营陵。《史记》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，东就国，道宿，行迟，莱侯与之争营丘。逆旅之人曰：吾同时难得而易失，客寝安，殆非就封者也。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至营丘。陵亦丘也。献公自营丘徙临淄。余按营陵城南无水，惟城北有一水，世谓之白狼水，西出丹山，俗谓凡山也，东北流，由《尔雅》出前左之文，不得以为营丘矣。营丘者，山名也。《诗》所谓子之营兮，遭我乎猗之间兮。作者多以丘陵号同，缘陵又去莱差近，咸言太公所封。考之《春秋经》书，诸侯城缘陵。《左传》曰迁杞也。《毛诗》郑注，并无营字，瓒以为非近之。今临淄城中有丘，在小城内，周回三百步，高九丈，北降丈五，淄水出其前，故有营丘之名，与《尔雅》相符。城对天齐渊，故城有齐城之称。是以晏子言始爽鸠氏居之，逢伯陵居之，太公居之。又曰：先君太公筑营之丘，季札观风，闻齐音曰：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田巴入齐，过淄自镜。郭景纯言齐之营丘，淄水径其南及东也，非营陵明矣。献公之徙，其犹晋氏深翼名绛，非谓自营陵而之也。其外郭，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，世谓之虏城。言齐湣王伐燕，燕王哙死，虏其民实诸郭，因以名之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，灭齐为郡，

治临淄。汉高帝六年，封子肥于齐为王国，王莽更名济南也，《战国策》曰：田单为齐相，过淄水，有老人涉淄而出，不能行，坐沙中，单乃解裘于斯水之上也。

又东过利县东，淄水自县东北流，径东安平城北。又东径巨淀县故城南。征和四年，汉武帝幸东莱，临大海，三月耕巨淀，即此也。县东南则巨淀湖，盖以水受名也。淄水又东北径广饶县故城南。汉武帝元鼎中，封菑川靖王子刘国为侯国。淄水又东北，马车渎水注之。受巨淀，淀即浊水所注也。吕忱曰：浊水一名溷水，出广县为山，世谓之冶岭山。东北流，径广固城西。城在广县西北四里，四周绝涧，阻水深隍，晋永嘉中，东莱人曹嶷所造也。水侧山际，有五龙口。义熙五年，刘武帝伐慕容超于广固也，以藉险难攻，兵力劳弊，河间人玄丈说裕云：昔赵攻曹嶷，望气者以为漫水带城，非可攻拔，若塞五龙口，城当必陷。石虎从之，嶷请降。降后五日，大雨，雷电震开。后慕容格之攻段龛，十旬不拔，塞口而龛降，降后无儿，又震开之。今旧基犹存，宜试修筑。裕塞之，超及城内男女皆悉脚弱，病者大半，超遂出奔，为晋所擒也。然城之所跨，实凭地险，其不可固城者在此。浊水东北流，径尧山东。《从征记》曰：广固城北三里，有尧山祠。尧因巡狩登此山，后人遂以名山，庙在山之左麓，庙像东面，华宇修整，帝图严饰，轩冕之容穆然，山之上顶，旧有上祠，今也毁废，无复遗式。盘石上尚有人马之迹，徒黄石而已，惟刀剑之踪逼真矣。至于燕锋代锷，魏铗齐銊，与今剑莫殊，以密模写，知人功所制矣。西望胡公陵，孙畅之所云：青州刺史傅弘仁，言得铜棺隶书处。浊水又东北流，径东阳城北，东北流，合长沙水。水出逢山北阜，世谓之阳水也。东北流。径广县故城西。旧青州刺史治，亦曰青州城。阳水又东北流，石井水注之。水出南山，山顶洞开，望若门焉，俗谓是山为譬头山。其水北流注井，井际广城东侧，三面积石，高深一匹有余。长津激浪，瀑布而下，澎溉之音，惊川聒谷，溯济之势，状同洪何。北流入阳水。余生长东齐，极游其下，于中阔绝，乃积绵载。后因王事，复出海岱。郭金紫惠同石井，赋诗言意，弥日嬉娱，尤慰羁心，但恨此本时有通塞耳。阳水东径故七级寺禅房南。水北则长庑遍驾，迥阁承阿，林之际则绳坐疏班，锡钵间设，所谓修修释子，眇眇禅栖者也。阳水又东径东阳城东南。义熙中，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此，以在阳水之阳，即谓之东阳城。世以浊水为西阳水故也。水流亦有时穷通，信为灵矣。昔在宋世，是水绝而复流，刘晃赋《通津》焉，魏太和中，此水复竭，辍流积年，先公除州，即任未期，是水复通，澄映盈川，所谓幽谷枯而更溢，穷泉辍而复流矣。海岱之士，又颂通津焉。平昌龙民孙道相颂曰：惟彼浯泉，竭逾三龄，祈尽圭壁，谒穷斯牲，道从隆替，降由圣明。耋民河间赵嶷颂云：敷化未期，元泽潜施，枯源扬澜，涸川涤陂。北海郭钦曰：先政辍津，我后通洋。但颂广文烦，难以具载。阳水又北屈径汉城阳景王刘章庙东，东注于巨洋。后人堨断，令北注浊水。时人通谓浊水为阳水，故有南阳、北阳水之论。二水浑流，世谓之为长沙水也，亦或通名之为泥水。故晏谟、伏琛为《齐记》，并云东阳城既在浯水之阳，宜为浯阳城，非也。世又谓阳水为洋水，余按群书，盛言洋水出临朐县，而阳水导源广县，两县虽邻，川土不同，干事疑焉。浊水又北径臧氏台西，又北径益城西，又北流注巨淀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广县为山，浊水所出，东北至广饶入巨淀，巨淀之右，又有女水注之。水出东安平县之蛇头山，《从征记》曰：水西有桓公冢，甚高大，墓方七十余丈；高四丈，圆坟围二十余丈，高七丈余，一墓方七丈；二坟；晏谟曰：依《陵记》非葬礼，如承世故，与其母同墓而异坟，伏琛所未详也，冢东山下女水，原有桓公祠，

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，曰：近日路次齐郊，瞻望桓公坟垄，在南山之阿，请为立祀，为块然之主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曰：齐桓公冢，在齐城南二十里，因山为坟，大冢东有女水，或云齐桓公女冢在其上，故以名水也。女水导川东北流，甚有神焉、化隆则水生，政薄则津竭。燕建平六年，水忽暴竭，玄明恶之，寝病而亡。燕太上四年，女水又竭，慕容超恶之，燕祚遂沦。女水东北流，径东安平县故城南。《续述征记》曰：女水至安平城南，伏流十五里，然后更流，北注阳水。城，故酅亭也。《春秋》鲁庄公三年，纪季以酅入齐。《公羊传》曰：季者何？纪侯弟也。贤其服罪，请酅以奉五祀，田成子单之故邑也。后以为县，博陵有安平，故此加东也。世祖建武七年，封菑川王子刘茂为侯国。又径东安平城东，东北径垄丘东，东北入巨淀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菟头山，女水所出，东北至临淄，人巨淀，又北为马车渎，北合淄水。又北，时浘之水注之。时水出齐城西北二十五里，平地出泉，即如水也。亦谓之源水。因水色黑，俗又目之为黑水。西北径黄山东，又北历愚山东，有愚公冢。时水又屈而径杜山北。有愚公谷，齐桓公时，公隐于谷，邻有认其驹者，公以与之。山即杜山之通阜，以其人状愚，故谓之愚公。水有石梁，亦谓之为石梁水。又有水注之。水出时水东，去临淄城十八里，所谓中也。俗以水为宿留水，西北入于时水。孟子去齐，三宿而后出，故世以此而变水名也。水南山西，有王歜墓，昔乐毅伐齐，贤而封之，歜不受，自缢而死。水侧有田引水，溉迹尚存。时水又西北径西安县故城南。本渠丘也，齐大夫雍廪之邑矣。王莽更之曰东宁。时水又西至石洋堰，分为二水，谓之石洋口。枝津西北至梁邹入济。时水又北径西安城西，又北，京水、系水注之。水出齐城西南，世谓之寒泉也。东北流，直申门西，京相璠、杜预并言申门，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，为申池。昔齐懿公游申池，邴歜、阎职二人，害公于竹中。今池无复仿佛，然水侧尚有小小竹木，以时遗生也。左思《齐都赋注》：申池，在海滨齐薮也。余按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晋伐齐，戊戌，伐雍门之萩。己亥，焚雍门，壬寅，焚东北二郭，甲辰，东侵及潍，南及沂，而不言北掠于海。且晋献子尚不辞死以逞志，何容对仇敌而不惩，暴草木于海嵎乎？又炎夏火流，非远游之辰，懿公见弒，盖是白龙鱼服，见困近郊矣。左氏舍近举远，考古非矣。杜预之言，有推据耳。系水傍城北流，径阳门西。水次有故封处，所谓齐之稷下也。当战国之时，以齐宣王喜文学，游说之士，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子、慎到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论议，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十人。刘向《别录》以稷为齐城门名也。谈说之士，期会于稷门下，故曰稷下也。《郑志》，张逸问《书赞》云：我先师棘下生，何时人？郑玄答云：齐田氏时，善学者所会处也，齐人号之棘下生，无常人也。余按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二年，莒子如齐，盟于稷门之外。汉以叔孙通为博士，号稷嗣君。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欲以继踪齐稷下之风矣。然棘下又是鲁城内地名。《左传》定公八年，阳虎劫公，伐孟氏，入自上东门，战于南门之内，又战于棘下者也。盖亦儒者之所萃焉。故张逸疑而发问，郑玄释而辩之，虽异名互见，大归一也。城内有故台，有营丘，有故景王祠，即朱虚侯章庙矣。《晋起居注》云：齐有大蛇，长三百步，负小蛇，长百余步，径于市中，市人悉观，自北门所入处也。北门外东北二百步，有齐相晏婴冢宅。《左传》：晏子之宅近市，景公欲易之，而婴弗更，为诫曰：吾生则近市，死岂易志。乃葬故宅，后人名之曰清节里。系水又北径临淄城西门北，而西流径梧宫南。昔楚使聘齐，齐王飨之梧宫，即是宫矣。其地犹名梧台里。台甚层秀，东西百余步，南北如减，即古梧宫之台。台东即阙子，

所谓宋愚人得燕石处。台西有《石社碑》，犹存。汉灵帝熹平五年立，其题云梧台里。系水又西径葵丘北。《春秋》庄公八年，襄公使连称、管至父戍葵丘。京相璠曰：齐西五十里，有葵丘地，若是，无庸戍之。僖公九年，齐桓会诸侯于葵丘，宰孔曰：齐侯不务修德而勤远略。明葵丘不在齐也。引河东汾阴、葵丘，山阳西北葵城，宜在此，非也。余原《左传》连称、管至父之戍葵丘，以瓜时为往还之期。请代弗许，将为齐乱，故令无宠之妹，候公于宫。因无知之绌，遂害襄公。若出远无代，宁得谋及妇人，而为公室之乱乎？是以杜预稽《春秋》之旨，即传安之注于临淄西，不得舍近托远，苟成己异，于异可殊，即义为负。然则葵丘之戍，即此地也。系水西左迤为潭，又西径高阳侨郡南，魏所立也。又西北流注于时。时水又东北流，浘水庄之。水出营城东，世谓之汉溱水也。西北流，径营城北。汉景帝四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。浘水又西径乐安博昌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昌水出东莱昌阳县，道远不至，取其嘉名。阚骃曰：县处势平，故曰博昌。浘水西历贝丘。京相璠曰：博昌县南近浘水，有地名贝丘，在齐城西北四十里。《春秋》庄公八年，齐侯田于贝丘，见公子彭生，豕立而位。齐侯坠车伤足于是处也。浘水又西北人时水。《从征记》又曰：水出临淄县北，径乐安博昌南界，西入时水者也，自下通谓之为浘也。昔晋侯与齐侯宴，齐侯曰有酒如浘，指喻此水也。时水又屈而东北，径博昌城北。时水又东北，径齐利县故城北，又东北径巨淀县故城北，又东北径广饶县故城北，东北入淄水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淄入濡。《淮南子》曰：白公问微言曰：若以水投水，如何？孔子曰：淄、浘之水合，易牙尝而知之。谓斯水矣。

又东北入于海。

淄水入马车渎，乱流东北，径琅槐故城南，又东北径马井城北，与时浘之水，互受通称，故邑流其号。又东北至皮丘坑入于海，故晏谟、伏琛并言淄浘之水，合于皮丘坑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马车渎至琅槐入于海。盖举县言也。

汶水出朱虚县泰山，山上有长城，西接岱山，东连琅邪巨海，千有余里，盖田氏之所造也。

《竹书纪年》，梁惠成王二十年，齐筑防以为长城。《竹书》又云：晋烈公十二年，王命韩景子、赵烈子、翟员伐齐，入长城。《史记》所谓齐威王越赵侵我伐长城者也。伏琛、晏谟并言水出县东南峿山，山在小泰山东者也。北过其县东，汶水自县东北，径郜城北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朱虚县东四十里，有郜城亭，故县也。又东北径管宁冢东。故晏谟言：柴阜西南，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，墓前有碑。又东北径柴阜山北。山之东有征士邴原冢，碑志存焉。汶水又东北，径汉青州刺史孙嵩墓西，有碑碣。汶水又东径安丘县故城北。汉高帝八年，封将军张说为侯国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之诛郅也。孟康曰：今渠丘亭是也。伏琛、晏谟《齐记》并言莒渠丘亭在安丘城东北十里，非矣。城对牟山，山之西南有孙宾硕兄弟墓，碑志并在也。

又北过淳于县西，又东北入于潍。

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。周武王以封淳于公，号曰淳于国。《春秋》桓公六年：冬，州公如曹。《传》曰：淳于公如曹，度其国危，遂不复也。其城东北，则两川交会也。

潍水出琅邪箕县潍山，琅邪，山名也，越王句践之故国也。句践并吴，欲霸中国，徙都琅邪。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，灭齐，以为郡。城即秦皇之所筑也。遂登琅邪大乐之山，作层台于其上，谓之琅邪台。台在城东南十里，孤立，特显出于众山，上下周二十里

余，傍滨巨海。秦王乐之，因留三月。乃徙黔首三万户于琅邪山下，复十二年。所作台基三层，层高三丈，上级平敞，方二百余步，广五里，刊石立碑，纪秦功德。台上有神渊，渊至灵焉。人污之则竭，斋洁则通。神庙在齐八祠中。汉武帝亦尝登之。汉高帝吕后七年，以为王国。文帝三年，更名为郡，王莽改曰填夷矣。潍水导源潍山。许慎、吕忱云：潍水出箕屋山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潍水出覆舟山。盖广异名也。东北径箕县故城西，又西，析泉水注之。水出析泉县北松山东，南流径析泉县东，又东南径仲固山东，北流入于潍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至箕县北入潍者也。潍水又东北径诸县故城西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二年，季孙行父城诸及郓。《传》曰：城其下邑也。王莽更名诸并矣。潍水又东北，涓水注之。水出马耳山，山高百丈，上有二石并举，望齐马耳，故世取名焉。东去常山三十里，涓水发于其阴，北径娄乡城东。《春秋》昭公五年，《经》书夏莒牟夷，以牟娄防兹来奔者也。又分诸县之东，为海曲县，故俗人谓此城为东诸城。涓水又北注于潍水。

东北过东武县西，县因冈为城，城周三十里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郭蒙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。又北，左合扶淇之水，水出西南常山，东北流注潍。晏、伏并以潍水为扶淇之水，以扶淇之水为潍水，非也。按经脉志，潍自箕县北，径东武县西，北流合扶淇之水。晏谟、伏琛云：东武城西北二里潍水者，即扶淇之水也。潍水又北，右合卢水，即久台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出琅邪横县故山，王莽之令丘也。山在东武县故城东南，世谓之卢山也。西北流，径昌县故城西，东北流。《齐地记》曰：东武城东南有卢水，水侧有胜火木，方俗音曰柽子，其木经野火烧死，炭不灭。故东方朔云：不灰之木者也。其水又东北流，径东武县故城东，而西北入潍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久台水东南至东武入潍者也。《尚书》所谓潍、淄其道矣。

又北过平昌县东，潍水又北径石泉县故城西，王莽之养信也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平昌县东南四十里，有石泉亭，故县也。潍水又北径平昌县故城东，荆水注之。水出县南荆山阜，东北流径平昌县故城东。汉文帝封齐悼惠王肥子印为侯国。城之东南角有台，台下有井，与荆水通。物坠于井，则取之荆水，昔常有龙出入于其中，故世亦谓之龙台城也。荆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潍。潍水又北，浯水注之，水出浯山，世谓之巨平山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灵门县有高山、壶山，浯水所出，东北入潍，今是山西接浯山。许慎《说文》言水出灵门山，世谓之浯汶矣。其水东北径姑幕县故城东。县有五色土，王者封建诸侯，随方受之。故薄姑氏之国也。阚骃曰：周成王时，薄姑与四国作乱，周公灭之，以封太公。是以《地理志》曰：或言薄姑也。王莽曰季睦矣。应劭曰：《左传》曰薄姑氏国，太公封焉。薛瓒《汉书注》云：博昌有薄姑城。未知孰是。浯水又东北径平昌县故城北，古堨此水，以溢溉田，南注荆水。浯水又东北流，而注于潍水也。

又北过高密县西，应劭曰：县有密水，故有高密之名也。然今世所谓百尺水者，盖密水也。水有二源，西源出奕山，亦曰鄤目山。山势高峻，隔绝阳曦。晏谟曰：山状鄤目，是有此名。伏琛曰：山上鄤目，故名鄤目山也。其水东北流，东源出五弩山，西北流，同泻一壑，俗谓之百尺水，古人堨以溉田数十顷。北流径高密县西，下注潍水，自下亦兼通称焉。乱流历县西碑产山西。又东北，水有故堰，旧凿石竖柱，断潍水，广六十许步，掘东岸，激通长渠，东北径高密县故城南。明帝永平中，封邓震为侯国。县南十里，蓄以为塘，方二十余里，古所谓高密之南都也，溉田一顷许。陂水散流，下注夷安泽。潍水自堰北，径高密县故城西。汉文帝十六年，别

为胶西国。宣帝本始元年，更为高密国。王莽之章牟也。潍水又北。昔韩信与楚将龙且，夹潍水而阵于此。信夜令为万余囊，盛沙以遏潍水，引军击且，伪退，且追北，信决水，水大至，且军半不得渡，遂斩龙且于是水。水西有厉阜，阜上有汉司农卿郑康成冢，石碑犹存。又北径昌妥县故城东。汉明帝永平中，封邓袭为侯国也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双安帝延光元年复也。

又北过淳于县东，潍水又北，左会汶水，北径平城亭西，又东北径密乡亭西。《郡国志》曰：淳于县有密乡。《地理志》，皆北海之属县也。应劭曰：淳于县东北六十里，有平城亭，又四十里，有密乡亭，故县也。潍水又东北径下密县故城西。城东有密阜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有三户山祠。余按应劭曰：密者水名，是有下密之称。俗以之名阜，非也。

又东北过都昌县东，潍水东北径逢萌墓。萌，县人也，少有大节，耻给事县亭，遂浮海至辽东，复还，在不其山隐学。明帝安车征萌，以佯狂免。又北径都昌县故城东。汉高帝六年，封朱轸为侯国。北海相孔融，为黄巾贼管亥所围于都昌也，太史慈为融求救，刘备持的突围其处也。又东北入于海。

胶水出黔陬县胶山北，过其县西，《齐记》曰：胶水出五弩山，盖胶山之殊名也。北径祝兹县故城东。汉武帝元鼎中，封胶东康王子延为侯国。又径扶县故城西，《地理志》，琅邪之属县也。汉文帝元年，封吕平为侯国。胶水又北径黔陬故城西。袁山松《郡国志》曰：县有介亭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介国也。《春秋》僖公九年，介葛卢来朝，闻牛鸣曰：是生三牺，皆用之。问之，果然。晏谟、伏琛并云县有东西二城，相去四十里有胶水，非也。斯乃拒艾水也。水出县西南拒艾山，即《齐记》所谓黔艾山也。东北流，径柜县故城西，王莽之祓同也，世谓之王城。又谓是水为洋水矣。又东北流，晏，伏所谓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胶水者也。又东入海。《地理志》：琅邪有柜县，根艾水出焉。东入海，即斯水也。今胶水北流径西黔陬城东，晏、伏所谓高密郡侧有黔陬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胶水出邦县，王莽更之纯德矣，疑即是县，所未详也。

又北过夷安县东，县，故王莽更名之原亭也。应劭曰：故莱夷维邑也。太史公曰：晏平仲莱之夷维之人也。汉明帝永平中，封邓珍为侯国。西去潍水四十里。胶水又北径胶阳县东，晏、伏并谓之东亭，自亭结路，南通夷安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淳于县东南五十里，有胶阳亭，故县也。又东北流，左会一水，世谓之张奴水。水发夷安县东南阜下，西北流，历胶阳县，注于胶。胶水之左为泽渚，东北百许里，谓之夷安潭。潭周四十里，亦潍水枝津之所注也。胶水又东北，径下密县故城东，又东北，径胶东县故城西。汉高帝九年，别为国。景帝封子寄为王国，王莽更之郁秩也，今长广郡治。伏琛、晏谟言胶水东北回，达于胶东城北百里，流注于海。又北过当利县西北，入于海。

县，故王莽更名之为东莱亭也。又北径平度县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封菑川懿王子刘衍为侯国，王莽更名之曰利卢也。县有土山，胶水北历土山，注于海。海南，土山以北，悉盐坑相承，修煮不辍，北眺巨海，杳冥无极，天际两分，白黑方别，所谓溟海者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胶水北至平度入海也。

【卷二十七】沔水

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口，沔水一名沮水。阚駰曰：以其初出沮洳然，故曰沮水也。县亦受名焉。

导源南流，泉衔水注之。水出河池县，东南流，入沮县；会于沔。沔水又东南，径沮水戍而东南流，注汉，曰沮口。所谓沔汉者也。《尚书》曰：。冢导漾，东流为汉。《山海经》所谓汉出鲋嵎山也。东北流，得献水口。庾仲雍云：是水南至关城，合西汉水。汉水又东北，合沮口，同为汉水之源也。故如淳曰：此方人谓汉水为沔水。孔安国曰：漾水东流为沔，盖与沔合也。至汉中为汉水，是互相通称矣。沔水又东径白马戍南、泑水入焉。水北发武都氐中，南径张鲁城东。鲁，沛国张陵孙。陵学道于蜀鹤鸣山，传业衡，衡传于鲁。鲁至，行宽惠，百姓亲附，烘道之费，米限五斗，故世号五斗米道。初平中，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，住汉中，断绝谷道，用远城治，因即崤岭，周回五里，东临濬谷，杳然百寻。西北二面，连峰接崖，莫究其极。从南为盘道，登陟二里有余。泑水又南径张鲁治东，水西山上，有张天师堂，于今民事之。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，堂为张鲁治。东对白马城，一名阳平关。泑水南流入沔，谓之泑口。其城西带泑水，南面沔川，城侧二水之交，故亦曰泑口城矣。沔水又东径武侯垒南，诸葛武侯所居也，南枕沔水。水南有亮垒，背山向水，中有小城，回隔难解。沔水又东，径沔阳县故城南。城，旧言汉祖在汉中，萧何所筑也。汉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并刘璋，北定汉中，始立坛，即汉中王位于此。其城南临汉水，北带通逵，南面崩水三分之一，观其遗略，厥状时传。南对定军山，曹公南征汉中，张鲁降，乃命夏侯渊等守之。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，遂斩渊首，保有汉中，诸葛亮之死也，遗令葬于其山，因即地势，不起坟垄，惟深松茂柏，攒蔚川阜，莫知墓茔所在。山东名高平，是亮宿营处，有亮庙。亮薨，百姓野祭。步兵校尉习隆、中书郎向充共表云：臣闻周人思召伯之德，甘棠为之不伐。越王怀范蠡之功，铸金以存其像。亮德轨遐迩，勋盖来世，王室之不坏，实赖斯人。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追述在昔者也。今若尽顺民心，则黩而无典，建之京师，又逼宗庙，此圣怀所以惟疑也。臣谓宜近其墓，立之沔阳，断其私祀，以崇正礼。始听立祀，斯庙盖所启置也。钟士季征蜀，枉驾设祠茔东，即八阵图也。遗基略在，崩褫难识。沔水又东径西乐城北。城在山上，周三十里，甚险固。城侧有谷，谓之容裘谷。道通益州，山多群獠，诸葛亮筑以防遏。梁州刺史杨亮以即险之固，保而居之，力苻坚所败。后刺史姜守、潘猛，亦相仍守此城。城东容裘，溪水注之，俗谓之洛水也。水南导巴岭山，东北流。水左有故城，凭山即险，四面阻绝。昔先主遣黄忠据之，以拒曹公。溪水又北径西乐城东，而北流注于汉。汉水又左得度口水，出阳平北山。水有二源，一曰清检，出佳鳆；一曰浊检，出好鲋，常以二月八月取之，美珍常味。度水南径阳平县故城东，又南径沔阳县故城东，西南流，注于汉水。汉水又东，右会温泉水口。水发山北平地，方数十步，泉源沸涌，冬夏汤汤，望之则白气浩然，言能瘥百病云。洗浴者，皆有硫黄气，赴集者常有百数。池水通注汉水。汉水又东，黄沙水左注之。水北出远山，山谷邃险，人迹罕交，溪曰五丈溪。

水侧有黄沙屯，诸葛亮所开也。其水南注汉水。南有女郎山，山上有女郎冢。远望山坟，嵬嵬状高，及即其所，裁有坟形。山上直路下出，不生草木，世人谓之女郎道。下有女郎庙及捣衣石，言张鲁女也。有小水北流入汉，谓之女郎水。汉水又东合褒水，水西北出衙岭山，东南径大石门，历故栈道下谷，俗谓千梁无柱也。诸葛亮《与兄瑾书》云：前赵子尤退军，烧坏赤崖以北阁道，缘谷百余里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，其一头立柱于水中，今水大而急，不得安柱，此其穷极不可强也。又云：顷大水暴出，赤崖以南桥阁悉坏，时赵子龙与邓伯苗，一戍赤崖屯田，一戍赤崖口，但得缘崖，与伯苗相闻而已。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，魏延先退而焚之，谓是道也。自后按旧修路者，悉无复水中柱，径涉者，浮梁振动，无不遥心眩目也。褒水又东南径三交城，城在三水之会故也。一水北出长安，一水西北出仇池，一水东北出太白山，是城之所以取名矣。褒水又东南，得丙水口，水上承丙穴，穴出嘉鱼，常以三月出，十月入地，穴口广五六尺，去平地七八尺，有泉悬注，鱼自穴下透入水，穴口向丙，故曰丙穴。下注褒水，故左思称嘉鱼出于丙穴，良木攒于褒谷矣。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。门穿山通道，六丈有余。刻石言：汉明帝永平中，司隶校尉犍为杨厥之所开，逮桓帝建和二年，汉中太守同郡王升，嘉厥开凿之功，琢石颂德。以为石牛道。来敏《本蜀论》云：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，作五石牛，以金置尾下，言能屎金，蜀王负力，令五丁引之成道。秦使张仪、司马错寻路灭蜀，因曰石牛道，厥盖因而广之矣。《蜀都赋》曰：阻以石门，其斯之谓也。门在汉中之西，褒中之北。褒水又东南历褒口，即褒谷之南口也。北口曰斜，所谓北出褒斜。褒水又南径褒县故城东，褒中县也。本褒国矣，汉昭帝元凤六年置。褒水又南流，入于汉。汉水又东径万石城下。城在高原上，原高十余丈，四面临平，形若覆瓮。水南遏水为阻，西北并带汉水，其城宿是流杂聚居，故世亦谓之流杂城。汉水又东径汉庙堆下。昔汉女所游，侧水为钓台，后人立庙于台上。世人睹其颓基崇广，因谓之汉庙堆。传呼乖实，又名之为汉武堆，非也。

东过南郑县南，县，故褒之附庸也。周显王之世，蜀有褒汉之地。至六国，楚人兼之。

怀王衰弱，秦略取焉。周赧王二年，秦惠王置汉中郡，因水名也。《耆旧传》云：南郑之号，始于郑桓公。桓公死于大戎，其民南奔，故以南郑为称，即汉中郡治也。汉高祖入秦，项羽封为汉王。萧何曰：天汉美名也。遂都南郑。大城周四十二里，城内有小城，南凭津流，北结环雉，金墉漆井，皆汉所修筑。地沃川险，魏武方之鸡肋，曰：释骐骥而不乘焉，皇皇而更求。遂留杜子绪镇南郑而还。晋咸康中，梁州刺史司马勋，断小城东面三分之一以为梁州，汉中郡南郑县治也。自齐、宋、魏咸相仍焉。水南，即汉阴城也，相承言吕后所居也。有廉水出巴岭山，北流径廉川，故水得其名矣。廉水又北住汉水。汉水右合池水，水出旱山。山下有祠，列石十二，不辨其由，盖社主之流，百姓四时祈祷焉。俗谓之獠子水，夹溉诸田，散流左注汉水。汉水又东，得长柳渡。长柳，村名也。汉太尉李固墓，碑铭尚存，文字剥落，不可复识。汉水又东径胡城南。义熙十五年，城上有密云细雨，五色昭彰，人相与谓之庆云休符。当出晓而云雾，乃觉城崩，半许沦水，出铜钟十二枚。刺史索邈奉送洛阳，归之宋公府。南对扁鹊城，当是越人旧所径涉，故邑流其名耳。汉水出于二城之间，右会磐余水。水出南山巴岭上，泉流两分，飞清派注，南入蜀水，北注汉津，谓之磐余口。庾仲雍曰：磐余去胡城二十里。汉水又左会文水，水即门水也，

出胡城北山石穴中。长老云：杜阳有仙人宫，石穴宫之前门，故号其川为门川，水为门水。东南流，径胡城北。三城奇对，隔谷罗布，深沟固垒，高台相距。门水右注汉水，谓之高桥溪口。汉水又东，黑水注之。水出北山，南流入汉。庾仲雍曰：黑水去高桥三十里。诸葛亮笺云：朝发南郑，暮宿黑水，四五十里。指谓是水也，道则百里也。

又东过成固县南，又东过魏兴安阳县南，涔水出自旱山，北注之。

常璩《华阳国志》曰：蜀以成因为乐城县也。安阳县故隶汉中，魏分汉中，立魏兴郡，安阳隶焉。涔水出西南而东北人汉。左谷水出西北，即婿水也。北发听山，山下有穴水，穴水东南流，历平川中，谓之婿乡，水口婿水。川有唐公祠。唐君字公房，成固人也。学道得仙，入云台山，合丹服之，白日升天、鸡鸣天上，狗吠云中，惟以鼠恶，留之。鼠乃感激，以月晦日，吐肠胃更生，故时人谓之唐鼠也。公房升仙之日，婿行未还，不获同阶云路，约以此川为居，言无繁霜蛟虎之患，其俗以为信然。因号为婿乡，故水亦即名焉。百姓为之立庙于其处也，刊石立碑，表述灵异。婿水南历婿乡溪，出山东南流，径通关势南。山高百余丈，上有匈奴城，方五里，濬堑三重，高祖北定三秦，萧何守汉中，欲修北道通关中，故名为通关势。婿水又东径七女冢。冢夹水罗布，如七星，高十余丈，周回数亩。元嘉六年，大水破坟，坟崩，出铜不可称计。得一砖，刻云：项氏伯无子，七女造墩。世人疑是项伯冢。水北有七女池，池东有明月池，状如偃月，皆相通注，谓之张良渠，盖良所开也。婿水径樊哙台南，台高五六丈，上容百许人。又东南径大成固北。城乘高势，北临婿水，水北有韩信台，高十余丈，上容百许人。相传高祖斋七日，置台设九宾礼，以礼拜信也。婿水东回南转，又径其城东，而南入汉水，谓之三水口也。汉水又东会益口，水出北山益谷，东南流，注于汉水。汉水又东至城南，与洛谷水合。水北出洛谷，谷北通长安，其水南流，右则水注之。水发西溪，东南流，合为一水，乱流南出，际其城西，南注汉水。汉水又东径小成固南。州治大成固，移县北，故曰小成固。城北百二十里，有兴势坂，诸葛亮出洛谷，戍兴势，置烽火楼处。通照汉水，东历上涛，而径于龙下，盖伏石惊湍，流屯激怒，故有上下二涛之名。龙下，地名也。有丘郭坟墟，旧谓此馆为龙下亭。自白马迄此，则平川夹势，水丰壤沃，利方三蜀矣。度此溯洄从汉，为山行之始。汉水又东径石门滩，山峡也，东会西水，水北出秦岭西谷，南历重山。与寒泉合。水东出寒泉岭，泉涌山顶，望之交横似若瀑布，颓波激石，散若雨洒，势同厌原风雨之池。其水西流入于西水。西水又南注汉，谓之西口。汉水又东径妫虚滩。《世本》曰：舜居妫汭，在汉中西城县，或言妫墟在西北，舜所居也。或作姚虚，故后或姓姚，或姓妫，妫姚之异，是妄未知所从。余按应劭之言，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。汉水又东径猴径滩，山多猴猿，好乘危缀饮，故滩受斯名焉。汉水又东径小大黄金南。山有黄金峭，水北对黄金谷，有黄金戍，傍山依峭，险折七里。氐掠汉中，阻此为戍，与铁城相对，一城在山上，容百余人，一城在山下，可置百许人，言其险峻，故以金铁制名矣。昔杨难当令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，姜宝据铁城。宋遣秦州刺史萧思话西讨，话令阴平太守萧垣攻拔之，贼退酉水矣。汉水又东，合蘧蒢溪口。水北出就谷，在长安西南，其水南流，径巴溪戍西，又南径阳都坂东。坂自上及下盘折十九曲，西连寒泉岭。《汉中记》曰：自西城涉黄金峭、寒泉岭、阳都坂，峻嵘百重，绝壁万寻，既造其峰，谓已逾崧岱，复瞻前岭，又倍过之。言陟羊肠，超烟云之际，顾看向途，杳然有不测之险。山丰野牛

野羊，腾岩越岭，驰走若飞，触突树木，十围皆倒，山殚民阻，地穷坎势矣。其水南历蘧蒢溪，谓之蘧蒢水，而南流注于汉，谓之蒢口。汉水又东，右会洋水，川流漫阔，广几里许。洋水导源巴山，东北流，径平阳城。《汉中记》曰：本西乡县治也。自成固南入三百八十里，距南郑四百八十里。洋川者，汉戚夫人之所生处也。高祖得而宠之，夫人思慕本乡，追求洋川米，帝为驿致长安。蠲复其乡，更名曰县，故又目其地为祥川，用表夫人载诞之休祥也。城即定远矣。汉顺帝永光七年，封班超以汉中郡南郑县之西乡为定远侯，即此也。洋水又东，北流入汉。谓之城阳水口也。汉水又东历敖头。旧立仓储之所，傍山通道，水陆险凑。魏兴安康县治，有戍统领流杂。汉水又东合直水，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。又南枝分，东注旬水，又南径蒮阁下，山上有戍，置于崇阜之上，下临深渊。张子房烧绝栈阁，示无还也。又东南历直谷，径直城西，而南流注汉。汉水又东径直城南，又东径千渡，而至虾蟆頧，历汉阳口，而届于彭溪龙灶矣，并溪涧滩碛之名也。汉水又东，径晋昌郡之宁都县南，县治松溪口。又东径魏兴郡广城县，县治王谷。谷道南出巴獠，有盐井，食之令人瘿疾。汉水又东径鱼脯谷口，旧西城、广城二县。指此谷而分界也。

又东过西城县南。

汉水又东径鳖池南鲸滩，鲸，大也。《蜀都赋》曰：流汉汤汤，惊浪雷奔，望之天回，即之云昏者也。汉水又东径岚谷北口，嶂远溪深，涧峡险邃，气萧萧以瑟瑟，风而飕飕，故川谷擅其目矣。汉水又东，右得大势，势阻急溪，故亦曰急势也。依山为城，城周二里，在峻山上，梁州督护吉挹所治，苻坚遣偏军韦钟伐挹，挹固守二年不能下，无援遂陷。汉水右对月谷口，山有坂月川于中，黄壤沃衍，而桑麻列植，佳饶水田，故孟达与诸葛亮书，善其川土沃美也。汉水又东径西城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：汉中郡之属县也。汉末，为西城郡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，仪据郡降魏，魏文帝改为魏兴郡，治故西城县之故城也。氏略汉川梁州，移治于此城。内有舜祠、汉高帝庙，置民九户，岁时奉祠焉。汉水又东为鳣湍，洪波济荡，溯浪云颓。古耆旧言，有鳣鱼奋鳍溯流，望涛直上，至此则暴鳃失济，故因名湍矣。汉水又东合旬水，水北出旬山，东南流，径平阳戍下，与直水枝分东注，径平阳戍，入旬水，旬水又东南径旬阳县，与柞水合。水西出柞溪，南流径重岩堡西，屈而东流，径其堡南，东南注于旬水。旬水又东南径旬阳县南。县北山有悬书崖，高五十丈，刻石作字，人不能上，不知所道。山下有石坛，上有马迹五所，名曰马迹山。旬水东南注汉，谓之旬口。汉水又东径木兰寨南，右岸有城，名伎陵城，周回数里，左岸垒石数十行，重垒数十里，中谓是处为木兰寨，云：吴朝遣军救孟达于此矣。汉水又东，左得育溪，兴晋、旬阳二县分界于是谷。汉水又东合甲水口，水出秦岭山，东南流，径金井城南，又东径上庸郡北，与关袿水合。水出上洛阳亭县北青泥西山，南径阳亭聚西，俗谓之平阳水。南合丰乡川水，水出弘农丰乡东山，西南流径丰乡故城南。京相璠曰：南乡淅县，有故酁乡，《春秋》所谓丰浙也。于《地理志》属弘农，今属南乡。又西南合关淅水。关袿水又南入上津，注甲水。甲水又东南径魏兴郡之兴晋县南，晋武帝太康中立。甲水又东，右入汉水。汉水又东为龙渊，渊上有胡鼻山，石类胡人鼻故也，下临龙井渚，渊深数丈。汉水又东径魏兴郡之锡县故城北，为白石滩。县故《春秋》之锡穴地也，故属汉中，王莽之锡治也。具有锡义山，方圆百里，形如城，四面有门，上有石坛，长数十丈，世传列仙所居，今有道士被发饵术，恒数十人。山高谷深，多生薇蘅草，其草有风不偃，无风独摇。

汉水又东径长利谷南，入谷有长利故城，旧县也。汉水又东历姚方，盖舜后枝居是处，故地留姚称也。

【卷二十八】沔水

沔水又东过堵阳县，堵水出自上粉县，北流注之。

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，东历新城郡。郡，故汉中之房陵县也。世祖建武元年，封邓晨为侯国。汉末以为房陵郡。魏文帝合房陵、上庸、西城，立以为新城郡，以孟达为太守，治房陵故县。有粉水，县居其上，故曰上粉县也。堵水之旁有别溪，岸侧土色鲜黄，乃云可啖。有言饮此水者，令人无病而寿，岂有信乎？又有白马山，山石似马，望之逼真。侧水谓之白马塞。孟达为守，登之而叹曰：刘封、申耽据金城千里，而更失之乎！为《上堵吟》，音韵哀切，有恻人心，今水次尚歌之。堵水又东北径上庸郡，故庸国也。《春秋》文公十六年，楚人、秦人、巴人灭庸。庸，小国，附楚，楚有灾不救，举群蛮以叛，故灭之以为县，属汉中郡。汉末又分为上庸郡，城三面际水。堵水又东径方城亭南，东北历山下，而北径堵阳县南，北流注于汉，谓之堵口。汉水又东，谓之涝滩，冬则水浅，而下多大石。又东为净滩，夏水急盛，川多湍洑，行旅苦之。故谚曰：冬涝夏净，断官使命。言二滩阻碍。又东过郧乡南，汉水又东径郧乡县南之西山，上有石虾蟆，仓卒看之，与真不别。汉水又东径郧乡县故城南，谓之郧乡滩。县故黎也，即长利之郧乡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有郧关，李奇以为郧子国。晋太康五年，立以为县。汉水又东径琵琶谷口，梁、益二州，分境于此，故谓之琵琶界也。

又东北流，又屈东南，过武当县东北，县西北四十里，汉水中有洲，名沧浪洲。庾仲雍《汉水记》谓之千龄洲，非也。是世俗语讹，音与字变矣。《地说》曰：水出荆山，东南流，为沧浪之水，是近楚都。故渔父歌曰：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余按《尚书·禹贡》言，导漾水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不言过而言为者，明非他水决入也，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。缠络鄢郢，地连纪郡。咸楚都矣。渔父歌之，不违水地，考按经传，宜以《尚书》为正耳。汉水又东为佷子潭，潭中有石碛洲，长六十丈，广十八丈，世亦以此洲为佷子葬父于斯，故潭得厥目焉，所未详也。汉水又东南径武当县故城北，世祖封邓晨子棠为侯国。内有一碑，文字磨灭，不可复识，俗相传言是《华君铭》，亦不详华君何代之士。汉水又东，平阳川水注之。水出县北伏亲山，南历平阳川，径平阳故城下，又南流注于沔。沔水又东南径武当县故城东，又东，曾水注之。水导源县南武当山，一曰太和山，亦曰上山，山形特秀，又曰仙室。《荆州图副记》曰：山形特秀，异于众岳，峰首状博山香炉，亭亭远出，药食延年者萃焉。晋咸和中，历阳谢允，舍罗邑宰，隐遁斯山，故亦曰谢罗山焉。曾水发源山麓，径越山阴，东北流注于沔，谓之曾口。沔水又东径龙巢山下。山在沔水中，高十五丈，广员一里二百三十步，山形峻峭，其上秀林茂木，隆冬不凋。

又东南过涉都城东北，　故乡名也。按《郡国志》，筑阳县有涉都乡者也。汉武帝元封元年，封南海守降侯子嘉为侯国。均水于县人酒，谓之均口也。

又东南过鄾县之西南，县治故城南临沔水，谓之鄾头。汉高帝五年，封萧何为侯国也。薛瓒曰：今南乡鄾头是也。《茂陵书》曰在南阳，王莽更名南庚者也。

又南过谷城东，又南过阴县之西，沔水东径谷城南，而不径其东矣。城在谷城山上，《春秋》谷伯绥之邑也。墉闽颓毁，基堑亦存。沔水又东南径阴县故城西，故下阴也。《春秋》昭公十九年，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是也。县东有冢。县令济南刘熹，字德怡。魏时宰县，雅好博古，教学立碑，载生徒百有余人，不终业而夭者，因葬其地，号曰生坟。沔水又东南得洛溪口，水出县西北集池陂，东南流，径洛阳城，北枕洛溪，溪水东南注沔水也。

又南过筑阳县东，筑水出自房陵县，东过其县，南流注之。

沔水又南，泛水注之。水出梁州阆阳县。魏遣夏侯渊与张沔下巴西，进军宕渠。刘备军泛口，即是水所出也。张飞自别道袭张于此水， 败，弃马升山，走还汉中。泛水又东径巴西，历巴渠北新城、上庸，东径泛阳县故城南，晋分筑阳立。自县以上，山深水急，在渚崩湍，水陆径绝。又东径学城南，梁州大路所由也。旧说，昔者有人立学都于此，值世荒乱，生徒罔依，遂共立城以御难，故城得厥名矣。泛水又东流注于沔，谓之泛口也。沔水又南径阙林山东，本郡陆道之所由。山东有二碑，其一即记阙林山，文曰：君国者不跻高堙下，先时或断山冈，以通平道，民多病，守长冠军张仲瑜乃与邦人筑断故山道，作此铭。其一《郭先生碑》，先生名辅，字甫成，有孝友悦学之美，其女为立碑于此，无年号，皆不知何代人也。沔水又南径筑阳县东，又南，筑水注之。杜预以为彭水也。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县界，县以黄初中分房陵立。筑水东南流径筑阳县，水中有孤石挺出，其下澄潭，时有见此石根，如竹根而黄色，见者多凶，相与号为承受石，所未详也。筑水又东径筑阳县故城南，县故楚附庸也。秦平鄢郢，立以为县。王莽更名之曰宜禾也。建武二十八年，世祖封吴盱为侯国。筑水又东流注于沔，谓之筑口。沔水又南径高亭山东，山有灵焉，士民奉之，所请有验。沔水又东为漆滩，新野郡山都县与顺阳，筑阳分界于斯滩矣。

又东过山都县东北，河南有固城，城侧沔川，即新野山都县治也。旧南阳之赤乡矣，秦以为县。汉高后四年，封卫将军王恬启为侯国。沔北有和城，即《郡国志》所谓武当县之和城聚，山都县旧尝治此，故亦谓是处为故县滩。沔水北岸数里，有大石激，名曰五女激。或言：女父为人所害，居固城，五女思复父怨，故立激以攻城。城北今沦于水。亦云：有人葬沔北，墓宅将为水毁，其人五女无男，皆悉巨富，共修此激以全坟宅。然激作甚工。又云：女嫁为阴县倱子妇，家赀万金，而自少小不从父语。父临亡，意欲葬山上，恐儿不从，故倒言葬我着渚下石碛上。倱子曰：我由来不奉教，今从语。遂尽散家财，作石冢，积土绕之，成一洲，长数百步。元康中，始为水所坏，今石皆如半榻许，数百枚聚在水中。倱子是前汉人。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，补塞堤决，民赖其利。景元四年九月，百姓刊石铭之，树碑于此。沔水又东，偏浅，冬月可涉渡，谓之交湖。兵戎之交，多自此济。晋太康中得鸣石于此水，撞之，声闻数里。沔水又东径乐山北，昔诸葛亮好为《梁甫吟》，每所登游，故俗以乐山为名。酒水又东径隆中，历孔明旧宅北。亮语刘禅云：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。即此宅也。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，与犍为人李安，共观此宅，命安作《宅铭》云：天子命我于沔之阳，听鼓鞞而永思，庶先哲之遗光。后六十余年，永平之五年，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。又东过襄阳县北，沔水又东径万山北，山上有《邹恢碑》，鲁宗之所立也。山下潭中，有《杜元凯碑》，元凯好尚后名，作两碑，并述己功，一碑沉之岘山水中，一碑下之于此潭，曰百年之后，何知不深谷为陵也。山下水曲之隈，云汉女昔游处也。故张衡《南部赋》曰：游女弄珠

于汉皋之曲。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。沔水又东合檀溪水。水出县西柳子山下，东为鸭湖，湖在马鞍山东北，武陵王爱其峰秀，改曰望楚山，溪水自湖两分，北渠即溪水所导也。北径汉阴台西，临流望远，按眺农圃，情邈灌蔬，意寄汉阴，故因名台矣。又北径檀溪，谓之檀溪水。水侧有沙门释道安寺，即溪之名，以表寺目也。溪之阳有徐元直、崔州平故宅，悉人居。故习凿齿《与谢安书》云：每省家舅，纵目檀溪，念崔、徐之交，未尝不抚膺踌躇，惆怅终日矣。溪水傍城北注，昔刘备为景升所谋，乘的颅马西走，坠于斯溪。西去城里余，北流注于沔。一水东南出。应劭曰：城在襄水之阳，故曰襄阳。是水当即襄水也。城北枕沔水，即襄阳县之故城也。王莽之相阳矣。楚之北津戍也，今大城西垒是也。其土，古鄢、鄀、卢、罗之地，秦灭楚，置南郡，号此为北部。建安十三年，魏武平荆州，分南郡，立为襄阳郡。荆州刺史治，邑居殷赈，冠盖相望，一都之会也。城南门道东有三碑，一碑是《晋太傅羊祜碑》，一碑是《镇南将军杜预碑》，一碑是《安南将军刘俨碑》，并是学生所立。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，太康中为人所发，见表夫妻，其尸严然，颜色不异，犹如平生。墓中香气远闻，三四里中，经月不歇。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。城北枕沔水，水中常苦蛟害。襄阳太守邓遐，负其气果，拔剑入水，蛟绕其足，遐挥剑斩蛟，流血丹水，自后患除，无复蛟难矣。昔张公遇害，亦亡剑于是水。后雷氏为建安从事；径践濑溪，所留之剑，忽于其怀跃出落水，初犹是剑，后变为龙，做吴均《剑骑诗》云：剑是两蛟龙。张华之言，不孤为验矣。沔水又径平鲁城南。城，鲁宗之所筑也，故城得厥名矣。东对樊城。樊，仲山甫所封也。《汉晋春秋》称：桓帝幸樊城，百姓莫不观，有一老父，独耕不辍。议郎张温使问焉，父笑而不答，温因与之言，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城周四里，南半沦水，建安中关羽围于禁于此城，会沔水泛溢三丈有余，城陷，禁降。庞德奋剑乘舟，投命于东冈。魏武曰：吾知于禁三十余载，至临危授命，更不如庞德矣。城西南有曹仁记水碑，杜元凯重刊其后，书伐吴之事也。

又从县东屈西南，淯水从北来注之。

襄阳城东有东白沙，白沙北有三洲，东北有宛口，即淯水所入也。沔水中有鱼梁洲，庞德公所居。士元居汉之阴，在南白沙，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。司马德操宅洲之阳，望衡对字，欢情自接，泛舟褰裳，率尔休畅，岂待还桂柁于千里，贡深心于永思哉。水南有层台，号曰景升台，盖刘表治襄阳之所筑也。言表盛游于此，常所止憩。表性好鹰，尝登此台，歌《野鹰来曲》，其声韵似孟达《上堵吟》矣。沔水又径桃林亭东，又径岘山东，山上有桓宣所筑城，孙坚死于此。又有《桓宣碑》。羊祜之镇襄阳也，与邹润甫尝登之，及祜薨，后人立碑于故处，望者悲感，杜元凯谓之堕泪碑。山上又有《征南将军胡罴碑》，又有《征西将军周访碑》，山下水中，杜元凯沉碑处。沔水又东南径蔡洲，汉长水校尉蔡瑁居之，故名蔡洲。洲东岸西有洄湖，停水数十亩，长数里，广减百步，水色常绿。杨仪居上洄，杨颙居下洄，与蔡洲相对，在岘山南广昌里。又与襄阳湖水合，水上承鸭湖，东南流径岘山西，又东南流注白马陂水。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。郁依范蠡养鱼法，作大陂，陂长六十步，广四十步，池中起钓台。池北亭，郁墓所在也。列植松篁于池侧，沔水上郁所居也。又作石洑逗，引大池水于宅北，作小鱼池，池长七十步，广二十步。西枕大道，东北二边，限以高堤，楸竹夹植，莲芡覆水，是游宴之名处也。山季伦之镇襄阳，每临此池，未尝不大醉而还，恒言此是我高阳池。故时人为之歌曰：山公

出何去，往至高阳池，日暮倒载归，酩酊无所知。其水下入沔。沔水西又有孝子墓。河南秦氏，性至孝，事亲无倦，亲没之后，负土成坟，常泣血墓侧。人有咏《蓼莪》，氏为泣涕，悲不自胜。于墓所得病，不能食，虎常乳之，百余日卒。今林木幽茂，号曰孝子墓也。其南有蔡瑁冢，冢前刻石为大鹿，状甚大，头高九尺，制作甚工。沔水又东南径邑城北，习郁襄阳侯之封邑也，故曰邑城矣。沔水又东合洞口，水出安昌县故城东北大父山，西南流，谓之白水。又南径安昌故城东，屈径其县南，县，故蔡阳之白水乡也。汉元帝以长沙卑湿，分白水、上唐二乡为春陵县。光武即帝位，改为章陵县，置园庙焉。魏黄初二年，更从今名，故义阳郡治也。白水又西南流，而左会昆水。水导源城东南小山，西流径金山北，又西南流径县南，西流注于白水。水北有白水陂，其阳有汉光武故宅，基址存焉，所谓白水乡也。苏伯阿望气处也。光武之征秦丰，幸旧邑，置酒极懽。张平子以为真人南巡，观旧里焉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明帝幸南阳，祀旧宅，召校官子弟作雅乐，奏《鹿鸣》，上自御埙篪和之，以娱宾客，又于此宅矣。白水又西合泬水，水出于襄乡县东北阳中山，西径襄乡县之故城北。按《郡国志》，是南阳之属县也。泬水又西径蔡阳县故城东，西南流注于白水，又西径其城南。建武十三年，世祖封城阳王祉世子本为侯国。应劭曰：蔡水出蔡阳，东入淮。今于此城南，更无别水，惟是水可以当之。川流西注，苦其不东，且淮源阻碍，山河无相入之理，盖应氏之误耳。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。又东过中庐县东，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。

县，即春秋庐戎之国也。县故城南，有水出西山。山有石穴出马，谓之马穴山。汉时，有数百匹马出其中，马形小，似巴滇马。三国时，陆逊攻襄阳于此穴，又得马数十匹，送建业。蜀使至，有家在滇池者，识其马毛色，云其父所乘，马对之流涕。其水东流百四十里，径城南，名曰浴马港。言初得此马，洗之于此，因以名之。亦云乘出沔次浴之，又曰洗马厩。渡沔宿处，名之曰骑亭。然候水诸蛮，北遏是水，南壅维川，以周田溉，下流入沔。沔水东南流，径犁丘故城西，其城下对缮州，秦丰居之，故更名秦洲。王莽之败也，秦丰阻兵于犁丘。犁丘城在观城西二里。建武三年，光武遣征南岑彭击丰，四年朱佑自观城擒丰子犁丘是也。沔水又南与疏水合，水出中庐县西南，东流至具北界，东入沔水，谓之疏口也。水中有物，如三四岁小儿，鳞甲如鲛鲤，射之不可入。七八月中好在碛上自曝，膝头似虎，掌爪常没水中，出膝头，小儿不知，欲取弄戏，便杀人。或曰人有生得者，摘其皋厌可小小使，名为水虎者也。

又南过县东北，沔水之左，有骑城，周回二里余，高一丈六尺，即骑亭也。县，故楚邑也。秦以为县，汉高帝十一年，封黄极忠为侯国。县南有黄家墓，墓前有双石阙，雕制甚工，俗谓之黄公阙。黄公名尚，为汉司徒。沔水又东径猪兰桥。桥本名木兰桥，桥之左右，丰蒿荻，于桥东刘季和大养猪，襄阳大守曰：此中作猪屎臭，可易名猪兰桥。百姓遂以为名矣。桥北有习郁宅，宅侧有鱼池，池不假功，自然通洫，长六七十步，广十丈，常出名鱼。沔水又南，得木里水会。楚时，于宜城东，穿渠上口，去城三里。汉南郡太守王宠又凿之，引蛮水灌田，谓之木里沟，径宜城东而东北入于沔，谓之木里水口也。

又南过宜城县东，夷水出自房陵，东流注之。

夷水，蛮水也。桓温父名夷，改曰蛮水。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，山与荆山相邻。其水东南流，历宜城西山，谓之夷溪。又东南径罗卅城，故罗国也。又谓之

鄢水，《春秋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。夷水又东南流，与零水合，零水即泠水也。上通梁州没阳县之默城山，司马懿出沮之所由。其水东径新城郡之泠乡县，县，分房陵立，谓之泠水。又东历輗乡，谓之輗水。晋武帝平吴，割临沮之北乡，中庐之南乡，立上黄县，治輗乡。泠水又东历宜城西山，谓之泠溪。东流合于夷水，谓之泠口也。与夷水乱流东出，谓之淇水。径蛮城南，城在宜城南三十里，《春秋》莫敖自罗败退，及鄢，乱次以济淇水是也。夷水又东注于沔。昔白起攻楚，引西山长谷水，即是水也。旧堨去城百许里，水从城西，灌城东入，注为渊，今熨斗陂是也。水溃城东北角，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，数十万，城东皆臭，因名其陂为臭池。后人因其渠流，以结陂田。城西陂谓之新陂，覆地数十顷。西北又为土门陂，从平路渠以北，木兰桥以南，西极土门山，东跨大道，水流周通。其水自新陂东入城。城，故鄢郢之旧都，秦以为县，汉惠帝三年，改曰宜城。其水历大城中，径汉南阳太守秦颉墓北，墓前有二碑。颉，郡人也，以江夏都尉出为南阳太守。径宜城中，见一冢东向，颉住车视之，曰：此居处可作冢。后卒于南阳，丧还至昔住车处，车不肯进，故吏为市此宅，葬之，孤坟尚整。城南有宋玉宅。玉，邑人，隽才辩给，善属文而识音也。其水又径金城前，县南门有古碑，犹存。其水又东出城，东注臭池。臭池溉田，陂水散流，又人朱湖陂，朱湖陂亦下灌诸田，余水又下入木里沟。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，故渠引鄢水也，灌田七百顷，白起渠溉三千顷，膏良肥美，更为沃壤也。县有太山，山下有庙，汉末名士居其中，刺史二千石卿长数十人，朱轩华盖，同会于庙下。荆州刺史行部见之，雅叹其盛，号为冠盖里，而刻石铭之。此碑于永嘉中始为人所毁，其余文尚有可传者。其辞曰：峨峨南岳，烈烈离明。实敷俊义，君子以生。惟此君子，作汉之英。德为龙光，声化鹤鸣。此山以建安三年崩，声闻五六十里，雉皆屋雊。县人恶之，以问侍中庞季，季云山崩川竭，国土将亡之占也。十三年，魏武平荆州，沔南雕散。沔水又径鄀县故城南，古鄀子之国也。秦、楚之间，自商、密迁此，为楚附庸，楚灭之以为邑。县南临沔律，津南有石山，上有古烽火台。县北有大城，楚昭王为吴所迫，自纪郢徙都之，即所谓鄢、鄀、卢、罗之地也，秦以为县。沔水又东，敖水往之。水出新市县东北，又西南径太阳山，西南流径新市县北，又西南而右合枝水，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，径襄阳鄀县界西南，径狄城东南，左注敖水。敖水又西南流注于沔，寔曰敖口。沔水又南径石城西，城因山为固，晋太傅羊祜镇荆州立。晋惠帝元康九年，分江夏西部，置竟陵郡。治此。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，水出竟陵县东北聊屈山，一名卢屈山，西流注于沔。鲁定公四年，吴师入郢，昭王奔随，济于成臼。谓是水者也。

又东过荆城东，沔水自荆城东南流，径当阳县之章山东。山上有故城，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筑也。《禹贡》所谓内方至于大别者也。既携带沔流，寔会《尚书》之文矣。沔水又东，右会权口。水出章山，东南流径权城北，古之权国也。《春秋》鲁庄公十八年，楚武王克权，极叛，围而杀之、迁权于那处是也。东南有那口城。权水又东入于沔。沔水又东南与扬口合，水上承江陵县赤湖。江陵西北有纪南城，楚文王自丹阳徙此，平王城之。班固言：楚之郢都也。城西南有赤坂冈，冈下有渎水，东北流入城，名曰子胥渎，盖吴师入郢所开也，谓之西京湖。又东北出城西南，注于龙陂，陂，古天井水也，广圆二百余步，在灵溪东，江堤内。水至渊深，有龙见于其中，故曰龙陂。陂北有楚庄王钓台，高三丈四尺，南北六丈，东西九丈。陂水又径郢城南，冻北流，谓之扬水。又东北，路白湖水注之。湖在大港北，港南曰中

湖，南堤下曰昏官湖，三湖合为一水，东通荒谷，荒谷东岸有冶父城，《春秋传》曰：莫敖缢于荒谷，群帅囚于冶父。谓此处也。春夏水盛，则南通大江，否则南迄江堤，北径方城西。方城即南蛮府也。又北与三湖会，故盛弘之曰：南蛮府东有三湖，源同一水，盖徙治西府也。宋元嘉中，通路白湖下注扬水，以广运漕。扬水又东历天井北，井在方城北里余，广圆二里，其深不测。井有潜室，见辄兵。西岸有天井台，因基旧堤，临际水湄，游憩之佳处也。扬水又东北流，东得赤湖水口，湖周五十里，城下陂池，皆来会同。湖东北有大暑台，高六丈余，纵广八尺，一名清暑台，秀宇层明，通望周博，游者登之，以畅远情。扬水又东入华容县，有灵溪水，西通赤湖水口，已下多湖，周五十里，城下陂他，皆来会同。又有子胥渎，盖人郢所开也。水东人离湖，湖在县东七十五里，《国语》所谓楚灵王阙为石郭陂，汉以象帝舜者也。湖侧有章华台，台高十丈，基广十五丈。左丘明曰：楚筑台于章华之上。韦昭以为，章华亦地名也。王与伍举登之。举曰：台高不过望国之氛祥，大不过容宴之俎豆。盖讥其奢而谏其失也。言此渎，灵王立台之曰漕运所由也。其水北流注于扬水，扬水又东北与柞溪水合，水出江陵县北，盖诸池散流、咸所会合，积以成川。东流径启宗之垒南，当驿路，水上有大桥，隆安三年，桓玄袭殷仲堪于江陵，仲堪北奔，缢于此桥。柞溪又东注船官湖，湖水又东北入女观湖，湖水又东入于扬水。扬水又北径竟陵县西，又北纳巾、吐柘，柘水即下扬水也。巾水出县东百九十里，西径巾城。城下置巾水戍，晋元熙二年，竟陵郡巾水戍得铜钟七口，言之上府。巾水又西径竟陵县北，西注扬水，谓之巾口。水西有古竟陵大城，古郧国也。郧公辛所治，所谓郧乡矣。昔白起拔郢，东至竟陵，即此也。秦以为县，王莽之寄平矣。世祖建武十三年，更封刘隆为侯国。城旁有甘鱼陂，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，公子黑肱为令尹，次于鱼陂者也。扬水又北注于沔，谓之扬口，中夏口也。曹太祖之追刘备于当阳也，张飞按矛于长坂，备得与数骑斜趋汉津，遂济夏口是也。沔水又东得泸口，其水承大泸、马骨诸猢水，周三四百里，及其夏水来同，渺若沧海，洪潭巨浪，萦连江沔。故郭景纯《江赋》云：其旁则有朱泸、丹澭是也。

又东南过江夏云杜县东，夏水从西来注之。

即堵口也，为中夏水。县，故亭，《左传》若敖娶于是也。《禹贡》所谓云土梦作，故县取名焉。县有云梦城，城在东北。沔水又东径左桑，昔周昭王南征，船人胶舟以进之。昭王渡沔，中流而没，死于是水。齐、楚之会，齐侯曰：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屈完曰：君其问诸水滨。庾仲雍言：村老云：百姓佐昭王丧事于此，成礼而行，故曰佐丧。左桑，字失体耳。沔水又东合巨亮水口。水北承巨亮湖，南达于沔。沔水又东得合驿口，庾仲雍言：须导村耆旧云：朝廷驿使，合王丧于是，因以名焉。今须导村正有大敛口，言昭王于此殡敛矣。沔水又东，谓之横桑，言得昭王丧处也。沔水又东，谓之郑公潭，言郑武公与王同溺水于是。余谓世数既悬，为不近情矣。斯乃楚之郑乡，守邑大夫僭言公，故世以为郑公潭耳。沔水又东得死沔，言昭王济沔自是死，故有死沔之称，王尸岂逆流乎？但千古芒昧，难以昭知，推其事类，似是而非矣，沔水又东与力口合，有溾水，出竟陵郡新阳县西南池河山，东流径新阳县南，县治云杜故城，分云杜立。溾水又东南，流注宵城县南大湖，又南入于沔水，是曰力口。沔水又东南，溾水入焉。沔水又东径沌水口，水南通县之太白湖，湖水东南通江，又谓之沌口。沔水又东径沌阳县北，处沌水之阳也。沔水又东径临嶂故城北，晋建兴二年，太尉陶侃为荆州，镇此也。

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，南入于江。

庾仲雍曰：夏口亦曰沔口矣。《尚书·禹贡》云：汉水南至大别入江。

《春秋左传》定公四年，吴师伐郢，楚子常济汉而陈，自小别至于大别。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曰：大别，汉东山名也，在安丰县南。杜预《释地》曰：二别近汉之名，无缘乃在安丰也。按《地说》言：汉水东行，触大别之阪。南与江合，则与《尚书》、杜预相符，但今不知所在矣。

【卷二十九】沔水、潜水、湍水、均水、粉水、白水、比水

沔水与江合流，又东过彭蠡泽，《尚书·禹贡》汇泽也。郑玄曰：汇，回也。汉与江斗，转东成其泽矣。又东北出居巢县南，古巢国也。汤伐桀，桀奔南巢，即巢泽也。《尚书》周有巢伯来朝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二年，夏，楚人围巢。巢，群舒国也。舒叛，故围之。永平元年，汉明帝更封菑丘侯刘般为侯国也。江水自濡须口又东，左会栅口，水导巢湖，东径乌上城北，又东径南谯侨郡城南，又东绝塘径附农山北，又东，左会清溪水，水出东北马子砚之清溪也。东径清溪城南，屈而西南，历山西南流，注栅水，谓之清溪口。栅水又东，左会白石山水，水发白石山西，径李鹊城南，西南注栅水。栅水又东南，积而为窦湖，中有洲，湖东有韩综山，山上有城。山北湖水东出，为后塘北湖，湖南即塘也。塘上有颍川侨郡故城也。窦湖水东出，谓之窦湖口。东径刺史山北，历韩综山南，径流二山之间，出王武子城北，城在刺史山上。湖水又东径右塘穴北，为中塘，塘在四水中。水出格虎山北，山上有虎山城，有郭僧坎城，水北有赵祖悦城，并故东关城也。昔诸葛恪帅师作东兴堤，以遏巢湖，傍山筑城，使将军全端、留略等，各以千人守之。魏遣司马昭督镇东诸葛诞，率众攻东关三城，将毁堤遏，诸军作浮梁，陈堤上，分兵攻城。恪遣冠军丁奉等，登塘鼓噪奋击，朱异等以水军攻浮梁。魏征东胡遵军士争渡，梁坏，投水而死者数千。塘即东兴堤，城亦关城也。栅水又东南径高江产城南，胡景略城北，又东南径张祖禧城南，东南流，屈而北径郑卫尉城西。魏事已久，难用取悉，推旧访新，略究如此。又北委折蒲，浦出焉。栅水又东南流注于大江，谓之栅口。

又东过牛渚县南，又东至石城县，《经》所谓石城县者，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。牛渚在姑熟、乌江两县界中，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，安得径牛渚而方届石城也？盖《经》之谬误也。分为二：其一东北流，其一又过毗陵县北，为北江。《地理志》，毗陵县，会稽之属县也。丹徒县北二百步有故城，本毗陵郡治也。旧去江三里，岸稍毁，遂至城下。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墓，沦于江。江即北江也，《经》书为北江则可，又言东至余姚则非，考其径流，知《经》之误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江水自石城东出，径吴国南，为南江。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，东径石城县北。晋太康元年立，隶宣城郡。东合大溪。溪水首受江北，径其县故城东，又北入南江。南江又东，与贵长池水合。水出县南郎山，北流为贵长池。池水又北注于南江。南江又东，径宣城之临城县南，又东合泾水，南江又东，与桐水合。又东径安吴县，号曰安吴溪。又东，旋溪水注之。水出陵阳山下，径陵阳县西，为旋溪水。昔县人阳子明钓得白龙处。后三年，龙迎子明上陵阳山，山去地千余丈。后百余年，呼山下人，令上山半，与语溪中。子安问子明钓车所在。后二十年，子安死，山下有黄鹤栖其冢树，鸣常呼子安，故县取名焉。晋咸康四年，改曰广阳县。溪水又北，合东溪水，水出

南里山，北径其县东。桑钦曰：淮水出县之东南，北入大江。其水又北历蜀由山，又北，左合旋溪，北径安吴县东。晋太康元年分宛陵立。县南有落星山，山有悬水，五十余丈，下为深潭。潭水东北流，左入旋溪，而同注南江。南江之北，即宛陵县界也。南江又东径宁国县南。晋太康元年分宛陵置。南江又东径故鄣县南，安吉县北。光和之末，天下大乱，此乡保险守节，汉朝嘉之。中平二年，分故鄣之南乡以为安吉县。县南有钓头泉，悬涌一仞，乃流于川。川水下合南江，南江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。南江东注于具区，谓之五湖口。五湖谓长荡湖、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、滆湖也。郭景纯《江赋》曰：注五湖以漫溥。盖言江水经纬五湖而苞注太湖也。是以左丘明述《国语》曰：越伐吴，战于五湖是也。又云范蠡灭吴返，至五湖而辞越，斯乃太湖之兼摄通称也。虞翻曰：是湖有五道，放曰五湖。韦昭曰：五湖，今太湖也，《尚书》谓之震泽；《尔雅》以为具区，方圆五百里，湖有苞山，《春秋》谓之夫椒山，有洞室，入地潜行，北通琅邪冢武县，俗谓之洞庭。旁有青山，一各夏架山，山有洞穴，潜通洞庭。山土有石鼓，长丈余，鸣则有兵。故《吴记》曰：太湖有苞山，在国西百余里，居者数百家，出弓弩材。旁有小山，山有石穴，南通洞庭，深远莫知所极。三苗之国，左洞庭，右彭蠡，今宫亭湖也。以太湖之洞庭对彭蠡则左右可知也。余接二湖俱以洞庭为目者，亦分为左右也，但以趣瞩为方耳。既据三苗，宜以湘江为正，是以郭景纯之《江赋》云：爰有包山洞庭，巴陵地道，潜达旁通，幽岫窈窕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浮玉之山，北望具区，苕水出于其阴，北流注于具区。谢康乐云：《山海经》浮玉之山，在句余东五百里，便是句余县之东山，乃应入海。句余，今在余姚鸟道山西北，何由北望具区也？以为郭于地理甚昧矣。言洞庭南口有罗浮山，高三千六百丈。浮山东石楼下，有两石鼓，叩之清越，所谓神钲者也。事备《罗浮山记》。会稽山宜直湖南，又有山阴溪水入焉。山阴西四十里，有二溪：东溪广一丈九尺，冬暖夏冷；西溪广三丈五尺，冬冷夏暖。二溪北出，行三里，至徐村，合成一溪，广五丈余，而温凉又杂，盖《山海经》所谓苕水也。北径罗浮山，而下注于太湖，故言出其阴，入于具区也。湖中有大雷、小雷三山，亦谓之三山湖，又谓之洞庭湖。杨泉《五湖赋》曰：头首无锡，足蹄松江，负乌程于背上，怀太吴以当胸，昨岭崔嵬，穹隆纡曲。大雷、小雷湍波相逐，用言湖之苞极也。太湖之东，吴国西十八里，有岵岭山。俗说此山本在太湖中，禹治水，移进近吴。又东及西南有两小山，皆有石如卷笋，俗云禹所用牵山也。太湖中有浅地，长老云是笋岭山跖。自此以东差深，言是牵山之沟。此山去太湖三十余里，东则松江出焉，上承太湖，更径笠泽，在吴南松江左右也。《国语》曰：越伐吴，吴御之笠泽，越军江南，吴军江北者也。虞氏曰：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，江侧有丞、胥二山，山各有庙。鲁哀公十三年，越使二大夫畴无余、讴阳等伐吴，吴人败之，获二大夫，大夫死，故立庙于山上，号曰丞、胥二王也。胥山上今有坛石，长老云，胥神所治也。下有九折路，南出太湖，阖闾造，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也。松江自湖东北流，径七十里，江水歧分，谓之三江口。《吴越春秋》称：范蠡去越，乘舟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者也。此亦别为三江五湖，虽名称相乱，不与《职方》同。庾仲初《扬都赋注》曰：今太湖东注为松江，下七十里有水口。分流：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江，与松江而三也。《吴记》曰：一江东南行七十里，入小湖，为次溪，自湖东南出，谓之谷水。谷水出吴小湖，径由卷县故城下。《神异传》曰：由卷县，秦时长水县也。始皇时，县有童谣曰：城门当有血，城陷没为湖。有老妪闻之，忧惧，旦往窥城门，门

侍欲缚之，妪言其故。妪去后，门侍杀犬，以血涂门。妪又在见血，走去不敢顾。忽有大水长，欲没县。主簿令干入白令，令见干，曰：何忽作鱼？于又曰：明府亦作鱼。遂乃沦陷为谷矣。因目长长城水曰谷水也。《吴记》曰：谷中有城，故由卷县治也，即吴之柴辟亭，故就李乡携李之地，秦始皇恶其势王，令囚徒十余万人污其土，表以污恶名，改曰囚卷，亦曰由卷也。吴黄龙三年，有嘉禾生卷县，改曰禾兴。后太子讳和，改为嘉兴，《春秋》之携李城也。谷水又东南径嘉兴县城西。谷水又东南径盐官县故城南，旧吴海昌都尉治。晋太康中分嘉兴立。《太康地道记》吴有盐官县。乐资《九州志》曰：县有秦延山，秦始皇径此，美人死，葬于山上，山下有美人庙。谷水之右有马皋城，故司盐都尉城，吴王濞煮海为盐，于此县也。是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曰：县有盐官。东出五十里有武原乡，放越地也，秦于其地置海盐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故武原乡也。后县沦为柘湖，又徙治武原乡，改曰武原县。王莽名之展武。汉安帝时，武原之地又沦为湖，今之当湖也，后乃移此。县南有秦望山，秦始皇所登以望东海，故山得其名焉。谷水于县出为澉浦，以通巨海。光熙元年，有毛民三人，集于县，盖泛于风也。

又东至会稽余姚县，东入于海。谢灵运云：具区在余暨，然则余暨是余姚之别名也。今余暨之南，余姚西北，浙江与浦阳江同会归海。但水名已殊，非班固所谓南江也。郭景纯曰：三江者，岷江、松江、浙江也。然浙江出南蛮中，不与岷江同。作者述志，多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。今江南枝分历乌程县，南通余杭县，则与浙江合。故阚骃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江水至会稽与浙江合。浙江自临平湖，南通浦阳江，又于余暨东，合浦阳江，自秦望分派，东至余姚县又为江也。东与车箱水合，水出车箱山，乘高瀑布，四十余丈，虽有水旱，而澍无增减。江水又东径黄桥下。临江有汉蜀郡太守黄昌宅，桥本昌创建也，昌为州书佐，妻遇贼相失，后会于蜀，复修旧好。江水又东径赭山南。虞翻尝登此山四望，诫子孙可居江北，世有禄位，居江南则不昌也。然住江北者，相继代兴，时在江南者辄多沦替。仲翔之言为有征矣。江水又经官仓，仓即日南太守虞国旧宅，号曰西虞，以其兄光居县东故也。是地即其双雁送故处，江水又东径余姚县故城南，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，南临江津，北背巨海，夫子所谓沧海浩浩，万里之渊也。县西去会稽百四十里，因句余山以名县。山在余姚之南，句章之北也。江水又东径穴湖塘，湖水沃其一县，并为良畴矣。江水又东注于海，是所谓三江者也。故子胥曰：吴越之国，三江环之，民无所移矣。但东南地卑，万流所凑，涛湖泛决，触地成川，枝津交渠，世家分伙，故川旧渎，难以取悉，虽粗依县地，缉综所缠，亦未必一得其实也。

潜水出巴郡宕渠县，潜水盖汉水棱分潜出，故受其称耳。今爰有大穴，潜水入焉。通冈山下，西南潜出，谓之伏水，或以为古之潜水。郑玄曰：汉别为潜，其穴本小，水积成泽，流与汉合，大禹自导汉疏通，即为西汉水也。故《书》曰：沱潜既道。刘澄之称白水入潜，然白水与羌水合入汉，是犹汉水也。县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，盖古责国也，今有责城。县有渝水，夹水上下；皆责民所居。汉祖入关，从定三秦，其人勇健，好歌舞，高祖爱习之，今《巴渝舞》是也。县西北有余曹水，南径其县，下注潜水。县有车骑将军冯绲、桂阳大守李温冢。二子之灵，常以三月还乡，汉水暴长，郡县吏民，莫不于水上祭之，今所谓冯李也。

又南入于江。

瘦仲雍云：垫江有别江，出晋寿县，即潜水也。其南源取道巴西，是西汉水也。

湍水出郦县北芬山，南流过其县东，又甫过冠军县东，湍水出弘农界翼望山，水甚清彻，东南流径南阳郦县故城东，《史记》所谓下郦析也。仅武帝元朔元年，封左将黄同为侯国。湍水又南，菊水注之。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，亦言出析谷，盖溪涧之异名也。源旁悉生菊草，潭涧滋液，极成甘美，云此谷之水土，餐挹长年。司空王畅、太傅袁隗、太尉胡广，并汲饮此水，以自绥养。是以君子留心，甘其臭尚矣。菊水东南流入于湍。湍水又径其县东南，历冠军县西北。有楚堨，高下相承八重，周十里，方塘蓄水，泽润不穷。湍水又径冠军县故城东，县本穰县之一阳乡、宛之临駣聚，汉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诸军，故立冠军县以封之。水西有《汉太尉长史邑人张敏碑》，碑之西有魏征南军司张詹墓。墓有碑，碑背刊云：白楸之棺，易朽之裳，钢铁不入，丹器不藏，嗟矣后人，幸勿我伤！自后古坟旧冢，莫不夷毁，而是墓至元嘉初，尚不见发。六年，大水，蛮饥，始被发掘。说者言：初开，金、银、铜、锡之器，朱漆雕刻之饰，烂然。有二朱漆棺，棺前垂竹帘，隐以金钉。墓不甚高，而内极宽大，虚设白揪之言，空负黄金之实。虽意铜南山，宁同寿乎？湍水又径穰县为六门肢。汉孝元之世，南阳太守邵信臣，似建昭五年断湍水，立穰西石堨。至元始五年，更开三门为六石门，故号六门堨也，溉穰、新野、昆阳三县五千余顷。汉未毁废，遂不修理。晋太康三年，镇南将军杜预复更开广，利加于民，今废不修矣。六门侧又有六门碑，是部曲主安阳亭侯邓达等，以太康五年立。湍水又径穰县故城北，又东南径魏武故城之西南，是建安三年，曹公攻张绣之所筑也。

又东过白牛邑南，湍水自白牛邑南，建武中，世祖封刘嵩为侯国。东南径安众县故城南，县本宛之西乡，汉长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。湍水东南流，涅水注之。水出涅阳县西北歧棘山，东南径涅阳县故城西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路最为侯国。王莽之所谓前亭也。应劭曰：在涅水之阳矣。县南有二碑，碑字紊灭，不可复识，云是《左伯豪碑》。涅水又东南径安众县，竭而为陂，谓之安众港。魏太祖破张绣于是处，与荀或书曰：绣遏吾归师，迫我死地。盖于二水之间以为沿涉之艰阻也。涅水又东南流注于湍水。

又东南至新野县，湍水至县西北，东分为邓氏陂。汉太傅邓禹故宅，与奉朝请西华侯邓晨故宅隔陂，邓飏谓晨宅略存焉。

东入于淯。均水出析县北山，南流过其县之东，均水发源弘农郡之声氏县熊耳山，山南即修阳、葛阳二县界也。双峰齐秀，望若熊耳，因以为名。齐桓公召陵之会，西望熊耳，即此山也。太史公司马迁皆尝登之。县即析具之北乡，故言出析县北山也。均水又东南流径其县下，南越南乡县，又南流与丹水合。

又南当涉都邑北，南入于沔。

均水南径顺阳县西，汉哀帝更为博山县，明帝复曰顺阳。应劭曰：县在顺水之阳，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。章帝建初四年，封卫尉马廖为侯国。晋太康中，立为顺阳郡县。西有石山，南临均水。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，谓之均口者也。

故《地理志》谓之淯水，言熊耳之山，淯水出焉。又东南至顺阳，入于沔。粉水出房陵县，东流过郢邑南，粉水导源东流，径上粉县，取此水以渍粉，则皓耀鲜洁，有异众流，故县水皆取名焉。

又东过谷邑南，东入于沔。

粉水至筑阳县西而下注于沔水，谓之粉口。粉水旁有文将军冢，墓隧前有石虎、石柱，甚修丽。闾丘羡之为南阳，葬妇，墓侧，将平其域，夕忽梦文谏止，羡之不

从。后羡之为杨佺期所害，论者以为文将军之祟也。

白水出朝阳县西，东流过其县南，王莽更名朝阳为厉信县。应勘曰：县在朝水之阳。今朝水径其北而不出其南也。盖邑郭沦移，川渠状改，故名旧传，遗称在今也。

又东至新野县南，东入于淯。

比水出比阳东北太胡山，东南流过其县南，泄水从南来注之。

太胡山在比阳北，如东，三十余里，广圆五六十里，张衡赋南都，所谓天封太狐者也。应劭曰：比水出比阳县，东入蔡。《经》云：泄水从南来注之。然比阳无泄水，盖误引寿春之沘泄耳。余以延昌四年，蒙除东荆州刺史，州治比阳县故城，城南有蔡水，出南磐石山，故亦曰磐石川，西北流注于比，非泄水也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齐令章子与韩、魏攻荆，荆使唐蔑应之，夹比而军，欲视水之深浅，荆人射之而莫知也。有刍者曰：兵盛则水浅矣。章子夜袭之，斩蔑于是水之上也。比水又西，澳水注之。水北出茈丘山，东流，屈而南转，又南入于比水。按《山海经》云：澳水又北入视，不注比水。余按吕忱《字林》及《难字》、《尔雅》，并言水在比阳，脉其川流所会，诊其水土津注，宜是水，音药也。比水又西南，历长冈旧月城北，比水右会马仁陂水，水出阴北山，泉流竞凑，水积成湖，盖地百顷，谓之马仁陂。陂水历其县下西南，堨之以溉田畴。公私引裂，水流遂断，故读尚存。比水又南径会口，与堵水枝津合。比水又南与渲水会。澧水源出于桐柏山，与淮同源，而别流西注，故亦谓水为派水。澧水西北流，径平氏县故城东北，王莽更名其县曰平善。城内有《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》。澧水又西北合浚水，水出湖阳北山。西流北屈，径平氏城西，而北入澧水。澧水又西注比水。比水自下，亦通谓之为派水。昔汉光武破甄阜、梁丘赐于比水西，斩之于斯水也。比水又甫，赵、醴二渠出焉：比水又西南流，谢水注之。水出谢城北，其源微小，至城渐大。城周回侧水，申伯之都邑，《诗》所谓申伯番番，既入于谢者也。世祖建武十三年，封樊重少子丹为谢阳侯，即其国也。然则是水即谢水也。高岸下深，浚流徐平，时人目之为淳水。城戍又以淳为目，非也。其城之西，旧棘阳县治，故亦谓之棘阳城也。谢水又东南径新都县，左注比水。比水又西南流，径新都县故城西，王莽更之曰新林。《郡国志》以为新野之东乡，故新都者也。

又西至新野县，南入于淯。

比水于冈南，西南流，戍在冈上，比水又西南，与南长、坂门二水合。

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。山之西侧有《汉日南大守胡着碑》。子珍，骑都尉，尚湖阳长公主，即光武之伯姊也。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。庙北有石堂，珍之玄孙桂阳太守场，以延熹四年遭母忧，于墓次立石祠，勒铭于梁，石宇倾颓，而梁字无毁。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，盖传疑之谬也。隆山南有一小山，山权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，虽处蛮荒，全无破毁，作制甚工，信为妙矣。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。其水西南流，径湖阳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廖国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楚共王会宋平公于湖阳者矣。东城中有二碑，似是《樊重碑》，悉载故吏人名。司马彪曰：仲山甫封于樊，因氏国焉，爰自宅阳，徙居湖阳，能治田，殖至三百顷，广起庐舍，高楼连阁，波陂灌注，竹木成林，六畜放牧，鱼赢梨果，檀棘桑麻，闭门成市。兵弩器械，赀至百万。其兴工造作，为无穷之功，巧不可言，富拟封君。世祖之少，数归外氏，及之长安受业，赍送甚至。世祖即位，追爵敬侯。诏湖阳为重立庙，置吏

奉祠。巡词章陵，常幸重墓。其水四周城溉，城之东南，有若令樊萌、中常侍樊安碑。城南有数碑无字。又有石庙数间，依于墓侧，栋字崩毁，惟石壁而已，亦不知谁之胄族矣。其水南入大湖，湖阳之名县，藉兹而纳称也。湖水西南流，又与湖阳诸陂散水合，谓之板桥水。又西南与醴渠合，又有赵渠注之。二水上承派水。南径新都县故城东，两读双引，南合板桥水。板桥水又西南与南长水会。水上承唐子襄乡诸陂散流也。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，有唐子亭。汉光武自新野屠唐子乡，杀湖阳尉于是地。陂水清深，光武后以为神渊。西南流于新野县，与板桥水合，西南注于比水。比水又西南流，注于淯水也。

【卷三十】淮水

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替山，东北过桐柏山，《山海经》曰：淮出余山，在朝阳东，义乡西。《尚书》：导淮自桐柏。《地理志》曰，南阳平氏县，王莽之平善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南阳平氏县桐柏大复山在东南，淮水所出也。淮，均也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淮者，均其势也。《释名》曰：淮，韦也。韦绕扬州北界，东至于海也。《尔雅》曰：淮为浒。然淮水与醴水同源俱导，西流为醴，东流为淮。潜流地下，三十许里，东出桐柏之大复山南，谓之阳口。水南即复阳县也。阚骃言复阳县，胡阳之乐乡也。元帝元延二年置，在桐柏大复山之阳，故曰复阳也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朱佑少孤，归外家复阳刘氏。山南有淮源庙，庙前有碑，是南阳郭苞立。又二碑，并是汉延熹中守、令所造，文辞鄙拙，殆不可观。故《经》云东北过桐柏也。淮水又东径义阳县，县南对固成山。山有水，注流数丈，洪涛灌山，遂成巨井，谓之石泉水，北流注于淮。淮水又径义阳县故城南，义阳郡治也，世谓之白茅城，其城圆而不方。阚骃言晋太始中，割南阳东鄙之安昌、平林、平氏、义阳四县，置义阳郡于安昌城。又《太康记》、《晋书地道记》，并有义阳郡，以南阳属县为名。汉武帝无狩四年，封北地都尉卫山为侯国也。有九渡水注之，水出鸡翅山，溪涧潨委，沿溯九渡矣。其犹零阳之为九渡水，故亦谓之为九渡焉。于溪之东山有一水，发自山椒下数丈，素湍直注，颓波委壑，可数百丈，望之若霏幅练矣，下注九渡水，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。

东过江夏平春县北，淮水又东，油水注之。水出县西南油溪，东北流径平春县故城南。汉章帝建初四年，封子全力王国。油水又东曲，岸北有一土穴，径尺，泉流下注，沿波三丈，入于油水，乱流南屈，又东北注于淮。淮水又东北径城阳县故城南，汉高帝十二年，封定侯奚意为侯国。王莽之新利也。魏城阳郡治。淮水又东北与大木水合，水西出大木山，山即晋车骑将军祖逖自陈留将家避难所居也。其水东径城阳县北，而东入于淮。淮水又东北流，左会湖水，傍川西南出，穷溪得其源也，淮水又东径安阳县故城南，江国也，嬴姓矣。今其地有江亭。《春秋》文公四年，楚人灭江，秦伯降服出次，曰：同盟灭，虽不能救，敢不矜乎？汉乃县之。文帝八年，封淮南厉王子刘勃为侯国。王莽之均夏也。淮水又东，得漅口水源，南出大溃山，东北流，翼带三川，乱流北注漅水。又北径贤首山西，又北出，东南屈，径仁顺城南，故义阳郡治，分南阳置也。晋太始初，以封安平献王罕长子望，本治在石城山上，因梁希侵逼，徙洽此城。梁司州刺史马仙琕不守，魏置郢州也。昔常珍奇自悬瓠遣三千骑援义阳行事庞定光，屯于漅水者也。漅水东南流，历金山北，山无树木，峻峭层峙。漅水又东径义阳故城北，城在山上，因倚陵岭，周回三里，是郡昔所旧治城。城南十五步，对门有天井，周百余步，深一丈。东径钟武县故城南，本江夏之属县也。主莽之当利县矣。又东径石城山北，山甚高峻。《史记》曰：魏攻冥厄。《音义》曰：冥厄或育在县葙山也。案《吕氏春秋》九塞，其一也。漅水径县故城南，建武中，世祖封邓邯为侯。案苏林曰：音盲。狮水又东径七井冈南，又东北注于淮。淮水又东至谷口。谷水甫出鲜金山，北流，瑟水注之。水出西南具山，东北径光淹城东，而北径青山东，罗山西，俗谓之仙居水，东北流注于谷水。谷水

东北人于淮。

又东过新息县南，淮水东径故息城南。《春秋左传》隐公十一年，郑、息有违言，息侯伐郑，郑伯败之者也。淮水又东径浮光山北，亦曰扶光山，即弋阳山也。出名玉及黑石，堪为棋。其山俯映长淮，每有光辉。淮水又东，径新息县故城南。应劭曰：息后徙东，故加新也。王莽之新德也。光武十九年，封马援为侯国。外城北门内有新息长贾彪庙，庙前有碑。面南又有《魏妆南太守程晓碑》。魏太和中，蛮田益宗效诚，立东豫州，以益宗为刺史。淮水又东合慎水。水出慎阳县西，而东径慎阳县故城南，县取名焉。汉高帝十一年，封栾说为侯国。颍阴刘陶为县长，政化大行，道不拾遗，以病去官。童谣歌曰：悒然不乐，思我刘君，何时复来，安此下民？见思如此。应劭曰：慎水所出，东北入淮。慎水又东流，积为慎陂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，又东为中慎陂，又东南为下慎陂，皆与鸿部陂水散流。其破首受淮川，左结鸿陂。汉成帝时，翟方进奏毁之。建武中，汝南太守邓晨欲修复之，知许伟君晓知水脉，召与议之。伟君言：成帝用方进言毁之，寻而梦上天，天帝怒曰：何敢败我濯龙渊？是后民失其利，时有童谣曰：败我陂，翟子威，反乎覆，陂当复。明府兴复废业，童谣之言，将有征矣。遂署都水掾，起塘四百余里，百姓得其利。肢水散流，下合慎水，而东南径息城北，又东南入淮。谓之慎口。淮水又东，与申陂水合。水上承申陂于新息县北，东南流，分为二水。一水径深丘西，又屈径其南，南派为莲湖，水南流注于淮。淮水又左迤流结两湖，谓之东、西莲湖矣。淮水又东，右合壑水。水出白沙山，东北径柴亭西，俗谓之柴水。又东北流，与潭溪水合。水发潭谷，东北流，右会柴水。柴水又东径黄城西，故弋阳县也。城内有二城，西即黄城也。柴水又东北入于淮。谓之柴口也。淮水又东北，申陂枝水注之。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，东径钓台南。台在水曲之中，台北有琴台。又东径阳亭南，东南合淮。淮水又东径淮阴亭北，又东径白城南，楚白公胜之邑也。东北去白亭十里。淮水又东径长陵戍南，又东，青陂水注之。分青陂东渎，东南径白亭西，又南于长陵戍东，东南入于淮，淮水又东北合黄水，水出黄武山，东北流，本陵关水注之。水导源木陵山，西北流注于黄水。黄水又东径晋西阳城南，又东径光城南，光城左郡治。又东北径高城南，故弦国也。又东北径弋阳郡，东有虞丘郭，南有子肯庙。黄水又东北入于淮，谓之黄口。淮水又东北径褒信县故城南，而东流注也。

又东过期思县北，县故蒋国周公之后也。《春秋》文公十年，楚王田于孟诸，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，楚灭之以为县。汉高帝十二年，以封贲赫为侯国。城之西北隅，有楚相孙叔敖庙，庙前有碑。淮水又东北，浉水注之。水出戈阳县南垂山，西北流历阴山关，径二城间。旧有贼难，军所顿防。西北出山，又东北流，径新城戍东。又东北得诏虞水口，西北去弋阳虞丘郭二十五里。水出南山，东北流。径诏虞亭东，而北入浉水。又东北注淮，俗曰白鹭水。

又东过原鹿县南，汝水从西北来注之。

县即《春秋》之鹿上也。《左传》情公二十一年，宋人为鹿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。建武十五年，世祖更封侍中、执金吾、阴乡侯阴识为侯国者也。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东北，决水从北来注之。

庐江，故淮南也。汉文帝十六年，别以为国。应劭曰：故庐子国也。决水自舒寥北注，不于北来也。安丰东北注淮者，穷水矣，又非决水，皆误耳。淮水又东，谷水入焉。水上承富水，东南流，世谓之谷水也。东径原鹿县故城北，城侧水南。

谷水又东径富肸县故城北，俗谓之成闾亭，非也。《地理志》：汝南郡有富肸县。建武二年，世祖改封平乡侯，王霸为富陂侯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汉和帝永元九年，分汝阴置，多陂塘以溉稻，故曰富陂县也。谷水又东，于汝阴城东南注淮。淮水又东北，左会润水，水首受富陂，东南流为高塘陂，又东，积而为陂水，东注焦陵陂。陂水北出为慎陂，肸水潭涨，引读北注汝阴，四周隍堑，下注颍水。焦湖东注，谓之润水。径汝阴县东，径荆亭北，而东入淮。淮水又东北，穷水入焉。水出六安国安风县穷谷。《春秋左传》楚救灊，司马沈尹戌与吴师遇于穷者也。川流泄注于决水之右，北灌安风之左，世谓之安风水，亦曰穷水。音戎，并声相近，字随读转。流结为陂，谓之穷陂。塘堰虽沦，犹用不辍，陂水四分，农事用康。北流注于淮。京相璠曰：今安风有穷水，北入淮。淮水又东为安风津。水南有城，故安风都尉治。后立霍丘戍，淮中有洲，俗号关洲，盖津关所在，故斯洲纳称焉。《魏书》、《国志》有曰：司马景王征田丘俭，使镇东将军、豫州刺史诸葛诞从安风津先至寿春。俭败，与小弟秀藏水草中。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斩之，传首京都。即斯津也。

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西，沘水、泄水合北注之，又东，颍水从西北来流注之。

淮水又东，左合批口。又东径中阳亭北，为中阳渡，水流浅碛，可以厉也。淮水又东流与颍口会。东南径苍陵城北，又东北流径寿春县故城西，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。秦始皇立九江郡，治此，兼得庐江、豫章之地，故以九江名郡。汉高帝四年为淮南国，孝武元狩六年复为九江焉。文颖曰：《史记·货殖传》曰：淮以北，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为西楚，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为东楚。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为南楚。是为三楚者也。淮水又北，左合椒水。水上承淮水，东北流径她城南，又历其城东，亦谓之清水，东北流注于淮水，谓之清水口者，是此水焉。

又东过寿春县北，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。

淮水于寿阳县西北，肥水从城西而北入于淮，谓之肥口。淮水又北，夏肥水注之。水上承沙水于城父县、右出东南流径城父县故城南，王莽之思善也。县故焦夷之地，《春秋左传》昭公九年，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，寔城父矣。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，伍举授许男田。杜预曰：此时改城父为夷，故《传》寔之者也。然丹迁城父人于陈，以夷濮西田益之，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。然则濮水即沙水之兼称，得夏肥之通目矣。汉桓帝永寿元年，封大将军梁冀孙桃为侯国也。夏肥水自县，又东径思善县之故城南，汉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。夏肥水又东为高陂，又东为大慎陂。水出分为二流，南为夏肥水，北为鸡陂。夏肥水东流，左合鸡水，水出鸡陂，东流为黄陂，又东南流，积为茅陂，又东为鸡水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宋人有取道者，其马不进，投之鸡水是也。鸡水右会夏肥水而乱流东注，俱入于淮。淮水又北径山硖中，谓之硖石。对岸山上，结二城，以防津要。西岸山上有马迹，世传淮南王乘马升仙所在也。今山之东南石上，有大小马迹十余所，仍今存焉。淮水又北径下蔡县故城东，本州来之城也。吴季札始封延陵，后邑州来，故曰延州来矣。《春秋》哀公二年，蔡昭侯自新蔡迁于州来，谓之下蔡也。淮之东岸，又有一城，即下蔡新城也。二城对据。翼带淮濆。淮水东径八公山北，山上有老子庙。淮水历潘城南。置潘溪戍。戍东侧潘溪，吐川纳淮，更相引注。又东径梁城，临侧淮川，川左有湄城。淮水左迤为湄湖。淮水又右纳洛川于西曲阳县北，水分阎溪，北绝横塘。又北径萧亭东，又北，鹊甫溪水人焉。水山东鹊甫谷，西北流径鹊甫亭南，西北流注于洛水。北径西曲阳县故城东，王莽之延平亭也。应劭曰：具在淮曲之阳，下邳有曲阳，故是加

西也。洛涧北历秦墟，下注淮，谓之洛口。《经》所谓淮水径寿春县北，肥水从县东北注者也，盖《经》之谬矣。考川定土，即实为非，是曰洛涧，非肥水也。淮水又北径莫邪山西，山南有阴陵县故城。汉高祖五年，项羽自该下，从数百骑，夜驰渡淮，至阴陵，迷失道左，陷大泽，汉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及之于斯县者也。案《地理志》，王莽之阴陆也。后汉九江郡治。时多虎灾，百姓苦之，南阳宗均为守，退贪残，进忠良，虎悉东渡江。

又东过当涂县北， 水从西北来注之。

淮水自莫邪山，东北径马头城北，魏马头郡治也，故当涂县之故城也。

《吕氏春秋》曰：禹娶涂山氏女，不以私害公，自辛至甲四日，复往治水。故江淮之俗，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。禹墟在山西南，县即其地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当涂，侯国也。魏不害以图守尉，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，汉以封之。王莽更名山聚也。淮水又东北，濠水注之，水出莫邪山东北溪。溪水西北引渎，径禹墟北，又西流注于淮。淮水又北，沙水注之，《经》所谓滹渠也。淮之西有平阿县故城，王莽之平宁也。建武十三年，世祖更封耿阜为侯国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平阿县有涂山。淮出于荆山之左，当涂之右，奔流二山之间而扬涛北注也。《春秋左传》哀公十年，大夫对孟孙曰：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杜预曰：涂山在寿春东北。非也。余按《国语》曰：吴伐楚，堕会稽，获骨焉，节专车。吴子使来聘，且问之。客执骨而问曰：敢问骨何为大？仲尼曰：丘闻之：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之，其骨专车，此为大也。盖丘明亲承圣旨，录为实证矣。又案刘向《说苑·辨物》，王肃之叙孔子什二世孙孔猛所出先人书《家语》，并出此事，故涂山有会稽之名。考校群韦及方土之目，疑非此矣，盖周穆之所会矣，淮水于荆山北，水东南注之，又东北径沛郡义城县东。司马彪曰：后隶九江也。

又东过钟离县北，《世本》曰：钟离，嬴姓也。应劭曰：县故钟离子国也，楚灭之以为县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吴公子光伐楚，拔钟离者也。王莽之蚕富也。豪水出阴陵县之阳亭北，小屈，有石穴，不测所穷。言穴出钟乳，所未详也。豪水东北流，径其县西，又屈而南，转东，径其城南，又北历其城东，径小城而北流，注于淮。淮水又东，径夏丘县南，又东，涣水入焉。水首受滹渠于开封县。《史记》韩厘王二十一年，使暴救魏，为秦所败， 走开封者也。东南流径陈留北，又东南，西入九里注之。涣水又东南流，径雍丘县故城南，又东径承匡城，又东径襄邑县故城南，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，宋襄公之所葬，故号襄陵矣。《竹书纪年》：梁惠成王十七年，宋景鄙卫公孙仓会齐师，围我襄陵。十八年，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。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，即于此也。西有承匡城，《春秋》会于承匡者也。秦始皇以承匡卑湿，徙县于襄陵，更为襄邑。王莽以为襄平也。汉桓帝建和元年，封梁冀子胡狗为侯国。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县南有涣水，故《传》曰：睢、涣之间出文章，天子郊庙御服出焉，《尚书》所谓厥篚织文者也。涣水又东南径已吾县故城南，又东径鄫城北。《春秋》襄公元年，《经》书，晋韩厥帅师伐郑，鲁仲孙蔑会齐、曹、邾、杞，次于鄫。杜预曰：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鄫城。涣水又东南径邵城北，新城南，又东南，左合明沟，沟水自蓬洪陂东南流，谓之明沟，下入涣水。又径亳城北。《帝王世记》曰：谷熟为南亳，即汤都也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汉武帝分谷熟置。《春秋》庄公十二年，宋公子御说奔亳者也。涣水东径谷熟城南。汉光武建武二年，封更始子歆为侯国。又东径杨亭北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襄公十二年，楚子囊、秦庶长无地，伐宋师于杨梁，

以报晋之取郑也。京相璠曰：宋地矣。今睢阳东南三十里，有故杨梁城，今曰阳亭也，俗名之曰缘城，非矣。西北去梁国八十里。涣水又东径沛郡之建平县故城南，汉武帝元凤元年，封杜延年为侯国，王莽之田平也。又东径酂县故城南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年，公会诸侯及齐世子光于。今其地聚是也，玉莽之酂治矣。涣水又东南径费亭南。汉建和元年，封中常侍沛国曹腾为侯国。腾，字季兴，谯人也。永初中，定桓帝策，封亭侯，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。涣水又东径铚县故城南。昔吴广之起兵也，使葛婴下之。涣水又东，苞水注之。水出谯城北白汀陂。陂水东流径酂县南，又东，径郸县故城南。汉景帝中元年，封周应为侯国。王莽更之曰单城也。音多。又东径嵇山北，秘氏故居。嵇康本姓奚，会稽人也。先人自会稽迁于谯之酂县，改为嵇氏。取嵇字之上以为姓，盖志本也。《嵇氏谱》曰：谯有嵇山，家于其侧，遂以为氏。县，魏黄初中，文帝以酂城父、山桑、铚置谯郡，故隶谯焉。苞水东流入涣，涣水又东南径蕲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甄乡也。汉高帝破黥布于此县，旧都尉治，王莽之蕲城也。水上有古石梁处，遗基尚存。涣水又东径谷阳县，左会八丈故渎。渎上承洨水，南流注于涣。涣水又东径谷阳戍南，又东南径谷阳故城东北，右与解水会。水上承县西南解塘，东北流径谷阳城南，即谷水也。应肋曰：城在谷水之阳，又东北流注于涣。涣水又东南径白石戍南，又径虹城南，洨水注之。水首受蕲水于蕲县，东南流径谷阳县，八丈故渎出焉。又东合长直故沟。沟上承蕲水，南会于洨。位水又东南流，径洨县故城北。县有垓下聚，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。王莽更名其县曰肴城。应劭曰：洨水所出，音绞，《经》之绞也。洨水又东南，与涣水乱流而入于淮，故应劭曰：洨水南入淮。淮水又东至嶓石山，潼水注之。水首受潼县西南潼陂。县故临淮郡之属县，王莽改曰成信矣。南径沛国夏丘县，绝蕲水，又南径夏丘县故城西，王莽改曰归思也。又东南流，径临潼戍西，又东南至嶓石，西南入淮。淮水又东径浮山。山北对嶓石山，梁氏天监中，立堰于二山之间，逆天地之心，乖民神之望，自然水溃坏矣。淮水又东径徐县南，历涧水注之。导徐城西北徐陂，陂水南流，绝蕲水。径历涧戍西，东南流注于淮。淮水又东，池水注之。水出东城县，东北流，径东城县故城南。汉以数千骑追羽，羽帅二十八骑引东城因四聩山，斩将而去，即此处也。《史记》：孝文帝八年，封淮南厉王子刘良为侯国。《地理志》：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。池水又东北，流历二山间，东北入于淮，谓之池河口也。淮水又东，薪水注之。水首受睢水于谷熟城东北，东径建城县故城北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长沙定王子刘拾为侯国。王莽之多聚也。蕲水又东南，径蕲县。县有大泽乡，陈涉起兵于此，篝火为狐鸣处也。南则江水出焉。薪水又东南，北八丈故读出焉。又东流，长直故沟出焉。又东入夏丘县，东绝潼水，径夏丘县故城北，又东南径潼县南，又东流入徐县，东绝历涧，又东径大徐县故城南，又东注于淮。淮水又东历客山，径盱眙县故城南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都尉治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，封江都易王子刘蒙之为侯国。王莽更名之曰匡武。淮水又东径广陵淮阳城南，城北临泗水，阻于二水之间。《述征记》淮阳太守治，自后置戍，县亦有时废兴也。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，泗水从西北来流往之。淮、泗之会，即角城也。左右两川，翼夹二水，决入之所，所谓泗口也。

又东过淮阴县北，中渎水出白马湖，东北注之。淮水右岸，即淮阴也。

城西二里有公路浦。昔袁术向九江，将东奔袁谭。路出斯浦，因以为名焉。又东径淮阴县故城北。北临淮水，汉高帝六年，封韩信为侯国。王莽之嘉信也。昔韩

信去下乡面钓于此处也。城东有两冢，西者，即漂母冢也。周回数百步，高十余丈。昔漂母食信于淮阴，信王下邳，盖投金增陵以报母矣。东一陵即信母冢也。县有中渎水，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。县城临江，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县为一都之会，故曰江都也。县有江水祠，俗谓之伍相庙也。子胥但配食耳。岁三祭，与五岳同。旧江水道也。昔吴将伐齐，北霸中国，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，城下掘深沟，谓之韩江，亦曰邗溟沟，自江东北通射阳湖。《地理志》所谓渠水也，西北至未口入淮。自永和中，江都水断：其水上承欧阳埭，引江入埭，六十里至广陵城。楚、汉之间为东阳郡，高祖六年力荆国，十一年为吴城，即吴王濞所筑也。景帝四年，更名江都。武帝元狩三年，更曰广陵。王莽更名郡曰江平，县曰定安。城东水上有梁，谓之洛桥。中读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、陆阳湖西。二湖东西相直五里；水出其间，不注樊梁湖。旧道东北出，至博芝、射阳二湖。西北出夹邪，乃至山阳矣。至永和中，患湖道多风，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，下注津湖径渡，渡十二哩，方达北口，直至夹邪。兴宁中，复以津湖多风，又自湖之南口，沿东岸二十里，穿渠入北口，自后行者不复由湖。故蒋济《三州论》曰，淮湖纡远，水陆异路，山阳不通，陈敏穿沟，更凿马濑，百里渡湖者也。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，径山阳城西，即射阳县之故城也。应劭曰：在射水之阳。汉高祖六年，封楚左令尹项缠为侯国也。王莽更之曰监淮亭。世租建武十五年，封子荆为山阳公，治此，十七年为王国。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。中渎水又东，谓之山阳浦，又东入淮，谓之山阳口者也。

又东，两小水流注之。

淮水左径泗水国南，故东海郡也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泗水，国名。

汉武帝元鼎四年初置，都淩。封常山宪王子思王商为国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王莽更泗水郡为水顺，淩县为生淩，淩水注之，水出淩县，东流径其县故城东，而东南流注于淮，实曰淩口也。应劭曰淩水出县西南入淮，即《经》之所谓小水者也。

又东至广陵淮浦县，人于海。

应劭曰：淮崖也，盖临侧淮渎，故受此名。淮水径县故城东，王莽更名之曰淮敬。淮水于县枝分，北为游水，历朐县与沐合。又径朐山西，山侧有朐县故城。秦始皇三十五年，于胸县立石海上，以为秦之东门。崔琰《述初赋》曰：倚高舻以周眄兮，观秦门之将将者也。东北海中有大洲，谓之郁洲，《山海经》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。言是山自苍梧徙此，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。今郁州治。故崔珪之叙《述初赋》，言郁州者，故苍梧之山也。心悦而怪之，闻其上有仙士石室也，乃往观焉。见一道人独处，休休然不谈不对，顾非已及也。邱其《赋》所云吾夕济于郁洲者也。游水又北径东海利成县故城东，故利乡也，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城阳共王子婴为侯国。王莽更之曰流泉。游水又北，历羽山西，《地理志》曰：羽山在祝其县东南。《尚书》曰：尧畴咨四岳得舜，进十六族，殛鲧于羽山，是为梼杌，与驩兜、三苗、共工同其罪，故世谓之四凶。鲧既死，其神化为黄熊，入于羽渊，是为夏郊，三代祀之。故《连山易》曰：有崇伯鲧，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。游水又北径祝其县故城西。《春秋经》书：夏，公会齐侯于夹多。《左传》定公十年，公及齐平，会于祝其，实夹谷也。服虔曰：地二名。王莽更之曰犹亭。县之东有夹口浦，游水左径琅邪计斤县故城之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莒子始起于此，后徙莒，有盐官，故世谓之南莒也。游水又东北径赣榆县北，东侧巨海，有秦始皇碑在山上，去海百五十步，潮水至，加其上三丈，去则三尺，所见东北倾石，长一丈八尺，广五尺，厚三尺八寸，一行十二字。

游水又东北径纪鄣故城南。《春秋》昭公十九年，齐伐莒，莒子奔纪鄣。莒之妇人，怒莒子之害其夫，老而托纺焉。取其绅而夜缒，缒绝，鼓噪，城上人亦噪。莒共公惧，启西门而出，齐遂入纪。故纪子帛之国。《谷梁传》曰：吾伯姬归于纪者也。杜预曰：纪鄣，地二名。东海赣榆县东北，有故纪城，即此城也。游水东北入海，旧吴之燕岱，常泛巨海，惮其涛险，更沿溯是渎，由是出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游水自淮浦北入海。《尔雅》曰：淮别为符。游水亦枝称者也。

【卷三十一】湍水、淯水、隐水、濯水、亲水、无水、溳水

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，尧之未孙刘累，以龙食帝孔甲，孔甲又求之，不得。累惧而迁于鲁县，立尧祠于西山，谓之尧山。故张衡《南部赋》曰：奉先帝而追孝，立唐祠于尧山。尧山在太和川大和城东北，溃水出焉。张衡《南都赋》曰：其川读则湍、澧、、泜，发源岩穴，布濩漫汗，潏沆洋溢，总括急趣，箭驰风疾者也。湍水又历太和川，东，径小和川，又东，温泉水注之。水出北山阜，七源奇发，炎热特甚。阚骃曰：县有汤水，可以疗疾。汤侧又有寒泉焉，地势不殊，而炎凉异致，虽隆火盛日，肃若冰谷矣，浑流同溪，南注湍水。湍水又东径胡木山，东流又会温泉口，水出北山阜，炎势奇毒。腐疾之徒，无能澡其冲漂。救痒者咸去汤十许步别池，然后可入。汤侧有石铭云：皇女汤，可以疗万疾者也。故杜彦达云：然如沸汤，可以熟米，饮之，愈百病。道士清身沐浴，一日三饮，多少自在。四十日后，身中万病愈，三虫死。学道遭难逢危，终无悔心，可以牢神存志。即《南都赋》所谓汤谷涌其后者也。然宛县有紫山，山东有一水，东西十五里，南北二百步，湛然冲满，无所通会，冬夏常温，世亦谓之汤谷也。非鲁阳及南阳之县故也。张平子广言土地所苞，明非此矣。湍水又东，房阳川水注之。水出南阳雉县西房阳川，北流注于湍。湍水之北有积石焉，世谓女灵山。其山平地介立，不连冈以成高，峻石孤峙，不托势以自远，四面壁绝，极能灵举，远望亭亭，状若单楹插霄矣。北面有如颓落，劣得通步，好事者时有扳涉耳。湍水又与波水合，水出霍阳西川，大岭东谷，俗谓之歇马岭，川曰广阳川，非也。即应劭所谓孤山，波水所出也。马融《广成颂》曰：浸以波、涎。其水又南径蛮城下，盖蛮别邑也，俗谓之麻城，非也。波水又南，分三川于白亭东，而俱南入湍水。溃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称也。是故阚湍有东北至定陵入汝之文。湍水又东径鲁阳县故城南，城即刘累之故邑也，有鲁山，县居其阳，故因名焉。王莽之鲁山也。昔在于楚，文子守之，与韩遘战，有返景之诚。内有《南阳都乡正卫为碑》。湍水右合鲁阳关水，水出鲁阳关外分头山横岭下夹谷，东北出入湍。湍水又东北合牛兰水。水发县北牛兰山，东南径鲁阳城东，水侧有《汉阳侯焦立碑》。牛兰水又东南，与柏树溪水合。水出鲁山北峡谷中，东南流径鲁山西，而南合牛兰水。又东南径鲁山南。阚骃曰：鲁阳县，今其地鲁山是也。水南注于湍。湍水东径应城南，故应乡也，应侯之国。《诗》所谓应侯顺德者也。彭水注之，俗谓之小湍水。水出鲁阳县南彭山蚁坞东麓，北流径彭山西，下有彭山庙，庙前有《彭山碑》，汉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长立。彭山径其西北，汉安邑长尹俭墓东。冢西有石庙，庙前有两石阙，阙东有碑，阙南有二狮子相对，南有石碣二枚，石柱西南有两石羊，中平四年立。彭水又东北流，直应城南而入湍。湍水又左合桥水，水出鲁阳县北恃山，东南径应山北，又南径应城西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故父城县之应乡也。周武王封其

弟为侯国。应劭曰：《韩诗外传》称：周成王与弟戏，以桐叶为圭，曰：吾以封汝。周公曰：天子无戏言。王乃应时而封，故曰应侯，乡亦曰应乡。按《吕氏春秋》云。成王以桐叶为圭，封叔虞，非应侯也。《汲郡古文》殷时已有应国，非成王矣。战国范雎所封邑也。谓之应水。滍水又东径犨县故城北。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，冬，楚公子围使伯州犁城犨是也。出于鱼齿山下。《春秋》襄公十八年，楚伐郑，次于鱼陵，涉于鱼齿之下，甚雨，楚师多冻，役徒几尽。晋人闻有楚师。师旷曰：不害。吾骤歌北风，又歌南风，南风不竞，多死声，楚必无功矣。所涉即滍水也。水南有汉中常侍、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。冢前有碑，基西枕冈城，开四门，门有两石兽，坟倾墓毁，碑兽沦移。人有掘出一兽，犹全不破，甚高壮，头去地减一丈许，作制甚工，左膊上刻作辟邪字。门表堑上起石桥，历时不毁。其碑云：六帝四后，是咨是谟。盖仕自安帝，没于桓后。于时阎阉擅权，五侯暴世，割剥公私，以事生死。夫封者表有德，碑者颂有功，自非此徒，何用许为？石至十春，不若速朽，苞墓万古，只彰俏辱，呜呼！愚亦甚矣。滍水又东，滍水注之，俗谓之秋水，非也。水有二源，东源出其县西南践犊山东崖下，水方五十许步、不恻其深，东北流径犨县南，又东北屈径其县东，而北合西源水。西源出县西南颇山北阜下，东北径犨城西，又屈径其县北，东合右水，乱流北注于滍。汉高祖入关，破南阳太守吕滍于犨东，即于是地，滍水之阴也。滍水又东南径昆阳县故城北。昔汉光武与王寻、王邑战于昆阳，败之。走者相腾践，奔殪百余里间。会大雨如注，滍川盛溢，虎豹皆股战。士卒争赴，溺死者以万数，水为不流。王邑、严尤、陈茂轻骑，皆乘尸而度矣。东北过颍川定陵县西北，又东过郾县南，东入于汝。

滍水东径西不羹亭南，亭北背汝水，于定陵城北，东入汝。

郾县在南，不得过。

淯水出弘农卢氏县支离山，东南过南阳西鄂县西北，又东过宛县南，淯水导源，东流径郦县故城北。郭仲产曰：郦县故城在支离山东南，郦旧县也。三仓曰樊、邓、郦。郦有二城，北郦也。汉祖入关，下淅郦，即此县也。淯水又东南流历雉县之衡山，东径百章郭北，又东，鲁阳关水注之。水出鲁阳县南分水岭，南水自岭南流，北水从岭北注，故世俗谓此岭为分头也。其水南流径鲁阳关，左右连山插汉，秀木于云，是以张景阳诗云：朝登鲁阳关，峡路峭且深。亦司马芝与母遇贼处也。关水历雉衡山西南径皇后城西。建武元年，世祖遣侍中傅俊，持节迎光烈皇后于清阳。俊发兵三百余人，宿卫皇后道路，归京师。盖税舍所在，故城得其名矣。山有石室，甚饰洁，相传名皇后浴室，又所幸也。关水又西南径雉县故城南，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阳者，逢二童曰舀，曰被。二童，二雉也。得雌者霸，雄者王。二童翻飞，化为双雉。光武获雉于此山，以为中兴之祥，故置县以名焉。关水又屈而东南流，注于淯。淯水又东南流，径博望县故城东。郭仲产曰，在郡东北百二十里，汉武帝置。校尉张骞，随大将军卫青西征，为军前导，相望水草，得以不乏。元光六年，封春为侯国。《地理志》，南阳有博望县，王莽改之曰宜乐也。清水又东南径西鄂故城东。应助曰：江夏有鄂，故加西也。昔刘表之攻杜子绪于西鄂也，功曹柏孝长闻战鼓之音，惧而闭户，蒙被自覆，渐登城而观，言勇可习也。清水又南，洱水注之，水出弘农郡卢氏县之熊耳山。东南径郦县北，东南径房阳城北。汉哀帝四年，封南阳太守孙宠为侯国。俗谓之房阳川。又径西鄂具南，水北有张平于墓。墓之东，侧坟有《平子碑》，文字悉是古文篆额，是崔瑗之辞。盛弘之、郭仲产并云：夏侯孝若为郡，

薄其文，复刊碑阴为铭。然碑阴二铭，乃是崔子玉及陈翕耳，而非孝若，悉是隶字，二首并存，尝无毁坏。又言墓次有二碑，今惟见一碑，或是余夏景驿途疲而莫究矣。水南道侧，有二石楼，相去六七丈，双峙齐竦，高可丈七八，柱圆围二丈有余，石质青绿，光可以鉴。其上栾护承拱，雕檐四注，穷巧绮刻，妙绝人工。题言：蜀郡太守，姓王，字子雅，南阳西鄂人，有三女无男，而家累千金。父没当葬，女自相谓曰：先君生我姊妹，无男兄弟，今当安神玄宅，翳灵后土，冥冥绝后，何以彰吾君之德？各出钱五百万，一女筑墓，二女建楼，以表孝思。《铭》云：墓楼东，平林下，近坟墓，而不能测其处所矣。洱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淯水，世谓之肆水，肆、洱声相近，非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熊耳之山，出三水，洱水其一焉，东南至鲁阳入沔是也。淯水又南径预山东，山上有神庙，俗名之为独山也。山南有魏车骑将军黄权夫妻二冢，地道潜通。其冢前有四碑，其二，魏明帝立，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树者也。清水又西南径史定伯碑南，又西为瓜里津，水上有三梁，谓之瓜里渡。自宛道途，东出堵阳，西道方城。建武三年，世祖自堵阳西入，破虏将军邓奉怨汉掠新野，拒瓜里，上亲搏战，降之夕阳下，遂斩奉。《郡国志》所谓宛有爪里津、夕阳聚者也。阻桥即桓温故垒处。温以升平五年，与范汪众军北讨所营。淯水又西南径晋蜀郡太守邓义山墓南，又南径宛城东。其城故申伯之都，楚文王灭申以为县也。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，代楚取郢，即以此地为南阳郡，改县曰宛。王莽更名郡曰前队，县曰南阳。刘善曰：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，故以为名。大城西南隅，即古宛城也，荆州刺史治，故亦谓之荆州城。今南阳郡治大城，其东城内有旧殿基，周二百步，高八尺，陛阶皆砌以青石。大城西北隅有殿基，周百步，高五尺，盖更始所起也。城西三里，有古台，高三丈余，文帝黄初中南巡行所筑也。淯水又屈而径其县南，故《南都赋》所言淯水荡其胸者也。王莽地皇二年，朱鲔等共于城南会诸将，设坛，燔燎，立圣公为天子于斯水上。《世语》曰：张绣反，公与战败，子昂不能骑，迸马于公，而昂遇害。《魏书》曰：公南征至宛，临淯水，祠阵亡将士，歔欷流涕，众皆哀恸。淯水又南，梅溪水注之。水出县北紫山，南径百里奚故宅。奚，宛人也。于秦为贤大夫，所谓迷虞智秦者也。梅溪又径宛西吕城东。《史记》曰：吕尚先祖为四岳，佐禹治水，有功。虞、夏之际，受封于吕，故因氏为吕尚也。徐广《史记音义》曰：吕在宛县。高后四年，封昆弟子吕忿为吕城侯，疑即此也。又案新蔡县有大吕、小吕亭，而未知所是也。梅溪又南径杜衍县东，故城在西。汉高帝七年，封郎中王翳为侯国，工莽更之曰闰衍矣。土地垫下，湍溪是注，古人于安众竭之，令游水是储，谓之安众港。世祖建武三年，上自宛遣颍阳侯祭遵西击邓奉弟终，破之于杜衍，进兵涅阳者也。梅溪又南，谓之石桥水，又谓之女溪，南流而左注淯水。淯水之南，又有南就聚，《郡国志》所谓南阳宛县有南就聚者也。郭仲产言：宛城南三十里，有一城，甚卑小，相承名三公城，汉时邓禹等归乡饯离处也。盛弘之着《荆州记》以为三公置。余案淯水左右，旧有二溠，所谓南溠、北溠者，水侧之濆。聚在淯阳之东北，考古推地则近矣。城侧有范蠡祠，蠡，宛人，祠即故宅也。后汉末，有范曾，字子闵，为大将军司马，讨黄中贼，至此祠，为蠡立碑，文勒可寻。夏侯湛之为南阳，又为立庙焉。城东有大将军何进故宅，城西有孔嵩旧居。嵩字仲山，宛人，与山阳范式有断金契。贫无养亲，赁为阿街卒，遣迎式。式下车把臂曰：子怀道卒伍，不亦痛乎！嵩曰：侯赢贱役，晨门，卑下之位，古人所不耻，何痛之有？故其《赞》曰：仲山通达，卷舒无方，屈身厮役，挺秀含芳。

又屈南过淯阳县东，淯水又南入县，径小长安。司马彪《郡国志》曰：县有小长安聚。谢沈《汉书》称：光武攻清阳不下，引兵欲攻宛，至小长安，与甄阜战，败于此。淯水又西南径其县故城南。桓帝延熹七年，封邓秉为侯国。县故南阳典农治，后以为淯阳郡，省郡复县，避晋简文讳，更名云阳焉。淯水又径安乐郡北。汉桓帝建和元年，封司徒胡广为淯阳县安乐乡侯，今于其国立乐宅戍。郭仲产《襄阳记》曰：南阳城南九十里，有晋尚书令乐广故宅。广字彦辅，善清言，见重当时。成都王，广女婿，长沙王猜之。广曰：宁以一女而易五男。犹疑之，终以忧殒。其故居今置戍，因以为名。

又南过新野县西，淯水又南入新野县，枝津分派，东南出，隰衍苞注，左积为陂，东西九里，南北十五里，陂水所溉，咸为良沃。淯水又南与湍水会，又南径新野县故城西。世祖之败小长安也，姊元遇害。上即位，感悼姊没，追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，即此邑也。晋咸宁二年，封大司马扶风武王少子歆为新野郡公，割南阳五属，棘阳、蔡阳、穰、邓、山都封焉。王文舒更立中隔，西即郡治，东则民居，城西傍淯水。又东与朝水合，水出西北赤石山，而东南径冠军县界，地名沙渠。又东南径穰县故城南，楚别邑也。秦拔鄢郢，即以为县，秦昭王封相魏冉为侯邑。王莽更名曰农穰也。魏荆州刺史治。朝水又东南，分为二水，一水枝分东北为樊氏陂，陂东西十里，南北五里，俗谓之凡亭陂。陂东有樊氏故宅，樊氏既灭，庾氏取其陂，故谚曰：陂汪汪，下田良，樊子失业痰公昌。昔在晋世，杜预继信臣之业，复六门陂，遏六门之水，下结二十九陂。诸陂散流，咸入朝水，事见《六门碑》。六门既陂，诸陂遂断。朝水又东径朝阳县故城北，而东南注于淯水。又东南与棘水合，水上承堵水。堵水出棘阳县北山，数源并发，南流径小堵乡，谓之小堵水。世祖建武二年，成安侯臧宫从上击堵乡。东源方七八步，腾涌若沸，故世名之腾沸水。南流径于堵乡，谓之堵水。建武三年，祭遵引兵南击董欣于堵乡。以水氏县，故有堵阳之名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堵水，王莽曰阳城也。汉哀帝改为顺阳。建武二年，更封安阳侯朱佑为堵阳侯。堵水于县，竭以为陂，东西夹冈，水相去五六里，古今断冈两舌，都水潭涨，南北十余里，水决南溃，下注为湾。湾分为二，西为堵水，东为荣源。堵水参差，流结两湖，故有东陂、西陂之名。二陂所导，其水枝分，东南至会口人比。是以《地理志》比水、堵水，皆言入蔡，互受通称故也。二湖流注，合为黄水、惟所受焉。径棘阳县之黄淳聚，又谓之为黄淳水者也。谢沈《后汉书》，甄阜等败光武于小长安东、乘胜南渡黄淳水前营，背阻两川，谓临比水，绝后桥，示无还心。汉兵击之，三军溃，溺死黄淳水者二万人。又南径棘阳县故城西。应劭曰：县在棘水之阳，是知斯水为棘水也。汉高帝七年，封杜得臣为侯国。后汉兵起，击唐子乡，杀湖阳尉，进拔棘阳，邓晨将宾客会光武于此县也。棘水又南径新野县，历黄邮聚。世祖建武三年，傅俊、岑彭进击秦丰，先拨黄邮者也，谓之黄邮水。大司马吴汉破秦丰于斯水之上。其聚落悉为蛮居，犹名之为黄邮蛮。棘水自新野县东，而南流入于涓水，谓之为力口也。棘、力声相近，当为棘口也。又是方俗之音，故字从读变，若世以棘子木为力子木是也。涓水又东南径士林东，戍名也，戍有邪阁。水左有豫章大肢，下灌良畴三千许顷也。南过邓县东，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，楚文王灭之，秦以为县。淯水右合浊水，俗谓之弱沟水。上承白水于朝阳县，东南流径邓县故城南。习凿齿《襄阳记》曰：楚王至邓之浊水，去襄阳二十里。即此水也。浊水又东径邓塞北，即邓城东南小山也，方俗名之为邓塞，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。浊水东

流注于淯，淯水又南径邓塞东，又径城东，古子国也。盖邓之南鄙也。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， 人夺其币，即是邑也。司马彪以为邓之聚矣。

南入于沔。

水出强县南泽中，东入颍。

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，东流注于颍水，而乱流东南径临颍县西北，小水出焉。东径临颍县故城北。水又东径阳城北。又东径强县故城甫，建武二年，世祖封扬化将军坚镡为侯国。水东为陶枢陂，余按阳城在水南，然则此城正应为阴城，而有阳之名者，明在南犹有水，故此城以阳为名矣，颍水之南有二渎。其南渎东南流，历临颍亭西，东南入汝，今无水也，疑即水之故渎矣。汝水于奇雒城西，别东派，时人谓之大水，东北流，枝渎右出，世谓之死汝也。别汝又东北，径召陵城北，练沟出焉。别汝又东，汾沟出焉。别汝又东，径征羌城北。水南有汾陂，俗音粪。汾水自别汝东注，而为此陂。水积征羌城北四五里，方三十里许。读左合小水，水上承狼陂南流，名曰巩水。青陵陂水自陂东注之。东回又谓之小水，而南流注于大水。大水取称，盖藉沿注，而总受其目矣。又东径西华县故城南，又东径汝阳县故城北，东注于颍。

水出汝南吴房县西北奥山，东过其县，北入于汝。县西北有棠溪城。

故房子国。《春秋》定公五年，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，封之于棠溪，故曰吴房也。汉高帝八年，封庄侯杨武为侯国。建武中，世祖封泗水王歙子为棠溪侯。山溪有白羊渊，渊水旧出山羊，汉武帝元封二年，白羊出此渊，畜牧者祷祀之。俗禁拍手，尝有羊出水，野母惊拍，自此绝焉。渊水下合濯水，濯水东径濯阳县故城西，东流入濯水，乱流径其县南，世祖建武二十八年，封吴汉孙旦为侯国。其水又东入于汝水。

水出阴县东上界山，《山海经》谓之视水也。郭景纯《注》：或曰，视宜为，出葴山。许慎云：出中阳山。皆山之殊目也。而东与泌水合，水出阴县旱山，东北流注。水又东北，杀水出西南大熟之山，东北流入于。水又东，沦水注之，水出宣山，东南流注水。水又东得奥水口，水西出奥山，东入于水也。

东过吴房县南，又东过濯阳县南，应劭曰：濯水出吴房县，东入，县之西北，即两川之交会也。又东过上蔡县南，东入汝。

水出阴县西北扶予山，东过其县南，《山海经》曰：朝歌之山， 水出焉，东南流注于荥。《经》书扶予者，其山之异名乎？荥水上承堵水，东流，左与西辽水合，又东，东辽水注之，俱导北山，而南流注于荥。荥水又东北，于阴县北左会水，其道稍西，不出其县南，其故城在山之阳，汉光武建武中，封岑彭为侯国，汉以为阳山县。魏武与张绣战于宛，马名绝景，为流矢所中，公伤右臂，引还阴，即是地也。城之东有马仁陂。郭仲产曰：肢在比阳县西五十里，盖地百顷，其所周溉田万顷，随年变种，境无俭岁。陂水三周其隍，故渎自隍西南而会于比， 水不得复径其南也。且邑号阴，故无出南之理，出南则为阳也。非直不究，又不恩矣。水又东北，澧水注之。水出雉衡山，东南径建城东，建当为卷，字读误耳。《郡国志》云：叶县有卷城。其水又东流入干扰。水东北径于东山西，西流入。水之左，即黄城山也。有溪水出黄城山，东北径方城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叶县有方城。郭仲产曰：苦菜、于东之间，有小城，名方城，东临溪水。寻此城致号之由，当因山以表名也。苦菜即黄城也，及于东，通为方城矣。世谓之方城山水，东流注水。故《圣贤冢墓记》曰：南阳叶

邑方城西有黄城山，是长沮、桀溺耦耕之所，有东流水，则子路问津处。《尸子》曰：楚狂接舆耕千方城。盖于此也。盛弘之云：叶东界有故城，始犨县，东至水，达比阳界，南北联联数百里，号为方城，一谓之长城，云郦县有故城一面，未详里数，号为长城，即此城之西隅。其间相去六百里，北面虽无基筑，皆连山相接，而汉水流其南，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。《郡国志》曰：叶县有长山，曰方城。指此城也。水又东北，历舞阳县故城南，汉高祖六年，封樊哙为侯国也。

又东过西平县北，县故柏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江、黄、道、柏，方睦于齐也。汉曰西平，其西吕墟，即西陵亭也。西陵平夷，故曰西平。汉宣帝甘露三年，封丞相于定国为侯国。王莽更之曰新亭。《晋大康地记》曰：县有龙泉水，可以砥砺刀剑，特坚利，故有坚白之论矣。是以龙泉之剑为楚宝也。县出名金，古有铁官。

又东过郾县南，郾县故城去此远矣，不得过。

又东过定颍县北，东入于汝。

汉安帝永初二年，分汝南郡之上蔡县，置定颍县。顺帝永建元年，以阳翟郭镇为尚书令，封定颍侯，即此邑也。

溵水出蔡阳县，溵水出县东南大洪山，山在随郡之西南，竟陵之东北，盘基所跨，广圆百余里。峰曰悬钩，处平原众阜之中，为诸岭之秀，山下有石门，夹鄣层峻，岩高皆百许仞。入石门，又得钟乳穴。穴上素崖壁立，非人迹所及。穴中多钟乳，凝膏下垂，望齐冰雪。微律细液，滴沥不断。幽穴潜远，行者不极穷深，以穴内常有风热，无能经久故也。溵水出于其阴。初流浅狭，远乃广厚，可以浮舟袱巨川矣。时人以损水所导，故亦谓之为溵山矣。溵水东北流合石水，石水出大洪山，东北流注于浈，谓之小浈水。而乱流东北，径上唐县故城南。本蔡阳之上唐乡，旧唐侯国。《春秋》定公三年，唐成公如楚，有两肃霜马，子常欲之，弗与，止之三年，唐人窃马而献之，子常归唐侯是也。溵水又东，均水注之，水出大洪山，东北流径土山北，又东北流入于溃水。溵水又屈而东南流。

东南过随县西，县故随国矣。《春秋左传》所谓汉东之国，随为大者也。楚灭之以为县。晋武帝太康中立为郡。有搓水出县西北黄山，南径西县西，又东南， 水入焉。水出桐柏山之阳。吕忱曰：水在义阳。水东南径西县西，又东南注于， 水又东南径随县故城西。《春秋》鲁庄公四年，楚武王伐随。令尹斗祁、莫敖屈重，除道梁搓，军临于随，谓此水也。水侧有断蛇丘，随侯出而见大蛇中断，因举而药之，故谓之断蛇丘。后蛇衔明珠报德，世谓之随侯珠，亦曰灵蛇珠。丘南有随季梁大夫池，其水又南与义井水合，水出随城东南，井泉尝涌溢而津注，冬夏不异，相承谓之义井，下流合溵。溵水又南流注于溵。溵水又会于支水，水溵亦出大洪山，而东流注于溵。溵水又径随县南，随城山北，而东南注。又南过江夏安陆县西，随水出随郡永阳县东石龙山，西北流，南回，径永阳县西，历横尾山，即《禹贡》之陪尾山也。随水又西南，至安陆县故城西，入于溵，故郧城也。因冈为墉，峻不假筑。溵水又南径石岩山北。昔张昌作乱，于其下笼彩凤以惑众。晋太安二年，镇南将军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，昌败，追斩于江涘。即《春秋左传》定公四年，吴败楚于柏举，从之，及于清发，盖溵水兼清水之目矣。又东南流而右会富水，水出竟陵郡新市县东北大阳山。水有二源：大富水出山之阳，南流而左合小富水。水出山之东，而南径三王城东。前汉末，王匡、王凤、王常所屯，故谓之三王城。城中有故

碑，文字阙落，不可复识。其水屈而西南流，右合大富水，俗渭之大泌水也。又西南流径杜城西，新市县治也，《郡国志》以为南新市也。中山有新市，故此加南，分安陆县立。又王匡中兴初，举兵于县，号曰新市兵者也。富水又东南流，于安陆界左合土山水，世谓之章水。水出土山，南径随郡平林县故城西，俗谓之将陂城，与新市接界，故中兴之始，兵有新市、平林之号。又南流，右入富水，富水又东入于溳，溳水又径新城南。永和五年，晋大司马桓温筑。溳水又会温水，温水出竟陵之新阳县东泽中。口径二丈五尺，垠岸重沙，端净可爱，靖以察之，则渊泉如镜，闻入声，则扬汤奋发，无所复见矣。其热可以鸡，洪测百余步，冷若寒泉。东南流注于溳水。又右得潼水，水出江夏郡之曲陵县西北潼山，东南流径其县南，县治石潼故城，城圆而不方。东入安陆，注于溳水。

又东南入于夏。

溳水又南，分为二水，东通滠水，西入于沔，谓之溳口也。

【卷三十二】漻水、蕲水、决水、沘水、泄水、肥水、施水、沮水、漳水、夏水、羌水、涪水、梓潼水、涔水

漻水出江夏平春县西，漻水北出大义山，南至厉乡西，赐水入焉。水源东出大紫山，分为二水，一水西径厉乡南，水南有重山，即烈山也。山下有一穴，父老相传，云是神农所生处也，故《礼》谓之烈山氏。水北有九井，子书所谓神农既诞，九井自穿，谓斯水也。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，井今堙塞，遗迹仿佛存焉。亦云赖乡，故赖国也，有神农社。赐水西南流入于漻，即厉水也，赐、厉声相近，宜为厉水矣。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，又注漻。漻水又南径随县注安陆也。南过安陆入于溳。

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，山即蕲柳也。水首受希水，枝津西南流，历蕲山，出蛮中，故以此蛮为五水蛮。五水谓已水、希水、赤亭水、西归水、蕲水其一焉。蛮左凭居，阻藉山川，世为抄暴。宋世沈庆之于西阳上下，诛代蛮夷，即五水蛮也。

南过其县西，晋改为蕲阳县，县徙江洲，置大阳戍，后齐齐昌郡移治于此也。又南至蕲口南，入于江。

蕲水南对蕲阳洲，入于大江，谓之蕲口。洲上有蕲阳县徙。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，俗谓之为檀公岘，盖大别之异名也。其水历山委注而络其县矣。

北过其县东，县故吴也。《春秋左传》襄公二十六年，楚子秦人侵吴，及雩娄，闻吴有备而还是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云：在安丰县之西南，即其界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，决水出雩娄。

又北过安丰县东，决水自雩娄县北，径鸡各亭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三年，吴败诸侯之师于鸡父者也。安丰县故城，今边城郡治也。王莽之美丰也。世祖建武八年，封大将军、凉州牧窦融为侯国，晋立安丰郡。决水自县西北流，径寥县故城东，又径其北，汉高帝六年，封孔藂为侯国，世谓之史水。决水又西北，灌水注之，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，即淮水也。许慎曰：出雩娄县。俗谓之涂水。褚先生所谓神龟出于江、灌之间，嘉林之中，盖谓此水也。灌水东北径蓼县故城西，而北注决水，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决水北至蓼入淮，灌水亦至蓼入决。《春秋》宣公八年，冬，楚公子灭舒蓼。臧文仲闻之曰：皋陶庭坚，不祀忽诸，德之不逮，民之无援，哀哉！决水又北，右会阳泉水，水受决水，东北流径阳泉县故城东，故阳泉乡也。汉献帝中，封太尉黄琬为侯国。又西北流，左入决水，谓之阳泉口也。

又北入于淮。

俗谓之法口，非也，斯决、灌之口矣。余往因公至于淮津，舟车所届，次于决

水，访其民宰，与古名全违。脉水寻经，方知决口。盖灌、浍声相伦，习俗害真耳。

砒水出庐江灊县西南，霍山东北，灊者，山、水名也。《开山图》灊山围绕大山为霍山。郭景纯曰：灊水出焉。县即其称矣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七年，吴因楚丧，围灊是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批水出灊山，不言霍山，灊，字或作浔。浔水又东北径博安县，泄水出焉。东北过六县东，浔水东北，右会灊鼓川水，水出东南灊鼓川，西北流，左注浔水。浔水又西北径马亨城西，又西北径六安县故城西，县故皋陶国也。夏禹封其少子，奉其祀。今县都陂中有大冢，民传曰公琴者，即皋陶累也。楚人谓冢为琴矣。汉高帝元年，别为衡山国，五年属淮南，文帝十六年，复为衡山国。武帝元狩二年，别为六安国，王莽之安风也，《汉书》所谓以舒屠六。晋太康三年庐江郡治。浔水又西北，分为二水，芍陂出焉。又北径五门亭西，西北流径安丰县故城西。《晋书地道记》：安丰郡之属县也，俗名之曰安城矣。

又北会濡水，乱流西北注也。

北入于淮。

水之决会，谓之泄口也。

泄水出博安县，博安县，《地理志》之博乡县也，王莽以为扬陆矣。泄水自县，上承泄水于麻步川，西北出，历濡溪，谓之濡水也。北过芍陂，西与泄水合，泄水自濡溪径安丰县，北流注于浔，亦谓之濡须口。西北入于淮。

乱流同归也。

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，吕忱《字林》曰：肥水出良余山，俗谓之连枷山，亦或以为独山也。北流分为二水，施水出焉。肥水又北径获城东，又北径获丘东，右会施水枝津，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，西流径成德县，注于肥水也。

北过其县西，北入芍陂。

肥水自获丘，北径成德县故城西，王莽更之曰平阿也。又北径芍陂东，又北径死虎塘东，芍陂渎上承井门，与芍陂更相通注，故《经》言入芍陂矣。肥水又北，右合阎涧，水上承施水于合肥县，北流径浚遒县西，水积为阳湖，阳湖水自塘西北径死虎亭南，夹横塘西注。宋泰始初，豫州司马刘顺帅众八千，据其城地。以拒刘勔，赵叔宝以精兵五千，送粮死虎，刘勔破之此塘。水分为二，洛涧出焉，阎浆水注之。水受芍陂，陂水上承涧水于五门亭南，别为断神水，又东北径五门亭东，亭为二水之会也。断神水又东北径神迹亭东，又北，谓之豪水，虽广异名，事实一水，又东北径白芍亭东，积而为湖，谓之芍陂。陂周百二十许里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，魏太尉王淩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，即此处也。陂有五门，吐纳川流，西北为香门陂，陂水北径孙叔敖祠下，谓之芍陂渎。又北分为二水：一水东注黎浆水，黎浆水东径黎浆亭南。文钦之叛，吴军北入，诸葛绪拒之于黎浆。即此水也。东注肥水，谓之黎浆水口。

又北过寿春县东，肥水自黎浆北径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，津侧有谢堂北亭，迎送所薄，水陆舟车，是焉萃止。又西北，右合东溪，溪水引渎北出，西南流径导公寺西。寺侧因溪，建刹五层，屋宇间敞，崇虚掏觉也。又西南流注于肥，肥水又西径东台下，台即寿春外郭，东北隅阿之榭也。东侧有一湖，三春九夏，红荷覆水，引渎城隍，水积成潭，谓之东台湖，亦肥南播也。肥水西径寿春县故城北，右合北溪，水导北山泉源下注，漱石颓隍，水上长林插天，高柯负日，出于山林精舍右，山渊寺左。道俗嬉游，多萃其下。内外引汲，泉同七净。溪水沿注西南，径陆道士

解南。精庐临侧川溪，大不为广，小足闲居，亦胜境也。溪水西南注于肥水。北入于淮。

肥水又西分为二水，右即肥之故读，遏为船官湖，以置舟舰也。肥水左渎，又西径石桥门北，亦曰草市门，外有石梁。渡北洲，洲上有西昌寺。寺三面阻水，佛堂设三像，真容妙相，相服精炜。是萧武帝所立也。寺西即船官坊，苍兕、都水，是营是作。湖北对八公山，山无树木，惟童阜耳。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。刘安是汉高帝之孙，厉王长子也。折节下士，笃好儒学，养方术之徒数十人，皆为俊异焉。多神仙秘法鸿宝之道。忽有八公，皆须眉皓素，诣门希见。门者曰：吾王好长生，今先生无住衰之术，未敢相闻。八公咸变成童，王甚敬之。八士并能炼金化丹，出入无间，乃与安登山，鞭金于地，白日升天。余药在器，鸡犬舐之者，俱得上升。其所升之处。践石皆陷，人马迹存焉。故山即以八公为目，余登其上，人马之迹无闻矣，惟庙像存焉，庙中图安及八士像，皆坐床帐如平生，被服纤丽，咸羽扇裙彼，中壶枕物，一如常居。庙前有碑，齐永明十年所建也。山有隐室石井，皆崔琰所谓余下寿春，登北岭淮甫之道室，八公石井在焉。亦云：左吴与王春、傅生等寻安，伺诣玄洲，还为着记，号曰《八公记》，都不列其鸡犬升空之事矣。按《汉书》，安反，伏诛，葛洪明其得道，事备《抱朴子》及《神仙传》。肥水又左纳芍陂渎。渎水自黎浆分水，引渎寿春城北，径芍陂门右，北入城。昔巨鹿时苗为县长，是其留犊处也。渎东有东都街，街之左道北，有宋司空刘勔庙。宋元徽二年，建于东乡孝义里。庙前有碑，时年碑功方创，齐永明元年方立。沈约《宋书》言泰始元年，豫州刺史殷琰反，明帝假勔辅国将军，讨之，琰降。不犯秋毫，百姓来苏，生为立碑，文过其实。建元四年，故吏颜幼明为其庙铭，故佐庞珽为庙赞，夏侯敬友为庙颂，并附刊于碑侧。渎水又北径相国城东，刘武帝伐长安所筑也，堂字厅馆仍故，以相国为名。又北出城，注肥水。又西径金城北，又西，左合羊头溪水。水受芍陂，西北历羊头溪，谓之羊头涧水。北径熨湖，左会烽水渎，渎受淮于烽村南，下注羊头溪，侧径寿春城西，又北历象门，自沙门北出金城西门逍遥楼下，北注肥渎。肥水北注旧渎之横塘，为玄康南路驰道，左通船官坊也。肥水径玄康城西北流，北出，水际有曲水堂，亦嬉游所集也。又西北流，昔在晋世，谢玄北御苻坚，祈八公山，及置阵于肥水之滨，坚望山上草木，威为人状，此即坚战败处。非八公之灵有助，盖荷氏将亡之惑也。肥水又西北注于淮，是曰肥口也。施水亦从广阳乡肥水别，东南入于湖。

施水受肥于广阳乡，东南流径合肥县。应劭曰：夏水出城父东南，至此与肥合，故曰合肥。阚駰亦言出沛国城父东，至此合为肥。余按川殊派别。无沿注之理，方知应、阚二说，非实证也。盖夏水暴长，施合于肥，故曰合肥也。非谓夏水、施水自成德东径合肥县城南。城居四水中，又东有逍遥津，水上旧有梁。孙权之攻合肥也，张辽败之于津北，桥不撤者两版。权与甘宁蹴马趋津，谷利自后着鞭助势，遂得渡梁。凌统被铠落水，后到追亡，流涕津渚。施水又东，分为二水，枝水北出焉，下注阳渊。施水又东径湖口戍，东注巢湖，谓之施口也。

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，东南过临沮县界，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，即荆山首也。高峰霞举，峻棘层云。

《山海经》云：金玉是出，亦沮水之所导。故《淮南子》曰：沮出荆山。高诱云：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，盖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。斯谬证耳。杜预云：水出新

城郡之西南发阿山，盖山异名也。沮水东南流，径沮阳县东南，县有潼水，东径其县南，下入沮水。沮水又东南径汶阳郡北，即高安县界。郡治锡城，县居郡下，城故新城之下邑。义熙初分新城立。西表悉重山也。沮水南径临沮县西，青溪水注之。水出县西青山，山之东有滥泉，即青溪之源也。口径数丈，其深不测，其泉甚灵洁。至于炎阳有亢，阴雨无时，以秽物投之，辄能暴雨。其水导源东流，以源出青山，故以青溪为名。寻源浮溪，奇为深峭。盛弘之云：稠木傍生，凌空交合，危楼倾崖，恒有落势，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，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，游者常若目不周玩，情不给赏。是以林徒栖托，云客宅心，泉侧多结道士精庐焉。青溪又东流入于沮水。沮水又屈径其县南。晋咸和中，为沮阳郡治也。沮水又东南，径当阳县故城北。城因冈为阻，北枕沮川，其故城在东百四十里，谓之东城，在绿林长坂南，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也。沮水又东南径驴城西，磨城东，又南径麦城西，昔关云长诈降处，自此遂叛。《传》云：子胥造驴、磨二城以攻麦邑，即谚所云东驴西磨，麦城自破者也。沮水又南径楚昭王墓。东对麦城，故王仲宣之赋《登楼》云西接昭丘是也。沮水又南与漳水合焉。又东南过枝江县，东南人于江。沮水又东南径长城东，又东南流注于江，谓之诅口也。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，东南过蓼亭，又东过章乡南，荆山在景山东百余里，新城沝乡县界。虽群峰竞举，而荆山独秀。漳水东南流，又屈西南，径编县南，县旧城之东北百四十里也。西南高阳城，移治许茂故城，城南临漳水。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。昔关羽保麦城，诈降而遁，潘璋斩之于此。漳水又南径当阳县，又南径麦城东，王仲宣登其东南隅，临漳水而赋之曰：夹清漳之通浦，倚曲沮之长洲是也。漳水又南，沝水注之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沝水出东北宜诸之山，南流注于漳水。

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，入于沮。

《地理志》曰：《禹贡》南条荆山，在临沮县之东北，漳水所出，东至江陵入阳水，注于沔。非也。今漳水于当阳县之东南百余里而右会沮水也。夏水出江津，于江陵县东南，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，是夏水之首，江之汜也。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，顾龙门而不见也。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。

又东过华容县南，县故容城矣。《春秋》鲁定公四年，许迁于容城是也。北临中夏水，自县东北，径成都郡故城南，晋永嘉中，西蜀阻乱，割华容诸城为成都王颖国。夏水又径交趾太守胡宠墓北。汉太傅广身陪陵，而此墓侧有广碑，故世谓广冢，非也。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辞。历范西戎墓南。王隐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陶朱冢在华容县，树碑云是越之范蠡。《晋太康地记》、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刘澄之《记》，并言在县之西南。

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，检其碑题云：故西戎令范君之墓。碑文缺落，不详其人，称蠡是其先也。碑是永嘉二年立。观其所述，最为究悉，以亲径其地，故违众说，从而正之。夏水又东，径监利县南。晋武帝太康五年立。县土卑下，泽多陂池，西南自州陵东界，径于云杜沌阳，为云梦之薮矣。韦昭曰：云梦在华容县。按《春秋》鲁昭公三年，郑伯如楚，子产备田具，以田江南之梦。郭景纯言华容县东南巴丘湖，是也。杜预云：枝江县、安陆县有云梦。盖跨川亘隰，兼苞势广矣。夏水又东，夏杨水注之。水上承杨水于竟陵县之柘口，东南流与中夏水合，谓之夏杨水。又东北径江夏惠怀县北，而东北注。

又东至江夏云杜县，入干沔。

应劭《十三州记》曰：江别入沔为夏水，源夫夏之为名，始于分江，冬竭夏流，故纳厥称，既有中夏之目，亦苞大夏之名矣。当其决入之所，谓之堵口焉。郑玄注《尚书》，沧浪之水，言今谓之夏水，来同，故世变名焉。刘澄之着《永初山川记》云：夏水，古文以为沧浪，渔父所歌也。因此言之，水应由沔。今按夏水是江流沔，非沔入夏。假使沔注夏，其势西南，非《尚书》又东之文，余亦以为非也。自堵口下沔水，通兼夏目，而会于江，谓之夏汭也。故《春秋左传》称吴伐楚，沈尹射奔命夏汭也。杜顶曰：汉水曲入江，即夏口矣。

羌水出羌中参狼谷，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出陇西羌道。东南流径宕昌城东，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。羌水又东南，径宕婆川城东而东南注。昔姜维之寇陇右也，闻钟会入汉中，引还，知雍州刺史诸葛绪屯桥头，从孔函谷将出北道。绪邀之此路，维更从北道渡桥头，入剑阁，绪追之不及。羌水又东南，阳部水注之。水发东北阳部溪，西南径安民戍，又西南注羌水，又东南径武街城西南，又东南径葭芦城西，羊汤水入焉。水出西北阴平北界汤溪，东南径北部城北，又东南径五部城南，东南右合妾水傍西南出，即水源所发也。羌水又径葭芦城南，径余城南，又东南，左会五部水。水有二源，出南北五部溪，西南流合为一水，屈而东南注羌水。羌水又东南流至桥头，合白水，东南去白水县故城九十里。

又东南至广魏白水县，与汉水合，又东南过巴郡阆中县，又南至垫江县，东南入于江。

涪水出广魏涪县西北，涪水出广汉属国刚氐道徼外，东南流径涪县西，王莽之统睦矣。臧宫进破涪城，斩公孙恢于涪，自此水上。县有潺水，出潺山。水源有金银矿，洗取火合之，以成金银。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。涪水又东南径绵竹县北。臧宫溯涪至于阳，公孙述将王元降，遂拔绵竹。涪水又东南，与建始水合，水发平洛郡西溪，西南流，屈而东南流，人于涪。涪水又东南径江油戍北。邓艾自阴平景谷步道，悬兵束马人蜀，径江油广汉者也。涪水又东南，径南安郡南，又南与金堂水会，水出广汉新都县，东南流入涪。涪水又南，枝津出焉，西径广汉五城县，为五城水，又西至成都，入于江。

南至小广魏，与梓潼水合。

小广魏即广汉县地，王莽更名曰广信也。

梓潼水出其县北界，西南人于涪。

故广汉郡，公孙述改为梓潼郡。刘备嘉霍峻守葭萌之功，又分广汉以北，别为梓潼郡，以峻为守。县有五女，蜀王遣五丁迎之，至此，见大蛇入山穴，五丁引之，山崩，压五丁及五女，因氏山为五妇山，又曰五妇候，驰水所出。一曰五妇水，亦曰潼水也。其水导源山中，南径梓潼县。王莽改曰子同矣。自县南径涪城东，又南入于涪水，谓之五妇水口也。

又西南至小广魏南，入于垫江。

亦言涪水至此入汉水，亦谓之为内水也。北径垫江。昔岑彭与臧宫自江州从涪水上。公孙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。宫左步右骑，夹船而进，势动山谷，大破岑军，斩首溺水者万余人，水为浊流。沈水出广汉县，下入涪水也。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，北至安阳县，南入于沔。涔水即黄水也，东北流，径成固南城北。城在山上，或言韩信始立，或言张良创筑，未知定所制矣。义熙九年，索遐为果州刺史，自成固治此，故谓之南城。城周七里，衿涧带谷，绝壁百寻，北谷口造城东门，傍

山寻涧，五里有余，盘道登陟，方得城治。城北水旧有桁，北渡涔水。水北有赵军城，城北又有桁渡沔，取北城，城即大成固县治也。黄水右岸有悦归馆，涔水历其北，北至安阳左入沔，为涔水口也。

【卷三十三】江水

岷山在蜀郡氐道县，大江所出，东南过其县北。岷山即渎山也，水曰渎水矣。又谓之汶阜山，在徼外，江水所导也。《益州记》曰：大江泉源，即今所闻，始发羊膊岭下，缘崖散漫，小水百数，殆未滥觞矣。东南下百余里，至白马岭，而历天彭阙，亦谓之为天彭谷也。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，冰见氐道县有天彭山，两山相对，其形如阙，谓之天彭门，亦曰天彭阙。江水自此已上，至微弱，所谓发源滥觞者也。汉元延中，岷山崩，壅江水，三日不流。扬雄《反离骚》云：自岷山投诸江流，以吊屈原，名曰《反骚》也。江永自天彭阙东径汶关，而历氐道县北。汉武帝元鼎六年，分蜀郡北部；置汶山郡以统之。县本秦始皇置，后为升迁县也。《益州记》曰：自白马岭回行，二十余里至龙涸，又八十里至蚕陵县。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镜。又六十余里而至北部，始百许步。又西百二十余里，至汶山故郡，乃广二百余步。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湿坂，江稍大矣。故其精则井络缠曜，江汉昞灵。《河图括地象》曰：岷山之精，上为井络。帝以会昌，神以建福；故《书》曰：岷山导江，泉流深远，盛为四渎之首。《广雅》曰：江，贡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出珍物，可贡献。《释名》曰：江，共也。小水流入其中，所公共也。东北百四十里曰崃山，中江所出，东注于大江。崃山，邛崃山也，在汉嘉严道县。一曰新道，南山有九折坂，夏则凝冰，冬则毒寒，王阳按辔处也。平恒言是中江所出矣。郭景纯《江赋》曰：流二江于崌、崃。又东百五十里曰崌山，北江所出，东注于大江，《山海经》曰：崌山，江水出焉，东注大江。其中多怪蛇。江水又径汶江道。汶出徼外岷山西，玉轮坂下而南行，又东径其县而东注于大江。故苏代告楚曰：蜀地之甲，浮船于汶，乘夏水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，谓是水也。又有湔水入焉。水出绵虒道，亦曰绵虒县之玉垒山。吕忱云：一曰半浣水也。下注江。江水又东别为沱，开明之所凿也。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。县即汶山郡治，刘备之所置也。渡江有笮桥。江水又历都安县。县有桃关、汉武帝祠。李冰作大堰于此，壅江作堋。堋有左、右口，谓之湔堋，江人郫江、捡江以行舟。《益州记》曰：江至都安堰其右，捡其左，其正流遂东，郫江之右也。眉山颓水，坐致竹木，以溉诸郡。又穿羊摩江、灌江，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，作三石人，立水中。刻要江神，水竭不至足，盛不没肩。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，雨则不遏其流。故《记》曰：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沃野千里，世号陆海，谓之天府也。邮在堰上，俗谓之都安大堰，亦曰湔堰，又谓之金堤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云西逾金堤者也。诸葛亮北征，以此堰农本，国之所资，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，有堰官。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，屯观坂。从事何旅曰：今所安营，地名观坂，上观下反，其征不祥。不从，果为牙门张和所杀。江水又径临邛县，王莽之监邛也。县有火井、盐水，昏夜之时，光兴上照。江水又径江原县，王莽更名邛原也，都江水出焉。江水又东北径郫县下，县民有姚精者，为叛夷所杀，掠其二女。二女见梦其兄，当以明日自沉江中，丧后日当至，可伺候之，果如所梦，得二女之尸于水，郡、县表异焉。江水又东径成都县，县以汉武帝元鼎二年立。县有二江，双流郡下。故扬子云《蜀都赋》曰：两江珥其前者也。《风俗通》曰：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，开成都两江，

溉田万顷。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。冰以其女与神为婚，径至神祠，劝神酒，酒杯恒澹澹，冰厉声以责之，因忽不见。良久，有两牛斗于江岸旁，有间，冰还，流汗，谓官属曰：吾斗大亟，当相助也。南向腰中正白者，我绶也。主簿刺杀北面者，江神遂死。蜀人慕其气决，凡壮健者，因名冰儿也。秦惠王二十六年，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，遂置蜀郡焉。王莽改之曰导江也。仪筑成都以象咸阳。晋太康中，蜀郡为王国，更为成都内史，益州刺史治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华阳黑水惟梁州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，改梁曰益州，以新启犍为、牂柯、越巂，州之疆壤益广，故称益云，初治广汉之雒县，后乃徙此。故李固《与弟圄书》曰，固今年五十七，鬓发已白，所谓容身而游，满腹而去，周观天下，独未见益州耳。昔严夫子常言：经有五，涉其四，州有九，游其八。欲类此子矣。初，张仪筑城，取土处去城十里，因以养鱼，今万顷池是也。城北又有龙堤池，城东有千秋池，西有柳池，西北有天井池。津流径通，冬夏不竭。西南两江有七桥，直西门郫江上，曰冲治桥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，吴汉入蜀，自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。桥下谓之石犀渊，李冰昔作石犀五头，以厌水精，穿石犀渠于南江，命之曰犀牛里，后转犀牛二头，一头在府市市桥门，一头沉之于渊也，大城南门曰江桥，桥南曰万里桥，西上曰夷星桥，下曰笮桥。南岸道东有文学，始文翁为蜀守，立讲堂，作石室于南城。永初后，学堂遇火，后守更增二石室。后州夺郡学，移夷星桥南岸道东。道西城，故锦官也。言锦工织锦，则濯之江流，而锦至鲜明，濯以他江，则锦色弱矣，遂命之为锦里也。蜀有回复水，江神尝溺杀人，文翁为守，祠之，劝酒不尽，拔剑击之，遂不为害。江水东径广都县，汉武帝元朔二年置，王莽之就都亭也。李冰识察水脉，穿县盐井，江西有望川原，凿山崖度水，结诸陂池，故盛养生之饶，即南江也。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。城北十里曰升仙桥，有送客观，司马相如将人长安，题其门曰：不乘高车驷马，不过汝下也。后人邛蜀，果如志焉。李冰沿水造桥，上应七宿，故世租谓吴汉曰：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。汉自广都乘胜进逼成都，与其副刘尚南北相望，夹江为营，浮桥相对。公孙述使谢丰扬军市桥出汉后，袭破汉，坠马落水，缘马尾得出，入壁。命将夜潜渡江就尚，击丰，斩之于是水之阴。江北则左对繁田，文翁又穿湔以溉灌繁田千七百顷。湔水又东绝绵洛，径五城界，至广都北岸，南入于江，谓之五城水口，斯为北江。江水又东至南安为壁玉律，故左思云东越玉津也。

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，青衣水、沫水从西南来，合而注之。

县故大夜郎国，汉武帝建元六年，开置郡县。太初四年，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。王莽更名郡曰西顺，县曰戢成。光武谓之士大夫郡。有江人焉。出江原县，首受大江，东南流至武阳县，注于江。县下江上，旧有大桥，广一里半，谓之安汉桥。水盛岁坏，民苦治功。后太守李严凿天社山，寻江通道。此桥遂废。县有赤水，下注江。建安二十九年，有黄龙见此水，九日方去。此县藉江为大堰，开六水门，用灌郡下。北山，昔者王乔所升之山也。江水又与文井江会，李冰所导也。自莋道与蒙溪分水，至蜀郡临邛县，与布仆水合。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。汉武元封四年，以蜀都西部邛莋置，理旄牛道，天汉四年置都尉，主外羌，在邛峡山表。自蜀西度邛莋，其道至险，有弄栋人渡之难，扬母阁路之阻。水从县西布仆来，分为二流。一水径其道，又东径临邛县入文井水。文井水又东径江原县，县滨文井江。江上有常氏堤，跨四十里。有朱亭，亭南有青城山，山上有嘉谷山，下有蹲鸱，即芋也。所谓下有蹲鸱，至老不饥，卓氏之所以乐远徙也。文井江文东至武阳县天社山下，入

江。其一水南径越巂邛都县西，东南至云南郡之青岭县，入于仆。郡本云川地也，蜀建兴三年置……仆水又南径永昌郡邪龙县而与贪水合。水出青蛉县，上承青蛉水，径叶榆县，又东南至邪龙入于仆。仆水又径宁州建宁郡，州故康降都督屯，故南人谓之屯下。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。历双柏县，即水入焉，水出秦臧县牛兰山，南流至双柏县，东注仆水。又东至来唯县入劳水。水出徼外，东径其县，与仆水合。仆水东至交州交趾郡泠县，南流入于海。江水自武阳东至彭亡聚。昔岑彭与吴仪溯江水人蜀，军次是地，知而恶之。会日暮不移，遂为刺客所害。谓之平模水，亦曰外水。此地有彭冢，言彭祖冢焉。江水又东南径南安县，西有熊耳峡，连山竞险，接岭争高。汉河平中，山崩地震，江水逆流。悬溉有滩，名垒坻，亦曰盐溉、李冰所平也。县治青衣江会，衿带二水矣，即蜀王开明故治也。来敏《本蜀论》曰：荆人鳖令死，其尸随水上，荆人求之不得，令至汶山下，复生，起见望帝。望帝者，杜宇也，从天下。女子朱利，自江源出，为宇妻，遂王于蜀，号曰望帝；望帝立以为相。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，帝使令凿巫峡通水，蜀得陆处。望帝自以德不若，遂以国禅，号曰开明。县南有峨盾山，有蒙水，即大渡水也。水发蒙溪，东南流与俄水合。水出徼外，径汶江道。吕忱曰：濈水出蜀。许慎以为俄水也。出蜀汶江徼外。从水，我声。南至南安，入大渡水。大渡水又东人江，故《山海经》曰蒙水出汉阳西，入江滠阳西。

又东南过道县北，若水、淹水合从西来注之。又东，渚水北流注之。

县本人居之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夷中最仁，有仁道，故字从人。《秦纪》所谓僮之富者也。其邑，高后六年城之。汉武帝感相如之言，使县令南通道，费功无成，唐蒙南入，斩之，乃凿石开阁，以通南中。迄于建宁，二千余里，山道广丈余，深三四丈，其錾凿之迹犹存。王莽更曰治也，山多犹猢，似猴而短足，好游岩树，一腾百步，或三百丈，顺往倒返，乘空若飞。县有蜀王兵兰，其神作大难江中，崖峻阻险，不可芽凿，李冰乃积薪烧之，故其处悬岩，犹有五色焉。赤白照水玄黄，鱼从来，至此而止，言畏崖屿不更上也。《益部耆旧传》曰：张真妻，黄氏女也，名帛。真乘船覆没，求尸不得。帛至没处滩头，仰天而叹，遂自沉渊。积十四日，帛持真手于滩下出。时人为说曰：符有先络， 道有张帛者也。江水又与符黑水合，水出宁州南广郡南广县。县故犍为之属县也，汉武帝太初元年置，刘禅延熙中分以为郡。导源汾关山，北流，有大涉水注之。水出南广县，北流注符黑水，又北径道入江，谓之南广口。渚水则未闻也。

又东过江阳县南，洛水从三危山，东过广魏洛县南，东南注之。洛水出洛县漳山，亦言出梓潼县柏山。《山海经》曰：三危在炖煌南，与岷山相接，山南带黑水。又《山海经》不言洛水所导。《经》曰出三危山，所未详。常璩云：李冰导洛通山水，流发瀑口，径什邡县。汉高帝六年，封雍齿为侯国，王莽更名曰美信也。洛水又南径洛县故城南，广汉郡治也。汉高祖之为汉王也，发巴渝之士，北定三秦。六年，乃分巴蜀，置广汉郡于乘乡。王莽之就都，县曰吾雒也。汉安帝永初二年，移治涪城，后治洛县。先是洛县城南，每阴雨常有哭声，闻于府中。积数十年，沛国陈宠为守，以乱世多死亡，暴骸不葬故也。乃悉收葬之，哭声遂绝。刘备自将攻洛，庞士元中流矢死于此。益州旧以蜀郡、广汉、健为为三蜀。土地沃美、人士隽乂，一州称望。县有沈乡，去江七里，姜士游之所居。诗至孝，母好饮江水，嗜鱼脍，常以鸡鸣溯流汲江。子坐取水溺死，妇恐姑知，称托游学，冬夏衣服，实投江流。于

是至孝上通，涌泉出其舍侧，而有江之甘焉。诗有田滨江泽卤，泉流所溉，尽为沃野。又涌泉之中，旦旦常出鲤鱼一双以膳焉，可谓孝悌发于方寸，徽美着于无穷者也。洛水又南径新都县，蜀有三都，谓成都、广都，此其一焉。与绵水合。水西出绵竹县，又与湔水合，亦谓之郫江也，又言是涪水。吕忱曰：一曰湔。然此二水俱与洛会矣。又径犍为牛鞞县为牛鞞水。昔罗尚乘牛鞞水，东征李雄，谓此水也。县以汉武帝元封二年置。又东径资中县，又径汉安县，谓之绵水也。自上诸县，咸以溉灌，故语曰：绵洛为没沃也。绵水至江阳县方山下入江，谓之绵水口，亦曰中水。江阳县枕带双流，据江、洛会也。汉景帝六年封赵相苏嘉为侯国，江阳郡治也。故犍为枝江都尉，建安十八年刘璋立。江中有大阚、小阚焉。季春之月，则黄龙堆没，阚乃平也。昔世祖微时，过江阳县，有一子。望气者言江阳有贵儿象，王莽求之，而獠杀之。后世祖怨，为子立祠于县，谪其民罚布数世。扬雄《琴清英》曰：尹吉甫子伯奇至孝，后母谮之，自投江中。衣苔带藻，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，思惟养亲，扬声悲歌。船人闻之而学之。吉甫闻船人之声，疑似伯奇，援琴作《子安之操》。江水径汉安县北。县虽迫山川，土地特美，蚕桑鱼盐家有焉。江水东径樊石滩，又径大附滩，频历二险也。

又东过符县北邪，东南鰼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。

县故巴夷之地也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，以唐蒙为中郎将，从万人出巴符关者也，元鼎二年立，王莽之符信矣。县治安乐水会，水源南通宁州平夷郡鳖县，北径安乐县界之东，又径符县下，北入江。县长赵祉遣吏先尼和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诣巴郡，没死成湍滩，予贤求丧不得。女络，年二十五岁，有二子，五岁以还。至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尚不得丧、络乃乘小船，至父没处，哀哭自沉。见梦告贤曰：至二十一日，与父俱出。至日，父子果浮出江上。郡、县上言，为之立碑，以旌孝诚也。其鰼部之水，所未闻矣，或是水之殊目，非所究也。

又东北至巴郡江州县东，强水、涪水、汉水、白水、宕渠水五水合，南流注之。

强水即羌水也。宕渠水即潜水、渝水矣。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已岭山，郡隶梁州，晋太康中立，治汉中。县南去郡八百余里，故蜀巴渠。西南流历巴中，径巴郡故城南，李严所筑大城北，西南入江。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，右则涪内水，左则蜀外水、即是水也。江州县，故巴子之都也。《春秋》桓公九年，巴子使韩服告楚，请与邓好是也。及七国称王，巴亦王焉。秦惠王遣张仪等救苴侯于巴，仪贪巴、苴之富，因执其王以归，而置巴郡焉，治江州。汉献帝初平元年，分巴为三郡，于江州则永宁郡治也。至建安六年，刘璋纳蹇胤之讼，复为巴郡，以严颜为守。颜见先主入蜀，叹曰：独坐穷山，放虎自卫。此即拊心处也。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，北府城是也。后乃徙南城。刘备初以江夏费观为太守，领江州都督。后都护李严，更城周十六里，造苍龙、白虎门，求以五郡为巴州治，丞相诸葛亮不许，竟不果。地势侧险，皆重屋累居，数有火害，又不相容、结舫水居者五百余家，承二江之会，夏水增盛，坏散颠没，死者无数。县有官橘、官荔枝园，夏至则熟。二千石常设厨膳，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。县北有稻田，出御米也。县下又有清水穴，巴人以此水为粉，则皓曜鲜芳，贡粉京师，因名粉水，故世谓之为江州堕林粉。粉水亦谓之为粒水矣。江之北岸，有涂山，南有夏禹庙、涂君祠，庙铭存焉。常璩、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。余案群书，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，不于此也。又东至枳县西，延江水从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。

江水东径阳关巴子梁，江之两岸，犹有梁处，巴之三关，斯为一也。延熙中，蜀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，治此。江水又东，右径黄葛峡，山高险，全无人居。江水又左径明月峡，东至梨乡，历鸡鸣峡。江之南岸有枳县治。《华阳记》曰：枳县在江州巴郡东四百里，治涪陵水会。庾仲雍所谓有别江出武陵者也。水乃延江之枝津，分水北注，径涪陵入江，故亦云涪陵水也。其水南导武陵郡，昔司马错溯舟此水，取楚黔中地。延熙中，邓芝伐徐巨射玄猿于是县。猿自拔矢，卷木叶塞射创。芝叹曰：伤物之生，吾其死矣。江水又东径涪陵故郡北，后乃并巴郡，遂罢省。江水又东径文阳滩，滩险难上。江水又东径汉平县二百余里，左自涪陵东出百余里，而届于黄石，东为桐柱滩。又径东望峡，东历平都，峡对丰民洲，旧巴子别都也。《华阳记》曰：巴子虽都江州，又治平都。即此处也。有平都县，为巴郡之隶邑矣。县有天师治，兼建佛寺，甚清灵。县有市肆，四日一会。江水右径虎须滩，滩水广大，夏断行旅。江水又东径临江县南，王莽之监江县也。《华阳记》曰：县在枳东四百里，东接朐忍。县有盐官。自县北入盐井溪，有盐井营户。溪水沿汪江。江水又东得黄华水口，江浦也，左径石城南。庾仲雍曰：临江至石城黄华口一百里。又东至平洲，洲上多居民。又东径壤涂而历和滩。又东径界坛，是地巴东之西界，益州之东境，故得是名也。

又东过鱼复县南，夷水出焉。

江水又东，右得将龟溪口。《华阳记》曰：朐忍县出灵龟，咸熙元年，献龟于相府，言出自此溪也。江水又东，会南、北集渠，南水出涪陵县界，谓之阳溪。北流径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。溪硖侧，盐井三口，相去各数十步，以木为桶，径五尺，修煮不绝。溪水北流注于江，谓之南集渠口，亦曰于阳溪口。北水出新浦县北高梁山分溪。南流径其县西，又南百里，至朐忍县，南入于江，谓之北集渠口，别名班口，又曰分水口，朐忍尉治此。江水又东，右径汜溪口，盖江汜决入也。江水又东，径石龙而至于博阳二村之间，有盘石，广四百丈，长六里，阻塞江川，夏没冬出，基亘通诸。又东径羊肠虎臂滩。杨亮为益州，至此舟覆，惩其波澜，蜀人至今犹名之为使君滩。江水又东，彭水注之。水出已渠郡獠中，东南流径汉丰县东，清水注之。水源出西北巴渠县东北巴岭南獠中，即巴渠水也。西南流至其县，又西入峡，檀井溪水出焉。又西出峡，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，谓之清水口。彭溪水又南，径朐忍县西六十里，南流注于江，谓之彭溪口。江水又东，右径朐忍县故城南。常璩曰：县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，县治故城，跨其山阪，南临大江。江之南岸有方山，山形方峭，枕侧江濆。江水又东径瞿巫滩，即下瞿滩也，又谓之博望摊。左则汤溪水注之，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，南流历县，翼带盐井一百所，巴川资以自给。粒大者，方寸，中央隆起，形如张伞，故因名之曰伞子盐。有不成者，形亦必方，异于常盐矣。王隐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人汤口四十三里，有石，煮以为盐。石大者如升，小者如拳，煮之，水竭盐成，盖蜀火井之伦，水火相得乃佳矣。汤水下与檀溪水合，水上承巴渠水，南历檀井溪，谓之檀井水。下入汤水。汤水又南人于江，名曰汤口。江水又径东阳滩。江上有破石，故亦通谓之破石滩，苟延光没处也。常璩曰：水道有东阳、下瞿数滩，山有大小石城势，灵寿木及橘圃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橘官，有民市。江水又径鱼复县之故陵，旧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，溪即永谷也。地多木瓜树，有子大如，白黄，实甚芬香，《尔雅》之所谓榹也。江水又东为落牛滩，径故陵北。江侧有六大坟。庾仲雍曰：楚都丹阳所葬，亦犹枳之已陵

矣，故以故陵为名也，有鱼复尉，戍此，江之左岸有巴乡村，村人善酿，故俗称巴乡清，郡出名酒。村侧有溪，溪中多灵寿木。中有鱼，其头似羊，丰肉少骨，美于余鱼。溪水伏流径平头山，内通南浦故县陂湖。其地平旷，有湖泽，中有菱芡鹳雁，不异外江，凡此等物，皆人峡所无，地密恶蛮，不可轻至。江水又东，右径夜清而东历朝阳道口，有县治，治下有市，十日一会。江水又东，左径新市里南，常璩曰：巴旧立市于江上，今新市里是也。江水又东，右合阳元水，水出阳口县西南，高阳山东，东北流径其县南，东北流，丙水注之。水发县东南柏枝山，山下有丙穴，穴方数丈，中有嘉鱼，常以春末游诸，冬初入穴，抑亦褒汉丙穴之类也。其水北流入高阳溪。溪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江，谓之阳元口。江水又东径南乡峡，东径永安宫南，刘备终于此，诸葛亮受遗处也。其间平地可二十许里，江山迥阔，入峡所无。城周十余里，背山面江，颓塘四毁，荆棘成林，左右民居多星其中。江水又东径诸葛亮图垒南，石赪平旷，望兼川陆，有亮所造八阵图，东跨故垒，皆累细石为之。自垒西去，聚石八行，行间相去二丈，因曰：八阵既成，自今行师庶不覆败。皆图兵势行藏之权，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。今夏水漂荡，岁月消损，高处可二三尺，下处磨灭殆尽。江水又东径赤岬城西，是公孙述所造，因山据势，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，东高二百丈，西北高千丈，南连基白帝山，甚高大，不生树木。其石悉赤。土人云，如人袒胛，故谓之赤岬山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旁徨于山岬之旁。《注》曰：岬，山胁也。郭仲产曰：斯名将因此而兴矣。江水又东径鱼复县故城南，故鱼国也。《春秋左传》文公十六年。庸与群蛮叛，楚庄王代之，七遇皆北，惟裨、鬻、鱼人逐之是也。《地理志》江关都尉治。公孙述名之为白帝，取其王色。蜀章武二年，刘备为吴所破，改白帝为永安，巴东郡治也。汉献帝兴平元年，分巴为二郡，以鱼复为故陵郡。蹇胤诉刘璋，改为巴东郡，治白帝山，城周回二百八十步，北缘马岭，接赤岬山，其间平处，南北相去八十五丈，东西七十丈，又东傍东瀼溪，即以为隍。西南临大江，窥之眩目。惟马岭小差委迤。犹斩山为路，羊肠数四，然后得上。益州刺史鲍陋镇此，为谯道福所围，城里无泉，乃南开水门，凿石为函道，上施木天公，直下至江中，有似猿臂相牵，引汲然后得水。水门之西，江中有孤石，为淫顶石，冬出水二十余丈，夏则没。亦有裁出处矣。县有夷溪，即佷山清江也。《经》所谓夷水出焉。江水又东径广溪峡，斯乃三峡之首也。其间三十里，颓岩倚木，厥势殆交。北岸山上有神渊，渊北有白盐崖，高可千余丈，俯临神渊。土人见其高白，故因名之。天旱，燃木岸上，推其灰烬，下秽渊中，寻即降雨。常璩曰：县有山泽水神，旱时鸣鼓请雨，则必应嘉泽。《蜀都赋》所谓应鸣鼓而兴雨也。峡中有瞿塘、黄龛二滩，夏水回复，沿溯所忌。瞿塘滩上有神庙，尤至灵验。刺史二千石径过，皆不得鸣角伐鼓。商旅上水，恐触石有声，乃以布裹篙足。今则不能尔，犹飡荐不辍。此峡多猿，猿不生北岸，非惟一处，或有取之，放着北山中，初不闻声，将同狢兽渡汶而不生矣。其峡，盖自昔禹凿以通江，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，夏后疏凿者。

【卷三十四】江水

又东出江关，入南郡界。

江水自关，东径弱关、扞关。扞关，廪君浮夷水所置也。弱关在建平、秭归界。昔巴、楚数相攻伐，藉险置关，以相防扞，秦兼天下，置立南郡，自巫东上皆其域也。

又东过巫县南，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。

江水又东，乌飞水注之。水出天门郡漊中县界，北流径建平郡沙渠县南，又北流径巫县南，西北历山道三百六十里，注于江，谓之乌飞口。江水又东径巫县故城南，县故楚之巫郡也。秦省郡立县，以隶南郡。吴孙休分为建平郡，治巫城。城缘山为塘，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，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，南临大江，故夔国也。江水又东，巫溪水注之。溪水导源梁州晋兴郡之宣汉县东，又南径建平郡泰昌县南，又径北井县西，东转历其县北。水南有盐井，井在县北，故县名北井，建平一郡之所资也。盐水下通巫溪，溪水是兼盐水之称矣。溪水又南，屈径巫县东。县之东北三百步，有圣泉，谓之孔子泉。其水飞清石穴，洁并高泉，下注溪水。溪水又南入于大江。江水又东径巫峡，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。郭仲产云：按《地理志》，巫山在县西南，而今县东有巫山，将郡、县居治无恒故也。江水历峡东，径新崩滩，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，晋太元二年又崩。当崩之日，水逆流百余里，涌起数十丈。今滩上有石，或圆如箪，或方似屋，若此者甚众，皆崩崖所陨，致怒湍流，故谓之新崩滩。其颓岩所余，比之诸岭，尚为竦桀，其下十余里，有大巫山，非惟三峡所无，乃当抗峰岷、峨，偕蛉衡、疑。其翼附群山，井概青云，更就霄汉，辨其优劣耳。神孟涂所处，《山海经》曰：夏后启之臣孟涂，是司神于巴。巴人讼于孟涂之所，其衣有血者执之。是请生居山上，在丹山西。郭景纯云：丹山在丹阳，属巴，丹山西即巫山者也。又帝女居焉。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，名曰瑶姬，未行而亡，封于巫山之阳。精魂为草，实为灵芝，所谓巫山之女，高唐之阻，旦为行云，暮力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旦早视之，果如其言，故为立庙，号朝云焉。其间首尾百六十里，谓之巫峡，盖因山为名也。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，重岩叠嶂，隐大蔽日，自非停午夜分，不见曦月。至于夏水襄陵，沿溯阻绝，或王命急宣，有时朝发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间千二百里，虽乘奔御风，不以疾也。春冬之时，则素湍绿潭，回清倒影，绝多生怪柏，悬泉瀑布，飞漱其间，清荣峻茂，良多趣味。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涧肃，常有高猿长啸，属引凄异，空谷传响，哀转久绝。故渔者歌曰：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。江水又东径石门滩。滩北岸有山，山上合下开，洞达东西，缘江步路所由，刘备为陆逊所破，走径此门，追者甚急，备乃烧铠断道。孙桓为逊前驱，奋不顾命，斩上夔道，截其要径，备逾山越险，仅乃得免，忿恚而叹曰：吾昔至京，桓尚小儿。而今迫孤，乃至于此。遂发愤而薨矣。

又东过秭归县之南，县故归乡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归子国也。《乐纬》曰：昔归典叶声律。宋忠曰：归即夔。归乡盖夔乡矣。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，以废疾不立，而居于夔，为楚附庸。后王命为夔子。《春秋》值公二十六年，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。

袁山松曰：屈原有贤姊，闻原放逐，亦来归，瑜令自宽全。乡人冀其见从，因名曰秭归。即《离骚》所谓女媭蝉媛以署余也。县城东北，依山即坂，周回二里，高一丈五尺，南临大江。古老相传，谓之刘备城，盖备征吴所筑也。县东北数十里，有屈原旧田宅。虽畦堰縻漫，犹保屈田之称也。县北一百六十里，有屈原故宅，累石为室基，名其地曰乐平里。宅之东北六十里，有女媭庙，捣衣石犹存。故《宜都记》曰：种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，而屈原之乡里也。原田宅于今具存，指谓此也。江水又东径一城北，其城凭岭作固，二百一十步，夹溪临谷，据山枕江，北对丹阳城，城据山跨阜，周八里二百八十步，东北两面，悉临绝涧，西带亭下溪，南枕大江，险峭壁立，信天固也。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。《地理志》，以为吴之丹阳。论者云：寻吴楚悠隔， 缕荆山，无容远在吴境，是为非也。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，盖为征矣。江水又东南径夔城南，跨据川阜，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，西北背枕深谷，东带乡口溪，南侧大江。城内西北角有金城，东北角有圆土狱，西南角有石井口，径五尺。熊挚始治巫城，后疾移此，盖夔徙也。《春秋左传》值公二十六年，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。服虔曰：在巫之阳，秭归归乡矣。江水又东径归乡县故城北。袁山松曰：父老传言，原既流放，忽然蹙归，乡人喜悦，因名曰归乡。抑其山秀水清，故出俊异，地险流疾，故其性亦隘。《诗》云：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信与！余谓山松此言，可谓因事而立证，恐非名县之本旨矣。县城南面重岭，北背大江。东带乡口溪，溪源出县东南数百里，西北入县。径狗峡西，峡崖龛中石，隐起有狗形，狗状具足，故以狗名峡。乡口溪又西北径县下入江，谓之乡口也。江水又东径信陵县，南临大江，东傍深溪，溪源北发梁州上庸县界，南流径县下，而注于大江也。

又东过夷陵县南，江水自建平至东界峡，盛弘之谓之空泠峡。峡甚高峻，即宜都、建平二郡界也。其间远望，势交岭表，有五六峰，参差互出。上有奇石，如二人像，攘袂相对，俗传两郡督邮争界于此，宜都督邮，厥势小东倾，议者以为不如也。江水历峡东，径宜昌县之插灶下，江之左岸，绝岸壁立数百丈，飞鸟所不能栖。有一火烬，插在崖间，望见可长数尺。父老传言，昔洪水之时，人薄舟崖侧，以余烬插之岩侧，至今犹存，故先后相承谓之插灶也。江水又东径流头滩，其水并峻激奔暴，鱼鳖所不能游。行者常苦之，其歌曰：滩头白勃坚相持，倏忽沦没别无期。袁山松曰：自蜀至此，五千余里，下水五日，上水百日也。江水又东径宜昌县北，分夷道很山所立也。县治江之南岸，北枕大江，与夷陵对界。《宜都记》曰：渡流头滩十里，便得宜昌县。江水又东径狼尾滩而历人滩。袁山松曰：二滩相去二里。人滩水至峻峭，南岸有青石，夏没冬出，其石。崟，数十步中，悉作人面形，或大或小。其分明者，须发皆具，因名曰人滩也。江水又东径黄牛山，下有滩，名曰黄牛滩。南岸重岭叠起，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，人黑牛黄，成就分明，既人迹所绝，莫得究焉，此岩既高，加以江湍纡回，虽途径信宿，犹望见此物，故行者谣曰：朝发黄牛，暮宿黄牛，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。言水路纡深，回望如一矣。江水又东径西陵峡，《宜都记》曰：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，至峡口百许里，山水纡曲，而两岸高山重障，非日中夜半，不见日月。绝壁或千许丈，其石彩色，形容多所像类。林木高茂，略尽冬春。犹鸣至清，山谷传响，泠泠不绝。所谓三峡，此其一也。山松言：常闻峡中水疾，书记及口传，悉以临惧相戒，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。及余来践脐此境，既至欣然，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。其叠嵘秀峰，奇构异形，固难以辞叙。林木萧森，离离蔚蔚，乃在霞气之表。仰瞩俯映，弥习弥佳。流连信宿，不

觉忘返，目所履历，未尝有也。既自欣得此奇观，山水有灵，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。江水历禹断江南。峡北有七谷村，两山间有水清深，潭而不流。又耆旧传言，昔是大江，及禹治水，此江小不足泻水，禹更开今峡口，水势并冲，此江遂绝，于今谓之断江也。江水出峡，东南流，径故城洲。洲附北岸，洲头曰郭洲，长二里，广一里，上有步阐故城，方圆称洲，周回略满，故城洲上，城周五里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。孙皓凤凰元年，骘息阐复为西陵督，据此城降晋，晋遣太傅羊祜接援，未至，为陆抗所陷也。江水又东径故城北，所谓陆抗城也。城即山为墉，四面天险。江南岸有山孤秀，从江中仰望，壁立峻绝。袁山松为郡，尝登之瞩望焉。故其《记》云：今自山南上至其岭，岭容十许人，四面望诸山，略尽其势。俯临大江，如萦带焉，视舟如凫雁矣。北对夷陵县之故城。城南临大江。秦令白起伐楚，三战而烧夷陵者也。应劭曰：夷山在西北，盖因山以名县也。王莽改曰居利。吴黄武元年，更名西陵也。后复曰夷陵。县北三十里，有石穴，名曰马穿。尝有白马出穴，人逐之入穴，潜行出汉中。汉中人失马，亦尝出此穴，相去数千里。袁山松言江北多连山，登之望江南诸山，数十百重，莫识其名，高者千仞，多奇形异势，自非烟寨雨霁，不辨见此远山矣。余尝往返十许过，正可再见远峰耳。江水又东径白鹿岩。沿江有峻壁百余丈，猿所不能游。有一白鹿，陵峭登崖，乘岩而上，故世名此岩为白鹿岩。江水又东历荆门、虎牙之间。荆门在南，上合下开，暗彻山南，有门像，虎牙在北，石壁色红，间有白文类牙形，并以物像受名。此二山，楚之西塞也。水势急峻，故郭景纯《江赋》曰：虎牙桀竖以屹崒，荆门阙竦而盘薄，圆渊九回以悬腾，溢流雷响而电激者也。汉建武十一年，公孙述遣其大司徒任满、翼江王田戎，将兵数万，据险为浮桥，横江以绝水路，营垒跨山，以塞陆道。光武遣吴汉、岑彭将六万人击荆门，汉等率舟师攻之，直冲浮桥，因风纵火，遂斩满等矣。

又东南过夷道县北，夷水从佷山县南，东北注之。

夷道县，汉武帝伐西南夷，路由此出，故曰夷道矣。王莽更名江南。桓温父名彝，改曰西道。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。刘备改曰宜都。郡治在县东四百步。故城，吴丞相陆逊所筑也。为二江之会也。北有湖里渊，渊上橘袖蔽野，桑麻暗日，西望佷山诸岭，重峰叠秀，青翠相临，时有丹霞白云，游曳其上。城东北有望堂，地特峻，下临清江，游瞩之名处也。县北有女观山，厥处高显，回眺极目。古老传言，昔有思妇，夫官于蜀，屡愆秋期。登此山绝望，忧感而死，山木枯悴，鞠为童枯。乡人哀之，因名此山为女观焉。葬之山顶，今孤坟尚存矣。

又东过枝江县南，沮水从北来注之。

江水又东，径上明城北。晋太元中，荷坚之寇荆州也，刺史桓冲徙渡江南，使刘波筑之，移州治此城。其地夷敞，北据大江。江汜枝分，东入大江，吴治洲上，故以枝江为称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江沱出西，东入江是也。其地故罗国，盖罗徙也。罗故居宜城西山，楚文王又徙之于长沙，今罗县是矣。县西三里有津乡，津乡，里名也。《春秋》庄公十九年，巴人伐楚，楚子御之，大败于津。应劭曰：南郡江陵有津乡。今则无闻矣。郭仲产云，寻楚御巴人，枝江是其涂。便此津乡殆即其地也。盛弘之曰：县旧治沮中，后移出百里洲，西去郡百六十里。县左右有数十洲，盘布江中，其百里洲最为大也。中有桑田甘果，映江依洲。自县西至上明，东及江津，其中有九十九洲。楚谚云：洲不百，故不出王者。桓玄有问鼎之志，乃增一洲，以充百数。僭号数旬，宗灭身屠。及其倾败，洲亦消毁。今上在西，忽有一洲自生，沙

流回薄，成不淹时，其后未几，龙飞江汉矣。县东二里，有县人刘凝之故宅。凝之字志安，兄盛公，高尚不仕。凝之慕老莱、严子陵之为人，立屋江湖，非力不食。妻梁州刺史郭诠女，亦能安贫。宋元嘉中，夫妻隐于衡山，终焉不返矣。县东北十里，土台北岸有迤洲，长十余里，义熙初，烈武王斩桓谦处。县东南二十里，富城洲上，有道士范伾精庐。自言巴东人，少游荆土。而多盘桓县界。恶衣粗食，萧散自得，言来事多验，而辞不可详。人心欲见，歘然而对，貌言寻求，终弗遇也。虽径跨诸洲，而舟人未尝见其济涉也。后东游广陵，卒于彼土。伾本无定止处，宿憩一小庵而已。弟子慕之，于其昔游，共立精舍，以存其人。县有陈留王子香庙，颂称子香于汉和帝之时，出为荆州刺史，有惠政，天子征之，道卒枝江亭中。常有三白虎，出入人间，送丧逾境。百姓追美甘棠，以永元十八年，立庙设祠，刻石铭德，号曰枝江白虎王君。其子孙至今犹谓之为白虎王。江水又东会沮口，楚昭王所谓江、汉，沮、漳，楚之望也。

又南过江陵县南。

县北有洲，号曰枚回洲，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、北江也。北江有故乡洲。元兴之末，桓玄西奔，毛佑之与参军费恬射玄于此洲。玄子升，年六岁，辄拔去之。王韶之云：玄之初奔也，经日不得食，左右进粗粥，咽不能下。升抱玄胸抚之，玄悲不自胜。至此，益州都护冯迁斩玄于此洲，斩升于江陵矣。下有龙洲，洲东有宠洲，二洲之间，世擅多鱼矣。渔者投罟历网，往往挂绝，有潜客泳而视之，见水下有两石牛，尝为罟害矣。敌渔者莫不击浪浮舟；鼓枻而去矣。其下谓之邴里洲，洲有高沙湖，湖东北有小水通江，名曰曾口。江水又东径燕尾洲北，合灵溪水，水无泉源，上承散水，合承大溪，南流注江。江、溪之会有灵溪戍，背阿面江，西带灵溪，故戍得其名矣。江水东得马牧口，江水断洲通会。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，《禹贡》荆及衡阳惟荆州，盖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。故楚也。子革曰：我先君僻处荆山以供王事，遂迁纪郢。今城，楚船官地也。《春秋》之渚宫矣。秦昭襄王二十九年，使白起拔鄢鄂，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。《周书》曰：南，国名也。南氏有二臣，力钧势敌，竞进争权，君弗能制。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。按韩婴叙《诗》云：其地在南郡、南阳之间。《吕氏春秋》所谓禹自涂山巡省南土者也。是郡取名焉。后汉景帝以为临江王荣国。王坐侵庙壖地为宫，被征，升车，出北门面轴折。父老窃流涕曰：吾王不还矣！自后北门不开，盖由荣非理终也。汉景帝二年，改为江陵县。王莽更名郡曰南顺，县曰江陆。旧城，关羽所筑。羽北围曹仁，吕蒙袭而据之。羽曰：此城吾所筑，不可攻也。乃引而退，杜元凯之攻江陵也，城上人以瓠系狗颈示之，元凯病瘿故也。及城陷，杀城中老小，血流沾足。论者以此薄之。江陵城地东南倾，故缘以金堤，自灵溪始。桓温令陈遵造。遵善于方功，使人打鼓，远听之，知地势高下，依傍创筑，略无差矣。城西有栖霞楼，俯临通隍，吐纳江流，城南有马牧城，西侧马径，此洲始自枚回，下迄于此，长七十余里，洲上有奉城，故江津长所治，旧主度州郡贡于洛阳，因谓之奉城。亦曰江津戍也。戍南对马头岸。昔陆抗屯此，与羊祜相对，大宏信义，谈者以为华元、子反复见于今矣。北对大岸，谓之江津口，故洲亦取名焉。江大自此始也。《家语》曰：江水至江津，非方舟避风，不可涉也，故郭景纯云：济江津以起涨，言其深广也。江水又东径郢城南，子囊遗言所筑城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楚别邑，故郢矣。王莽以为郢亭。城中有赵台卿冢，歧平生自所营也。冢图宾主之容，用存情好，叙其宿尚矣。江水又东得豫章口，夏水所通也，西

北有豫章冈，盖因冈而得名矣。或言因楚王豫章台名，所未详也。

【卷三十五】江水

又东至华容县西，夏水出焉。

江水左迤为中夏水，右则中郎浦出焉。江浦右迤，南派屈西，极水曲之势，世谓之江曲者也。

又东南当华容县南，涌水入焉。

江水又东，涌水注之。水自夏水南通于江，谓之涌口。二水之间，《春秋》所谓阎敖游涌而逸者也。江水又径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，吴陆抗所筑，后王濬攻之，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。

又东南，油水从东南来注之。

又东，右合油口，又东径公安县北。刘备之奔江陵，使筑而镇之。曹公闻孙权以荆州借备，临书落笔。杜预克定江南，罢华容置之，谓之江安县，南郡治。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，晋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。县有油水，水东有景口，口即武陵郡界。景口东有沦口，沦水南与景水合。又东通澧水及诸陂湖，自此渊潭相接，悉是南蛮府屯也。故侧江有大城，相承云仓储城，即邸阁也。江水左会高口，江浦也，右对黄州。江水又东得故市口，水与高水通也。江水又右径阳岐山北，山枕大江，山东有城，故华容县尉旧治也。大江又东，左合子夏口。江水左迤北出，通于夏水，故曰子夏也。大江又东，左得侯台水口，江浦也。大江右得龙穴水口，江浦右迤也。北对虎洲。又洲北有龙巢，地名也，昔禹南济江，黄龙夹舟，舟人五色无主。禹笑曰：吾受命于天，竭力养民，生，性也，死，命也，何忧龙哉？于是二龙弭鳞掉尾而去焉，故水地取名矣。江水自龙巢而东，得俞口，夏水泛盛则有，冬无之。江之北岸，上有小城，故监利县尉治也。又东得清阳土坞二口，江浦也。大江右径石首山北，又东径赭要。赭要，洲名，在大江中，次北湖洲下。江水左得饭筐上口，秋夏水通下口，上下口间，相距三十余里。赭要下即杨子洲，在大江中，二洲之间，常苦蚊害。昔荆佽飞济此，遇两蚊，斩之，自后罕有所患矣。江之右岸则清水口，口上即钱官也。水自牛皮山东北通江，北对清水洲，洲下接生江洲，南即生江口，水南通澧浦。江水左会饭筐下口，江浦所入也。江水又右得上檀浦，江湨也。江水又东径竹町南，江中有观洋湨，湨东有大洲，洲东分为爵洲，洲南对湘江口也。

又东至长沙下隽县北，澧水、沅水、资水合东流注之。凡此诸水，皆注于洞庭之陂，是乃湘水，非江川。湘水从南来注之。

江水右会湘水，所谓江水会者也。江水又东，左得二夏浦，俗谓之西江口。又东径忌置山南，山东即隐口浦矣。江之右岸有城陵山，山有故城，东接微落山，亦曰晖落矶。江之南畔名黄金濑，濑东有黄金浦，良父口，夏浦也。又东径彭城口，水东有彭城矶，故水受其名，即玉涧，水出巴丘县东玉山玉溪，北流注于江。江水自彭城矶东径如山北，北对隐矶，二矶之间，有独石孤立大江中，山东江浦，世谓之白马口。江水又左径白螺山南，右历鸭兰矶北，江中山也。东得鸭兰、治浦二口，夏浦也。江水左径上乌林南，村居地名也。又东径乌黎口，江浦也，即中乌林矣。又东径下乌林南，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，即是处也。江水又东，左得子练口，北通

练浦，又东合练口，江浦也。南直练洲，练名所以生也。江之右岸得蒲矶口，即陆口也。水出下隽县西三山溪，其水东径陆城北，又东径下隽县南，故长沙旧县，王莽之闰隽也。宋元嘉十六年，割隶巴陵郡。陆水又屈而西北流，径其县北，北对金城，吴将陆涣所屯也。陆水又人蒲圻县北，径吕蒙城西。昔孙权征长沙零、桂所镇也。陆水又径蒲矶山，北入大江，谓之刀环口。又东径蒲矶山北，北对蒲圻洲，亦曰擎洲，又曰南洲，洲头即蒲圻县治也，晋太康元年置。洲上有白面洲，洲南又有澴口，水出豫章艾县，东入蒲圻县，至沙阳西北鱼岳山入江，山在大江中，扬子洲南，孤峙中洲。江水左得中阳水口，又东得白沙口，一名沙屯，即麻屯口也。本名蔑默口，江浦矣。南直蒲圻洲，水北入百余里，吴所屯也。又径鱼岳山北，下得金梁洲。洲东北对渊洲，一名渊步洲。江濆从洲头以上，悉壁立无岸，历蒲圻至白沙，方有浦，上甚难。江中有沙阳洲，沙阳县治也。县本江夏之沙羡矣。晋太康中改曰沙阳县。宋元嘉十六年，割隶巴陵郡。江之右岸有雍口，亦谓之港口。东北流为长洋港。又东北径石子冈，冈上有故城，即州陵县之故城也。庄辛所言左州侯国矣。又东径州陵新治南，王莽之江夏也。港水东南流注于江，谓之洋口。南对龙穴洲，沙阳洲之下尾也。洲里有驾部口，宋景平二年，迎文帝于江陵，法驾顿此，因以为名。文帝车驾发江陵。至此黑龙跃出，负帝所乘舟，左右失色。上谓长史王昙首曰：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，我何德以堪之？故有龙穴之名焉。江水又东，右得聂口，江浦也，左对聂洲。江水左径百人山南，右径赤壁山北，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。江水东径大军山南。山东有山屯，夏浦江水左迤也。江中有石浮出，谓之节度石。右则涂水注之，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县金山，西北流径汝南侨郡故城南，咸和中，寇难南逼，户口南渡，因置斯郡，治于涂口。涂水历县西，又西北流注于江。江水又东径小军山南，临侧江津，东有小军浦。江水又东径鸡翅山北，山东即土城浦也。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，沔水从北来注之。

沌水上承沌阳县之太白湖，东南流为沌水，径沌阳县南，注于江，谓之沌口。有沌阳都尉治。晋永嘉六年，王敦以陶侃为荆州，镇此。明年徙林鄣。江水又东径叹父山，南对叹州，亦曰叹步矣。江之右岸当鹦鹉洲，南有江水右迤，谓之驿渚。三月之末，水下通樊口水。江水又东径鲁山南，古翼际山也。《地说》曰：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。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，盖取二水之名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夏水过郡入江，故曰江夏也。旧治安陆；权高帝六年置，吴乃徙此。城中有《晋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胡奋碑》。又有平南将军王世将刻石记征杜曾事。有刘琦墓及庙也。山左即沔水口矣。沔左有郤月城，亦曰偃月垒，戴监军筑，故曲陵县也。后乃沙羡县治。昔魏将黄祖所守，遣董袭、凌统攻而擒之。祢衡亦遇害于此。衡恃才倜傥；肆狂猖于无妄之世，保身不足，遇非其死，可谓咎悔之深矣。江之右岸有船官浦，历黄鹄矶西而南矣，直鹦鹉洲之下尾。江水湀曰狱浦，是曰黄军浦，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，故浦得其名，亦商舟之所会矣。船官浦东即黄鹄山。林涧甚美，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。山下谓之黄鹄岸，岸下有湾，目之为黄鹄湾。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，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。依山傍江，开势明远，凭塘藉阻，高观枕流，上则游目流川，下则激浪崎岖，实舟人之所艰也。对岸则人沔津，故城以夏口为名，亦沙羡县治也。江水左得湖口，水通太白湖，又东合滠口，水上承溳水于安陆县而东径滠阳县北，东流注于江。江水又东，湖水自北南注，谓之嘉吴。江右岸频得二夏浦，北对东城洲西，浦侧有雍伏戍。江之右岸，东会龙骧水口，水出北山蛮中。江之左有

武口，水上通安陆之延头，宋元嘉二年，卫将军、荆州刺史谢晦，阻兵上流，为征北檀道济所败，走奔于此，为戍主光顺之所执处也。南至武城，俱入大江。南直武洲，洲南对杨桂水口，江水南出也，通金女、大文、桃班三治。吴旧屯所在，荆州界尽此。江水东径若城南。庾仲雍《江水记》曰：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。南对郭口夏浦，而不常泛矣。东得苦菜夏浦，浦东有苦菜山，江径其北，故浦有苦菜之名焉，山上有菜苦可食。江水左得广武口江浦也。江之右岸有李姥浦，浦中偏无蚊蚋之患矣。北对峥嵘洲，冠军将军刘毅破桓玄于此洲，玄乃挟天子西走江陵矣。

又东过邾县南，江水东径白虎矶北，山临侧江潨，又东会赤溪夏浦浦口，江水右迤也。

又东径贝矶北，庾仲雍谓之沛岸矣。江右岸有秋口，江浦也，又东得鸟石水，出乌石山，南流注于江。江水右得黎矶，矶北亦曰黎岸也。山东有夏浦，又东径上碛北，山名也，仲雍谓之大小竹碛也。北岸峰火洲，即举洲也。北对举口，仲雍作莒字，得其音而忘其字，非也。举水出龟头山，西北流径蒙茏戍南，梁定州治，蛮田秀超为刺史。举水又西流，左合垂山之水，水北出垂山之阳，与弋阳溠水同发一山，故是水合之。水之东有南口戍，又南径方山戍西，西流注于举水。又西南径梁司、豫二州东，蛮田鲁生为刺史，治湖陂城，亦谓之水城也。举水又西南径颜城南，又西南径齐安郡西，倒水注之。水出黄武山，南流径白沙戍西，又东南径梁达城戍西，东南合举水，举水又东南历赤亭下，谓之赤亭水，又分为二水，南流注于江，谓之举口。南对举洲，《春秋左传》定公四年，吴、楚陈于柏举。京相璠曰：汉东地矣。江夏有溳水，或作举，疑即此也。左水东南流入于江。江浒曰文方口。江之右岸有凤鸣口，江浦也。浦侧有凤鸣戍。江水又东径邾县故城南，楚宣王灭邾，徙居于此，故曰邾也。汉高帝元年，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，都此。晋咸和中，庾翼为西阳太守，分江夏立。咸康四年，豫州刺史毛宝，西阳太守樊俊共镇之，为石虎将张格度所陷，自尔丘墟焉。城南对芦洲，旧吴时筑客舍于洲上，方便惟所止焉，亦谓之罗洲矣。

鄂县北，江水右得樊口，庾仲雍《江水记》云：谷里袁口，江津南入，历樊山上下三百里，通新兴、马头二治。樊口之北有湾。昔孙权装大船，名之曰长安，亦曰大舶，载坐直之士三千人，与群臣泛舟江津，属值风起，权欲西取芦洲。谷利不从，乃拔刀急上，令取樊口薄舶船，至岸而败，故名其处为败舶湾。因凿樊山为路以上，人即名其处为吴造岘，在樊口上一里，今厥处尚存。江水又左径赤鼻山南，山临侧江川。又东径西阳郡南，郡治即西阳县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以为弦子国也。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，旧樊楚地，《世本》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。《晋太康地记》以为东鄂矣。《九州记》曰：鄂，今武昌也。孙权以魏黄初元年，自公安徙此，改曰武昌县。鄂县徙治于袁山东，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，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。至黄龙元年，权迁都建业，以陆逊辅太子镇武昌。孙皓亦都之，皓还东，令滕牧守之。晋惠帝永平中，始置江州，傅综为刺史，治此城，后太尉庾亮之所镇也。今武昌郡治。城南有袁山，即樊山也。《武昌记》曰：樊口南有大姥庙，孙权常猎于山下，依夕，见一姥，问权猎何所得。曰：正得一豹。母曰：何不竖豹尾？忽然不见。应助《汉官序》曰：豹尾过后，执金吾罢屯，解围。天于卤簿中，后属车施豹尾。于道路，豹尾之内为省中。盖权事应在此，故为立庙也。又孙皓亦尝登之，使将害常侍王蕃，而以其首虎争之。北背大江，江上有钓台，权常极饮其上，曰：堕台醉乃已。

张昭尽言处。城西有郊坛，权告天即位于此，顾谓公卿曰：鲁子敬尝言此，可谓明于事势矣。城东故城，言汉将灌婴所筑也。江中有节度石三段，广百步，高五六丈，是西阳、武昌界，分江于斯石也。又东得次浦，江浦也。东径五矶北，有五山，沿次江阴，故得是名矣，仲雍谓之五圻。江水左则巴水注之，水出零娄县之下灵山，即大别山也。与决水同出一山，故世谓之分水山，亦或曰巴山。南历蛮中，吴时，旧立屯于水侧，引巴水以溉野。又南径巴水戍，南流注于江，谓之巴口。又东径噆县故城南，故弦国也。《春秋》僖公五年秋，楚灭弦，弦子奔黄者也。汉惠帝元年，封长沙相利仓为侯国，城在山之阳，南对五洲也。江中有五洲相接，故以五洲为名。宋孝武帝举兵江州，建牙洲上，有紫云荫之，即是洲也。东会希水口，水出灊县霍山西麓。山北有灊县故城，《地理志》曰：县南有天柱山。即霍山也。有祠南岳庙。音潜。齐立霍州治此。西南流分为二水，枝津出焉。希水又南，积而为湖，谓之希湖。湖水又南流，径噆县东而南流注于江，是曰希水口者也。然水流急濬，霖雨暴涨，漂滥无常，行者难之。大江右岸有厌里口，安乐浦。从此至武昌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，枕带长江。又东得桑步，步下有章浦，本西阳郡治，今悉荒芜。江水左得赤水浦，夏浦也。江水又东径南阳山南，又曰芍矶，亦曰南阳矶，仲雍谓之南阳圻，一名洛至圻，一名石姥，水势迅急。江水又东径西陵县故城南，《史记》秦昭王遣白起伐楚，取西陵者也。汉章帝建初二年，封阴堂为侯国。江水东历孟家湨。江之右岸有黄石山，水径其北，即黄石矶也。一名石茨圻，有西陵县。县北则三洲也。山连延江侧，东山偏高，谓之西塞，东对黄公九矶，所谓九圻者也。于行小难，两山之间为阙塞。从此济于土复，土复者，北岸地名也。

又东过蕲春县南，蕲水从北东注之。

江水又得苇口，江浦也。浦东有苇山，江水东径山北。北崖有东湖口，江波左边，流结成湖，故谓之湖口矣。江水又东得空石口，江浦在右，临江有空石山，南对石穴洲，洲上有蕲阳县治。又东，蕲水注之。江水又东，径蕲春县故城南。世祖建武三十年，封陈俊子浮为侯国。江水又东，得铜零口，江浦也。大江右径虾蟆山北，而东会海口。水南通大湖，北达于江。左右翼山，江水径其北，东合臧口，江浦也。江水又左径长风山南，得长风口，江浦也。江水又东径积布山南，俗谓之积布矶，又曰积布圻，庾仲雍所谓高山也。此即西阳、寻阳二郡界也。右岸有土复口，江浦也。夹浦有江山，山东有护口，江浦也。庾仲雍谓之朝二浦也。

又东过下雉县北，利水从东陵西南往之。

江水东径琵琶山南，山下有琵琶湾。又东径望夫山南，又东得苦菜水口，夏浦也。江之有岸，富水注之，水出阳新县之青溢山，西北流径阳新县，故豫章之属县矣。地多女鸟。《玄中记》曰：阳新男子，于水次得之，遂与共居，生二女，悉农羽而去。豫章间养儿，不露其衣，言是鸟落尘于儿衣中，则令儿病，故亦谓之夜飞游女矣。又西北径下雉县，王莽更名之润光矣，后并阳新。水之左右，公私裂溉，咸成沃壤。旧吴屯所在也。江水又东，右得兰溪水口。并江浦也。又东，左得青林口，水出庐江郡之东陵乡，江夏有西陵县，故是言东矣。《尚书》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。西南流，水积为湖，湖西有青林山。宋太始元年，明帝遣沈攸之西代子勋，伐栅青山，睹一童子甚丽，问伐者曰：取此何为？答欲讨贼。童子曰：下旬当平，何劳伐此？在众人之中，忽不复见。故谓之青林湖。湖有鲫鱼，食之肥美，辟寒暑，湖水西流，谓之青林水。又西南，历寻阳，分为二水：一水东流，通大雷。一水西

南流注于江，《经》所谓利水也。右对马头岸，自富口迄此五十余里，岸阻江山。

【卷三十六】青衣水、桓水、若水、沫水、延江水、存水、温水

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，东与沫水合也。

县故青衣羌国也。《竹书纪年》梁惠成王十年，瑕阳人自秦道岷山、青衣水来归。汉武帝天汉四年，罢沈黎郡，分两部都尉，一治青衣，主汉民。公孙述之有蜀也，青衣不服，世祖嘉之，建武十九年以为郡。安帝延光元年，置蜀郡属国都尉，青衣王子心慕汉制，上求内附。顺帝阳嘉二年，改曰汉嘉。嘉得此良臣也。县有蒙山，青衣水所发，东径其县，与沫水会于越巂郡之灵关道。青衣水又东，邛水注之，水出汉嘉严道邛来山，东至蜀郡临邛县，东入青衣水。至犍为南安县，入于江。

青衣水径平乡，谓之平乡江。《益州记》曰：平乡江东径峨眉山，在南安县界，去成都南千里。然秋日清澄，望见两山相峙，如蛾眉焉。青衣水又东流注于大江。

桓水出蜀郡岷山，西南行羌中，入于南海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：岷、。既艺，沱、潜既道，蔡、蒙旅平，和夷底绩。

郑玄曰：和上，夷所居之地也，和读曰桓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。《尚书》又曰：西倾因桓是来。马融、王肃云：西治倾山，惟因桓水是来，言无他道也。余按《经》据《书》岷山、西倾，俱有桓水。桓水出西倾山，更无别流，所导者惟斯水耳。浮于潜、汉而达江、沔。故《晋地道记》曰：梁州南至桓水，西抵黑水，东限扦关。今汉中、巴郡、汶山、蜀郡、汉嘉、江阳、朱提、涪陵、阴平、广汉、新都、梓潼、犍为、武都、上庸、魏兴、新城，皆古梁州之地。自桓水以南为夷，《书》所谓和夷底绩也。然所可当者，惟斯水与江耳。桓水盖二水之别名，为两川之通称矣。郑玄注《尚书》，言织皮谓西戎之国也。西倾，雍州之山也，雍、戎二野之间，人有事于京师者，道当由此州而来。桓是陇坂名，其道盘桓旋曲而上，故名曰桓，是今其下民谓是坂曲为盘也，斯乃玄之别致，恐乖《尚书》因桓之义，非浮潜入渭之文。余考校诸书，以具闻见。今略缉综川流沿注之绪，虽今古异容，本其流俗，粗陈所由。然自西倾至葭萌，人于西汉，即郑玄之所谓潜水者也。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。沮漾枝津南，历冈穴，迤逦而接汉，沿此入漾，《书》所谓浮潜而逾沔矣。历汉川至南郑县，属于褒水。溯褒暨于衙岭之南溪水，枝灌于斜川届于武功，而北达于渭水。此乃水陆之相关，川流之所经，复不乖《禹贡》入渭之宗，实符《尚书》乱河之义也。

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，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南海之内，黑水之间，有木名曰若木，若水出焉。又云：灰野之山有树焉，青叶赤华，厥名若木。生昆仑山西，附西极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若木在建木西，木有十华，其光照下地。故屈原《离骚·天问》曰：羲和未阳，若华何光？是也。然若木之生，非一所也。黑水之间，厥木所植，水出其下，故水受其称焉。

若水沿流，间关蜀土，黄帝长子昌意，德劣不足绍承大位，降居斯水，为诸侯焉。娶蜀山氏女，生颛顼于若水之野。有圣德，二十登帝位，承少皞金官之政，以水德宝历矣。若水东南流，鲜水注之，一名州江。大度水出徼外，至旄牛道，南流入于若水。又径越巂大莋县入绳。绳水出徼外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巴遂之山，绳水出焉，东南流分为二水：其一水，枝流东出，径广柔县，东流注于江。其一水，南径旄牛道，至大莋与若水合，自下亦通谓之为绳水矣。作，夷也，汶山曰夷，南中曰昆弥，蜀曰邛，汉嘉、越巂曰莋，皆夷种也。

南过越巂邛都县西，直南至会无县，淹水东南流注之。邛都县，汉武帝开邛巂置之。县陷为池，今因名为邛池，南人谓之邛河。河中有蚌巂山，应劭曰：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。后复后叛，元鼎六年，汉兵自越巂水伐之，以为越巂郡，治邛都县。王莽遣任贵为领戎大尹，守之，更名为集巂也。县故邛都国也。越巂水即绳、若矣，似随水地而更名矣。又有温水，冬夏常热，其源可熇鸡豚。下汤沐洗，能治宿疾。昔李骧败李流于温水是也。若水又径会无县，县有骏马河，水出县东高山。山有天马径，厥迹存焉。马日行千里，民家马牧之山下，或产骏驹，言是天马子。河中有贝子胎铜，以羊祠之，则可取也。又有孙水焉。水出台高县，即台登县也。孙水一名白沙江，南流径邛都县，司马相如定西南夷，桥孙水，即是水也。又南至会无，入若水。若水又南径云南郡之遂久县，青岭水入焉。水出青蛉县西，东径其县下，县以氏焉，有石猪圻，长谷中有石猪，子母数千头。长老传言，夷昔牧此，一朝化为石，迄今夷人不敢往牧。贪水出焉。青蛉水又东，注于绳水。绳水又径三绛县西，又径姑复县北，对三蜂县，淹水注之。三绛一曰小会无，故《经》曰：淹至会无注若水。若水又与母血水合。水出益州郡弄栋县东农山母血谷，北流径三绛县南，北入绳。绳水又东，涂水注之。水出建宁郡之牧靡南山。县、山并即草以立名。山在县东北乌句山南五百里，山生牧靡，可以解毒。百卉方盛，鸟多误食，乌喙口中毒，必急飞往牧靡山，啄牧靡以解毒也。涂水导源腊谷，西北流至越巂入绳，绳水又径越巂郡之马湖县，谓之马湖江。又左合卑水，水出卑水县，而东流注马湖江也。

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，为泸江水。

朱提山名也。应劭曰：在县西南，县以氏焉。犍为属国也，在郡南千八百许里。建安二十年，立朱提郡，郡治县故城。郡西南二百里，得所绾堂琅县，西北行上高山，羊肠绳屈八十余里，或攀木而升，或绳索相牵而上，缘涉者若将阶天。故袁休明《巴蜀志》云：高山嵯峨，岩石磊落，倾侧蒙回，下临峭壑，行者扳缘，牵援绳索。三蜀之人，及南中诸郡，以为至险。有泸津，东去县八十里，水广六七百步，深十数丈，多瘴气，鲜有行者。晋明帝太宁二年，李骧等侵越巂，攻台登县，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岳击之，战于堂琅，骧军大败，岳追之，至泸水，赴水死者千余人。逊以岳等不穷追，怒甚，发上冲冠，帢裂而卒。按永昌郡有兰仓水，出西南博南县，汉明帝永平二年置。博南，山名也，县以氏之。其水东北流径博南山，汉武帝时，通博南山道，渡兰仓津，土地绝远，行者昔之。歌曰：汉德广，开不宾，渡博南，越仓津，渡兰仓，为作人！山高四十里。兰仓水出金沙，越人收以为黄金。又有珠光穴，穴出光珠，又有琥珀、珊瑚、黄、白、青珠也。兰仓水又东北径不韦县，与类水合，水出巂唐县，汉武帝置。类水西南流。曲折又北流，东至不韦县，注兰仓水。又东与禁水合。水自永昌县而北径其郡西，水左右甚饶犀象，山有钩蛇，

长七八丈，尾末有岐，蛇在山涧水中，以尾钩岸上人牛食之。此水傍瘴气特恶。气中有物，不见其形，其作有声，中木则折，中人则害，名曰鬼弹。惟十一月、十二月差可渡，正月至十月，径之无不害人。故郡有罪人，徙之禁旁，不过十日皆死也。禁水又北注泸津水，又东径不韦县北而东北流，两岸皆高山，数百丈，泸峰最为杰秀，孤高三千余丈。是山于晋太康中崩，震动郡邑。水之左右，马步之径裁通，而时有瘴气，三月、四月，径之必死，非此时犹令人闷吐。五月以后，行者差得无害。故诸葛亮表言：五月渡泸，并日而食，臣非不自惜也，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故也。《益州记》曰：泸水源出曲罗嵩下三百里，曰泸水。两峰有杀气，暑月旧不行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。泸水又下合诸水而总其目焉，故有庐江之名矣。自朱提至道有水步道，水道有黑水、羊官水，至险难。三津之阻，行者苦之，故俗为之语曰：栖溪赤水，盘蛇七曲，盘羊乌桄，气与天通。看都濩泄，住柱呼伊，康降贾子，左担六里。又有牛叩头、马搏颊坂，其艰险如此也。

又东北至道县，入于江。

若水至道，又谓之马湖江，绳水、泸水、孙水、淹水、大渡水随决入而纳通称。是以诸书录记群水，或言入若，又言注绳，亦咸言至道入江，正是异水沿注，通为一律，更无别川可以当之。水有孝子石，昔县人有隗叔通者，性至孝，为母给江膂水，天为出平石，至江膂中。今犹谓之孝子石，可谓至诚发中而休应自天矣。

沫水出广柔微外，县有石纽乡，禹所生也。今夷人共营之，地方百里，不敢居牧。有罪逃野，捕之者不逼，能藏三年，不为人得，则共原之，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。东南过旄牛县北，又东至越嶲灵道县，出蒙山南，灵道县一名灵关道，汉制：夷狄曰道。县有铜山，又有利慈渚。晋太始九年，黄龙二见于利慈池。县令董玄之率吏民观之，以白刺史王濬，濬表上之晋朝，改护龙县也。沫水出岷山西，东流过汉嘉郡，南流冲一高山，山上合下开，水径其间，山即蒙山也。

东北与青衣水合，《华阳国志》曰：二水于汉嘉青衣县东，合为一川，自下亦谓之为青衣水。沫水又东，径开刊县，故平乡也，晋初置。沫水又东径临邛南，而东出于江原县也。

东入于江。

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，水脉漂疾，破害舟船，历代为患。蜀郡太守李冰发卒，凿平溷崖。河神忿怒，冰乃操刀入水与神斗，遂平溷崖，通正水路，开处即冰所穿也。延江水出健为南广县，东至牂柯鳖县，又东屈北流，鳖县故健为郡治也，县有犍山，晋建兴元年，置平夷郡。县有鳖水，出鳖邑西不狼山，东与温水合。温水一曰暖水，出犍为符县，而南入鳖水，鳖水亦出符县，南与温水会，阚駰谓之阚水，俱南入鳖水。鳖水于其县而东注延江水。延江水又与汉水合，水出犍为、汉阳道山闟谷，王莽之新通也。东至鳖邑入延江水也。

至巴郡涪陵县注更始水。

更始水，即延江枝分之始也。延江水北入涪陵水，涪陵水出县东，故巴郡之南鄙，王莽更名巴亭，魏武分邑立为涪陵郡。张堪为县，会公孙述击堪，同心义士选习水者，筏渡堪于小别江，即此水也。其水北至枳县入江，更始水东入巴东之南浦县，其水注引渎口石门，空岫阴深，邃涧暗密，倾崖上合，恒有落势，行旅避瘴，时有经之，无不危心于其下。又谓之西乡水，亦谓之西乡溪，溪水间关二百许里，方得出山。又通波注远，复二百余里，东南入迁陵县也。

又东南至武陵西阳县，入于西水。

《武陵先贤传》曰：潘京世长为郡主簿，太守赵伟甚器之，问京：贵郡何以名武陵？京答曰：鄙郡本名义陵，在辰阳县界，与夷相接，数为所破。光武时移抬东山之上，遂尔易号。《传》曰：止戈为武。《诗》云高平曰陵，于是名焉。西水北岸有黔阳县，许慎曰：温水南入黔。盖鳖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称也。故县受名焉。西乡溪口在迁陵县故城上五十里，左合酉水，西水又东际其故城北，又东径西阳故县南而东出也。两县相去，水道可四百许里，于酉阳合也。西水东南至沅陵县，入于沅。

存水出犍为县，王莽之孱也。益州大姓雍闿反，结垒于山，系马柳柱，柱生成林，今夷人名曰雍无梁林，梁，夷言马也。存水自县东南流，径牧靡县北，又东径且兰县北而东南出也。

东南至郁林定周县，为周水。

存水又东，径牂柯郡之毋敛县北，而东南与毋敛水合，水首受牂柯水，东径毋敛县为毋敛水，又东注于存水。存水又东径郁林定周县，为周水，盖水变名也。又东北至潭中县，注于潭。

温水出牂柯夜郎县，县故夜郎侯国也，唐蒙开以为县，王莽名曰同亭矣。温水自县西北流，径谈藁，与迷水合。水西出益州郡之铜濑县谈虏山，东径谈藁县，右注温水。温水又西径昆泽县南，又径味县，县故滇国都也。诸葛亮讨平南中，刘禅建兴三年，分益州郡，置建宁郡于此。水侧皆是高山，山水之间，悉是木耳夷居，语言不同，嗜欲亦异，虽曰山居，土差平和而无瘴毒。温水又西南径滇池城，池在县西，周三百许里，上源深广，下流浅狭，似如倒流，故曰滇池也。长老传言：池中有神马，家马交之，则生骏驹，日行五百里。晋太元十四年，宁州刺史费统言：晋宁郡滇池县两神马，一白一黑，盘戏河水之上。有滇州，元封二年立益州郡，治滇池城。刘禅建宁郡也。温水又西会大泽，与叶榆仆水合。温水又东南，径牂柯之毋单县。建兴中，刘禅割属建宁郡。桥水注之。水上承俞元之南池。县治龙池洲，周四十七里。一名河水，与邪龙分浦，后立河阳郡，治河阳县，县在河源洲上，又有云平县，并在洲中。桥水东流至毋单县，注于温。温水又东南，径兴古郡之毋棳县东。王莽更名有棳也。与南桥水合。水出县之桥山，东流，梁水注之。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县而东南径兴古之胜休县，王莽更名胜棳县。梁水又东径毋棳县，左注桥水。桥水又东，注于温。温水又东南，径律高县南，刘禅建兴三年，分牂柯置兴古郡，治温县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治此。温水又东南，径梁水郡南，温水上合梁水，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称，是以刘禅分兴古之豔南，置郡于染本县也。温水东南，径镡封县北，又径来惟县东，而仆水右出焉。

又东至郁林广郁县，为郁水。

秦桂林郡也。汉武帝元鼎六年，更名郁林郡。王莽以为郁平郡矣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《周礼》郁人掌器，凡祭酸宾客之事，和郁鬯以实樽彝。郁，芳草也，百草之华，煮以合酿黑黍，以降神者也。或说，今郁金香是也。一曰郁人所贡，因氏郡矣。温水又东径增食县，有文象水注之，其水导源牂柯句町县。应劭曰：故句町国也。王莽以为从化。文象水、蒙水与卢惟水、来细水、伐水，并自县东，历广郁至增食县，注于郁水也。

又东至领方县，东与斤南水合。

县有朱涯水，出临尘县，东北流，浪水注之。水源上承牂柯水，东径增食县而下注朱涯水。朱涯水又东北径临尘县，王莽之监尘也。县有斤南水、侵离水，并径临尘，东入领方县，流注郁水。

东北入于郁。

郁水即夜郎豚水也。汉武帝时，有竹王兴于豚水，有一女子，浣于水滨，有三节大竹，流入女子足间，推之不去。闻有声，持归破之，得一男儿。遂雄夷濮，氏竹为姓。所捐破竹，于野成林，今竹王祠竹林是也。王尝从人止大石上，命作羹。从者白无水。王以剑击石出水，今竹王水是也。后唐蒙开牂柯，斩竹王首，夷獠咸怨，以竹王非血气所生，求为立祠。帝封三子为侯，及死，配父庙，今竹王三郎祠，其神也。豚水东北流，径谈藁县，东径牂柯郡且兰县，谓之牂柯水。水广数里，县临江上，故且兰侯国也。一名头兰，牂柯郡治也。楚将庄蹻溯沅伐夜郎，椓牂柯系船，因名且兰为牂柯矣。汉武帝元鼎六年开。王莽更名同亭。有柱浦关　　柯亦江中两山名也。左思《吴都赋》云吐浪牂柯者也。元鼎五年，武帝伐南越，发夜郎精兵，下牂柯江，同会番禺是也　　柯水又东南径毋敛县西，毋敛水出焉。又东，驩水出焉。又径郁林广郁县为郁水。又东北径领方县北，又东径布山县北，郁林郡治也。吴陆绩曰：从今以去六十年，车同轨，书同文。至大康元年，晋果平吴。又径中留县南，与温水合，又东入阿林县，潭水性之。水出武陵郡镡成县玉山，东流径郁林郡潭中县，周水自西南来注之。潭水又东南流，与刚水合。水西出样柯毋敛县，王莽之有敛也，东至潭中入潭。潭水又径中留县东，阿林县西，右入郁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桥水东至中留入潭。又云：领方县又有桥水。余诊其川流，更无殊津，正是桥、温乱流，故兼通称。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，潭水又得郁之兼称，而字当为温，非桥水也，盖书字误矣。郁水右则留水注之，水南出布山县下，径中留入郁，郁水东径阿林县，又东径猛陵县，浪水注之。又东径苍梧广信县，漓水注之。郁水又东，封水注之。水出临贺郡冯乘县西，谢沐县东界牛屯山。亦谓之临水，东南流径萌渚峤西，又东南左合娇水。庾仲初云：水出萌渚峤南流入于临。临水又径临贺县东，又南至郡，左会贺水，水出东北兴安县西北罗山，东南流径兴安县西。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云：兴安县水边有平石，上有石履，言越王渡溪，脱履于此。贺水又西南流，至临贺郡东，右注临水。郡对二水之交会，故郡、县取名焉。临水又西南流，径郡南，又西南径封阳县东，为封溪水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县有封水。又西南流入广信县，南流注于郁水，谓之封溪水口者也。郁水又东径高要县，牢水注之。水南出交州合浦郡，治合浦县，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。王莽更名曰桓合。县曰桓亭，孙权黄武七年，改曰珠官郡。郡不产谷，多采珠宝，前政烦苛，珠徙交趾。会稽孟伯周为守，有惠化。去珠复还。郡统临允县，王莽之大允也。牢水自县北流径高要县，入于郁水。郁水南径广州南海郡西，浪水出焉。又南，右纳西随三水，又南径四会浦水，上承日南郡卢容县西古郎究浦，内漕口，马援所漕。水东南曲屈通郎湖，湖水承金山郎究，究水北流，左会卢容、寿泠二水。卢容水出西南区粟城南高山，山南长岭连接天障岭西。卢容水凑隐山绕西卫北，而东径区粟城北，又东，右与寿泠水合，水出寿泠县界。魏正始九年，林邑进侵至寿泠县，以为疆界，即此县也。寿泠县以水凑，故水得其名。东径区粟故城南。考古《志》并无区粟之名。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日南故秦象郡，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，治西卷县。《林邑记》曰：城去林邑步道四百余里。《交州外域记》曰：从日南郡南去，到林邑国，四百余里。

准径相符，然则城故西卷县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入海，有竹可为杖。王莽更之曰日南亭。《林邑记》曰：其城治二水之间，三方际山，南北瞰水。东西涧浦，流凑城下。城西折十角，周围六里，一百七十步，东西度六百五十步，砖城二丈，上起砖墙一丈，开方隙孔。砖上倚板，板上五重层阁，阁上架屋，屋上架楼，楼高者七八丈，下者五六丈。城开十三门，凡宫殿南向，屋宇二千一百余间。市居周绕，阻峭地险。故林邑兵器战具，悉在区粟。多城垒，自林邑王范胡达始。秦余徙民，染同夷化，日南旧风，变易俱尽，巢栖树宿，负郭接山，榛棘蒲薄，腾林拂云，幽烟冥缅，非生人所安。区粟建八尺表，日影度南八寸，自此影以南，在日之南，故以名郡。望北辰星，落在天际，日在北，故开北户以向日，此其大较也。范泰《古今善言》曰：日南张重，举计入洛。正旦大会，明帝问：日南郡北向视日邪？重曰：今郡有云中、金城者，不必皆有其实。日亦俱出于东耳。至于风气暄暖，日影仰当，官民居止随情，面向东西南北，回背无定。人性凶悍，果于战斗，便山习水，不闲平地。古人云：五岭者，天地以隔内外，况绵途于海表，顾九岭而弥邈，非复行路之径阻，信幽荒之冥域者矣。寿泠水自城南，东与卢容水合，东注郎究，究水所积，下潭为湖，谓之郎湖浦口。有秦时象郡，墟域犹存。自湖南望，外通寿泠，从郎湖入四会浦。元嘉二十年，以林邑顽凶，历代难化，恃远负众，慢威背德。北宝既臻，南金阙贡，乃命偏将，与龙骧将军、交州刺史檀和之，陈兵日南，修文服远。二十三年，扬旌从四会浦口，入郎湖。军次区粟，进逼围城，以飞梯云桥，悬楼登垒。钲鼓大作，虎士电怒，风烈火扬，城摧众陷，斩区粟王范扶龙首，十五以上，坑截无赦，楼阁雨血，填尸成观。自四会南入，得卢容浦口。晋太康三年，省日南郡属国都尉，以其所统卢容县，置日南郡，及象林县之故治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，故秦象郡，象林县治也。永和五年，征西桓温遣督护滕畯、率交、广兵伐范文于旧日南之卢容县，为文所败，即是处也。退次九真，更治兵，文被创死，子佛代立。七年，畯与交州刺史杨平，复进军寿泠浦，入顿郎湖，讨佛于日南故治。佛蚁聚连垒五十余里，畯、平破之。佛逃窜川薮，遣大帅面缚请罪军门。遣武士陈延劳佛，与盟而还。康泰《扶南记》曰：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，可二百余里。从口南发，往扶南诸国，常从此口出也。故《林邑记》曰：尽纮沧之徼远，极流服之先外，地滨沧海，众国津径。郁水南通寿泠，即一浦也。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浦。《林邑记》曰：浦通铜鼓、外越、安定、黄冈心口，盖藉度铜鼓，即骆越也。有铜鼓，因得其名。马援取其鼓以铸铜马。至凿口，马援所凿，内通九真、浦阳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九德郡有浦阳县。《交州记》曰：凿南塘者，九真路之所经也，去州五百里。建武十九年，马援所开。《林邑记》曰：外越纪粟。望都纪粟出浦阳，渡便州至典由，渡故县至咸驩。咸驩属九真。咸驩已南，獐麂满冈，鸣咆命畴，警啸聒野。孔雀飞翔，蔽日笼山。渡治口，至九德。按《晋书地道记》有九德县，《交州外域记》曰：九德县属九真郡，在郡之南，与日南接。蛮卢舆居其地，死，子宝纲代，孙党服从吴化，定为九德郡，又为隶之。《林邑记》曰：九德，九夷所极，故以名郡。郡名所置，周越裳氏之夷国。《周礼》九夷，远极越裳。白雉象牙，重九译而来。自九德通类口，水源从西北远荒，径宁州界来也。九德浦内径越裳究、九德究、南陵究。按《晋书地道记》，九德郡有南陵县，晋置也。竺枝《扶南记》，山溪濑中谓之究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郡有小水五十二，并行大川，皆究之谓也。《林邑记》曰：义熙九年，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，与林邑王范胡达战，擒斩胡达二子，虏获百余人，胡达遁。五

月，慧度自九真水历都粟浦，复袭九真。长围跨山，重栅断浦，驱象前锋，接刃城下，连日交战，杀伤乃退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九真郡，汉武帝元鼎六年开，治胥浦县。王莽更之曰驩成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九真郡有松原县。《林邑记》曰：松原以西，鸟鲁驯良，不知畏弓。寡妇孤居，散发至老。南移之岭，崒不逾仞。仓庚怀春于其北，翡翠熙景乎其南，虽嘤欢接响，城隔殊非，独步难游，俗姓涂分故也。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蛮，进得横山。太和三年，范文侵交州，于横山分界。度比景庙，由门浦至古战湾，吴赤乌十一年，魏正始九年，交州与林邑于湾大战，初失区粟也。渡卢容县，日南郡之属县也。自卢容县至无变越烽火，至比景县，日中，头上景当身下，与景为比。如淳曰：故以比景名县。阚駰曰：比读荫庇之庇，景在己下，言为身所庇也。《林邑记》曰：渡比景至朱吾，朱吾县浦，今之封界。朱吾以南，有文狼人，野居无室宅，依树止宿，食生鱼肉，采香为业，与人交市，若上皇之民矣。具南有文狼究，下流径通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朱吾县属日南郡，去郡二百里。此县民，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，引屈都乾为国。《林邑记》曰：屈都，夷也。朱吾浦内通无劳湖，无劳究水通寿泠浦。元嘉元年，交州刺史阮弥之征林邑，阳迈出婚，不在。奋威将军阮谦之领七千人，先袭区粟，已过四会，未入寿泠，三日三夜，无顿止处。凝海直岸，遇风大败。阳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，来相救授。谦之遭风，余数船舰，夜于寿泠浦里相遇，暗中大战，谦之手射阳迈柁工，船败纵横。昆仑单舸，接得阳迈。谦之以风溺之余，制胜理难。自此还渡寿泠，至温公浦。升平三年，温放之征范佛于湾分界阴阳圻，入新罗湾，至焉下，一名阿贲浦，入彭龙湾，隐避风波，即林邑之海渚。元嘉二十三年，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区粟，已，飞旆盖海，将指典冲，于彭龙湾上鬼塔，与林邑大战，还渡典冲。林邑入浦，令军大进，持重故也。浦西即林邑都也，治典冲，去海岸四十里。处荒流之檄表，国越裳之疆南，秦、汉象郡之象林县也，东滨沧海，西际徐狼，南接扶南，北连九德，后去象林、林邑之号。建国起自汉末，初平之乱，人怀异心，象林功曹姓区，有子名逵，攻其县，杀令，自号为王。值世乱离，林邑遂立，后乃袭代，传位子孙。三国鼎争，未有所附。吴有交土，与之邻接，进侵寿泠，以为疆界。自区逵以后，国无文史，失其纂代，世数难详，宗胤灭绝，无复种裔。外孙范熊代立，人情乐推。后熊死，子逸立，有范文，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。文为奴时，山涧牧羊，于涧水中，得两鲤鱼，隐藏挟归，规欲私食。郎知检求，文大惭惧，起托云：将而石还，非为鱼也。郎至鱼所，见是两石，信之而去。文始异之。石有铁，文入山中，就石冶铁，锻作两刀。举刀向鄣，因祝曰：鲤鱼变化，冶石成刀，斫石鄣破者，是有神灵，文当得此，为国君王。斫不入者，是刀无神灵。进斫石鄣，如龙渊、干将之斩芦藁，由是人情渐附。今斫石尚在，鱼刀犹存，传国子孙，如斩蛇之剑也。椎尝使文远行商贾，北到上国，多所闻见，以晋愍帝建兴中，南至林邑，教王范逸，制造城他，缮治戎甲，经始廓略。王爱信之，使为将帅，能得众心。文谗王诸子，或徙或奔，王乃独立。成帝咸和六年死，无胤嗣。文迎王子于外国，海行取水，置毒子中。饮而杀之，遂胁国入，自立为王。取前王妻妾，置高楼土，有从己者，取而纳之，不从己者，绝其饮食而死。《江东旧事》云：范文，本扬州人，少被掠为奴，卖堕交州。年十五六，遇罪当得杖，畏怖因逃，随林邑贾人渡海远去，没入于王，大被幸爱。经十余年，王死，文害王二子，诈杀侯将，自立为王，威加诸国。或夷椎蛮语，口食鼻饮，或雕面镂身，狼裸种，汉魏流赭，威为其用。建元二年，攻日南、九德、九真，百姓奔迸，

千里无烟，乃还林邑。林邑西去广州二千五百里，城西南角高山长岭，连接天鄣岭，北接涧。大源淮水出郎郎远界，三重长洲，隐山绕西，卫北回东，其岭南开涧，小源淮水出松根界，上山壑流，隐山绕南曲街回，东合淮流，以注典冲。其城西南际山，东北瞰水，重堑流浦，周绕城下。东南堑外，因傍薄城，东西横长，南北纵狭，北边西端，回折曲入。城周围八里一百步，砖城二丈，上起砖墙一丈，开方隙孔，砖上倚板，板上层阁，阁上架屋，屋上构楼。高者六七丈，下者四五丈。飞观鸱尾，迎风拂云，缘山瞰水，骞翥嵬嵘。但制造壮拙。稽古夷俗，城开四门，东为前门，当两淮渚滨，于曲路有古碑，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。西门当两重堑，北回上山，山西即淮流也。南门度两重堑，对温公垒。升平二年，交州刺史温放之，杀交趾太守杜宝别驾阮朗，遂征林邑，水陆累战，佛保城自守，重求请服，听之。今林邑东城南五里，有温公二垒是也。北门滨淮，路断不通。城内小城，周围三百二十步，合堂瓦殿，南壁不开，两头长屋，脊出南北，南拟背日。西区城内，石山顺淮面阳，开东向殿，飞檐鸱尾，青琐丹墀，榱题桷椽，多诸古法。阁殿上柱，高城丈余五，牛屎为涅。墙壁青光回度，曲掖绮牖，紫窗椒房，嫔媵无别，宫观，路寝，永巷，共在殿上，临踞东轩，径与下语。子弟臣侍，皆不得上。屋有五十余区，连甍接栋，檐宇相承。神祠鬼塔，小大八庙，层台重树，状似佛刹。郭无市里，邑寡人居，海岸萧条，非生民所处，而首渠以永安，养国十世，岂久存哉？元嘉中，檀和之征林邑，其王阳迈，举国夜奔窜山薮。据其城邑，收宝巨亿。军还之后，阳迈归国，家国荒殄，时人靡存，踌躇崩擗，愤绝复苏，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。初，阳迈母怀身，梦人铺阳迈金席，与其儿落席上，金光色起、昭晰艳曜。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，夷俗谓上金为阳迈金，父胡达死，袭王位，能得人情，自以灵梦，为国祥庆。其太子初名咄，后阳迈死，咄年十九，代立，慕先君之德，复改名阳迈。昭穆二世，父子共名，知林邑之将亡矣。其城隍堑之外，林棘荒蔓，榛梗冥郁，藤盘笙秀，参错际天。其中香桂成林，气清烟澄。桂父，县人也，栖居此林，服桂得道。时禽异羽，翔集间关，兼比翼鸟，不比不飞，鸟名归飞，鸣声自呼，此恋乡之思孔悲，桑梓之敬成俗也，豫章俞益期，性气刚直，不下曲俗，容身无所，远适在南，《与韩康伯书》曰：惟槟榔树，最南游之可观，但性不耐霜，不得北植，不遇长者之目，令人恨深。尝对飞鸟恋土，增思寄意。谓此鸟其背青，其腹赤，丹心外露，鸣情未达，终日归飞，飞不十千，路余万里，何由归哉！九真太守任延，始教耕犁，俗化交土，风行象林，知耕以来，六百余年，火耨耕艺，法与华同，名白田，种白谷，七月火作，十月登熟；名赤田，种赤谷，十二月作，四月登熟，所谓两熟之稻也。至于草甲萌芽，谷月代种，穜早晚，无月不秀，耕耘功重，收获利轻，熟速故也。米不外散，恒为丰国。桑蚕年八熟茧。《三都赋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。其崖小水，常吐飞溜，或雪霏沙涨，清寒无底，分溪别壑，津济相通。其水自城东北角流，水上悬起高桥，渡淮北岸，即彭龙、区粟之通逵也。檀和之东桥大战，阳迈被创落象，即是处也。其水又东南流径船官口，船官川源徐狼外，夷皆裸身，男以竹筒掩体，女以树叶蔽形，外名狼，所谓裸国者也。虽习俗裸袒，犹耻无蔽，惟依暝夜，与人交市睹中，奥金便知好恶，明朝晓看，皆如其言。自此外行，得至扶南。按竺枝《扶南记》曰：抉南去林邑四千里，水步道通。檀和之令军入邑浦，据船官口城六里者也。自船官下注大浦之东湖，大水连行，潮上西流。潮水日夜长七八尺，从此以西，朔望并潮，一上七日，水长丈六七。六日之后，日夜分为再潮，水长一二尺。春夏秋冬，厉然

一限，高下定度，水无盈缩，是为海运，亦曰象水也，又兼象浦之名。《晋功臣表》所谓金潾清径，象渚澄源者也。其川浦渚，有水虫弥微，攒木食船，数十日坏。源潭湛濑，有鲜鱼，色黑，身五丈，头如马首，伺人入水，便来为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离耳国、雕题国皆在郁水南。《林邑记》曰：汉置九郡，儋耳与焉。民好徒跣，耳广垂以为饰，虽男女亵露，不以为羞。暑亵薄日，自使人黑，积习成常，以黑为美。《离骚》所谓玄国矣。然则信耳，即离耳也。王氏《交广春秋》曰：朱崖、儋耳二郡，与交州俱开，皆汉武帝所置，大海中，南极之外，对合浦徐闻县，清朗无风之日，径望朱崖州，如困廪大。从徐闻对渡，北风举帆，一日一夜而至。周回二千余里，径度八百里。人民可十万余家，皆殊种异类。被发雕身，而女多姣好，白皙，长发美鬓。犬羊相聚，不服德教。儋耳先废，朱崖数叛，元帝以贾捐之议罢郡。杨氏《南裔异物志》曰：儋耳、朱崖俱在海中，分为东蕃。故《山海经》曰：在郁水南也。郁水又南，自寿泠县注于海。昔马文渊积石为塘，达于象浦，建金标为南极之界。俞益期《笺》曰：马丈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，有遗兵十余家不反，居寿泠岸南，而对铜柱。悉姓马，自婚姻，今有二百户。交州以其流寓，号曰马流。言语饮食，尚与华同。山川移易，铜柱今复在海中，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。《林邑记》曰：建武十九年，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，与西屠国分，汉之南疆也。土人以之流寓，号曰马流，世称汉子孙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，入须陵东南者也。应劭曰：郁水出广信东入海。言始或可，终则非矣。

【卷三十七】淹水、叶榆水、夷水、油水、澧水、沅水、浪水

淹水出越巂遂久县徼外，吕忱曰：淹水，一曰复水也。

东南至青蛉县。

县有禺同山，其山神有金马、碧鸡，光景倏忽，民多见之。汉宣帝遣谏大夫王褒祭之，欲至其鸡、马，褒道病而卒，是不果焉。王褒《碧鸡颂》曰：敬移金精神马，缥缥碧鸡。故左太冲《蜀都赋》曰：金马骋光而绝影，碧鸡倏忽而耀仪。又东过姑复县南，东入于若水。

淹水径县之临池泽，而东北径云南县西，东北注若水也。益州叶榆河，出其县北界，屈从县东北流，县故滇池叱榆之国也，汉武帝元封二年，使唐蒙开之，以为益州郡。郡有叶榆县，县西北八十里，有吊鸟山，众鸟千百为群，其会鸣呼啁哳，每岁七八月至，十六七日则止。

一岁六至，雉雀来吊，夜燃火伺取之。其无嗉不食，似特悲者，以为义鸟，则不取也。俗言凤凰死于此山，故众鸟来吊，因名吊鸟。县之东有叶榆泽，叶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薮也。

过不韦县，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。有牢山，其先有妇人，名沙壹，居于牢山。捕鱼水中，触沉木，若有感，因怀孕，产十子。后沉木化为龙出水，九子惊走。小子不能去，背龙而坐，龙因舐之。其母鸟语，谓背为九，谓坐为隆，因名为九隆。及长，诸兄遂相共推九隆为王。后牢山下，有一夫一妇，生十女，九隆皆以为妻，遂因孳育，皆画身像龙文，衣皆着尾。九隆死，世世不与中国通。汉建武二十三年，王遣兵来，乘革船南下，攻汉鹿茏民。鹿茏民弱小，将为所擒，于是天大震雷疾雨，南风漂起，水为逆流，波涌二百余里，革船沉没，溺死数千人。后数年，复遣六王，将万许人攻鹿茏。鹿茏王与战，杀六王，哀牢耆老共埋之。其夜，虎掘而食之。明旦，但见骸骨，惊怖引去。乃惧，谓其耆老小王曰：哀牢犯徼，自古有之。今此攻鹿茏，辄被天诛。中国有受命之王乎？何天佑之明也。即遣使诣越巂奉献。求乞内附，长保塞徼。汉明帝水平十二年，置为永昌郡。郡治不韦县，盖秦始皇徙吕不韦子孙于此，故以不韦名县。北去叶榆六百余里，叶榆水不径其县，自不韦北注者，卢仓禁水耳。叶榆水自县南，径遂久县东，又径姑复县西，与淹水合。又东南径永昌邪龙县，县以建兴三年，刘禅分隶云南，于不韦县为东北。

东南出益州界，叶榆水自邪尤县东南，径秦臧县，甫与濮水同注滇池泽于连然、双柏县也。叶榆水自泽，又东北径滇池县南，又东径同并县南，又东径漏江县，伏流山下，复出蝮口，谓之漏江。左思《蜀都赋》曰：漏江祓流溃其阿，汩若汤谷之扬涛，沛若蒙汜之涌波。诸葛亮之平南中也，战于是水之南。叶榆水又径贲古县北，东与盘江合。盘水出律高县东南蛊町山，东径梁水郡北，责古县南。水广百余步，

深处十丈，甚有瘴气。朱褒之反，李恢追至盘江者也。建武十九年，伏彼将军马援上言，从贲泠出贲古，击益州。臣所将骆越万余人，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，弦毒矢利，以数发，矢注如雨，所中辄死。愚以行兵，此道最便。盖承藉水利，用为神捷也。盘水又东径汉兴县。山溪之中，多生邛竹，桄榔树，树出面，而夷人资以自给。故《蜀都赋》曰：邛竹缘岭。又曰，面有桄榔，盘水北入叶榆水，诸葛亮入南，战于盘东是也。入牂柯郡西随县北为西随水，又东出进桑关，进桑县，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。水上有关，故曰进桑关也。故马援言从泠水道出，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，转输通利，盖兵车资运所由矣。自西随至交趾，崇山接险，水路三千里。叶榆水又东南，绝温水，而东南注于交趾。过交趾泠县北，分为五水，络交趾郡中，至南界复合为三水，东入海。《尚书大传》曰，尧南抚交趾，于《禹贡》荆州之南垂，幽荒之外，故越也。《周礼》南八蛮，雕题、交趾，有不粒食者焉。《春秋》不见于传，不通于华夏，在海岛，人民鸟语。秦始皇开越岭南，立苍梧、南海、交趾、象郡。汉武帝元鼎二年，始并百越，启七郡，于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领之，初治广信，所以独不称州。时又建朔方，明已始开北垂，遂辟交趾于南，为子孙基址也。泠县，汉武帝元鼎六年开，都尉治。《交州外域记》曰：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、九真二郡民，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。路将军到合浦，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，酒千钟，及二郡民户口簿，诣路将军。乃拜二使者为交趾、九真太守。诸雒将主民如故。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，州名为交州。后朱雒将子名诗，索泠雒将女名征侧为妻，侧为人有胆勇，将诗起贼，攻破州郡，服诸雒将，皆属征侧，为王，治泠县，复交趾、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。后汉遣伏波将军马援将兵讨侧，诗走入金溪究，三岁乃得。尔时西蜀并遣兵共讨侧等，悉定郡县为令长也。山多大蛇，名曰髯蛇，长十丈，围七八尺，常在树上伺鹿兽。鹿兽过，便低头绕之，有顷，鹿死，先濡令湿讫，便吞，头角骨皆钻皮出。山夷始见蛇不动时，便以大竹筒筒蛇头至尾，杀而食之，以为珍异。故杨氏《南裔异物志》曰：髯惟大蛇，既洪且长。采色驳荦，其文锦章。食豕吞鹿，腴成养创。宾享嘉宴，是豆是觞。言其养创之时，肪腴甚肥。搏之，以妇人衣投之，则蟠而不起，走便可得也。北二水：左水东北径望海县南，建武十九年，马援征征侧置，又东径龙渊县北，又东合南水。水自泠县东，径封溪县北。《交州外域记》曰：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，土地有滩田。其田从潮水上下，民垦食其田，因名为雒民。设雒王、雒侯，主诸郡县。县多为雒将，雒将铜印青绶。后蜀王子将兵三万，来讨雒王、雒侯，服诸雒将，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。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。安阳王有神人，名皋通，下辅佐，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，一发杀三百人。南越王知不可战。却军住武宁县。按《晋太康记》县属交趾。越遣太子名始，降服安阳王，称臣事之。安阳王不知通神人，遇之无道，通便去，语王曰：能持此弩王天下，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。通去，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，见始端正，珠与始交通。始问珠，令取父弩视之，始见督，便盗以锯截弩讫，便逃归报南越王。南越进兵攻之，安阳王发弩，弩折，遂败。安阳王下船，径出于海。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。《晋太康地记》县属交趾。越遂服诸雒将。马援以西南治远，路径千里，分置斯县。治城郭，穿渠，通导溉灌，以利其民。县有猩猩兽，形若黄狗，又状貊纯。人面，头颜端正，善与人言，音声丽妙，如妇人好女。对语交言，闻之无不酸楚。其肉甘美，可以断谷，穷年不厌。又东径浪泊，马援以其地高，自西里进屯此。又东径龙渊县故城南，又东，左台北水，建安二十三年，立州之始，蛟龙蟠编于南、北

二津，故改龙渊，以尤编为名也。卢循之寇交州也，交州刺史杜慧度，率水步军晨出南津，以火箭攻之，烧其船舰，一时溃散，循亦中矢赴水而死。于是斩之，传首京师。慧度以斩循勋，封龙编侯。刘欣期《交州记》曰：龙编县功曹左飞，曾化为虎，数月，还作吏。既言其化，亦化无不在，牛哀易虎，不识厥兄，当其革状，安知其讹变哉？其水又东径曲易县，东流注于浿郁。《经》言于郡东界，复合为三水，此其二也。其次一水东径封溪县南，又西南径西于县南，又东径嬴陛县北，又东径北带县南，又东径稽徐县，径水注之。水出龙编县高山，东南流入稽徐县，注于中水。中水又东径嬴陵县南，《交州外域记》曰：县本交趾郡治也。《林邑记》曰：自交趾南行，都官塞浦出焉。其水自县东径安定县，北带长江，江中有越王所铸铜船，潮水退时，人有见之者。其水又东流，隔水有泥黎城，言阿育王所筑也。又东南合南水。南水又东南，径九德郡北。《交州外域记》曰：交趾郡界有扶严究，在郡之北，隔渡一江。即是水也。江水对交趾朱县，又东径浦阳县北，又东径无切县北。建武十九年九月，马援上言：臣谨与交趾精兵万二千人，与大兵合二万人，船车大小二千艘，自入交趾，于今为盛。十月，援南入九真，至无切县，贼渠降。进入余发，渠帅朱伯弃郡，亡入深林巨薮。犀象所聚，羊牛数千头，时见象数十百为群。援又分兵入无编县，王莽之九真亭。至居风县，帅不降，并斩级数十百，九真乃靖。其水又东径句漏县，县带江水，江水对安定县，《林邑记》所谓外越、安定、纪粟者也。县江中有潜牛，形似水牛，上岸斗，角软还入江水，角坚复出。又东与北水合，又东注郁，乱流而逝矣。此其三也。平撮通称，同归郁海，故《经》有入海之文矣。

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，夷水即佷山清江也，水色清照，十丈分沙石，蜀人见其澄清，因名清江也。昔凛君浮土舟于夷水，据扞关而王巴。是以法孝直有言：鱼复扞关，临江据水，实益州祸福之门。夷水又东径建平沙渠县，县有巫城水，南岸山道五百里，其水历县东出焉。

东南过佷山县南，夷水自沙渠县入，水流浅狭，裁得通船。东径难留城南，城即山也。独立峻绝，西面上里余，得石穴。把火行百许步，得二大石碛，并立穴中，相去一丈，俗名阴阳石。阴石常湿，阳石常燥。每水旱不调，居民作威仪服饰，往入穴中，旱则鞭阴石，应时雨多，雨则鞭阳石，俄而天晴。相承所说，往往有效，但捉鞭者不寿，人颇恶之，故不为也。东北面又有石室，可容数百人。每乱，民人室避贼，无可攻理，因名难留城也，昔巴蛮有五姓，未有君长，俱事鬼神，乃共掷剑于石穴，约能中者奉以为君。巴氏子务相乃中之。又令各乘土舟，约浮者当以为君，惟务相独浮，因共立之，是为廪君。乃乘土舟，从夷水下，至盐阳。盐水有神女，谓廪君曰：此地广大，鱼盐所出，愿留共居。廪君不许，盐神暮辄来宿，旦化为虫，群飞蔽日，天地晦瞑，积十余日。廪君因伺便射杀之，天乃开明。廪君乘土舟，下及夷城。夷城石岸险曲，其水亦曲，廪君望之而叹，出崖为崩。廪君登之。上有平石，方二丈五尺，因立城其傍而居之，四姓臣之。死，精魂化而为白虎，故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祀。盐水即夷水也。又有盐石，即阳石也。盛弘之以是推之，疑即廪君所射盐神处也。将知阴石，是对阳石立名矣。事既鸿古，难为明征。夷水又东径石室，在层岩之上。石室南向，水出其下，悬崖千仞，自水上径望见。每有陟山岭者，扳木侧足而行，莫知其谁。村人骆都，小时到此室边采蜜，见一仙人，坐石床上；见都，凝瞩不转。都还招村人重往，则不复见。乡人今名为仙人室。袁山松云：都孙息尚存。夷水又东与温泉三水合。大溪南北夹岸，有温泉对注，夏

暖冬热，上常有雾气，疡痍百病，浴者多愈。父老传此泉先出盐，于今水有盐气。夷水有盐水之名，此亦其一也。夷水又东径佷山县故城南，县即山名也。孟康曰：音恒，出药草。恒山今世以银为音也，旧武陵之属县。南一里即清江东注矣。南对长杨溪。溪水西南潜穴，穴在射堂村东六七里，谷中有石穴，清泉溃流三十许步，复入穴，即长杨之源也。水中有神鱼，大者二尺，小者一尺。居民钓鱼，失陈所须多少，拜而请之，拜讫，投钩饵。得鱼过数者，水辄波涌，暴风卒起，树木摧折。水侧生异花，路人欲摘者，皆当先请，不得辄取。水源东北之风井山，回曲有异势，穴口大如盆。袁山松云：夏则风出，冬则风入，春秋分则静。余往观之，其时四月中，去穴数丈，须臾寒飙卒至，六月中，尤不可当。往人有冬过者，置笠穴中，风吸之。经月还步杨溪，得其笠，则知潜通矣。其水重源显发，北流注于夷水。此水清泠，甚于大溪，纵暑伏之辰，尚无能澡其津流也。县北十余里，有神穴，平居无水，时有渴者，诚启请乞，辄得水。或戏求者，水终不出。县东十许里至平乐村，又有石穴，出清泉，中有潜龙，每至大旱，平乐左近村居，辇草秽着穴中。龙怒，须臾水出，荡其草秽，傍侧之田，皆得浇灌。从平乐顺流五六里，东亭村北山甚高峻，上合下空，空窍东西广二丈许，起高如屋，中有石床，甚整顿，傍生野韭。人往乞者，神许，则风吹别分，随偃而输，不得过越，不偃而输，辄凶。往观者去时特平，暨处自然恭肃矣。

又东过夷道县北，夷水又东径虎滩，岸石有虎像，故因以名滩也。夷水又东径釜濑，其石大者如釜，小者如刁斗，形色乱真，惟实中耳。夷水又东北，丹水注之。其源百里，出西南望州山，山形竦峻，峰秀甚高。东北白岩壁立，西南小演通行。登其顶平，可有三亩许，上有故城，城中有水，登城望见一州之境，故名望州山，俗语讹，今名武钟山。山根东有涌泉成溪，即丹水所发也。下注丹水，夭阴欲雨，辄有赤气，故名曰丹水矣。丹水又径亭下，有石穴甚深，未尝测其远近。穴中蝙蝠，大如乌，多倒悬。《玄中记》曰：蝙蝠百岁者倒悬，得而服之，使人神仙。穴口有泉，冬温夏冷，秋则入藏，春则出游。民至秋，阑断水口，得鱼，大者长四五尺，骨软肉美，异于余鱼。丹水又径其下，积而为渊。渊有神龙，每旱，村人以芮草投渊上流，鱼则多死。龙怒，当时大雨。丹水又东北流，两岸石上有虎迹甚多，或深或浅，皆悉成就自然，咸非人工。丹水又北注于夷水，水色清澈，与大溪同。夷水又东北径夷道县北而东注。

东入于江。夷水又径宜都北，东入大江，有泾渭之比，亦谓之佷山北溪。水所经皆石山，略无土岸。其水虚映，俯视游鱼，如乘空也。浅处多五色石，冬夏激素飞清，傍多茂木空岫，静夜听之，恒有清响。百鸟翔禽，哀鸣相和，巡颓浪者，不觉疲而忘归矣。

油水出武陵孱陵县西界，县有白石山，油水所出，东径其县西，与沱水合。水出高城县沱山，东径其县下，东至孱陵县，入油水也。东过其县北，县治故城，王莽更名孱陆也。刘备孙夫人，权妹也。又更修之，其城背油向泽。

又东北入于江。

油水自孱陵县之东北，径公安县西，又北流注于大江。澧水出武陵充县西历山，东过其县南，澧水自县东径临澧、零阳二县故界。水之南岸，白石双立，厥状类人，高各三十丈，周四十丈。古老传言，昔充县尉与零阳尉并论封境，因相伤害，化而为石，东标零阳，西揭充县。充县废省，临澧即其地，县即充县之故治，临侧澧水，

故为县名，晋大康四年置。澧水又东，茹水注之。水出龙茹山，水色清澈，漏石分沙。庄辛说楚襄王所谓饮茹溪之流者也。茹水东注澧水。

又东过零阳县之北，澧水东与温泉水会。水发北山石穴中，长三十丈，冬夏沸涌，常若汤焉。温水南流注于澧水。澧水又东合零溪水，源南出零阳之山，历溪北注澧水。澧水又东，九渡水注之。水南出九渡山，山下有溪，又以九渡为名。山兽咸饮此水，而径越他津，皆不饮之。九渡水北径仙人楼下，傍有石形极方峭，世名之为仙楼。水自下历溪曲折，透迤倾注。行者间关，每所寨溯，山、水之号，盖亦因事生焉。九渡水又北流，注于澧水。澧水又东娄水入焉。水源出巴东界，东径天门郡娄中县北，又东径零阳县，注于澧水。澧水又东，径零阳县南，县即零溪以着称矣。澧水又径溇阳县，右会溇水。水出建平郡，东径溇阳县南，晋太康中置。溇水又左合黄水，黄水出零阳县西，北连巫山溪，出雄黄，颇有神异。采常以冬月祭祀，凿石深数丈，方得佳黄，故溪水取名焉。黄水北流注于溇水。溇水又东注澧水，谓之溇口。澧水又东径澧阳县南，南临澧水，晋太康四年立天门郡治也。吴永安六年，武陵郡嵩梁山，高峰孤竦，素壁千寻，望之苕亭，有似香炉。其山洞开，玄朗如门，高三百丈，广二百丈，门角上各生一竹，倒垂下拂，谓之天帚。孙休以为嘉祥，分武陵，置天门郡。澧水又东历层步山，高秀特出。山下有峭涧，泉流所发，南流注于澧水。

又东过作唐县北。

作唐县，后汉分孱陵县置。澧水入县，左合涔水。水出西北天门郡界，南流径涔坪屯，屯堨涔水，溉田数千顷。又东南流注于澧水。澧水又东，澹水出焉。澧水又南径故郡城东，东转径作唐县南。澧水又东径南安县南，晋太康元年分孱陵立。澹水注之。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，东径其县北，又东注于澧，谓之澹口。王仲宣《赠士孙文始诗》曰：悠悠澹澧者也。澧水又东，与赤沙湖水会，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，谓之沙口。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，曰澧口，盖其枝渎耳。《离骚》曰：沅有芷兮澧有兰。

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，东入于江。

澧水流注于洞庭湖，俗谓之曰澧江口也。沅水出牂柯且兰县，为旁沟水，又东至镡成县，为沅水。

东过无阳县，无水出故且兰，南流至无阳故县。县对无水，因以氏县。无水又东南入沅，谓之无口。沅水东径无阳县，南临运水。水源出东南岸许山，西北径其县南，流注于熊溪。熊溪南带移山，山本在水北，夕中风雨，旦而山移水南，故山以移为名，盖亦苍梧郁州，东武怪山之类也。熊溪下注沅水。沅水又东径辰阳县，县有龙溪，水南出于龙峤之山，北流入于沅。沅水又东，淦水注之。水南出扶阳之山，北流会于沅。沅水又东，与序溪合，水出武陵郡义陵县鄙梁山，西北流径义陵县，王莽之建平县也，治序溪。其城，刘备之种归，马良出五溪，绥抚蛮夷，良率诸蛮所筑也。所治序溪，最为沃壤，良田数百顷，特宜稻，修作无废。又西北入于沅。沅水又东，合淑水，水导源椒溪，北流注沅。沅水又东径辰阳县南，东合辰水。水出县三山谷，东南流，独母水注之。水源南出龙门山，历独母溪，北入辰水。辰水又径其县北，旧治在辰水之阳，故即名焉。《楚辞》所谓夕宿辰阳者也。王莽更名会亭矣。辰水又右会沅水，名之为辰溪口。武陵有五溪，谓雄溪、溪、无溪、酉溪，辰溪其一焉。夹溪悉是蛮左所居，故谓此蛮五溪蛮也。水又径沅陵县西，有武溪，

源出武山，与西阳分山。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。盘瓠者，高辛氏之畜狗也，其毛五色，高辛氏患犬戎之暴，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军吴将军头者，妻以少女。下令之后，盘瓠遂行吴将军之首于阙下，帝大喜，未知所报。女闻之，以为信不可违，请行，乃以配之，盘瓠负女入南山，上石室中。所处险绝，人迹不至。帝悲思之，遣使不得进，经二年，生六男六女。盘瓠死，因自相夫妻。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，裁制皆有尾。其母白帝，赐以名山。其后滋蔓，号曰蛮夷。今武陵郡夷，即盘瓠之种落也。其狗皮毛，嫡孙世宝录之。武水南流注于沅。沅水又东，施水注之。水南出施山，溪源有阳欺崖，崖色纯素，望同积雪。下有二石室，先有人居处其间。细泉轻流，望川竞注，故不可得以言也。施水北流会于沅。沅水又东径沅陵县北，汉故顷侯吴阳之邑也。王莽改曰沅陆。县北枕沅水。沅水又东径县故治北，移县治。县之旧城置都尉府。因冈傍阿，势尽川陆，临沅对酉，二川之交会也。酉水导源益州巴郡临江县，故武陵之充县西源山，东南流，在无阳故具甫，又东径迁陵故县界，与西乡溪合，即延江之枝津，更始之下流，谓之西乡溪口。酉水又东径迁陵县故城北，王莽更名曰迁陆也。酉水东径酉阳故县南，县故西陵也。酉水又东径沅陵县北，又东南径潘承明垒西，承明讨五溪蛮，营军所筑也。其城跨山枕谷。西水又南注沅水，阚駰谓之受水，其水所决入，名曰酉口。沅水又径窦应明城侧，应明以元嘉初代蛮所筑也。沅水又东，溪水南出茗山，山深回险，人兽阻绝，溪水北泻沅川。沅水又东，与诸鱼溪水合，水北出诸鱼山，山与天门郡之澧阳县分岭，溪水南流会于沅。沅水又东，夷水入焉。水南出夷山，北流注沅。夷山东接壶头山，山高一百里，广圆三百里。山下水际，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停军处，壶头径曲多险，其中纡折千滩。援就壶头，希效早成，道遇瘴毒，终没于此。忠公获谤，信可悲矣！刘澄之曰：沅水自壶头枝分，跨三十三渡，径交趾龙编县东北，入于海。脉水寻梁，乃非关究，但古人许以传疑，聊书所闻耳。

又东北过临沅县南，临沅县与沅南县分水。沅南县西有夷望山，孤竦中流，浮险四绝，昔有蛮民避寇居之，故谓之夷望也。南有夷望溪水，南出重山，远注沅。沅水又东得关下山，东带关溪，泻注沅渎。沅水又东历临沅县西，为明月池白壁湾。湾状半月，清潭镜澈，上则风籁空传，下则泉响不断。行者莫不拥楫嬉游，徘徊爱玩。沅水又东，历三石涧，鼎足均峙，秀若削成，其侧茂竹便娟，致可玩也。又东带绿萝山，绿萝蒙，颓岩临水，实钓渚渔咏之胜地，其迭响若钟音，信为神仙之所居。沅水又东径平山西，南临沅水，寒松上荫，清泉下注，栖托者不能自绝于其侧。沅水又东径临沅县南，县南临沅水，因以为名，王莽更之曰监沅也。县南有晋征士汉寿人裘玄之墓。铭，太元中车武子立。县治武陵郡下，本楚之黔中郡矣。秦昭襄王二十六年，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，楚割汉北与秦，至三十年，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，以为黔中郡。汉高祖二年，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，王莽更之曰建平也。南对沅南县，后汉建武中所置也。县在沅水之阴，因以沅南为名。县治故城，昔马援讨临乡所筑也。沅水又东历小湾，谓之枉渚。渚东里许，便得枉人山。山西带修溪一百余里，茂竹便娟，披溪荫渚，长川径引，远注于沅。沅水又东入龙阳县，有澹水，出汉寿县西杨山。南流东折，径其县南。县治索城，即索县之故城也。汉顺帝阳嘉中改从今名。阚駰以为兴水所出，东入沅。而是水又东历诸湖，方南注沅，亦曰渐水也。水所入之处，谓之鼎口。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汜洲，洲长二十里，吴丹杨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。临死，敕其子曰：吾州里有木奴千头，不责衣食，岁绢千

匹。太史公曰：江陵千树橘，可当封君。此之谓矣。吴末，衡柑成，岁绢千匹。今洲上犹有陈根余枿，盖其遗也。沅水又东径龙阳县北，城侧沅水，沅水又东合寿溪，内通大溪口，有木连理，根各一岸，而凌空交合。其上承诸湖，下注沅水。

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，北入于江。

沅水下注洞庭湖，方会于江。

沅水出武陵镡成县北界沅水谷，《山海经》曰：祷过之山，沅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海是也。南至郁林潭中县，与邻水合。

水出无阳县，县故镡成也。晋义熙中，改从今名。俗谓之移溪，溪水南历潭中，注于浪水。

又东至苍梧猛陵县为郁溪，又东至高要县为大水。郁水出郁林之阿林县，东径猛陵县。猛陵县在广信之西南，王莽之猛陆也。浪水于县左合郁溪，乱流径广信县，《地理志》苍梧郡治，武帝元鼎六年开。王莽之新广郡，县曰广信亭。王氏《交广春秋》曰：元封五年，交州自赢陛县移治于此。建安十六年，吴遣临淮步骘为交州刺史，将武吏四百人之交州，道路不通。苍梧太守长沙吴巨拥众五千，骘有疑于巨，先使渝巨，巨迎之于零陵，遂得进州。巨既纳骘，而后有悔，骘以兵少，恐不存立。巨有都督区景，勇略与巨同，士为用。骘恶之，阴使人请巨，巨往告景，勿诣骘。骘请不已，景又往，乃于厅事前中庭俱斩，以首徇众，即此也。郁水又径高要县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曰：县东去郡五百里，刺史夏避毒，徙县水居也。县有鹄奔亭，广信苏施妻始珠，鬼讼于交州刺史何敞处，事与蔡亭女鬼同。王氏《交广春秋》曰：步骘杀吴巨、区景，使严舟船，合兵二万，下取南海。苍梧人衡毅、钱博，宿巨部伍，兴军逆骘于苍梧高要峡口，两军相逢于是，遂交战，毅与众投水死者，千有余人。

又东至南海番禺县西，分为二：其一，南入于海。

郁水分浪南注。

其一，又东过县东，南入于海。

浪水东别径番禺，《山海经》谓之贲禺者也。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：何以名为番禺？答曰：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，与番禺县连接，今入城东南偏，有水坑陵，城倚其上，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。县名番禺，傥谓番山之禺也。《汉书》所谓浮牂柯，下离津，同会番禺，盖乘斯水而入越也。秦并天下，略定扬越，置东南一尉，西北一候，开南海以谪徙民。至二世时，南海尉任嚣召龙川令赵佗曰：闻陈胜作乱，豪桀叛秦，吾欲起兵，阻绝新道，番禺负险，可以为国。会病绵笃，无人与言，故召公来，告以大谋。嚣卒，佗行南海尉事，则拒关门设守，以法诛秦所置吏，以其党为守，自立为王。高帝定天下，使陆贾就立佗为南越王，剖符通使。至武帝元鼎五年，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攻南越王，五世九十二岁而亡。以其地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也。建安中，吴遣步骘为交州，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，观尉佗旧治处，负山带海，博敞渺目，高则桑土，下则沃衍，林麓鸟兽，于何不有？海怪鱼鳖，鼋鼍鲜鳄，珍怪异物，千种万类，不可胜记。佗因冈作台，北面朝汉，圆基千步，直峭百丈，顶上三亩，复道回环，逶迤曲折，朔望升拜，名曰朝台。前后刺史、郡守，迁除新至，未尝不乘车升履，于焉逍遥。骘登高远望，睹巨海之浩茫，观原薮之殷阜，乃曰：斯诚海岛膏腴之地，宜为都邑。建安二十二年，迁州番禺，筑立城郭，绥和百越，遂用宁集。交州治中姚文式《问答》云：朝台在州城东

北三十里。裴渊《广州记》曰：城北有尉佗墓，墓后有大冈，谓之马鞍冈。秦时占气者言，南方有天子气。始皇发民凿破此冈，地中出血，今凿处犹存。以状取目，故冈受厥称焉。王氏《交广春秋》曰：越王赵佗，生有奉制称藩之节，死有秘奥神密之墓。佗之葬也，因山为坟，其垅茔可谓奢大，葬积珍玩。吴时，遣使发掘其墓，求索棺柩，凿山破石，费日损力，卒无所获。佗虽奢潜，慎终其身，乃今后人不知其处，有似松、乔迁景，牧竖固无所残矣。邓德明《南康记》曰：昔有卢耽，仕州为治中，少栖仙术，善解云飞。每夕，辄凌虚归家，晓则还州。尝于元会至朝，不及朝列，化为白鹄，至阙前，回翔欲下，威仪以石掷之，得一只履，耽惊还就列，内外左右，莫不骇异。时步骘为广州，意甚恶之，便以状列闻，遂至诛灭。《广州记》称吴平，晋滕修为刺史，修乡人语修，虾须长一赤，修责以为虚。其人乃至东海，取虾须，长四赤，速送示修，修始服谢，厚为遣。其一水南入者，郁川分派，径四会入海也。其一即川东别径番禺城下，《汉书》所谓浮牂柯、下离津，同会番禺，盖乘斯水而入于越也。浪水又东径怀化县，入于海。水有鱼。裴渊《广州记》曰： 鱼长二丈，大数围，皮皆鳣物。生子，子小随母食，惊则还入母腹。《吴录·地理志》曰： 鱼子朝索食，暮入母腹。《南越志》曰：暮从脐入，旦从口出。腹里两洞，肠贮水以养子。肠容二子，两则四焉。

其余水又东至龙川为涅水，屈北入员水。

浪水枝津衍注，自番禺东历增城县。《南越志》曰：县多。，山鸡也。光采鲜明，五色炫耀，利距善斗，世以家鸡斗之，则可擒也。又径博罗县西界龙川，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坳者也。赵佗乘此县而跨据南越矣。员水又东南一千五百里，入南海。

东历揭阳县，王莽之南海亭，而注于海也。

【卷三十八】资水、涟水、湘水、漓水、溱水

资水出零陵都梁县路山，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唐纠山，盖路山之别名也，谓之大溪水。东北径邵陵郡武冈县南，县分都梁之所置也。县左右二冈对峙，重阻齐秀，间可二里，旧传后汉代五溪蛮，蛮保此冈，故曰武冈，县即其称焉。大溪径建兴县南，又径都梁县南，汉武帝元朔五年，以封长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。县西有小山，山上有渟水，既清且浅，其中悉生兰草，绿叶紫茎，芳风藻川，兰馨远馥。俗谓兰为都梁，山因以号，县受名焉。

东北过夫夷县，夫水出县西南零陵县界少延山，东北流径扶县南，本零陵之夫夷县也。

汉武帝元朔五年，以封长沙定王子敬侯义之邑也。夫水又东往邵陵水，谓之邵陵浦，水口也。

东北过邵陵县之北，县治郡下，南临大溪，水径其北，谓之邵陵水。魏咸熙二年，吴宝鼎元年，孙皓分零陵北部，立邵陵郡于邵陵县，县故昭陵也。溪水东得高平水口，水出武陵郡沉陵县首望山，西南径高平县南，又东入邵陵县界，南入于邵水。邵水又东会云泉水，水出零陵永昌县云泉山，西北流径邵阳南，县故昭阳也。云泉水又北注邵陵水，谓之邵阳水口。自下东北出益阳县，其间径流山峡，名之为茱萸江，盖水变名也。

又东北过益阳县北，县有关羽濑，所谓关侯滩也。南对甘宁故垒，昔关羽屯军水北，孙权令鲁肃、甘宁拒之于是水。宁谓肃曰：羽闻吾咳唾之声，不敢渡也，渡则成擒矣。羽夜闻宁处分，曰兴霸声也，遂不渡。茱萸江又东径益阳县北，又谓之资水。应劭曰：县在益水之阳。今无益水，亦或资水之殊目矣。然此县之左右，处处有深潭，渔者咸轻舟委浪，谣咏相和。罗君章所谓其声绵邈者也。水南十里，有井数百口，浅者四五尺，或三五丈，深者亦不测其深。古老相传，昔人以杖撞地，辄便成井。或云古人采金沙处，莫详其实也。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，东北入于江也。

湖即洞庭湖也。所入之处，谓之益阳江口。

涟水出连道县西，资水之别。

水出邵陵县界，南径连道县，县故城在湘乡县西百六十里。控引众流，合成一溪。东入衡阳、湘乡县，历石鱼山，下多玄石，山高八十余丈，广十里。石色黑而理若云母，开发一重，辄有鱼形，鳞首尾，宛若刻画，长数寸，鱼形备足，烧之作鱼膏腥，因以名之。涟水又径湘乡县，南临涟水，本属零陵，长沙定王子昌邑。涟水又屈径其县东，而入湘南县也。

东北过湘南县南，又东北至临湘县西南，东入于湘。涟水自湘甫县东流，至衡阳湘西县界，入于湘水也。于临湘县为西南者矣。

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，即阳朔山也。应劭曰：湘出零山。盖山之殊名也。山在始安县北，县故零陵之南部也。魏咸熙二年，孙皓之甘露元年，立始安郡。湘、漓同源，分为二水，南为漓水，北则湘川，东北流。罗君章《湘中记》曰：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，至洞庭，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。东北过零陵县东，越城峤水，

南出越城之峤，峤即五岭之西岭也。秦置五岭之戍，是其一焉。北至零陵县，下注湘水。湘水又径零陵县南，又东北径观阳县，与观水合。水出邻贺郡之谢沐县界，西北径观阳县西，县盖即水为名也。又西北流注于湘川，谓之观口也。

又东北过洮阳县东。

洮水出县西南大山，东北径其县南，即洮水以立称矣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，封长沙定王子节侯拘为侯国。王莽更名之曰洮治也。其水东流注于湘水。又东北过泉陵县西，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山，西流径九疑山下，蟠基苍梧之野，峰秀数郡之间。罗岩九举，各导一溪，岫壑负阻，异岭同势，游者疑焉，故曰九疑山。大舜窆其阳，商均葬其阴。山南有舜庙，前有石碑，文字缺落，不可复识。自庙仰山极高，直上可百余里。古老相传，言未有登其峰者。山之东北，泠道县界，又有舜庙。县甫有舜碑，碑是零陵太守徐俭立。营水又西径营道县，冯水注之。水出临贺郡冯乘县东北冯冈。其水导源冯溪，西北流，县以托名焉。冯水带约众流，浑成一川，谓之北渚。历县北，西至关下，关下，地名也，是商舟改装之始。冯水又左，合萌渚之水。水南出于萌渚之峤，五岭之第四岭也，其山多锡，亦谓之锡方矣。渚水北径冯乘县西，而北注冯水。冯水又径营道县而右会营水。营水又西北屈而径营道县西，王莽之九疑亭也。营水又东北径营浦县南。营阳郡治也。魏咸熙二年，吴孙皓分零陵置，在营水之阳，故以名郡矣。营水又北，都溪水注之。水出春陵县北二十里仰山，南径其县西。县本泠道县之眷陵乡，盖因言溪为名矣。汉长沙定王分以为县，武帝元朔五年，封王中子买为春陵侯。县故城东，又有一城，东西相对，各方百步。古老相传，言汉家旧城，汉称犹存，知是节侯故邑也。城东角有一碑，文字缺落，不可复识。东南三十里尚有节侯庙。都溪水又南径新宁县东，县东傍都溪，溪水又西径县南，左与五溪俱会。县有五山，山有一溪，五水会于县门，故曰都溪也。都溪水自县又西北流，径泠道县北，与泠水合。水南出九疑山，北流径其县西南，县指泠溪以即名，王莽之泠陵县也。泠水又北流注于都溪水，又西北入于营水。营水又北流，入营阳峡，又北至观阳县而出于峡，大小二峡之间，为沿溯之极艰矣。营水又西北，径泉陵县西，汉武帝元朔五年，以封长沙定王子节侯贤之邑也。王莽名之曰溥润，零陵郡治，故楚矣。汉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阳置。太史公曰：舜葬九疑，实惟零陵。郡取名焉，王莽之九疑郡也。下邳陈球为零陵太守，桂阳贼胡兰攻零陵，激流灌城，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，相拒不能下。县有自上乡。《零陵先贤传》曰：郑产，字景载，泉陵人也，为白土啬夫。汉末多事，国用不足，产子一岁，辄出口钱，民多不举子。产乃敕民勿得杀子，口钱当自代出。产言其郡、县，为表上言，钱得除，更名白土为更生乡也。《晋书地道记》曰：县有香茅，气甚芬香，言贡之以缩酒也。营水又北流注于湘水。湘水又东北与应水合。水出邵陵县历山，崖瞪险阻，峻嵘万寻，澄源湛于下，应水涌于上。东南流径应阳县南，晋分观阳县立，盖即应水为名也。应水又东南流，径有鼻墟南。王隐曰：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，东五里有鼻墟，言象所封也。山下有象庙，言甚有灵，能兴云雨。余所闻也，圣人之神曰灵，贤人之精气为鬼，象生不慧，死灵何寄乎？应水又东南流而注于湘水。湘水又东北得口，水出永昌县北罗山。东南流径石燕山东，其山有石，绀而状燕，因以名山。其石或大或小，若母子焉，及其雷风相薄，则石燕群飞，颉颃如真燕矣。罗君章云：今燕不必复飞也。其水又东南径永昌县南，又东流注于湘水。又东北径祁阳县南，又有余溪水注之。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县，东南流注于湘。其水扬清泛浊，水色两

分。湘水又北与宜溪水合，水出湘东郡之新宁县西南新平故县东，新宁，故新平也。众川泻浪，共成一津。西北流，东岸山下有龙穴，宜水径其下，天旱则拥水注之，便有雨降。宜水又西北注于湘。湘水又西北，得舂水口，水上承营阳舂陵县西北潭山，又北径新宁县东，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。又东北过重安县东，又东北过县西，承水从东南来注之。承水出衡阳重安县西，邵陵县界邪姜山，东北流至重安县，径舜庙下，庙在承水之阴。又东合略塘，相传云：此塘中有铜神，今犹时闻铜声于水，水辄变绿，作铜腥，鱼为之死。承水又东北径重安县南，汉长沙顷王子度邑也，故零陵之钟武县。王莽更名曰钟桓也。武水入焉。水出钟武县西南表山，东流至钟武县故城南。而东北流至重安县，注于承水，至湘东临承县北、东注于湘，谓之承口。临承即故酃县也，县即湘东郡治也。郡旧治在湘水东，故以名郡。魏正元二年，吴主孙亮分长沙东部立。县有石鼓，高六尺，湘水所径，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。罗君章云：扣之，声闻数十里，此鼓今无复声。观阳县东有裴岩，其下有石鼓，形如覆船，扣之清响远彻，其类也。湘水又北历印石，石在衡山县南，湘水右侧。盘石或大或小，临水，石悉有迹，其方如印。累然行列，无文字，如此可二里许，因名为印石也。湘水又北径衡山县东，山在西南，有三峰，一名紫盖，一名石囷，一名芙蓉，芙蓉峰最为竦杰，自远望之，苍苍隐天。故罗含云：望若阵云，非清霁素朝，不见其峰。丹水涌其左，澧泉流其右。《山经》谓之岣嵝，为南岳也。山下有舜庙，南有祝融冢。楚灵王之世，山崩，毁其坟，得《营丘九头图》。禹治洪水，血马祭山，得金简玉字之书。芙蓉峰之东，有仙人石室，学者经过，往往闻讽诵之音矣。衡山东南二面，临映湘川，自长沙至此江湘六百里中，有九向九背，故渔者歌曰：帆随湘转，望衡九面。山上有飞泉下注，下映青林，直注山下，望之若幅练在山矣。湘水又东北径湘南县东，又历湘西县南，分湘南置也，衡阳郡治。魏甘露二年，吴孙亮分长沙西部立治，晋湘南太守何承天徙治湘西矣。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日华水出桂阳郴县日华山西，至湘南县入湘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郴县有耒水，出耒山西，至湘南西入湘。湘水又北径麓山东，其山东临湘川，西傍原隰，息心之士，多所萃焉。

又东北过阴山县西，洣水从东南来注之。又北过醴陵县西，漉水从东南来注之。

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曰：建安八年，长沙醴陵县有大山，常鸣如牛响声，积数年。后豫章贼攻没县亭，杀掠吏民，因以为候。湘水又北径建宁县，有空泠峡，惊浪雷奔，濬同三峡。湘水又北径建宁县故城下，晋太始中立。又北过临湘县西，浏水从县西北流注。

县南有石潭山，湘水径其西。山有石室、石床，临对清流。湘水又北径昭山西，山下有旋泉，深不可测，故言昭潭无底也。亦谓之曰湘州潭。湘水又北径南津城西，西对橘洲，或作吉学字，为南津洲尾。水西有橘洲子戍，故郭尚存。湘水又北，左会瓦官水口，湘浦也。又径船官西，湘洲商舟之所次也。北对长沙郡，郡在水东州城南，旧治在城中，后乃移此。湘水左径麓山东，上有故城，山北有白露水口，湘浦也。又右径临湘县故城西县治，湘水滨临川侧，故即名焉。王莽改号抚陆，故楚南境之地也。秦灭楚，立长沙郡，即青阳之地也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，令曰：荆王献青阳以西。《汉书·邹阳传》曰：越水长沙，还舟青阳。《注》：张晏曰：青阳，地名也。苏林曰：青阳，长沙县也。汉高祖五年，以封吴芮为长沙王，是城即芮筑也。汉景帝二年，封唐姬子发为王，都此，王莽之镇蛮郡也。于《禹贡》则荆州之域。晋怀帝以永嘉元年，分荆州、湘中请郡，立湘州，治此。城之内，郡廨西有陶佩庙，

云旧是贾谊宅地，中有一井，是谊所凿，极小而深，上敛下大，其状似壶。傍有一脚石床，才容一人坐，形制甚古。流俗相承，云谊宿所坐床。又有大柑树，亦云谊所植也。城之西北有故市，北对临湘县之新治。县治西北有北津城，县北有吴芮家，广逾六十八丈，登临写目，为廛郭之佳憩也。郭颁《世语》云：魏黄初末，吴人发芮冢，取木，于县立孙坚庙，见芮尸，容貌衣服并如故。吴平后，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，曰：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？但君微短耳。纲瞿然曰：是先祖也。自芮卒至家发四百年，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。湘水左合訾口，又北得石椁口，并湘浦也。右合麻溪水口，湘浦也。湘水又北径三石山东，山枕侧湘川，北即三石水口也，湘浦矣。水北有三石戍，戍城为二水之会也。湘水又径浰口戍西，北对浰水。又北，汚水从西南来注之。

汚水出益阳县马头山，东径新阳县南，晋太康元年改曰新康矣。汚水又东入临湘县，历汚口戍东，南注湘水。湘水又北合断口，又北则下营口，湘浦也。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，出益阳县西，北径高口戍南，又西北，上鼻水自鼻洲上口，受湘西入焉，谓之上鼻浦。高水西北与下鼻浦合，水自鼻洲下口，首受湘川，西通高水，谓之下鼻口。高水又西北，右屈为陵子潭，东北流注湘为陵子口。湘水自高口戍东，又北，右会鼻洲，左合上鼻口，又北，右对下鼻口，又北，得陵子口，湘水右岸，铜官浦出焉。湘水又北径铜官山，西临湘水，山土紫色，内含云母，故亦谓之云母山也。

又北过罗县西，　水从东来流性。

湘水又北径锡口戍东，又北左派，谓之锡水。西北流径锡口戍北，又西北流，屈而东北，注玉水焉。水出西北玉池，东南流注于锡浦，谓之玉池口。锡水又东北，东湖水注之。水上承玉池之东湖也，南注于锡，谓之三阳径，水南有三戍，又东北注于湘。湘水自锡口北出，又得望屯浦，湘浦也。湘水又北，枝津北出，谓之门径也。湘水纡流西北，东北合门水，谓之门径口。又北得三溪水口，水东承大湖，西通湘浦，三水之会，故得三溪之目耳。又北，东会大对水口，西接三津径。湘水又北径黄陵亭西，右合黄陵水口，其水上承大湖，湖水西流，径二妃庙南，世谓之黄陵庙也。言大舜之陟方也，二妃从征，溺于湘江。神游洞庭之渊，出入滞湘之浦。潇者，水清深也。《湘中记》曰，湘川清照五六丈，下见底石，如樗蒱矢，五色鲜明，白沙如霜雪，赤崖若朝霞，是纳潇湘之名矣，故民为立祠于水侧焉。荆州牧刘表刊石立碑，树之于庙，以硅不朽之传矣。黄水又西流入于湘，谓之黄陵口。昔王子中有异才，年二十而得恶梦，作《梦赋》。二十一，溺死于湘浦，即斯川矣。湘水又北径白沙戍西，又北，右会东町口水也。湘水又左合决湖口，水出西肢，东通湘渚。湘水又北，汨水注之。水东出豫章艾县桓山，西南径吴昌县北，与纯水合。水源出其县东南纯山，西北流，又东径其县南，又北径其县故城下。县是吴主孙权立。纯水又右会汨水。汨水又西径罗县北，本罗子国也。故在襄阳宜城县西，楚文王移之于此。秦立长沙郡，因以为县，水亦谓之罗水。汨水又西，径玉笥山。罗含《湘中记》云：屈潭之左，有玉笛山，道士遗言，此福地也，一曰地脚山。汨水又西为屈潭，即汨罗渊也。屈原怀沙自沉于此，故渊潭以屈为名。昔贾谊、史迁皆尝径此，弭楫江波，投吊于渊。渊北有屈原庙，庙前有碑。又有《汉南太守程坚碑》，寄在原庙。汨水又西径汨罗戍南，西流注于湘，《春秋》之罗油矣，世谓之汨罗口。湘水又北，枝分北出径汨罗戍西，又北径磊石山东，又北径磊石戍西，谓之苟导径矣，而

北合湘水。湘水自阳罗口，西北径磊石山西，而北对青草湖，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。西对悬城口，湘水又北得九口，并湘浦也。湘水又东北，为青草湖口，右会苟导泾北口，与劳口合，又北得同拌口，皆湘浦右迤者也。又北过下隽县西，微水从东来流注。

湘水左会清水口，资水也。世谓之益阳江。湘水之左径鹿角山东，右径谨亭戍西，又北合查浦，又北得万石浦，咸湘浦也。侧湘浦北有万石戍。湘水左则沅水注之，谓之横房口，东对微湖，世或谓之麋湖也。右属微水，即《经》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。西流注于江，谓之麋湖口。湘水又北径金浦戍，北带金浦水，湖湋也。湘水左则澧水注之，世谓之武陵江。凡此四水，同注洞庭，北会大江，名之五渚。《战国策》曰：秦与荆战，大破之，取洞庭五渚者也。湖水广圆五百余里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洞庭之山，帝之二女居焉。沅、澧之风，交潇、湘之浦，出入多飘风暴雨。湖中有君山、编山。君山有石穴，潜通吴之包山，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。是山，湘君之所游处，故曰君山矣。昔秦始皇遭风于此，而问其故。博士曰：湘君出入则多风。秦王乃赭其山。汉武帝亦登之，射蛟于是山，东北对编山，山多篁竹。两山相次去数十里，回峙相望，孤影若浮。湖之石岸有山，世谓之笛乌头石。石北右会翁湖口。水上承翁湖，左合洞浦，所谓三苗之国，左洞庭者也。又北至巴丘山，入于江。

山在湘水右岸。山有巴陵故城，本吴之巴丘邪阁城也。晋太康元年，立巴陵县于此，后置建昌郡。宋元嘉十六年，立巴陵郡，城跨冈岭，滨阻三江。巴陵西对长洲，其洲南分湘浦，北届大江，故曰三江也。三水所会，亦或谓之三江口矣。夹山列关，谓之射猎，又北对养口，咸湘浦也。水色青异，东北入于大江，有清浊之别，谓之江会也。

漓水亦出阳海山，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。湘、漓之间，陆地广百余步，谓之始安峤，峤即越城峤也。峤水自峤之阳，南流注漓，名曰始安水。故庾仲初之赋《扬都》云：判五岭而分流者也。漓水又南与沩水合，水出西北邵陵县界，而东南流至零陵县西，南径越城西。建安十六年，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骘，即是地也。沩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漓水，《汉书》所谓出零陵下漓水者也。漓水又南合弹丸溪，水出于弹丸山。山有涌泉，奔流冲激。山嵁及溪中，有石若丸，自然珠圆，状弹丸矣，故山水即名焉。验其山有石窦，下深数丈，洞穴深远，莫究其极。溪水东流注于漓水。漓水又南径始兴县东，魏元帝咸熙二年，吴孙皓分零陵南部，立始兴县。漓水又南，右会洛溪，溪水出永丰县西北洛溪山，东流径其县北，县本苍梧之北乡，孙皓割以为县。洛溪水又东南径始安县，而东注漓水。漓水又东南流，入熙平县，径羊濑山，山临漓水，石间有色类羊。又东南径鸡濑山，山带漓水，石色状鸡，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。漓水又南，得熙平水口，水源出县东龙山，西南流径其县南，又西与北乡溪水合，水出县东北北乡山，西流径其县北，又西流南转，径其县西，县本始安之扶乡也，孙皓割以为县。溪水又南注熙平水，熙平水又西注于漓水。县南有朝夕塘，水出东山西南，有水从山下注塘，一日再增再减，盈缩以时，未尝愆期，同于潮水，因名此塘为朝夕塘矣。漓水又西径平乐县界，左合平乐溪口，水出临贺郡之谢沐县南历山，西北流径谢沐县西南，西南流至平乐县东南，左会谢沐众溪，派流凑合，西径平乐南。孙皓割苍梧之境，立以为县，北隶始安。溪水又西南流，注于漓水，谓之平乐水。

南过苍梧荔浦县，濑水出县西北鲁山之东，径其县西，与濡水合。水出永丰县西北濡山，东南径其县西，又东南流入荔浦县，注于濑溪，又注于漓水，漓水之上有关。漓水又南，左合灵溪水口，水出临贺富川县北符灵冈，南流径其县东，又南注于漓水也。又南至广信县，入于郁水。

溱水出桂阳临武县南，绕城西北屈东流。

溱水导源县西南，北流径县西，而北与武溪合。《山海经》曰：肆水出临武西南，而东南注于海。入番禺西。肆水盖溱水之别名也。武溪水出临武县西北桐柏山，东南流，右合溱水，乱流东南径临武县西，谓之武溪。县侧临溪东，因曰临武县，王莽更名大武也。溪又东南流，左会黄岑溪水，水出郴县黄岑山，西南流，右合武溪水。武溪水又南入重山，山名蓝豪，广圆五百里，悉曲江县界。崖峻险阻，岩岭干天，交柯云蔚，霆天晦景，谓之泷中。悬湍回注，崩浪震山，名之泷水。

东至曲江县安聂邑东，屈西南流。

泷水又南出峡，谓之泷口。西岸有任将军城，南海都尉任嚣所筑也。嚣死，尉佗自龙川始居之。东岸有任将军庙。泷水又南合泠水，泠水东出泠君山，山，群峰之孤秀也。晋太元十八年，崩十余丈。于是悬涧瀑挂，倾流注壑，颓波所入，灌于泷水。泷水又右合林水，林水出县东北洹山。王歆之《始兴记》曰：林水源里有石室，室前磐石上，行罗十瓮，中悉是饼银。采伐遇之，不得取，取必迷闷。晋太元初，民封驱之家仆，密窃三饼归，发看，有大蛇螯之而死。《湘州记》曰：其夜，驱之梦神语曰：君奴不谨，盗银三饼，即日显戮，以银相偿。觉视，则奴死银在矣。林水自源西注于泷水。又与云水合，水出县北汤泉。泉源沸涌，浩气云浮，以腥物投之，俄顷即热。其中时有细赤鱼游之，不为灼也。西北合泷水。又有藉水，上承沧海水，有岛屿焉。其水吐纳众流，西北注于泷水。泷水又南历灵鹫山，山本名虎郡山，亦曰虎市山，以虎多暴故也。晋义熙中，沙门释僧律，葺宇岩阿，猛虎远迹，盖律仁感所致，因改曰灵鹫山。泷水又南径曲江县东，云县昔号曲红，曲红，山名也，东连冈是矣。泷中有碑，文曰：自瀑亭至乎曲红。按《地理志》，曲江，旧县也。王莽以为除虏。始兴郡治。魏文帝咸熙二年，孙皓分桂阳南部立。县东傍泷溪，号曰北泷水，水左即东溪口也。水出始兴东江州南康县界石阎山，西流而与连水合，水出南康县凉热山连溪，山即大庾岭也。五岭之最东矣，故曰东峤山。斯则改装之次，其下船路，名涟溪。涟水南流，注于东溪，谓之涟口，庾仲初谓之大庾峤水也。东溪亦名东江，又曰始兴水。又西，邪阶水注之。水出县东南邪阶山。水有别源，曰巢头，重岭衿泷，湍奔相属，祖源双注，合为一川。水侧有鼻天子城，鼻天子，所未闻也。邪阶水又西北注于东江。江水又西径始兴县南，又西入曲江县，邸水注之。水出浮岳山，山蹑一处，则百余步动，若在水也，因名浮岳山。南流注于东江，东江又西，与利水合。水出县之韶石北山，南流径韶石下，其高百仞，广圆五里，两石对峙，相去一里，小大略均，似双阙，名曰韶石。古老言，昔有二仙，分而憩之，自尔年丰，弥历一纪。利水又南径灵石下，灵石一名逃石，高三十丈，广圆五百丈。耆旧传言，石本桂林武城县，因夜迅雷之变，忽然迁此，彼人来见，叹曰：石乃逃来。因名逃石，以其有灵运徙，又曰灵石，其杰处，临江壁立，霞驳有若缋焉。水石惊濑，传响不绝，商舟淹留，聆玩不已。利水南注东江，东江又西注于北江，谓之东江口。溱水自此有始兴大庾之名，而南入浈阳县也。

过浈阳县，出涯浦关，与桂水合。

溱水南径浈阳县西，旧汉县也，王莽之綦武矣。县东有浈石山，广圆三十里，挺嵘大江之北，盘址长川之际。其阳有石室，渔叟所憩。昔欲于山北开达郡之路，辄有大蛇断道，不果。是以今行者，必于石室前泛舟而济也。溱水又西南，历皋口、太尉二山之间，是曰浈阳峡。两岸杰秀，壁立亏天。昔尝凿石架阁，令两岸相接，以拒徐道覆。溱水出峡，左则浈水注之，水出南海龙川县西，径浈阳县南，右注溱水。故应劭曰：浈水西入溱是也。溱水又西南，洭水入焉。《山海经》所谓湟水，出桂阳西北山，东南注肆入敦浦西者也。溱水又西南径中宿县会一里水，其处隘，名之为观岐。连山交枕，绝崖壁竦，下有神庙，背阿面流，坛宇虚肃，庙渚攒石巉岩，乱峙中川。时水洊至，鼓怒沸腾，流木沦没，必无出者。世人以为河怕下材。晋中朝时，县人有使者至洛，事讫，将还。忽有一人寄其书云：吾家在观岐前，石间悬藤，即其处也。但叩藤，自当有人取之。使者谨依其言，果有二人出外取书，并延入水府，衣不沾濡。言此似不近情，然造化之中，无所不有，穆满西游，与河宗论宝。以此推之，亦为类矣。溱水又西南径中宿县南，吴孙皓分四会之北乡立焉。

南入于海。

溱水又南注于郁，而入于海。

【卷三十九】涯水、深水、钟水、耒水、洣水、漉水、浏水、水、赣水、庐江水

涯水出桂阳县卢聚，水出桂阳县西北上驿山卢溪，为卢溪水，东南流径桂阳县故城，谓之涯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涯水出桂阳，南至四会是也。涯水又东南流，峤水注之，水出都峤之溪，溪水下流，历峡南出，是峡谓之贞女峡。峡西岸高岩，名贞女山。山下际有石，如人形，高七尺，状如女子，故名贞女峡。古来相传，有数女取螺于此，遇风雨昼晦，忽化为石。斯诚巨异，难以闻信。但启生石中，挚呱空桑，抑斯类矣。物之变化，宁以理求乎？溪水又合涯水。涯水又东南入阳山县，右合涟口，水源出县西北百一十里石塘村，东南流，水侧有豫章木，本径可二丈，其株根犹存，伐之积载，而斧迹若新。羽族飞翔不息，其旁众枝，飞散远集，乡亦不测所如，惟见一枝，独在含涯水矣。涟水东南流注于涯。涯水又东南流，而右与斟水合。水导源近出东岩下，穴口若井，一日之中，十溢十竭，信若潮流，而注涯水。涯水又南径阳山县故城西，耆旧传曰：往昔县长临县，辄迁擢超级，太史径观言势使然。掘断连冈，流血成川，城因倾陁，遂即倾败。阁下大鼓，飞上临武，乃之桂阳，追号圣鼓，自阳山达乎桂阳之武步驿，所至循圣鼓道也。其道如堑，迄于鼓城矣。涯水又径阳山县南，县故含涯县之桃乡，孙皓分立为县也。涯水又东南流也。东南过含涯县，应劭曰：涯水东北入沅。瓒注《汉书》，沅在武陵，去涯远，又隔湘水，不得入沅。涯水东南，左合翁水。水出东北利山湖，湖水广圆五里，洁逾凡水，西南流注于涯，谓之翁水口。口已下，东岸有圣鼓杖，即阳山之鼓杖也。横在川侧，虽冲波所激，未尝移动。百鸟翔鸣，莫有萃者。船人上下，以篙撞者，辄有疟疾。涯水又东南，左合陶水，水东出尧山。山盘纡数百里，有赭岩迭起，冠以青林，与云霞乱采。山上有白石英，山下有平陵，有大堂基，耆旧云，尧行宫所。陶水西径县北，右注涯水。涯水又径含涯县西。王歆《始兴记》曰：县有白鹿城，城南有白鹿冈。咸康中，郡民张鲂为县，有善政，白鹿来游，故城及冈并即名焉。

南出涯浦关，为桂水。

关在中宿县。涯水出关，右合溱水，谓之涯口。《山海经》谓之湟水。

徐广曰：湟水一名涯水，出桂阳，通四会，亦曰涯水也。汉武帝元鼎元年，路博德为伏波将军，征南越，出桂阳，下湟水，即此水矣。桂水其别名也。深水出桂阳卢聚，吕忱曰：深水，一名邃水，导源卢溪，西入营水，乱流营波，同注湘津。许慎云：深水出桂阳南平县也。《经》书桂阳者，县本隶桂阳郡，后割曒始兴。县有卢溪、卢聚山，在南平县之南，九疑山东也。

西北过零陵营道县南，又西北过营浦县南，又西北过泉陵县，西北七里至燕室，邪入于湘。

水上有燕室丘，亦因为聚名也。其下水深不测，号曰龙渊。钟水出桂阳南平县

都山，北过其县东，又东北过宋渚亭，又北过钟亭，与濯水合。

都山即都庞之峤，五岭之第三岭也。钟水即峤水也。庾仲初曰：峤水南入始兴溱水，注于海。北入桂阳，湘水注于江是也。濯水，即桂水也。濯、桂声相近，故字随读变，《经》仍其非矣。桂水出桂阳县北界山，山壁高耸，三面特峻，石泉悬注，瀑布而下。北径南平县，而东北流届钟亭，右会钟水，通为桂水也。故应劭曰：桂水出桂阳，东北入湘。

又北过魏宁县之东，魏宁，故阳安也。晋太康元年改曰晋宁。县在桂阳郡东，百二十里。县南、西二面，阻带清溪，桂水无出县东理，盖县邑流移，今古不同故也。又北入于湘。

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。

耒水发源出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，西北流径其县北，西流三十里，中有十四濑，各数百步，濬流奔急，竹节相次，亦为行旅溯涉之艰难也。又西北径晋宁县北，又西，左合清溪水口，水出县东黄皮山，西南流历县南，又西北注于耒水。汝城县在郡东三百余里，山又在县东，耒水无出南山理也。又北过其县之西，县有渌水，出县东侠公山。”西北流，而南屈注于耒，谓之程乡溪。郡置酒官，酝于山下，名曰程酒，献同酂也。耒水又西，黄水注之。水出县西黄岑山，山则骑田之峤，五岭之第二岭也。黄水东北流。按盛弘之云：众山水出注于大溪，号曰横流溪。溪水甚小，冬夏不干，俗亦谓之为贪泉，饮者辄冒于财贿，同于广州石门贪流矣。廉介为二千石，则不饮之。昔吴隐之挹而不乱，贪岂谓能渝其贞乎？盖亦恶其名也。刘澄之谓为一涯溪，通四会，殊为孟浪而不悉也。庾仲初云：峤水南入始兴溱水，注海。即黄岑水入武溪者也。北水入桂阳湘水，注于大江，即是水也。右则千秋水注之。水出西南万岁山，山有石室，室中有钟乳。山上悉生灵寿木，溪下即千秋水也。水侧民居，号万岁村。其水下合黄水，黄水又东北径其县东，右合除泉水。水出县南湘陂村，村有圆水，广圆可二百步，一边暖，一边冷。冷处极清绿，浅则见石，深则见底。暖处水白且浊，玄素既殊，凉暖亦异，厥名除泉，其犹江乘之半汤泉也。水盛则泻黄溪，水耗则津径辍流。郴，旧县也，桂阳郡治也，汉高帝二年分长沙置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桂水所出，因以名也。王莽更名南平，县曰宣风。项羽迁义帝所筑也。县南有义帝冢，内有石虎，因呼为白虎郡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茨充，字子河，为桂阳太守，民惰懒，少粗履，足多剖裂，茨教作履。今江南知织履，皆充之教也。黄溪东有马岭山，高六百余丈，广圆四十许里。汉末，有郡民苏耽，栖游此山。《桂阳列仙传》云：耽，郴县人。少孤，养母至孝。言语虚无，时人谓之痴。常与众儿共牧牛，更直为帅，录牛无散。每至耽为帅，牛辄徘徊左右，不逐自还。众儿曰：汝直，牛何道不走耶？耽曰：非汝曹所知。即面辞母云：受性应仙，当违供养。涕泗。又说：年将大疫，死者略半。穿一井饮水，可得无恙。如是有哭声甚哀。后见耽乘白马，还此山中，百姓为立坛祠，民安岁登，民因名为马岭山。黄水又北流注于耒水，谓之郴口。耒水又西径华山之阴，亦曰华石山，孤峰特耸，枕带双流。东则黄溪、耒水之交会也。耒水东流沿注，不得北过其县西也。两岸连山，石泉悬溜，行者辄徘徊留念，情不极已也。

又北过便县之西，县故惠帝封长沙王子吴浅为侯国，王莽之便屏也。县界有温泉水，在郴县之西北，左右有田数千亩，资之以溉。常以十二月下种，明年三月谷熟，度此水冷，不能生苗。温水所溉，年可三登。其余彼散流，入于耒水也。又西

北过耒阳县之东，耒阳，旧县也，盖因水以制名。王莽更名南平亭。东傍耒水，水东肥南，有郡故城。县有溪水，东出侯计山，其水清辙，冬温夏冷。西流谓之肥川。川之北有卢塘。塘他八顷，其深不测，有大鱼常至，五月辄一奋跃，水涌数丈，波襄四陆，细鱼奔迸，随水登岸，不可胜计。又云：大鱼将欲鼓作，诸鱼皆浮聚。水侧注。西北径蔡洲，洲西即蔡伦故宅，傍有蔡子池。伦，汉黄门，顺帝之世，捣故鱼网为纸，用代简素，自其始也。

又北过酃县东，县有酃湖，湖中有洲，洲上民居，彼人资以给酿，酒甚醇美，谓之酃酒，岁常贡之。湖边尚有酃县故治，西北去临承县十五里。从省隶。《十二州志》曰：大别水南出耒阳县太山，北至酃县入湖也。

北入于湘。

耒水西北至临承县，而右注湘水，谓之耒口也。

洣水出茶陵县上乡，西北过其县西，水出江州安成郡广兴县太平山，西北流，径茶陵县之南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长沙定王子节侯欣之邑也。王莽更名声乡矣。洣水又屈而过其县，西北流注也。《地理志》谓之泥水者也。

又西北过攸县南，攸水出东南安成郡安复县封侯山，西北流径其县北，县北带攸溪，盖即溪以名县也。汉武帝元朔四年，封长沙定王子则为攸舆侯，即《地理志》所谓攸县者也。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县，入于洣水也。

又西北过阴山县南，县本阳山县也，县东北犹有阳山故城，即长沙孝王子宗之邑也。言其势王，故堑山堙谷，改曰阴山县。县上有容水，自侯昙山下注洣水，谓之容口。水有大穴，容一百石，水出于此，因以名焉。洣水又西北径其县东，又西径历口。县有历水，下注洣，谓之历口。洣水又西北，与洋湖水会。水出县西北乐薮冈下洋湖，湖去冈七里，湖水下注洣，谓之洋湖口。洣水东北有峨山，县东北又有武阳龙尾山，并仙者羽化之处。上有仙人及龙马迹，于其处得遗咏，虽神栖白云，属想芳流，藉念泉乡，遗咏在兹。览其余诵，依然息远，匪直邈想霞踪，爰其文咏可念，故端犊抽札，以诠其咏。其略曰：登武阳，观乐薮，峨岭千蕤洋湖口，命蜚螭，驾白驹，临天水，心踟蹰，千载后，不知如。盖胜赏神乡，秀情超拔矣。又西北入于湘。

流水出醴陵县东漉山，西过其县南，醴陵县，高后四年，封长沙相侯越为国。县南临渌水，水东出安城乡翁陵山。余谓漉、渌声相近，后人藉便，以渌为称，虽翁陵名异，而即麓是同。屈从县西，西北流至流浦，注入于湘。浏水出临湘县东南浏阳县，西北过其县，东北与涝水合。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，导源西北流，径其县南，县凭溪以即名也。又西北注于临湘县也。

西入于湘。

水出豫章艾县，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吴公子庆忌谏夫差，不纳，居于艾是也。王莽更名治翰。

西过长沙罗县西，罗子自枝江徙此，世犹谓之为罗侯城也。水又西流，积而为陂，谓之町湖也。又西至累石山，入于湘水。

累石山在北，亦谓之五木山，山方尖如五木状，故俗人藉以名之。山在罗口北。水又在罗水南，流注于湘，谓之东町口者也。

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，北过赣县东，《山海经》曰：赣水出聂都山，东北流注于江，入彭泽西也。班固称南野县，彭水所发，东入湖汉水。庾仲初谓大庾峤水，北

入豫章，注于江者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豫章水出赣县西南，而北入江。盖控引众流，总成一川，虽称谓有殊，言归一水矣。故《后汉郡国志》曰：赣有豫章水。雷次宗云：似因此水为其地名。虽十川均流，而此源最远，故独受名焉。刘澄之曰：县东南有章水，西有贡水，县治二水之间。二水合赣字，因以名县焉。是为谬也，刘氏专以字说水，而不知远失其实矣。豫章水导源东北流，径南野县北。赣川石阻，水急行难。倾波委注，六十余里，又北径赣县东，县即南康郡治，晋太康五年分庐江立。豫章水右会湖汉水，水出雩都县，导源西北流，径金鸡石，其石孤竦临川，耆老云：时见金鸡出于石上，故石取名焉。湖汉水又西北径赣县东，西入豫章水也。

又西北过庐陵县西，庐陵县，即王莽之桓亭也。《十三州志》称：庐水西出长沙安成县。武帝元光六年，封长沙定王子刘苍为侯国，即王莽之用成也。吴宝鼎中立，以为安成郡，东至庐陵入湖汉水也。

又东北过石阳县西，汉和帝水平九年，分庐陵立。汉献帝初平二年，吴长沙桓王立庐陵郡，治此。豫章水又径其郡南，城中有井，其水色半清半黄，黄者如灰汁，取作饮粥，悉皆金色，而甚芬香。

又东北过汉平县南，又东北过新淦县西，牵水西出宜春县，汉武帝元光六年，封长沙定王子刘成为侯国，王莽之修晓也。牵水又东径吴平县，旧汉平也，晋太康元年改为吴平矣。牵水又东径新淦县，即王莽之偶亭，而注于豫章水。湖汉及赣，并通称也。又淦水出其县下，注于赣水。

又北过南昌县西，旺水出南城县，西北流径南昌县南，西注赣水。又有浊水注之，水出康乐县，故阳乐也。浊水又东径望蔡县，县因汝南上蔡民萍居此土，晋太康元年，改为望蔡县。浊水又东径建成县，汉武帝元光四年，封长沙定王子刘拾为侯国。王莽更名之曰多聚也。县出然石，《异物志》曰：石色黄白而理疏，以水灌之便热，以鼎着其上，炊足以熟。置之则冷，灌之则热，如此无穷。元康中，雷孔章入洛，赍石以示张公。张公曰：此谓然石。于是乃知其名。浊水又东至南昌县，东流入于赣水。赣水又历白社西，有徐孺子墓。吴嘉禾中，太守长沙徐熙于墓隧种松，太守南阳谢景于墓侧立碑。永安中，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傍立恩贤亭。松大合抱，亭世修治，至今谓之聘君亭也。赣水又北历南塘，塘之东有孺子宅，际湖南小洲上。孺子名稚，南昌人，高尚不仕。太尉黄琼辟，不就。桓帝问尚书令陈蕃：徐稚，袁闳谁为先后？蕃答称：袁生公族，不镂自雕。至于徐稚，杰出薄域，故宜为先。桓帝备礼征之，不至。太原郭林宗有母忧，稚往吊之，置生刍于庐前而去。众不知其故，林宗曰：必孺子也。《诗》云：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吾无德以堪之。年七十二，卒。赣水又径谷鹿洲，即蓼子洲也，旧作大艑处。赣水又北径南昌县故城西，于春秋属楚，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，秦以为庐江南部。汉高祖六年，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，以为豫章郡治，此即陈婴所筑也。王莽更名县曰宜善，郡曰九江焉：刘歆云：湖汉等九水入彭蠡，故言九江矣，陈蕃为太守，署徐稚为功曹。蕃在郡，不接宾客，惟稚来，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，此即悬榻处也。建安中，更名西安，晋又名为豫章。城之南门曰松阳门，门内有樟树，高七丈五尺，大二十五围，枝叶扶疏，垂荫数亩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豫章樟树生庭中，故以名郡矣。此树尝中枯，逮晋永嘉中，一旦更茂，丰蔚如初，咸以为中宗之祥也。《礼斗威仪》曰：君政讼平，豫樟常为生。太兴中，元皇果兴大业于南。故郭景纯《南部赋》云：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。以宣王祖为豫章故也。赣水北出，际西北历度支步，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，

步即水渚也。赣水又径郡北，为津步，步有故守贾萌庙，萌与安侯张普争地，为普所害，即日灵见津渚，故民为立庙焉。水之西岸有盘石，谓之石头，津步之处也。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，叠嶂四周，杳邃有趣。晋隆安末，沙门竺昙显建精舍于山南，僧徒自远而至者相继焉。西北五六里，有洪井，飞流悬注，其深无底，旧说洪崖先生之井也。北五六里有风雨池，言山高濑激，激着树木，罪散远洒若雨。西有鸾冈，洪崖先生乘鸾所憩泊也。冈西有鹄岭，云王子乔控鹄所径过也。有二崖，号曰大萧、小萧，言萧史所游萃处也，雷次宗云：此乃系风捕影之论。据实本所未辨，聊记奇闻，以广井鱼之听矣。又按谢庄诗，庄常游豫章，观井赋诗。言鸾冈四周有水，谓之鸾陂。似非虚论矣。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，北与城齐，南缘回折至甫塘，本通章江，增减与江水同。汉永元中，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，兼遏此水。冬夏不增减，水至清深，鱼甚肥美。每于夏月，江水溢塘而过，民居多被水害。至宋景平元年，太守蔡君西起堤，开塘为水门，水盛旱则闭之，内多则泄之。自是居民少患矣。赣水又东北径王步，步侧有城，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，城之。今谓之王步，盖齐王之渚步也。郡东南二十余里，又有一城，号曰齐王城。筑道相通，盖其离宫也。赣水又北径南昌左尉廨西，汉成帝时，九江梅福为南昌尉，居此。后福一旦舍妻子，去九江，传云得仙。赣水又北径龙沙西，沙甚洁白，高峻而陁，有龙形，连亘五里中，旧俗九月九日升高处也。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砖，题云：西去江七里半，筮言其吉，卜言其凶。而今此冢垂没于水，所谓筮短龟长也。赣水又径椒丘城下，建安四年，孙策所筑也。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。度支校尉治，太尉陶侃移置此也。旧夏月，邸阁前洲没，去浦远，景平元年，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，于渚次聚石为洲，长六十余丈。洲里可容数十舫。赣水又北径阳县，王莽之豫章县也。余水注之。永东出余汗县，王莽名之曰治干也。余水北至阳县注赣水。赣水又与鄱水合，水出鄱阳县东，西径其县南武阳乡也。地有黄金采，王莽改曰乡亭。孙权以建安十五年，分为鄱阳郡。鄱水又西流，注于赣。又有缭水入焉。其水导源建昌县，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。缭水东径新吴县，汉中平中立。缭水又径海昏县。王莽更名宜生。谓之上缭水，又谓之海昏江，分为二水。县东津上有亭，为济渡之要。其水东北径昌邑城，而东出豫章大江，谓之慨口。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，每乘流东望，辄愤慨而还，世因名焉。其一水枝分别注，入于循水也。

又北过彭泽县西，循水出艾县西，东北径豫宁县，故西安也，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。循水又东北径永循县，汉灵帝中平二年立。循水又东北注赣水，其水总纳十川，同臻一渎，俱注于彭蠡也。北入于江。

大江南，赣水总纳洪流，东西四十里，清潭远涨，绿波凝净，而会注于江川。

庐江水出三天子都，北过彭泽县西，北入于江。

《山海经》三天子都，一曰天子鄣。王彪之《庐山赋叙》曰：庐山，彭泽之山也。虽非五岳之数，穹隆嵯峨，实峻极之名山也。孙放《庐山赋》曰：寻阳郡南有庐山，九江之镇也。临彭蠡之泽，接平敞之原。《开山图》曰：山四方，周四百余里，叠鄣之岩万仞，怀灵抱异，苞诸仙迹。《豫章旧志》曰：庐俗，字君孝，本姓匡，父东野王，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。汉封俗于阳，曰越庐君。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，遂寓精于宫庭之山。故世谓之庐山。汉武帝南巡，睹山以为神灵，封俗大明公远法师。《庐山记》曰：殷、周之际，匡俗先生，受道仙人，共游此山，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，因以名山矣。又按周景式曰：庐山匡俗，字子孝，本东里子，出

周武王时，生而神灵，屡逃征聘，庐于此山，时人敬事之。俗后仙化，空庐犹存，弟子睹室悲哀，哭之旦暮，事同乌号。世称庐君，故山取号焉。斯耳传之谈，非实证也。故《豫章记》以庐为姓，因庐以氏，周氏远师，或托庐慕为辞，假凭庐以托称。二证既违，二情互爽。按《山海经》创之大禹，记录远矣。故《海内东经》曰：庐江出三天子都，入江彭泽西，是曰庐江之名，山水相依，互举殊称，明不因匡俗始，正是好事君子，强引此类，用成章句耳。又按张华《博物志·曹着传》，其神自云姓徐，受封庐山。后吴猛经过，山神迎猛，猛语曰：君王此山，近六百年，符命已尽，不宜久居，非据。猛又赠诗云：仰瞩列仙馆；俯察王神宅，旷载畅幽怀，倾盖付三益。此乃神道之事，亦有换转，理难详矣。吴猛，隐山得道者也。《寻阳记》曰：庐山上有三石梁，长数十丈，广不盈尺，杳然无底。吴猛将弟子登山，过此梁，见一翁坐桂树下，以玉杯承甘露浆与猛。又至一处，见数人，为猛设玉膏。猛弟子窃一宝，欲以来示世人，梁即化如指，猛使送宝还，手牵弟子，令闭眼相引而过。其山川明净，风泽清旷，气爽节和，土沃民逸。嘉遁之士，继响窟岩。龙潜风采之贤，往者忘归矣。秦始皇、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咸升其岩，望九江而眺钟、彭焉。庐山之北有石门水，水出岭端，有双石高竦，其状若门，因有石门之目焉。水导双石之中，悬流飞瀑，近三百许步，下散漫十许步，上望之连天，若曳飞练于霄中矣。下有磐石，可坐数十人。冠军将军刘敬宣，每登陟焉。其水历涧，径龙泉精舍南。太元中，沙门释慧远所建也。其水下入江。南岭，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。峰隥险峻，人迹罕及。岭南有大道，顺山而下，有若画焉。传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。岩上有宫殿故基者三，以次而上，最上者极于山峰。山下又有神庙，号曰宫亭庙，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。余按《尔雅》云：大山曰宫。宫之为名，盖起于此，不必一由三宫也。山庙甚神，能分风擘流，住舟遣使，行旅之人，过必敬祀而后得去。故曹毗咏云：分风为贰，擘流为两。昔吴郡太守张公直自守征还，道由庐山。子女观祠，婢指女戏妃像人。其妻夜梦致聘，怖而遽发，明引中流，而船不行。合船惊惧，曰：爱一女而合门受祸也。公直不忍，遂令妻下女于江。其妻布席水上，以其亡兄女代之，而船得进。公直方知兄女，怒妻曰：吾何面目于当世也。复下己女于水中。将渡，遥见二女于岸侧，傍有一吏立，曰：吾庐君主簿，敬君之义，悉还二女。故于宝书之于感应焉，山东有石镜，照水之所出。有一圆石，悬崖明净，照见人形。晨光初散，则延曜入石，豪细必察，故名石镜焉。又有二泉，常悬注，若白云带山。《庐山记》曰：白水在黄龙南，即瀑布也。水出山腹，挂流三四百丈，飞湍林表，望若悬素。注处悉成巨并，其深不测。其永下入江渊。庐山之南，有上霄石，高壁缅然，与霄汉连接。秦始皇三十六年，叹斯岳远，遂记为上霄焉。上霄之南，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数，今犹得刻石之号焉。湖中有落垦石，周回百分步，高五丈，上生竹木。传曰：有星坠此，因以名焉。又有孤石，介立大湖中，周回一里，竦立百丈，矗然高峻，特为瑰异。上生林木，而飞禽罕集，言其上有玉膏可采，所未详也。春旧云：昔禹治洪水至此，刻石纪功，或言秦始皇所勒，然岁月已久，莫能合辨之也。

【卷四十】渐江水、斤江水

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，禹贡山水泽地所在，江水出三天子都，《山海经》谓之浙江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，北径其县，南有博山，山上有石，特起十丈，上峰若剑杪。时有灵鼓潜发，正长临县，以山鼓为候，一鸣，官长一年，若长雷发声，则官长不吉。浙江又北历黟山，县居山之阳，故县氏之。汉成帝鸿嘉二年，以为广德国，封中山宪王孙云客王于此。晋太康中，以为广德县，分隶宣城郡。会稽陈业，洁身清行，遁迹此山。浙江又北径歙县东，与一小溪合。水出县东北翁山，西径故城南，又西南入浙江。又东径遂安县南。溪广二百步，上立杭以相通，水甚清深，潭不掩鳞，故名新定。分歙县立之。晋太康中，又改从今名。浙江又左合绝溪，溪水出始新县西，东径县故城南，为东西长溪。溪有四十七濑，濬流惊急，奔波聒天。孙权使贺齐讨黟、歙山贼，贼固黟之林历山，山甚峻绝，又工禁五兵。齐以铁杙椓山，升出不意，又以白棓击之，气禁不行，遂用奇功平贼。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华乡，令齐守之，后移出新亭。晋太康元年，改曰新安郡。溪水东注浙江。浙江又东北径建德县南。县北有乌山，山下有庙，庙在县东七里。庙渚有大石，高十丈，围五尺，水濑濬激而能致云雨。浙江又东径寿昌县南，自建德至此，八十里中有十二濑，濑皆峻险，行旅所难。县南有孝子夏先墓，先少丧二亲，负土成墓。数年不胜哀，卒。浙江又北径新城县，桐溪水注之。水出吴兴郡于潜县北天目山。山极高峻，崖岭竦叠，西临峻涧。山上有霜木，皆是数百年树，谓之翔凤林。东面有瀑布，下注数亩深沼，名曰浣龙池。他水南流径县西，为县之西溪。溪水又东南与紫溪合。水出县西百丈山，即潜山也。山水东南流，名为紫溪，中道夹水，有紫色磐石，石长百余丈，望之如朝霞。又名此水为赤濑，盖以倒影在水故也。紫溪又东南流，径白石山之阴。山甚峻极，北临紫溪。又东南连山夹水，两峰交峙，反项对石，往往相扞。十余里中，积石磊砢，相挟而上，涧下白沙细石，状若霜雪。水木相映，泉石争晖，名曰楼林。紫溪东南流，径桐庐县东为桐溪。孙权藉溪之名以为县目，割富春之地，立桐庐县。自县至于潜，凡十有六濑，第二是严陵濑。濑带山，山下有一石室。汉光武帝时，严子陵之所居也。故山及濑，皆即人姓名之。山下有磐石，周回十数丈，交枕潭际，盖陵所游也。桐溪又东北：径新城县入浙江。县故富春地，孙权置，后省并桐庐，咸和九年，复立为县。浙江又东北入富阳县，故富春也，晋后名春，改曰富阳也。东分为湖浦。浙江又东北径富春县南，县故王莽之诛岁也。江南有山，孙武皇之先所葬也。汉末，墓上有光，如云气属天。黄武五年，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，分置诸郡，以讨士宗。浙江又东北径亭山西，山上有孙权父冢。

北过余杭，东入于海。

浙江径县左，合余干大溪。江北即临安县界，水北对郭文宅，宅傍山面溪，宅东有郭文墓。晋建武元年，骠骑王导迎文，置之西园。文逃此而终，临安令改葬之。建武十六年，县民郎稚作乱，贺齐讨之。孙权分余杭，立临水县，晋改曰临安县，因冈为城，南门尤高。谢安莅郡游县，径此门，以为难为亭长。浙江又东径余杭故

县南，新县北。秦始皇南游会稽，途出是地，因立为县。王莽之淮睦也。汉末陈浑移筑南城，县后溪南大塘，即浑立以防水也。县南有三碑，是顾扬、范宁等碑。县南有大壁山，郭文自陆浑迁居也。浙江又东径乌伤县北，王莽改曰乌孝，《郡国志》谓之乌伤。《异苑》曰：东阳颜乌以淳孝着闻，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，乌口皆伤，一境以为颜乌至孝，故致慈乌，欲令孝声远闻，又名其县曰乌伤矣。浙江又东北流至钱塘县，谷水入焉。水源西出太末县，县是越之西鄙，姑蔑之地也。秦以为县。王莽之末理也。吴宝鼎中，分会稽立，隶东阳郡。谷水东径独松故冢下，冢为水毁，其砖文：筮言吉，龟言凶，百年堕水中。今则同龟繇矣。谷水又东径长山县南，与永康溪水合，县即东阳郡治也。县，汉献帝分乌伤立；郡，吴宝鼎中分会稽置。城居山之阳，或谓之长仙县也，言赤松采药此山，因而居之，故以为名。后传呼乖谬，字亦因改。溪水南出永康县。县，赤乌中分乌伤上浦立。刘敬叔《异苑》曰：孙权时，永康县有人入山，遇一大龟，即束之以归。龟便言曰：游不量时，为君所得。担者怪之，载出，欲上吴王。夜宿越里，缆船于大桑树。宵中，树忽呼龟曰：元绪，奚事尔也？龟曰：行不择日，今方见烹，虽尽南山之樵，不能溃我。树曰：诸葛元逊识性渊长，必致相困。令求如我之徒，计将安治？龟曰：子明，无多辞。既至建业，权将煮之，烧柴万车，龟犹如故。诸葛格曰：燃以老桑乃熟。献人仍说龟言，权使伐桑，取煮之即烂。故野人呼龟曰元绪。其水飞湍北注，至县南门，入谷水。谷水又东，定阳溪水注之。水上承信安县之苏姥布。县本新安县，晋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。水悬百余丈，濑势飞注，状如瀑布。濑边有石如床，床上有石牒，长三尺许，有似杂采帖也。《东阳记》云：信安县有悬室坂。晋中朝时，有民王质，伐木至石室中，见童子四人，弹琴而歌。质因留，倚柯听之。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，质含之，便不复饥。俄顷，童子曰：其归。承声而去，斧柯濯然烂尽。既归，质去家已数十年，亲情凋落，无复向时比矣。其水分纳众流，混彼东逝，径定阳县。夹岸缘溪，悉生支竹，及芳枳木连，杂以霜菊金橙。白沙细石，状如凝雪。石溜湍波，浮响无辍。山水之趣，尤深人情。县，汉献帝分信安立，溪亦取名焉。溪永又东径长山县北，北对高山。山下水际，是赤松羽化之处也。炎帝少女追之，亦俱仙矣。后人立庙于山下。溪水又东入于谷水，谷水又东径乌伤县之云黄山，山下临溪水，水际石壁杰立，高百许丈。又与吴宁溪水合。水出吴宁县下，径乌伤县入谷，谓之乌伤溪水。闽中有徐登者，女子化为丈夫，与东阳赵昞，并善越方，时遭兵乱，相遇于溪，各示所能。登先禁溪，水为不流。昞次禁枯柳，柳为生荑。二人相示而笑。登年长，昞师事之。后登身故，昞东入章安，百姓未知；昞乃升茅屋，梧鼎而爨、主人惊怪，昞笑而不应，屋亦不损。又尝临水求渡，船人不许。昞乃张盖坐中，长啸呼风，乱流而济。于是百姓神服，从者如归，章安令恶而杀之，民立祠于永宁，而蚊蚋不能入。昞秉道怀术，而不能全身避害，事伺苌弘，宋元之龟，厄运之来，故难救矣。谷水又东入钱唐县，而左入浙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谷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入浙江是也。浙江又东径灵隐山，山在四山之中，有高崖洞穴，左右有石室三所，又有孤石壁立，大三十围，其上开散，状如莲花。昔有道士，长往不归，或因以稽留为山号。山下有钱唐故县。浙江径其南，王莽更名之曰泉亭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会稽西部都尉治。《钱唐记》曰：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，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，以防海水。始开募，有能致一斜土者，即与钱一千。旬月之间，来者云集，塘未成而不复取。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，塘以之成，故改名钱塘焉。县南江侧有明圣湖。

父老传言，湖有金牛，古见之，神化不测，湖取名焉。县有武林山，武林水所出也。阚骃云：山出钱水，东入海。《吴地记》言，县惟浙江，今无此水。县东有定、包诸山，皆西临浙江。水流于两山之间，江川急浚，兼涛水昼夜再来，来应时刻，常以月晦及望尤大，至二月、八月最高，峨峨二丈有余。《吴越春秋》以为子胥、文种之神也。昔子胥亮于吴，而浮尸于江。吴人怜之，立祠于江上，名曰胥山。《吴录》云：胥山在太湖边，去江不百里，故曰江上。文种诚于越，而伏剑于山阴，越人哀之，葬于重山。文种既葬一年，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，游夫江海。故潮水之前扬波者，伍子胥，后重水者，大夫种。是以枚乘曰：涛无记焉。然海水上潮，江水逆流，似神而非，于是处焉。秦始皇三十七年，将游会稽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所不能渡，故道余杭之西津也。浙江北合诏息湖，湖本名阼湖，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，故有诏息之名也。浙江又东合临平湖。《异苑》曰：晋武时，吴郡临平岸崩，出一百鼓，打之无声，以问张华。华云：可取蜀中桐材，刻作鱼形，扣之则鸣矣。于是如言，声闻数十里。刘道民诗曰：事有远而合，蜀桐鸣吴石。传言此湖草壅塞，天下乱，是湖开，天下平。孙皓天玺元年，吴郡上言，临平湖自汉末秽塞，今更开通。又于湖边得石函，函中有小石，青白色，长四寸，广二寸余，刻作皇帝字。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。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征，五湖之石瑞也。《钱唐记》曰：桓玄之难，湖水色赤，荧荧如丹。湖水上通浦阳江，下注浙江，名曰东江，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。浙江又径固陵城北，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，言可以固守，谓之固陵，今之西陵也。浙江又东径柤塘，谓之柤渎。昔太守王朗拒孙策，数战不利。孙静果说策曰：朗负阻城守，难可卒拔。柤渎去此数十里，是要道也。若从此出，攻其无备。破之必矣。策从之，破朗于涸陵。有西陵湖，亦谓之西城湖。湖西有湖城山，东有夏架山。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。又径会稽山阴县，有苦竹里，里有旧城，言句践封范蠡子之邑也。浙江又东与兰溪合，湖南有天柱山，湖口有亭，号曰兰亭，亦曰兰上里。太守王羲之、谢安兄弟，数往造焉。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，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。太守王羲之，移亭在水中。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，起亭于山椒，极高尽眺矣。亭宇虽坏，基陛尚存。浙江又径越王允常冢北，冢在木客村。耆彦云：句践使工人伐荣楯。欲以献吴，久不得归，工人忧思，作《木客吟》。后人因以名地。句践都琅邪，欲移允常冢，冢中生分风，飞沙射人，人不得近。句践谓不欲，遂止。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，湖广五里，东西百三十里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，下溉田万顷，北泻长江。湖南有覆斗山，周五百里，北连鼓吹山，山西枕长溪，溪水下注长湖。山之西岭有贺台，越入吴，还而成之，故号曰贺台矣。又有秦望山，在州城正南，为众峰之杰，陟境便见。《史记》云：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。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，悬隥孤危，径路险绝。《记》云：扳萝扪葛，然后能升。山上无甚高木，当由地迥多风所致。山南有嶕峣，峣里有大城，越王无余之旧都也。故《吴越春秋》云：句践语范蠡曰：先君无余，国在南山之阳，社稷宗庙在湖之南。又有会稽之山，古防山也，亦谓之为茅山，又曰栋山。《越绝》云：栋犹镇也。盖《周礼》所谓扬州之镇矣。山形四方，上多金玉，下多玦石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夕水出焉，南流注于湖。《吴越春秋》称覆釜山之中，有金简玉字之书，黄帝之遗谶也。山下有禹庙，庙有圣姑像。《礼乐纬》云：禹治水毕，天赐神女圣姑，即其像也。山上有禹冢。昔大禹即位十年，东巡狩，崩于会稽，因而葬之。有鸟来为之耘，春拔草根，秋啄其秽，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，犯则刑无赦。山东有湮井，去庙七里，深不见底，谓之禹井，云东游者多探

其穴也。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，尚存山侧，孙畅之《述书》云：丞相李斯所篆也。又有石匮山，石形似匮，上有金简玉字之书，言夏禹发之，得百川之理也。又有射的山，远望山的状若射侯，故谓射的。射的之西，有石室，名之为射堂。年登否常占射的。以为贵贱之准。的明则米贱，的暗则米贵，故谚云：射的白，斛米百，射的玄，斛米千。北则石帆山，山东北有孤石，高二十余丈，广八丈，望之如帆，因以为名。北临大湖，水深不测，传与海通。何次道作郡，常于此水中得乌贼鱼。南对精庐，上荫修木，下瞰寒泉。西连会稽山，皆一山也。东带若邪溪，《吴越春秋》所谓欧冶涸而出铜，以成五剑。溪水上承嶕峣麻溪，溪之下，孤潭，周数亩，甚清深，有孤石临潭。乘崖俯视，猿狖惊心，寒木被潭，森沉骇观。上有一栎树，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，作连句，题刻树侧。麻潭下注若邪溪，水至清照，众山倒影，窥之如画。汉世刘宠作郡，有政绩，将解任去治，此溪父老，人持百钱出送，宠各受一文。然山栖遁逸之士，谷隐不羁之民，有道则见，物以感远为贵，荷钱致意，故受者以一钱为荣，岂藉费也，义重故耳。溪水下注大湖。邪溪之东，又有寒溪，溪之北有郑公泉，泉方数丈，冬温夏凉。汉太尉郑弘宿居潭侧，因以名泉。弘少以苦节自居，恒躬采伐，用贸粮膳。每出入溪津，常感神风送之，虽凭舟自运，无杖楫之劳。村人贪藉风势，常依随往还，有淹留者，徒辈相谓，汝不欲及郑风邪？其感致如此。湖水自东亦往江通海，水侧有白鹿山。山北湖塘上旧有亭，吴黄门郎杨哀明居于弘训里，太守张景数往造焉，使开渎作埭，埭之西作亭，亭、埭皆以杨为名。孙恩作贼，从海来，杨亭被烧，后复修立，厥名犹在。东有铜牛山，山有铜穴，三十许丈，穴中有大树神庙。山上有冶宫，山北湖下有练塘里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旬践练冶铜锡之处。采炭于南山，故其间有炭渎。句践臣吴，吴王封句践于越百里之地，东至炭渎是也。县南九里有侯山，山孤立长湖中。晋车骑将军孔敬康少时，遁世栖迹此山。湖北有三小山，谓之鹿野山，在县南六里，按《吴越春秋》，越之麋苑也。山有石室，言越王所游息处矣。县南湖北有陈音山。楚之善射者曰陈音，越王问以射道，又善其说，乃使简士习射北郊之外。按《吴越春秋》，音死，葬于国西山上。今陈音山乃在国南五里。湖北有射堂及诸邸舍，连衍相属。又于湖中筑塘，直指南山，北即大越之国。秦改为山阴县，会稽郡治也。太史公曰：禹会诸侯计于此，命曰会槽。会稽者，会计也。始以山名，因为地号。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。世历殷、周，至于允常，列于《春秋》。允常卒，句践称王，都于会稽。《吴越春秋》所谓越王都埤中，在诸暨北界。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，是越事吴处。故北其门，以东为右，西为左，故双阙在北门外。阙北百步有雷门，门楼两层，句践所造，时有越之旧木矣。州郡馆宇，屋之大瓦，亦多是越时故物。句践霸世，徙都琅邪，后为楚伐，始还浙东。城东郭外有灵汜，下水甚深，旧传下有地道，通于震泽。又有句践所立宗庙，在城东明里中甘滂南。又有王笥、竹林、云门、天柱精舍，并疏山创基，架林裁宇，割涧延流，尽泉石之好，水流径通。浙江又北径山阴县西。西门外百余步有怪山，本琅邪郡之东武县山也，飞来徙此，压杀数百家。《吴越春秋》称怪山者，东武海中山也，一名自来山，百姓怪之，号曰怪山。亦云：越王无疆为楚所伐，去琅邪，止东武，人随居山下。远望此山，其形似龟，故亦有龟山之称也。越起灵台于山上，又作三层楼以望云物。川土明秀，亦为胜地。故王逸少云：从山阴道上，犹如镜中行也。浙江之上，又有大吴王、小吴王村，并是阖闾、夫差伐越所舍处也。今悉民居，然犹存故目。昔越王为吴所败，以五千余众，栖于稽山，卑

身待士，施必及下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越王之栖于会稽也，有酒投江，民饮其流，而战气自倍。所投即浙江也。许慎、晋灼并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。江之西岸有朱室坞，句践百里之封，西至朱室，谓此也。浙江又东北径重山西，大夫文种之所葬也。山上有白楼亭，亭本在山下，县令殷朗移置今处。沛国桓伊，避地会稽，闻陈业履行高洁，往候不见，伊后浮海，南入交州，临去，遗书与业，不因行李系白楼亭柱而去。升陟远望，山湖满目也。永建中，阳羡周嘉上书，以县远赴会至难，求得分置，遂以浙江西为吴，以东为会稽。汉高帝十二年，一吴也，后分为二，世号三吴，吴兴、吴郡，会稽其一焉。浙江又东径御儿乡，《万善历》曰：吴黄武六年正月，获彭绮。是岁，由拳西乡有产儿，堕地便能语，云：天方明，河欲清。鼎脚折，金乃生。因是诏为语儿乡。非也。御儿之名远矣，盖无智之徒，因藉地名，生情穿凿耳。《国语》曰：句践之地，北至御儿是也。安得引黄武证地哉？韦昭曰：越北鄙在嘉兴。浙江又东径柴辟南，旧吴楚之战地矣。备候于此，故谓之辟塞，是以《越绝》称吴故从由拳、辟塞渡会稽，凑山阴是也。又径永兴县北，县在会稽东北百二十里，故余暨县也。应劭曰：阖闾弟夫概之所邑。王莽之余衍也。汉末，童谣云：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。故孙权改曰永兴。县滨浙江，又东合浦阳江，江水导源乌伤县，东径诸暨县，与泄溪合。溪广数丈，中道有两高山夹溪，造云壁立，凡有五泄。下泄悬三十余丈，广十丈，中三泄不可得至，登山远望，乃得见之。悬百余丈，水势高急，声震水外。上泄悬二百余丈，望若云垂，此是瀑布，土人号为泄也。江水又东径诸暨县南，县临对江流，江南有射堂。县北带乌山，故越地也。先名上诸暨，亦曰何无矣。故《国语》曰：句践之地，南至句无。王莽之疏虏也。夹水多浦，浦中有大湖，春夏多永，秋冬涸浅。江水又东南径剡县，与白石山水会。山上有瀑布，悬水三十丈，下注浦阳江。浦阳江水又东流南屈，又东回北转，径剡县东，王莽之尽忠也。县开东门向江，江广二百余步，自昔耆旧传，县不得开南门，开南门则有贼盗。江水翼县转注，故有东渡、西汲焉。东南二渡，通临海，并泛单船为浮航。西渡通东阳，并二十五船为桥航。江边有查浦，浦东行二百余里，与句章接界。浦里有六里，有五百家，并夹浦居，列门向水，甚有良田。有青溪、余洪溪、大发溪、小发溪，江上有溪，六溪列溉，散入江。夹溪上下，崩崖若倾，东有簟山、南有黄山，与白石三山，为县之秀峰。山下众流泉导，湍石激波，浮险四注。浦阳江又东径石桥，广八丈，高四丈。下有石井，口径七尺，桥上有方石，长七尺，广一丈二尺。桥头有磐石，可容二十人坐。溪水两旁悉高山，山有石壁二十许丈，溪中相攻，殷响外发，未至桥数里，便闻其声。江水北径嵊山，山下有亭，亭带山临江，松岭森蔚，沙渚平静。浦阳江又东北径始宁县山之成功峤。峤壁立临江，欹路峻狭，不得并行。行者牵木稍进，不敢俯视。峤酉有山，孤峰特上，飞禽罕至。尝有采药者，沿山见通溪，寻上，于山顶树下，有十二方石，地甚光洁。还复更寻，遂迷前路。言诸仙之所憩宴，故以坛宴名山。峤北有浦，浦口有庙，庙甚灵验，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。若相侵窃，必为蛇虎所伤。北则山与山接，二山虽曰异县，而峰岭相连。其间倾涧怀烟，泉溪引雾，吹畦风馨，触岫延赏。是以王元琳谓之神明境，事备谢康乐《山居记》。浦阳江自山东北，径太康湖，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。右滨长江，左傍连山，平陵修通，澄湖远镜。于江曲起楼，楼侧悉是桐梓，森耸可爱，居民号为桐亭楼，楼两面临江，尽升眺之趣。芦人渔子，泛滥满焉。湖中筑路，东出趋山，路甚平直。山中有三精舍，高甍凌虚、垂檐带空，俯眺平林，烟沓在下，水陆宁晏，

足为避地之乡矣。江有琵琶圻，圻有古冢堕水，甓有隐起字云：筮吉龟凶，八百年，落江中。谢灵运取甓诣京，咸传观焉。乃如龟繇，故知冢已八百年矣。浦阳江又东北径始宁县西，本上虞之南乡也。汉顺帝永建四年，阳羡周嘉上书，始分之。旧治水西，常有波潮之患。晋中兴之初，治今处。县下有小江，源出山，谓之浦，径县下西流注于浦阳山，下注此浦。浦西通山阴浦而达于江。江广百丈，狭处二百步，高山带江，重荫被水，江阅渔商，川交樵隐，故桂掉兰枻，望景争途。江南有故城，大尉刘牢之讨孙恩所筑也。江水东径上虞县南，王莽之会稽也。本司盐都尉治，地名虞宾。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舜避丹朱于此，故以名县，百官从之，故县北有百官桥。亦云：禹与诸侯会事讫，因相虞乐，故曰上虞。二说不同，未详孰是？县南有兰风山，山少木多石，驿路带山；傍江路边皆作栏干。山有三岭，枕带长江，苕苕孤危，望之若倾。缘山之路，下临大川，皆作飞阁栏干，乘之而渡，谓此三岭为三石头。丹阳葛洪遁世居之，基井存焉。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，又爱宅兰风，垂钓于此，以永终朝。行者过之，不识，问曰：卖鱼师，得鱼卖否？方平答曰：钓亦不得，得复不卖。亦谓是水为上虞江。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，中有大独、小独二山。又有覆舟山。覆舟山下有渔浦王庙，庙今移入里山。此三山孤立水中。猢外有青山、黄山、泽兰山，重岫叠岭，参差入云。泽兰山头有深潭，山影临水，水色青绿。山中有诸坞，有石健一所，右临白马潭。潭之深无底，传云创湖之始，边塘屡崩，百姓以白马祭之，因以名水。湖之南，即江津也。江南有上塘、阳中二里。隔在湖南，常有水患。太守孔灵符遏蜂山前湖以为埭。埭下开渎，直指南津。又作水楗二所以舍，此江得无淹溃之害。县东有龙头山，山崖之间有石井，冬夏常冽清泉，南带长江，东连上陂。江之道南有《曹娥碑》。娥父旰，迎涛溺死，娥时年十四，哀父尸不得，乃号踊江介，因解衣投水，祝曰：若值父尸，衣当沉。若不值，衣当浮。裁落便沉，娥遂于沉处赴水而死。县令度尚，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，以彰孝烈。江滨有马目山，洪涛一上，波隐是山，势沦嵊亭，间历数县，行者难之。县东北上，亦有孝子杨威母墓。威少失父，事母至孝，常与母入山采薪，为虎所逼，自计不能御，于是抱母，且号且行，虎见其情，遂弭耳而去。自非诚贯精微，孰能理感于英兽矣。又有吴渎，破山导源，注于肯江。上虞江东径周市而注永兴。《地理志》云：县有仇亭，柯水东入海。仇亭在县之东北十里江北，柯水疑即江也。又东北径永兴县东与浙江合，谓之浦阳江。《地理志》又云：县有萧山，潘水所出，东入海。又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，自外无水以应之。浙江又东注于海。故《山海经》曰：浙江在闽西北入海。韦昭以松江、浙江、浦阳江为三江。

斤江水出交址龙编县，东北至郁林领方县，东注于郁。

《地理志》云：径临尘县至领方县，注于郁。

容容、夜、湛、乘、牛渚、须无、无濡、营进、皇无、地零、侵离、侵离水出广州晋兴郡，郡以太康中分郁林置。东至临尘，入郁。

无会、重濑、夫省、无变、由蒲、王都、融、勇外，此皆出日南郡西，东入于海。容容水在南垂，名之，以次转北也。

右二十水，从江已南至日南郡也。

嵩高为中岳，在颍川阳城县西北。

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阴含阳，故石凝为山。《国语》曰：禹封九山，山，土之聚也。《尔雅》曰：山大而高曰崧。合而言之为崧高，分而名之为二室，西南有少室，

东北有太室。《嵩高山记》曰：山下岩中有一石室，云有自然经书，自然饮食。又云：山有玉女台，言汉武帝尝见之，因以名台。

泰山为东岳，在泰山博县西北。

岱宗也。王者封禅于其山，示增高也。有金策玉检之事焉。霍山为南岳，在庐江灊县西南。

天柱山也。《尔雅》云：大山宫，小山为霍，《开山图》曰：其山上侵神气，下固穷泉。

华山为西岳，在弘农华阴县西南。

《古文》之惇物山也。

雷首山在河东蒲坂县东南。

砥柱山在河东大阳县东河中。

王屋山在河东垣县东北也。

昔黄帝受丹诀于是山也。

大行山在河内野王县西北。

王烈得石髓处也。

恒山为北岳，在中山上曲阳县西北。

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也。

大禹凿其石，夹右而纳河，秦始皇、汉武帝皆尝登之。海水西侵，岁月逾甚，而苞其山，故言水中矣。

析城山在河东濩泽县西南。

大岳山在河东永安县。

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。

龙门山在河东皮氏县西。

梁山在冯翊夏阳县西北河上。

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。

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。

汧山在扶风汧县之西也。

陇山、终南山、惇物山在扶风武功县西南也。

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。

《禹贡》中条山也。

.冢山在陇西氐道县之南。

南条山也。

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。

郑玄曰：鸟鼠之山有鸟焉，与鸟飞行而处之。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，是二山也。鸟名为，似鸡而黄黑色，鼠如家鼠而短尾，穿地而共处，鼠内而鸟外。孔安国曰：共为雌雄。杜彦达曰：同穴止宿，养子互相哺食，长大乃止。张晏言不相为牝牡，故因以名山。

积石在陇西河关县西南。

《山海经》云：山在邓林东，河所入也。

都野泽在武威县东北。

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，东北即休屠泽也，《古文》以为猪野也。其水上承姑臧武

始泽，泽水二源，东北流为一水，径姑臧县故城西，东北流，水侧有灵渊池。王隐《晋书》曰：汉末，博士炖煌侯瑾，善内学，语弟子曰：凉州城西，泉水当竭，有双阙起其上。至魏嘉平中，武威太守条茂，起学舍，筑阙于此泉。太守填水，造起门楼，与学阙相望。泉源徙发，重导于斯，故有灵渊之名也。泽水又东北流径马城东，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。本匈奴休屠王都。谓之马城河，又东北与横水合，水出姑臧城下，武威郡，凉州治。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汉武帝元朔三年，改雍曰凉州，以其金行，土地寒凉故也。迁于冀，晋徙治此。王隐《晋书》曰：凉州有龙形，故曰卧龙城。南北七里，东西三里，本匈奴所筑也。及张氏之世居也，又增筑四城，箱各千步，东城殖园果，命曰讲武场，北城殖园果，命曰玄武圃，皆有宫殿。中城内作四时宫，随节游幸，并旧城为五。街衢相通，二十二门。大缮官殿观阁，采绮妆饰，拟中夏也。其水侧城北流，注马城河。河水又东北，清涧水入焉，俗亦谓之为五涧水也。水出姑臧城东，而西北流注马城河。河水又与长泉水合，水出姑臧东掊次县，王莽之播德也。西北历黄沙阜，而东北流注马城河，又东北径宣成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平泽、晏然二亭东，又东北径武威县故城东。汉武帝太初四年，匈奴浑邪玉杀休屠王，以其众置武威县，武威郡治。王莽更名张掖。《地理志》曰：谷水出姑臧南山，北至武威入海。届此水流两分，一水北入休屠泽，俗谓之为西海；一水又东径百五十里入猪野，世谓之东海，通谓之都野矣。

合离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。

合黎山也。

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。

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，《尚书》所谓流沙者也，形如月生五日也。弱水入流沙，流沙，沙与水流行也。亦言出钟山，西行极崦嵫之山，在西海郡北。山有石赤白色，以两石相打，则水润。打之不已，润尽则火出，山石皆然，炎起数丈，径日不灭。有大黑风，自流沙出奄之，乃灭，其石如初。言动火之事，发疾经年，放不敢轻近耳。流沙又径浮渚，历壑市之国，又径于鸟山之东，朝云国西，历昆山西南，出于过瀛之山。《大荒西经》云：西南海之外，流沙出焉，径夏后开之东，开上三嫔于天，得《九辩》与《九歌》焉。又历员丘不死山之西，入于南海。

三危山在炖煌县南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三危之山，三青鸟居之。是山也，广圆百里，在鸟鼠山西，即《尚书》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允姓之奸，居于瓜州。瓜州，地名也。杜林曰：炖煌，古瓜州也。州之贡物，地出好瓜，民因氏之。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。汉武帝元鼎六年，分酒泉置，南七里有鸣沙山，故亦曰沙州也。

朱圉山在天水北，冀城南。

即冀县山，有石鼓，《开山图》谓之天鼓山。九州害起则鸣，有常应。

又云：石鼓山有石鼓，于星为河鼓，星动则石鼓鸣，石鼓鸣则秦土有殃。鸣浅殃万物，鸣深则殃君王矣。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。

《汉书》以为渎山者也。

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。

是山也，谷水出其北林也。

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。

东条山也。卞和得玉璞于是山，楚王不理，怀璧哭于其下，王后使玉人理之，

所谓和氏之玉焉。

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。

《禹贡注》：章山也。

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。

外方山，崧高是也。

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。

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。

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南。

禹治洪水，血马祭衡山，于是得金简玉字之书。按省玉字，得通水理也。九江地在长沙下嶲县西北。

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之东。

东陵地在庐江金兰县西北。

敷浅原地在豫章历陵县西。

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西北。

《尚书》所谓彭蠡既猪，阳鸟攸居也。

中江在丹阳芜湖县西南，东至会稽阳羡县，入于海。震泽在吴县南五十里。

北江在毗陵北界，东入于海。

峄阳山在下邳县之西。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也。

县即王莽之犹亭也。《尚书》殛鲧于羽山，谓是山也。山西有羽渊，禹父之所化，其神为黄熊以入渊矣。故《山海经》曰：洪水滔天，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水，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鲧羽郊者也。

陶丘在济阴定陶县之西南。

陶丘，丘再成也。

菏泽在定陶县东。

雷泽在济阴成阳县西北。

菏水在山阳湖陆县南。

蒙山在太山蒙阴县西南。

大野泽在山阳巨野县东北。

大邳地在河南成皋县北。

《尔雅》曰：山一成谓之邳，然则大邳山名，非地之名也。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。

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县西南。其一在郫县西南，皆还入江。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县。

三澨地在南郡邔县北沱。

《尚书》曰：导汉水，过三澨。《地说》曰：沔水东行，过三澨合流，触大别山阪。故马融、郑玄、王肃。孔安国等，咸以为三澨，水名也。许慎言：澨者，埤增水边土，人所止也。按《春秋左传》：文公十有六年，楚军次于句澨，以伐诸庸。宣公四年，楚令尹子越师于漳澨。定公四年，左司马戌败吴师于雍澨。昭公二十三年，司马薳越缢于薳澨。

服虔或谓之邑，又谓之地。京相璠、杜预亦云：本际及边地名也。今南阳、淯阳二县之间，淯水之滨，有南澨、北澨矣。而诸儒之论，水陆相半，又无山源出处

之所，津途关路，惟郑玄及刘澄之言在竟陵县界。《经》云邵县北沱，然沱流多矣，论者疑焉，而不能辨其所在。

右《禹贡》山水泽地所在，凡六十。